

包天笑先生主任

小說大觀

上海文明書局發行

集三第年四國民

The Grand Magazine.



著名說小今古

說之寶  
部大藏

學之貧  
界饋糧

# 說庫

今為小說風行時代譯本近著汗牛  
充棟大都損害社會之道德妨礙學  
問之光陰其有見於此而刊行舊小  
說以救之者則又破碎割裂去取任

意魯魚亥豕訛奪眯目讀者往往生  
厭本局力矯此弊力選精本厚聘名  
人校勘三載始克竣事用將特色揭  
之於下

特色一 本編起自漢代訖於明清搜  
羅富有去取精嚴就正數十名人而後  
成書寒暑三易其詳其慎

特色二 本編事實與文義並重經史  
創解朝野遺聞詩文歌曲之源流工藝  
遊戲之瑣屑莫不甄錄學子手此平時  
可以廣見聞臨文可以資採掇  
特色三 本編甄錄大半秘本鈔本名

現已出版

全書六十册  
定價洋八元

外埠 郵費 每部 四角

人手校未刊本其已刊者則採江浙藏  
書家之精本原刻本成書時並由原選  
人檢勘再四無時下任意校讎謬誤觸  
目之弊

特色四 一書各有其宗旨及要領所  
在本編仿紀氏四庫例卷首有提要數  
行揭示內容閱者一目了然臨文時檢  
點亦便

上各 海省 文中 明華 書局 發售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20 7415B

小說大觀

包天笑先生主任



上海文明書局發行



# 小說大觀第三集目錄

## 插 圖

梅蘭芳飾文明結婚新婦小影(彩色珂羅版)

上海花元春戲裝

上海可人

上海黃妹妹

上海含豔家妹妹 冠玉 雲舫

上海高翠玉 盼盼 玲霞

上海素韻仙

上海(女子新劇家)林如心

上海(女子新劇家)薛珍珠

上海蕙芳閣 婉珍合影

北京素雲

天津新新茶花

天津小阿鳳之一 小阿鳳之二

天津小花牛兒

明陵之石人

法蘭西名畫(一)(慈愛與無知之圖)

法蘭西名畫(二)(拿破崙與約瑟芬初會之圖)

### 短篇

言情小說 牛棚絮語

武俠小說 傅眉史

軍事小說 喬裝之半夜

愛國小說 無國之人

警世小說 雀恨

外交小說 世界秘史

偵探小說 夢

奇怪小說 赤鬼手

家庭小說 半鬢

歐戰小說 四十四年

政治小說 飛艇一夕

天笑

林紆

綠衣女士  
冷血

瘦鵑

無愁

吳冰心

靜禪  
半禪

太常仙蝶

無愁

雨辰

茗狂

長篇

奇情小說 瓊島仙葩

社會小說 如此京華 (上卷)

天笑  
葉小鳳

小

說

大

觀

- 第一回 喬篡竊亂登祈年殿 挈綱領哀唱望江南
- 第二回 危教讀正規彈鋏客 劉僉事亂和閨情詩
- 第三回 郭先生探歡場奇境 劉老爺演嫖界新規
- 第四回 春草玉關鐘傳名唱 名花綺席電達悲音
- 第五回 簾掩蝦鬚曲廊小語 茗焙雀舌書舍怡賓
- 第六回 萬里梯航人來南國 一幀織錦名遍京華
- 第七回 陌上牽帷客來不速 燈前弄影記到名詞
- 第八回 雨花庵佛前參妙諦 沈青兒江上識奇緣
- 第九回 不顧而唾嗔鶯叱燕 悠然神往屑玉霏珠
- 第十回 限字畫古人翻新令 尋消息孤鶴憶離鸞
- 第十一回 論優伶奇情發妙語 鬪豔曲白首倚紅粧
- 第十二回 李伯純詩貽沈挹芬 破落戶途窘書馱子
- 第十三回 煊赫頭銜龜能人語 殷勤晉接兔解客嘲

第十四回 中人十家貴官一擲 掌班推食知事登天  
第十五回 珠絡雲裳盟成信誓 眠香喬醋唱遍新聲

偵探小說 覆車

社會小說 嫁侯恨

筆記

迦龕筆記

漁樵閑話

宮詞

光緒宮詞

日記

兩宮回鑾記

自殺日記

天笑 毅漢  
王述 勤人  
廖旭

迦龕

吳穎函

幾庵

無慘子

瘦鴛 紫鴛



梅蘭芳飾文明結婚新婦小影



# 本雜誌特別啟事

本雜誌爲優待愛讀本雜誌諸君起見特製雅式布盒裝璜精美每盒可裝四冊凡預定本雜誌全年者憑定單奉贈一只其已購第一集者再定三集亦贈一只以表歡迎之意

上海

文明書局小說  
大觀雜誌社

謹啟

# 陰曆正月出版 新小說預告

## 謝山康熙南巡秘記

全書一冊 價洋三角

此為四明朱氏家藏抄本簡首題禪伏老人撰相傳為全謝山先生遺著時當開國反側未安荆高之屬時有所聞君王閉情逸致闍寺憑勢假威有原有本語語翔實似得諸日擊而奮筆為之者刊而行之亦清初遺聞軼事之所在也

## 慘情小說 淒風苦雨記

全書二冊 價洋五角

敘窮士三人醉心南洋謀生之易備費前往竟遇巨騙賣為猪仔一人乘間逃歸二人不堪虐待首倡反抗遭慘戮通體於南洋各地之虐待華工與我國國權所不能保護切實道之凡我同胞有不齊下傷心之淚者乎至文情之刻畫盡致較之黑奴籲天錄有過之無不及也

## 怪異小說 妖像記

全書一冊 價洋二角

是書叙十九世紀歐洲最信神權事實一畫師與閨秀已訂婚約為一偶像作祟致該畫師技藝名譽境遇日漸墮落有忌之者又從中竭力破壞幾使已訂婚之閨秀翻悔前議旋經西士異人假召雷電擊毀偶像破其迷信畫師與閨秀又重申舊好篇中疑鬼疑神令人不可捉摸一經點破爽然自失誠有功世道人心之作

## 偵探小說 玉環外史

全書一冊 價洋二角五分

法國女子設一禁婚會入會者以紅指環為標識旋黨員中有私與某文豪結婚者該黨首用催眠術致女偽死復用藥使甦責其自贖嗣某文豪將娶繼室該女殺之於劇院牽涉他人幾成大獄經私探偵悉破獲黨人冤獄始雪此亦錢塘蔣君之傑作也



上海元春戲裝



上海可人張瀛仙合影

有益之消遣品

小本小說

全十部合購者祇售洋一元

幻想魂游記 全書一册 價洋一角

偵探吳田雪冤記 全書一册 價洋一角五分

哀情桃源慘獄 全書一册 價洋一角二分

社會花 全書一册 價洋一角二分

愛國碧玻璃 全書一册 價洋一角四分

奇情黃金劫 全書一册 價洋一角四分

札記殘夢齋隨筆 全書一册 價洋一角四分

奇情血中案 全書一册 價洋一角

社會門富奇譚 全書一册 價洋一角二分

此敘日本近日三大疑案由吳田父子以精銳之眼光靈捷之手段偵出其情節之離奇為從前所未有

是書述一衣之微釀成冤獄畢命者應埋情黃土著者狀兒女頑癡老親憤痛縣令殘酷劣紳猥鄙燃犀之下無遁形直是愛書一則

此為武林蔣景絨君遺稿於所著小說外又換一副筆墨典雅名貴不讓蒲紀二氏之專美於前也

此敘東龍馮二姓門富事情節新奇詭變文筆酣暢淋漓小說中之傑構也

此敘一芬蘭女子赴歐求學冀救祖國大志未遂全家為俄人殺害乃歷盡艱辛卒復大仇并以一死激勵同胞讀之使人生愛國心

此敘美國一律師之螟蛉女於律師身後應得遺產律師之書記設計欲置出險女地而沒其產卒賴律師之子救護出險女亦感恩報恩遂諧伉儷

上海文書局發行

最新出版

# 新小說

說小情哀

## 春水沈冤記

全書一冊

價洋二角

叙一女子三男子其中夾叙辛亥革命癸丑內亂離奇曲折感鬱悲涼為言情之絕作弔豔一章結構尤緊是胎息於桃花扇而能青出於藍者

說小情哀

## 碧血巾

全書二冊

價洋五角五分

此為德國革命時逸事一奇男一烈女以巾始以巾終於處處有一似仙似俠之隱紅生為之防護文筆一氣呵成悲歡都入妙境

豔情偵探小說

## 情諜

全書一冊

價洋二角五分

此為吳門近事一閨秀曠比匪人幾幾墮瀾幸有一人覷出設計破壞奸謀該女亦懸厓勒馬悔過自新文筆頗雅點有致

言情小

## 藕絲記

全書一冊

定價二角五分

叙一男子戀一女子格于母命聯姻他姓後母故宣告離絕而所戀之女又歿憂鬱無聊之中與前妻遇驚為才貌俱絕悔無及矣通體用反筆襯筆故佳

哀情小

## 千古恨

全書一冊

價洋二角

此亦滬上近事一大家女素守閨訓所嫁非人為一狂且所誘玷其清白占其財產始迷終悟一死了之一失足成千古恨此其是歟

各省中華書局代售

最新出版

# 新小說

理想小說

## 火星飛艇夢

全書一冊 定價二角

書凡三萬言中述一夢乘飛行之艇遊火星之國千奇百怪足令閱者拍案叫絕

商務小說

## 湖海飄零記

全書一冊 定價二角五分

此書敘述商界道德關係店主夥友竭誠盡致而其中孝子義僕烈婦貞妻各行其心靡不始困終亨通體以白話出之正如白香山詩老嫗都解

哀情小說

## 靈鷲夢

全書一冊 定價二角五分

是書敘鄭劉二美與浙中常生一樁公案通脫處如湘雲謹嚴處如妙玉纏綿處如黛玉晴雯激烈處如探春照鳳中間插入喜子墜兒一般人物則又似劉老老傻大姐是能善學雪芹者

奇情小說

## 孤雛劫

全書一冊 定價二角

叙一兒早孤季父黠其財產棄初不於野後輾轉至季父處季父死其僕導之至母所遂復團聚此書談諧處令人失笑悽惻處令人酸心真百讀不厭者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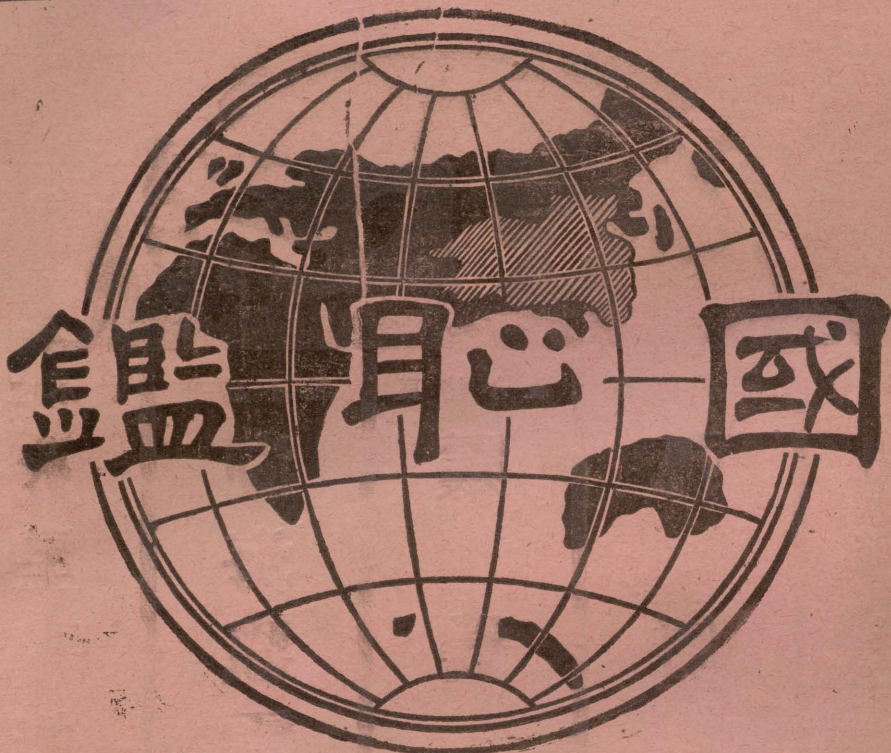
軍事小說

## 刺薔薇

全書一冊 定價二角五分

一女子性惡男子某軍人鍾愛之屢遭拒絕某侯爵飾為女裝頂其夫人之名相伴數月交融水乳一經揭破爽然若失軍人亦功成回國女乃頓觸風光願伸永好文筆頗細膩風光

上海文書局發行



無錫孫鑫源編

自中日新約成我國人士奔走呼號舉國若在  
 咸引為莫大之恥辱雖然試一溯我國歷次約  
 章損滅國威喪失權利又豈僅此一中日條約  
 也哉本書即緣歷次訂約擇其有關國恥者按  
 國選錄分類為八曰割地曰藩屬喪失  
 曰國疆被侵曰領事裁判曰權  
 利損失曰租借地曰賠款曰割  
 定勢力範圍 編末殿以辛丑和約近日  
 中日新約及中俄蒙約並依據公法學說逐條  
 證明失敗之點馬跡蛛絲均有源頭可尋閱者  
 手此一編 則我國歷來交涉失敗  
 與夫近者日本提出要求之  
 由 不啻運諸掌上如數螺紋噓 前車之  
 覆後車之鑒我國民盍注意  
 乎

洋裝一厚冊價洋六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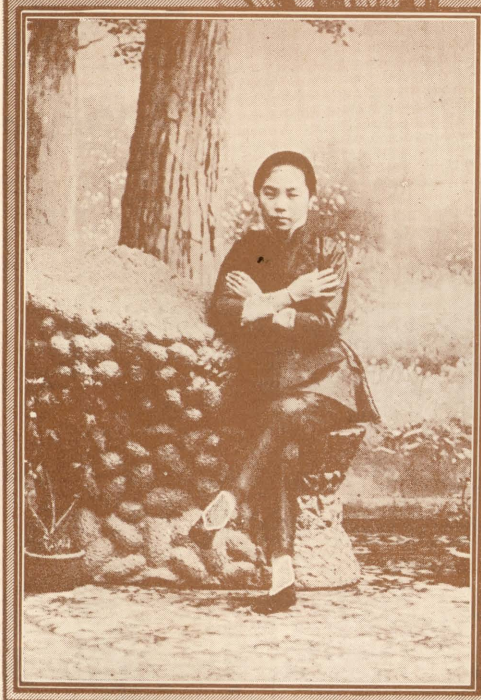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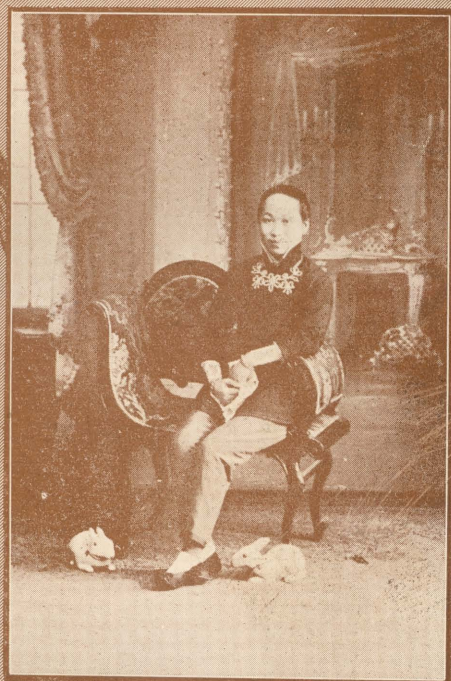
各省中華書局代售

(圖小五十二)





妹 妹 黃 海 上



玉冠  
妹妹家艷含

舫雲海上

名家  
小說  
著名大

初著

# 林琴南

## 黑奴顛天錄

全書一冊  
價洋七角

外埠加郵  
費七分半

林著小說夥矣而黑奴顛天錄為其最初著述生平第一得意之作萬本萬編有口皆碑原本乃美女士斯士活著描寫白人役奴之慘酷無微不至至林君譯之苦心則因白人之虐待華工而用以借警我同胞兩兩對照各有深意此為小萬柳堂閱本圈點均吳芝瑛女士所加眉目清醒尤覺明瞭難并美具此書有之矣

## 利俾瑟戰血餘腥記

全書一冊  
價洋六角  
外埠加郵  
費七分半

## 滑鐵盧戰血餘腥記

全書一冊  
價洋六角  
外埠加郵  
費七分半

拿破侖蹂躪全歐敗于垂成自莫斯科一蹙後募兵苦戰利俾瑟逮於滑鐵盧行間尺寸之事遂譯悉屬奇偉以老整約瑟為綱以其妻格西利為點綴而列國之聯兵法人之死殉路易時代貴族之復張敵愾之再熾一二真正民黨反在閭巷小民描寫尤為盡致此為琴南先生初著典雅名貴固其所長而精神瀰滿結構精嚴前茅究勝後勅愛讀林譯者當不河

漢斯言

(丙子三七)

# 古今情海

情中幻 情中感 情中媒 情中化 情中靈 情中緣 情中私 情中癡 情中愛 情中豪 情中俠 情中諧 情中義 情中烈 情中貞  
 情中案 情中蹟 情中通 情中外 情中妖 情中鬼 情中神 情中浪 情中淫 情中妒 情中累 情中報 情中仇 情中憾 情中正

全書八册

天地一有情之劇場也 人物

一演情之角色也男男女女生生死死真

淫愛惡離合悲歡大欲所存古往今來

同出一軌 正史所甄收稗官之記

載願未有蒼萃成集者 梁安曹君

多情人也剔蠹搜蟬廣觀

博取歲餘十稔 成此巨編名曰

古今情海全書五十餘萬

言分類三十都為三十二

卷本好色不淫之旨竭薰香摘豔之能

願與海內有情人共讀之

價洋二元

上海文明書局發行

各省中華書局代售



上海高彩玉玲霞樓盼盼



仙 韵 素 海 上

預約半價三千部



限滿截止機不可失

本書類目

- 帝王類
- 后妃類<sup>上</sup>
- 后妃類<sup>下</sup>
- 皇儲類 公主諸王附
- 外戚類
- 宮人類
- 闈寺類
- 雜誌類

是編專紀宮闈上自皇古下及清代分類為六首帝王次后妃次皇儲次外戚次宮人次闈寺殿以雜誌如漢武唐明金海陵之風流飛燕甄后武曌玉環田袁二妃之艷跡三保太監下西洋之武力魏忠賢淫客氏之軼聞歷代后妃臨幸召幸之成例清代某道士某內侍姦亂交扇之醜行皆坊本所不經見其餘軼事異聞原本本多從秘籍野史中搜輯得來全書共一千餘條參考書至五百餘種搜尋校勘經數十名人之手始成此十萬餘言之大著欲知宮禁典實者不可不讀此書欲作香艷文字者不可不讀此書

全書 價洋 預約  
洋裝 二元 半價  
六册 一元

各省中華書局代售

長智識資消遣之

# 筆記小說大觀

小說始自虞初

唐宋明清所著

尤多事實之博

瞻詞采之醜郁

廣見聞引興味

讀之如獲一良

第一輯 二十種 現已出版

全書八十冊

價洋八元

諧錄

觚賸

子不語

螢窗異草

閱微草堂

耳食錄

增廣智囊補

夜譚隨錄

夜雨秋燈錄

秋雨盦隨筆

清沈起鳳著

清鈕琇著

清袁枚著

清浩歌子著

清紀曉嵐著

清樂鈞著

清馮夢龍編

清間齋氏著

清宣瘦梅著

清梁紹壬著

三異筆談

埋愛集

墨餘錄

里乘

庸閒齋筆記

金壺七墨

庸齋筆記

壺天錄

淞濱瑣話

嗽亭雜錄

清許仲元著

清朱梅叔著

清毛祥麟著

清許叔平著

清陳其元著

清黃鈞宰著

清薛福成著

清百一居士著

倩王韜著

清禮親王著



師交一益友大

足為研學臨文

之助本局搜輯

有年已得著名

小說二百餘種

大半係孤本原

刻本以八十册

為一輯陸續出

版餉遺社會廉

價出售版式一

律旅行舟車携

帶最便

第一輯

二十種

陽歷十二月底出版

全書八十册

價洋八元

粟林雜俎  
湧幢小品  
舌華錄  
虞初新志  
虞初續志  
南檀集  
堅瓠集  
笑錄  
漫遊紀畧  
蟲鳴漫錄

明談儒木著  
明朱國禎著  
明曹之著  
清張山來著  
清鄭伯恩著  
清蔣超樞著  
清蔣學稼著  
清獨逸窩退士編  
清王勝時著  
清探衛子纂

淞南夢影錄  
聞見異辭  
此中人語  
鷗波漁話  
吹網錄  
浪跡叢談  
清嘉慶隨筆  
春在堂隨筆  
香祖筆記

清黃夢曉著  
清許秋垞著  
清程趾祥著  
清葉調生著  
清葉調生著  
清顧鐵鈺撰  
清顧鐵鈺撰  
清俞曲園著  
清張和仲著  
清王漁洋纂

第二輯

三十種

印刷中

夷堅志  
梅花草堂集  
蜀碧  
廣陽雜記  
西清筆記  
涑水亭雜識  
茶餘客話  
津門雜記  
初月樓見錄  
歸田瑣話  
履園叢話  
貓苑叢話  
鄒虞遺集錄  
島居雜識  
臆庵雜識

宋洪邁著  
明張大復著  
明彭泗編  
清劉莊著  
清沈初著  
清沈初著  
清納蘭性德著  
清阮吾山著  
清張燾撰  
清吳德旋著  
清梁章鉅撰  
清錢泳輯  
清黃漢輯  
清盧若鵬著  
清朱克敬著

雨窗消意錄  
池北偶談  
榆巢雜識  
雲間雜目抄  
鹿巖軒實言  
聽雨軒談  
冷廬雜識  
聽雨軒筆記  
聽雨軒賞小志  
羅庵遊賞小志  
夜航船賞小志  
耳郵  
瀛壖雜志  
蒼菴編  
影談  
鋤經書舍零墨

清牛應之編  
清王士禛著  
清蓬樓居士著  
清范謙著  
清范謙著  
清王紫詮撰  
清陸敬安著  
清李慈銘人編  
清破額山人編  
清羊翁編  
清王韜著  
清曲園居士纂  
清管世灝著  
清黃協塤著

發行所 上海 文明書局 各省 中華書局

丙小27

# 古今閩媛逸事

## 本書類目

賢誌類 俠烈類 才藝類 情愛類 幽恨類 淫惡類 神怪類 雜誌類

全書六冊定價二元

是編搜集古今名媛  
 故事雅記不經見之  
 事自上古以及清代  
 分類凡八計一千餘  
 則都二十五萬言可  
 謂極女史之大觀欲  
 知女界掌故以便臨  
 文掇拾者不可不讀  
 此書

半價  
 辦法

一 是書發售預約  
 半價以三千部  
 為限限滿截止  
 機不可失  
 一 外埠郵費每部  
 二角其向各省  
 中華書局或經  
 售處訂購者郵  
 費由該局酌定  
 一 匯兌不通之處  
 可用郵票代洋  
 惟郵票一元洋  
 作九角五分

預約半價一元

上海文明書局發行



心 如 林 家 劇 新 子 女



珠 珍 薛 家 劇 新 子 女

上海文書局發行

清

史

紀

事

本

末

全書八册

價洋二元

有清一代文治武功內政外交創多於因開前古未有之局茲就  
 宋袁氏通鑑紀事本末例自滿洲初起至宣統讓位共成四十萬  
 言都為八十卷每事各詳起訖自為標題每編各編年月自為首  
 尾二百七十餘年之紀載可以一覽了然研究史事者不可不手  
 此編

太

平

天

國

軼

聞

全書四册

價洋一元

洪楊發難粵西延及大江南北幾有疆宇之大半為有清歷史上  
 之一大事實太平諸王之梟雄中興諸臣之功績兩方戰爭之烈  
 各地蹂躪之慘財物之劫攘士女之污辱遺聞軼事皆父老所流  
 傳私家所記述本編搜羅詳盡分類編纂輯成巨著誠一大好完  
 全之野史也

(丙小十六)

各省中華書局代售

# 預定小說大觀簡章

(一)本雜誌每季出一冊全年四冊定價表列下

定價表

(費須先惠)

冊	數	定價		
		日本	日	外
每季	一冊	七角五分	一角五分	三角二分
半年	二冊	一元二角五分	三角二分	六角四分
全年	四冊	三元六角	六角四分	一元二角八分

(二)預定者不論何集皆可預定或定二冊或定四冊悉聽閱者之便

(三)預定可在本局總發行所及各省中華書局分局預定將來出書後即由各原定處寄奉茲將總發行所及各省中華書局分局地址列左

總發行所

上海棋盤街文明書局

各省中華書局

上海拋球場 天津北馬路 奉天鼓樓南 廣州雙門底 長沙新坡子街 開封北書店街 溫州府前街  
 長春商埠街 漢口黃陂街 南昌百花洲 南京花牌樓 杭州保怡坊 濟南四大街 保定四大街  
 武昌察院坡 太原橋頭街 常德大高山巷 福州南大街 成都古臥龍橋 重慶白象街 雲南城隍廟街  
 北京琉璃廠 徐州中道街 西安大差市 石莊石家莊

(四)如郵匯不通之處可用郵票代洋(以一角之郵票為限二角以上郵票不收)惟郵票概以九五折計算

(五)預定者請將定單填明價洋與郵費一併寄至本局收到後即出收據為憑

本雜誌季刊一冊按期出版。愛讀諸君請查照上列簡章填寫定單並應納之費寄交上海棋盤街文明書局或各省中華書局分局爲荷。

小 說 大 觀 定 單

姓 名 號 住 省 縣

地方今向 書局定購小說大觀 冊

自 年第 集起至 年第 集止計共寄上洋 元

角 分並郵費 元 角 分請即收入將收據 張

寄交 君收以後出書即請按期照寄爲要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具

# 清代聲色志

全書  
一冊

本編叙述有清一代之名  
妓名優顛倒王公盡惑士  
庶二百餘年風月歷史燦  
然具備其遺聞軼事之有  
關國家興亡者故老流傳  
私家紀載所得尤多品花  
評劇之書當以此為第一  
巨著

價洋  
三角

銅 琵琶 金 縷

全書四冊

本編搜輯名人綺語駢  
散文及詩詞各體皆備  
有語皆香無言不韻古  
豔聞聞往往而在搜輯  
所至大半從零篇軼卷  
中來於供薰摘之用沾  
丐學子非淺眇也

價洋六角

各省中華書局代售





影合珍 婉 閣 風 蕙 海 上



雲 素 京 北

警 世 小 說

# 繪續海上繁華夢

警夢癡仙所著之續海上繁華夢共三集緊接前書先後凡二百回一氣呵成實為說部中洋洋大觀第一集已經出書二集三十回大半為近日花叢事描寫尤覺盡致准下月出書

初集 全一册

定價六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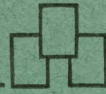
(外埠每册加郵費七分半)

二集 全一册

下月出書

上海文明書局發行各省中華書局代售

品珍之得難金萬三值價



明清兩朝名人書畫

扇集大觀

全現 已出 全價洋六十八元 預約特價三十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第十一集畫 | 第十集畫 | 第九集書 | 第八集畫 | 第七集畫 | 第六集書 | 第五集畫 | 第四集畫 | 第三集書 | 第二集畫 | 第一集畫 | 第二十九集畫 | 第三十集書 | 第三十一集畫 | 第三十二集畫 | 第三十三集書 | 第三十四集畫 | 第三十五集畫 | 第三十六集書 | 第三十七集畫 | 第三十八集畫 | 第三十九集書 |     |
| 高士奇   | 陳道復  | 仇氏   | 楊文聰  | 文徵明  | 沈原   | 法若真  | 王冕   | 周文   | 吳道寬  | 沈周   | 錢穀     | 陸治    | 居節     | 項德新    | 宋文徵明   | 李寅     | 王藍     | 查昇     | 文徵明    | 王之冕    | 沈周     | 周之冕 |
| 倪瓚    | 陳道復  | 馬守貞  | 查昇   | 錢穀   | 唐寅   | 汪士鋐  | 王冕   | 仇英   | 董其昌  | 文徵明  | 華岳     | 孫克    | 曹光     | 高簡     | 程正揆    | 張時敏    | 蕭雲從    | 陸治     | 張翥     | 包世行    | 祝允明    |     |
| 馮其昌   | 董其昌  | 葉小綰  | 汪士鋐  | 華岳   | 張庚   | 何焯   | 梅清   | 吳歷   | 董其昌  | 陸治   | 孫克     | 孫克    | 蕭陶     | 孫承澤    | 魏裔介    | 羅聘     | 李載仕    | 毛奇齡    | 錢謙益    | 張翥     | 孔尚任    |     |
| 錢穀    | 李流芳  | 董其昌  | 查昇   | 華岳   | 張庚   | 何焯   | 梅清   | 董其昌  | 陸治   | 孫克   | 孫克     | 孫克    | 蕭陶     | 孫承澤    | 魏裔介    | 羅聘     | 李載仕    | 毛奇齡    | 錢謙益    | 張翥     | 孔尚任    |     |
| 王冕    | 沈周   | 文徵明  | 沈周   | 文徵明  | 沈周   | 法若真  | 王冕   | 周文   | 吳道寬  | 沈周   | 錢穀     | 陸治    | 居節     | 項德新    | 宋文徵明   | 李寅     | 王藍     | 查昇     | 文徵明    | 王之冕    | 沈周     |     |
| 程嘉燾   | 王原祁  | 張翥   | 孫克   | 孫克   | 孫克   | 孫克   | 孫克   | 孫克   | 孫克   | 孫克   | 孫克     | 孫克    | 孫克     | 孫克     | 孫克     | 孫克     | 孫克     | 孫克     | 孫克     | 孫克     | 孫克     |     |
| 董其昌   | 董其昌  | 董其昌  | 董其昌  | 董其昌  | 董其昌  | 董其昌  | 董其昌  | 董其昌  | 董其昌  | 董其昌  | 董其昌    | 董其昌   | 董其昌    | 董其昌    | 董其昌    | 董其昌    | 董其昌    | 董其昌    | 董其昌    | 董其昌    | 董其昌    |     |
| 董其昌   | 董其昌  | 董其昌  | 董其昌  | 董其昌  | 董其昌  | 董其昌  | 董其昌  | 董其昌  | 董其昌  | 董其昌  | 董其昌    | 董其昌   | 董其昌    | 董其昌    | 董其昌    | 董其昌    | 董其昌    | 董其昌    | 董其昌    | 董其昌    | 董其昌    |     |

多無册存



# 珂羅版精印與眞蹟無異

- 第十二集畫 周亮工 王穀祥 王鼎登 李流芳 方以智 文徵明 吳山濤 黃媛介 徐燦
- 第十三集畫 宋旭 趙雲 藍瑛 孫克弘 王鏊 鍾麟 陳洪 趙孟頫 倪壽平 孫克弘 黃鏞
- 第十四集畫 夏昶 陳繼儒 祁豸佳 王建章 屠賢 呂潛 查士標 鮑彝 奕 屠賢
- 第十五集畫 徐霖 文彭 文嘉 沈初 屠賢 程憲 施閏 文嘉 沈初 屠賢
- 第十六集畫 呂紀 陳道復 周之冕 王問 趙孟頫 卓羅 楊晉 沈宗敬 王仲純
- 第十七集畫 王賓 趙孟頫 楊文驥 查士標 陳大年 莫如忠 范允臨 黃汝亨 呂潛
- 第十八集畫 方拱乾 熊伯龍 米漢雲 高士奇 歸允肅 張徵明 黃向登 項元汴 宋懋晉 邵彌
- 第十九集畫 唐寅 黃岳 惲壽平 沈顛 顧正發 法若眞 曹有光 惲壽平 方士庶 黃正發
- 第二十集畫 王穀祥 張鳳翼 周天球 陳繼儒 朱多炆 陳之遴 王猷定 何采 程可則 陳奕禧
- 第二十一集畫 陳孟昭 王端淑 徐 宮曉 吳燕 惲孟 陳 書 方婉儀 朱 瑛 王 燕
- 第二十二集畫 徐霖 唐日昌 高友 程嘉遜 鄭 重 陳洪 綬 馬元馭 馬昂 沈 銓
- 第二十三集畫 蔡羽 王穀祥 陸師道 彭 年 蔡羽 王龍 文徵明 陸師道 彭 年 蔡羽
- 第二十四集書 張鳳翼 史臣 紀嘉 文嘉 袁尊尼 周天球 彭水 文彭 文嘉 彭 年 周天球 張鳳翼 袁尊尼 周天球 董良史 王鼎登 周天球 董良史 王鼎登
- 第二十五集書 沈周 董其昌 李流芳 朱統鑠 王建章 仇 文 嘉 陳 栝 陳 祿 藍 瑛 仇 文 嘉 陳 栝 陳 祿 藍 瑛
- 第二十六集書 呂潛 茅 坤 楊思聖 龔鼎 吳偉業 侯方域 張孝思 楊思聖 龔鼎 吳偉業
- 第二十七集書 項聖謨 吳彬 程 勝 文從昌 張 阿 賢 王時敏 顧大申 王原祁 奚 阿
- 第二十八集畫

- 第四十集畫 孫克弘 李流芳 楊文驥 鍾麟 洪綬 屠賢 李方膺 陳政 改琦 潘恭辰 朱和年
- 第四十一集畫 陸士仁 高 震 黃思仁 湯貽芬 戴熙 黃慎 王 震 黃思明 文伯仁 王 震 黃思明 文伯仁 王 震 黃思明 文伯仁
- 第四十二集畫 唐寅 陳繼儒 韓 璣 陳繼儒 黃媛介 莫如忠 陳繼儒 韓 璣 陳繼儒 黃媛介
- 第四十三集畫 吳士標 張 鼎 程 勝 董其昌 那 侗 查士標 張 鼎 程 勝 董其昌 那 侗
- 第四十四集畫 唐寅 陳道復 王 鏞 楊 晉 王 鏞 楊 晉 唐寅 陳道復 王 鏞 楊 晉 王 鏞 楊 晉
- 第四十五集畫 申時行 董其昌 張 鼎 宋 肇 吳 燾 申時行 董其昌 張 鼎 宋 肇 吳 燾
- 第四十六集畫 沈周 文 嘉 查士標 宋 肇 吳 燾 沈周 文 嘉 查士標 宋 肇 吳 燾
- 第四十七集畫 周 臣 謝時臣 項聖謨 蔣 乾 沈 頌 周 臣 謝時臣 項聖謨 蔣 乾 沈 頌
- 第四十八集畫 文徵明 周天球 黃淳耀 楊文驥 焦 竑 文徵明 周天球 黃淳耀 楊文驥 焦 竑
- 第四十九集畫 吳之鼎 周之冕 藍 瑛 譚壽平 朱 瑛 吳之鼎 周之冕 藍 瑛 譚壽平 朱 瑛
- 第五十集畫 陳洪 綬 崔忠 朱 奕 李 山 黃 璧 陳洪 綬 崔忠 朱 奕 李 山 黃 璧
- 第五十一集書 沈周 文徵明 徐 綬 王 問 吳 燾 沈周 文徵明 徐 綬 王 問 吳 燾
- 第五十二集書 陸大年 高鳳起 黃壽平 文 燾 吳 燾 陸大年 高鳳起 黃壽平 文 燾 吳 燾
- 第五十三集書 錢維喬 吳 璣 杜 灃 潘恭壽 潘 璣 錢維喬 吳 璣 杜 灃 潘恭壽 潘 璣
- 第五十四集書 張問陶 朱鶴年 吳 璣 潘恭壽 潘 璣 張問陶 朱鶴年 吳 璣 潘恭壽 潘 璣
- 第五十五集書 文徵明 居 節 王 穀祥 周天球 董其昌 文徵明 居 節 王 穀祥 周天球 董其昌
- 第五十六集書 呂潛 載 汪 折 畢 簡 魏 山濤 羅 錢 潛 載 汪 折 畢 簡 魏 山濤 羅
- 第五十七集書 郭敏壽 李 錫 萬 上 戴 朱 鶴年 郭敏壽 李 錫 萬 上 戴 朱 鶴年
- 第五十八集書 吳山濤 王 武 柳 壽 王 士 燾 吳山濤 王 武 柳 壽 王 士 燾
- 第五十九集書 張 翀 王 問 陳 卓 鄒 王 士 燾 張 翀 王 問 陳 卓 鄒 王 士 燾
- 第六十集書 道 濟 殘 道 濟 道 濟 道 濟 道 濟 道 濟

發行所 上海文明書局 各省中華書局

購者幸速

上海文藝編譯社出版

實 驗 良 方

# 房 中 醫 問

▲ 全 書 一 冊 價 洋 一 元 二 角 ▲

我國習慣下部有病往往諱疾忌醫遷延不治致害生命此書專治男女隱疾共分五編第一編述男女生殖器之解剖生理第二編述男子生殖器之疾病而橫痃痔瘡脫肛諸病附焉第三編述女子生殖器之解剖生理第四編述女子生殖器之疾病而乳岩乳痛諸病附焉第五編論藥物使人辨其性能列處方使人人自知抉擇舉術語使人人毫無疑難人手一卷則夫妻可互相互助救子女可自任治療自有此卷居家行旅隨地隨時疾起即治既省金錢又多利便本書為錫山顧叔惠先生所編先生邃於醫理溝通中外甬滬懸壺大名鼎鼎近更一意著述此為臨症經驗之方非他書之類拾皮毛者可比

實驗  
理論

賣 春 害

全一冊 價洋三角

最新種子法

全書一冊 價洋三角

慾 海

全一冊 價洋四角

不 青  
讀 年

戒 淫  
節 慾

(丙小七)

上海棋盤街明文書局及各省中華書局發行



天 津 新 新 茶 花



二 之 鳳 阿 小

一 之 鳳 阿 小 津 天



人工美容術

全書一册價洋二角

愛好為女子天性  
 本美而長保其美不美而能使之美其中有人工之作用焉梁溪錢瑛女醫士於歐美修容新著無所不窺擇其實行有效者彙輯成書前編備述轉移顏色消去斑點與一切隨病療治之奇方後編具言修養之要與一切化妝品之簡便造製法人工作用之神妙請於此編驗之

女子衛生新論

全書一册價洋三角

是書原名女子衛生學發行以來紙貴一時惟衛生方法日新月盛適用於昔者不盡適用於今無錫顧鳴盛先生長於女科中西新著研究殆遍於原書存十之三增入約十之七乃成女子衛生之完書語多奇創事屬易行欲登仁壽茲編攸賴焉

外科易知

全書一册價洋八角

是書都凡十九章第一  
 章述泰西女科之沿革第二章  
 論創傷之最新治法第三章論麻  
 醉法第四章論蘇生術第五章論簡  
 單之外科小技第六章論止血法第七  
 章論移血法第八章論創傷法第九章  
 論腫傷第十章論皮膚病第十一章論皮  
 下結編織病第十二章論皮膚及皮下結  
 締織外傷第十三章論骨病第十四章論  
 骨外傷第十五章論關節病第十六章  
 論關節外傷第十七章論筋腱之粘粘  
 液囊病第十八章論神經病第十九  
 章論神經外傷實外科中最新最  
 明之佳書改良之導綫初學之  
 津梁其在此乎

小兒按年醫養育法

全書一册 價洋三角

本書博採羣籍溝通中西說養育既悉按年齡論醫治亦一依時代至一月之小兒生後四日全書分十一小章生後一月之內生後二歲之內生後三歲之內生後四歲之內生後五歲之內生後六歲之內生後七歲之內生後八歲之內生後九歲之內生後十歲之內生後十一歲之內生後十二歲之內生後十三歲之內生後十四歲之內生後十五歲之內生後十六歲之內生後十七歲之內生後十八歲之內生後十九歲之內生後二十歲之內生後二十一歲之內生後二十二歲之內生後二十三歲之內生後二十四歲之內生後二十五歲之內生後二十六歲之內生後二十七歲之內生後二十八歲之內生後二十九歲之內生後三十歲之內生後三十一歲之內生後三十二歲之內生後三十三歲之內生後三十四歲之內生後三十五歲之內生後三十六歲之內生後三十七歲之內生後三十八歲之內生後三十九歲之內生後四十歲之內生後四十一歲之內生後四十二歲之內生後四十三歲之內生後四十四歲之內生後四十五歲之內生後四十六歲之內生後四十七歲之內生後四十八歲之內生後四十九歲之內生後五十歲之內生後五十一歲之內生後五十二歲之內生後五十三歲之內生後五十四歲之內生後五十五歲之內生後五十六歲之內生後五十七歲之內生後五十八歲之內生後五十九歲之內生後六十歲之內生後六十一歲之內生後六十二歲之內生後六十三歲之內生後六十四歲之內生後六十五歲之內生後六十六歲之內生後六十七歲之內生後六十八歲之內生後六十九歲之內生後七十歲之內生後七十一歲之內生後七十二歲之內生後七十三歲之內生後七十四歲之內生後七十五歲之內生後七十六歲之內生後七十七歲之內生後七十八歲之內生後七十九歲之內生後八十歲之內生後八十一歲之內生後八十二歲之內生後八十三歲之內生後八十四歲之內生後八十五歲之內生後八十六歲之內生後八十七歲之內生後八十八歲之內生後八十九歲之內生後九十歲之內生後九十一歲之內生後九十二歲之內生後九十三歲之內生後九十四歲之內生後九十五歲之內生後九十六歲之內生後九十七歲之內生後九十八歲之內生後九十九歲之內生後一百歲之內

不老長生之秘訣

全書一册 價洋三角

是書根據日本山崎增造之不老青春術更博而古今中外名醫之論凡有六章論人壽之長短與身體之強弱及精神之盛衰與否其論之精詳與否其論之深淺與否其論之合宜與否其論之簡而賅人能熟讀而力行之天札之患免矣

全書  
一冊

### 最新種子法

價洋  
三角

多男固生人奢願而強  
種實多男要素無錫顧  
鳴盛特撰是編為我黃  
人謀增進戶口之計用  
意至深遠也全書共分  
九章第一章總論第二  
章論男女之成熟第三  
章論男女陰之解剖生  
理第四章論月經第五  
章論婚姻第六章論愛  
情第七章論色慾第八  
章論交合第九章論妊  
孕末附淋病花柳病之  
豫防養生法各若干則  
說理確而且精出筆雅  
而不俗誠居家不可不  
備之書（外部加郵費每部  
七分半）

### 賣春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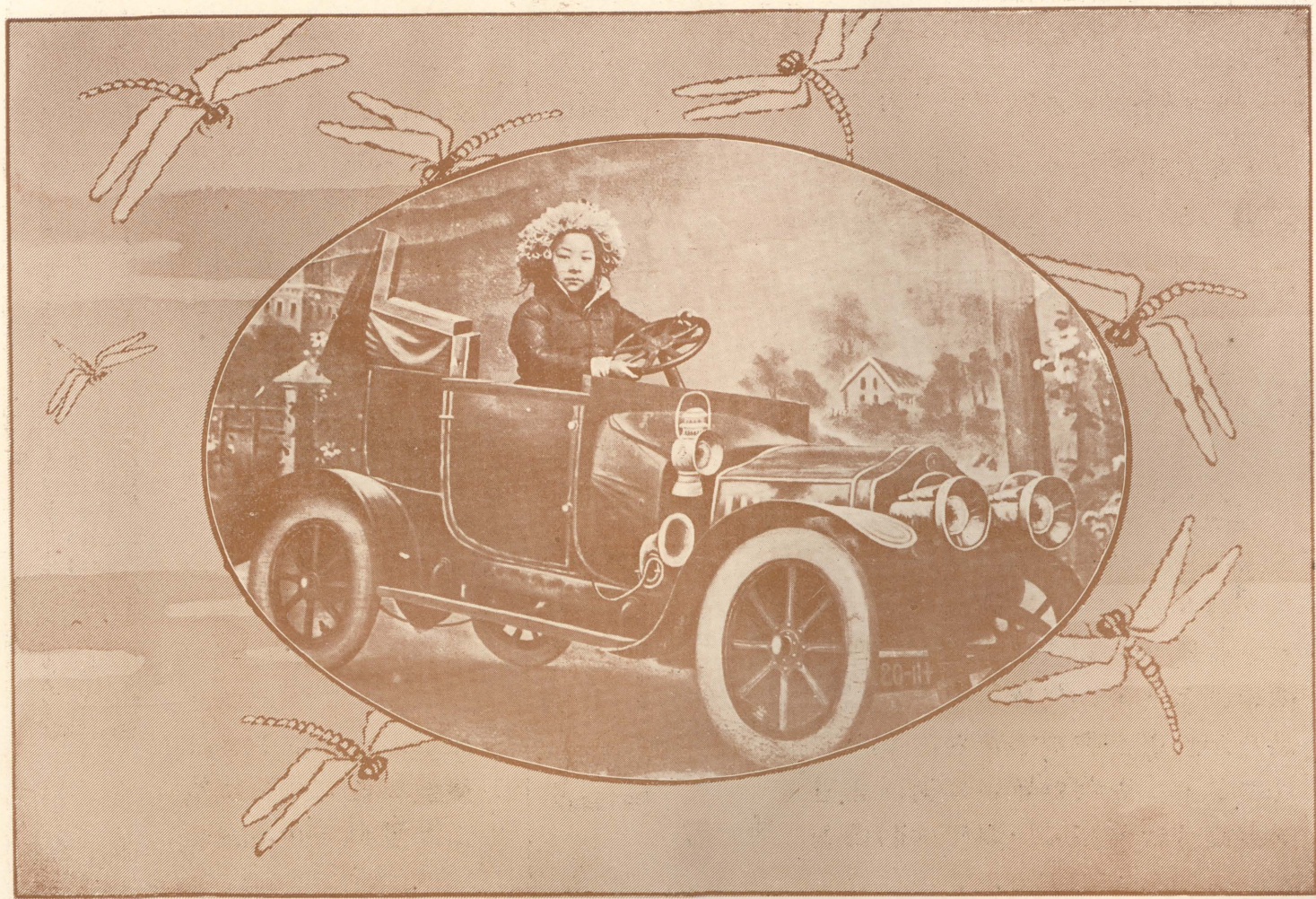
全書  
一冊  
價洋  
三角

本書備言娼妓之害。以警當世。首列花  
柳病之歷史。次論賣春婦之生活程度。  
賣春婦之種類。出身終局毒害及存廢  
之問題等。言之綦詳。次論檢梅法。並臚  
各國之調查。以資攷鏡。末附梅毒經過  
之大略。并揭圖以明之。振聵發聵。用意  
深遠。維持風化。有功社會不淺。凡我國  
民不可不家置一編也。（外部加郵費  
每部七分半）

### 慾海

全書  
一冊  
價洋  
四角

本書備言色慾之害。與不節其慾之尤  
害。人生之短折病。胥由於此。其言女子  
有病之宜節慾。異種結婚之斷血統。尤  
為獨到之見。經驗之談。列表凡七。證據  
確實。言言藥石。字字針砭。警切著明。為  
青年衛生第一要書。（外部加郵費每部七  
分半）



小 花 牛 兒      天 津 女 伶



明 陵 之 石 人

# 文明書局購書章程

一 外埠採購圖書者請開列書名並備價銀送寄本局總發行所或各省中華書局分局得信後立即照信配齊寄奉

二 書價可由郵局匯兌或信局寄遞其匯寄各費由購書人自理

三 郵信不能匯兌之處可用郵票代價辦法如下

甲 郵票以一分二分至二角爲限三角以上之郵票不收

乙 郵票抵實洋九五折計算如寄郵票一元作洋九角五分

丙 郵票污損及不能揭開者不收

丁 須用民國新郵票舊郵票不收

四 寄費照書價加一成算請與書價同時惠寄如須掛號寄奉者每件另加掛號費五分

五 惠寄書價如有餘款本局當代購郵票寄還

諸君欲求營業發達貨物暢銷乎？欲令人人咸知寶號價廉物美乎？則不可不登最有價值之小說大觀 因此小說大觀特請 包天笑先生主任並

請冷血瘦鵑楚儉等諸名家擔任撰述 材料豐富興味濃郁首尾完全為小說雜

誌破天荒之傑作 出版以來 各界人士無不歡迎銷路廣大其價值可知 寶號如登

廣告於此利益定非淺鮮 茲特闢廣告欄以便各寶號刊登以資推廣凡願 登本雜

誌廣告者請將底稿送至棋

盤街 本發行所裴麗生沈駿

聲二君手收如須代撰不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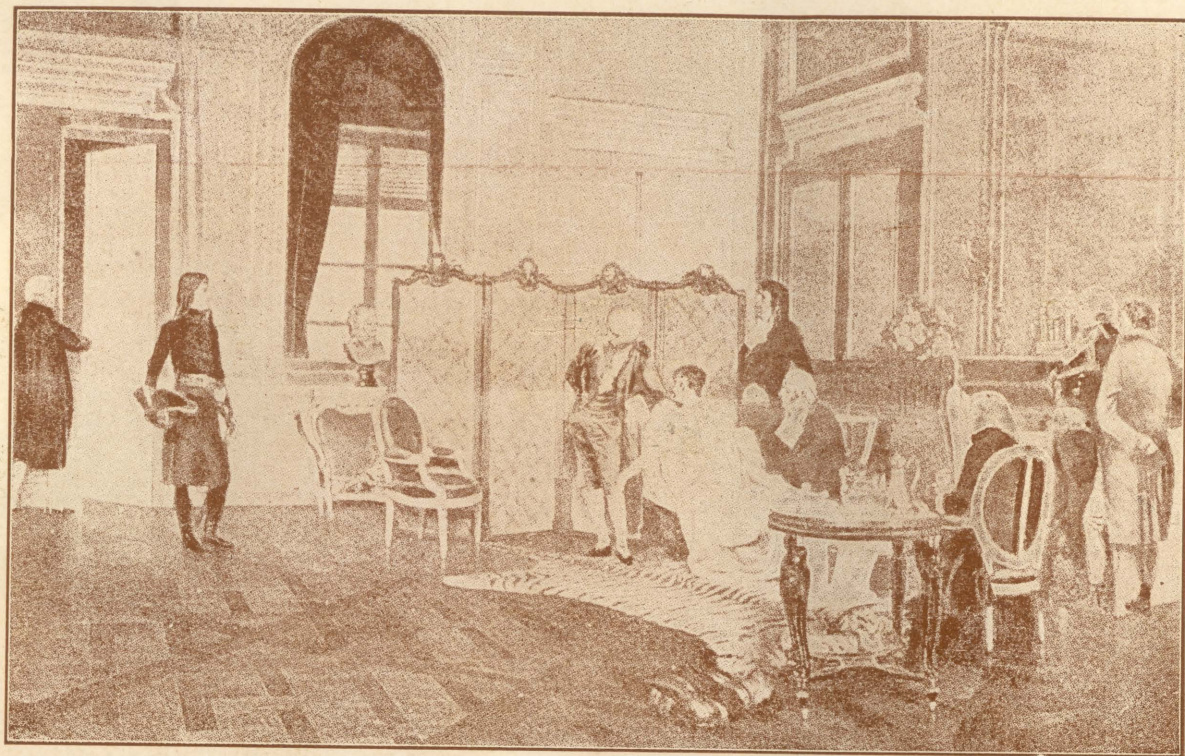
取費茲將價目表列下

普通		上等	特等	等第
之四分	半面	一面	一面	地位
十二元	十八元	二十六元	五十六元	一期
二元	三十二元	六十元	一百元	半年
三元	五十八元	一百一十元	一百八十元	全年

注意 特等(底頁外面)上等(封底面裏頁正文前及圖畫前圖畫中(其餘為普通))



(一) 畫名西蘭法  
圖之知無與愛慈



(二) 畫名西蘭法

圖之會初芬瑟約與崙破拿



言情小說

牛  
棚  
絮  
語

言情小說 情仇

全書一冊 價洋三角

叙一使館書記眷愛一女女已字人乃謀加害其聘夫而以一教成之鼠爲之作用搆成其罪又用催眠術愚弄此女使之入獄殺夫嗣經公私偵探誦出奸計所謀不遂畏法自戕事既離奇文亦詭譎（外埠另加郵費七分半）

社會小說 情孽

全書一冊 價洋四角

叙一女子誤解自由背其聘夫與一浪子私識偕逃至滬詎愛盡寵衰旋爲浪子所殺聘夫力斃浪子旋亦飲刃而亡篇中事實離奇情節詭譎處處爲誤解自由者痛下針砭（外埠另加郵費七分半）

悲哀情翠悼紅悲錄

全書一冊 價洋二角二分

黃生與其表妹書齋共讀兩小無猜翠柳樓頭茜紗窗下閨房諧劇有甚畫眉好事多磨乃父不諒美人黃土賚恨窮泉公子緇衣委身古寺以之方石頭人物差與寶黛同情而文之纏綿悱惻亦自不弱於雪芹（外埠另加郵費七分半）

義烈小說 費娥劍

全書一冊 價洋三角

此爲清咸豐間事一紀姓家夫婦淫蕩小星賢淑積不相容夫因攜妾出外適遭洪楊之亂以致離散妾始遇暴徒繼墮賊窟卒全其節後偵得大婦爲翼王下陳殺之以雪夫恥復力擊翼王不中而死讀之覺虎虎有生氣（外埠另加郵費七分半）

苦情小說 玉如意

全書二冊 價洋五角

一少年一女郎均有山水癖不約而遇陰訂盟約以玉如意爲質奈兩家各有繼母遭讒被鋼相思成疾一醫生哀之謀諸伎計誘二人逸二人又多方誤會駢死山中醫妓反成佳偶情節離奇自是佳構（外埠另加郵費七分半）

言情  
小說 牛棚絮語

吳門天笑生述

憶英生曰。我嘗讀任彥昇與沈約書。所謂無益離愁。祇增今恨。永念平生。忽焉疇曩者。殊覺笑緒之皆成。悲端也。我今方草綠梅小傳時。輟筆。蓋新愁舊恨。貫串此屑玉霏瓊之材料。則良多追憶之餘地耳。願自電話一篇。無端惹人之纏綿。在理以我一人之感。愉即當深藏。腦蒂曷爲而。又以此博世人之歎惋。然而吐露其胸臆。積愆不藉文字。又將誰藉耶。余友如某君某君者。詞我舊事。謂此文必爲個人而發。所謂蕊雲者。必伊人也。嗟夫。天壤間有是文。安必盡有其事。天壤間有是文。又奚必盡無其事。耶。惟少羽君。賦我四律。則感謝靡涯。紅雨歸時之路。青燈劫後之宵。瓣瓣心香。絲絲情淚。此君乃爲我下同情之涕淚歟。前者某君投一牋。則謂電話丁寧語及指環而止。君何不以此段因緣披露大衆耶。則曰。姑俟之。我今怯於叙悲。冥鴻飛去。又作長天之遺音。思之徒增淒咽耳。春來惆悵。適遇一事。其人有足傳者。猶憶李尊。嘗作新柳詩曰。三月東風楊柳新。可憐珍重舊腰身。天涯淪落傷春客。猶是攀條憶故人。蓋同茲感慨也。萍因絮果。總是飄泊之生涯。而墮溷沾泥。本無一定。若瞶瞶冥冥。一聽其泯滅無痕者。又烏可僕指數而我獨爲之委婉記述者。其亦佛家所謂緣歟。非耶。

春三月。天氣初晴。晨寒猶惻惻。中人可御輕棉。余乘早行火車。赴吳門車廂中。士女喧逐。甚濟濟也。余以貪觀野景。就車窗坐。近攬洲渚。遠矚邨落。以宿雨初霽。覺林墅參差似曉妝。初竟都呈媚態。而汽笛嗚嗚。曳此殘聲於綠楊風裏。似鳴其迅捷者。時余偶一回首。則見一麗人。憑窗支頤而坐。睇余不瞬。似曾相識。

余亦覺曾於何處一相見而腦海迴旋竟難索影久之始恍然蓋昔有名碧梧者北里中人也吾友某君曠之恆數數招之侑觴然三年前事也瞥眼風花似已不復置諸胸臆已而吾友入都蹤跡遂稀而碧梧者似亦聞有情人已成眷屬量珠聘去矣。

今日見碧梧風貌如舊惟去前日嬌憨之態度漸歸莊重脫我非前知者固不識曾爲勾欄中人也惟睽隔僅三年屈指計之爲年當不出二十有二而以貌觀之景物時光若有不止三年者余默念盛年易逝而於美人爲尤甚良足發人喟歎譬如看花迎風含露纔轉瞬事耳而此後便不堪回首時與碧梧駢肩坐者爲一老人鬚眉皓然余揣此老人者當爲碧梧之祖若父碧梧侍之良殷勤老人苦咳碧梧輕拍其肩背有時老人至於淚泚聲嘶而碧梧若傍皇無措者則非親摯之人又烏能若是乎。

車抵吳門城堞在望閎碩巍峨之保恩寺塔掩映於車窗似故鄉一老友專迎送人於此者車停余匆匆下車而碧梧亦扶掖其老人同下余策蹇入城厲桃花塢一友人家買棹爲明日掃墓計料理既畢略與吾友譚別後事卽酣然入黑甜深處矣晨起雖曉日當窗而雲幕重重漸積漸厚舟人來取進止謂今日恐雨果放棹也未余以一切預備寧以雨師阻我行則曰行也城河如溝遲則擠矣船出閘關心目爲之一爽蕩舟中流和風拂面別故鄉未及三月而草長鶯飛又是一番天氣兩岸時見柳陰柳陰中則有穉子弄波爲戲而一株兩株之桃花則掩映於頽垣斷壁之次此所謂古屋貯穠春者非耶。

船家爲母女二人母已孀僅此一女女名阿鳳年十七頗嬌憨雖出貧家而母女相依得融融之樂母頗愛女女亦孝其母浮家泛宅之生涯固是不惡母言他日當贅一弄潮兒爲壻以佐吾母女鴛盟之結固

在水上也。舟過楓橋。遙望寒山寺。想見月落烏啼。江楓漁火之勝景。時見前有一船。其製略大於我。顧以我船小而輕。掠前船而過。玻璃明窗中。見端坐一粲者。持桃花一枝。以掠碧波中水藻。彼迴眸凝視。我詫曰。噫。是非昨日車中所見之碧梧乎。抑何又相遇於此乎。



先有一山輿在輿夫二三方箕踞坐。余衣裳淋漓。入此水車棚。不暇瞻顧。即聞有女子聲呼曰。憶英若亦來避雨耶。余睇視之。則亂草之叢一麗人倚徙而立者。正碧梧也。為狀大似糞壤之中。着此娟娟名花。而

舟抵環龍橋。已有雨意。阿鳳謂不如待雨過後。上岸斜風急雨。雖持蓋無用。藉免衣裾盡濕也。顧余性卞急。不能待。則冒雨而登。坐山輿。重犒輿夫。疾趨至先塋。乃天猶未雨。祭畢。白雨跳珠已亂落。吾襟余語輿夫曰。趣行。顧未及半途。而雨乃驟。盛誠如阿鳳所言。斜風急雨。雖持蓋無用也。前行一小溪。輿夫言有一水車棚。可稍憇。暫避風雨。至則

玉顏霞頰尙帶雨痕則真同濯露之海棠余以碧梧今成良家則揖之曰自昨至今爲第三次相違矣碧梧曰三年不見不意君多禮若此

爾時兩人沉默者久之余忍俊不禁問曰前歲吾友自都門歸道經海上謔君近况知所適得人已成有情之眷屬足爲君賀碧梧喟曰君友佳士也然自別以來我之浮沉於恨海中至於滿腔悲懷末由自伸渠又烏得知之余詫曰奇哉君非適某公子耶秀媚如玉而又雋才人方羨此一雙璧人詎尙無伸眉地耶碧梧曰願君更勿齒及此負心人使人復棖觸舊恨語時眼圈紅矣

余曰果爾則此中當有曲折情事我不欲再詢以撩君之悲懷碧梧曰雖然君弗問我我則轉欲告君頃聞君言則江東君（卽吾友）尙以我爲已得佳地不喻薄命人所遭之苦耶迴憶三數年前君輩看花鬪酒我亦時預其座我經江東之拂拭匪不知感矧以斯人豪爽肝膽照人寸衷實心折其人顧我以年穉未經閱歷見少年之能媚我者以爲必多情種子是亦不獨一我凡初解情愛之女郎固同蹈一轍此時我心已有所屬故對於君友則矚愛之情不敵其尊敬之念也

然而我之對於江東初無所隱江東力贊我成謂勾欄中人其身不自由者哀波萬疊苦海千重動爲畢生之憾卿既有所眷我決不妒卿我之與君不過盡朋友之愛開筵侑酒聽劇送廂得傍玉人慰我寂寞以我浪迹天涯雅不願受細弱之累卿既得所我心慰矣但願汝放開巨眼能識英雄爾來浮蕩少年獵豔於鶯花之叢者頗爲不尠卿宜留意也

自江東行後我專一愛餘人不復置眼時有某翁者六十許之老人也一見願傾心於我疊張數筵賓朋

滿座而我乃匿幕後不與之一面。嫗婢勸妝我乃僵臥一不之應。君當知青樓中人有何良心。伺應我者見老人之駸狀則故擲弄之謂之曰某某日宜張四筵某某日宜張八筵老人亦漫應之。至期竟如約余欲呵止之渠輩謂先生亦太不體諒人情汝專一愛終日匿帷房枇杷花下車馬漸稀向者穿簾之燕今已傍別姓人家雕梁畫棟飛矣幸有此傻老子以補缺陷既不能稍假詞色而更不許我輩向之啓吻則實欲我輩喝西風度日耳。

嗚呼憶英汝當知之凡我輩墮溷之花其不自由之苦萬劫千重莫由自脫鬻身於人聽彼鯨鯢者無論矣卽自勉強脫籍以資自贖然而以暴易暴仍不能離此苦海生活矧我輩身處金迷紙醉之場揮斥金錢有如糞土少不更事但知鬪靡炫華動於奸勝之心無復惜物之念故往往衣未開疊卽以不稱腰身棄而不御金鑽珠飾翻新矜異第求適意不吝巨資而此輩卽從中賸我故我爾時贖身以後未及三月卽舉債纍纍爲數當在三千金以外顧此時正飲豔名纏頭所得尙不止此而債家環伺乃欲爭貸吾金蓋涎其息厚也然而一舉債後則種種不自由竟束縛我身於此火坑中矣。

卽如吾房中傭媪豈皆奴斷蓋彼輩皆挾債權者之資格而來時時仰彼醜獍之面目惟有吞聲忍淚而已然我輒自慰解以自矐彼人後私心美滿以爲彼年青心赤貌旣俊美才又瞻華且爲故家世澤但爲我清了此債吾身卽屬之彼卽使彼無私財或爲堂上所斬則我摒擋飾物亦可得其資之半我兩人訂此白頭之約我以爲海枯石爛此盟不寒而孰知少年男子之心腸其毒有甚於蛇蝎者彼之背此盟也卽預計於此甜蜜光陰中矣。

## 第

## 三

## 集

余曰孽哉詎竟負君耶碧梧曰凡此傷心之事我本不願再提而今之所以喋喋告君者因含有二義第一我身蟄居幽閨足跡出門限者年僅三兩次而江東君又浪走天涯默揣此身永無與彼相見之日然而平生知己除吾夫外彼爲第一人矣我輩曾未稍涉於私然敬愛之念永篆我胸迴想臨別之忠告我惟對之增愧耳君輩友朋當能相叙如見江東君爲道荒村之角尙有一經君拂拭之人爲君祈禱耳第二則聞君能爲小說善訴人家兒女子幽淒繚戾之情懷是則我之遇君於此或者冥冥之中有所主宰我故吐露其胸臆於君子之前誠非謂我之事有足傳者試思普天下之如我或悲慘勝於我者何可限量卽我姊妹中之如我或悲慘勝於我者更何可限量從頭思量我今日尙算有福之人然而我之懇君爲我婉委述此事者卽以我身代表吾姊妹并及普天下女子亦藉君文以告吾姊妹及普天下女子之如我者耳

余曰聆君言使人悲惻顧旣承見委敢不盡我之責第恨我文筆庸劣耳碧梧曰勿謙我且續言之負心人以十一月月上旬歸再三丁寧以臘初必歸余謂君卽不得資亦當歸報我命我或有可以商量之餘地我兩人情好敦摯斷不能以區區金錢故而生其阻力彼亦諾之時彼欠我筵資二百圓及博負向我挪移者約三百圓歐裝華服悉我爲之量裁囑我熟識之紉工爲之咸不計值我滿意卽我卽卿此中原無分別臨別之日我更戀戀小別淚紅固兒女家常事然出自青樓中人固難能而可貴也

自彼行後我以債家之劫制在勢固不能閉門謝客然竊念自今以後當蕩滌前非驅除舊穢幽嫺作好女子非狂蕩世界中人物矣一心矜持不自覺其貌冷而語冰媪輩又不以爲然絮聒不已余惟忍耐之



而已。然碧梧嫁人之說，風聲漸露而向之狎客踪跡遂稀。余心竊喜之，獨某翁者日走妝閣，幾無虛夕。友朋中有知我情事者，輒規之，并有笑其癡者。老人笑曰：君輩自癡耳。我自用人，雖情不我屬，而我自醺醺然有餘味。蓋我自識碧梧後，每若一日不見碧梧，即暝無恬睡，餐無甘味者，亦不自知其何心也。矧以我風燭殘年，瞬即就木，彼亦擇人而事，儼此嘉耦，到眼風花圖此現在，逝波流水原同一瞥。惟對此名花，寧能不賞他日，即移栽而去，而我愛花之心，固仍在也。

余聞言，懽然念此老與我殆亦有所謂夙緣者，在乎。余此時不禁將向者厭棄之心，日漸消滅，迴思我已謝絕衆，謹抽身於繁華夢裏。老人之矚我，亦不過數十日之光陰耳。聞彼談吐，自是達人，顧何以與我有不盡纏綿之意。我既自皈正道，更何能以色相覓人。況連日聞彼緒論，深知爲篤實長者，詎爲我故喪其所守，頗思乘間進一言以絕老人戀戀之心。會適逢冬至，陽生之日，倡家舊例，苟是日而無客，張筵者引爲奇恥。因是日犒賞例，必以雙傭媼輩泥彼張四筵。老人遽諾之，余私語之曰：君張兩筵足矣，何苦爲此。此輩慾壑寧有滿時耶？老人笑曰：日來清寂已甚，借此爲一宵之喧呶，并博彼輩之歡，所費固無幾也。是日酒闌客散，老人欲偕客行，余牽其裾，謂有語須面達，願君獨後。於是老人遂留余乃屏去傭媼輩，而語之曰：實告居吾身已有所屬，以君長者且蒙素日之青眼，良心詔我實不能不告。君感君寵愛有加，我心良深愧慙。即如今日之筵，此心尤滋歉仄，然實無以爲報。君地我惟泥首而已。語時我即向之下，踞老人扶之起，曰：君誤矣。汝將謂老人之於汝，有他意乎？我自老妻物故後，乃爲天壤間一畸零待死之叟。我有寧馨之兒，以求學故，客死於扶桑，族人涎我畧有資財，則環伺我死，以分吾產。強嗣我一子而飲博狎。

邪下流無賴我不許登門夫我之資財不能佐我心愛之佳兒求學問以濟於時而供彼飲博狎邪下流無賴之揮霍耶我傷心已極故誓於生前揮斥殆盡我始瞑目我且亦更不捐助一錢於慈善事業中以



堅牢光陰甜蜜願勿以老人爲念余聞其言始而慘然爲老人傷身世也既而悚然覺老人之能燭人於微終而感愧交并不禁淚垂垂下而老人與我一握手卽飄然行矣自此以後老人之走吾妝閣者踪跡漸稀願每星期猶一至至則必詢我以事已諧耶彼人已來耶然而

我向日亦頗能解囊而天意夢竟殤我愛子我遂生此褊心耳至於汝者在尋常勾欄中人視之尙有三分真意方我初傾心於汝時汝卽思絕我我詎不知之在他人則或以我之能揮霍而虛與委蛇也卽如頃者之私語我以但張雙筵我雖未從汝言然却感汝誠意至此次吐露肝鬲則汝之真性情見矣嗚呼碧梧願汝前途如意愛情

晨占鵲噪夕卜燈花黃犬音乖青鳥書斷傭媪輩漸漸加以冷峭之語譏嘲之言余亦惟忍受之念此輩小人與之詛諛何爲至臘鼓將殘而伊人不至則我心不能不急矣臨行時本留有地址我書有如雪片而竟不一覆想戰書雖急絕不開封除夕之夜債家齎集余乃盡質其衣服珠飾僅乃得半數衍以去新年韶光他人均欣欣然有治春之意者而我則亂頭蟲服日惟以淚洗面而已至初七日姊妹輩爲我解憂邀作手談余方入局而綠衣之郵足持一書至上書我名下署地址則正自彼人處所發郵也此時我之喜心實欲上衝屋瓦急推桌而起直趨後房開緘視之但見寥寥數語而書中有所謂「事不諧矣……我實負卿……我亦無顏再與卿面……」我得書如以迅電直劈我頂此後如何我更不復省矣碧梧語至此兩點漸漸止仰首見飛雲舒卷頗疾野薔薇隨意亂開着雨愈增其妍輿夫來催上道余曰且遲遲談一故事尙未畢也碧梧曰是日我神志昏瞶晚間寒熱大作病不能起明日老人至訶知其事亦喟歎不已乃預戒傭媪日夕監守之防我之自裁也且曰汝曹勿憂凡碧梧所負汝曹之債我能了之汝輩當善視彼萬一因此自戕及病以不起者則我弗能於青樓中市駿骨也傭媪輩唯唯債家有主則彼輩之心亦慰矣

嗟夫憶英人非木石遽不知感我遂決計嫁老人矣而老人雅不欲謂以君盛年偶我衰朽殊傷天地之和且我又何德於汝我但孤行我意而已必不得已者汝其父我可耳汝今趁此以出火坑從此永滌舊污不失爲一幽貞之女郎我當爲汝覓一佳壻老夫緩死須臾者尙有此一脈之義親戚耳余曰休矣願翁更勿言此少年人之心腸我已洞燭之矣我雖不敢以負心人之行爲舉普天下之時彥一網打盡然

而創巨痛深之餘聞談虎而色變天涯得一知己可以無憾翁其爲我之知己我願長侍翁矣老人曰否我墓木已拱何忍令汝蹉跎青春矧我之爲此亦以老年淒獨處傷心之境念此阿堵物者實身外不足戀者藉此得援汝於窮蹙而汝乃卽報我以身則我似特設此局以劫持美人心者更不可也余曰我今惟有兩途其一則君其收我於妾媵之列我將侍君至於天年然後長齋繡佛以盡餘生倘君不我許則我惟有第二途卽日祝髮皈空以埽此五濁惡世之煩惱而已時我手出并剪握髮待下老人曰孽哉孽哉是我自取之也

嗚呼憶莫自我歸老人於今三年矣白髮紅顏共憐身世之悲涼顧夫婦間實至諧而無忤去歲之冬渠爲前婦營葬於此並爲生壙我亦附焉同穴有歸可以無憾又築精舍三楹爲我兩人禮佛之所我之歸墟卽在是矣今來埽墓以天雨故渠未登岸不意遇君於此此牛棚一席話足爲小說家材料歟余曰君之貺我者深矣時則雲破天晴斜陽罨畫於遠山向人欲笑林鳥弄晴似有求友之樂而溪邊流水淙淙聞遠遠作歌聲者一漁婦正撒網鼓棹來也余與碧梧珍重而別

(完)

武俠小說

傅眉史

◀ 空前傑作之大字書 ▶

大總  
統題  
後學津梁

中大  
華字典

副總  
統題  
倉許功臣

布面  
洋裝  
二冊  
價十  
四元  
(郵費  
一元)

上册出版

紙面  
洋裝  
六冊  
定價  
銀十  
二元  
(郵費  
八角)

本書之內容

- (一) 所收之字。凡四萬餘。新增之字。為康熙字典所無者約千餘。
- (二) 全書三千餘頁。凡四百萬言。插圖三千餘。五彩圖多幅。
- (三) 編末附篆隸字譜。中外地名表。
- (四) 紙張堅厚潔白。印刷精良。裝訂美麗。
- (五) 音義正確。解釋明晰。引書均註篇名。
- (六) 古今字義。搜羅詳盡。近世法律。政治。經濟。實業。理科。哲學。宗教。外國地名。日韓新字。無不收入。原於泰西者。並附英文。

林 希 齡 紆  
熊 希 齡  
梁 啟 超  
王 寵 惠  
廖 平  
李 家 駒  
陸 費 達  
歐陽溥存

序文

本書之效用

- (一) 教員教授得此字典。可免功課上種種困難。遇有疑義。一檢即得。
- (二) 自修者。素苦無良善檢查之書。有此字典。無論何字。何物。均可得正確解釋。不啻無數良師。
- (三) 官紳士商辦事時。無論公牘。函札。條陳。遇有疑難遺忘。一檢即得。既省心力。且免遺笑柄。
- (四) 男女學生作文。枯窘時。寫別字。其原因在無書可檢。備此一書。不惟可免別字。又可得各種文料。

武俠小說 傅眉史

林紆

呂居翰者東昌之博平人。父仁濟。官戶部郎中。卒。官生博平無家。遂以仁濟旅柩。瘞於章儀門外。母薛氏甚賢。課生不離晷刻。生年二十。已博通經史。光緒季年。用某公薦。為部郎。部務簡。生得閒。恆遊陶然亭。凭軒苦吟。獨來獨往。近暝始歸。一日遇一士。流年可四十許。似微醺。踐寺中臥。狗之足。狗作獐狀。士流戟指嚮之。指端風出。觸狗。狗噤而退。如當巨拳。跛不能步。伏於碑下。生大異之。至而拱揖。問姓名。則甘肅之平涼人。黃姓。字虎三。生聞名益異。問先生何有此名。黃曰。鄰村多虎。患余瘡。其三。因以為字。遂坐而茗。談黃亦畧知四聲。誦唐詩頗能上口。



問能作否。則言嗜之。恨不得師。見生題句於壁。則迴環誦讀不已。生自薦為講解。並乞授其武技。黃生令少試其力。亭下有石。可百餘觔。生力動之。舉而去。地者數寸。黃曰。可矣。遂相約過其廬。黃廬觀音寺。後有

第

三

集

廢圃可以習武。於是生曠其遊寺之功。往黃習劍。習劍四閱月。則授以少林武技。又八月復教之飛石。投人之法。蓄卵石十數。出而擲人百步外。匪不中以墨點漬牆上。黃以石投之。灰墨立下。又八月生藝成。投石之法。乃過其師。母問長日何往。則漫應之。已而黃得家書。以母病歸。時爲辛亥七月。越九月。武昌事起。都下大亂。京僚南下。及遷居天津者。十近六七。生告母請避地。母曰。人心瓦解。清室固亡。然避將安適。果革命之師爲救民也。吾焉用避。若流寇耳。則隨地皆墟。又焉得免。今兩宮未動。京師尙安堵。吾家赤貧。胡急急爲生遂止。是日大雨。鄰牆圯。叢柳深綠。中隱紅窻。隱約似見麗人而生之。書舍適與柳窗相嚮。有老媪年六十許。似當事。忽踐圯牆而過。謁薛夫人。自稱爲傅家媪。主婦楊氏久孀。但遺一女及幼子。僅十二齡。三黨無人。聞亂尙不能遷。夫人日聞公子讀書。聲心至怡悅。今因雨牆圯。主婦欲至與夫人相見。冀亂中得以依倚。薛夫人曰。近在東鄰。儘可過從爲樂。老身亦但有此兒耳。亂事固有虞。然都中禁旅尙未動。黨人倉卒不敢北犯。可以勿憂。媪曰。然則幸甚。主婦方飯。飯後必與女公子同來通謁。薛夫人曰。敬俟。惠臨俄而楊夫人果同一女郎至。夫人年可五十許。兩鬢未霜。女則妙麗。娉婷如畫。二夫人相見。敘寒暄。楊夫人曰。眉史趣前拜薛夫人。女亭亭起而歛衽。薛夫人問年。則十九。楊夫人亟稱其嗜讀。且能作丹青。家有仇實甫真本。臨之五年。長日居於粉墨間。舍女紅弗治也。薛夫人曰。佳畫久矣。傳得十洲粉本。臨之非易。此藝勝於針線遠矣。薛夫人見女甚悅。遂令生出拜。生英挺。白皙。望而知其績學。楊夫人殷殷極稱其賢。二夫人遂相約。穴牆爲小門。兩家便於過從。遇亂互相扶攜。乃往來無虛日。是時京師遷避。垂空空巷。亂葉焦黃。夜中邏騎四出。寂無人行。忽傳山西巡撫吳君中。刺客將其頭。至於是城中益亂。人幾奪門而



出生歸告母。母曰聽之。兩宮未行者。吾亦不發。已而南北媾和。亂事粗定。有稍稍遷歸者。是時生與眉史漸稔。楊夫人亦間治具款呂氏母子。生遂過女齋頭。見作花蕊夫人宮詞圖寫桃花臨水朱闌宛約中。一美人凝立霧鬢風鬟狀甚美。生微吟楊柳岸長春日暮傍池行。困倚桃花畫中景物大率類此。女笑曰。吾即寫是章耳。阿兄大解。事生曰。三面宮城盡夾牆。此景似難畫。女曰。仇十洲舊本有之。亭臺固易作。唯宮人春怨之態難描。耳語已自知失言。則迴觀壁上書紅潮滿耳際矣。薛夫人亦覺以目斥生。令去。生怏怏歸。已而冬盡交春。京師和局垂成。清廷已讓政南中。以使者至訂約。時爲正月十二日。前門燈火稍張。忽礮聲振北軍。變數千衆持鎗竄出前門。沿街擄奪。以刀劈店舍。店人伏匿。亂兵然炬火作深綠色。入戶探索。鎚銖均無免者。珠寶市中玉石珠璣道上棄擲。亂至四更仍未定。生家東城適當兵衝。凡門戶堅閉者。則以巨石撞入。胠篋發覆。無不尋括。喧聲漸近生家。楊夫人挾子女自小門至。求庇。生曰。無妨。二母且堅坐。唯妹齒穉。防爲亂兵所辱。但依我。賊自不能近。薛夫人未知生之能。武疑其妄。語詫曰。汝何力。足以庇妹。生忽抽劍及囊石。言曰。恃此耳。語未卒。門破。二卒奔入。呼曰。貧不得歸。願假資於夫。人生連發二石。二卒皆中目。呼曰。汝不畏彈耶。生直前以兩手分執二卒之背。擲諸門外。力闔其扉。告母曰。母同楊夫人與穉弟避入鄰牆。吾以妹氏登屋避之。遂背眉史瞬息及簷。端匿之。瓦溝間二夫人顛跛。啟小門過傅宅。室中燈燭盡熄。寂然無聲。已而十餘人劈門入。四覓不得。生衆中有言縱火者。一老卒止之。遂散。幸未窺攬楊宅。天已遲明。亂兵爭橐載出城而去。生將女下。而家具已空。遂叩扉歸傅宅。二夫人相見慰勞。然女自爲生負登簷際。已屬心於生。遂以鍾建之事告母。母曰。余夙有此心。未之發也。世局如此。汝不得人而

## 第

## 三

## 集

事。余。總。省。省。然。憂。飯。時。遂。以。情。語。薛。夫。人。薛。夫。人。曰。家。具。一。空。無。論。不。能。具。禮。卽。夫。人。憫。我。以。愛。女。下。嬪。寒。門。自。問。何。以。養。新。婦。者。楊。夫。人。曰。吾。遺。產。萬。金。不。患。無。噉。粥。地。夫。人。第。見。允。足。矣。吾。有。弟。居。新。加。坡。致。百。萬。金。常。以。書。來。見。招。吾。憚。行。今。呂。郎。若。不。求。官。可。行。商。彼。間。亦。足。自。立。於。是。二。家。議。定。薛。夫。人。遂。歸。料。量。家。事。幸。書。籍。咸。在。呂。家。素。貧。舍。寒。衣。數。事。外。無。可。掠。者。部。署。粗。定。楊。夫。人。以。百。金。至。薛。夫。人。却。之。楊。夫。人。往。返。遺。媪。十。數。薛。夫。人。始。受。越。日。西。城。復。縱。火。十。四。日。天。津。大。掠。人。心。皇。皇。欲。遯。無。所。然。薛。夫。人。至。鎮。定。言。曰。掠。必。有。故。今。決。不。再。掠。矣。仍。令。生。讀。書。既。而。總。統。位。定。京。師。人。民。一。一。復。業。生。已。無。意。進。取。而。楊。夫。人。弟。聞。京。師。亂。平。遂。郵。置。二。萬。金。贈。楊。夫。人。夫。人。以。二。千。金。贈。生。於。是。始。議。成。禮。夫。婦。恩。禮。至。篤。二。家。遂。同。至。新。加。坡。聞。已。致。產。十。萬。金。矣。

林。紓。曰。京。師。亂。時。余。適。在。勸。業。場。第。二。層。樓。燕。客。酒。罷。欲。行。忽。聞。鎗。聲。座。客。呼。曰。某。師。叛。矣。樓。下。鐵。扉。立。闔。衆。滅。燭。響。寂。然。余。微。啟。樓。牕。下。窺。則。亂。兵。盡。去。號。衣。手。然。炬。火。閃。閃。如。燐。而。鎗。則。向。空。而。發。但。聞。呼。開。門。聲。然。亦。不。聞。其。殺。人。同。人。笑。曰。畢。竟。爲。文。明。之。賊。明。日。道。上。故。紙。狼。籍。則。裹。鏹。者。也。余。歸。天。津。至。豐。臺。亂。兵。幾。梗。行。客。幸。不。剽。劫。至。今。思。之。尙。自。慄。慄。

(完)

軍探小說

高裝之半夜



洋裝一冊 定價八角

本書編譯之價值 此書著者為英人濮蘭德白

克好司譯者為陳冷汰賡先昆仲與慈禧外紀同出一手凡讀過慈禧外紀者不可不觀此書

本書內容之奇妙 自順治以迄宣統無不摘要

記述如順治帝之逃禪相士張明德蒙古喇嘛之咒咀

及謀刺皇太子董妃之豔史香妃之賜死慈禧之藥斃

劉太監監國福晉之崇尚自由親貴王公之巧裝鰲拜

年羹堯和坤肅順輩之刑誅白蓮紅巾拳匪時之逸事

觀見行叩頭禮之英使李蓮英之奸柔張德齋與長春

宮之電話等凡異聞奇事羅列無遺極饒興味

本書文字之潔淨 陳君昆仲為譯界鉅子無意

不達無筆不顯可作正史讀可作小說觀然關於清世

系表及諺語等件多參考東華錄訂正不少

本書圖畫之珍貴 編首插圖有順治帝在五台

山出家後之像為清代極奇極異之事為人人所欲知

而未得見者銅版精印如視真相其餘各圖亦精美絕

倫足開眼界

軍探 喬裝之半夜

溫脫浮斯女士之日記

一千七百七十九年九月五日



及此心躍手顫幾不能執筆矣余每望南孫賜我較詳之書惟南孫恐洩秘密而又不能余亦不敢再望故即簡短之書而甚寶貴之今余記其簡短之書於余日記中者恐或遺也南孫之書例左

喬裝之半夜

一

冷血 同譯  
綠衣女士

余日記中無要事已一年餘矣此一年中南孫之傷已全愈復入大陸軍任事矣余與余母仍寓居於葛落吞之姑母家中余自南孫去後得其手書凡三今日所接者即其第三次書也

余每晨夕必禱上帝求賜平安之幸福於我人而又以南孫為念余蓋知南孫去後仍事間諜其危險常隨於左右苟一不慎其可恐有非余所能知者余思

余至愛之普羅鑒之。草草數行。聊告我身心之平安而已。余每望得汝之信。以自慰。惟又恐爲中途所阻。余於此月內。或能近汝。姑母之居。苟得機會者。余必來視汝。汝母處請代問候。南上。

一千七百七十九年九月六日

余回視此一年來之日記。覺興味甚少。每日所記天之晴雨。及人之來往。或乘船至新倫敦購物等等。殊無足觀。迥不若一年前之南孫受傷。余心懷疑。及代渠送信於華盛頓將軍等之驚喜。雜出之可觀也。今日。余方與余母談論國內之情形。深恨彼英人者。戰爭無已時。日惟禱戰爭之速了。而無效。

一千七百七十九年七月十日

是日。余母自余父處。接得一信。甚覺奇異。蓋余等知余父乘海鷗已往南濱。去數月於茲。奈何忽又在此。及美加島之海港內也。及美加島係西印度地之英屬。

余父書內。雖不詳其所爲何事。然以余等之意測之。蓋知其引導法國軍官來助我軍也。法國水師提督。愛斯登氏時已至西印度。而余父於彼處。港灣無一不熟悉。故余父之來。決爲引導法軍無疑。然余母與余。甚憂之。當時屢謠法之水軍將聯合美軍。而與守於雪凡納之英國水軍一戰。苟出於戰。則余父必預也。南孫爲間諜。既日在危險之中。而余父復將出戰。危險尤甚。故余與余母。外雖強示鎮靜。而內實如任重負。惴惴無時或息。余父之書。係今日接到。而其書則發於兩個月以前。在西印度船上者。是書先以小包寄至波斯吞。然後再由波斯吞送來者。書內別無他言。惟云。身體精神均佳。冬季以前。甚望得以相見云云。

一千七百七十九年九月十二日

余今坐於此狹室中。書此日記。而余心所喜。百書不已者。祇有一語曰南孫。已在我側而已。自余在余父船上。得悉南孫投英及他娶之說。之不實。心內之憂鬱。雖消。然未有如今日之快樂者也。

南孫已在此矣。我之日記。將安所書。雖然。余既立志。書此日記。終生勿輟。則余必靜。余頭腦定。余次序以記此一日事。余父常笑余行事。每如置車於馬前。余今勿蹈此弊。故余之書。此頭腦宜靜。而次序宜定也。第一余所宜記者。爲九月十二之事。其實所謂九月十二云者。九月十三已過數時矣。蓋其時天已將明。而余猶未寢也。余姑母與余母時亦在坐。計有數時之久。姑母等時已就寢。在夜半時。南孫忽至。因而驚醒。乃起坐談。方南孫之至也。余等已入睡。鄉聞樓下聲息。始起自夢中者。余姑母膽甚怯。聞聲後。渠云我不敢出視。余乃輕語云。然則我且往視。於是余一手執燭。一手攜椽之棍。潛身下樓。此時雖余母阻余。而余亦勿聽。雖亦曾聞狐鬼等事。而余亦勿恐。余尙未至梯下。忽見引火之石。一明見其影似一男子。既取其火。乃行至火爐架邊。以明其燭。燭既明。其人尙未回首。而余已早識其廣闊之肩。拳曲之髮。爲南孫無疑矣。不覺脫口呼曰。南孫。南孫。聞余呼。不覺戰慄。急以手息其火。并以一手入衣袋內。若有所探。索者此等急遽倉惶之狀。蓋自余與勇敢之南孫相識後。爲第一次見之也。余突睹狀。心忽大疑。余殆一時誤認歟。彼殆一竊盜。知余家除婦女外。無人在。故特來試。祛篋之術。歟。忽聞有聲。問云。誰在此室內。余聞此聲。心乃大定。蓋彼雖變其音調。而余仍識其爲南孫之聲也。乃卽答之曰。我乃普羅。爲汝南孫所樂呼者。南孫乃復其正式之聲。問我曰。家中尙有何人在。此余答曰。別無他人。唯余姑母及母耳。南孫乃再取火。以

明其燭。余乃上樓報其事於余母及姑母。姑母與母均披衣下樓以迎南孫。余見南孫衣服多泥跡。髭已滿。面色現青白。知己數日未曾修飾。飢餓殊甚矣。余又知必又經過艱難困苦之事。而疲勞如是者。余母見此情狀。卽語之曰：「苦兒。汝何時食後。以至於今。」余姑母聞是言。急往厨室取麪包冷肉。又至井畔起牛乳一瓶。以與南孫食。余此時赧色而語南孫曰：「請恕余。余實忘以飲食進也。」南孫笑語余曰：「我見心愛之普羅。余亦忘飲食矣。」余聞之色更赧。余姑母更笑語曰：「腹中飢餓。誰復能愛者。衆聞是言。不覺狂笑。南孫急搖兩手示意。勿譁。蓋恐有人暗伺之也。」余等見此狀。卽各鎮靜。不敢發聲。因知此勇敢之間。諜苟爲人所發覺。則必有性命之憂也。余等又急取覆窗之帘。盡蔽全窗。取架上之燭。藏諸櫥後。使外面視之不見有光也。余書至此。不能復書。余已甚疲。失睡已數時矣。俟諸明日。再以南孫所以潛逃之故。詳細述之。

一千七百七十九年九月十三日

南孫現仍寢於空室。中日已暮矣。而渠尙未起。蓋渠之不得睡。殆與不得食之時間相等。渠曾自云。至此之前。已兩日未食也。余今日起。亦甚遲。蓋既受南孫來此之激刺。又復與之坐談甚久。談後。又書我日記。疲勞過甚也。余今乘此南孫未起時。續書我昨夜未盡之事。並記南孫來此之原因。方南孫食時。余等坐其四圍。迭起問詢。而南孫且食且答。余固知南孫所爲之事。決不能盡告我人。何則。爲其權利與時勢所限也。南孫食稍進。精神漸振。乃起而向余姑母謝罪曰：「無端驚擾。心甚不安。余爲不欲驚醒汝等。並不欲使人知余之來。此故未叩門。特效盜竊之所。爲以刀撬門而入。門鍵致余將自修理之。余聞言。心甚不安。急問曰：「然則汝今卽在危難中矣。不然何用。若是之晦秘也。」南孫曰：「否。大將軍華盛頓曾詔余。甯



無事而小心於先母使事過而追悔於後大將軍以是而佔勝利者屢矣余今遵其所教也余雖未必定有危險然亦未始不可無危險余在紐佩福脫時幾爲英皇黨所獲幸而得免故不可不加慎也余知紐約之舊總督克那因氏將來攻新英倫矣蓋其部下甚多前曾攻好斯業克之鹽場二月之前又曾率師來攻新海文燒毀東海文城及番阿斐而城諾握克城假使新海文總督不先得來攻之信率人以力拒則該城亦必毀滅矣余實未見以未經練習之人而禦強敵如新海文人民之勇者余急詢曰然則此消息自紐約礮臺急報而得救新海文城者非卽汝所爲乎南孫聞言面赤如處女不答以是亦不辯爲非余因故責之曰二月之前汝曾經過是間乃不一來視我耶南孫不覺吐露實情笑撫余肩曰普羅勿責此乃我之名分使然當時余兩人所距離者不過五十里耳余亦甚念汝不過不能相見耳余母及姑母聞言均笑余亦隨之而笑蓋余母等均知余設此言欲知送信往新海文者果爲南孫與否不意南孫竟落我筭也

余今又記今日之事南孫已醒矣已起而又加一餐矣余意欲於南孫處更多得其所歷之消息然而南孫則殊不多言但南孫今後之舉動亦不秘我彼謂將跋涉以往紐球賽省以大陸之愛國軍隊將於該省之密突爾勃羅過冬也南孫之意欲以陸行而往余則以其新自紐約來恐易爲人所識故極力勸其以小船載糧食過海灣沿海岸經長島以抵紐球賽較爲穩妥是夜余等相談均極鄭重南孫甚安慰我等并云此戰事恐尙未能卽了雖已歷四年之久而彼此均尙有力也南孫又言此間近方之消息視前更惡彼英探之出沒於此城及新英倫等者甚多也余今無暇多書矣蓋明日之晚我心愛之南孫於黑

暗○之○中○又○將○上○其○危○險○之○途○也○余○從○未○見○南○孫○之○情○狀○心○中○如○多○掛○念○而○又○神○志○不○甯○如○此○次○之○甚○者○必○其○攜○有○極○要○之○秘○密○消○息○在○身○欲○往○投○送○而○又○恐○其○不○能○達○也○余○深○悉○彼○之○性○情○及○其○勇○敢○彼○之○現○此○情○狀○決○非○爲○自○己○一○身○危○險○而○然○彼○蓋○恐○於○此○秘○密○消○息○未○送○達○時○爲○人○所○獲○而○有○負○於○國○也○余○今○又○記○南○孫○勇○敢○之○一○端○南○孫○與○余○等○晚○別○後○當○余○母○之○面○抱○余○而○與○余○接○吻○余○雖○避○之○而○不○得○自○後○南○孫○既○去○余○與○母○接○吻○晚○別○時○余○母○謂○余○曰○與○其○避○余○目○而○爲○此○母○甯○若○是○之○爲○愈○也○余○聞○之○赧○然○急○以○面○隱○於○余○項○以○避○之○并○非○母○之○所○云○母○笑○云○汝○所○抗○拒○甚○無○力○速○返○室○以○睡○余○今○果○將○息○燈○以○臥○矣○余○知○余○今○夜○之○所○夢○必○甚○顛○倒○蓋○既○營○心○於○南○孫○此○去○之○危○險○又○激○刺○於○適○間○南○孫○可○愛○之○侮○辱○也○

一千七百七十九年九月十五日

南○孫○今○已○乘○船○往○紐○球○賽○矣○余○亦○曾○於○夜○間○冠○軍○冠○衣○軍○服○乘○馬○游○行○一○次○矣○余○今○將○記○此○可○駭○之○事○矣○若○有○人○見○我○所○記○之○此○數○行○字○者○必○以○我○爲○有○狂○病○實○則○所○記○皆○實○事○也○余○衣○南○孫○之○衣○竊○追○者○之○馬○跨○而○乘○之○飛○奔○而○逸○此○數○語○者○余○記○諸○日○記○者○也○然○而○余○覆○按○之○墨○雖○未○乾○余○亦○幾○不○能○自○信○蓋○余○一○女○子○也○且○一○守○禮○之○女○子○也○若○是○舉○動○甯○非○類○狂○余○母○今○日○時○與○余○接○吻○且○笑○語○余○謂○南○孫○留○言○轉○致○於○我○謝○此○男○裝○之○少○女○救○渠○生○命○余○聞○之○雖○覺○爲○母○所○笑○而○亦○勿○顧○祇○覺○此○時○余○心○甚○樂○而○已○蓋○知○寶○貴○逾○我○生○命○之○南○孫○已○出○險○而○獲○平○安○也○

余○今○又○患○車○馬○倒○置○之○病○矣○余○之○日○記○宛○如○破○衣○之○補○綴○重○疊○牽○扯○全○不○一○貫○十○四○日○之○記○事○余○未○之○書○因○余○當○書○日○記○之○時○正○余○衣○軍○服○盜○軍○馬○沿○河○而○奔○走○之○時○也○十○四○日○之○晨○南○孫○睡○已○醒○食○已○飽○康○健○已○

全復南孫自謂自去歲養傷於此之後未有飽樂如今日者但日間仍不敢外出心神亦不寧靜一聞馬蹄之聲卽至窗畔竊觀又常留心審視海邊之小船余母與余覩此情狀雖信南孫勇敢之言然知其所處之危險必甚緊急逾於渠所云者多也日間無事南孫語余等以愛國軍所遇種種之患難謂軍中軍餉之未給者已數月衣服之全備者無幾人餘則類多縲縷云余母允彼極力搜集男子衣服俟有第一次航行之船卽當送至紐球賽余乃笑云是乃提醒余矣余見曾有衣一於此足爲此事之發起者余姑母曰否此間恐無是矣余曾記余男子之衣早已盡與諸貧民也余亦不與之辯急上樓至余房後取一軍衣而下謂諸人曰是衣藏於余複室者已一年矣南孫笑曰此乃余之舊衣也汝憶之否余傷愈後置一新衣而棄是於此間者姑母亦作笑語曰如不憶及彼以是極有意味之紀念物藏之期年而未嘗或忽者諸人聞之於是又笑世間之事誠有不可思議者南孫所留之衣孰能料及卽爲救南孫之用卽當時諸人議此亦決不料不轉瞬間卽有需於此衣也余等自後復更談他事是夜余等備一佳餐之晚膳小心盡閉各室之外窗蓋恐有人竊窺南孫於室內也時已甚晚余等甚樂見此黑暗之深夜因南孫將於此半夜時動身其離危難近也晚餐既畢圍坐桌畔約談一二時殆將近十點鐘矣蓋此時事生倉猝余實未暇觀其時刻也余疲甚矣不能復書將往就寢且俟明日續記其詳。

一千七百七十九年九月十六日

余睡已足矣將復記十四日之冒險事矣余今思之甚覺可笑然在當時則又駭又懼實一重大事也余等正坐談時忽聞叩門聲甚急南孫立起避之他室然此驚恐之時甚暫因彼叩門者且叩且自聲明曰

## 第

## 三

## 集

速開門。余乃抹海推波也。余聞此名心乃稍安。蓋抹海推波乃丕林登女士之名也。女士爲余等之友而同居此葛落吞者。余等乃啟之使入丕林登女士。卽告余等曰：有王黨一隊已在近地搜索古特偉軍官矣。謂古特偉軍官爲一間諜也。古特偉軍官大概卽係少年南孫古特偉氏。去年養傷於此而爲未來之普羅鄧斯姑娘新郎者。苟係是人必居於此。故余特來通報余等聞是言相顧愕然。深知丕林登女士係一愛國婦人而彼可惡之王黨在此。三數人家之地圖上必將按戶以搜索也。此時南孫卽將室中之火盡熄探首門外。旣復回至室中。低聲以語我人曰：余最恨藏匿於室內。雖然今日之事余又不能外逃。彼等旣盡乘馬而余自此室以達樹林又無蔽身之所不能不爲彼等所見。奈何余聞南孫言心中忽得一計。自信足以救南孫者。因令諸人曰：汝等速依余之言而行。余乃於暗中索得日間自樓上取下之軍衣。急攜至余房。脫余長裙衣軍服。軍褲過長者乃捲其褲管。易衣旣訖復以大衣外裹之下。樓命南孫曰：汝速藏之於鄰室。又命余母曰：速取火。明二燭。余乃退至室隅。理余大衣。燭旣明。余母觀余狀不覺木然。余又告之曰：速依余言而行。決無妨礙。余將由後窗以出。母若見彼王黨來時卽迎之於門。多與之沉談。使彼等不暇他顧。至聞有馬蹄聲逸者。母卽與之笑語開門。令入搜索。且以快樂之詞若嘲若諷而詔之曰：已有一人乘汝馬去矣。余母答曰：但是！余母之言未畢。雖有反對之意而已。無及。蓋此時門外已有如雷之聲起。叩門甚急矣。余乃低聲語余母曰：且緩開門。余急走至鄰室。卽南孫所隱之室。甚幸。室中全黑。不令南孫見。余若何裝束者。余又低聲語之曰：彼等今將追余。俟彼等去後。汝可速覓船隻以遁。南孫曰：諾。我願從汝言。我勇敢之男兒南孫言時。余正與之接吻。越窗而外出也。南孫呼我男兒之一言。余直

至乘馬沿泰晤士河而奔一刻鐘後方始憶及雖在黑暗中而余覺余面已盡赤矣余自越窗出後轉至屋角處窺彼來人見有四五在余門口正在喧嚷余乃潛行至最近之一馬處騰身而上此時彼等尙未覺也余上馬時在地拾一樹枝既上馬即鞭之而奔自後即聞人聲起矣既而又聞馬蹄聲起矣知我計



此蓋當時曾受余母之責謂此非婦女所應爾也然余由今以思此跨乘之法若穿長褲則實適於偏乘此余由於實驗而知也余狂奔之後約行五英里有餘已至甘兒渡口追者已漸近聞彼厲聲叱曰速止

售矣我聞此種種聲音我心甚慰蓋因此得令我愛之南孫有機可逸也雖以余竊馬之故彼追者或留一人於我姑母家但以一人敵一人南孫攜有軍械在必能得勝也余且奔且禱告願上帝引南孫至平安之所又謝上帝余所竊之馬乃羣中之最神速者余自有生以來除在年幼衣短衣時曾有一次在余舅田中跨馬而乘者外未曾習

## 第

## 三

## 集

否則以彈死汝。余乃如其言而止。追者卽至周圍。余身中有一人捕余。下馬嘲余曰：「今終捕汝矣。」古特偉乎。汝爲亂黨之間諜。今獲汝將雉汝。以死其餘。尙有種種穢褻之咒罵。余未之前聞。亦不願記述。余此時去其退色之軍冠。仰天狂笑。余髮已爲乘馬時之顛簸所結。已散至散。遂披於兩肩。於是卽聞一人呼曰：「此乃一婦人。又有一人捉余領而審余。面曰：『是乃一女孩。』」人又以指探余髮際曰：「是非假髮。方諸人擾攘間。近間小屋之中。燈光忽明。推窗詢何事。余知此小屋乃克脫勒氏所居。克脫勒氏蓋恐英之軍隊既毀各處村莊。後將假道於此。往攻新倫敦也。諸人聞克脫勒氏言大聲叱之曰：『勿預汝事。毋多言。』於是羣聲咒余復咒南孫。且更自咒。因又逼余問南孫安在。余乃謊語之謂並未至。余家蓋對於仇敵之惡人而謊語諒亦上帝所能恕也。彼等聞余言亦知余之謊。蓋葛落吞有一英諜報告南孫之在余家也。旣而彼等無他法。祇能舍余而去。余所竊之馬仍爲彼等所奪。余遂至克脫勒家。克脫勒氏令夫人出見。遂假余以長裙束於軍衣之外。克脫勒氏又爲余覓一馬。余急乘之而歸。蓋此時余心繫南孫。急欲一覘其究竟也。余聞余母言喜幾欲狂。蓋余母語余謂被余竊馬之人見他人往追。後亦在近處搜得一馬。乘以同追。於是此間不留一人。而我母遂得從容送南孫至河干饋之以冷肉麪包。僱一可靠之小船立視其黑暗。中開船以去。嗟乎上帝旣屢救我南孫於患難之中。此次亦必能護南孫自平安之途。以送之於紐球賽也。此破舊之軍衣。余將終生藏之以爲絕大之紀念物矣。余書至此。余非自誇。蓋我愛南孫。此次之得脫非由他人實賴余之急智及余膽力能實行之也。

綠衣女士曰：急智與膽力缺一不足以當艱鉅之事。蓋膽力不充當艱鉅之來。心思已亂。決無急智。

之。可。言。卽。生。急。智。而。畏。屈。不。前。亦。等。於。空。談。之。無。補。是。急。智。決。不。能。少。膽。力。以。爲。之。助。也。若。僅。有。膽。力。而。無。急。智。則。鹵。莽。滅。裂。不。能。成。事。而。轉。以。至。賁。事。者。亦。復。常。有。此。急。智。膽。力。之。並。重。也。雖。然。於。智。膽。之。外。尤。爲。中。國。婦。女。所。不。及。者。則。平。時。修。養。身。體。上。之。技。能。是。也。越。窗。而。出。竊。馬。而。乘。雖。屬。細。節。然。豈。中。國。婦。女。所。能。故。中。國。婦。女。而。當。此。即。有。急。智。卽。有。膽。力。而。仍。不。能。若。溫。脫。浮。斯。女。士。之。成。功。者。蓋。其。平。時。修。養。身。體。上。之。技。能。勿。如。也。

(完)

詩 餘

浣溪紗 和幾盦

蕩漾春情似海寬  
玳筵初散惜歌殘  
絃幽怨忍輕彈  
漫拾寸歡迎電  
笑難留分晷護雲鬟  
紅樓幾度夜憑闌

松研

浣溪紗 有贈和幾盦

相見何因鎖黛蛾  
料緣身世感流波  
歡長夜短莫輕過  
飛絮天涯今日  
我浮萍入海舊時他  
酒邊休更話蹉跎

松研

浣溪紗 用本事再調幾盦

度語模糊子細猜  
鏡前月下幾徘徊  
相思一寸未曾灰  
難得好花扶綺  
夢偏分閒緒種黃梅  
寒香應只爲君開

松研



愛國小說

無國之人

洋裝  
二冊

# 清朝全史

定價  
五元

是書調查  
確實記載  
精覈遇事  
直書不為  
東華錄所  
蒙蔽凡宗  
室內訌外  
關笑柄西  
交太事以  
人趣平軍  
及太平等  
之文告詳  
搜錄極詳  
含有小說  
趣味插畫  
中如清朝  
歷代御像  
洪秀全像  
太平軍之  
印以宮  
殿園林等  
圖均用銅  
版精印尤  
廣眼界

## 慈禧外紀

洋裝  
一冊  
一元二角

書為英人濮蘭德白克好司二人合著凡慈禧之家世幼時之生活以及被選入宮三次訓政無不源源本本記載靡遺而其中政變詭局宮闈奇聞皆含有小說趣味閱之令人忘倦插圖十餘幅如太監李蓮英之親筆書札內務大臣景善之日記等多從來所未見者

## 清代軼聞

全書四冊特價一元

是書分門十六上而宮庭下而草野搜羅名人筆記數百十種而成多家藏秘籍未經流傳之本如宮闈秘史門之納蘭后為尼德宗晏駕異聞等外交小史門之英使覲見行叩頭禮石達開之日記等檣杌近志之李蓮英之妹等小說門之品花寶鑑孽海花各書之隱託人名等均為人人所欲知而不能盡知者無不採入洵洋洋大觀也

## 慈禧寫照記

洋裝  
一冊  
定價八角

是書為美國卡爾女士原著所述大內祭祀萬壽節宴等儀節及慈禧太后之起居習慣服飾朝遊覽交際暨寢宮之陳設御用物之華貴李蓮英之權勢宮眷之待遇無不繪影繪聲非常有趣書中插圖如慈禧畫像並御輦出宮圖等十餘幅均精美絕倫

愛國小說  
無國之人

美國名小說家愛得華哀佛萊海爾著

瘦鵑譯

海爾小傳

愛得華哀佛萊海爾 Edward Everett Hale 以一八二二年生於波士頓。甫六齡。即習拉丁文。年十三。入哈佛書院。勤於讀。而亦好事運動。以是體魄絕強。富膂力。越四年。即以最優等畢業。助其父從事於新聞業。能草論說。并定報中標式。乃父得力實匪尠。後乃舍去。習神學。作牧師於瑪薩區瑟州之華瑟斯德。如是者凡十載。始歸故鄉。當南北戰爭起時。氏亦帶甲從軍。投身以入瑪薩區瑟來福槍隊。戰中偶見一事。有觸於懷。因著「無國之人」一篇。一時稱爲短篇小說中唯一之傑作。讀者靡不爲之感動。世界各國遂譯殆遍。幾有家弦戶誦之概。數年以還。氏主持波士頓之南會衆禮拜堂。以仁厚聞。宣道之暇。一以著述爲事。最著者爲「十乘一爲十」：「Ten Times One Is Ten」及「以彼之名義」：「In His Name」一書。以一九〇九年卒。春秋八十有七。

菲立泊拿蘭者。爲吾西部軍中一少年之軍官。英英佳少年也。當哀朗白爾（按哀朗白爾氏爲美國政治家。以一七五六年生於紐傑山。畢業於泊林頓書院。當一七七五年時。入義軍。以勇名。一七八二年。服務於法廷。一七八八年。擢爲檢事長。越三載。入上議院。一八〇〇年。即被舉爲美利堅副總統。一八〇四年。以爭紐約總督一席。選舉失敗。憤甚。與其敵亞歷山大哈密爾頓決鬪。重創之。即遁之南加羅令那。謀舉兵克推克薩司州。自立一共和國於南部。敗。見執。以叛逆論罪。後得放免。遂出亡歐洲。用自韜晦。凡數稔。頗困苦。一八一二年。始歸紐約。置身於法律界。人俱唾棄之。不與伍。以一八三六年卒。）舉其不義

之師入紐奧連司時。遂與此少年軍官相遇。至相遇之所。或在河上。或在一宴會中。二者不知孰是。然二人之相遇。實如鐵案之弗能或移。可不必指定其地點。白爾目光如炬。固有知人之明。一見拿蘭。亟賞其人。因與之槃談。偕之散步。復同乘其平底之舟。揚帆出遊。容與海中者。可一二日。運其粲花之舌。以汚此少年純潔之心。少年初不自覺。竟入其彀中。執意二人之萍蹤。偶值而美利堅合衆國。遂多一叛人矣。拿蘭歸後。當道已微聞其事。因羈之官中。以通逆論。越日。受鞫於法廷。將罷訊。廷長詢彼。尙有何語。足以自白。盍謂後此當永永效忠於合衆國。無復貳心。拿蘭如中狂疾。遽大呼曰。萬惡之合衆國。吾願後此永永不聞此合衆國。廷長爲老參將毛根聞語。爲之大震。斯時旁聽之軍官。至夥。半皆爲當年義軍中人物。前此實抱斷頭瀝血之決心。以爭自由。始見此莊嚴燦爛之美利堅合衆國。崛起於新世界上。而今乃爲彼狂生凌躐。至於此極。一時諸軍官之佩刀。咸半出於鞘。鏘然有聲。少選。毛根卽偕諸陪審官。同入私室。閱十五分鐘。始出。顏色白如紙。色爲狀。似至悲慨。尋卽朗言曰。罪人聽之。聽本廷最後之判決。本廷已得大總統之許可。判汝後此永永不准聞吾合衆國之名。拿蘭縱聲而笑。格格然如鴿鷓。而全廷之人。均沈默不聲。老毛根亦危立弗動。肅穆如天神。廷中乃寂寂如入深夜。無復纖響。拿蘭處之。彌覺難堪。立失其兀傲之態。已而毛根忽曰。密司脫馬歇兒。按馬歇兒卽執行官之謂。君其以備兵之舟。送此罪人往奧連司。交之海軍司。令官執行。官立下。令詔其所部罪人。遂被擁出。廷去。毛根又曰。密司脫馬歇兒。君其慎之。勿聽人道。吾合衆國之名。於此罪人之前。密司脫馬歇兒至奧連司時。幸爲吾致意於海軍大尉密企爾。并乞彼詔其所部罪人。登舟後。勿當其前道。及吾合衆國之名。拿蘭旣登舟。行止尙能自由。惟不復聞

祖國事每值餐時舟人亦不與彼同食避之若浼以彼或在座即弗能復道祖國復道故鄉而天涯游子每以侈道家國爲樂今爲此無國之人乃往往噤若寒蟬人人心中因亦滋以爲恨有時水手輩或有歡宴得大尉允可亦能延拿蘭與宴顧皆絕口不道家國事俾不爲彼「白鈕」所聞「白鈕」者爲水手輩贈拿蘭之綽號蓋拿蘭自被放以後衣上已易以白鈕不得復用軍中之鈕以其祖國合衆國已不屬之彼故鈕上或有祖國縮書之名字及祖國軍中之徽章均不欲復爲彼見舟或抵一埠停泊數日拿蘭獨不准登陸舟中幽囚之光陰彌覺悶損舟人時或假以書籍資彼自遣特書亦非美國刊印書中且亦無一字道及美國舟中有他國之新聞紙先後至則都能聽彼瀏覽初不禁遏惟須先經他人檢視凡見廣告或新聞有涉及美利堅合衆國者又一一去之不令入拿蘭之目諸書中有一書曰末一歌人之歌「The Lay of The Last Min tre」(按此爲英國大文豪華爾透施各德氏一八零五年時所著之長詩自此詩出氏之名始大噪)水手輩都聞其名未見其書然皆知書出於英人之手當無關於祖國一日午後羣人方坐甲板吸煙且各朗聲讀書爲興殊高拿蘭亦得屢入其中談笑頗樂讀書以輪流爲之既而輪及拿蘭拿遂取書起發其清澈之聲讀以悅衆聲在在應節雅合衆意顧此人園之中初無一人解詩意覺其深邃奧衍直爲一萬年前之文字而可憐之拿蘭尙婉婉而讀讀至全詩第五篇少止初不審以下何語則仍讀曰

彼其人之生於世兮似僅留其軀殼雖呼吸之尙存兮而靈魂早已淹汨

可憐之拿蘭至是尙無所覺又縱聲讀曰

故吾未嘗聞其一言曰是為吾所有之祖國  
是語一發衆乃見拿蘭狀至弗寧而拿蘭尙欲讀至終篇色少變又賡續而下曰



為之忡忡彼之爵位雖崇望雖隆凡天下之金錢與財產兮雖可任彼而取用然其人之身兮實為萬惡之叢夫叢萬惡於彼一身兮吾不待筮而下其終凶吾不待筮而下其終凶

今有人自海濱歸兮望衡宇  
而言旋祖邦苟漠然而無所  
動於中兮是其人者必無心  
腸惟無心腸之人不可交兮  
汝其誌吾言而毋忘  
是時羣人都已了解詩意思鄉  
之念立萌心乃大動頗願拿蘭  
舍之弗讀疾翻兩頁而過而拿  
蘭心緒亦已麻亂烏能解羣人  
之意一時兩頰都絳復顫聲讀  
曰

拿蘭讀至此氣爲之塞弗能復讀立一躍起拋書於海中入室而逝兩月中人乃不復見彼一面時或聞書聲朗朗然逗窗而出所讀非聖經即莎士比亞集或則爲彼前此曾見之書偶出亦不復與衆伍日夕輒獨擁斗室隻隻顧影也

某日吾國之舟與一英國之舟遇意有所弗慊決鬪於海中鬪方酣斗有一巨彈自敵舟飛至入吾礮艙去吾司礮之官而發礮之諸水手幾亦無一倖免吾舟受此大挫盡人咸爲之氣沮未死者俱集礮艙中舁尸及創人起入諸他艙方粟六間拿蘭忽出現於羣人之中外衣已去但著襯衣手一發礮時杖藥之鐵桿一躍入艙立下令以詔羣人孰當留孰當舁創人去厥狀一若司令官也者衆見其頗有法度則亦帖然無違拿蘭見艙中已復秩序即親內彈藥於礮中瞄準以嚮敵舟令水手輩發之礮發竟命中拿蘭危立礮次儼然爲司令之官時復作壯語以振羣人之精神并力攻敵敵乃漸漸弗支戰中又以授受重彈之簡易法告衆衆皆心折各自笑爲笨伯礮發既冷復續續發實較敵舟之發礮爲迅且亦無一弗中船長大尉觀狀滋悅趣前以壯羣膽俾力戰以獲全勝拿蘭見船長至則動其冠致辭曰大尉走方以用礮之法示渠輩大尉答曰先生吾已見君能心至感謝吾當畢生不忘此日先生吾當永永不之忘戰既終羣人俱退息大尉忽下令集全舟之人於大檣後之上甲板上復揚聲言曰密司脫拿蘭安在趣延密司脫拿蘭至此拿蘭既至大尉立曰密司脫拿蘭今日事吾輩咸感君微君力或不至是君今日亦爲吾輩中之一人吾當列君名於公文之上論功行賞君必第一語既又下其自佩之寶刀贈拿蘭令佩之旌其勞績後嘗有人告予（著者自稱）謂拿蘭得刀後忽啜泣如嬰兒蓋自亞當礮臺一役以後久不佩刀

矣。然後此國中或舉行典禮，渠必佩此大尉所贈之法蘭西古刀，以往人見之，均指點其人，謂爲英雄云。某年某日，予儕之舟，追一污穢弗潔之小帆船，上載奴無算，得之是日也。予始知彼無國之人，耿耿之心，正時以愛國爲念。爾時既得奴舟，卽遣一軍官往，主此舟去可數分鐘，命一水手以小舟返，謂欲於舟人中得一知葡萄牙語者，往奴舟爲通譯。拿蘭遽挺身出，謂知葡萄牙語。苟船長命渠往者，渠滋願往。既往，彼新主奴舟之軍官伏亨，卽謂拿蘭曰：君其告羣奴，謂渠輩從此自由矣。拿蘭之語一發，歡呼之聲立四起。咸握拳雀躍，作天魔之舞，或則爭吻拿蘭之足，以表謝忱。伏亨又悄然語拿蘭曰：更爲吾告羣奴，謂吾將盡攜渠輩往派麥岬，是語發後，歡聲立寂。以派麥岬去羣奴之家亦至，竄遠與紐奧連司及利哇嘉納洛正復無異，設一往則長此與故鄉隔絕矣。於是悲呼之聲又譁起，曰：噫，勿往派麥岬，勿往派麥岬，且有數人相繼出，各道其思家之苦，維時可憐之拿蘭已汗出如瀋，雪白之額上粒粒如明珠，亟叱羣奴勿譁。遂願謂伏亨曰：渠輩均呼勿往派麥岬，有人謂趣攜若輩歸家，歸其祖國，歸其故居，見其所愛之妻女，有人謂家中尙有老父老母，在脫不見，彼必且立死，有人謂渠以家人俱病，因艤舟之第，南度擬乞白人之醫士往治，詎一至海灣，便爾見執家門尙隱隱在望，顧乃不可復卽，自是以後，遂亦不復見家人。一面拿蘭言至是，又氣塞須臾，始續曰：尙有一人，則謂渠於六閱月中，初不聞家中一絲消息，蓋幽囚賣奴場中，似已與此世界告別矣。伏亨聽已，若將有語，拿蘭急曰：顧君趨縱渠輩自由，使各歸其祖國，歸其所愛之家，言次則又朗聲告羣奴，羣奴一時都踞吻其二足，并欲與之接鼻，以示親愛。拿蘭弗能久處，遂歸小舟，且亦揮手囑予（按卽著者）登舟行，予儕俱倚身舟尾之座中，拿蘭謂予曰：孺子聽之，適者所見卽足示



汝以無家無國之苦脫汝或有一言一語一舉一動將絕汝家絕汝國者吾意汝尙以求上帝仁慈使汝歸墟爲得蓋吾人惟有於一死之後始能去其家國弗死則亦弗能孺子乎汝其勿棄汝家汝當忘汝一身爲彼宣力孺子乎汝或身在他鄉則當時時思家時作家書且時時懸之於口有語卽語及汝家必使汝家近汝心坎爲汝思潮所及汝身一得自由則當效彼黑奴立歸汝家如能身化彩鳳展翼飛歸者則尤佳也語至此咽際忽各各作聲旣又言曰孺子誌之汝愛汝家更當愛汝祖國又指船尾國旂曰并愛汝祖國之徽苟祖國需汝者汝必踴躍趨前雖經地獄千層毋許少懟患難當前汝其勿餒人或諛汝毀汝汝其勿顧他國之旂汝其勿視但視汝祖國之旂更夜夜祈禱禱上帝福此旂孺子乎汝其誌之汝當一德一心爲國盡力須知政府之後國人之後尙有汝祖國在汝身實屬之彼一如屬之汝母孺子汝必傍祖國而立永不他去一如立於汝阿母之次予聞此莊嚴之語自其舌端瀾翻而出如聽天上綸音俯首不敢仰視尋卽答謂吾必力自鞭策不敢忘長者言拿蘭如弗聞惟低聲自語曰恨當年無人以吾今日之語告吾否則何致自陷於不義語旣望海微喟

一千八百六十三年拿蘭之一友人致書於其友述拿蘭死事書曰。

第蘭特吾友足下。吾今掬吾心內入此書。特舉吾親愛之老拿蘭臨終時事。觀縷告君。君聞之當亦無歡。日來達克透看護拿蘭至爲着意。昨晨忽來吾許。謂拿蘭病狀滋惡。意欲見吾。吾遂立往。則見吾可憐之老友方僵臥於其室中。覘吾入卽出手與吾相接。輾然作微笑爲狀。似悅。顧弱已彌甚。去死殆弗遠。吾舉眸四眇。見其臥處至局促。壁間懸一華盛頓畫像。繚以國旂其上。且有吾友自繪之一巨鷹喙。

大張作噴電狀。一地球爲其雙足所踐。適當二巨翼之下。吾親愛之老友已見吾目光所及。卽作苦笑。曰君不見乎。吾已有祖國矣。一小時後。吾卽別去。達克透微步。入吾友室。則見吾友方笑而呼吸已絕。後吾輩檢視其聖經。得片紙。上有書曰。吾死後。乞葬吾於海中。海爲吾家。吾實愛之。惟望後之人。幸勿於吾墓石上。道及吾亞當礮臺及奧連司事。吾生前以不義蒙恥不已。足乎道之則更益吾恥。石上但求書曰。菲立泊拿蘭之紀念碑。死者爲美利堅合衆國陸軍中之中尉。當其生時。至愛其祖國。直無人能及。而人之所得於祖國者。初未少於彼也。

(完)

警世小說

雀

恨

上海文書局發行

價

特

# 雅言

一期至十二期共十二册

原價洋三元六角

特價一元六角

外埠郵費三角

本雜誌分論說紀事文藝雜誌  
四門溝通新舊撰述皆一時名  
士已出十二期萬本萬徧膾炙  
藝林今特廉價發售以期普及  
存書無多早購是幸

以壹個月為限

陽歷十二月底截止

愛讀諸君幸速購取

各省中華書局代售

警世小  
說  
雀恨

一日總帳先生御老花眼鏡徒倚匡牀中仰視屋頂喟然歎息云噫主人云亡家風益墜矣猶憶老主人在日內嚴外肅詩禮之澤未斬

無愁



清談若晉人足矣  
漢書以濁酒下之

責云汝懵懵耳外間多微詞汝不知耶收租人微言云彼等無他吾可力保微詞庸何傷總帳更惱怒云汝將挺身作公證人耶吾知人不汝信且汝口僅一能辯勝千百口否言次一侍婢蹬蹬自內出高呼云

者總帳聞言意極惱怒厲聲斥婦女亦取開放主義汝又安知情勢在在都與往時不同人家又啾啾耶彼一時此一時今日其腰聞老人言笑曰老先生汝又啾啾耶彼一時此一時今日覈帳籍已而掩卷置故處微伸帙帙之色收租人坐書案中檢者噫吾負老主人矣言罷頗有

雀恨

張先生主母命備款今事集耶今日下午一句鐘待用勿誤言畢復蹬而入總帳呶呶云此洋錢非蘿蔔片也直如此易耶吾每月核帳寅必空卯年下更鬻田耳揮霍不已胡可久繼因之搖首不已遂謂收租人云少甫汝去追欠租耳立等務獲車錢一百文可將去言罷起身詣案側舉車錢授少甫遂退坐吸水煙

吾書所記卽博徒某某往日之家庭也徒先世爲達官產極豐至徒身中落矣徒死遺妻一妾一子一女二一嫁一居以徒沈於博故稱爲博徒吾草此文時家庭狀況又當一變卽此老總帳亦不及料蓋徒女已死死實死於博也雖然徒之死及徒產之亡何一非因博而致博之爲害固有如是者耶吾故表而出之以告當世之好博者

博徒亦賢者少年磊落時亦思自效於公益與人言時局往往唏噓泣下而所如每厄年甫三十卽消極勿自振至於今日家庭之狀況更可悲慘徒之髮妻與其家人皆哭此弱女院靜宵深爲聲絕慘向知彼女身世與其性情者尤憐其人往往淚落如綆吾書千頭萬緒欲紀目前慘劇思下筆矣繼念徒之死與徒產之亡尤不可不連類而及爲此事之先驅蓋徒家不幸事多若女郎絕命之事直哀情慘劇之第三幕耳

博徒姓巫諱其名能知詩書亦落落豪士也父死徒襲餘蔭享有良田美屋賃人而收其租總帳一收租人二爲徒司出納無曠厥職徒居厦屋則攸攸然坐食而嬉凡生人安佚之福無徒若也遂有淫朋狎友日以排悶遣興之法取悅徒心者而多人聚處則莫如縱博爲宜小試其鋒往往勝利徒意果大喜以爲

當世可以遣興之事無縱博若蓋徒父治家嚴詩禮勤儉之教澤悅至深徒年長且不識擣搗也而徒又迂謹先此猶不以縱博爲可友知其故因之佯輸以驕其心累勝以壯其膽徒遂嗜博如命矣徒之友亦有聰明秀傑之士來徒家慷慨談國變至於聲淚俱下相與唏噓曰天下事不可爲矣吾子吾孫及吾自身皆有不知死所之懼徒笑曰杞人之憂何補時艱無計遣愁且又麻雀耳牌聲既縱往往通宵達旦而不止久而久之家中婦女無不習與俱化者試遊徒之園林龍鳳中白之聲往往出一小齋中此所謂內場者也牌聲清脆不異於靜院敲棋惟雅俗要有別耳

凡所言皆往事也而徒之某姨太太余每見之徒死而姨亦老惟愛博如其徒與余言云吾無他好但嗜博與余言某牌某牌種種經過其味津津然若拿破命納耳遜與人論當日行軍事也彼記性亦至佳當日坐中何人某人某牌皆能言之歷歷不爽余聞姨言徒沉於博狀至可笑汽燈照夜累戰無休目幾眊臂幾折而博勿止徒之夫人亦往往往軒車出入攜欸而博於他方徒亦勿問也然徒富翁也凡人苟擁如徒之財魔賊亦將乘虛而入遂有田老五方阿大軒車華服溷迹徒家來賸徒之脂膏而抓灘押寶駸駸乎有開放門戶之勢凡有盤龍癖者各輦金來會呼盧喝雉銀燭騰輝爲狀可謂豪矣說者謂此敗家氣象也而老總帳則謂吾每夕嘗聞鬼哭而聞者頗不信之自此徒家中每博皆巨勝則揮金敗則借貸擬議評論不越賭博範圍至於詩書典籍每束高閣家人無知至取書本藉桌幸有出淤泥而不染者牌聲隆隆之中不廢吟哦有時小說一編消磨清晝即徒之次女蕙春也徒有二女長女蓉秋性喜居積乘徒大勝時必倚寵需索慾壑無饜出閣之後亦來徒家冀有所得或與徒約入股分金但百一或十一而已

甚○至○付○款○他○人○陰○令○坐○待○而○下○重○注○蝕○乃○父○金○而○蕙○春○視○財○較○輕○乃○父○卽○有○所○賜○往○往○儲○而○不○用○款○紉○時  
 仍○上○之○乃○父○故○父○愛○次○女○逾○於○長○女○也○後○此○徒○之○家○且○以○縱○博○而○中○落○徒○亦○立○地○悔○過○作○敗○子○回○頭○之○想  
 亦○思○研○究○新○學○爲○社○會○上○有○用○之○人○蓋○是○時○徒○之○次○女○已○字○名○宦○後○人○柳○氏○子○少○年○英○偉○篤○信○好○學○昂○然  
 有○志○士○也○徒○慚○忤○自○奮○之○念○益○以○切○而○朋○友○顧○盼○之○書○本○未○溫○已○爲○看○牌○人○矣○蓋○徒○心○頹○落○往○往○不○可○自  
 持○也○至○於○徒○妻○幸○有○奩○產○常○自○樂○其○樂○各○適○其○適○與○徒○無○溷○久○之○徒○之○家○益○不○振○而○徒○之○家○人○屢○慫○徒○非  
 縱○博○莫○復○其○業○時○徒○正○妻○方○坐○產○徒○縱○博○一○夕○而○大○敗○徒○之○妻○女○若○喪○魂○魄○此○背○城○一○戰○之○計○夙○爲○主○母  
 所○不○喜○而○徒○固○強○之○糾○本○數○千○金○一○夕○而○盡○失○念○非○再○接○再○厲○不○可○顧○資○本○安○所○得○徒○不○得○已○因○教○蕙○春  
 潛○詣○主○母○枕○函○下○抽○取○地○契○而○蕙○春○不○可○以○此○地○契○爲○主○母○贈○嫁○物○無○忍○作○孤○注○之○一○擲○徒○不○得○已○遂○入  
 室○強○取○之○亦○頃○刻○而○亡○婢○僕○走○告○不○幸○之○消○息○頃○刻○達○閨○房○產○婦○聞○耗○一○厥○幾○死  
 曙○光○旣○動○賭○客○紛○去○家○毀○妻○危○徒○之○不○幸○可○知○矣○醫○至○救○護○得○力○產○婦○幸○不○死○而○徒○病○懣○懣○竟○吐○血○死○矣  
 嗟○乎○徒○家○縱○落○醫○藥○之○費○豈○無○所○出○惟○徒○所○患○者○爲○心○病○無○論○參○燕○若○水○沃○石○無○幾○何○時○徒○子○亦○數○齡○矣  
 字○曰○復○初○殆○寓○有○希○望○與○頌○禱○之○意○而○家○衆○頗○不○喜○之○以○爲○是○子○下○地○卽○毀○吾○家○是○不○祥○人○也○而○彼○次○姊  
 蕙○春○已○屆○娉○婷○長○成○之○年○性○慧○而○貌○美○能○得○母○歡○母○痛○前○情○亦○竟○無○補○長○日○無○聊○惟○集○家○衆○遊○竹○林○消○遣  
 耳○迨○後○徒○叔○云○亡○復○初○以○兼○祧○故○且○襲○遺○產○縱○不○云○多○亦○足○自○豪○向○日○親○戚○亦○稍○稍○而○集○姨○太○豪○興○亦○頗  
 不○淺○麻○雀○之○戲○復○盛○行○於○闈○房○中○矣○大○凡○賭○博○一○道○無○論○何○人○總○不○以○贏○家○人○之○金○爲○可○喜○博○負○輸○金○情  
 更○不○甘○至○於○母○女○對○坐○姊○妹○挨○肩○更○覺○淡○而○無○味○而○况○主○母○姨○太○宗○旨○亦○難○強○合○一○從○其○大○一○從○其○小○人



材無多勉強湊數而已至於總帳年老亦有同好惟性頗方梗不諧於俗雨窗無聊之時亦嘗追陪其主人作方城之遊茲主母亦偶爾寵召之久之家人計議以為此局斷不可長蓋主母豪總帳窮一月所入不足供一夕需勝則實其囊負則空其帳非自全之道也時有中表姨陸氏者遠道而來輒下榻作數月留且且而戲會無虛夕親戚中若沈氏李氏胡氏皆尋蹤而至然人材縱多可當主母意者鮮惟沈氏程度差足相當迨後沈知主母心更介顏朱二人入門是二人雄也然亦以中表進顏有業月入百金朱則宦家子豪邁不羣徒在日二人



父母亦時縱博於徒家二人亦時至家人習見之意頗親密二人亦可大可小無往不投遂時有家丁乘輿過從徒門此著全家上下之人罔勿歡迎例如某姨方手活計家人相呼云某姨雀戲開始矣汝來耶大小姐二小姐汝來耶此際人人面上皆具笑容某姨則云無計消愁我正思此耳遂亟亟返奔入室更

雀恨

第

三

集

衣○提○其○錢○夾○而○出○笑○語○云○某○人○耶○抑○某○人○某○人○耶○某○姑○奶○奶○我○不○贊○成○往○往○輸○金○而○賴○我○資○某○某○或○  
 某○姑○爺○此○差○可○耳○家○人○評○議○以○為○賭○品○之○高○無○若○主○母○者○勝○固○欣○然○敗○亦○可○喜○無○論○累○敗○往○往○喜○怒○不○形○  
 於○詞○色○以○彼○為○人○係○出○大○家○彼○在○幼○時○父○母○頗○愛○其○人○歲○時○令○節○家○中○人○羣○聚○而○賭○主○母○必○手○小○皮○夾○以○  
 橙○墊○足○伏○案○而○下○注○能○以○小○往○致○大○來○就○令○累○敗○而○空○其○囊○慈○父○亦○無○怒○或○更○益○以○金○俾○圖○恢○復○譬○如○轉○  
 戰○之○將○臨○陣○愈○久○膽○識○亦○愈○定○非○可○強○而○致○也○主○母○嘗○云○蕙○兒○汝○福○淺○無○若○吾○等○幼○年○之○樂○即○汝○長○姊○蓉○  
 姑○居○家○時○汝○父○業○猶○未○敗○任○意○揮○霍○無○今○日○窘○也○老○總○帳○亦○每○云○汝○等○家○業○為○主○人○耗○於○賭○吾○至○惜○之○吾○  
 來○此○見○汝○等○三○世○矣○老○主○人○亡○幾○三○十○年○憶○其○在○日○勤○儉○立○業○即○一○錢○未○嘗○妄○費○客○至○添○饌○決○不○越○二○簋○  
 以上今日業苟不敗益以叔氏遺產非巨富耶主母聞言怒其瑣瑣斥之云老人無多言速為余籌若干○  
 金○我○將○決○大○戰○汝○但○作○壁○上○觀○可○也○總○帳○唯○唯○無○敢○辯○蕙○春○姨○太○則○每○每○笑○此○老○人○惟○主○母○自○此○形○骸○益○  
 脫○畧○而○蕙○春○心○理○則○深○不○以○母○氏○為○然○其○貌○為○將○順○者○明○知○進○諫○亦○無○益○但○益○主○母○怒○耳○母○嘗○謂○蕙○曰○吾○  
 命○窮○匿○產○耗○乃○父○手○中○萬○古○不○復○痛○心○豈○有○窮○期○非○是○者○將○益○汝○之○匿○不○增○吾○榮○譽○耶○吾○百○無○聊○賴○但○以○  
 縱○博○排○愁○兒○輩○宜○諒○吾○心○然○蕙○春○賢○不○以○財○產○之○有○無○繫○其○心○彼○念○夫○婿○多○情○偶○儻○英○奇○狀○亦○可○喜○且○學○  
 術○富○有○有○名○於○學○生○界○他○日○歸○國○成○茲○美○滿○姻○緣○吾○幸○福○豈○有○涯○埃○興○思○及○此○輒○復○輾○然○蓋○蕙○春○嫁○期○垂○  
 近○矣○夫○婿○陳○郎○有○通○家○之○好○二○人○向○日○曾○相○識○陳○郎○翩翩○顧○影○少○年○也○家○計○亦○復○饒○裕○自○高○校○畢○業○後○頗○  
 有○朱○門○華○族○中○人○願○以○愛○女○託○終○身○者○而○陳○氏○皆○不○欲○以○為○白○首○之○諧○非○蕙○春○莫○屬○否○則○吾○甯○終○繆○耳○彼○  
 等○男○女○間○關○係○若○何○作○者○固○不○了○了○然○二○人○雅○有○情○愫○則○可○斷○言○且○陳○郎○締○姻○之○際○正○常○蕙○父○業○敗○之○時○

不。因。貧。富。易。操。用。情。尤。爲。可。感。蓋。陳。抱。遠。志。不。欲。小。就。遂。以。官。費。留。學。外。邦。期。取。得。最。優。等。文。憑。以。歸。女。亦。以。是。勗。之。蓋。凡。幸。福。希。望。固。歷。久。遠。而。益。甘。也。猶。憶。河。梁。攜。手。之。日。未。免。惜。別。依。依。汽。笛。一。聲。魂。銷。幾。許。至。於。珍。重。勉。勵。之。詞。大。小。舟。車。幾。勿。容。載。可。見。其。情。致。纏。綿。矣。比。陳。既。去。魚。書。雁。帛。往。還。綦。頻。蓋。二。人。情。好。既。深。馳。念。之。切。自。無。待。言。一。則。朝。朝。客。夢。不。越。紅。閨。一。則。夜。夜。精。魂。飛。馳。黃。海。所。喜。聚。會。有。期。他。日。有。情。人。終。成。眷。屬。耳。

陳。去。後。女。每。吟。咏。自。遣。蓋。蕙。春。幼。敏。彼。父。先。此。未。沈。於。博。嘗。教。女。自。遣。而。蕙。春。性。情。又。酷。好。詩。書。居。嘗。一。編。相。對。擁。髻。吟。唔。人。遂。以。女。學。士。稱。之。迨。乎。天。涯。人。遠。蕙。春。結。想。傾。懷。無。以。自。遣。不。知。不。覺。遂。日。與。麻。雀。爲。緣。實。則。未。能。免。俗。聊。復。爾。爾。非。蕙。春。本。心。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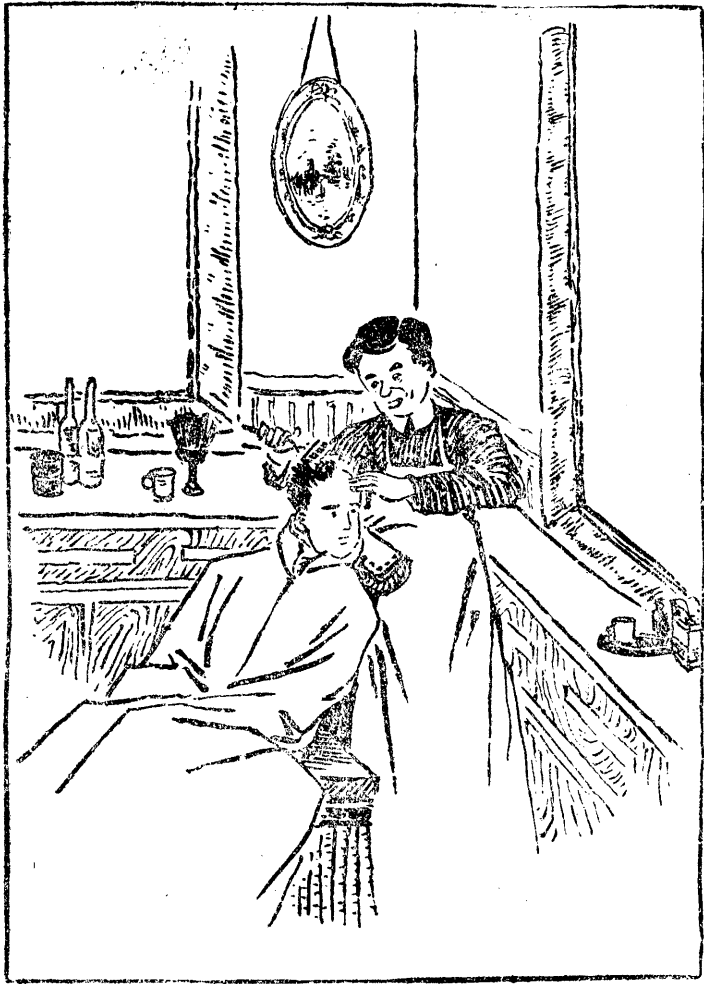
日。者。蕙。春。家。居。喜。溢。眉。宇。舉。動。言。語。精。力。彌。滿。某。姨。笑。語。云。汝。得。來。鴻。矜。秘。乃。爾。意。中。人。何。日。賦。歸。耶。抑。已。在。舟。次。耶。蕙。春。含。羞。微。點。其。首。某。姨。笑。語。云。果。爾。好。事。期。近。當。在。年。內。或。十。月。十。一。月。耳。蕙。春。他。顧。而。羞。某。姨。竟。去。

此。際。蕙。春。家。中。縱。博。亦。少。殺。矣。蓋。凡。人。都。有。名。譽。之。思。以。陳。家。距。此。雖。遠。特。慮。陳。歸。國。將。謁。主。母。遂。有。宣。告。停。戰。之。命。而。蕙。春。母。氏。是。日。晨。起。狀。極。不。怡。以。夜。得。一。夢。月。到。中。天。浮。雲。遽。掩。醒。而。自。思。不。識。主。何。狀。兆。言。之。某。姨。姨。曲。解。之。主。母。意。遂。稍。舒。

駐。馬。橋。之。西。有。一。薙。髮。匠。之。家。匠。足。微。跛。名。曰。阿。四。家。有。一。母。及。二。徒。凡。左。近。小。兒。薙。頭。者。必。求。治。於。阿。四。以。阿。四。能。言。滔滔。勿。止。若。瀉。瓶。水。而。泛。濫。無。稽。能。悅。兒。童。之。耳。兒。童。聆。阿。四。言。得。無。哭。例。如。一。刀。疾。下。

兒哭驟縱阿四必曰寶寶勿哭汝張目而哭狀若虎邱山之泥貓至不雅觀也阿四言絕異徒每失笑童竟不哭而四續言云吾明日將往虎邱汝下次來必有一泥貓贈汝泥貓非貴然能捕鼠每屆半夜必四出遊行且則還其故處兒聆阿四言不禁傾耳出神而阿四之計售矣阿四每言必作驚人之談或云惠泉山頂有一龍潭下深無底予昔見二龍戲水中龍角丫叉挺如鹿首而水光暈綠若碧玻璃蓋二龍青也實則阿四並不經遊惠泉以意想而造以震鄉愚一日阿四方坐肆中磨刀肆門闢一少年入阿四起迎之延之入坐因云先生已飯耶是人語四取新聞授之復云先生汝髮爲平頂式是間人至鮮此式而雍肆中識此名者亦稀非阿四莫治非吾言誇也吾種種髮均能治而此間人能研究美髮者鮮至如上海北京則各式俱備矣言次取巾圍領滴機器油於夾翦上向空力翦搭搭作聲左手摩頂右手執刀作欲下不下之勢蓋阿四今日爲狀頗窘以此先生態度極冷靜因之詞氣少貶然仍自振勿餒因曰先生汝髮必爲名手所治是間人非能此也先生悅遂云汝言是耳然則汝眼高手術宜不壞四大喜若膺九錫遂力翦聲調頗繁若發電報然十九空也復摩先生頂力言云可見凡人在世必有賞音吾向爲老張理髮斥吾手術笨吾至笑彼彼又算小靳銀幣付吾銅元凡爲人司帳并食子孫之祿此說甚是然吾往日爲顏少爺雍頭決不計較錙銖甚至雍面修鬚亦畀重賞總之彼家家人均慷慨者斤斤計較僅此老物耳先生試觀吾履不綦新耶人謂跛足不稱絲履然吾有福妬亦徒然少年徐云此必顏少爺賜汝矣匠曰然亦姨太憐吾余時入門爲顏少雍頭姨太在側見彼適購新履而易遂強舉贈吾耳少年聞言驚詢云汝言吾滋勿信所云老張者何人姨太又爲誰氏妾乃與顏少爺相狎脫履贈汝匠曰顏少爺

非有心於姨。太者姨。太則狎之。老張僅彼家一走狗。何足齒論。少年云。彼家何姓。汝乃深諱。誑語可知矣。匠是時志得意舒。且受少年譽心感無地。而又以少年英俊。霽月光風。令人敬愛。身御西裝。整潔可喜。心



如此丰采。足悅女郎矣。少年喜遂迴眸。視鏡屏匠。遂云。此際雀戲開始矣。吾知彼家無日不集先生。苟往宜。覓介紹人前。鄰胡姆姆。厲八卦式土牆門內。可問計也。少年云。俱樂部究在何許。耶匠云。汝但問柏子巷。巫家無不知者。彼家殆樂園喫喝遊戲。惟意所欲。賓眷又至。多大小姐。二小姐皆豔如天人。主母姨奶

奶尙有姑太太胡少奶奶沈少奶奶妍媸不一惟先生意向所擇噫此亦難言吾憶之矣先生汝宜步步留神也少年云汝言謊也吾至勿信匠云先生試采輿論當知此非小人之私言矣卽老張平居每坐斗室浩嘆若牛云負故主付託之重不如早死爲佳先生聽者吾辭未竟也先是有收租人年輕貌美愛彼者多因主母與李少奶奶相爭遂斥其人但此中人與顏相公朱相公都有淵源二小姐思嫁顏相公以顏相公貌極美而主母亦屬意母女間竟爾喫醋先生不知彼家笑史多也凡此雍匠所言無非無稽譎語而雍匠力捉少年之顛滔滔而言若溫故書此際匠偶回視鏡屏見少年之面震駭不迭以少年之面青類削瓜匠思此鬼物也胡得云美旣覺頃間所言實差知此少年必與彼家有屬否則胡爲面無人色耶然悔已無及已而少年償值去遺巾架上竟忘取攜跛匠高呼亦不應追亦不及也

一日秋晨天氣頗暖蕙春猶滯衾中著短紅衫而兩頰烘霞則較紅衫更豔髮捲而蓬蒸汗彌潤乳媪入室因云殘秋將盡暖似春夏亦天變矣春姑娘不識羞將嫁丈夫尙戀母若小妮子耶蕙佯羞主母亦微笑蓋蕙春素與母氏同榻而眠女嬌戀母無術可以拒之也繼而婢進牛乳蕙坐衾中就婢手而小飲卽搖首示不欲呼云阿母：阿母：母坐牀沿方理足帶廻身引手撫彼柔髮笑語云癡妮子呼我胡爲日近午可起身矣蕙云阿母：阿母：我心盪欲少眠母親愛之母許我耶母笑云寶寶汝怎嬌愁令我愛煞俯身牀蓐捧其首親頰不已而淚已潛滴以女嫁則己身將益孤也強言云汝睡亦可但恐疲病天熱人身血脈往往懈弛起吸清氣較睡佳耳乳媪遙立攙言云二小姐性格至溫柔模樣又好將來出閣成婚那不令二姑爺愛煞蕙聞言態至嬌羞急縮首衾中侍婢傳胡氏言邀主母去蕙亦徐徐褪身揭衾下

牀矣。既而四顧無人，遂取鞋詣鏡，廚之次掠鬢而照其容顏。此際容光煥發，若枝頭垂熟之杏，晶瑩耀眼。可愛無比。鏡中人鏡外人，各各相視而笑。淡紅衫袴掩映，愈媚。因啓廚門，衣衫器物一一撫弄。復取新衣試著，覺輕盈稱體。至遂心曲，因俯首視衣顏色，以及花紋，驟有自後叩肩者。回首諦視，則某姨也。姨笑云：報汝喜信，彼人來矣。女訝云：噫，來何速耶？遂徐疊嫁衣，還之廚中，復取外衣而著，自飲案上杯茗。因云：姨無誑吾，至不信汝言也。

姨笑云：吾此次非誑汝。汝試檢來函，非在某日發耶？舟至上海，幾日程。上海至此，幾日程。當了然矣。女云：汝言固然。吾亦夙計一路無阻。昨今固可至此。惟此非常例，以途修每有波折，卽抵上海之後，實無羈留。姨笑云：癡妮子。汝豈不知凡人欲見意中人，恨不縮地而行一分一刻，在所必爭，能作無謂之句留耶？女笑而頰首，因云：誰見耶？某姨云：庵人庚山耳。外史氏曰：女郎是時方云心盪耳，肺葉震震然。共某姨駢肩坐，挽姨氏臂，勿稍釋。女復詢何時見之。姨云：昨晨庚山買菜，時女曰：然則：姨云：汝云：彼人何故不來耶？汝又駭矣。好事垂近，汝羞彼縱男子，豈不羞耶？

外史氏曰：論理二人愛情稠疊，若此久別還鄉，甯有不立刻登門之理。而況二人幼年耳鬢厮磨，心期共證，影之隨形，無此親密。昔賈寶玉云：「我死林妹妹，這裏一天到晚魂也要來一百邊。」而況陳郎未死人，而非魂遠適異國，尙寄音書，所以貯苦停辛者，冀有歸來相見之一日耳。蕙春家居非玩味來函，卽屈指計歸程耳。以陳郎來函，都有良晤，非遙攜手在邇之語，當非夢囈也。實則陳郎既得學校證書，甚至不別朋友，恨不追風逐電而行，入肆理髮，可見其爲狀倥傯矣。第人見陳郎者，失望顛狂形若獬犬，道行每

見石壁卽舉杖力叩竹杖末梢碎若蓋粉或有苦力以及老婦行近彼身每遭鞭撻人謂假洋人發伴風也。足上帆布新履泥漿膠結一白一黑若湊集然至於眼鏡亦碎其一角額血沁沁而出學界因陳郎至開歡迎會登臺發言都無倫次甚至與人瑣瑣言紅樓夢云吾從外國得一秘本與原文大異將來擬贈高等大學作爲藏書演說未畢卽跳身而下云兄弟有一要事不便久譚少陪少陪頃刻之間卽已不知去向是時蕙春家中已聆此不幸之消息報告之人不一言人人殊蕙春聆言意更錯愕至於女母時方坐弄牙牌以爲告者之過並不動心姨旁立目注牌中但云此可無信擡首見蕙復云二小姐汝奈何面少人色耶主母驚顧意亦慘然但無辭可感手弄牌心則愉快忽報陳郎至矣主母亟擬起身易衣屬家人少阻然陳已直奔後齋而來履聲橐橐且行且語都不可辨一手擎帽一手持棒舞蹈而行旣入室人各起立陳亦不與爲禮但見面容慘白額綴青筋新式洋服皆沾泥垢額有傷塊二處一大一小目定而神癡蕙春在側亦若無見主母因曰陳郎汝歸耶吾至念汝陳云不敢當……且語且向後室而奔如有所覓者家衆大駭而姨太適在樓下急命傭婦阻彼不令更入陳點首但云如此也好也好……也……好……主母見狀大悲號聲痛哭云噫陳君汝病胡爲來耶而蕙春此際已大放悲聲矣陳聞二人哭立少定因亦大哭云我病……心痛……噫……吾爲彼人耳一手撫心並握其杖一手指蕙哭不可止訴亦無休所言斷續皆癡髮匠材料也家人大駭無不竭力呼窺陳不答但云你好你好我愛情癡心都白用了我待與你下世再會言畢取冠在手左脇下挾破竹杖號慟而去

大抵人生世上憂樂相尋每有不可測度者如今日之變是也試思數小時前女郎心中喜悅之狀奚似



至於盪漾而莫遏實則人亦有言凡人心喜而盪幸福將勿可承此殆祿盡之兆也然而女郎自揣居心無他誠不難剖心而自明第以冷語侵人若剝利刃於胸因之氣結手冰一辭莫達但有相向流淚顧雖流淚而面狀反作癡笑總之男女二人彼時相見之狀慘怛都不類人陳郎尚未出門蕙春已暈於地上暈時二手向前身向下仆蓋女郎目中固以此爲深淵也家人言語都不得聞耳際但作鐘鳴喤喤不絕遠近震耳眼迸金星若爆炸彈氣息僅屬爲狀若死

此際女母亦臥病於姨氏房中但有某姨周旋二人間室暗尙未施燈女郎爲人扶入室內心悶若死意欲大哭但苦滴淚全無欲暈亦覺無地可暈忽婢子持一巨函入上書蕙春二小姐收又旁批立候收據四字一字三圈時某姨已外出婢子癡立女持函手顫不已不卽遽發既上燈因力疾發函而手顫逾甚紙與紙相觸有聲逾數分鐘並未辨識一句久之得數句矣云戒指奉還可贈他人吾發書之後卽走天涯女此際忽淚溢不可止淚眼糝糊中見來書十餘積片段段有三四句者有一句二句者皆惡札不堪入目中裏戒指一枚蓋陳郎已有神經病語每費解時投函之人催取收據甚迫婢來已數次女書收到兩字於封撕函入口嚼而吞之旣而倒臥入夜姨倦欲眠令婢坐守比夜深呼之勿應婢以其睡而忽之隱几假寐遂入沉酣迨曉狂號家衆聞聲畢集見女踰伏牀褥死矣解衣檢視體無傷痕究難得其死法惟陳還約指遍尋無著始知其吞而自戕矣

越日侵晨道途傳言柏子巷巫家出一自戕之案死者爲一青春婉妙之女郎此事殆爲爭風喫醋而起或云女郎非自戕乃未婚夫忿而刺殺之其人已在逃或云是人已狂昨晚道行幾落廁所爲一輿夫力

## 第

## 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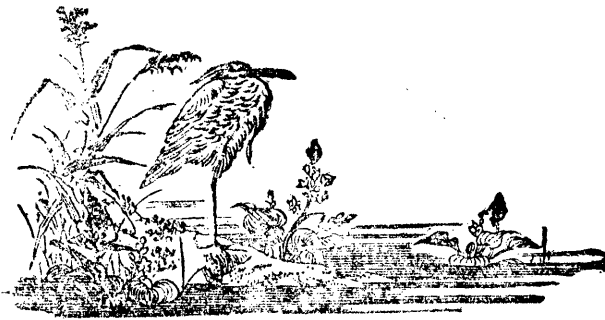
## 集

挽而免。彼不言謝。反而舉杖打人。或云此人失心而瘋。殆亦無怪。其然蓋女郎不應既締姻好。復戀他人。也。或云此乃彼母之過。年既老大。尙不安分。意欲句取少年。但恐已貌已衰。不足動人。竟以愛女爲餌。羅致入網之魚。此中姦情。複雜不可究詰。三男四婦。均不能置身事外。也是時前鄰趙炳。經過薤肆。胡大。四狗。皆在彼中。薤髮呼而與語。趙遂入室。高談抱一膝坐。薤槩上手。煙管且吸。且語。鏡屏中窺見薤匠之面。狀若死灰。一足站空。抖不可止。而彼手中尙捧鄉人四狗之顛。矯爲鎮靜之狀。勉力下刀。惟是手顫心慌。若犯死刑。因之刀刀見血。鄉人咆哮。幾欲拔拳狂毆。蓋薤匠聞人談論。陳郎形狀。確爲昨日薤髮之人。然則女郎性命。無異於自我而死。冤魂相索。此生殆矣。俄聞輿馬之聲。經過肆外。人云。此往相屍者。匠更膽落。幸而衆人一哄出門。匠遂逡遁。竈下而坐。傍竈積稻。藁綦厚。匠蹲於中。晚餐呼之。勿答。徒夥疑其睡出外。閒遊肆扉。虛掩。俄有行道者。見肆中黑烟外騰。驚呼失火。鄰衆冒烟入救。見阿四抱柱植立。若不知有火者。羣呼挽之。堅抱勿釋。救者手已灼傷。阿四摟柱益堅。衆勿能堪。相率奔出。幸水龍相繼。至肆屋。雖焚鄰里。勿至波累。火息入視。阿四身爲焦炭矣。後此陳郎已逃。無辜逮案者。纍然孔多。主母蓉秋。胡氏。李氏。朱姓。顏姓。皆不得免。幸皆釋出。無罪而門楣之辱。勿可潦滌矣。主母更意不能平。以名譽被損。終身勿復也。此際衆人已易論調。羣謂女郎貞而主母蕩。女爲母累。至於羞忿而死。可恨也。若顏朱二人。竟有淫徒賭棍之目。幾不足立於社會之上。社會相戒。麻雀風尙。幸得稍殺於一時云。

外史氏曰。吾書此慘傷極矣。凡人收局之惡。未有若此女郎者也。而陳郎亦顛狂以終。綜前後而觀。何莫非賭博一事。階之厲哉。人謂此莫須有之冤。苦不恆有之。不知天下無論冤人之事。必有一極微細之因。

由醞釀而相成總之麻雀之戲男女不分卽此一端已大足爲攸攸者之口實女郎母女生平並無齷齪之事何至造作誹語至於如此之烈不知大凡不名譽之事往往愈傳愈壞蓋凡議論他人之人大都不負責任設使平淡無奇之事人增壞語一分十人相傳卽難堪矣跛匠多言非全憑理想捏造也罪魁禍首卽因事被逐之收租人耳大抵人生世上在在處處免人可議之機或可少聞訛言至於麻雀之害敗壞風氣尤可傷痛彼身歷其境之人豈不曰吾誠存心無他而不知四人小坐八圈未終流言已及百里以外縱有多金亦不足廣延辨護之士爲儂請命而旣俾晝作夜廢時失業流毒所煽將遍全國上下之人皆成廢人理亂不知興亡不問仔肩責任之謂何矣抑又聞之中國民族號稱易治非有他也汲汲顧景求樂不暇耳吾嘗痛論吾民族三育皆將耗亡於麻雀之中試觀禮拜六日西人男女皆手網柄趨廣場若水赴壑擊球而嬉彼特非娛樂之事耶亦有藉此賭錢者然而損益利害相去遠矣吾屬稿已竟而中心感慨如雲而起著博徒家庭受害之情形既如彼矣吾以爲此博徒行動實吾全國青年志士高等人物之小影凡吾學士政客皆博徒也吾友某學德國機械學而歸軒軒有大志以留學生名義蝨食政界一月更見頹喪彌甚以爲天下事不可更爲幾欲操刀而自殺越數月更見之儼然博徒矣羣聚譙飲言麻雀撲克之滋味醞醞也凡此情形紀不勝紀凡老於政界者都習見無奇例如有清矯自好之士無以彼等所爲爲然痛詆不遺餘力老成者目笑之謂汝他日必同化吾黨之下欲化不化特時間問題耳嗟乎博學之普及於國中社會也非一日矣高等人物負國民付託之重者尙且如此遑論其他吾有稚弟喜雕刻繪畫自樂其樂不屑屑與社會相周旋飲於某家雀戲開始各以程度而集四人之組其數凡

七。而。吾。弟。見。邀。徬。徨。謝。不。敏。人。笑。曰。此。民。國。孔。夫。子。也。彼。等。之。意。豈。不。以。凡。爲。雌。雞。皆。能。生。蛋。凡。爲。人。類。皆。知。博。學。若。汝。者。直。例。外。之。怪。物。耳。噫。予。欲。無。言。



外交小說

世界

秘

史



# 增智識資消遣

理想小說 **八十萬年後之世界**

全書一冊 價洋一角五分

本編以機械的作用置身於八十萬年後之世界於人類之退化物質之變換一一寫出情節離奇中却有精確不易之理由非懸空之談可比是理想小說之別開生面者 (外埠加郵費六分)

怪異小說 **火星與地球之戰爭**

全書一冊 價洋二角

本書備言火星人體之殊異器械之奇特來去之自由炮火之毒烈十五巨人飛行倫敦幾為夷滅全球為之震懾忽焉厄於微生蟲而駢枝離奇至不可方物然與近日天文家所發明者頗覺同點不得謂為懸空之作 (外埠加郵費六分)

奇偵偵探小說 **秘密女子**

全書一冊 價洋三角

意大利著名偵探為一伯爵中傷復垂涎其女又使人暗殺其女之夫並殺其夫之父女欲復仇遂為嫁伯爵設計偵探卒置伯爵於法伯爵之陰險門客之奸惡女之苦心苦節都能曲曲傳出故佳 (外埠加郵費七分半)

姪情小說 **雙婿案**

全書一冊 價洋二角五分

一成一衣匠之子某博士與大家女瑪利結婚屆期一巨騙冒充伯爵謀孽之遂解約因而自媒成婚後騙案告發入獄幸博士為覆水之重收其中叙博士父母之樸質瑪利父母之勢利博士之金心玉行瑪利之水性楊花描寫均為盡致 (外埠加郵費七分半)

哀情小說 **美人劫**

全書一冊 價洋三角

此叙一閨秀與名士暗訂婚約後為其母迫令適一家有室之軍官于歸後受大婦種種虐待幾瀕於死又為大婦設計露入勾欄逼勒備經自葆其貞嗣名士尋踪而至女羞見其面自經而亡通體語語是血字字是淚兩封絕命書尤為淒絕洵近今哀情小說中第一之傑作 (外埠加郵費七分半)

(丙小二)

小外交

# 世界秘史

(一)

美國埃倫阿布瓦特著

吳冰心譯

原序云。余M某也。自參預歐美亞洲各國政局之機密。而爲國際偵探家以來。已不知經歷若干歲月矣。其間身歷之險阻艱難。與夫發見之不可思議事實。殆不可僂指計。若任其深藏。腦海湮沒。不彰殊有忍俊不禁之概。蓋世界之名君賢臣。以及軍人政客。盛名炳彪。萬人崇拜者。若一揭其黑幕。則掉闔縱橫之政策。波譎雲詭之手腕。未有不令人瞠目結舌。拍掌稱奇者也。然而能揭此黑幕者。舍余其誰爰是不顧危險。不避嫌怨。擇近頃歷史上重要之事實。記述數則。公諸於世。惟其間頗有關係於現今存在之大勢力人物。一旦暴露其真相。其憤余爲何如。加以行文記事。少觸忌諱。危機立至。爲自全計。故不得不用M某之隱名焉。雖然。余今當先告罪於讀余書之諸君。余記述之間。不免仍有晦塞處。正如新嫁娘。見人終有遮遮掩掩之態者。誠非得已。要知當時招致余之政府。堅囑慎言。不許洩彼高貴人之秘密。不可不踐此信約耳。是以公爵俾斯麥克嘗稱道余不置。謂與M某談論秘密事。殆如鑰藏於堅固鐵箱中。非至此秘密無復有用時。決不慮其出現。今已屆秘密無用之時期矣。顧造成此秘密之主人翁。固多存在。所以本書雖披露。而仍有含蓄處也。

茲將告諸君以余之得預世界秘密之原因矣。欲爲之說明。宜先以余之出身經歷。暨夫居於歐美各國秘密局勢上之地位。爲諸君告。余蓋爲北美合衆國之市民。而上溯本源。則非美人父籍波蘭心傷亡國志切復仇。遂爲俄政府所捕。放逐於西伯利亞。母爲法蘭西人。余資性穎悟。幼善辯給。比年少長。

除○精○通○葡○萄○牙○及○桑○却○皮○雅○兩○國○語○言○外○並○解○各○國○方○言○能○圓○熟○如○其○土○著○性○喜○探○奇○索○隱○視○爲○無○上○趣○事○嘗○讀○茄○僕○留○氏○冒○險○小○說○大○爲○所○感○動○乃○立○志○欲○於○名○偵○探○中○占○得○一○席○地○蓋○天○賦○之○本○能○與○趣○向○有○以○促○成○余○之○職○業○者○也○

因○此○一○念○遂○以○保○險○公○司○之○職○務○比○諸○狂○狴○生○涯○至○十○有○六○歲○卒○棄○職○而○遁○求○充○品○開○頓○警○察○署○之○警○吏○初○以○年○稚○被○擯○後○因○嫻○習○各○國○語○儼○然○被○補○未○幾○卽○爲○追○踪○秘○密○犯○故○屢○偵○緝○於○歐○羅○巴○一○帶○頗○奏○奇○功○倫○敦○柏○林○巴○黎○暨○各○國○首○府○之○秘○密○警○察○長○官○交○相○推○許○因○之○自○信○其○才○能○可○勝○國○際○偵○探○之○任○矣○乃○復○棄○品○開○頓○警○察○之○職○設○立○事○務○所○於○巴○黎○經○營○獨○立○事○業○嗣○後○卽○爲○世○界○各○國○政○府○所○招○聘○絡○繹○不○絕○亞○洲○如○中○國○清○代○之○西○太○后○歐○洲○如○英○女○皇○維○多○利○亞○莫○不○以○機○密○事○相○委○託○其○他○各○國○之○帝○王○卿○相○以○事○相○干○者○不○可○殫○述○甚○至○一○日○之○間○爲○兩○對○手○國○之○公○使○相○招○互○欲○探○其○機○密○而○皆○惟○余○言○是○信○詎○非○可○怪○可○笑○之○事○乎○其○尤○奇○者○同○在○一○國○分○屬○君○臣○而○皆○令○余○互○探○其○秘○密○如○德○相○之○探○其○德○皇○德○皇○之○揭○破○德○相○之○秘○事○靡○不○以○余○爲○其○樞○紐○余○則○兩○全○之○俱○未○失○信○於○是○乎○余○之○名○乃○大○噪○余○之○事○乃○益○多○雖○世○界○一○隅○所○發○生○之○事○幾○無○不○有○余○之○關○係○矣○此○際○之○余○譬○諸○演○劇○則○爲○舞○臺○內○幕○之○指○揮○人○各○國○之○帝○王○卿○相○則○爲○優○伶○獻○藝○於○舞○臺○上○博○千○萬○觀○客○之○拍○掌○者○雖○爲○盛○裝○之○優○伶○而○指○揮○優○伶○之○出○入○應○其○節○奏○者○端○惟○內○幕○之○指○揮○人○是○賴○也○

### 一 中國醇親王赴德謝罪之秘密

歲庚子中國拳匪擾亂蹂躪北數省於其前一二年間法京巴黎亦有一團體成立曰桃花會以研究中



國文學爲宗旨。詩詞歌賦之屬。咸譯以蟹行文字。蓋一文學會也。顧時尙隨世運。國勢爲轉移。以著名之東方病夫。國其文學奚足爲世重。夕陽雖好。終近黃昏。則從而研究之者。亦不過視爲一種古學。與梵文羅馬文等量齊觀而已。故此種集會在巴黎人之普通眼光視之。至爲幼稚。且豫料其會員不易得二人。以上謂曇花幻泡轉瞬成空。斯會之結果耳。

余國際秘密之偵探家也。偵探家之理想。每與常人殊。故余之視此會。不同流俗。時加注意。雖徵諸歷來之經驗。所有調查之過去。現在之秘密團體。正復不尠。而類於此等集會之組織。絕無一顧之價值。誠以學術機關。決不含政治的意味。於吾儕之職業。中間鴻溝。各不相關。奚必浪耗精神。虛擲黃金時間哉。但余之對於桃花會。則不以尋常例之要知此會。既係研究中國文學。必有中國人。厠足其間。卽不然。亦必與中國人多所往來。而熟知中國歷史者。莫不洞悉其政治上之習慣。集會有禁諷議朝政有禁。於是秘密結社者。每多假託風雅。以自掩飾。證以往事。若距今四十年前。蹂躪中國南部。幾徧之白蓮教。卽其前車之鑑。然則與中國人有關係之桃花會。又胡可忽視之耶。

巴黎警察。夙以機警聞。其防範嚴密。偵查精細。殆如水銀瀉地。無孔不入。而對於秘密團體之取締。尤足顯其敏捷之手段。顧獨於此桃花會。未嘗一顧及。蓋警察之心理。猶是巴黎普通人之心理。以爲無足注意耳。余則於暗中盡力以監視之意。謂卽與治安無關。或於國際交涉上有所牽涉。亦大足增益偵探上之智識。爲余職務上之補助耳。果也。閱時無幾。若柏林。若倫敦。若紐約。若芝加哥。莫不設有桃花會支部。聲名藉藉。稱盛一時。然則此會之決非可以尋常團體比明矣。顧余所疑怪者。猶不止此。最足稱奇者。莫

如○巴○黎○桃○花○會○之○會○長○常○與○駐○留○中○國○北○京○之○法○國○解○職○外○交○官○某○魚○雁○往○還○互○通○消○息○而○此○外○交○官○某○  
僑○居○中○國○已○歷○十○年○思○想○行○爲○迥○與○人○殊○據○某○之○自○述○謂○於○中○國○之○文○學○思○想○造○詣○匪○淺○嘗○私○淑○孔○子○以○  
弟○子○自○居○彼○桃○花○會○會○長○既○與○此○人○聯○絡○則○桃○花○會○與○中○國○關○係○之○密○切○可○知○所○不○可○知○者○會○之○有○干○於○  
中○國○乎○抑○中○國○之○借○助○於○會○乎○尙○難○遽○決○惟○至○將○來○必○有○發○生○事○實○之○一○日○可○以○豫○決○余○豈○敢○效○許○子○之○  
不○憚○煩○哉○亦○不○得○已○也○

會○之○本○部○設○於○藝○術○學○校○內○一○美○術○家○之○書○齋○其○集○會○處○也○開○常○會○有○定○期○每○屆○所○提○議○之○事○件○令○人○不○  
可○思○議○莫○測○其○旨○趣○所○在○余○雖○盡○力○調○查○於○會○之○內○容○真○相○仍○毫○無○所○獲○荏○苒○光○陰○不○知○經○若○干○時○日○而○  
中○國○拳○匪○之○禍○作○此○時○歐○洲○各○國○先○後○出○師○長○驅○東○進○鬻○集○於○中○國○北○部○之○京○津○歐○人○士○之○心○思○才○力○亦○  
傾○注○於○中○國○一○片○土○以○保○全○瓜○分○二○問○題○爲○焦○點○聚○訟○無○已○對○於○暇○豫○風○雅○之○桃○花○會○絕○不○聞○人○提○及○以○  
意○度○之○殆○已○解○散○余○亦○事○過○境○遷○淡○忘○之○矣○

治○亂○起○伏○迭○爲○消○長○曠○觀○古○今○殆○成○通○例○中○國○拳○亂○經○西○方○健○兒○之○鎮○壓○旋○告○平○靖○漫○天○風○雲○隨○鹿○匪○諸○  
大○臣○之○首○領○暨○大○沽○礮○臺○以○俱○去○聯○軍○陸○續○撤○回○奏○凱○歸○國○余○於○職○務○餘○暇○惟○手○報○紙○一○束○注○意○各○國○有○  
無○大○事○發○生○之○朕○兆○時○亦○爲○東○方○老○大○帝○國○悲○歎○其○命○運○發○旁○觀○者○無○謂○之○感○慨○因○是○遂○起○游○歷○中○國○之○  
思○想○顧○余○職○務○所○及○與○中○國○有○若○風○馬○牛○決○無○舍○棄○一○切○專○事○游○歷○之○理○則○此○願○亦○等○虛○設○耳○

一○日○忽○有○一○不○速○之○客○來○余○事○務○所○求○見○視○其○名○刺○曰○卡○刺○梅○爾○皮○奴○爲○赫○然○有○名○之○青○年○詩○人○文○壇○健○  
將○亦○卽○爲○不○可○思○議○之○桃○花○會○會○長○焉○噫○彼○桃○花○會○會○長○乎○胡○爲○乎○來○余○偵○察○多○年○絕○無○所○得○今○既○棄○置○

不顧而彼。又造廬相訪。豈個中玄妙。必欲令余發其底蘊歟。一時驚喜交集。急出相見。握手爲禮。互道傾仰之私。坐甫定。余纔欲發吻。叩其來意。客卽先余而言曰。僕與君素昧平生。突如其來。在僕未免冒失。在君定深疑怪。無如事值艱難。非君不能勝任。用敢進謁。君其能許余所請俾毋負此行乎。余曰。願聞其詳。力苟能及。無不如命。客曰。僕擬勞君爲長途之旅行。所煩之事。後當自知。今難預告。君能允許否。幸示僕以決心。余默思有頃。知客來必有一極秘密事相委託。證以歷來辦事之經驗。凡關係甚鉅之秘事。非至適當之機會。必不能先知其端倪。誠以時機未熟。設有洩漏事。且立敗。有損無益。不若效金人之緘口爲得耳。客旣不願語。余以實是必於秘密交涉。三折肱者。余雖堅叩之。亦斷不能得要領。遂謂客曰。辱蒙見信。委以重任。苟於所費時日之多寡。以及事情之輕重。上能獲適當之報酬者。奚不可勉如尊。詣雖然。此行設因事情之變更。半途中止。則旅行所費。仍當取給於君。客遽應曰。是何待言。世安有爲人謀而賠旅費者。君今需豫支若干。出發之時。距今幾何。鐘乎。余曰。此行之目的。地如其在歐美。也不妨卽時啟程。設往中國。則須得六小時之準備。客聞余言。雙目炯炯。注視余面。不少瞬頓。呈驚異之狀。嘻然曰。噫。子其神歟。抑何洞見我之肺腑。若是雖然。亦旣知矣。焉用問君。准於六小時後出發可也。但更欲余有所語。君否。余曰。機密大事。纔任仔肩。尙未着手。不敢詳細詰問。願於不得不問之時。告余以不可不知之事。他非所望。惟出發之期。能於六小時外。再稍假以時日否。客曰。事固急切。顧畧遲一二日。當無不可。余曰。苟能是是亦足矣。然則目的地。究在北京乎。西安乎。曰。西安耳。事關國際。愼毋宣洩。余乃正色曰。余一生以秘密爲職務。所重者信。苟失信用。一投閒置散人耳。尙復有以要事相委者哉。子其毋慮。惟是余抵西安後。

首當進謁何人乞子預示余言甫竟客即現踖踏不安態欲語復止者再旋乃附耳語余曰子可逕入清廷謁西太后余大駭異默念西太后烏知余又有以何事屬余辦理耶矧清廷禁衛森嚴余一外人何能率然請見是非有暗示之證物爲介紹不可乃詢客曰余不能冒昧進謁願給余以證物客曰是固有之乃解胸釦摸索衣囊取出一黃色小絹包慎重鬆縛突有一物呈現眼底晶瑩透澈日光映射閃作橄欖色厥形扁圓蓋一寶石也取手中諦視之上有五爪龍紋知此寶石來自中國無疑蓋在歐美未有以龍飾物者以其爲古代動物既不詳其真相而舍今取古亦背進化之旨非若中國事事法古恨不能使日月倒行反國民於原人狀態而後快此其所以成爲大帝國耳客以寶石授余曰此爲護照君持此得直接謁見西太后無虞盤詰行矣勉旃言既並取旅費及報酬金舉以付余起身告別瀕行復笑問余曰適間余尙未明言此去之目的地而子已知爲中國者何歟余笑謂此理殊易明瞭卽非業偵探者苟於平日間稍稍注意社會上人物亦能十得八九子非爲桃花會會長而研究中國文學者乎則平居所往來者至少亦有一部分籍隸中土聲應氣求與中國自不無感情矧子於研究文學外不問世事今一旦忽有要務干人非中國之事而何客聞言大歎服握手珍重而別

客既去余遂部署一切越三日就道子身作萬里遊長途中未免寂寞腦府雜念紛然並起因思歐美諸邦號稱文明先進然而女權不昌參政運動未收良果何圖老大著稱之中國以一滿洲女子乘時崛起秉衡政權君臨四萬萬人民之上指揮如意並能玩弄歐美政治家於掌握中是非所謂出人頭地女中英傑者乎較諸當年賽西刺米斯女王殊無多讓歐美婦女能不低首輸心自媿無能哉余又思中國人

頑固成性。一種內夏夷之觀念。深入人心。見有哲膚碧眼者。概呼夷鬼。其嫌惡吾儕之情。見於言表。此行正不知有無危險。惴惴然殊抱不安也。未幾抵中國上海。遂易中國官服。取道內地而北。旅行所至。恃寶石爲通行證。沿途各省長官。備極禮遇。且有知余爲朝廷特聘員。故派兵護送者。以是絕無危險。安抵北京。余不禁自笑。以前之鯁鯁。過慮已顧。西太后行蹕。尙在西安。於是復前行。西安去暴動地較遠。人民胡帝胡天。一若未悉北京之亂况者。蓋德國爲公使復仇之兵士。未嘗有一人一騎至此。固大好。一世外桃源也。西太后暨清帝蒙塵於此。謂欲俟寇氛平靖。方始回鑾。噫。中國人自大之心。當敗北竄避之餘。猶不稍改。不曰敵而曰寇。曾亦忖度自己之兵力。果足以平此寇衆。否。胡爲兵不外遣。戢其羽翼。駐蹕於山麓。爲守株待兔計哉。

余既達行宮。相度地勢。見行宮設於山下樹林深處。布置若軍營。然前臨河流。後依青嶂。水環山抱。結構天然。風景絕勝。侍衛之御林軍。萬人咸張露營。環行宮之四周。若衆星之拱北。而此大環之內壁。爲隨扈諸大臣之宿帳。帳前各立旗幟。表示階級區別。文武中央有巨大黃龍旗。高矗空際。迎風招展。其下則宮絹大幕。朱柱支之者。卽西太后所居之行宮焉。清帝亦在此行宮內。惟幽閉於深處。雖隨從之王公大臣。不易一見其顏色。余爲客臣。滋無論矣。時余有引導者爲之先容。卽由官吏帶領漸進。至中央之大幕前。皆爲內廷宦官。余乃出桃花會會長所授之寶石相示。其效力至偉大。可驚宦官。見此皆匍伏以迎。非待余重行封固。不敢仰視。於以知此寶石必爲西太后所常佩。而帝制之尊嚴。亦可想見。昔法皇拿破崙醉心君主。至身死海島而不悟。其以此夫。

第

三

集

行行重行行。已抵所謂正殿之處。遙見西太后坐竹椅中。偷眼視之。髮黑顏白。體高而瘦削。兩目神光奕奕。望而知爲雄才卓越之女傑也。先是余曾經禮官授余禮節。並不行清廷叩拜大禮。悉照外國公使參見典制。故宦官引余至西太后前。鞠躬而已。西太后見余殊愉悅。命重譯官傳諭慰勞。且下旨錫余祖父以下三代一品封典。此雖異國虛榮亦足見清廷之殊遇矣。余遂鞠躬稱謝。並言仰蒙擢用。不勝知遇之感。荷有策遺願効馳驅。此時余所操者爲法蘭西語。西太后聞之微笑。畧領其首。蓋西太后似諳外國文者。故甚能了解余言也。而重譯官則照例譯成中國語以奏答之。此重譯官亦貴人使。余非奉西太后特召恐亦不易與之承顏接詞耳。彼於西太后此次徵召之本意似亦豫知。顧體制所在不能踰越尺寸。仍以恭敬狀態代余啟請。叩以委余之職務。西太后略諭數語。彼卽轉達訓示之意。旨於余曰。有一希圖擾亂吾華之蠻酋。遣其使者駐節我國首都。不幸身死於此次亂事中。該蠻酋遂申無禮之要求。冀償慾望。此蠻酋者夷鬼中之一。最有勢力者焉。余聞言大奇。此等名稱實爲創聞。殊不可解。惟於北京亂事中所死之使者。暨無禮要求等語。猜度之尙能默喻其旨。遂問曰。所謂蠻酋者。其德意志皇帝乎。重譯官驟然色變。驚皇無措。幾欲塞余口。使勿聲。乃嚴詞責余曰。子已忘在陛下之前乎。天無二日。民無二王。以海外夷魁妄加皇帝之稱。一何肆無忌憚。乃爾要知該蠻酋不過擁有一州耳。若以我國官吏比擬之。稱以總督足矣。余聆之。幾欲失聲而笑。因思中國人之妄自尊大。一至於此。若以此情聞諸德皇。不知卡伊柴爾陛下。又將何如。但彼既責余失言。不得不鞠躬謝過耳。重譯官繼又言曰。彼傲慢無禮之蠻酋。因欲爲其慘死北京之使者致哀追悼。要求吾朝於皇族中派遣一人。輅傳聖意。往該州吊祭。惟因此故與。

子有所籌商。子其能盡力否乎。余唯唯。余於此事在法國未啓程前已於報端備悉梗概。蓋當拳亂方作時。德公使被戕於北京。德皇大恚。必欲清廷遣派皇族赴柏林謝罪。此要求條件業於北京通過。茲則爲實行之豫備矣。重譯官又謂吾太后陛下悉此請求。赫然震怒。不允其請。雖往昔曾聞非洲黑人國王因一居留倫敦之黑奴事件亦曾向英國女皇要求。其皇子赴黑人國謝罪。吾朝廷優容大度。柔遠爲懷。詎不若英女皇但彼係西洋魔國皇子。下臨不爲恥辱。以我堂堂中國天潢貴胄之尊。奚可爲此矧西洋各國皆有攝影魔術。萬一攝吾皇族貴人之影竊恐日宮天子一怒不放。光明大千世界盡成黑暗。滋可慮也。余爲此奇談所刺戟。惟有垂首閉口轉涉他念。否則將縱聲大笑。但此重譯官純以荒誕不經之談。曉曉無已於事之真相。迄未宣布。究令余任何職務不得不進而促之。遂詢之曰。臣敢敬問陛下委臣何事。乞訓示其詳。俾可遵行。至是重譯官始徐徐傳述西太后之意曰。德意志所要求者。礙難容許。若逕行拒絕。則彼德意志似太難堪。亦朝廷所不忍。因籌得一兩全計。命北京韃韌術薙髮店中一少年僞充皇族。爲醇親王殿下之庖代。此人儀表丰采。酷肖醇親王。洵屬天與之便。助成厥功。是以在數星期前已令其演習禮儀。屆時衣以皇族之制服。派赴柏林。足以愚弄蠻酋。平其傲慢心。疇能識破其真僞哉。余曰。以親王之名器假諸薙髮匠。不嫌瀆尊乎。曰。欲慰夷狄之心。非如此不能。愜意故不惜以親王之名義。暫假此人。是亦一時權宜計耳。余思此計殊狡。雖云冒險。當可成功。良以歐洲人眼光中所見之中國人。彼此面貌俱相彷彿。其能鑑別醇親王與薙髮匠者。恐偌大柏林都城。決無一人具此隻眼。可以預卜。乃極口贊成。盛道此計之善。且慰之曰。陛下請放膽行之可也。然此舉與余無涉。願示余以應爲之事。西太后聞

## 第

## 三

## 集

余贊成其事。慈顏頗喜悅。呈十分滿意之色。更命重譯官傳旨云。命子隨使赴德。於名義上爲侍從之臣。於實際上爲指導之師。須監視假親王之行動。或有失檢處。隨時爲之掩飾。作補闕之仲山甫。子其能辱命乎。是則莫大之勳績矣。余敬謹受命。謂仰荷陛下付托之重。敢不勉力。時重譯官尙未譯述余言。忽見西太后先啟口與語。彼卽狀甚喜悅。告余曰。陛下今賜子香茗。當謝恩。錫余入行宮已久。本病口渴。聞言殊感。卽如其教。未幾侍御捧茶至。重譯官低聲謂余曰。取碗宜用指尖略一沾唇。便當鞠躬告退。余依樣葫蘆。遂告辭退出。

此次赴德專使之隨員。重譯官亦爲其中之一。因欲戒備行裝。向西太后乞假。偕余一同退出。此人名：亦一慷慨磊落之士。富於新學識。其可異者在。旣離西太后後。出言吐辭。前後判若兩人。絕非如適間之誕說。故此後旅行中。每與之縱譚時事。引爲至交。噫。人言中國人善變。不其信歟。

旣出行宮。重譯官導余至假親王處。覲面之下。詳加審察。此雍髮匠。資性蘊藉。丰姿俊秀。儼然親貴態度。清廷之賞識不虛。誰謂中國政府無知人之明哉。余與假親王略談數語。全屬閒文。無可記述。卽興辭言旋驛館。耑待定期首途。

至期。假親王率領一千隨員僕役。由京而津而滬。此時之余。固不待言。隨員中有長身隆鼻。衣冠被體。顯呈異狀者。卽余是也。數聲汽笛。黃浦送行。濟濟踰之。中國官吏齊集江濱。恭送如儀。余不知此一行。官吏中有識此親王爲贗鼎者否。舟出吳淞。取道歐洲航線而進。途中情節。早經中西各報紙詳細記載。委瑣不遺。無俟余更爲陳述。惟有一事。不可不爲中國人告者。則此假親王於旅行中。到處攝影。一若此沐



猴衣冠誠千載一時之機會。留此色相爲他日紀念者。然而日宮天子未嘗因此震怒。世界依舊光明也。或曰。是不然。以所攝之影爲假親王。故若真親王而到處攝影者。陽光爲之早歛矣。噫。信如此。說是倡爲張冠李戴之計者。洵有大功於世界。否則不僅黑暗之可慮也。若從此光線熱力一齊收歛。地球上生物當無噍類。余尙得從容如今日握管章秘史耶。

此次專使赴德。在歐洲一般人之心理中。所懷疑而欲覘其究竟者。爲醇親王之謁見德皇。果能應德之要求。行叩首禮耶。抑嚴詞拒絕之耶。而余之念。茲在茲。隱憂不釋者。亦在此點。設彼假親王從而讓步。竟爲此卑鄙之行。則清廷之受辱較賠款爲尤甚。加以假親王之出身。一婁人子耳。胸無點墨。又鮮閱歷。其於歐洲之禮貌風俗。益非所知。去國萬里。眼界丕變。驚心動目之餘。難保不因應失宜。事機敗露。屆時觸怒德皇。或竟施以禁錮。余何以答西太后。且職務有虧。向日之名譽亦掃地以盡。如之何其弗思哉。幸道出瑞士。有駐留某國之中國公使。傳示西太后電諭。囑親王不得行叩首禮。以辱國體。迨後抵德。余又力爲運動。此第一可慮之點。居然得免。其他所注意者。惟在親王之舉動周旋間矣。

既抵柏林。瑣碎之事。記不勝記。概從刪略。無何而謁見德皇之期至矣。余廁從隨員之列。見德皇卡伊柴爾冠羽毛兜盔。被金線輝煌之戎服。勳章燦然。纍纍綴胸前。兀立殿廷中央。威嚴無匹。左右隨從者皆高級官吏。而此假親王則與德皇相向立殿廷。寂靜氣象肅穆。此情景若令真正之醇親王見之。當獲多少之經驗。他時歸奏太后。當不復以一州視德意志。以蠻酋稱德皇矣。時余雖立於稔熟之德皇前。顧身衣中國官服。當不慮其發見所慮者。假親王優孟登場中。懷虛慚與德皇相對答。其聲顛且低。在明眼人。

視之真偽顯然幸彼德皇意想中決不及此卒為西太后所玩弄一齣可驚可笑之活劇草草閉幕  
 電炬通明樂聲時作百僚畢集廣廈筵開蓋德皇於夕間在宮殿中大開宴會因戰釁告終表示回復平



和之意兼為專使洗塵主賓酬酢歡聚一室余則以隨員名義資格太淺不獲躬與斯盛另偕他隨員就別殿受款待而不知為山九仞功虧一簣事機敗露即起於此

電文曰「頃得德皇陛下急電招君速赴柏林如何作覆乞示」余接電後不禁拍案稱妙恍然大悟深佩西太后之用意周密蓋余雖為隨員與假親王言語隔闕彼苟有不檢處余亦無法以詔告之雖有運  
 事務所得德皇電後立即轉達所至隨時以地址達事務所故致余巴黎事務所相召余足跡之疑席散後至午夜突以急電止間不知有何破綻致啟德皇此宴會中假親王之言語或舉

動○免○行○叩○首○禮○一○端○然○此○事○非○余○亦○能○解○決○正○不○知○西○太○后○擲○鉅○金○聘○余○在○實○際○上○毫○不○獲○益○於○意○云○何○  
 今○者○利○用○余○之○機○會○至○矣○想○西○太○后○惟○恐○李○代○桃○僵○之○計○百○密○一○疏○終○被○覺○察○遂○設○此○伏○著○知○余○爲○德○皇○  
 卡○伊○柴○爾○之○機○密○偵○探○親○信○逾○恆○重○大○問○題○必○以○委○託○而○此○假○親○王○之○事○一○經○余○手○無○不○敗○露○於○是○先○發○  
 制○人○聘○余○爲○假○親○王○之○保○護○人○實○際○則○用○鉅○金○緘○塞○余○口○以○斡○旋○之○任○責○諸○余○耳○狡○哉○西○太○后○不○謂○深○謀○  
 遠○慮○一○至○於○此○誠○外○交○之○長○才○而○惜○乎○用○非○其○正○也○  
 雖○然○此○時○之○余○則○受○西○太○后○之○愚○弄○左○右○做○人○難○矣○若○拒○絕○德○皇○置○諸○不○理○乎○一○則○平○日○問○彼○此○感○情○頗○  
 相○水○乳○不○宜○出○此○再○則○余○辭○謝○後○德○皇○若○以○此○事○委○諸○他○偵○探○結○果○終○必○無○幸○倘○奉○召○逕○往○直○陳○一○切○乎○  
 然○既○受○清○廷○委○任○職○務○所○在○斷○無○再○効○忠○德○皇○反○將○假○親○王○之○秘○密○和○盤○托○出○之○理○輾○轉○思○維○乃○得○一○策○  
 仍○衣○中○國○服○裝○逕○至○宮○門○求○見○德○皇○時○爲○秘○書○官○所○見○即○阻○余○曰○陛○下○已○回○宮○燕○息○君○爲○誰○何○覲○見○請○俟○  
 明○日○余○曰○勞○君○轉○達○陛○下○某○應○急○召○特○從○巴○黎○來○此○想○陛○下○深○盼○見○余○也○秘○書○官○錯○愕○不○置○視○余○上○下○衣○  
 服○殆○徧○尋○即○入○奏○奉○德○皇○命○進○見○卡○伊○柴○爾○陛○下○覲○余○服○裝○殊○詫○異○問○余○爲○何○人○余○曰○審○臣○音○容○陛○下○當○  
 能○知○之○德○皇○畧○沉○思○似○會○余○改○裝○之○意○旋○命○余○坐○謂○有○疑○事○諮○商○余○不○俟○德○皇○詞○畢○挽○言○曰○陛○下○所○欲○語○  
 者○臣○已○知○之○是○誠○可○疑○德○皇○笑○曰○朕○意○未○宣○亦○無○第○二○人○知○卿○安○得○悉○余○曰○然○則○請○畢○臣○說○以○證○陛○下○意○  
 旨○之○是○否○相○符○可○乎○臣○知○陛○下○電○召○之○意○無○他○爲○中○國○專○使○耳○但○臣○於○此○事○處○身○兩○難○地○位○望○陛○下○念○臣○  
 屢○立○微○功○俯○納○愚○見○欣○幸○無○似○德○皇○大○疑○莫○測○余○意○良○久○謂○余○曰○卿○言○殊○晦○不○易○明○瞭○且○朕○電○纜○去○爲○時○  
 無○多○卿○自○巴○黎○來○抑○何○神○速○乃○爾○卿○有○何○事○欲○朕○採○納○請○試○言○之○余○曰○陛○下○所○欲○委○臣○之○事○即○使○明○知○其○

第

三

集

偽○何○從○得○確○據○俾○中○國○折○服○姑○進○一○步○言○之○確○據○斯○得○宣○布○寰○球○徒○為○各○國○所○訕○笑○滑○稽○新○聞○大○增○資○料○而○已○於○德○何○補○臣○竊○為○陛○下○不○取○焉○此○時○余○偷○覷○德○皇○似○頗○動○容○當○能○從○余○諫○勸○遂○更○進○言○曰○且○臣○思○陛○下○之○欲○揭○破○此○假○面○具○者○無○非○



事○苛○求○而○必○欲○破○壞○彼○國○宗○教○上○之○信○條○哉○矧○個○中○真○相○所○知○不○過○二○三○人○而○此○二○三○人○者○休○戚○與○關○孰○肯○披○露○秘○密○自○取○愆○尤○哉○德○皇○唯○唯○稱○是○決○意○作○罷○笑○拍○余○肩○曰○卿○誠○利○口○朕○當○從○卿○勸○阻○諸○不○同○惟○

下○之○欲○揭○破○此○假○面○具○者○無○非○  
 憤○其○輕○蔑○加○以○薄○懲○耳○是○不○啻○  
 加○訶○斥○於○病○夫○施○鞭○撻○於○降○人○  
 世○將○譏○陛○下○為○不○武○殊○非○持○重○  
 威○嚴○之○道○願○陛○下○熟○思○之○余○言○  
 至○此○德○皇○撚○其○上○翹○之○八○字○鬚○  
 首○肯○不○止○余○續○言○曰○陛○下○於○謝○  
 罪○一○事○純○係○政○治○問○題○而○彼○國○  
 則○重○以○宗○教○信○條○之○大○問○題○在○  
 但○得○如○陛○下○之○要○求○使○皇○族○之○  
 尊○貴○負○刑○於○呵○興○蒲○倫○家○面○前○  
 斯○政○治○上○之○目○的○已○經○達○到○奚○

有須質問於卿者。即卿逗留於柏林之原因。適間未爲朕言。蓋神速如此。決非來自巴黎。可知且於朕所疑之事。何以能先得我心。且不俟偵探已詳。悉專使之秘密。願卿明以教我。余曰。實告陛下。臣蓋爲清廷西太后所招。聘爲醇親王殿下之隨員。護從來此者也。德皇聞言。似嗔似喜。冷笑謂余曰。卿真魔鬼令人不可思議。所以中國官服。乃加汝魔鬼之身。朕今爲卿所愚弄矣。雖然。朕今將捕汝。耶。宥汝。耶。專使何人。苟明言當釋卿。曰。彼乃中國皇帝之弟。醇親王殿下耳。復何言。德皇嘻然拊肩。語余曰。黠哉。卿也。遂推余外出。自返宮中。一天雲霧。從此冰消。余之職務。盡余亦可以息肩矣。此後如何。與余絕無關係。不再闖入。吾書當爲讀者諸君所諒也。

笑曰。此非信史也。讀者諸君。其視爲一種小說。言可耳。

漁 樵 閒 話

小蓮幢

小蓮幢。卽癸辛雜志所謂押不盧也。出回國。磨酒飲。人立死。別以藥投之。卽活。故曰草食押不盧。雖死元不死。庚子八月。拳匪之難。承恩公崇綺夫人。聞西兵入城。率子女婢僕十餘人。掘坎。其僕以押不盧進。曰數日難解。卽活。夫人痛哭揮之去。曰國破家亡。吾安用生耶。卽相率入坎。令老僕掩土自埋。忠烈之概。聞之酸鼻。時承恩公已仰藥殉於保定府矣。夫二人同心。其利斷金。況十餘人。並忠烈純至乎。精誠之至。哀感三靈。夫人爲國至戚。義不容生。而我聖主泱肌。淪髓之恩澤。在人可知矣。

無心巧合

某協戎求馮子良太守書楹聯。太守以成語應之。萬事莫於疑處動。一生都向吉中行。其人大怒。將楹聯裂碎。旁觀皆不解其故。後詢之。乃知協戎在曾沅甫宮保吉字中營充當長夫。太守無心巧合。

偵探小說

夢

### 王次回疑雲集

全書二冊 價洋八角

次回香奩詩坊間只有疑雨集本社由江右易氏覓得疑雲集原刻本石印以成完璧

### 聊齋文集

全書二冊 價洋六角

聊齋文集舊曾刻於某社茲有友人自淄川來得一鈔本簡首有漁洋山人序與某社所刊又多數篇字句大有不同且無魯魚豕亥之誤用特付刊以供同好

### 梅崖文集

全書二冊 價洋八角

朱梅崖先生其文兼左馬韓歐之長變化離奇以淳古冲淡出之遠出桐城派方姚之上曾文正公會歎服之用藥近今清空之病本社得其原刻本每本附有評語用六開鉛印尤適用於學校

### 翼馴裨編

全書四厚冊 定價洋一元二角

北平湯芷卿道光時之大文豪也此編乃其在山左時所作雖為小說家言而取材左國胎息韓歐曾文正公劇歎賞之謂其遠出聊齋志異之上茲有江右文燕孫君以精鈔本見遺特付鉛印讀此一編便覺一切新舊小說之嚼蠟無味也

### 揚州夢

全書三冊 定價八角

是書向無刊本本主人以重價購諸興化朱君中述揚州鹽商之駢奢淫流盧雅雨袁隨園劉震寰錢湘輪諸人之放誕風流詩酒之燕風月之評想見乾隆時之承平氣象可作掌故書讀不當作小說觀

### 發財新法

全書二冊 價洋八角

是書為留美國工業專家杜君所輯共三百餘條小資本家仿而行之立可得富

### 男女之秘密

### 女子衛生學

上列二書均有精圖六幅每部定價六角如合購者祇收大洋八角

### 秘本舊小說七種

陳定生三種筆記 全書一冊 定價二角五分

浮生六記 全書一冊 定價三角

大獄記 全書一冊 定價二角五分

傳奇合刻 全書一冊 定價三角

六合內外瑣言 全書六冊 定價一元四角

陳眉公原本西廂記 全書二冊 定價六角

虞山妖亂志 全書一冊 定價二角五分



偵探小說 夢

靜一 半禪 同譯

小 觀 大 說 小

一日下午。星報主筆招余至其私室。謂余曰。邇來大學教授。甘納田。以科學真理。一種偵探新術。用以詞察刑事。罪人莫不唾手可得。但人皆將信將疑。紛紛致函詰其真相。本報以名譽爲重。不能不詳悉告之。聞君與甘教授有舊。可從之刺探。一月將案中可驚可愕之事。一一筆諸書。續續寄余。刊載報端。其他訪事。可概置不問。余唯唯出。

曩時余亦嘗記錄余友甘納田所破奇案數件。顧從未專廢全月光陰。以從事於此。今遇是機。使余得親見光怪離奇之事。於科學上增長許多智識。何樂如之。乃忻然逕至其廬所。蓋知其時必不在大學校化驗室也。抵時甘納田正持奧京福勞特博士所著之心理學而閱書爲博士生平傑作。出版未久。猶未譯成英文。余卽將來意告之。且謂教授此舉大有益於國家。蓋既可懲黠者之陰險手段。復爲法界於暗殺事。放一綫光明。言未竟。電話架上鈴聲陡作。

甘納田取筒聆之。則聞筒內發聲曰。余驗屍官陶師利醫士也。有要事面議。請速來公立醫院。甘納田稱諾。又顧謂余曰。詹美深君願偕余一行乎。余知其已允所請。遂頷之。

半點鐘後。已至醫院院場。是日天氣晴明。風和日暖。病人或仰坐逍遙椅中。吸受新空氣。或散步階陰。藉舒筋骨。入辦事室。陶醫士含笑起。迓坐定。謂甘納田曰。君知富商梅潑司倒斃途中乎。醫生往救。已不及措手。又出打字機打成之。不載時日。短簡一曰。此梅君遺書。得自其外衣袋內。君試讀之。以爲何如。書曰。我最親愛之妻麥琳鑒。適謁醫生樂獅。謂卿之病實由余起。是余不能與卿老矣。蓋余雅不欲因余而

累及卿也。惟舍卿而外，我亦無意於人世。余之準備爲此者，惟乞上帝見恕。卿幸弗責。嗚呼！愛卿善。自珍攝梅潑司留言。

閱畢，余乃疑梅潑司或患不治症，因而自盡。甘納田則昂首不言。陶師利曰：君以其爲自殺乎？甘納田曰：自殺耶？非也。自殺者之絕命書，大都以鉛筆或墨水筆草率書之，必不用打字機。也是蓋僞作者，恐人窺破其筆迹耳。陶師利見其一語破的，頗爲首肯。續曰：梅潑司死時，心猶清楚，惟口不能道隻字。余攪問曰：或自不肯說乎？曰：否。其死狀誠令人不可思議。使警察見之，必疑爲醉漢而決不送往醫院。總之人咸莫名其所患何病。今晨人見其獨行百老匯路上，狀頗蹣跚，繼而隨風擺盪，卒乃仆地而亂滾。及醫車至，已口不能言，身不能動，而睛球則尙轉旋不已。若欲言欲書而不得，口角涎沫直流，然終不成一語。四肢似痿癱，不堪呼吸。又與衆大異，殆抵醫院，氣息已僅屬矣。陶師利言至此，少頓。甘納田默然睨之。

少選，陶師利又言曰：此外另有一事，至爲奇特，與案有無關繫。余亦不知。當梅潑司氣絕時，其妻亦至，踞臥榻側，大慟嗚咽。曰：余固逆知有此慘劇。蓋疇昔之晚，余曾於夢寐間見其平臥柩中，後復不時夢出殯。察死者顏輒爲吾夫也。嗟乎！余預度必非吉兆。詎料至今日竟成事實耶！語竟悲愴不已。於時梅潑司尙未瞑，二人永別之慘境，旁觀皆爲酸鼻。甘納田曰：君已有所着手乎？曰：然。凡與事稍有涉者，皆已嘗細詰之。得有報告在甘納田索閱之。又曰：余欲一觀其屍，君能導余往乎？曰：不難。屍在鄰室，猶未殮也。我儕相將入陳屍室時，陶師利復言曰：余初疑其中酒毒蓋威士忌酒與格羅拉勒入血液中，往往互融而相結成哥羅方。然此實非。是余將其內外各部詳驗之，殊無藥毒之可尋。此誠百思不得其解也。便梅

君果自盡者勢必服毒奈何竟無絲毫之毒痕存在以故我儕皆信其病故而非毒死甘納田取死者手視之曰不然不然君雖嘗剖驗之認爲無毒然以余觀之敢斷其必非病歿謂予不信試觀其手背余俛



察之見手背上果有一極細之腫處作紅色驟視之必無所覩也陶師利心折凸唇掉首不已意謂甘納田何心細乃爾卒曰其胸中似浸有血液甚夥血管亦含血不少即氣管尤多有黏液惟血色紫而不凝其血脉脉則有裂而紊亂者然舍此洵無他異以是我儕皆如墮五里霧中莫辨黑白觀此則無論其自毒或被毒其毒必一最猛烈最不可覺最罕見之物矣不然曷

爲而殊無痕跡

甘納田曰僅事剖驗於案亦蔑濟欲水落石出當更從他方面着手屍中果無其他疑竇可見然以鄙意

度。之。其。必。受。蛇。毒。以。卒。陶。師。利。曰。毒。蛇。乎。且。言。且。睨。書。架。上。醫。學。參。考。書。甘。納。田。曰。誠。然。然。繙。查。醫。書。無。所。用。也。蓋。此。毒。非。他。毒。可。比。不。識。病。狀。不。能。辨。之。余。與。陶。師。利。聞。言。皆。大。驚。歎。蓋。素。不。知。世。上。有。蛇。謂。能。死。人。而。不。留。痕。跡。余。又。問。曰。然。則。梅。潑。司。非。被。毒。蛇。嚙。乎。曰。否。否。百。老。匯。路。何。來。毒。蛇。顧。毒。蛇。之。液。亦。能。以。之。治。症。卽。俗。所。謂。以。毒。攻。毒。此。物。時。由。外。洋。運。至。充。作。藥。餌。若。以。之。塗。於。人。手。再。塞。絕。命。書。於。其。衣。袋。似。茲。殺。人。不。亦。人。鬼。不。覺。乎。且。當。局。者。於。此。必。以。暴。斃。了。之。則。暗。殺。者。不。又。可。逍。遙。法。外。乎。我。儕。聆。此。妙。解。方。如。夢。初。醒。昨。舌。稱。奇。不。止。彼。甘。納。田。之。能。於。偵。探。界。上。別。樹。一。幟。者。卽。其。科。學。智。識。高。人。一。等。耳。甘。納。田。沈。吟。移。時。復。曰。異。哉。梅。夫。人。之。夢。乎。余。問。曰。君。謂。與。此。案。有。關。耶。甘。納。田。聳。肩。不。答。但。觀。其。神。情。似。頗。以。爲。然。既。顧。陶。師。利。曰。君。嘗。將。該。書。寄。登。報。紙。乎。曰。未。也。曰。甚。佳。余。現。卽。擬。一。謁。梅。夫。人。藉。探。種。種。言。畢。逕。偕。余。出。登。車。前。往。

梅。潑。司。第。宅。極。高。大。牆。石。皆。褐。色。古。式。也。住。於。第。五。街。抵。時。甘。納。田。卽。投。刺。入。須。臾。有。侍。者。出。速。入。書。齋。自。去。我。儕。乃。得。乘。間。一。瞻。富。室。之。內。容。偶。顧。室。隅。見。有。一。打。字。機。甘。納。田。覺。四。周。闐。然。知。無。人。在。遂。躡。足。至。機。前。撥。機。而。動。俄。聞。樓。上。闐。戶。聲。遂。取。紙。藏。懷。退。回。原。處。

梅。夫。人。麗。姝。也。長。身。玉。立。體。態。輕。盈。年。事。在。三。十。左。右。此。時。其。痛。夫。喪。失。之。精。神。已。經。恢。復。惟。於。不。知。不。覺。間。仍。時。露。鬱。鬱。不。怡。色。余。乃。頓。憶。梅。潑。司。遺。書。中。醫。生。樂。獅。謂。卿。病。原。云。云。句。蓋。作。書。者。明。知。其。鬱。抑。病。之。緣。由。而。未。肯。直。道。也。寒。暄。既。甘。納。田。卽。言。曰。夫。人。我。儕。之。來。別。無。他。故。不。過。因。當。道。不。能。證。實。梅。君。爲。自。裁。特。來。一。詢。其。奇。病。耳。幸。夫。人。之。勿。拒。也。夫。人。瞪。視。我。儕。曰。非。自。盡。耶。甘。納。田。正。思。承。言。忽。一。婢。入。

曰夫人馬脫遜君有電話至謂欲與夫人一譚如無暇者則亦不敢相擾夫人曰不妨余當即往與語乃向我儕告罪而去行時其態極自鎮攝然仍不免稍露驚慌狀甘納田待其去遠重至打字機前竟其所事。

不數分鐘梅潑司夫人又歸矣其態度益蕭閑不復若前此之踉蹌甘納田又叩之曰梅君遺書中所云醫生樂獅究爲何許人耶曰君可自往訪之此時何時而君乃以此問未亡人耶甘納田乃起夫人又曰我今實不能爲君道隻字君如日後再來定當遵命甘納田毅然曰梅君夙無讐敵乎曰無之曰夫人伉儷間時有齟齬否曰結褵以來從未有勃谿事復嗚咽呼曰嗟夫吾夫爾因何而出此甘納田略鞠一躬而出顧余曰彼婦必自信其夫遺書爲真也不然則必欲使他人信之爲真耳

甘納田又至公共電話處翻閱電話通訊簿先後檢得馬脫遜與樂獅電話號碼且知樂獅爲神經科專家其居處近在咫尺遂復往謁

樂獅體格雄偉氣宇不凡令人望而生敬與其所擇藝甚宜蓋已健方能健人也坐甫定甘納田曰梅潑司君暴卒先生亦有所聞乎曰聞之曰其妻嘗就治於先生乎樂獅目炯炯視我儕若甚以其言爲突兀繼見甘納田舉止端詳吐屬典雅知非奸詐者流乃曰然余治之已數月但迄未能奏效甘納田曰梅君嘗求先生診治乎樂獅凝思片時曰未也惟今晨曾蒞此曰然則君見其狀有異乎曰無他不過若不勝憂抑者甘納田出絕命書授之曰此紙諒亦已早在洞鑿中樂獅接之誦畢審視甘納田良久曰梅君之來狀至不樂質余以其妻病原縱談間余無意探得梅君語氣似深恐其妻之不已愛易言之疑其有隱

事。余見樂獅竟盡吐其所知。因頗訝其何前緘默而後乃直陳。無隱。甘納田曰。君以其言爲然否。曰。余甚腹非之。蓋其妻雖豔麗。然守身如玉。凜不可犯。非可與他婦同日語也。樂獅言此。意態舒徐。若以愼思出之者。余乃料甘納田亦必有以疑之矣。甘納田曰。君知毒蛇液有用於醫術者乎。樂獅大駭。旋其轉椅曰。然可用以試驗。血症爲最新發明。品名衛爾蛇液。試驗與舊時試驗法不相上下。曰。君常用之乎。曰。否。血症非余所精也。惟近曾試用一次。曰。得無治馬脫遜其人乎。曰。然。君何以知之。曰。度之耳。彼非梅夫人之友乎。曰。以常例論。余旣爲醫生。不能不爲就治者守秘密。然君於此事似已知之甚詳。故不妨以所悉相告。梅夫人者。其貌似寡情而實深於情者也。君嘗讀邱愛倫女士著作乎。其論愛情之真理。有數端。余極表同意。余信世上儘多情慧女子。然錯配蠢夫者亦必不乏其人。但余作斯議。非僅對梅夫人而發。蓋概言之耳。君毋誤會樂獅侃侃而談。余傾耳聆之。頗覺醞醞有味。

樂獅復沈思。移時。言曰。夫人神思恍惚。屢得惡夢。惟其日前所告余者。尤爲可怪。夫人謂初夢被牛所窘。繼見牛變爲蛇。蛇乃雄者。然身雖蛇而面則人。其面夫人且識之。卽馬脫遜也。余囑夫人記之以備考其病。由冀易於投劑。但余覺此夢頗可駭異。因時愼探。夫人語氣。夫人後果告余曰。昔嘗爽一婚約。致此心常覺怦怦。寢不能安枕。甘納田曰。奇哉。奇哉。君之蛇液尙有存者乎。有之。請給余少許。曰。君姑少待。余去取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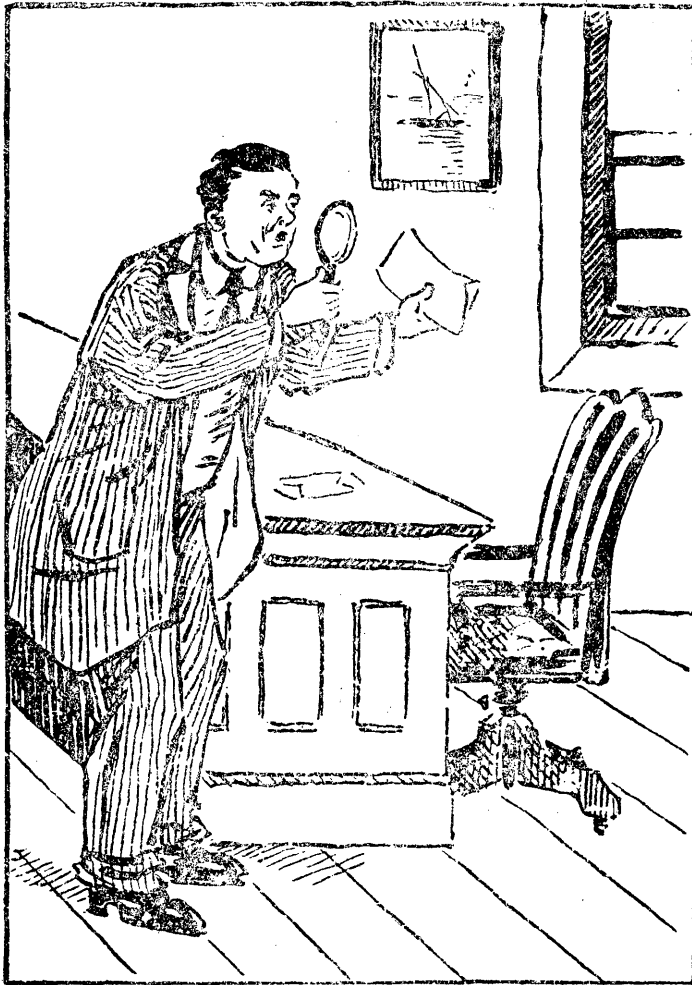
樂獅閉扉。甫去。甘納田卽偷視四屋。見無人在。側遂潛身至招待室。打字機前。將各字母打於紙上。再取白紙數張。藏於袋中。而返。時樂獅適旋。授蛇液與甘納田曰。此物之危險。諒君亦已知之。無煩鄙人喋喋。

甘納田曰。知之蒙君見。賜榮幸極矣。樂獅曰。區區細事。何足掛齒。惟此事與余主顧相關。君如得手。余頗樂聞。幸再見告。甘納田曰。此易易耳。敢不如命。遂別去。訪馬脫遜。

馬脫遜寄寓公園前大旅館之樓上。越一旬鐘而至。室中陳設精美。古玩羅列。出迓者。爲一身材瘦小之人。風度翩翩。舉止嫺雅。年已逾不惑。甘納田曰。君卽馬脫遜乎。其人莞爾曰。然。何事見顧。甘納田引目觀架上各物。曰。是皆舶來品。足見君游蹤之廣遠也。曰。然。余回國纔數星期耳。甘納田曰。余之來。爲欲一詢君。以梅潑司富商之死事耳。君能告余一二。感且無既。曰。詢余耶。曰。君識梅夫人已久乎。曰。彼余同學也。曰。曾與之訂婚約乎。馬脫遜大怖曰。然。此我二人秘密。君何由知之。然。爽快者。彼也。非余也。曰。彼乎。馬脫遜蹙然。徐曰。誠然。名譽攸關。幸弗多語。曰。鄙人出言不檢。願君諒之。然。君能告余君游歷之大概乎。曰。可。余於一千九百零八年。離鈕約至歐洲漫遊。而以居巴黎維也納之日爲多。後往倫敦。直至六星期前。方回。美曰。能爲余畧書之乎。曰。君攜有鉛筆。或自來水筆乎。曰。否。何不以打字機打之。不須片刻也。馬脫遜稱善。遂按鈴。俄有一少年入。馬脫遜口授而少年打之。須臾而事竣。卽授與甘納田。曰。君以爲可乎。甘納田曰。良佳。君知醫生樂獅嘗爲梅夫人治疾乎。曰。知之。惟彼所謂心理剖解。余大不贊成。曰。莫非以其欲細詰病人心理乎。曰。數刻鐘前。余以電話弔慰梅夫人。且謂。如有可以效力處。極願協助。但必欲直接妥商。而不願如前之間接。余之不自去。而用電話者。則以樂獅醫生曾譏說。誣余以欺梅夫人耳。余初本不欲告君此事。然今之所述。亦已罄所有矣。君請自便。余實不欲再有所問答。

無何天垂暮矣。我儕乃返。廬途中。余冥想頃間之各處。究詰益令人大惑不解。恐於此案終無所益。而以

之窺甘納田則反是愉快之色溢於眉宇若已探得個中隱情者莞爾語余曰余今擬往化驗室試驗須數小時之久暫與君別君如無事可閱報紙報紙必已載有梅夫人與馬脫遜之往史至樂獅則更不必



說矣余當於晚餐後再與君晤言次分道而別

報紙之論梅夫人寥寥數語但謂梅夫人為某慈善團與道德團之領袖而已馬脫遜之名譽則不甚佳惟以其去國已久故人皆漸忘之其在外國作何事業人亦鮮有知之其述樂獅則殊出余意表余初意其必非善輩詎知其醫術與品行極為市人稱許名譽之進步大有蒸蒸

日○上○之○勢○

屆時余乃入見甘納田則默坐椅中也余不禁大愕曰君言忙今何閑逸乃爾曰事竣矣現惟待案中牽涉之人來耳余曰何人耶曰驗屍官陶師利有召梅夫人馬脫遜及樂獅之權彼已允余邀集於此矣余



因竊念一如此茫無頭緒之命案而甘納田能於極短之時間獲其底蘊洞若觀火其事可異其才亦極可佩矣。

未幾來賓相繼蒞止余爲招待一切陶樂二醫生先至然非同來者乃不期相遇於戶外耳二人觀面時各現不豫色而樂爲尤甚蓋以職業之同互生妒忌心耳馬脫遜則意氣傲慢甚藐視此會以爲是不過游戲而已且喃喃曰今晚新落成劇場第一次開幕君等強余與會殊敗余與梅夫人最後至衣玄裳兩頰因益形潦白頰伴視人而目馬脫遜樂獅與余則彼未嘗一盼及之余乃大不適疑其卽爲罪犯。

當斯時也甘納田立講臺之上畧與諸人一頷首卽啓吻曰科學至今日其能力可謂大矣然以余觀之終不無缺點蓋卽如可怪可險之毒物雖極精細之試驗法最高強之顯微鏡仍有所不能察也此種毒物用以殺人真不廢吹灰之力其中最著者厥惟毒蛇液毒蛇種類甚多有六十餘種而最毒者莫如印度之南極蛇其狀如何與受其毒者如何余亦不能言復指一玻璃言曰此中卽貯有毒蛇液少許得自鈕約曾以試諸豚體其力猶未失也以此液曝空氣中卽變爲小魚鱗狀之片若再欲溶化之須投之清水內酒不能用也其味辣其氣腥最奇者雖多置其液於舌上或黏膜泗膜涎膜上亦不能覺有異如以之搽於傷處則傷可立愈凡此種種在昔日皆非化學所能察顯微鏡所能見病理學所能論也卽在今日然亦不過可見其被毒死者之血脈殊稍亂其位置耳其實受此毒者首必暈腿必軟牙牀必脫落心雖清而口不能言體至痿癱胸膈間嘔欲吐脈息緊促呼吸不靈皆顯而易見也其睛球又必縮小而尙能轉動至氣絕方止死時徧身筋縮如患氣局病甘納田滔滔演述時梅夫人兩目直注之不少瞬

甘納田又出梅潑司絕命書曰近時以打字機作僞書者日多蓋皆自信用此者多易於欺人也其實不然人之察之者反較易於僞筆寔非弄巧成拙乎余現有三紙字係出自樂馬梅三君之打字機以測色器測其字顏色之深淡量微尺量其紙之厚薄辨紋盤辨其纖維之粗細則與絕命書同者一而不同者二故余已知殺梅君者爲誰矣抑打字機之字大都有無數缺痕如人面之各異心細者皆能一目以辨別之然則其以打字機作僞書者亦徒見其愚耳

甘納田又曰梅夫人之夢在數年前必無人能詳言之今則科學進步乃知夢與心理有密切關係故凡夢皆可據理以推而不似古人之一味妄言也夢決非子虛烏有事其生實緣於思想思想之大別有二一爲光明之思想一爲暗昧之思想暗昧之思想往往抑置於心中而不任之宣露於言外其所以蓋藏之者則爲知覺力睡時知覺力失於是此暗昧思想得流動於腦府而成爲夢惟睡中知覺力非必全失仍有蓋藏之勢故夢或與思想不類幻成怪象而夢者因時號呼自醒求知覺力以阻遏之是故此種夢不過使其暗昧思想稍稍流動聊爲快意否則此被阻遏之思想雖抑置於心中仍必浮沈於腦府而令人不能酣睡夢亦有三種一爲恣想償願之夢一爲私念實行之夢一爲私念似實行非實行之夢然夢者必爲已往事而非未來事若夢未來事則必爲其心中幻造之事所謂恣想與私念也以故人之秘密事皆可得藉其夢而推詳得之人生惟男女之感情激人最深且皆默印於腦中而莫或洩露積而久之乃生夢生神經病梅夫人之神經病今且不論請先詳其夢蓋夢明而病原亦得已此卽福勞特之心理分析也梅夫人之夢維何曰夢所天物故曰夢所天出殯是皆夫人之夙願也夫人與梅君愛情不滿意

乃有所謂一切恣想私念隱忍不宣因顯諸夢質言之夫人實陽則懼其死而陰則願其死然在睡夢中懼與願二而一者也皆恣想也私念也梅夫人聞至是面色陡發頰

甘納田續曰牛蛇云云無關緊要不過前所謂睡中知覺力非全失仍能蓋藏其暗昧思想故夢與思想或不類之證惟夫人之夢彼情夫足見夫人平日之想念夫人蓋惡本夫而喜彼情夫也夫戀愛心不能滅憎愛心憎愛心不能滅戀愛心但互相挾制互相生長此知其關繫者類能言之亦無煩鄙人之喋喋然是皆暗昧思想也睡間知覺力失而蓋藏之勢衰於是此暗昧思想流動幻爲夢境又夢者必爲己事而非人事我人固大抵然也執是例以詳夫人之夢則夫人之心理可以明矣夫人初蓋悅一美少年既見其不名譽乃絕之而改嫁梅潑司然此非夫人之雅願也其愛少年之情始終不衰此二心者相挾制相生長遂生夢生神經病夫人乃大怖歎歎曰爾固詭計多端之人事細若此竟亦能注意及之耶早知如此余實不應自言

馬脫遜時至夫人側撫慰之又指甘納田曰甘納田爾妄人耳夢醫耳科學家云何哉甘納田曰誠然但打絕命書之機之賤紙纖維皆一人物也其人在奧京聞福勞特之學說知梅夫人之神經病實由己而生且此心故仍愛之於是忽忽歸伴託有病就醫於醫生樂獅一以探夫人之私一以謀得毒蛇液得後卽於人叢中潛將梅潑司手背刺破而以液塗附之所以冀死之而獲心上人也其人爲誰卽爾馬脫遜是

(完)

## 梨園雜記

汪笑儂。仕而優者也。辛丑之秋。余晤汪於滬上。吐屬名雋。不減讀書人本色。嗣又在春仙茶園觀汪演胡迪罵閻羅。其道白有云。（你身居王爺。位分也大了。這孽一生。銀錢也够了。年逾古稀。壽數也高了。你還不知足。還要招權納賄。賣官鬻爵。做這等不知羞恥的勾當。咳。老閻阿老閻。我問你還有良心嗎。）字字沈痛。幾欲擊碎唾壺。噫。汪笑儂。蓋今之傷心人也。

汪笑儂戲最多。凡鬚生老旦之戲。不下百餘齣。汪皆能演之。而其最擅勝場者。厥惟五罵。與劉鴻聲之三斬。後先輝映焉。五罵者。罵閻羅。徐母罵曹。罵王朗。罵楊廣。打鼓罵曹是也。其道白皆以己意增減。與舊傳劇本不同。一日在津門上天仙演罵楊廣。孫菊仙潛往觀之。亦爲之歎服不置。蓋孫菊仙亦以此齣得名者也。

（叢笑）

神怪小說

赤

鬼

手

湖 州 均 記

絲 綿 衣 被 公 司

我們湖州的絲綿是大家知道的做了衣裳被頭又輕快又暖熱又乾淨合衛生又長久可用將鴨絨被褥皮衣等比較起來好得多哩價錢也便宜得多哩諸位不記得數年前實善街有人遭了暗殺幸虧着了絲綿緊身彈子不曾打入身內這是最好的衛生衣服又光緒年間某買辦趁舢板渡過黃浦來遭了風船打翻了幸虧着了絲綿袍子浮在水面數點鐘有人救起得了性命本公司做成的絲綿被頭絲綿袍子緊身背心褲子套褲色色都完全的尺寸身裁倘不合意可以定做限日子取件不會誤事的包翻包做出有保單寒天近了蓋在身上着在身上立刻便見好處的

價 目 列 下

被

湖縐二十九元  
熟羅三十二元  
棉紡三十二元  
盛紡二十五元

緊身祆

湖縐八元四角  
杭紡九元四角  
熟羅九元四角  
線春九元四角  
盛紡七元四角  
杭紡九元六角  
熟羅九元四角  
線春九元四角  
湖縐八元六角  
盛紡七元四角

袍

湖縐 十六元  
棉紡二十八元  
八角  
熟羅二十八元  
八角  
盛紡二十二元  
線春二十八元  
八角

背心

杭紡六元二角  
湖縐五元四角  
熟羅六元二角  
線春六元二角  
盛紡四元六角  
套褲 價照背心  
上等湖綿每斤四元四角  
次等湖綿 每斤四元

以上定價只就

普通而言如尺

寸加長或花色

點品價應酌增

翻工持安興業

公司保單來者

減半定貨本埠

五日爲期外埠

當依遠近酌定

郵費外加洋到

卽寄決不遲誤

發 行 所 上 海 英 租 界 大 馬 路 小  
菜 場 東 首 惟 新 里 一 弄 第 二 家

神怪小說 赤鬼手

(英國柯南達利原著)

太常仙蝶

予今儼然成巨富矣。曩所夢寐求之而不可得者。今竟得諸非望。是又無怪乎人言之嘖嘖也。以吾舅氏道敏栗克烏爾登勳爵之親支而論。其當先予受產者。實尙有五人之多。今勳爵不此之是擇。而必遺產於予。是豈他人所甘服。亦且予所不及料也。然深念思之。則勳爵之爲此。初亦未嘗無因。蓋予與勳爵相處。不過數年。然於勳爵之事實。嘗出死力以爲之助。是則勳爵之必以遺產授予者。蓋亦酬庸之意耳。唯此一事。殊涉怪誕。不經語之讀者。行且斥以爲幻。然而世間之事。孰非夢痕泡影。眞卽是幻。幻卽是眞。書又安用其曉曉辯給爲哉。

勳爵本爲陸軍軍醫。退伍後。乃行道於印度之孟買。活人無算。後復遍游印度全境。創立東方藥院。以濟貧病者流。印人至今類能道其盛德。唯勳爵以垂老之年。風塵勞碌。身體忽復孱弱。同人咸勸之歸祖國。而印人輒挽轅臥轍。欲行不果者屢矣。未幾勳爵病益甚。精神大損。乃毅然治裝。歸於惠爾縣。理斯平原之上。購得腴田數畝。并古屋一所。從此閉戶讀書。不復再問世事。栽花看月。以了風燭殘年。吾儕聞勳爵漫游多載。一旦歸來。乃各以子侄禮投刺請謁。并省起居。勳爵生平待人。雖甚落寞。然亦能急人患難。凡戚鄰之窮窶者。輒賜周卹。且尤洞達世情。待人接物。莫不以和霽出之。至是遂許吾人分日往見。吾意此次之往。必有絕厚望。但吾爲第六人。謁見之期。去今尙遠。殊不能待。乃以舅氏欸待之狀。私詢兄輩。則爽然有失望之態。以爲所得者。殊未及預望之厚也。一日勳爵忽以書來約予往。且但許予一人進謁。妻子均不得與。予不悅。思欲却之。不往。但希望之心。終不能遽斷。乃於吾妻之前。請得許可。遂乘火車逕

赴惠爾縣洛登罕斯別墅。觀予舅氏烏爾登勳爵時爲十月初旬。車抵定登車站時。天已漸漸入暮。予乃呼一街車而行。細察鄉間風景。則覺其古氣森沉。直欲置人於十七世紀以前。其地樹木不多。而咸古樸有文質。平原之上。建營壘無數。方圓各具。然半已頽敗。狸狽出沒。其間時復驚竄。野草縱橫。亦往往沒人。膝踝詢之。居人有謂係羅馬時代所建。亦有課甲科兵時代。紅王所手創。然已年事遠久。淹沒殊不可考。沿途山坡斜上古墳。纍纍相望。此輩生前當爲英雄豪傑。爭城奪地。名顯一時。而今則黃土一坏。掩其遺骸。當世雄風。更何從尋攷。其足以供後人之憑吊者。亦不過斜陽斷草而已。既抵洛登罕斯別墅。則其古樸之狀。亦正復相類。甬道一行。夾以榆樹。濃綠幽慘。碧人衣袂。其盡處左右兩樹。忽復相合。環成穹門。旁有亭亭華表。高與樹齊。表爲石質。鐫屋主人當時豐功偉績。然今則年事代謝。主人遺骨已不可尋。故華表所記亦漸就剝落。斜陽照之。



夾以榆樹。濃綠幽慘。碧人衣袂。其盡處左右兩樹。忽復相合。環成穹門。旁有亭亭華表。高與樹齊。表爲石質。鐫屋主人當時豐功偉績。然今則年事代謝。主人遺骨已不可尋。故華表所記亦漸就剝落。斜陽照之。



黯○然○現○作○黃○色○有○如○滄○桑○遺○老○重○說○故○國○興○亡○江○山○雖○尚○如○是○而○已○事○是○人○非○不○禁○感○慨○系○之○無○復○當○年○盛○慨○中○懸○路○燈○一○盞○亦○復○黯○淡○作○黃○色○餘○光○穿○鐵○柵○而○入○照○見○其○中○深○簷○之○屋○屋○已○腐○敗○與○門○外○華○表○同○其○色○澤○左○右○兩○廂○翼○然○如○禽○之○有○翮○柱○皆○外○露○獨○作○白○色○則○又○如○陳○死○人○露○其○巉○巉○之○齒○而○笑○陰○森○可○怖○惟○左○廂○一○窗○獨○有○爐○火○之○光○似○爲○書○室○其○後○果○然○蓋○進○謁○時○侍○者○卽○導○予○入○此○室○也○其○時○勳○爵○方○坐○於○火○爐○之○次○良○以○勳○爵○居○印○度○久○故○於○倫○敦○之○氣○候○乃○不○慣○時○雖○祇○秋○深○而○勳○爵○已○非○火○不○暖○矣○見○予○入○乃○微○起○其○身○向○予○表○歡○迎○之○態○火○光○熊○然○適○照○其○面○吾○因○得○見○勳○爵○之○爲○人○實○至○魁○梧○隆○準○而○闊○口○手○足○亦○大○倍○常○人○顧○肌○肉○殊○瘦○卽○兩○頰○之○間○亦○復○巉○巉○見○骨○衣○服○乃○不○貼○其○身○正○如○加○服○于○衣○棺○之○上○雙○眸○作○藍○色○藏○於○豐○盛○睫○毛○之○裏○視○人○時○灼○灼○有○英○氣○若○夜○間○邏○卒○執○牛○眼○燈○藏○身○叢○林○之○後○窺○人○勳○爵○見○予○視○彼○則○亦○舉○其○目○視○予○曾○不○少○瞬○予○大○慚○乃○立○俯○予○身○默○念○勳○爵○眼○光○何○乃○銳○利○異○常○人○豈○英○雄○之○心○果○老○而○未○死○耶○然○細○審○之○則○又○燦○然○如○碎○金○光○雖○耀○而○明○滅○不○定○又○似○其○胸○中○實○膺○大○憂○無○意○之○中○乃○流○溢○眉○宇○間○也○且○其○膚○色○淡○紅○顯○爲○荏○弱○之○兆○似○不○能○久○於○人○世○者○然○則○勳○爵○之○所○以○憂○者○果○卽○因○於○此○乎○一○句○鐘○後○予○遂○餐○於○勳○爵○之○家○勳○爵○雖○無○子○息○而○尙○有○老○妻○年○且○長○於○勳○爵○顧○容○顏○轉○少○身○體○瘦○小○而○健○與○勳○爵○適○相○反○出○語○則○溫○霽○可○親○又○類○於○勳○爵○時○亦○共○席○予○坐○最○下○而○勳○爵○夫○婦○則○相○向○坐○其○一○種○親○愛○之○狀○正○猶○未○滅○疇○昔○然○而○二○人○老○矣○卽○復○相○愛○亦○更○無○多○日○吾○不○知○二○人○言○念○及○此○將○何○以○爲○情○也○則○不○禁○偷○舉○予○目○以○窺○二○人○而○二○人○者○亦○正○互○相○諦○視○面○上○疊○皺○如○水○波○而○此○水○波○之○中○皆○若○含○有○無○限○隱○憂○欲○言○而○又○止○者○終○乃○停○杯○一○歎○各○垂○首○無○言○予○與○勳○爵○誼○雖○甥○舅○然○而○闊○別○多○年○於○其○一○生○事○實○乃○無○所

第

三

集

知今觀此狀則亦不得不以不入耳之言相爲勸勉。顧倉卒不得措辭無已。乃舉予平生所經歷神鬼之事以爲說。助滔滔如瀉瓶水無復已時。在予自思。所語亦殊淡而無味。不過聊以解嘲而已。若在常人聞之。立且生睡。而此二老則竟傾聽無倦。甚至互相點首。互相注目。若予所言皆足觸動其無限心事。盡流露於無言之表。迨予語既而二人者已皆淚皆熒熒。身體皆顫動。爵尤復注其藍色之眸子。以視予面。似欲言又不欲言。終乃力揮其手。銳聲而呼。予曰。哈特克博士。聆君之言。正與吾事相合。吾誠何幸而能遇君。君其許爲吾助否。予曰。若然則亦小子之幸矣。舅果何命者。試以見告。勳爵微搖其首。然後言曰。博士汝適所言均含哲理。以爲神怪。初非有形。蓋御氣而成。理亦甚當。特不知使汝而果見神怪者。亦能如天文家之見星。視爲慣常。而無一毫之驚懼乎。予曰。能之。則歎曰。嗟乎。其當初吾人之理想。亦何嘗不如是。特是身遇之後。遂亦不復自持。驚悸狂熱。終乃精神蕭颯。不至流落於瘋人院不止也。言次。舉其碎鏢。目視予。不置少頃。又曰。吾人之遭此。斃崇。蓋已多年。然終無祛之之方。今則此身行且被斃。而死。哈特克博士。汝將何以教我哉。予曰。舅言良使予驚奇。但舅所遇魔崇。果呈何象。亦得聞乎。勳爵曰。茲豈不能語汝。汝苟有膽者。吾且令汝自見之。予欣然曰。然則盍卽往瞻。勳爵首肯。乃攜燈先予而行。予從之。過一甬道。道長而黑。上下不通。空氣行時。足音登然。時作。迴響。道窮。則有板門。深閉。門色淡赭。爲燈光所照。乃成黑色。勳爵闢之。卽有一種。碘酒之氣。直奪門縫而出。觸人鼻觀。其地蓋化驗室也。屋之四隅。雜置標本。尤多。解剖之人體。斷肢殘足。一一皆製以藥水。膚色如生。更有身體之寄生物。多種皆爲印度所產。狀態可憎。勳爵乃顧予曰。博士。見此將作何想象。得毋笑予年紀如許。猶好作是兒時生活乎。然此室所有亦多。

世。上。難。得。之。品。老。夫。足。以。自。豪。蓋。予。歷。年。以。來。悉。心。收。集。始。得。有。此。成。績。所。惜。者。曩。在。孟。買。半。燬。於。火。今。此。所。存。不。過。十。之。四。五。矣。又。指。西。隅。一。木。榻。曰。今。夜。將。屈。君。宿。於。此。間。在。理。君。遠。道。而。來。吾。人。殊。不。宜。爲。此。簡。慢。特。君。既。欲。見。茲。怪。異。則。亦。不。得。不。留。君。於。此。耳。吾。寢。所。卽。在。左。之。第。三。室。去。此。密。邇。君。苟。夜。間。有。怯。可。高。聲。呼。予。予。必。立。至。勳。爵。言。至。此。忽。又。現。出。慈。愛。之。容。曰。孺。子。果。有。怯。乎。固。怯。則。可。趣。告。老。夫。夫。當。另。爲。易。寢。所。蓋。性。命。至。重。殊。非。可。以。兒。戲。者。也。予。亟。曰。是。可。不。必。平。生。樂。於。遇。鬼。而。鬼。終。不。吾。遇。今。幸。得。此。機。會。吾。又。安。可。失。之。舅。母。爲。我。懼。吾。蓋。見。鬼。樂。也。讀。吾。書。者。吾。語。雖。如。是。然。而。人。非。至。聖。中。心。亦。安。能。毋。動。竊。念。今。夕。之。鬼。不。知。果。作。何。狀。善。耶。惡。耶。但。以。勳。爵。懽。懽。之。態。卜。之。則。是。鬼。者。實。惡。而。非。善。既。而。思。之。勳。爵。之。年。已。就。遲。暮。而。吾。正。少。壯。血。氣。尙。剛。縱。遇。獍。鬼。當。亦。不。致。驚。悸。而。亡。魂。况。予。本。爲。神。怪。學。專。家。以。神。怪。學。家。而。遇。鬼。怪。亦。不。過。如。獵。人。之。得。獸。耳。獸。縱。獍。凶。而。終。見。斃。於。獵。然。則。鬼。縱。惡。又。將。奈。我。何。哉。吾。念。至。此。心。膽。陡。壯。遂。謝。勳。爵。欣。然。登。榻。以。待。鬼。物。之。降。臨。時。已。皓。月。將。圓。皎。然。自。窗。外。射。入。其。色。淒。白。與。壁。間。玻。瓶。互。相。輝。映。作。作。如。有。芒。角。而。瓶。中。之。人。脰。斷。足。亦。各。現。爲。死。灰。之。色。令。人。視。之。無。歡。予。惡。之。乃。不。復。視。閉。目。假。寐。忽。聞。有。撼。撼。之。聲。起。自。門。外。予。念。鬼。物。至。矣。立。一。躍。起。案。上。殘。燭。已。滅。月。光。大。明。照。澈。屋。角。中。有。黑。影。搖。搖。而。動。予。乃。屏。息。以。窺。其。異。顧。久。久。無。他。變。予。大。疑。再。窺。之。則。不。覺。失。笑。蓋。此。搖。搖。者。實。窗。外。之。樹。影。也。予。一。團。興。彩。至。此。盡。歸。失。望。默。念。此。室。何。嘗。有。鬼。特。勳。爵。神。經。衰。弱。自。呈。幻。象。耳。吾。乃。因。此。以。致。獨。宿。終。宵。母。亦。寃。甚。思。至。此。不。覺。睡。魔。忽。來。竟。捉。予。以。入。睡。鄉。酣。然。寐。矣。久。之。忽。然。驚。醒。亦。不。自。知。其。何。故。但。覺。此。身。如。墮。冰。窖。心。旌。搖。搖。不。復。自。持。張。眸。四。視。則。月。光。已。漸。抹。屋。

角而西。僮予枕畔。尙留月影。以外全黑。如張大幕。而此大幕之中。乃有一人影。搖漾徐步而行。予乃大驚。然猶疑爲眼昏。拭目視之。則儼然人也。面目作棕色。有若咖啡。長袍被體。輕淡如烟霧。行絕緩。目光灼然。注視壁間玻璃之瓶。若有所覓。顧乃勿得。遂又徐徐行近。予榻在其意。似未知室中之尙有人也。及見予。乃大駭。遽舉其手。倏忽而滅。無復得見。予初以爲是人者。殆卽勳爵之僕耳。至是乃知其鬼。則不禁一躍而起。慌然四顧。旣而轉駭。則又立縮。予身以入被底。曩時勇敢之氣。無復留存。且予尤見其人。實僅一手。其一則已失去。脫然僅留枯腕。令人膚粟。是夜遂不復入睡。唯翹首以待天明。而天乃故。故不明月光。復爲雲影所蔽。無復光彩。蕭齋沉寔之中。竟成修夜冥冥矣。予唯恐復見鬼物。乃埋首被中。不敢動息。久之。忽覺有人輕拍予身。予大駭。乃幾呼號。念茲鬼物。何爲獨不能忽。然於予。今茲之來。得毋欲生啖我乎。念及此。則不禁全身盡顫。而此鬼物之推予。亦益劇。且曰。博士乃好睡如此。耶。予聞是鬼。竟能作語。則又好奇之心。不禁立熾。試張眸窺之。而予乃不禁愕然失笑。蓋推予者。實爲勳爵。初非鬼物。窗外且日高三丈矣。勳爵見予愕笑。則亦破其愁顏。而爲苦笑。曰。昨夜有所見乎。何爲好睡如此。予披衣下榻。稍定神志。然後言曰。見之。蓋爲一印度無手之人。勳爵曰。是矣。實告汝。吾被是物之祟。已四年於此矣。渠來時。不屢以目玻瓶。且推汝肩乎。予曰。然。但至榻前。卽滅。未嘗以手推我肩也。勳爵曰。汝亦知其來意乎。予曰。是安得知。或者此宅不吉。乃有是妖耳。勳爵搖其首曰。否。否。此物實從印度隨予至此。渠蓋來索其右手耳。予大詫曰。渠來索其手耶。勳爵曰。然是事實。冗長。吾今不妨簡以告子。初。吾行醫於印度時。道經一鄉。僻有阿富汗人。一隊過。中有一人。手創甚劇。求予爲之診治。予視之。則創毒已入骨髓。非斷之。不可。其人亦允諾。

予乃以手術斷之。裹以藥粉。痛乃良。瘳詢予以醫費幾何。予觀其人殊貧窶。不能舉醫費。因戲之曰。倘汝能以此斷手見贈者。則吾可免汝費。此語若在常人。必且立允。而其人者。乃轉躊躇。謂彼中教規。凡人死後。必須四肢無缺。始得上升天堂。其意亦猶埃及之木乃伊也。故竊出醫資。不能以是見贈。予曰。然則汝將何以處此手乎。曰。醮之俾不腐朽。予曰。然則曷不以授吾。吾當爲汝製以藥水。而保存其法。不長於汝之用。鹽漬乎。其人無奈。乃以授予。臨行復附以條約。曰。醫士但吾人死時必見還也。予笑頷之。遂攜手而歸。久久亦遂忘之。其後予居被焚標本半毀於火。而此印度人之手亦在其中。時予已忘其臨行之言。遂亦不以爲意。居無何。予以小恙新痊。深夜不寐。忽見此斷手之人。瞥然而來。以左手推予肩。至。然後行。近玻璃瓶一。諦視終乃噤然而隱。予至此始知。其人已死。今來索其斷手矣。顧手已被焚。無可應命。乃亦但能應之。而此棕色之鬼。遂無夜不至。至必循其宿例。以手推予。然後於室中。循行一周而隱。在彼雖無害人之意。然而日積月累。血肉之軀。又何能支此。恐駭汝。但視吾消瘦之狀。即可知予年來之憂患矣。嗟乎。博士汝將何以教我哉。言次。晨鐘已鳴。七下。勳爵乃止。不復言。起身導予以入餐室。

吾書至此。似有人嗤然而笑。曰。妄哉。汝言天下豈有異物而尙能現其形體於人前者乎。不知凡人之生。實全賴靈魂爲之主。持至於軀壳。則不過爲其游息之宮。故軀壳縱腐而靈魂仍永遠存在。然有消滅者。則其人生前必已一無牽掛。故死之後。乃能脫然無累。隨風而化。否則必永遠存在。而其厲者。尤能現形以爲人崇。欲免其患。必宜償其宿願。而後可。今此印度之鬼。蓋亦同其例耳。故予一聞勳爵之言。立即得策。朝餐甫已立辭勳爵。以歸倫敦。勳爵大驚。曰。博士正擬留君作數日桓盤。奈何遂言歸去。豈以老夫慢

客耶。然而昨夜之事，吾實負愆。唯賢甥恕之。予笑曰：否。吾暫歸耳。行卽來。吾且尙有所懇。則今夜仍當寢於化驗室耳。勳爵諾。予遂歸倫敦。顧不返寓。一下車，立奔惠爾遜醫院。則吾友正方伏案治一事。似未見予。予呼曰：老友。汝院中亦有印度病人而刖其手者乎？吾友愕然停筆曰：若慎耶。何來此奇語？予正色曰：吾非慎。蓋欲借印度人之手一用耳。吾素知汝院中多印度病人，因病而刖其手者，當亦非少。吾友曰：信然。適間卽有一印度舵工，兩手皆爲輪船之機器軋傷，以致刖去。今其手猶在解剖室中。予曰：然則甚佳。可趣贈予一隻。吾蓋有急用也。吾友無奈，乃按鈴召侍者入，曰：汝可往解剖室中取適間所砍去之印度人手一隻，用紙包裹，付此先生。侍者復返，果以一紙包授予。予大喜，如得瓊寶，立乘車奔歸勳爵邸。是夜仍宿於化驗室中，而置印度人手於一空玻璃瓶中，以覘其異。夜三鼓，殘燭將灺，而此棕色之鬼果至。其初如烟霧，既而漸顯，面目更頃之，乃見衣服長披，作灰色，足上鞞以木屐，顧乃無聲。時方以目一一注視玻璃瓶，予心乃不禁躍然，知是鬼必且見其手矣。已而果然，初似甚喜，掀其厚唇而笑，白齒巉巖，盡露。既忽大怒，全身盡顫，以左手卽其瓶，豁然盡碎。倏忽之間，鬼乃立隱，而勳爵已聞聲，奔至手持燭，駭極。燭乃不明，顫聲曰：博士無恙耶？予曰：謝舅氏，吾乃無恙。適間誤觸玻璃墮地，致驚舅氏，吾罪實甚。唯舅恕之。勳爵乃以手自拭其額角汗珠，吐爲微倖之聲，曰：感謝上帝，博士乃無恙。言次遂退去。予重起坐，剔燭以視地上玻璃瓶，則不禁自笑。且詈蓋此瓶中物實爲左手。彼鬼左手固具何樂，而有此是我以此與彼直挪揄之耳。是無怪其怒也。但吾友爲我言其所砍之印度人手，固有兩隻，吾不妨更往乞之。今晚事當有濟也。平旦，予又辭勳爵歸倫敦。勳爵詫曰：此何謂耶？豈昨夜果遇險乎？予曰：否。吾已揣得是鬼心理，其所以每

夕現形者其意在得手耳。手得則宿願已償，必能消滅。昨夜吾以手與之不圖，誤用左手，致未有濟。今仍將往取右手以歸。彼是雖非鬼之原物，然鬼得之其心亦能少安也。勳爵乃拍予肩曰：孺子良敏，特吾思彼印度人未必遂恕我耳。予曰：姑試之，亦何妨？乃辭而出，重取得右手，返而置之玻璃瓶中。吾仍欲居化驗



赴化驗之室。既又重返，面上乃現笑容，跪予牀前，頓首者三。既又高舉兩手，為印度敬謝之禮。則其枯腕之上儼然有手矣。復頂禮者三，然後冉冉而沒。其狀甚善，無惡意。故吾知其不至矣。嗟乎！博士父母而外

室中而勳爵必不可謂以人命為戲，實非允當。不如另處他室，予不得已從之。而此心縈繞於化驗室之鬼手，睡仍不寐。夜且午，勳爵忽秉燭排闥而入，歡呼曰：博士汝策驗矣！今而後吾儕殆可安枕，永無憂患。予聞語亦大喜，一躍起曰：何以言之？勳爵曰：汝居吾語，汝初吾寢正醒，鬼忽怒容而至，以無手之臂扶我頭至。再予痛甚，欲呼鬼始去。似

生我汝矣。吾誠何以報汝者。言次。力握予手不已。

讀者至此。當可知予受產之原因矣。爾日以後。予遂永遠居於勳爵之家。爲其嗣子。勳爵居印度久。於英倫風俗習慣。悉不諳。事事皆賴予爲導。故夫婦愛予彌甚。而此印度鬼亦不復至。直至今歲。勳爵夫婦始以微疾相繼去世。吾不知其泉下。與無手之印人相逢。又將作何狀況也。

(完)



家庭小說

半

鬟

每月一册  
每册兩角

# 中 華 小 說 界

全年二元  
郵費外加

**一 宗旨正大** 小說雖為消遣之品本誌處處必合改良社會鍼砭風俗之旨凡一切誨盜誨淫之作概不羈入

**一 材料豐富** 每期短篇小說必有五六篇長篇小說必在兩種以上此外傳奇筆記新劇謎語詩詞歌曲無不美備

**一 文字優美** 書中所錄事蹟既極有趣文字亦非常優美與貪多漫充篇幅者不同

**一 取價低廉** 每册二角全年減收二元如一人一次定購五份者九折十份者八五折三十份者八折取價之廉可謂無比

**一 形式精良** 本誌於內容既極講求於形式亦非常注意書面五彩石印美人小影精美絕倫書中插圖亦多

中(53)

每月一册  
每册三角

必 女 界 讀

# 中 華 婦 女 界

全年三元  
郵費外加

本誌仿東西洋家庭雜誌婦女雜誌辦法為女學生徒家庭婦女增進知識培養性靈凡昔賢學說女界美德無不殫述而表章之於立身處世之道裁縫烹飪之法教養兒童之方以及中外婦女之技術職業情形悉為蒐輯以資模範而供研究

中(69)

清風徐來水波不興機輪軋軋然官商徐疾宛出枕下此旅人臥觀山色時也時則風日清麗白鷗款款迴旋雲水之間大江蒼茫浩淼無盡帆後見山青似螺髻曉日一輪遙穿林隙而出江水映日化作億萬金鱗迴光蕩采返射舟頂之上旅人之樂乃無藝某客此際適有漢皋之行海上登舟逆流而上已住舟中一日二夜矣舟過蕪湖時適值夜半似特別官艙中有官眷至者喧嚷中宵頗擾客夢官艙在三層樓之舟頂上正與某客臥室遙遙相對九鐘相近門乃呀然而關但見傭婦數人出下室入上室競奉巾湯鹿鹿魚魚若待漏院中候朝參然惟上等室中行李繁多充其艙室之半舟主人之面乃不可識觀其勢派必非等閒者遂以主人官階乘間而詢其奴僕僕乃大言云一人之下衆人之上汝問將奚爲再問之飄然去矣客大駭舌乃橋而不下時主人猶未起見所謂太太者已往來於室中惟其人類穉子亦無貴倨態面貌玲瓏惟愁狀若揭時坐牀檻俯首而自整其足宛轉低吟皆鄉村女兒之曲或偕羣婢往來嬉笑不拘形迹既見舟客往來舉二媚眼矜矜相視亦不羞避或蓬首來艙面上凭闌觀水移時亦不去主人起女趨入室砰然一聲門乃立闔

女郎既入室客乃遐想其人刻不去懷以爲如此離姬縱非作態媚人而良家女子之本色頗悅心目妖姬蕩婦相視固有別矣大抵無聊之旅人鄉情雲起見有家人聚處者每動傾注亦不自知其所以然客此際行篋中攜來小說悉已讀畢甚至昨日日報告白戲目循覽至於再三行程渺渺登陸之日尙猶有待觀山既倦時倚行篋渺然外望而某號室之室門晝長靜掩不異禪關笑聲吃吃偶出其中或半日竟

寂但聞機聲水聲遙相和答而已

翌日客起稍遲擊鈴召人門球動茶役提熱水壺側身而入門乃半啟客此際瞥觀相對之特別室中少女已起傭婢衆人入而趨承客方盥漱役去門竟忘闔客乃遊目審視見有攜梳具入者爲少婦理曉妝



煽淫威獵豔色術誠工矣此庵尼之蓄髮者若何而致其中風流小史必有足爲官僚生色者刺取隱微曷可緩哉思至此茶役傳飯入矣客指對戶問詢曰伊何人歟氣概稜稜不可一世如此役曰乍浦都統

也婦此際以背外向面江而兀坐有一中年婦人立少女之後徐徐弄其華髮繩未盡解堆鴉之髻遽已蟬蛻而下客見狀心駭無已窺見少女頂髮大似截去重生者惟參差不一長固完好最短之髮則僅數寸方知堆雲沃漆者悉恃假髮粧點而成耳俄有婢子入回首外視見對戶之客方作眈眈之視乃立闔其門客乃坐而歎曰達官貴人

也。客大駭，遽伸其舌，繼而搖首，笑曰：「非是，非是，殆必招搖撞騙者。」役曰：「何以知之？」客曰：「焉有堂堂都統，引誘姑子作鴻飛冥冥之舉者？」長江流域，鬼蜮出沒之所，巨奸大慳，每託達官以愚人無足奇者，役乃向知其詳。聞客言，亦頗以爲是，但爲保身計，亦勿置可否。微點其首，含笑而去。但客之懷疑，仍未能釋。然耳。

午後，客方散步於艙面之上，俄見少女啟室門，呼婢子，竟體新衣，頗娟娟動人。寶髻新梳，若生成者，頗驚理髮人。手術之巧，復見青緞繡袴之下，翹翹二鳳，纖似紅菱。客驚曰：「彼滿人婦，乃漢裝，可疑甚矣。」如云：「姬妾不應紅緞爲履，種種破綴觸處，皆是要宜窮究其秘密，生財之道，非此莫屬。」（客爲緝捕之魁）自此傾注彼等之行動時，時加切而主人之面，竟不可識。疑心乃益盛。

中夜之時，舟過某鎮，忽聞下屋中喧嚷之聲，大作。客乃出室問訊，方知夜中客至，統艙乘客互爭尺寸之地，因起爭執。耳客視都統某，僕亦汹汹恃勢，作不肯讓人之勢。客亟趨前，招彼以手笑而謂之曰：「老哥，勿怒。此間寬暢，爲君別拓一席之地，奚所不可者？」僕聞言大喜，逾分始尙謙遜，客強掖之，遂負鋪陳入室。席地而臥，惟感客厚意，願承雜役。客每強制之，遽曰：「老哥，勿爾。」出門人宜方便人也。自是分庭抗禮，若貴賓然。僕感客甚，客於言談之中，乃婉探彼主人之歷史，疑團爲之盡釋。後舉此事嘗言之於人云。

僕曰：「乍浦都統某，有四姬，舟行者四奶奶也。年最幼穉，非能弄狡，猶悅主人者，主每不喜之。主人最喜者爲二奶奶，二奶奶容佳，工狐媚術，籠擅專房。四奶奶愚頗，受其欺實則四奶奶爲人性成忠良，非但受欺於一人而已。餘二姬亦共次，姬欺四奶奶時，弄詭計使攫主人之怒。主人怒，遽批其頰，或擲其手中物，推之壁間，彼等乃大樂暗中吃吃笑，不可止。客曰：「何以言之？」役曰：「憶有一次，主人方入某姬室，考論衣飾，謂

## 第

## 三

## 第

某色最可厭礙目而損妍幸吾羣妾無衣此者彼等聞而隱記之他日誑四姬曰四妹妹汝有某衣胡不衣耶主人愛是衣嘗與我言之矣汝亟易著以博主歡不然者主當動怒矣姬唯唯然因循未果易彼等乃忍笑入姬室檢篋出衣爲姬易之且代攏高髻傅以濃脂簪之山花狀若一村姑乃相視而忍其笑且曰猶憶昨夕主方與予論某船伎幼穉可愛所言粧飾如爾今日汝宜善承主人之歡幸福且無極言次主睡方醒隔屋聞咳聲乃亟授彼茶碗笑而語之曰汝當趨入矣言未終力推其身而入主見狀怒不可堪嚶嚶而語不知何辭甫及主身遽並人碗揮至地下姬亦莫名所以兢兢恐懼俯拾破碗而出自後衆人無事每弄姬爲戲盛怒時亦批其頰以姬既不爲主人所寵衆怒亦集其人惟姬性荏懦往往置不與較蓋是姬爲主人之朋友所贈縱家世不詳但爲貧民之女非如倡伎出身者居心陰奸有抑人揚己之術也惟天真爛漫但知率性而行主亦以是稍愛之且姬之侍奉勝似他人凡有瑣事皆先衆姬而行衆姬幸是稍獲安閒之福甚至往來呼斥不異一婢次姬心很尤加虐待次姬以有專房之寵所得私飾亦獨多意氣貴盛且翻覆雲雨能以口舌爲人禍福衆以是忌憚之時有幹僕張福者爲某京官所薦態度頗俊美一次因事忤主人主人怒重責而遣之無幾何時盜入主人之寓利刃如霜照耀於火炬之下呼噪而來者計六七人之多各取油粉塗面若梨園中人羣姬星散各就一隅瑟縮而戰主人亦惶恐無人狀盜持利刃問主人賊所在主不答急蒙其首倒臥牀中一盜盛怒飛步鼓噪而至以刃下主人姬見狀亦駭而大叫急奮飛而來伏主人身上若一飛蛾間不容髮之頃而盜刃已下砣礮一聲似有一物礙刀者蓋四姬之髻髮也此時蘇杭等處盛行杭州頭杭州頭者其式椿長若瓜子然有所謂宕七寸宕六寸

者下垂香肩之上。髻子中心結繩密紮之長數寸。硬似木石。蓋髮本堅韌之物。緊束其髮。貫以簪珥。不啻一上好之刀。墊矣。然姬之趨擁主人也。知代主人死耳。初無倖生之心。求死而生。亦非意料所及。但聞一盜後呼云。老大哥使不得我等。此來祇要錢。不要命。盜乃迴身收括金錢。呼嘯而去。一盜口音似是某幹僕也。

羣盜去。驚魂定。貨財被劫。縱已不資。幸人口無損失者。而四姬半髻。竟落枕席之上。玉簪亦折。主人仰屋而歎曰。嗚呼。噫嘻。吾今而知時非亂世。不足以識忠臣也。彼人平日寵擅專房。衣服珍異之好。羅而致之。遂其歡心。惟恐不至。庶幾國士之待矣。而彼之愛我。固有共患難同甘苦之言矣。在在處處。可以爲我死矣。不意冥冥之中。甚至釁自彼開。及至存亡危急之頃。袖手旁觀。而不一救。以至寵任之人。啟其釁。隙至不寵任者。拯我性命。愛之欲其死。惡之欲其生。愛憎顛倒。賞罰混淆。吾過矣。吾過矣。於是下令以四姬長羣姬之曹。貶次姬於冷宮。奪次姬珍寶。悉賞四姬。並取半髻置之。玻璃楠木之盒。陳一精緻之小軒。中名其小軒曰半髻。軒題額以紀其事。且曰。吾以示後來者。有立大功。度越此事者。乃得分彼寵愛。此去年冬季事耳。大太太居遠方。聞其事。亦嘉四姬功。允賜紅裙繡履。居二夫人之位云。

四姬既寵。專房並無驕蹇之態。亦不爲人禍。福家中羣僕。盡愛戴之時。共羣婢操作。或偕衆戲嬉。自忘身分。愛奴僕亦周。至凡有疾苦。賞賜不吝。羣妾相視。恢恢大度。自愧不及。蓋四姬愛人之誠。自然而非勉强者比。且渾穆中。亦有辨別力。倖售其欺者。往往爲所抉。摘慚恨無地。甚至伏地請罪。自批其頰。吾儕小人。以四姬爲人。始終如一。毫無可議之處。但有愛敬終身而已。僕言竟。但聞岸上鷄聲喔喔。而起推窗外。

視江天濛濛。差可辨識。彼此均有倦態。僕謂明日舟過某地。卽宜登陸。此次出門。爲赴同官壽。讌而然。客乃解衣。選夢酣寢。若死。迨至睡起時。已逾午。但聞機聲。鞦韆。江景無殊於往日。起視對戶。貴官眷屬亦已盡室偕行。一茶役持帚掃地。俯身往來而已。





歐戰小說

四十四年

# 廣十四家小說

小說叢刻明代為多

全燕雜割裂事其通病

惟顧元慶氏抉別最

冊審其四十家小說風

行已久此則選輯尤

精為山右王氏所藏

海內實無二本茲以

重價購得印行之想

醉心顧氏者必當先

觀為快也

上海文書局發行

# 古今說海

明上海陸思豫編搜

集唐宋至明小說共

一百三十五種分四

部七家小錄編記二

家入說選部列傳家

入說淵部雜記家入

說略部逸事散錄雜

纂入說纂部哀聚精

要蔚然大觀遠出馬

繼意林曾慥數說之

上此就嘉靖間初刻

本重印之

小說戰 四十四年

雨辰

(一)

礮聲錯落。恆歷數晝夜。不息而隆然之聲。震人耳鼓。欲聾爾時。德軍圍攻法蘭西某要塞。第三日也。去要塞不數英里。有小村落一村。中之人於此。三晝夜間。爲礮火所震。無一不驚駭絕。至於食不甘味。寢不貼席。晝夜惴惴。惟恐不免。正如待死之囚。苟延殘喘而已。耳日惟合掌向天。喃喃祈禱。冀或上帝相此。下民加以默佑。使勿爲德軍所獲。彼仁慈之上帝。亦若眞能鑒其誠意。而於冥冥之中。默爲呵護者。至第四日晨。槍礮之聲。倏焉沈寂。則兩軍之勝敗決矣。於是村中之人。皆大驚異。以爲上帝果有靈。貺不意一剎那間。而槍聲又歷落如貫珠。顧此時則於砰然轟然聲中。復雜以辘轳之笨車聲。得得之馬蹄聲。嗚嗚之軍號聲。漸漸自遠而近。嗟夫。法軍敗矣。法蘭西之要塞下矣。村人至此。如被雷轟。咸驚極而呼曰。彼萬惡之普魯士兵。又將至此矣。我輩其趣逃不則我屬。皆且爲俘虜。於是闐然四散。各奔至家。以告其家人。婦子且喘且語。氣息幾不相續。而言尙未已。卽力促其父母妻子。作速收拾。上道。蓋知不轉瞬間。道上揚塵。且將雲飛而起。鐵騎所蹴。村落成墟。屆時雖欲奔避。亦將無及矣。於是扶老挈幼。紛紛藉藉。相率向巴黎。趨行而少壯之夫。則各思罄其家之所有。一一荷之。肩上顧於惶急中。腦筋已昏亂。無主或轉棄其細軟。而取粗重不值錢之物。加之於背。氣促汗流。顛頓不可名狀。婦孺啼哭之聲。乃與男子怨詈聲。一聲聲相應。和方奔走間。側耳細聽。似隱聞背後鐵騎蹴踏之聲。則其行益迅。數里不敢一息。而實未嘗有所謂追兵隨於其後也。風聲鶴唳。草木皆兵。蓋已不啻驚弓之鳥矣。顧村衆所以急急奔逃。惟恐不及者。亦正

自有故蓋是時德軍統將爲第倫士文克老特將軍當一八七零年普法戰爭時曾統兵入法其人性極猛驚好殺初不知仁慈爲何物其腦海中亦初無仁慈二字兵鋒所及無不殘破故法人一聞其來卽至震恐失措不及數小時而村中所餘已無幾人矣此留守之數人中其一爲佛露蘭文化夫米歐一白髮蕭蕭之老婦也噫異矣彼一村之人聞克老特將軍大名無不爲之變色切齒而此老嫗乃獨敢留此是真不可思議哉當村衆紛紛出走時佛露蘭知克老特將軍來此之信已確則蹶然以喜皺面微露笑容一若望穿秋水今始得如願以償者卽自室中趨出入園中自高竿上取三色之旗下而代之以普魯士國徽且微呼曰余今不復爲法人矣彼來者雖我友而實我仇願雖爲我仇而我仍當待之如友蓋我乃普魯士中之普魯士人也當老婦喃喃自語時雖自命爲普魯士人而忽遽中乃竟作法蘭西語其人身頎而長年事約六十有餘兩頰瘦削額上皺紋疊疊似蘊深憂而妙目天然仍無改其少年時之丰度雙脣慘白時作苦笑見之乃令人生慄其頭上之髮已盡爲銀色不復燦若黃金而豐厚不減於昔兩肩平正姿勢天然行止尤極溫雅統觀其身段舉動似值妙齡時固嘗以豔麗見稱者也今雖垂垂老矣而當年丰範則猶有一二存者佛露蘭旣取普魯士國旗升之高竿卽復趨入室中命其所雇女侍胡爾達盡啟室中之窗曰克老特將軍又將至此矣我若得款之於家寧非厚幸言時面色紅漲心躍躍然跳動勿已胡爾達見狀大詫念主人平日未嘗如此乃疾應之曰諾佛露蘭復自語曰克老特將軍不至此間已四十四年矣今者舊地重臨未識其尙能識我否惟余旣在此當聊盡地主之誼招之飲晏且懇其駐宿於此足令蓬葦增輝言至此復詔其女侍曰胡爾達汝與薛雪黎宜速治具余將驅車往迓將軍蓋余知

將軍今夜必駐軍於鄰近小邑然而鄉村茅舍豈足以褻將軍此間雖湫隘以視逆旅則有間矣余當乘我至誠邀其下顧將軍或不我却也嗟乎四十四年竟同一警克老特至此時僅一陸軍中尉耳今則儼然將軍身膺國家重寄爲一軍之統帥矣然而室猶此室室中之人亦猶是此人也所不同者不過在昔方當妙齡而今則鬢毛已斑耳俯仰前塵曷勝今昔滄桑之感矣言訖入應接室自抽斗中出一遠鏡疾趨至窗前向東而望極目遠眺但見雲樹風帆沙蟲鳥獸而已窺視良久迄不見一人一騎則棄鏡繞室而行盤旋不已如蟻之在磨窺其意似甚焦急者故不轉瞬間即復持鏡而窺久之久之仍不見德軍蹤影則復持鏡而行此一日之午後佛露蘭蹀躞室中足無停趾而望遠之鏡亦未嘗須臾脫離其手其焦急不耐之狀誠非一枝秃筆所能形容其萬一而克老特將軍亦若預知有人之相待乃故故不來盼之愈急則其來也愈緩數小時之光陰轉瞬已過矣而德軍終不至佛露蘭無奈則姑助女傭整理器物且語之曰此室雖陋然較之村中客棧則固已高出數倍矣薛雪黎曰主母言是顧克老特將軍或不至此即至矣而或不願降臨是問則奈之何主母之盛意不幾辜負乎佛露蘭聞語默然不答者移時有頃乃復登樓以窺來客頻頻注視雖女郎之盼其情人無是急切也詎乃盈盈秋水望眼欲穿而接於目者仍惟此一片平蕪不見單輪隻影失望之念遂不禁油然而生恐女傭之言或不幸而竟中則一切希望盡歸泡影矣思及此身爲之顛而手中之遠鏡亦幾墮地蓋老婦於四十四年中所以停辛佇苦堅忍不撓者惟望有今日之一日耳乃今日既至而所望之人猶遲遲不來則其心之焦急可知矣已而不能復耐遂高舉其兩手而呼曰嗟乎上帝余將出而迓之矣余待之已久而彼乃故故不至彼其終不至此乎然

## 第

## 三

## 集

而彼又不能不至。此彼來必入我室。而與我共宴。我更將以一笑報之。言時氣大湧。身幾不由自主。乃急以手握牕櫺。堅執不釋。逾時漸復其舊。乃重取遠鏡。向東窺之。初無所覩。已而見遠處有一物蠕然而動。急以巾拭目。及鏡復細窺之。移時忽狂奔。至於梯次。狀類中風疾呼。其女傭曰。胡爾達趣來。汝目較銳。且爲我窺之。旋有一人應聲上。趨至佛露蘭側。曰。主母何詔。老婦急授以鏡。以手指謂之曰。汝依此方向持鏡窺之。並急報我。以所見。胡爾達依言。以手持遠鏡。而望。老婦急問曰。趣語我爾何所見。胡爾達半响。乃答曰。我見遠處似有一羣乘馬之人。老婦曰。騎兵乎。胡爾達曰。是非余所能知其數。若干。曰。約二十餘人。或尙不止。此且其左。似尙有來者。曰。此外尙有所見乎。曰。無所見矣。老婦吁氣曰。噫。此殆其前衛也。胡爾達試以鏡授我老婦。接鏡時。兩手顫甚。狀如中寒。旣得鏡。卽依窗而窺。已而大呼曰。是果其前衛也。胡爾達克老特將軍。今竟來此矣。此卽其前鋒之哨兵也。我意其中軍大隊不久亦必抵此。胡爾達試聽之。此非其馬蹄蹴踏之聲乎。胡爾達聞言。狀殊淡漠。冷然答之曰。我意克老特將軍若來。則遲早終必抵此。主婦何急急爲。佛露蘭乃顧胡爾達而笑曰。爾言良然。特我候之久。故覺迫不能待耳。汝今試與我以椅。然後往治爾事。迨胡爾達旣去。佛露蘭兀坐窓前。遙見空中一黑點蠕蠕而動。倏上倏下。倏左倏右。飄忽靡定。如鷹隼之逐物。且聞軋軋之聲。隨風送入耳中。繫何物。則德軍之軍用飛艇也。盤旋移時。倏於一剎那間。已自頭上飛越而過。時則德軍大隊亦已湧現於地平綫上。一路如潮而至。佛露蘭見之。乃喟然微歎。以手扶椅。曰。噫。至矣。克老特將軍我候汝已四十餘載。晨夕盼望。眼幾穿矣。咄。汝昔日之殺人犯。乃今始復經此地。言訖。遂徐徐起身。自梯而下。已而夕陽在山。羣鴉噪晚。自鳴之鐘已鳴七下。大道之上。見

有三數人兀立以俟者則此村之市長與二商人及一律師也此四人者各去冠露頂恭立道旁以預備迎接此殺人不眨眼之克老特將軍翼其垂憐蓋是時已知德軍將沿山迤邐而西從事休息以蘇積困而克老特將軍則將設司令部於鎮中也市長偶仰其首見佛露蘭化夫米歐園中之普魯士國旗臨風招颺不禁切齒而言曰咄此老婦抑何可惡旋有一商人裝束者曰彼婦乎我乃不知其果爲何國人也彼雖作德人裝束而有時我乃不能不誤以彼爲法人然與其令村中房屋終歲空閉固猶不如令德人居之而吸收其金錢爲計似較得也市長曰余疑彼或德人來作間諜者耳律師曰不然彼如爲德人來作間諜則何不竟飾作法人蓋以彼之膚色容貌實至與我法人相類飾爲法人必無一人疑其贗鼎者余嘗見其人一二次未嘗不以彼爲法產蓋德國婦女類多羞怯而此獨舉止大方無小家氣也市長曰余未嘗一見其人庸詎知彼容貌之何若然當我軍敗衄之際而彼故高懸普魯士國旗以羞辱我衆此情其何以堪我必將有以懲之一商人急止之曰且毋怒彼今至矣市長微睨之顧謂律師曰汝言良然以我觀之彼實類法產然果何所爲而來此律師曰彼於家中設宴特來邀羣盜飲耳言際佛露蘭已姍姍而至警咳可以相聞商人乃急止衆勿聲衆遂寂然不作一語佛露蘭一手執花球一手執銀鏤之杖徐行至衆前而叩之曰諸君曾見克老特將軍過乎市長毅然答之曰否君奚問爲言際律師忽驚呼曰噫汽車一二三佛露蘭驪然微笑曰是必克老特將軍至矣諸君猶憶將軍不至此間已有四十餘年乎衆曰彼此後當不復能來矣佛露蘭曰諸君言良是然此次則固將小駐數日也言時第一車已風馳而至車中坐軍官五人然車行至此並不稍停直越衆人而過相去可五十碼而後止未幾第二車繼至其

車廂中僅坐二人。制服之上。徧緣金綫。可一望而知其為高級軍官也。其一身體高碩。濃髻滿頰。其一則坐次稍低。故似較短。額上青筋墳起。其狀貌乃猛鷲無倫。頂童禿濯。濯如牛山。而雙眉亦依稀不甚可辨。兩眼小而黑閃爍。有光輝。繄何人。則佛露蘭文化。夫米歐所久盼不到之。第倫士文克老特將軍也。佛露



亦能俯如所請乎。克老特將軍微笑曰。我輩長驅而來。已久不得一飽。蒙媪加惠。敢不拜嘉。然余竊以為我輩既至此。問自當往擾我仇。不當有累我友耳。佛露蘭笑答曰。以老婦愚見。得將軍寵臨。榮幸奚似。故

蘭文化。夫米歐見車停。即越眾疾趨而前。以所執花球。置諸車輪之下。鞠躬而致辭曰。克洛特將軍無恙耶。老婦名佛露蘭。瑪麗文化。夫米歐。寒舍匪遙。敬迓玉趾。將軍不見。普魯士國。獵風翻於高竿之上者。是即老婦家之所在也。此間館舍。湫隘殊不足。以屈將軍。故老婦已飭僕。備輩粗具。殺饌。即晚乞將軍惠臨。以為蓬華增光。不識將軍



竊以爲將軍寧加惠於友母加惠於仇也。克老特曰：然則予從命矣。卽晚九時當趨府就宴。佛露蘭鞠躬而言曰：敬諾將軍之命。疇敢不遵者言未既。克老特忽縱聲而笑曰：止。止。汝母面諛予固非好諂者。予今且爲汝介紹於予友哥森少將。然彼亦非好諛者也。佛露蘭乃與哥森少將鞠躬爲禮。且曰：然則老婦當於今晚九時恭候將軍。幸將軍早臨。免令老婦久盼也。於是遂行。而克老特將軍乃以手招市長等前。且遙謂佛露蘭曰：予必不爽約。汝姑歸可也。佛露蘭瑪麗聞語。遂含笑徐步而歸。靜候克老特將軍之降臨。蓋已待之四十四年矣。然其胸坎中則正如加拿大之瀑布爲勢至洶湧也。

## (二)

觥籌交錯。賓主盡歡。此何時乎。蓋克老特將軍踐其日間之約。在佛露蘭家餐室中夜宴時也。室中陳設華麗。壁上圖畫懸掛。幾無隙處。而光線殊弱。不能燭知屬於何種。以一辨其畫之優劣。蓋村中自來火廠工人聞德軍且至。已盡逃避。一空煤氣。旣斷。遂不得不取給於燭。而燃燭雖多。光仍黯淡。時則克老特將軍與哥森少將相向坐。佛露蘭坐於克老特將軍之左。其第四人則爲克老特大佐。克老特將軍之愛子也。丰度翩翩。其狀貌乃絕不與克老特將軍相類。時方供職軍中。爲參謀部員。此三人者皆戎服赴宴。於禮殊不合。則僞謝以爲其輜重車已徑赴巴黎。遂至無衣可易。而佛露蘭亦以一笑報之。於是飲酒樂甚。已而談及戰爭。三人皆眉軒色舞。舉目昂頭。有不可一世之概。而佛露蘭獨默然。旁坐側耳靜聽。並不參贊一辭。卽三人者亦不甚注意於主人。蓋此輩所樂與接談者爲青年之少婦。而今佛露蘭則固已蹒蹒一老婆矣。有頃。瓶酒告竭。佛露蘭乃起立。謂諸人曰：將軍等請少坐。予且往取酒來。克老特曰：君之女

## 第

## 三

## 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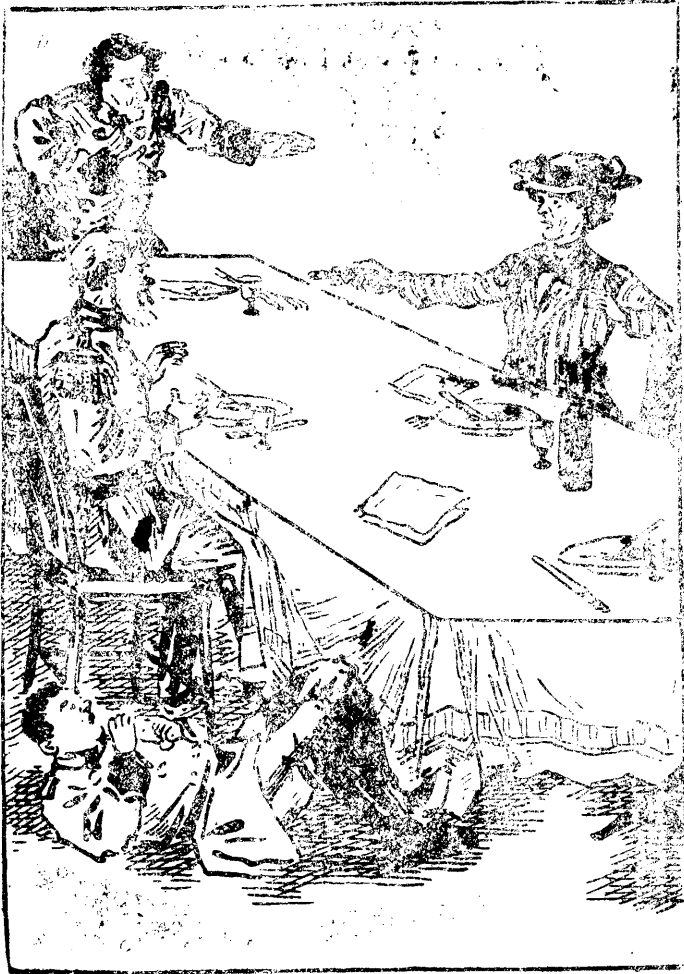
備安在而煩。自往佛露蘭曰：予已悉遣之往鎮上去矣。蓋大軍之中，或有一二爲彼輩鄉曲故舊，多年不見，夢想爲勞，故命暫往一覘，以叙別離之況，亦體恤人情之意耳。哥森將軍乃起立爲佛露蘭啟門，且笑謂之曰：若然，則我敢與媼賭。我以爲媼之女侍，必不能離此宅一步，或方與門外之衛兵絮語耳。佛露蘭愕然止步而問曰：然則我輩乃有人守衛耶？哥森少將曰：此何待言，以克老特將軍之身價，至少當有二軍團爲之衛。若我與克老特大佐，則更益以步兵一大隊，或亦不爲多也。言已，目克老特大佐而笑。佛露蘭亦且笑，且行曰：有是哉！遂啟門移步而出。既出門，乃砰然闔而佛露蘭面上之笑容亦隨此砰然之聲而俱歛矣。乃於暗中摸索，自僕傭之室而入園中，探首四望，則見夜色深沉，星月光微，聞旗聲獵獵，風翻於高竿之上，而四顧乃無一人。於是躡足而前，至於旗竿之下，出三色旗，升之竿上，易普魯士國旗下，投之於地，而以足踐之，數四，乃已。旋復急急入室，取酒而怒飲，大張兩目，盡赤，且以擔驚過，甚面色乃慘白如死。入餐室時，克老特將軍見其氣喘不已，曰：媼以高年僕僕，得勿過勞乎？我輩均深致不安矣。佛露蘭徐徐歸坐，曰：老婦得伺候將軍爲幸多矣。又安敢言勞顧？老婦頃入酒窖取酒時，偶憶一故事，與此宅有關，不禁橫生感觸，而此心乃躍躍然跳動，勿已，亦不自知其何意也。哥森少將時方以巾拭去瓶口上之蛛網，聞語遂進，諛辭曰：然則媼於此事固不常憶及者矣。蓋我聞感觸多者，易老而媼則猶類少艾也。佛露蘭以目邪睨之，且微哂而言曰：嘻，頃老婦聞克老特將軍言謂少將非好諛者，而今乃知少將固善諛者也。又微吁曰：老婦當此事發生時，纔十八齡耳，今已四十餘年，老婦之鬢斑矣。回想前塵，真同隔世。克老特大佐曰：然則此故事媼當猶憶之。清飲乏味，不識能述之，以佐酒否？佛露蘭微聳其肩曰：此事與

老婦所居之宅大有關係。故老婦每一憶及毛髮爲悚。微聞此事發生後。此宅空閉甚久。予近始卜居於  
 是間。蓋此宅主人爲一女中丈夫。及戰事告終後。彼以憂患餘生。不忍復居此間。遂遷往巴黎。以終其身。  
 而此宅乃轉輾爲予所有。女名瑪瑰蘭德。其父供職於法參謀部。兄亦身列戎行。米茲之役。父兄同時殞  
 命。其夫名維蘭伯爵。蓋亦法軍中之佼佼者也。克老特將軍以杯就唇。微飲曰。然則伊夫殆亦被殺歟。佛  
 露蘭以齒嚙唇。作苦笑曰。此卽老婦所聞之一段故事也。嗟夫。彼夫乃不死於疆場。而畢命於此室。卽今  
 我輩所飲之酒。或尙係當日所留存。蓋予購此宅時。並得其酒窖。而據村人言。則自一千八百七十年後。  
 此宅乃久無人居也。哥森少將不待其言畢。卽岸然而問曰。異哉。彼既名爲軍人。則暴骨沙場。是其分內  
 事也。今乃當國勢危殆之秋。而竟被殺於家中。不亦可怪矣乎。佛露蘭倚身椅背。微以目睨克老特將軍。  
 低聲而言曰。是因彼於開戰前一月。親送其妻歸家耳。此言一發。哥森少將乃譁然而笑曰。不意法蘭西  
 軍人之愛其妻。乃尤甚於愛國。雖然。此人家事。何與我事言訖。舉杯就唇欲飲。且以目視佛露蘭。作睥睨  
 狀。而佛露蘭聞語。乃怒如伏虎。突以兩指駢擊少將之腕。腕動杯乃立翻。杯中紅酒淋漓於白色桌布之  
 上。有同鮮血。少將出不意。大驚。佛露蘭亦自悟其鹵莽。乃急笑謝曰。將軍勿罪。將軍之責人亦太苛。老婦  
 幾不能賡續其辭矣。嗚呼。此酒乃大類血。請勿去之。蓋予所述之故事中。亦有流血情事。得此乃彌覺其有  
 興趣也。已而轉語曰。克老特將軍。此酒得勿汗君衣乎。時克老特將軍方有所思。聞語乃吃吃而言曰。否  
 否。佛露蘭予衣固未爲所汗。媪請賡續而談。予儕當不再攙言矣。佛露蘭乃斜倚椅中。以手翻弄桌布之  
 角。雙目大張。而面色乃益見慘白。已而續語曰。維蘭伯爵於普法開戰前一月。攜妻歸家。與之晨夕相共。

樂乃無藝。或倚窗前絮語。或倚簾底談心。或偕行於月下。或攜手於花叢。鷓鴣比翼似漆。如膠。方期白首。齊眉克享閨房之福。而詎知罡風忽起。惡耗傳來。忽有普軍侵入法境之消息。維萊爾以職守所在。不能久留家中。遂不得不強別其愛妻而行。一聲河滿。雙淚迸流。斯真所謂好事多磨。良緣天妒者矣。至其判袂時之狀況。則以老婦之拙。殊不能描繪其情形於萬一。諸君但相意會可耳。蓋女固法蘭西之傑者。明眸皓齒。冠絕一時。而伯爵亦英俊不羣。迥異流俗。宜其伉儷之間。深情如蜜。而不忍一日分離也。所謂在天願作比翼鳥。在地願爲連理枝者。此語殊可爲瑪瑰蘭德與維蘭伯爵誦矣。言至此。少息。克老特將軍忘其所戒。遽曰。此誠所謂小說中之兒女英雄也。媪亦可謂善於摹繪人物者矣。佛露蘭聞之意。滋不悅。曰。將軍請勿以冷語刺人。予述此事。乃至不欲有人攙言。將軍若有所不洽。請俟予述畢而後評之。何如。克老特將軍微呻不語。哥森少將乃急爲謝過。曰。媪請恕予輩魯莽。蓋予輩均武人耳。日向槍林彈雨中。覓生活所親者。惟刀劍所習知者。惟兩軍相殺之事。至於愛情。則何有焉。然此事乃至有意味。請媪續述之。以娛我儕。何如。佛露蘭點首曰。諾。微窺克老特將軍。則方又手置於桌上。身微俯。額上皺紋疊起。雙眉緊蹙。若有所思。而兩足乃於桌下時時移動。似將離坐而起者。佛露蘭乃繼續而言曰。豈意維蘭伯爵入伍不數日。忽墮馬傷其右臂。致不能乘騎。乃復乞假一月。歸家休養。故當兩軍相見之際。維蘭伯爵所以不能親臨疆場爲國効死者。爲其臂傷之未愈也。一夕維蘭伯爵方與其愛妻並坐窗前。絮絮作情話。已而忽涉遐想。念及以墮馬之故。而不得身臨前敵。致有髀肉復生之歎。則悄焉以悲。旣而又思以創痕未愈。而得與嬌妻晨夕相共。則又深以爲幸。一時間思潮起落。心如轆轤。竟不自知其爲愁爲喜也。而是時

乃有敵游騎一隊於無意間闌入村中。以此間素不駐兵，故無一人抵抗。得任其橫行無阻。已而村人之中，有不惜爲虎作倂者，告以維蘭伯爵與其愛妻方卜居於是，而敵遂徑來叩關。於是維蘭伯爵家之禍事作而此一劇悲慘之故事亦卽於是焉。開幕矣。維時伯爵夫人方一小說曼聲讀之以娛其夫。忽見室門啟處一普魯士中尉昂然大步而入，別有騎兵四人守於門外。諸君試閉目一思之。爾時伯爵夫婦二人之驚恐宜何如者？中尉見伯爵卽呼曰：爾今已爲我之俘囚矣。伯爵遽忘其病疾起擁其妻於懷，目睽睽上下視中尉冷然曰：雖然君乃乘我於不備，我今固殊無抵抗之能力耳。中尉疾應曰：良佳良佳。若是則我輩又可免費氣力矣。維蘭伯爵曰：然則君必待我戎服而後就俘。中尉曰：此何待言？予以軍人視若則必以軍人之禮待若。予將令二人侍若，易服惟宜速來。毋令我久待也。言已將手一揮，卽有二騎兵入挾伯爵至隔壁。易衣。伯爵夫人時方心驚目眩，無所措其手足。見伯爵出則亦舉步欲從之。行而中尉乃以身橫阻之。門復砰然而闔。伯爵夫人見狀大驚，急抽身欲退，而中尉已直前執其手，且露齒向夫人格格而笑。其醜乃同鬼魅。伯爵夫人力掙不得，脫遂竭聲以嘶，狀如中肯而隔壁之維蘭伯爵聞聲乃同觸電卽自室中奔出。至息而至排闥入視，則見此萬惡之普魯士中尉方擁其妻於懷而欲以口就親。其如花之玉靨也。伯爵此時怒燄中燒，亦不遑顧及此身之有病。遽以左手痛搗中尉之面而力擲之於地。轟然一聲已亦隨仆。則門外之普魯士兵已追縱入室，羣起而乘之矣。佛露蘭言至此以激刺過甚，語乃稍止。微睨克老特將軍則方據案欲起，面蘊怒容，唇色慘白。顧乃不能作聲而佛露蘭瞪目吐之。遂復頽然倒仆於椅中。佛露蘭乃急起立，銳聲而呼曰：嗟乎維蘭伯爵旣被縛，此萬惡之普魯士中尉乃卽命兵

士斃之於其愛妻之前槍聲響處碧血橫飛而此一對鴛鴦遂成永訣矣嗟夫瑪瑰麗德之愛其夫固較其生命為尤重較之克老特將軍之愛其子則尤不可以同日而語也言至此氣力大張聲益高抗遽以手翻其衣襟出一燦爛如銀之手槍曰克老特誌之爾須知昔日之瑪瑰麗德即今之佛露蘭文化夫米



軍之胸曰爾昔殺我夫乃今尚欲逞強耶轟然一聲早又了却一個時哥森少將已掩至佛露蘭之後方舉手欲撲佛露蘭急回身擊之槍關啟處哥森少將已應聲而倒惟佛露蘭為哥臂所牽亦幾與之同墜

歐也我遲汝已四十四年天道有知竟得償我素志我今當為我夫復仇矣佛露蘭言時將槍一舉但見火光閃處一彈已洞克老特大佐之胸鮮血噴湧飛濺白色桌布之上片片有如桃花之瓣足與頃間酒漬爭其豔麗克老特將軍見狀大怒急自座中躍起奮臂而前欲以鐵拳碎其顛而佛露蘭身體靈捷稍一閃避槍尖已直指克老特將

幸爲牆壁所撐，得不倒地。已而喘息稍定，乃倚牆微笑，指哥森而言曰：爾之生命，我以爲我法蘭西壽。若彼二人，則所以償我夫也。言訖，擲其手槍於地，而槍乃適墮於哥森少將之旁。時哥尙未殊，卽以手取槍力疾而言曰：瑪瑰麗德然則爾將如何？佛露蘭立歛其笑容，淒然而言曰：予今所事已畢，將歸報我夫於地下耳。至予之死法，則亦當與我夫同請速以槍擊我。不者，爾之衛兵且聞聲至此矣。於是哥森少將乃竭其垂盡之力，以左手自支其軀，以右手舉槍擊之。室中四人遂同歸於盡。迨至門外，衛兵聞聲入視，則此四人者，其靈魂已各與軀殼脫離，往受上帝最後之裁判去矣。

(完)

## 梨園雜記

上年七月。余在都門第一舞臺。觀劉鴻昇演血帶詔。是戲除劉鴻昇外。他伶無演之者。（或謂譚氏壯年時曾演之。）可謂獨步一時矣。是戲場數極多。唱工道白色色注重。劉氏演此劇。悲壯沈雄。與吉平當時身分極肖。至受刑割指時。瞋目叱咤。直足褫奸雄之魄。余謂此等戲。能使觀者振拔志氣。其裨益於社會。豈淺鮮哉。

行路哭靈。爲老旦之重頭戲。第二場老旦上場唱倒板。「東方白曙色明。銀河光亮」此十字。因平仄不調。最爲難唱。哭靈一段。亦頗不易。老旦演此劇。因之不易討好。余在都門觀龔雲甫演此劇。其唱句句字字圓穩。其轉折絲絲入扣。而平仄仍復和協。不爽累黍。余謂若龔雲甫者。可謂老旦之聖者矣。

（叢笑）



政治小説

飛艇一夕

坐觀老人編

清代野記

全書三册  
價洋六角

吳穉暉編

上下古今談

全書四册  
價洋一元

上海文  
明發  
行  
海書局

是編所載皆清代朝野軼事而詳於  
咸同光宣四朝所聞所見言皆摭實  
如同治帝之患花柳毅皇后之遭窳  
死某詞臣之導淫繆太太之笑話彭  
玉林上書文正倡言革命白雲觀道  
士交通宮禁奸朝貴妻皆當時所忌  
諱今則一一宣其秘密此為極有價  
值之野史文筆亦復簡潔雅馴堪與  
明代祝枝山之野記並傳

此為吳穉暉先生著用演義體裁將  
宇宙星辰風雷日月之構造之變化  
形形色色事事物物之新智識新作  
用六千年來世界之現象一一說明  
其理由精深之科學以淺近家常之  
談話出之故佳

## (一)

一司閹童子探首門隙曰先生有客造訪言次卽闢扉肅客入客爲軀幹魁碩之六十許人首微禿自睫毛茸茸中轉其耿耿作光之兩目厥狀類鷹上則白眉如銀朗朗然列其人爲異邦產殆無疑義惟以異邦人而效英吉利之裝旣入穆然如有所待迨入室門旣闔始轉向此鶴立室內之癯容少年出其肥澤之手譬折爲禮而詢曰麥歇夜飛在腐否兩瞳亦卽飛向少年而凝視復重聲曰麥歇殆卽其人耶此時麥克斯冬度費雷已退坐於椅矣遂揚手肅客旁坐答曰僕卽其人巴黎人士謬采虛聲奉之以是名且曲道其行事以爲可教實則僕一下駟之才耳滋無以副公望公果何許人耶恕我唐突客曰先生僕備員脫萊蒞尼亞王國之內閣忝長樞密伯爵刺乞諾也此來將有所求助於公并乞公教度費雷啞然笑曰然則公誤矣奈何下詢於僕以僕之少不更事愚魯而非具鷹視睃者之幹才良不能副公心目中所以期凡獵犬之腮閃電之目糾糾之儀彼輩所持以稱長者乃皆無一於僕噫公休矣公所求者壯士而所見者第一荏弱尪瘠之少年吾尊貴之伯爵其狀非若是乎伯爵微笑就椅坐凝眸更視其居停決然言曰密斯脫度費雷君良一時俊選亦允其一披景仰私衷否蓋君之爲當代最勇敢冒險家世界第一飛行家道路爭傳聞之夙矣更聞君行事神奇莫測而又不鄰荒誕御飛船飄忽如仙人莫知其所屈有語以君方摒擋要務邁往聖保羅者於是傳說紛紜或謂搜索逋人方橫絕於支那之大漠或謂翱翔夫阿非利加之鄉麥歇凡此至縈衆懷舍神人孰能度費雷聞其譽已微蹙蹙不自安微笑曰伯爵且推誠

## 第

## 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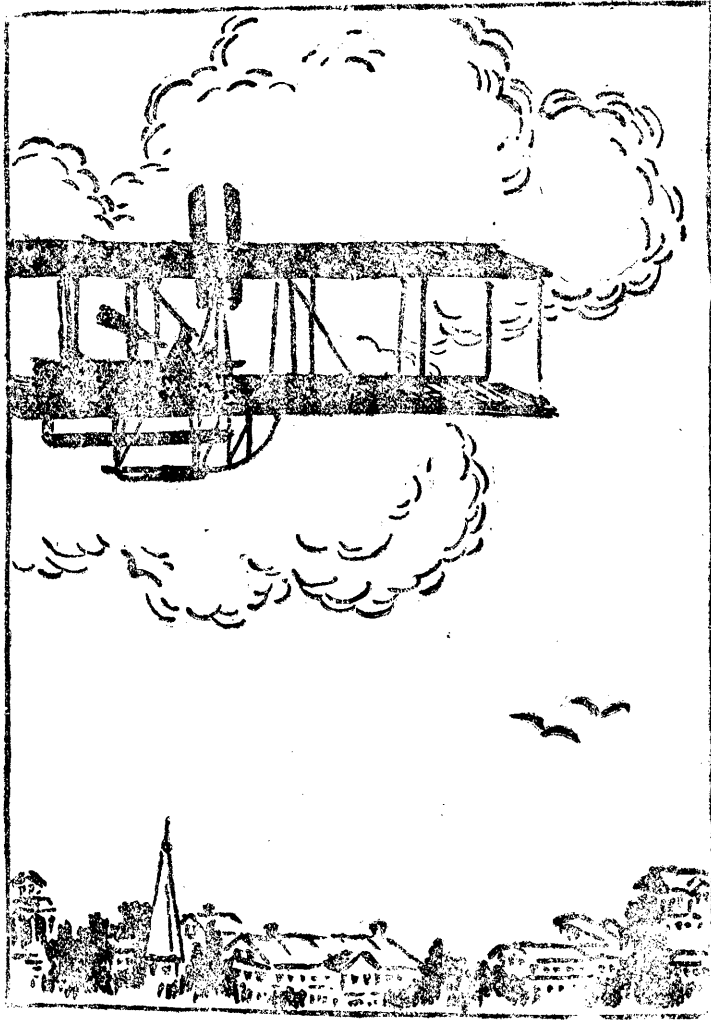
## 集

見示詔以公之趨嚮前此良無所聞於公伯爵曰麥歇且加余於膝余實爲公足下之厮走當吾人未締約前僕必以所事上瀆然後相助爲理共策進行顧公今茲是否閒豫并樂爲余助否不則費時費詞兩無所裨度費雷曰不才有異儕輩實一志氣純潔之冒險家生計既頗裕如歲月亦滋優游能怡怡焉自事其所事公所嚮者果何者耶伯爵曰然則公承此事必矣以公既樂冒險又烏能不役於余余此臨實挾一非常之事業生死初難預必質言之即欲公以生命爲孤注救一國於危亡度費雷曰公殆欲其陳屍廢礫中抑欲其牽蜂擁之革命軍責言於脫萊菴尼亞王之前而大肆屠戮耶伯爵頓爲氣促目光炯炯殷然凝注其面曰余所爲者乃至光明磊落初不與彼輩偕麥歇其信余言且是消息奚爲已至倫敦公殆得自臆度亦知革命之紅雲已滿籠脫萊菴尼亞之上乎度費雷曰先生人終不臆度及此亦得諸道路傳言耳發難果在何日伯爵曰最遲不出三夕或且今宵卽爲潰決之期嗟夫事脫若是者上帝臨之度費雷曰乞以始末見詔伯爵曰余儕處丕脫第七庸腐政治之下者十五年矣其異母弟公爵凹斯列克冷石輔之如右手則又跋扈專橫招結死黨以快其私欲嘗謂大寶所歸於己爲當國彌強而民彌悅也嗟夫是言初亦匪妄以凹斯列克殘暴而不脫庸闇庸主初難致國於強盛惟暴者或能之自民而言既久懣懣無生氣亦頗欲代之以暴余每觀此十五年闇然無光之歷史亦不禁頻爲首肯謂終當有勝今茲耳第脫萊菴尼亞之民至忠也而凹斯列克卒勝之今且羣焉左袒從其後至遲不出三夕外度費雷曰奚不發之於十五年前而於今日豈畏暴者之鞭笞耶伯爵曰非也是中初非無因而其事亦至怪特麥歇亦欲聞之否以凹斯列克之母初僅承值浣衣局嬖人之子民初弗悅庸如丕脫亦竟爲衆擁

戴焉。加以先皇后之暴崩。事成疑案。羣言熱病之致。實由醜酒。指摘所及。先王之過。遂叢於凹斯列克之身矣。度費雷曰。然則公何所志。是言一發。卽見炎火中灼。滿騰於伯爵之頰。爲狀似至不寧。度費雷驚呼曰。豈有女子其間乎。伯爵不禁斗然起立。雙瞳耿耿。作異光。矍鑠有如中年。言曰。女皇陛下之尊稱。隣將見上之大公主伊梵矣。度費雷復曰。然公主終爲女子。公殆欲援之。出乎革命恐怖中。而將乘事未集。令僕一效其力耶。伯爵曰。初不僅是以君等英吉利人之心懷。或不樂聞。是且將呼之爲瘋人。然試一聆余言。則僕擬廢丕脫而囚之。行將如革命黨人之所爲。擇君以爲代。第非凹斯列克也。度費雷斗焉。神王雙目奕奕曰。非其人耶。伯爵曰。良非也。將以一女王君臨敵國。大公主伊梵卽其人。公主雖方妙年而行事大類成人。人咸欽之。思爲其用。列聖之大武丕德。咸灌輸其血管中。一日卽眞其纖纖玉腕。當如純鐵之彌堅。而耆臣宿將。尤必炳然雲從。彼輩當丕脫未履。祚前久已展其鴻謨矣。旋以未遇明時。遽賦歸耕。今復將出公主大父之成規。以輔翊此弱女。風虎雲龍。我脫萊菲尼亞。不其強乎。度費雷曰。固也。第公將何需於僕。公不謀之於國衆。而枉駕過我。又奚爲者。伯爵曰。徒以凹斯列克爲之梗。彼且包藏禍心。將所以處公主父母者。並以施之公主矣。嗟夫。過良在僕。度費雷實菸於斗曰。彼殆欲處公主於死耶。果是者。將不直於民。愚孰過是。其狀果安屬。刺乞諾喃喃而詈。爲狀憤懣已極。言曰。彼劫之去矣。公主竟失踪於大內。王聞而疑懼。交集祕之。不宣。第此殊易測耳。以公主幽嫺貞靜。每跬步不出後園。舍彼又孰能施其技。宮中雖震恐。失次余則頹了了。於是事因果矣。并能審其所斂。第力所未逮。奈何。度費雷曰。君之所以過我者。以此乎。伯爵曰。然。正職是故。

(11)

碧空中有物。悄然掠而過。時當中夜。濃霧類蛾。密籠於其間。外圍作灰色。



道。以。內。雕。欄。繞。之。金。碧。輝。煌。無。愧。王。家。風。物。也。此。飛。行。碧。空。之。怪。物。至。是。忽。降。機。下。窺。以。默。察。此。睡。城。中。之。形。形。色。色。知。和。平。猶。得。暫。保。不。至。即。破。假。面。而。出。復。欣。然。上。升。其。機。蕩。漾。乎。天。風。飛。雲。間。此。時。一。衛。兵。

竟。劈。濃。霧。而。出。以。作。行。空。之。導。燈。狂。風。時。焉。怒。作。震。山。巔。森。林。槭。槭。作。響。披。掃。而。下。直。達。於。山。谷。之。次。下。則。燈。火。明。滅。依。夜。景。而。遞。變。則。脫。萊。蕨。尼。亞。之。國。都。沙。汀。堡。城。也。其。處。中。央。方。場。之。王。宮。卓。立。天。半。裹。於。沉。沉。夜。氣。中。狀。如。入。睡。敵。樓。屹。然。雁。行。而。峙。森。森。如。勇。士。之。羣。上。其。槍。刀。洞。黑。之。長。窗。蔽。以。白。幔。厥。狀。閃。閃。類。眼。詭。異。焉。熟。視。此。石。道。上。往。來。梭。巡。之。衛。兵。了。不。他。瞬。石。

忽側耳而聆。一不可思議之音。吐似自雲端。裊裊下。曰：遠哉！言此者，卽度費雷方坐機室內，掉首語其同侶，刺乞諾粗聲而答。顧爲白絨頸衣所裹，則亦抑而不揚，曰：固也。然君宜識之，吾人初非易與。彼間非黠黯無所覩乎？余儕之公爵，深心人也。雅不欲有一火之未熄，一窗之未闔，以爲苟是者，陰謀且敗，而所處城堡堅而進攻勿易。洵歐羅巴第一鷲鷹之巢也。度費雷力御其機，向峭壁隙處而下。壁峭立於雲望之，令人心悸。旣下峭壁地勢，復易山谷如蛇而蜿蜒，循之竟達一寥闊之境。雲也，谷也，團成一片，相籠相纏，不可遽分。密霧復迷漫，其間聚散靡定，以罩此水天一色之上。是時也，船復衝霧而升，展翼疾進，尋忽爲雲所吞。良久始見，則正繞行蒼穹間，如巨靈之伸其掌，意欲於此洞黑中一探海濱堡址之所在。顧歷時旣久，竟杳然無所覩，不禁廢然進霧，仍繞之而飛，以爲其長途之良伴。倏忽間，微光燦然如星，直射而上。度費雷一見，卽殷然詢曰：公主其筵於此乎？刺乞諾目注繞頂之黑纜，頷首而凜然言曰：余當效百死以出之。彼囚居之慘狀，固可一憶而得。長日困坐斗室中，守之以獠惡萬狀之二兵，水天一白，常呈於其旁。嗟夫！盍觀彼間之塔，血淚斑斑，騰而爲字，可一望而辨也。主也，佑之度費雷，怡然展其齒，轉船唇而循原路退，復絕山谷而上，含笑祝之曰：昔日之榮譽，將不復上之夜飛矣。若友，今已後時，厥故正坐迷路。夫時問者，飛行家之良友也。其展若翼，趣進行見冷石，進退失據，初無平安之窟。時則涼風習習，拂面睡魔都退已而復翔乎？王宮之上。伯爵斗覺呼曰：王宮耶？奚爲返翔乎？是公主初不在也。度費雷曰：第公非攜有鑰具，可啟之入乎？伯爵曰：余固能入宮之東，偏有余直廬在，可由玫瑰圃以達第。此意又安居。度費雷掌機徐徐下降，言曰：余不樂觀流血，頗欲公入警。帝后能脫之固佳，不則與之俱死，俾余得！爵伯怒曰：俾

第

三

集

若得事何耶。其聲暴厲已極。第以權非己操。則亦莫可奈何。復嗒然呼曰。俾若得事何耶。度費雷栗碌轉其機。銳聲答曰。余將行余所志。識之。此次飛行濃霧中。不可謂非險矣。余第知冒險而公並欲殺人。嗟夫。今日事固無所用其殘殺也。以今日之爲內訌。而所以釀此之因公亦久。識之在彼。輩蜂擁而來。生死間不容髮。不死人人且死之事。亦良當若此。蹇運之二。可憐蟲。固公帝后也。如彼之庸。余初無恤。第彼輩固亦人類。奈何坐視其被戮而不救。公當竭力出之。死勿令身當其衝。不則警之以危。俾得速颺。凡此敢以奉規。惟君圖之。伯爵夷猶不答。狀頗憤憤。已復俯身向度。費雷而視。度費雷亦以目報之。寂然者有頃。伯爵忽中怯。齒震震響。此時遙天近日。處霧已消。歸鳥有一絲淡橙。色籠於玫瑰上。以綴此岑寂之景。度費雷瞥眼及之。知革命軍而今夕發難者斯其時矣。乃不待伯爵期期之言。出之吻。卽呼曰。男子其屏若息。余儕下降矣。船卽翩然下攪。冷濕之雲片片掠面。過風亦虎虎作聲。刺入其耳。鼓已復斗。向上振翔乎一平場之上。則樹也石也籬也。咸歷歷列其下。而曉色亦穿雲隙而出。映於大地上。於此白光一道中得就。而外瞭景色。度費雷出手遙指曰。彼端伯爵揜袖戟其微顫之指。指他端而言曰。否。彼隱約於籬間隙處者。是也。第於公主將奚若。君乃設術愚余。以余思之。公主其先帝后。初非所急。稍緩來拯。非遲度費雷曰。速下。謁帝后於宮。越一小時。余當晤君於此浮圖之下。勿躁勿騷。遲余於此。言方畢。槍聲忽訇然作。劈空氣而入於彼等之耳。旋復繼以一呼聲。似自身旁而來。叢叢水松後。亦卽以聲和之。滿園咸疑藏有伏兵。瞋其無形之目。以窺人殊悚然焉。此時宮以外。甚囂塵上。燈火簇擁而來。衛兵懼而羣奔。民舍中履聲重疊。如怒潮之作。雜遝不可辨。曉風颺之以去。吹入人耳。瞿然自夢。驚覺披衣奔矣。宮外方場上。人如蟻集。



咸極聲而狂呼嗜殺之熱血騰沸於其中。癩作竟成是狀。而王宮仍森森卓立如故。初無一星之火。似此鼎沸之聲。未嘗穿重垣而入。白幔爲蔽之。長窗仍一射其詭異之目。以目人旗杆亦矗立干雲。旗已無矣。似挺然而前。以衛此睡鄉中之帝后。已而微火自窗隙熒然出。窗亦自內遽關。刺乞諾指而言曰。彼等震恐極矣。處境一何其熒獨全宮中乃無其他值衛之人所留者。惟彼輩耳。大似二鼠困一死穴中所環者。惟血腥之金錢死罪與極刑度費雷降機而下。距地可一人高。下鐵梯而倚之於樹側。命伯爵下厲聲語之曰。脫越五分鐘而不助。二人出走者。余卽逕返倫敦。卽未越五分鐘而仍逗遛園內而不前。亦必置若事於不顧。任公主囚禁。年年若其識之。非若馳而出。二人於險者。余莫能爲助矣。刺乞諾握臂鄭重言曰。誓之。誓君必攜公主而晤余。於是間度費雷曰。諾一小時內當晤君於此浮圖之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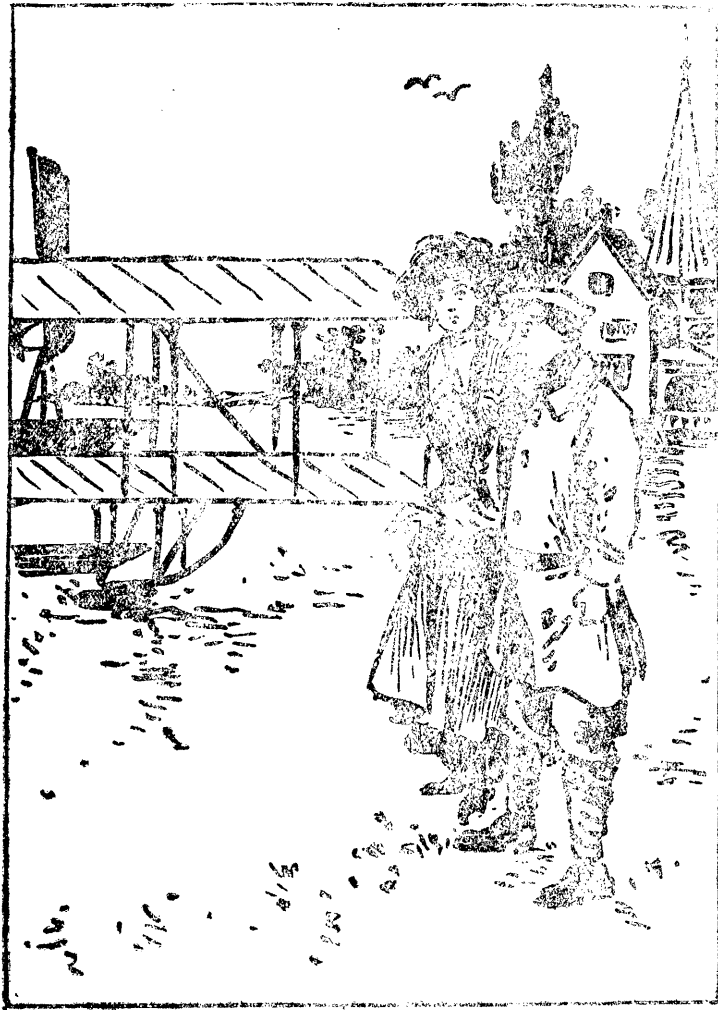
(三)

晨光透矣。積霧漸消。紫紋一抹橫跨碧空中。斑駁如鱗絲。淡橙色復閃閃然。現加於淡雲之上。上乎山谷者。則曉風習習而扇拂於度費雷之鬢間。飛船之橫翼亦以風力橫加進行。乃殊不易。自宮達堡之行程。僅二十分鐘卽達。第以風力之暴。雅似欲倍之。度費雷頗憂。思升高處以避。顧風橫如故。幾瀕於險者。凡數次。而仍作其勇氣。毅然破風以前進。逕趨窄谷而下。度費雷且制其舵。且祝之曰。老友。夜飛（夜飛者。船名也。而人亦卽以船名）脫不力鼓。若勇者。余將後時矣。老伴。其振若臂而趣前。若亦知此行冒險爲余生最可念之事。實乎救一公主於塔中。而不可有分寸光陰之虛擲。老友。其勉爲之行矣。趣前。祝畢。翩然逕向下折。竭其力以與外力抗。條焉兩翼格格作響。震顛於怒風中。頓呈危狀。乃躊躇片頃。決道之。

所從旋卽下攫類海鳥之撲其翼警然直下山谷則風仍包之而吼雲霧更追躡於其旁四面楚歌幾無術以自解乃復力作其勇貫重圍而出於是囚居在望矣須臾而後益見真切如豆一燈更黯然上射度費雷始色然喜自上遙度之則堡狀大類蟾蜍詭異而不悅目峭壁更矗立如魅其下則墨浪激之盤旋於亂石間淒然而鳴聲乃大似戰場中之呼嘯度費雷私語曰深心哉余友冷石識此爲最安之巢穴卽以所俘之雛鵠囚其中內外咸險固如一似此曠居果何處爲公主所居耶欲於匆遽中一覓卽得事良大難此時如豆之火仍自塔間一窗隙隱約射出乃卽鼓船下攫爲事至迅而不喧僅如巨鵬拂空氣而過其聲拍拍已卽去地不遠距堡內草場僅數尺見熒然之寸燐仍閃閃於晨光熹微中迨夫旣降則適當一廣廈前平場鋪草一碧無垠門前立二衛兵好夢方酣臂相交而納首於其中度費雷觀狀私謂此不啻其主已出之標示彼等遂夷然無復顧忌佳哉余老友夜飛行事乃至靜穆今公爵及其腹心旣皆出而揚革命之塵於沙汀堡矣惟留此娟娟倩影於塔中佳凹斯列克公爵公方求加冕於頂余敢展手向若索取之思次微笑顧行事初亦不易以塔門緊闔不通窗竇更狹小如綫惟妖魔或能擠身而出之若此十八九齡之少女又烏能出不禁握拳透爪向空氣中而猛擊蹀躞於曉風習習中喃喃不已曰事脫適爲奇遇佳運適臨我躬則塔禁勿嚴者卽足矣帝乎僅一勿再靈爽其憑然而事固有奇之又奇者此時靈爽竟見矣度費雷驚愕無似惟有瞪目而視已乃樂極笑容滿擁兩頰間幾欲破聲而出自語曰女郎何人女郎何人徐思之初固勿奇彼老物殆欲以之爲后一蛇蝎鍾情之忱藏於其殘酷老懷中蓋塔下之鐵扉時乃閑然忽啓一女郎亭亭自內出步入亂綠交織之園中曉景滿罩其間爲狀至清麗也

女郎珊珊自右而左。行於亂石小徑上。清露承草。羅襪幾濕。女郎一不之顧。昂首逕前。彷彿欲與海中新氣一競。其高華清潔。又似飄飄臨空。百凡皆忘。前此恐怖之狀。都已勿縈。其懷現已脫囚。居而復自由者。已遂至峭壁前。俯身而探。其下深可千尺。度費雷逆審之。卽一鼠亦不容其插足。水聲復澎湃於其間。如鬼物之嚙笑。女郎果懼。斗後却色。亦頓趨慘白。急以二手掩耳。遏此可怖之聲於不聞。仍亭立愴然而思。蔚藍雙波中。旋遂露慘怖之色。絳脣更掣。掣而顫。爲狀至覺可憐。度費雷行近其側。耳語之。女郎驚極。躍然起。作抗禦狀。欲呼復以玉纖掩其脣。聲遂遏而不揚。低呼曰。此何事。而君果何人。度費雷曰。姑娘首語。以汝爲何人。以余雅不可有所失。誤此行。實以生命爲孤注。試語余。姑娘果誰何氏。女郎淚皆瑩然。盈盈下被。其玉頰映之以金色。燦爛之美。髮其美直如安琪兒。悲聲答曰。儂脫萊菴尼亞之大公主伊梵也。爲人禁之。於是幽淒之地。初不審其何因。致是亦不識禁余者之爲何人。惟苦况備嘗。日以淚珠洗面。耳度費雷雅憐之。已忘其爲天家玉葉。并忘其瞬將卽九五之尊。第目之爲一震恐失次之稚子。握其手而含笑慰之曰。公主靜聆。勿怖。余敢舉其狀以告此次之奸謀。似發於公主之親屬。公主斗詢曰。四斯列克耶。度費雷曰。然實卽其人。公主曰。儂欲面其人。盍挈儂往。度費雷微笑。執其玉纖。指飛船止處而言曰。視之余之來。以飛船止於彼間者是也。今將載公主同返沙汀堡。公主亦信余否。此事詭異大類說部。然無意外之加。則所敢斷言。欲脫囚居。舍是別無他術。公主其有意乎。公主曰。儂欲面余叔四斯列克。決欲首面其人。度費雷曰。然則公主借余必矣。以彼頃不在是。方僕僕於沙汀堡王城中。公主流波凝注其面。疑信半參。而詢曰。僕僕於沙汀堡耶。度費雷出表於懷。舉矚之。隨率然答曰。彼事方集。自余而忖其革命事。

業已進行過半矣。公主乃喘息而嘸。狀殊難堪。度費雷亦審言太魯莽。顧莫能復為雍容之態。且審是擊太暴。初非弱女所能當。第已言出於口。莫可奈何矣。此時斗覺臂為公主所握。為力甚猛。知其言已邀見



以告之。其頰乃隨之漸趨慘白。久之喟曰。嗟夫。余父若母。彼輩乃欲加害於其身上。帝佑之。永勿違。是度費雷曰。刺乞諾已允為助矣。業往警告帝后。助之出走。必能竭其力以翼衛。無患也。公主觀之。沙汀堡臨

信。以身託之也。更矚其面。則玉容慘淡。而兩目仍滿挾神光。凜乎其不可犯。剎那間。怖態復一掃而去。天表亭亭。罩之以綠色之服。莊嚴竟如女王焉。其人良類女王。且彌愛其國。欲奮身而戰得之時。遂步入飛船內。就度費雷所指之座而坐。悲聲呼曰。革命船。遂展翼逕起。直撲山谷。而上。曉色照映於其前。愈趨愈紫。機聲則陸續送入耳鼓。如奏凱旋也。中間度費雷盡舉所知

矣。卽見全城爲紅光所包。騰焰於其下。曉日罩之。其赤如血。重砲轟然雷作。陸續不絕於耳。知凹斯列克冷石發難之期屆矣。

(四)

彼等倚於飛船之側。凝目下矚大地。則沙汀堡干戈擾攘之狀。悉爲所收。街之上。男婦鬪集。往來而狂奔。有如蟻穴。被災羣蟻。咸蠕蠕行於階石之上。中有執劍者。巨而式古。掩映於街燈中。爲狀至怪。其持槍者。則時時出其細縷之白烟。更有手劣式七首者。則持而亂揮於空中。以示威武。人人心中。咸似滿貯嗜戰好殺之熱血。思得當而一灑。各處咸見有小隊紅衣之革命軍。齊向中央方場進發。隊後革命之紅旗。亂揮喧聲大作。載械之車。亦徐向人叢中。鱗鱗而進。無論男婦老幼。冠上均綴有血色之冠章。更有塗朱於其犴惡之靨者。其狀尤獍。而轟立中央方場之王宮。則以石建築而成。大似具有吸力。使人人咸向其地而來。金碧欄干之外。有黑衣義兵一隊。與攻者相糾而格。已而勢漸不敵。呼喊於焉。大作復相持而入於殿門之次。而紅衣兵時亦適來。義兵遂敗。歡呼聲乃大起。如步兵之羣發。其槍聲亦卽繼作。與喧聲團爲一片。轟然上達。公主聞之。頗懼。以手掩其兩耳。迨聲稍止。始側身緊握麥克冬之臂。戰戰焉舉。其慘白之靨。向其下。喧囂擾攘之人羣。而注視。慘聲詢曰。衛兵奚不出抗。豈彼輩亦爲國賊。已隨之而叛耶。度費雷曰。兄弟之政也。公主勿復嘗嘗彼輩。殆已如被酒而狂。作威思革命心乎。此者蓋匪伊朝夕矣。而冷石實爲之魁。羣乃轟然從其後。公主自度勇力如何。能下而與之一抗否。公主迴身面度費雷。流波直瀉其目中。四目遂遇。挺然曰。儂已決矣。先生奚事見教。度費雷曰。余欲公主暫置父母於不問。公主誠心

乎脫萊菴尼亞者。則必循是而行。舍脫萊菴尼亞外無他念。以國人方欲奉公主爲女王。而帝后者既託之刺乞諾。必可無恙。今日事實。實公主與凹斯列克公爵最後之較藝。然勝者必爲公主。以脫萊菴尼亞及夜飛故。公主必勝。公主兩目作光。答曰。儂必勝。度費雷曰。此行將涉足於流血之場。公主當識之。其慘怖匪言可喻。殺人卽於足下。公主旣不可畧呈慄色。尤不可掉首不顧。試寧神一思之。凡此公主亦能之否。公主曰。苟勢非能避者。必鼓勇爲之。儂必鼓其勇敢之氣。以脫萊菴尼亞故。儂必勿辭。度費雷曰。然則斯良其時下矣。船卽徐徐下降。槍烟濃集如霧。擁而上騰。竟裹之而不見。而呼聲亦卽漸近。足下騰沸如猛獸之求食。而吼槍礮聲更轟然如雷。作於宮牆之內。度費雷當是斗爲公主懼。幾難自振其氣。曰。余誤矣。奈何。攜公主至是。余良大愚。竟趨死地。公主曰。勿論其爲死爲生。余必下。飛船遂下止於地。則適當玫瑰圃內也。幽悄無聲。距別刺乞諾之地勿遠。右嚮十碼以外。一小浮圖掩映於玫瑰叢中。幽蒨如畫。第此亦僅表面。其狀初正難恃。以是時浮圖以內。帝后方相持對泣。謂爲畢生所未遭。其慘痛之情。大似葬七首於腹。而中割之。度費雷時以臂挈公主而前。鄭重語之曰。勿外瞭。勿外瞭。小女郎其盡鼓若氣。振若勇。是後二人乃昏昏然不知所處。咸如履霧而行。分陰有如一小時。而小時亦僅光陰中之一瞥。後此回憶及之大足令人尋味。凡諸險境。悉伏於五分鐘內。極波譎雲詭之致。當抵浮圖門前。度費雷曾力挽公主之臂而出。當前紫苞一叢。爲踐懾幾死。公主厥後竟茫無所知。且不憶目中何見也。度費雷尋遂揚聲而呼刺乞諾。刺乞諾果應聲至。乃即躍前迎之。斗爲駭然不已。則刺乞諾傷矣。所傷初乃匪輕。袖已沿臂截去。鮮血殷然透襯衣。而染於制服上一臂垂而不舉。鬢則慘無人色。旣見二人。卽狂奔而前。顧以足蹙。卽

奔而亦勿迅。舉其未傷之臂。喘息而言曰。往往以上帝故。趣往。冷石將搜余於此圃。彼固知！言未竟。二至重步履聲透羣喧而入。其人殆已入園。且可遙觀其面矣。刺乞諾立揚其首。復懇切言曰。往趣往。越此庭除而過。道余直廬而入於殿。此爲啓廬之鑰。更由彼而右折。經中門以陟乎午樓之上。令衆一朝其面。公主也。女王也。令衆一朝之。公主立趨前。握其創手。雙波向之熟視。且憐且感而言曰。吾至親愛之友。竟爲余而垂瀕於死。今余瞬且爲王君志。旣達死當瞑目矣。凡君生平之老友。亦即余之友。當永永念君於沒世。余最親愛之友乎。刺乞諾揮手曰。陛下苟垂念臣者。其即趣往彼來矣。即見冷石如兇躍而前。握劍於手。冠上革命之章。隨風而颺。赤乃如血。一覩刺乞諾。步頓止。斗復突前如颺之舉。舉劍猛砍之。口呼曰。奸徒。奸徒。度費雷時已乘隙挈公主行。所留者惟此二人。乃相猛搏。刺乞諾之鬪。似僅欲延長其時。俾二人得從容而達。時舉目遙望之。見二人經庭除於宮牆玫瑰花下探門而入。已乃小駐片頃。廻首向彼而視。作依依不捨狀。尋復見度費雷導之徐進。門亦遂闔。至是刺乞諾心大安。知事定即在俄頃。乃轉面冷石。怡聲率然而言曰。聆之。即在此。三分鐘。冷石曰。不待三分鐘。若且往別一世界。聆新聲去矣。言次。即進劍。搯之。刺乞諾微側其首。柔聲曰。聆之。即在此。二分鐘。時園外之羣喧。乃斗寂。殊出冷石不意。不禁驚惶無措。氣亦驟衰。握劍空氣中搖搖顛不已。木然視刺乞諾而詢曰。果何意耶。刺乞諾僅微笑曰。聆之一分鐘矣。言時聲浪逐漸而低。目挺然作異光。執刀之手。亦無力向下而沉。距死蓋僅一間。此時冷石果側耳而聆其事。斗焉竟臨。則一片歡呼聲。頌祝聲。如浪排疊而至。餘音裊裊。空氣中久不已。聲至清晰。曰。女王萬歲。冷石惟木立而聆。刺乞諾低聲曰。上帝錫祐女王。

(完)

長 嘯 餘

缺米少柴。細君脫簪珥。當去傭書賣賦。登時將書帕贖來。日食還  
是艱難。心腸落些快活。

正欲敲棋。門外有不速客至。纔思展卷。坊間送新刻書來。聽林鳥  
遞囀新晴。問山妻可有藏酒。持口齋不如持心齋。戒殺生處作佛  
甚大。口念佛不如心念佛。要成佛者修行始真。

娶妻而不慰饑寒。痛癢。名爲有室。繆夫。養子而不修丘壠。蒸嘗。不  
若出家僧道。



奇情小說

瓊島

仙葩

(完)

內容  
六種  
百種

總目  
 日曆類 稅法類 衛生類 文件類 全書一厚冊  
 商務類 禮節類 飲食類 字書類 精裝一布匣  
 旅行類 教育類 交際類 雜類 價洋二元  
 郵傳類 家務類 文藝類 類 特價一元二角  
 郵費每部二角

● 希望種種事業發達者不可不讀此書 ●

六版  
增訂

日用寶鑑

本書為便利社會實用起見故於日用諸要項博採旁蒐應有盡有初版發行頗蒙各界嘉許稱為居家旅行必備之書未及數月再版五次行銷數萬本局復懸千元之獎徵求各省實地調查所得關於風土人情者尤為詳備故修正以後不但種類加多材料豐富即內容亦事事適用面目一新得此一編可抵他書千百名

日寶鑑非溢美也

上海  
 文華書局  
 明各書局  
 發行  
 代售

奇情小說 瓊島仙葩 下卷

吳門天笑生譯

第二十五章

且說羅玉英聽得老律師說江南田是他的表兄也是哥江脫利波的子孫如何不喫了一驚老律師又道足下不是哥江脫利波女兒梅娘的外孫嗎他却是梅娘之姊蘭娘的孫兒呢羅玉英道噫我倒沒有知道却和他有親戚的關係咧想了一想又道如此說來大概這鱈魚皮袋是他所得的了老律師道原是我以好意應該把這事告訴足下羅玉英不覺變色道他真好大的運氣呢老律師道你可是有羨慕他的心嗎羅玉英道我決不羨慕他老律師道這纔是有志氣的青年以老夫想來足下有此天才怕不能壓倒了人家老夫祝你前途多福就是了羅玉英道多感多感從今後我却添了一門親戚他果然是我的從兄嗎老律師道這話剛纔就想要和你說明的了只是你不願聽後文的話所以未說我再子細告訴你一遍他的祖母蘭娘是哥江脫利波的第二女兒你的外祖母呢……老律師還沒有說完羅玉英便剪住道怎麼說蘭娘是哥江脫利波第二女兒那第二女兒分明是我那外祖母梅娘呢老律師道這却你弄差了長女松孃却是個獨身沒有適人早就故世了所以沒有子孫二女蘭孃三女便是梅孃羅玉英遲疑道這可奇了我記得筆塚村的戶籍簿上分明記着第二女是梅孃呢老律師道我想是足下記差了或者是看差了也未可知羅玉英道我想却決不至於看差但是現在我們不必論此事倘然這個鱈魚皮袋凡是哥江脫利波的子孫當然有這個權利我不難再回到筆塚村調查出來現在聽老先生說起哥江脫利波的子孫別無權利可以索取原可以隨意贈人我又何必爭呢老律師道不差像

足。下。如。此。明。白。事。理。的。人。實。在。令。人。感。念。那。時。兩。人。又。談。了。半。晌。話。老。律。師。付。了。三。百。圓。的。鈔。票。取。了。這。三。張。畫。稿。自。去。羅。玉。英。憑。空。付。了。這。一。百。圓。的。鑑。定。費。却。引。了。三。百。圓。回。來。十。分。歡。喜。說。從。此。以。後。便。可。專。心。那。傑。作。了。不。談。羅。玉。英。專。心。他。的。傑。作。再。說。江。南。田。這。時。心。中。又。是。喜。又。是。怖。想。看。官。們。也。大。概。能。推。量。出。來。了。江。南。田。的。祖。母。蘭。娘。委。實。是。哥。江。脫。利。波。的。第。三。女。絕。非。第。二。女。那。第。二。女。確。是。羅。玉。英。的。外。祖。母。梅。娘。知。道。這。個。順。序。的。只。有。江。南。田。自。己。那。個。柯。遜。老。律。師。却。弄。差。了。江。南。田。知。道。現。在。柯。遜。一。時。弄。差。將。來。難。保。不。調。查。出。來。到。那。時。百。萬。圓。到。手。的。財。產。可。不。依。然。要。吐。出。去。嗎。所。以。他。急。急。的。到。威。爾。遜。市。去。到。了。威。爾。遜。市。還。到。筆。塚。村。把。戶。籍。上。的。一。頁。割。去。了。他。纔。算。安。心。不。想。一。到。火。車。上。就。遇。着。了。羅。玉。英。可。是。他。想。我。做。這。事。人。不。知。鬼。不。覺。便。遇。羅。玉。英。何。足。懼。哉。火。車。到。了。別。了。羅。玉。英。坐。了。一。輛。馬。車。歸。家。心。想。我。此。刻。不。是。一。個。百。萬。家。產。的。人。嗎。却。忘。着。自。己。在。危。險。之。地。只。是。快。活。得。時。時。要。笑。出。來。到。了。家。中。他。夫。人。楚。芳。不。在。家。內。出。去。奔。走。運。動。去。了。瞧。着。桌。子。上。各。種。稿。子。已。經。搜。羅。了。不。少。可。見。這。編。輯。進。行。之。事。甚。有。進。步。還。有。一。種。計。算。書。倒。也。精。密。這。便。是。楚。芳。用。了。他。這。四。萬。圓。正。在。那。裏。大。費。經。營。江。南。田。這。個。時。候。全。不。是。他。夫。人。丟。出。這。支。票。簿。的。情。形。了。宛。似。大。人。瞧。着。小。孩。子。的。兒。戲。不。覺。得。呵。呵。的。笑。道。可。憐。可。憐。他。還。自。己。不。知。道。自。己。是。個。百。萬。家。產。的。主。婦。還。在。那。裏。用。這。四。萬。圓。的。資。本。起。那。空。中。樓。閣。咧。又。自。尋。思。一。個。人。單。靠。着。智。慧。是。不。中。用。的。試。想。勞。心。勞。力。得。有。幾。何。要。是。運。氣。來。了。一。下。子。便。是。百。萬。圓。這。百。萬。圓。至。少。也。得。五。六。萬。的。利。息。現。在。加。冕。期。近。寶。石。騰。貴。賣。他。一。百。二。十。萬。圓。算。不。得。什。麼。事。兒。他。正。在。得。意。的。時。候。只。聽。門。外。汽。車。聲。音。是。他。夫。人。楚。芳。還。來。了。見。了。江。南。田。便。道。

你到那裏去來。怎麼不告訴我個地址。江南田道。這是個好事情。並非惡事情。包管你聽了。大大的歡喜。楚芳道。有什麼喜事。啊。我這兩天忙得什麼似的。天天要去捉那靈魂。再要預備把原稿送到印刷所去。



詩咧。畫咧。小說咧。都是極優美的一面。把雜誌增加頁數。比了你所編輯的當兒。却通俗得多。我想通俗了。讀這雜誌的範圍。必定加幾倍的。廣咧。江南田道。費心費心。只是請你靜靜兒。我還有喜歡事兒。奉告那時。江南田滿面得意之色。道俗語道得好。時運來時。推不開。因為我有大幸福。便先有你的小采頭。楚芳道。怎麼是個小采頭。江南田道。把我今天所得的大幸福。比較起來。你取來的四萬圓。要算是個小采頭了。楚芳道。果然有如此的大幸福。送上你身嗎。想你所得的。定然是鉅大的現金。江南田道。現金倒不是現金。只一轉移間。便是鉅大的現金。楚芳道。到底是什麼。到底是什麼。到底是什麼。江南田道。我所得的東西。雖然不是現金。却是隨時丟出去可。

以變爲現金。你瞧那田地房屋公債票等。可不是隨時可以變易金錢嗎。這東西也是如此。楚芳道到底可以值多少呢。江南田道說來可驚。比你前次取來之金約計加了二十倍。楚芳道阿呀。加了二十倍。可不是值八十萬嗎。江南田道至賤也。值十五倍。要是市價漲時足值三十倍。楚芳道怎麼說這三十倍分明是一百二十萬圓了。到底是誰的遺產。你到鄉村去旅行。可不就爲此事嗎。江南田聽了這話。心中倒覺一驚。原來他最不愿意教人家知道。這次旅行和他財產有什麼關係。便是自己妻子前也不願意說起。現在聽楚芳如此說。便急急辯道。並非並非。旅行是另外一件事。那財產在旅行之前早定了。楚芳道也。算是遺產嗎。江南田道也不管是遺產不是遺產。總之事實上我是個百萬家財的人了。楚芳道果然我們是百萬家財之人嗎。江南田道這豈能兒戲。楚芳道一個人的運命真是不可思議。都支配於運命之神。想我年幼時節。也是出則高車駟馬。居則深房廣廈。不想那運命之神忽然見棄。我父竟破了產。現在那運命之神忽而又惠臨了。此刻又成了個百萬家財之人。江南田道這是運命之神故弄狡獪。定然要待我們兩人好合後纔肯降臨。咧。楚芳道如今我們是百萬家財之人了。或者增加到一百二十萬也未可知。只是這一百二十萬圓。但願運命之神常安放在吾家。別又取了回去。江南田聽了這話。心中又是一怔。却道無論如何。凡好運一入吾手。決不教他放手逃去。楚芳道果然如此。實在可喜。那一百二十萬圓的數目文字。就好看。咧。江南田道可不是嗎。他便在桌子上取一枝筆。寫出那一百二十萬的數目。來。他道一二之後。便加上五個零數。你想這五個零數可不美觀嗎。就是那一二零零零零。這時他們夫婦兩人。宛似小孩子一般。江南田道雖然這一百二十萬圓是我們自己估的價。或者不到此數也難。

斷定楚芳道。既然如此。你就減去一個零數。就算他是八十萬。到底也有四個零數。江南田道。八十萬。無論如何。總不能少一年。計算少或三四萬多。或五六萬。那個利息。是不容說的了。楚芳道。一年五六萬。一月也有四五千。我們儘可以不必動本的了。江南田道。一個人有了這許多家財。豈能專恃這一點兒死利息。我有了信用。便有許多的通融。經營我的事業。我們此後。定可成個大富豪。楚芳道。你說經營事業。我們却經營什麼事業。最好江南田道。這也要隨機應變。有了錢。還怕什麼事業不好經營。我們就眼前而論。先把這雜誌整頓起來。不是先前你說的。我們便就那美術界的中心。再求進步。可不好嗎。楚芳道。不差。我幾天來。把雜誌的收入。支出。已經計算一過。覺得你從前的帳簿。不甚清楚。我要是整理一番。再把紙數加增。一年的收入。可得二萬圓的利息。江南田聽了。喜道。如此。可不是。又加上二萬圓嗎。楚芳道。這都是確實的事業。八萬圓。十萬圓。這都是靠得住的。預算。有這可靠的收入。我們交際。要廣除了我。規定的面會。日外。每月也要開幾回。宴會。招待那一班有勢力的貴顯紳士。你瞧罷。少不得倫敦的上流社會。聽得江南田夫人的夜會。便爭先恐後。如水赴壑。咧。江南田道。一定如此。楚芳道。如今我們總算是大樂了。想起這四年之間。耐着苦勞。也非容易。得有此日。江南田道。這過去的光陰。算他一夢以後的幸福。可是堅牢不破的了。楚芳道。但願如此。江南田道。這三四年來。你也覺得很可憐了。所以現在得這財產。非我一人之喜。也是我們兩人之喜。楚芳道。說了半天。到底你這財產。從何而來。出自何人所受呢。江南田道。說起來。不能不稱述先德。可見我們的血統。是有智慧。而能活動之血統。這也算是個特徵。楚芳道。自然是先祖的遺產了。江南田道。說他是遺產。那法律上講來。却又算不得遺產。說他不是遺產。那明明

是個遺產楚芳道可是你們江家什麼人嗎江南田道並非並非這是吾祖母面上的血統是我祖母的父親傳下來的楚芳道你祖母的母家難道沒有別個親屬嗎江南田聽了心中有些震蕩便道決沒有人來爭吾這財產楚芳道果然沒有比你近的血統嗎江南田道沒有沒有我便是最近的嫡派實告訴罷這一筆財產雖說是遺產却不是通常的遺產裏面帶着幾分自由贈與的意味不受法律上的拘束所以沒有人可與我爭要爭也沒有這理由楚芳道這倒真正難得只是誰竟能讓這財產可不是我們的恩人而且掙着這財產遺下的却又是誰江南田道這人名喚哥江脫利波楚芳道阿呀哥江脫利波嗎哥江脫利波嗎頃刻間登時失了顏色

## 第二十六章

看官們你道饒楚芳爲甚的聽了哥江脫利波的名字登時失了顏色原來這哥江脫利波的名字他已經耳熟能詳諸位不記得他在瓊林仙葩那裏的時候仙葩告訴他鱈魚皮袋已經還了哥江脫利波的子孫他聽了發暈即日託病就在這晚上便從仙葩家中不別而行嗎江南田見他喫驚便道這哥江脫利波的名字你難道曾經聽得過罷楚芳連連搖首道沒有沒有江南田道如此你因何喫驚楚芳道不是我想起這事實是在個天外飛來的喜氣因此不覺心中一陣騷亂以後怎麼樣請你講下去江南田道前天柯遜老律師到我家裏說要引渡我一件東西是個貴重之品我說既是貴重之品至少也值個一萬圓他也含糊未曾說明誰知後來道破了竟是個八十萬圓以上貴重之品還是吾外曾祖哥江脫利波從印度歸來船遭了險遺失這一件貴重東西以後有人在海底海濱拾得這東西時直傳到



現在子孫他却願意歸還了我楚芳聽了這話他那顏色白裏泛青青裏泛紫半晌開不得口兒江南田又道說起來這事真正不可思議你想這原主何人出於意外足教你聽了不免喫驚原來就是仙葩仙葩却願意把這東西歸我楚芳聽了歛的跳起身來道怎麼說仙葩嗎江南田道是啊你想這事奇也不奇一個和我如仇敵一般的瓊林仙葩竟把這樣的幸福輕輕授與我了那時饒楚芳全身俱發了顫便道到底是授於你的什麼東西你快快快快說江南田道有一個鱧魚皮袋裏面很多的紅寶石楚芳這時喘呼道什麼紅紅紅……紅寶石阿呀是別的東西罷不是紅寶石不是紅寶石江南田見楚芳這箇情狀不免老大喫驚便道楚芳楚芳你說什麼你爲甚如此喫驚哥江脫利波的紅寶石却教你如此驚恐只見饒楚芳如中惡魔兩個眼珠兒釘在空際宛如狂人一般他那顏色有如灰土踉蹌踉蹌跌倒在一個長椅子上只是沉吟着江南田道楚芳到底是什麼緣故楚芳道你你就是哥江脫利波的子孫嗎該死該死現在……現在……阿呀呀不想遇着此事我正發狂了江南田又是驚又是憂說楚芳楚芳到底是怎麼一回事你定一定心兒也說一個明白楚芳那時氣喘吁吁呼吸漸苦說道前天我四萬圓的支票簿你不是見了嗎阿呀這錢也是和你一樣的欺詐行爲咳實在是欺詐行爲這都是你引導我的不然我決不至是阿呀而今是大大的不好了我從前所說的話兒成了一種豫言了這便怎麼好呢說了半天江南田還是摸不着頭腦不免焦躁道到底是爲着何事你說得如此怕人你且說來楚芳道那個紅寶石現在不是你的東西嗎我當時那裏知道阿呀呀大事大事江南田這時再也耐不住了一把拉住楚芳的手說到底是什麼事你說你說你快快說這時楚芳身體只是發顫顏色和死人

一。般。有。氣。無。力。的。說。道。我。到。瓊。林。仙。葩。家。中。都。是。奉。着。你。的。命。令。你。要。調。查。他。的。家。產。又。要。向。他。借。錢。你。教。我。住。在。他。家。中。都。聽。你。指。揮。原。是。要。教。我。刺。探。他。一。切。的。所。以。常。到。夜。半。掩。入。仙。葩。的。臥。室。待。他。睡。熟。了。調。查。他。一。切。這。個。行。徑。全。和。盜。賊。一。般。也。都。是。你。教。導。我。的。我。全。爲。了。你。把。我。自。己。的。正。直。心。也。犧。牲。了。江。南。田。厲。聲。道。你。別。推。在。人。家。身。上。快。說。下。去。楚。芳。道。我。到。了。他。臥。室。所。有。他。一。切。書。類。我。都。偷。讀。了。關。於。仙。葩。身。上。之。事。我。都。明。白。了。個。十。分。之。七。仙。葩。也。曾。把。這。紅。寶。石。的。事。告。訴。我。聽。又。說。終。要。還。了。哥。江。脫。利。波。的。子。孫。誰。知。道。所。謂。哥。江。脫。利。波。的。子。孫。却。就。是。你。我……我……江。南。田。道。講。下。去。講。下。去。又。入。了。岔。道。了。楚。芳。續。言。道。他。雖。如。此。說。但。是。一。時。尋。覓。不。到。哥。江。脫。利。波。的。子。孫。他。那。紅。寶。石。究。竟。也。不。知。道。是。誰。的。東。西。暫。時。却。安。置。在。銀。行。的。寶。庫。裏。有。一。天。我。偷。偷。的。調。查。他。銀。行。裏。存。物。的。單。子。從。第。一。號。起。一。直。到。第。一。百。幾。十。號。我。都。調。查。過。這。裏。頭。有。幾。號。時。時。從。銀。行。中。取。出。那。時。這。目。錄。上。我。確。知。紅。寶。石。是。個。第。三。號。我。想。無。論。那。一。號。得。着。了。便。可。救。你。的。急。阿。呀。江。南。田。我。自。己。沒。有。什。麼。大。慾。望。都。是。爲。着。你。咧。江。南。田。道。不。要。講。別。的。話。你。只。說。正。文。便。了。楚。芳。道。我。爲。着。你。所。以。無。日。無。夜。牢。記。胸。中。後。來。我。便。極。力。摹。仿。仙。葩。的。筆。法。有。暇。即。學。他。作。字。起。初。只。學。着。玩。沒。有。別。的。心。思。後。來。越。學。越。像。那。惡。魔。就。環。繞。我。旁。好。像。在。我。耳。旁。說。道。你。偷。然。冒。了。仙。葩。之。名。到。銀。行。中。去。取。什。麼。東。西。保。管。銀。行。中。也。瞧。不。出。咧。初。起。時。轉。了。這。個。念。頭。到。底。有。些。膽。怯。後。來。膽。子。慢。慢。兒。大。了。又。幾。次。遇。着。你。終。害。了。經。濟。恐。慌。的。病。四。面。一。逼。我。這。心。思。更。活。動。起。來。了。我。一。天。到。晚。就。想。此。事。終。要。揀。那。仙。葩。所。不。用。的。東。西。不。然。可。不。要。觸。破。這。機。關。嗎。再。三。思。維。只。有。這。第。三。號。的。紅。寶。石。仙。葩。萬。萬。用。不。着。他。那。時。我。便。冒。了。仙。葩。的。名。到。

銀○行○的○庫○裏○取○出○那○第○三○號○的○紅○寶○石○來○阿○呀○我○怎○麼○知○道○這○紅○寶○石○將○來○是○屬○於○你○之○所○有○的○嗎○這○不○是○你○之○財○產○都○喪○於○我○手○中○嗎○江○南○田○道○怎○麼○說○我○的○財○產○喪○於○你○手○你○快○說○個○明○白○不○然○我○要○發○狂○了○楚○芳○道○當○時○我○便○託○我○屋○子○中○心○腹○使○喚○的○人○教○他○把○這○假○書○信○持○往○銀○行○等○候○物○件○那○時○我○正○捏○着○一○把○汗○偷○然○被○銀○行○識○破○了○可○不○教○我○置○身○無○地○嗎○停○刻○兒○那○使○喚○的○人○回○來○了○手○中○提○着○一○個○袋○那○時○候○我○纔○放○心○江○南○田○道○以○後○如○何○你○快○說○你○快○說○楚○芳○道○阿○呀○你○聽○了○這○話○要○恨○我○殺○我○你○所○有○財○產○委○實○都○被○我○喪○失○了○我○那○時○把○外○面○的○布○囊○打○開○裏○面○便○是○個○鱷○魚○皮○袋○江○南○田○道○鱷○魚○皮○袋○嗎○如○何○如○何○楚○芳○道○這○鱷○魚○皮○袋○中○不○是○都○裝○滿○紅○寶○石○嗎○阿○呀○我○所○盜○竊○者○誰○想○都○是○你○的○東○西○你○的○東○西○也○都○是○我○的○東○西○可○謂○自○盜○自○了○如○今○是○已○沒○有○可○以○取○回○的○方○法○了○江○南○田○聽○了○呵○呵○大○笑○道○這○是○你○自○己○做○了○不○正○直○之○事○在○那○裏○驚○恐○其○實○那○鱷○魚○皮○袋○和○紅○寶○石○却○是○還○在○現○在○從○銀○行○中○取○出○安○安○穩○穩○的○在○柯○遜○老○律○師○的○金○庫○之○中○嚴○謹○保○管○着○我○也○清○清○楚○楚○眼○見○此○物○一○些○兒○不○差○非○但○眼○見○而○且○手○觸○覺○得○重○甸○甸○還○在○那○裏○明○天○我○就○要○取○還○家○中○那○得○便○會○被○你○盜○去○了○呢○饒○楚○芳○也○沒○有○把○江○南○田○的○話○兒○聽○得○再○接○着○說○道○我○自○得○了○紅○寶○石○後○我○就○想○法○子○把○他○售○賣○了○因○爲○我○從○前○在○劇○場○的○當○兒○消○售○這○種○品○物○的○路○子○極○多○指○環○喇○金○表○啊○以○及○一○切○珍○寶○裝○飾○之○品○都○有○人○私○相○典○賣○這○也○是○窮○優○伶○的○一○個○後○門○我○因○此○和○一○個○珠○寶○客○人○講○起○了○他○說○事○有○湊○巧○正○有○個○人○從○阿○爾○蘭○到○此○要○購○買○那○紅○寶○石○他○買○定○了○就○到○別○處○去○了○就○是○有○來○路○不○大○正○當○的○他○也○不○管○橫○豎○不○錯○在○本○國○的○決○不○至○於○發○露○他○好○似○知○道○這○東○西○是○盜○竊○得○來○的○所○以○却○如○此○說○過○了○一○天○他○果○然○又○紹○介○了○個○寶○石○商○來○說○這○位○先○生○是○從○阿○爾○蘭○來○

## 第

## 三

## 集

的那位寶石商便說我有要事不能長居此間。今天晚上立刻趁船到外國去了。所以當時說定立即成交。後來他見了紅寶石許價四萬圓通例我們做這秘密的買賣不過照實價三分之一。他許四萬圓這實價不過十二萬圓了。我再三請加。後來是四萬二千五百圓成交的那紹介的人要用一個扣頭。他便取了二千五百圓去。他又用着種種的威嚇。那時候不容我不答應。這是個不正當的買賣。又不能洩露於人。我只得取了這四萬圓罷了。江南田聽了兩個眼睛直瞪瞪的望着他。他又說道這四萬圓我也沒沾一沾手兒。直存入銀行之中。我那時便來見你。前天花的那支票簿就是這四萬圓。緩你各債家的催促。也是這四萬圓。今天可以續下發行這雜誌。也是這四萬圓。一切房金食用敷衍下去的。也是這四萬圓。即如你到鄉村中去旅行的旅費。也是這四萬圓之一小份。江南田搶着說道如此說來。怎麼柯遜老律師那裏保管着的。還有個鱷魚皮袋。那紅寶石還在呢。楚芳道這是我請名匠仿造的一種贗物。仍舊還了銀行裏。想後來柯遜老律師又提出來。藏在自己的鐵箱中了。我在戲園子裏的時候。什麼東西都見過。還有一種贗造品。像那假造的金剛石。假造的紅寶石。這些商人尙來向我們兜售。我們也趨之若鶩。爲的在舞臺上人家瞧不清楚。是真是贗。因此我却認得幾個善造贗寶石的商人。我得了仙葩姑娘的紅寶石。便取了幾個去訪善造贗寶石的人。他說造是可以造。不過價值略昂。但是造得却和真的相似。這一鱷魚袋的紅寶石却也化了三百圓。我想這幾年來終沒有看破的機會。誰知偏偏撞在你手裏。那柯遜老律師給你瞧的鱷魚皮袋中之物。大概都是贗鼎了。阿呀呀。這是惡運之神跟着我走的。了籠罩在我們兩人之身了。江南田聽了又怒又驚又嚇又怕。想剛纔歡歡喜喜自以爲有百萬家財。至

今幻成一場春夢。他越想越懊惱。越思越動氣。恨不得一拳把楚芳打死。一脚把楚芳踢斃。但是事到如今。打死他也是無益。那楚芳也宛如害了歇私托爾病。如狂如癡。手足亂動。說道：「你你你殺了我罷。我這個世界也不要活的了。去了這個世界倒也安樂些。我要死死在你的手下也好。江南田也沒有別的話兒。只嚷道：「你是個盜賊。你是個盜賊。楚芳道：「我是個盜賊。你呢說着。用手指那屋中所掛羅玉英的畫幅。江南田那時立起身來。把桌子上堆積的書籍。只一推。那各種書籍散亂了一屋子。這是他生平未有之盛怒。把兩隻手握著拳頭。在空氣中左右亂伸。又罵著楚芳道：「糊塗的畜生。你實在是個惡魔。楚芳早沒有抵抗之力。一聲兒不言語。



却似天打木頭人一般。那江南田正在發怒的當兒。他那守門的老人。喚做津抱的。倒是個正直的人。他。想裏面又是鬧什麼。不要。又是。有個姑娘們。手握大斧。斬關奪門。而。出。不。能。不。來。瞧。個。明。白。却。說。這。個。屋。

## 第

## 三

## 集

子自從被仙葩斬破了門後。如今尙未修好。依然是掛了一個門帘。他走到那門帘之旁。只聽得有個啜泣之聲。揭起門帘來。一看。却見他主人伏在桌子上。嗚嗚咽咽的哭個不已。嚇得那老人退出不迭。想這必定是主人夫婦在那裏反目了。那時饒楚芳却比江南田早定了心。鬧了半天天色也黑了。他便到電鈕之傍。開了電燈。慢慢兒移步到江南田的背後。說道。事已至此。你儘哭也無益。我雖做了這失敗的事兒。然而我心總愛着你。因爲愛你過分了。所以纔鬧出這事兒。想前天我取還這四萬圓的支票簿來。何等歡天喜地。今天出於意外。也是運命使然。你縱罵我打我。我却總是愛你。我們如今須得商量個善後之策。纔好。江南田一想到这里。地位倒又離不得楚芳。因爲現在一家之事。都由他整理。便是這雜誌也要他辦。而且一個個捉那魂靈。又非他不可。要是楚芳再一去了。更加難了。這時江南田只是呻吟着。不發一言。到了末後。便道。待我今夜細細思量。明日再說罷。他便一個人回到屋子裏去了。到了明天。楚芳便和他開談判。說我們兩人到底是分是合。若是要分呢。我倒沒有什麼。至多仍舊當我的女優去。不過於你名譽上不大好聽。誰不知道饒楚芳是江南田的夫人。却還放他出去。做個女優。你臉上攔得下嗎。依我說。我們兩人便不算夫婦。譬如兩人合開一個美術公司。我們就算是合資創造的。我兩人就是股東。各以營業的心思。極力支持大家。算東家也好。大家算夥計也好。大家算夫妻也好。我們兩人極我們的心力也。未嘗不可保全。我們兩人的名譽。江南田這時也不知怎樣纔好。一時說不出來。楚芳見他所說的話很有進步。便趁勢說道。既然如此。我勸你此刻只當沒有知道這事兒。仍舊歡歡喜喜的到柯遜老律師處。把假紅寶石取了回來。人家知道我頃刻得了一百萬家產。這時那江南田和饒楚芳兩人的合

資公司自然而然的信用高了。世界上的美術商人也願意把貴重之品安心委託我們了。江南田歎了一口氣道：我此刻那裏還有這個勇氣呢。

### 第二十七章

且說江南田萬分歡喜，憑空得了百萬家產，誰知這紅寶石早被他夫人盜去，只落得空歡喜一場。自歎晦氣，他却又問楚芳道：你現在這個贗物還在柯遜老律師處，不怕人家破露你那犯罪行為嗎？楚芳道：沒有，沒有，我從銀行裏將原物取來時，決不致為人所窺見。至鱈魚皮袋中贗造之物，誰也沒有知道。便是這封假信人家見了，也只當是仙葩的筆跡，斷沒有人認得我是贗造的。江南田道：這個贗造的紅寶石將來如何處置你？也曾經想一想嗎？楚芳道：我剛纔不是說過了嗎？照我辦法，便是萬分妥當。江南田道：待我子細想着，再告訴你罷。看官們要知道饒楚芳所做的惡事已經披露於江南田了，那江南田所做的惡事，饒楚芳却還沒有知道。其實他所犯之罪，甚重所處的境地也甚為危險，就只割取人家的戶籍，奪取他人的權利，幸福這一個罪名，也就不輕了。然而既犯了大罪，自己得着些兒利益，倒也罷了。却只擔了個虛名，他越想越懊惱，千思萬想，倒還是不要這紅寶石。自己覺得比較的安全些兒。這鱈魚皮袋裏的東西，還是讓他安眠在柯遜老律師的金庫中去罷。他主意已定，過了數天，便尋到柯遜老律師的事務所來，只見他氣色憔悴，滿面失望之色。老律師却起立歡迎，見了他那顏色，又詫怪道：足下別是有什麼病嗎？怎麼這顏色怪難看的，眼睛也落了窪，却是為何？我指望你隔一天便來取那紅寶石，咧，怎麼到今天纔來。江南田趁着這個機會，便向老律師道：還說什麼病不病，總之我此番竟上了先生

## 第

## 三

## 集

一個大當老律師驚道。這話怎麼說。江南田道。老先生。你把這價值八十萬圓以上的紅寶石贈與我。誰知不是我所應得之物。只空歡喜了一場。老律師道。怎麼說。不是你所應得之物。江南田道。老先生。當時我也不知道。我那祖母蘭孃。到底是哥。江脫利波。的第幾女兒。是你老先生說是第二女兒。我便信了。想你老先生怎麼會有差錯。誰知後來一檢查。我那祖母蘭孃。並不是哥。江脫利波。第二女兒。却是個第三女兒。如此說來。我實在是不該受取這紅寶石了。如何是好。老律師大驚道。蘭孃是哥。江脫利波。第三女兒嗎。不知道有何確證。江南田道。怎麼沒有在我家那傳家的聖書上。第一葉空白上。就注着個明明白白。還有吾祖母的親筆。那哥。江脫利波。的長女。是松孃。二女。是梅孃。三女。纔是蘭孃。各有誕生的日子。都記清楚。老律師道。果然有這等事。江南田道。我此來特地向老先生聲明。那紅寶石。既然非我所應有。好在我沒有取還家去。依舊在老先生那裏。嗣後。我也斷絕這慾念。不想有他了。這正當的受取人。自然該是梅孃的子孫。無疑。我正直告知老先生。這是我的性質。如此。老律師這時聽了。着實喫驚。想梅孃是哥。江脫利波。第二女兒的話。剛纔在羅玉英的口中。早已聽得過。我以為總是羅玉英自己弄差了。誰知果然有此。那時便向江南田道。不過我這裏的書類。却明明是第二女。蘭孃。第三女。梅孃。但是只有謄本。却没有原本。別是鈔寫差了的。也未可知。這一點。我尚須細細調查。不過足下調查得。祖母蘭孃。是第三女。便把價值八十萬圓以上的紅寶石。便願意退還了。這樣的正直。實令人心感。萬分。江南田見老律師已着了。他的道兒。便又道。我尚有句羞恥的話。不能不向老先生一說。我當時發見了我那祖母蘭孃。是第三女。不是第二女的時候。我一時失望之餘。非常憤怒。竟把這聖書扯破了。老律師道。這也是人情。怪



不。得。你。無。論。何。人。到。此。地。位。無。有。不。失。望。發。怒。的。江。南。田。道。這。是。我。平。日。精。神。修。養。之。不。足。所。以。被。外。物。所。誘。惑。因。爲。自。己。不。能。受。取。一。時。失。望。之。餘。遂。致。生。出。這。現。象。來。只。要。一。不。自。持。便。可。墮。落。成。爲。惡。人。柯。遜。老。律。師。歎。息。道。原。是。原。是。可。是。世。間。人。都。似。你。這。樣。的。正。直。自。己。不。該。受。取。的。物。件。雖。然。一。時。失。望。却。



還。自。己。說。明。絕。無。一。毫。隱。祕。之。意。要。是。大。家。都。能。如。此。我。這。個。職。業。便。覺。得。簡。單。多。了。何。致。起。別。種。的。糾。葛。江。南。田。道。不。差。我。此。刻。也。好。似。卸。了。個。重。負。一。般。而。今。覺。得。身。輕。多。了。他。那。時。擡。起。身。來。忽。見。有。一。物。直。映。入。江。南。田。的。眼。簾。中。你。道。是。何。物。便。是。江。南。田。自。己。裝。着。假。鬚。趁。了。火。車。被。人。描。畫。下。來。的。一。個。肖。像。如。今。却。裝。着。個。鏡。框。子。掛。在。柯。遜。老。律。師。的。事。務。室。中。雖。然。是。一。個。小。小。額。兒。映。入。江。南。田。的。目。中。直。抵。心。坎。比。了。電。光。還。捷。他。原。想。這。一。次。變。裝。旅。行。是。無。人。知。道。的。不。想。被。羅。玉。英。畫。了。個。面。容。去。要。想。奪。取。還。來。却。又。不。成。如。今。索。性。這。

## 第

## 三

## 集

畫兒到了柯遜手中去了。又掛在他室中。這可不是個危險之事嗎？並且那羅玉英和柯遜又有什麼關係？又有何等交際？如何便把來送給他呢？江南田這時心中萬分悶損。想如何可以把這畫的効力取消了。便好他眉頭一皺。計上心來。先輕輕的向老律師道：先生，你倒也賞鑑我那及門弟子的畫嗎？老律師道：是啊。這畫是羅玉英所畫。原來是足下的弟子。江南田道：我的主意是但開風氣不爲師。不過隨時教他外面却是很秘密的。老律師道：原來如此。曾記得老夫第一次見他的畫時，在瓊林仙葩姑娘家裏。曾經和人爭執。那天不是足下也在那裏嗎？果然是足下弟子。只怕要青出於藍。弟子要凌駕師長。咧。老律師說着又呵呵的大笑。江南田道：他爲人是很聰明。確是一個天才。不過這人危險分子太多。常常有危險事情。老律師道：噯，這是個危險人物嗎？江南田道：他的頭腦中只怕有狂人性質。所以我許定他是個妄想家。時時有出人意外的舉。就只這幅畫。他可曾把事實告訴你老人家嗎？老律師道：這畫幅和足下有關係嗎？江南田道：這也是他妄想發現之一端。有一天他不知從那裏來到倫敦。在火車上。他便畫了這個恰巧。這一天我也附着這火車。他見了我。同時便引起他的妄想心來。說是我有了鬚子。也是如此模樣。老先生。你是和他幾時認得的？却和他有甚關係？老律師沉吟了一回。說現在不到這時機。却未便告君。只是有一句話可以告訴你。那羅玉英君却是足下的遠表弟呢？江南田原是自己暗暗知道的。他還想瞞着別人。不想被老律師說穿。他猛喫一驚。只心中叫得苦。怎麼柯遜這老怪物已經知道了呢？便道：我想不見得罷。只怕又是他的妄想造出來的。老律師道：這決不是妄想。確是足下的表弟實告訴。你能你若不應得這紅寶石。就要輪他了。江南田聽了。愈加驚恐。知道柯遜已全知道了。只得帶笑帶說。

道他說是我的表弟只怕也還是他的妄想老律師道如今足下雖來說明此事但是將來哥江脫利波第二女兒的血統證明了這紅寶石依舊歸君也未可知那時江南田辭別老律師歸家到了家中不免種種的思量第一這紅寶石我回絕了老律師自然穩穩是羅玉英所得了只是他既得之後是否要把他售賣到那時知道是個贗物他定然和我一樣的失望第二萬一紅寶石未到羅玉英之手就知道是假的了這時老律師一定受了嫌疑爲的這東西是保管在他金庫之中他自然要擔這個責任可憐這老頭兒要代人受過了第三饒楚芳所做的事情真的紅寶石既到了外國想來也未易破獲第四這戶籍簿上割取一葉的事想起來非常危險萬不料遇着了羅玉英被他畫了個肖像去想這個到底算不得個證據江南田那時心如轆轤一般旋轉不已不言江南田思潮起落不定且說柯遜老律師自從江南田去後心想誰說江南田爲人正直這時價在八十萬圓左右的珍寶已落在他的手掌之中一旦查出不是他的東西他甘心便吐出來這是現在世界人中不可多得了從前羅玉英如此爽快已經教人敬服江南田却還在羅玉英之上兩人都是天才又都是繪畫家又一樣的心地純白真是不可多得他想今天最緊要的到底是第二女第三女不可不再調查個明白那時柯遜老律師把關於哥江脫利波的種種文件向同業中開始交涉數天以後漸漸明白確是第二女兒梅孃第三女兒蘭孃幾回騰寫之間却傳誤了把蘭孃作爲第二女梅孃作爲第三女那時老律師纔知羅玉英當初的話兒却是不差便立刻到羅玉英的畫室中來訪他只見羅玉英壁上掛着那幅古家庭畫正在出神揮毫他也不知道有人到他畫室中來老律師也不去驚他只立在他背後瞧只見他聚精會神加上幾筆又端詳一回端

第

三

集

詳一回又加上幾筆。瞧那畫上果然是生氣勃勃傳神阿堵。不覺得歎息一聲道：「真傑作也。只這一聲到了羅玉英的耳中，他便靜靜的放下筆來，道：「剛纔老先生到此，恰巧一時之間放不下筆，至爲失禮。其態度從容，神情優美，確是一個高雅之士。老律師早已忘了自己來此何事，便道：「足下真是天才，以如此的妙腕，怎麼不聞名世界？真是件不可思議的事。」羅玉英笑道：「老先生放心罷，這一回的展覽會無論如何終可博一個及第。老律師道：「那個自然，可不知足下是那裏習學這繪畫的事？」江南田道：「我是數年前在皇家美術院畢業的，在學校的時代，同學也很多，只是以後連遭不幸，就覺得生疏了許多，所以沒有相善的人。」老律師口中答應，心想他雖與江南田畫風相同，究竟不是江南田的弟子，也不在江南田之下。何至於似江南田所說的是個妄想家？又說他似狂人一般，大概因爲他那筆法相同，不免起了個嫉妒之心。也是有的。那時老律師漸漸說到本題，他說：「今天老夫到此，却爲了紅寶石一事，現在查出確應歸於足下的了。」羅玉英聽了，不覺驚喜道：「怎麼說便是那鱈魚皮袋？不是說其中並無繼續問題，却是自由贈與的嗎？我怎能無故受人的東西？」老律師道：「不是這般說，雖說是自由贈與，却是有個規範。這財產委實是足下先祖哥江脫利波所留遺在他呢，可以仍還他子孫在你一方面，却不能提出嚴重的法律主張，定妥交下的權利。但是他既歸還你，應承受無用，推讓羅玉英道：「前天老先生不是說這已爲江南田所應得的嗎？」老律師道：「當時却差了江南田的祖母蘭孃，實在是哥江脫利波第三女兒，不是第二女兒。那第二女兒便是令外祖母梅孃，因此這物件合歸你有。」羅玉英笑着道：「可不是嗎？我不是曾經告訴老先生我那外祖母是哥江脫利波的第二女，在筆塚村的戶籍上明明載着的嗎？」老律師道：「這原是老

夫一時錯誤如今再不得差了。羅玉英道果然應該我領取一毫沒有妨礙的。我自然感謝。但是江南田定然失望極了。老律師道江南田爲人倒很正直是他自己來報告的。查出自己的祖母不是哥江脫利波的。第二女却是個第三女羅玉英聽了不覺驚愕道江南田自己來聲明的嗎。這真出於意外了。倘使這紅寶石果然值錢。我想江南田決不致於辭却不要老律師。這時心中愈加以爲剛纔所料的不差。羅玉英與江南田二人之間必然互起了嫉妬之心。因此兩人之間起了個猛烈的反感。却正色道這倒不然。江南田自己聲明此事實是在近來的一種美談。足下也不能不認江南田是個正直的舉動。羅玉英道老先生說他這一聲明是正直的舉動。我却總不信江南田是個正直的人物。那江南田果然正直與否並無必要之爭論。可以不必說了。老律師道現在我們也不必管他。只是這紅寶石何日受取。還有一個手續。足下既說在筆塚村的戶籍上登載着待老朽託人把那戶籍抄來也好備案。羅玉英道甚好甚好。一面我先要和瓊林仙葩姑娘商量到了應受取的時候。我再來通知你老先生罷。兩人談妥。即去。只是羅玉英這時好似在雲霧之中。他想我在惡運的當兒。可謂所如輒阻。至今平白無故六十萬圓以上的財產。却籠罩我身上來了。雖說是先祖的餘蔭。可也見得時來運轉。便推也推不開呢。當時柯遜老律師回到他事務室中。便寫一封信給他。一個筆塚村的同業調查羅玉英所說的戶籍登記。以爲這是個極簡單的事情。只要派人一鈔。別無煩難。誰知信去了兩天。到第三天上來了一個電報說『有特別事故。暫緩答復』。老律師倒狐疑不解。想有什麼特別事故呢。又經了三天。那柯遜老律師的事務所忽來了一個人。把名刺投進來。一瞧上面寫着是筆塚村的警吏。老律師倒不解起來。請他進來。他開口便說

## 第

## 三

## 集

有秘密事情特地到此。但是老律師這個事務所中從來也沒有警吏到過。至此益覺茫然。那警吏道：「老先生不是曾經委託那筆塚村的同業調查戶籍嗎？」老律師道：「是啊。委託的事警吏請問受何人的委託？究竟因何利益調查這戶籍？」老律師道：「這是受羅玉英的委託。警吏點着頭兒道：「是的。羅玉英其中有何樣的利益？」老律師聽他這話兒好似其中有犯罪的處分。只是我却未便受他的詰問。也知道究竟。是爲着什麼事？」那警吏見老先生不語，便取出一本小冊子來，用鉛筆劃着道：「那羅玉英不是有六十萬圓以上財產的出入嗎？」老律師道：「是警吏道：「這財產不是法律上的遺產，却也是他先祖的遺物。如今有回復的希望嗎？」老律師道：「是警吏道：「調查了他那戶籍登記，不是這財產便可給他了嗎？」老律師道：「原是爲此。警吏道：「他不是數年前就知道有這筆財產，須還哥江脫利波的子孫。他到如今纔知自己是哥江脫利波的子孫嗎？」老律師道：「一些兒不差。警吏道：「他不是說自己到過筆塚村的登記所見過這戶籍，說他的外祖母梅孀是哥江脫利波的第二女兒嗎？」柯遜道：「他說確是從威爾遜市嫁到那裏的。警吏聽了連念了『威爾遜市』、『威爾遜市』兩遍，又問這位羅玉英現在却住在那裏？」老律師狐疑道：「難道這羅玉英有什麼嫌疑嗎？」警吏連忙說道：「不是。又道：「老先生請你要原諒我。我現在却不能把這個理由詳細稟告老律師道：「這事我不怪你。定然是你職業上的秘密。但是足下來意可否要把這項財產暫緩交與羅玉英警吏道：「這事却不在小可職權之中。交付與否却一聽老先生的自由。這時那警吏出了老律師的事務所，便到倫敦警察廳裏來，借了兩名警察，直奔羅玉英的畫室。他在老律師那裏探詢一回，知道這是和羅玉英有直接關係，誰知道了畫室之前門却鎖着在那裏，他們當警察的自有

去鎖之法一回兒把門弄開了三人一擁而進只見裏面靜悄悄不見一人沿窗橫着一幅大畫用白布遮着此外別無長物那警吏把白布除下瞧着那畫不覺嘖嘖稱讚可見那羅玉英所繪的畫是雅俗共賞不但是識者知道好處便是不識的人見了也無有不讚歎的這時警吏把室中四圍一檢查便道他並不是逃亡却還要歸來的我們守候着捕他便了誰知一連守了幾天不見羅玉英還來你道羅玉英何往可不是到瓊林島去訪仙葩姑娘去了嗎

## 第二十八章

話分兩頭且說仙葩姑娘自從回到瓊林島以來却也不會得一天空閒不是這樣便是那樣如今又是他整整二十歲的生日到了恰巧在他生身之島免不得要舉個祝儀他差不多有五六年沒有歸故鄉來了現在瞧着那兒時釣遊之地覺得海鷗雲雀都似舊友一般有個分外相親的意思他此次回那瓊林島却攜着柳笛孃同去部署既定便同笛孃駕着一葉扁舟巡遊於羣島之間雖然擺脫了城市煩囂來享此海天清福胸襟爲之一爽不過想起了從前和羅玉英同遊的時候却另是一番境界如今不知他到那裏去了却是教人不能不引起愁煩比不得柳笛孃心無掛罣從前勞苦在生活之中現在忽而享此清閑自然分外歡愉不過他們有一事却比從前好得多了是交通便利每天必有郵信到此迴憶從前除了羅玉英寄過一回書籍後也沒有第二人寄過東西而今是仙葩姑娘回來的當兒便把聖母島的郵政局整理再雇着個特別的船專司郵政之事一天到晚往來兩次所有書信新聞方不至有所滯攔新出版的書籍也時時有得寄到到了仙葩姑娘的生日倫敦種種的人祝賀他的書信禮物紛

至。沓。來。他。那。堂。姊。靜。芬。寄。他。的。信。說。現。在。我。已。經。和。你。覓。得。一。個。最。適。當。的。伴。娘。在。這。裏。了。請。你。早。日。到。倫。敦。來。罷。還。有。柯。遜。老。律。師。也。因。爲。瓊。林。仙。葩。姑。娘。已。達。丁。年。應。有。種。種。的。報。告。但。是。其。中。最。教。仙。葩。姑。娘。歡。喜。的。莫。如。沙。步。梨。的。信。因。爲。沙。步。梨。的。信。中。都。講。着。羅。玉。英。的。事。兒。他。說。姑。娘。行。後。羅。玉。英。已。回。來。了。如。今。正。在。打。起。精。神。畫。一。幅。古。家。庭。圖。我。前。天。到。他。畫。室。之。中。見。了。這。畫。大。加。驚。歎。真。是。個。天。才。之。筆。他。雖。沒。有。說。明。我。瞧。這。幅。畫。的。中。心。人。物。確。是。姑。娘。十。五。六。歲。時。的。姿。態。想。姑。娘。見。了。定。然。也。要。驚。歎。真。傑。作。也。云。云。仙。葩。自。己。把。信。讀。過。了。再。給。柳。笛。娘。瞧。柳。笛。娘。道。怎。麼。羅。玉。英。先。生。到。了。倫。敦。不。給。一。信。與。姑。娘。呢。仙。葩。道。想。他。事。情。甚。忙。現。在。一。心。在。那。繪。畫。之。上。沒。有。信。也。就。罷。了。柳。笛。娘。道。我。想。他。這。畫。完。功。了。定。然。訪。尋。到。此。仙。葩。道。與。其。他。到。這。裏。來。無。寧。我。們。到。倫。敦。去。罷。吾。那。靜。芬。姊。已。有。書。來。說。已。經。爲。我。覓。得。適。當。的。伴。娘。咧。這。時。仙。葩。知。道。羅。玉。英。已。回。倫。敦。口。中。不。言。心。內。却。恨。不。得。早。與。他。見。一。面。柳。笛。娘。却。道。我。今。天。也。得。了。阿。兄。的。信。說。前。此。蒙。姑。娘。盛。情。介。紹。如。今。托。着。福。果。然。教。社。會。上。知。道。有。這。一。人。了。說。着。也。把。柳。本。初。的。來。信。給。仙。葩。瞧。果。然。他。的。戲。曲。自。從。上。次。開。了。這。試。演。會。以。來。人。人。知。道。有。這。一。位。文。藝。家。便。有。劇。場。中。人。前。來。講。教。還。有。沙。步。梨。君。的。提。倡。因。此。柳。本。初。也。覺。得。這。事。有。了。興。會。益。加。研。究。聲。譽。也。漸。漸。的。高。起。來。了。當。時。仙。葩。便。寫。回。信。也。說。預。備。仍。到。倫。敦。不。過。初。回。鄉。島。也。得。盤。桓。幾。天。他。沒。有。事。時。依。然。和。小。時。一。樣。同。着。笛。娘。到。背。後。那。個。小。山。望。着。海。中。閒。眺。有。一。天。還。是。早。晨。他。正。在。那。裏。瞧。那。海。中。絕。景。那。時。曉。寒。惻。惻。中。人。仙。葩。道。我。昨。天。乘。舟。不。免。受。了。些。風。寒。今。天。却。傷。起。風。來。了。說。着。把。那。肩。衣。紐。一。紐。緊。却。把。一。雙。澄。如。秋。水。的。眼。兒。望。着。聖。母。島。一。方。面。便。呼。道。笛。姊。姊。你。瞧。那。聖。母。島。方。面。不。



是有個小船嗎。笛娘道：不差。正向着這裏來呢。仙葩道：那船中坐的是那一位呀。笛娘道：這裏到底相差得太遠，怕瞧不出嗎。誰知瓊林仙葩自小兒生長在海島，他是在海中遠望慣的。笛娘那裏及得來他仙葩望了半晌，說道：阿呀！這船中



坐的不是羅玉英嗎。是羅玉英來了。是羅玉英來了。笛娘道：奇了！你這眼睛果然如此的尖快，瞧得見船中人的容顏嗎。仙葩道：我容顏是也瞧不清楚，然而我已決他是個羅玉英。因為這個船是直向此島來的。這一條水線除了羅玉英就沒有第二個人到這島來。至於那個郵便船先刻早已來過。這是他特別雇來的。笛娘不免半信半疑道：

真個嗎。仙葩道：真個。我們弄個船迎接上去說時，攜着笛娘的手，直奔下那個小山來到了海岸邊，便呼那老孩兒。這老孩兒不是前次表明過，他名喚藍田波痕嗎。仙葩道：望速解纜開船。老孩兒道：姑娘要

第

三

第

到那裏去。仙葩道：現在聖母島一方面有個船來，我們迎接上去。老孩兒道：他既來，此讓他自來便了。迎他怎的？仙葩也不和他講理，自己跳上船來，便攙着笛娘下船。老孩兒點着一篙，那船便離了海岸。這時笛娘也疑心這船中果然是羅玉英嗎？到了轉過一個島角，大家瞧得見了，互相遙呼一個道：可不是羅玉英君嗎？一個道：可不是仙葩姑娘嗎？兩個船登時並擺來，宛如騎馬一般，並轡而進。一路上兩人如久別乍逢，絮絮不已。到了瓊林島，舍舟登陸。藍田老夫婦自然是很歡迎他，仍舊安置他在從前住居的地方。他初見仙葩的時候，窮途落魄，有如乞丐，鬍鬚如今却非常體面，穿着華美的服裝，想是得力於柯遜老律師的三百圓潤資了。說也奇怪，羅玉英到了此地，儼然當他是個第二故鄉，一樹一石都似有情。午後就豫備蕩着小船向海天深處，領略波光潮韻。羅玉英想他一生運命都被那海所支配，就是他所繪的畫也大半是海景。這天還邀着笛娘同行，但是笛娘早晨受了些風，有些兒頭痛，便辭却不去。只有老孩兒攬着船，載了他們兩人，隨意的放櫂遊行。在這天風浪浪，海山蒼蒼之中，他們兩人正可以絮語喁喁，一傾積愫。仙葩道：聽說你在下一次的展覽會中將有極優美的畫品，我先得到了沙步梨的信，知道是個大傑作。羅玉英道：這也不敢說是個傑作，不過就我心目間的映像畫了出來，自己也不知道佳不佳，妙不妙。這幾天正在這畫上用心，却不想又有事來了。仙葩道：什麼事？你除却要遇見我外，還有別的事嗎？羅玉英道：就是這事要來訪問姑娘。仙葩道：到底是什麼事呢？羅玉英瞧着老孩兒，只是不語。仙葩道：我們這島中絕無秘密事兒，你儘說不妨。在這個當兒，那船正到了一個小島的岩角。這小島羅玉英爲着選取畫料和仙葩從前曾經來過，如今把船交給老孩兒，兩人便揀一塊平滑的磴石，坐了。羅玉

英道我此番的事情實在可算得是意外之事。姑娘不是現在尋訪那哥江脫利波的子孫嗎？仙葩道：「正是你可不是從柯遜老律師那裏聽來嗎？」羅玉英道：「想老律師也定然有報告與姑娘。」仙葩道：「有是有的，只不曾提起足下的事。」羅玉英道：「姑娘不知道這哥江脫利波的子孫就是我，我便是他最近的血統。這不是不可思議的事嗎？」仙葩這時又驚又喜，歡的跳起身，拍着手道：「真的嗎？你果然是哥江脫利波的子孫嗎？」我這五六年來那裏不搜尋誰知却是你怪道呢？」吾家老祖宗當初衝着你只喚你哥江脫利波，可知吾家老祖宗是再也不得差的。想你的容貌一定和你令先祖哥江脫利波是一樣的。所以老祖宗認定你了。」羅玉英道：「這是柯遜老律師和我說的他要把那鱈魚皮囊交付於我了。」仙葩道：「這是當然之事。」羅玉英道：「雖然道不得個當然二字，據老律師之言，這不是遺產繼續問題。這東西完全是瓊林仙葩姑娘的所有物。姑娘要給誰就給了誰，別無他人權利之可言。誰也不能說什麼話兒。所以雖然如此，不能不來請姑娘的示。」仙葩道：「這是柯遜老律師如此講，其實我的意思却不是如此。他老人家處處要搬出他的法律話頭來，一毫不許通融。我一個女孩兒家要講彈琴唱歌的事，却還知道些兒他娶和我講法律，只得退避三舍了。」他說這紅寶石是我的所有物，只可自由贈與，却不能教人家視為應得之權利。但是我的意見却視為一種義務。老祖宗當時遺訓只教我還了哥江脫利波，我受了老祖宗遺訓，怎麼可以自由贈與？只是哥江脫利波已故了，自然只能給那哥江脫利波的子孫。算我的一種義務。羅玉英道：「在姑娘一方面自然是這麼樣想，但是從我一方面想，實在沒有這承受的權利。所以究竟可以受取與否，不能不和姑娘商量個妥當辦法。」仙葩想了一想，忽然向着羅玉英道：「這事是我差了。當時老祖宗

第

五

集

原說是還了哥江脫利波。不會說還了他子孫。老祖宗所說的哥江脫利波。就是他說把鱈魚皮袋還了的。也是你可不是早已明明白白的了。後來說是還那哥江脫利波的子孫。是我的主意。差了其實在那個時候。早已是你的物了。還記得當初老祖宗喚你哥江脫利波和你握手的當兒。這一握手。便是表明鱈魚皮袋可以還了。從此得達目的之意。因此今天的話。不用多說。可知早是你的所有物了。看官們那九十五歲的老祖宗柯遜。老律師說他似夢囈一般。算不得數。那仙葩却十分信用。說是老祖宗和他握手的當兒。這紅寶石就許他所有了。雖然強詞奪理。却也言之成文。羅玉英不免沉吟躊躇。仙葩却催促他。即往受領。那時候暮雲四合。僅留着一抹微霞。掩映在海平線之間。停一會兒。又從那一面海波蕩漾之中。捧出一輪明月。照着他們。雙影俗語說得好。月下看美人。看官們瞑目凝神。試一細想。那仙葩姑娘。本是個天仙化身。安琪兒再世。加以冰雪聰明。熱腸俠骨。婉麗絕世。綽約無雙。又是自小兒就和羅玉英親愛到了。如今始終沒有變換。你想羅玉英便是鐵石心腸。也沒有不和這位姑娘增漲他的愛河。情波的。在當初羅玉英以爲自己是個落魄孤身窮途潦倒。那瓊林仙葩如今是繡閣嬌。朱門華貴。雖然他降尊紆貴。還是和舊時一樣。到底免不得個珠玉在前。自慚形穢。到了如今。羅玉英無論如何究竟也有了這八十萬紅寶石的財產。況且皇家展覽會。開自己這傑作。大概是靠得住的了。要是到了這個時候。還不向瓊林仙葩姑娘求婚。不但是看官們要說他是個無情之人。便是我做書的。也不答應他了。至於羅玉英如何向仙葩姑娘求婚。仙葩姑娘如何允許他。自然有一番銘心刻骨。綺膩懇摯的話兒。只苦於他們兩人不肯告訴。做書人做書人也只得不着一字。請看官們意會便了。大概天上一輪常圓之月。

地下萬頃不竭之波，加着個司情愛之神，總該知道他們的底細了。及至時近黃昏，他們兩人攜手歸船，已是個待闕的鴛鴦，不用細說那老孩兒只消一點鐘的功夫，已把船權回瓊林島，兩人歸家恰是鐘鳴九下。藍田夫婦和柳笛孃正等着他們晚餐，却見今天的仙葩臉上平添了幾分喜氣，便輕輕的向藍田夫人道：「我已和羅玉英訂了婚約。」藍田夫人歡喜道：「我輩從五年前早有了此想到了今日，遂了此願，真個是有情人成了眷屬，可喜可賀。」那時藍田夫人和柳笛孃把羅玉英與仙葩兩人的手互握起來，并向他們兩人前途祝福，一片歡笑之聲，大家都滿心喜悅。但是仙葩和羅玉英兩人的年紀也早在婚嫁之年了，既訂了婚，就要預備結婚，不過依着羅玉英的意見，好似自己本是個無家無室之人，就在這紫琉璃羣島中的聖母島禮堂中悄悄的結婚，心中有些兒不大願意，他的希望要想把自己的繪畫發現於展覽會後，成了個有名的畫家，纔配得過瓊林仙葩姑娘，他們兩人種種商議，以後便說不如把紅寶石出賣了，在倫敦安排身分相當的畫室，然後再議結婚的事。大約這紅寶石至少也值個五六十萬，那時便不是個一無身家的人，雖說這紅寶石是由別人處移轉，究竟也是先祖的餘蔭，再加以畫事發展才名，遠播就不怕人家說什麼閒話了。兩人商議已定，就用仙葩和羅玉英兩人連名打一個電報給柯遜老律師，說鱈魚皮袋中的紅寶石決定歸羅玉英所有，但是急於出售，請照時價招商估價。在數天以內，羅玉英便到倫敦，偷已脫手，即來領價，可也電報打去以後，羅玉英還在瓊林島盤桓幾天，仙葩便和他計畫將來成怎樣體面的畫室，又把祖傳的種種畫品給他研究，原來瓊林仙葩家中頗有種種的古畫，他有十八世紀法國及西班牙名家的畫，無論那一處的美術館都沒有這東西。羅玉英一天一

天的逗留。在瓊林島。玉人相對讀書。看山這個豔福。却教他獨享。兩人又講起那鱈魚皮袋的事。羅玉英講到那江南田。自己聲明願退還紅寶石的一節。仙葩不覺驚訝道。這事真有些不可思議了。羅玉英道。原是而且我也到那時纔知道。他是個表弟。兄仙葩道。我也到如今纔知道呢。不過他所做的事。我却比你清楚。譬如他所作的畫。其實是你所繪。全不是他畫的。羅玉英驚道。怎麼你知道此事。我又不曾告訴。你啊。仙葩笑道。我自然會知道。你想這樣的人兒。他怎能已經傳於他的東西。他能自己聲明退還的。告訴誰也不相信。羅玉英道。可不是嗎。我從柯遜老律師處聽得這話也。自奇怪這樣價值鉅大之物。他能割捨了退還的嗎。除非是個不值錢的東西。或者有此仙葩道。那紅寶石是經專門家細密鑑定。決計非低價之物。我想他的退還。定然有什麼惡計在內。我想請你早還倫敦。和柯遜老律師商量。早把紅寶石賣去了。我們也就不怕咧。羅玉英道。只是這個當兒。我想他也沒有可以施展惡計的餘地。仙葩道。這個人詭計多端。教人防不勝防。他如無惡計。決不無端聲明退還。我實在不敢信他。羅玉英道。我明天就還倫敦。或不至有什麼岔兒。仙葩道。再不然。我明天一同伴你到倫敦罷。我如今越想越可怕。因為他是一個惡人。而此事又出常理之外。不能不教人生疑。羅玉英道。到底他有怎樣的惡計呢。要姑娘親身去。我一個人足敷了。我們又要作種種結婚之預備。請你安排一切。我先往倫敦便了。

## 第二十九章

且說柯遜老律師。自從接得羅玉英和仙葩署名的電報。囑託他出售紅寶石。老律師便去招那熟識的珠寶商人來。原來這位珠寶商人。從前曾託他細密鑑定過這鱈魚皮袋中紅寶石的。如今招了他來。老

律師便向他說道。從前曾經請你鑑定的那紅寶石。要是出賣時。現在的市價如何。珠寶商人道。此刻正是個好時機。一總寶石都在騰貴時代。而紅寶石也隨之騰貴。大約比原價漲了三成。老律師道。請你算一算。照現今時價。却值幾何。那珠寶商人便從他革囊之中。取出一通書類。這裏頭有一件。便是從前鑑定這紅寶石的記錄。他把寶石的形狀大小。輕重都寫個詳盡。他把一個一個慎重計算。纔說道。應值七十二萬圓。老律師道。也好。我一向信你誠實。既然如此。便是這個價錢。我們今日便可成交。珠寶商人道。老先生談何容易。這到底是七十二萬圓金錢。豈可咄嗟立辦。我想在內選取三分之一。今天講定了。明天便可付款。老律師道。不行。這紅寶石不能分賣。須一總去的。珠寶商人道。既然不能拆買。我須要求助於同業中。我們可以用幾人之力。聯合買受。但是須得與同業商量。不可老律師道。這倒可以。使得總之。這紅寶石的主人。急於脫售。一切委託我辦理。此事我却就委託了你。珠寶商人道。待我和同業商量了。再來回話。又問答了幾許話。老律師說道。你既和同業相談。單給他樣本。可不行。必定要把寶物給他瞧。纔是珠寶商人道。我這項鑑定書。便和寶物同樣瞧了。也很明白。待我約定了個聯合的同業。到那時再到老先生這裏。出示寶物。他說完了。便去話分兩頭。且說羅玉英別了瓊林仙葩。回到倫敦。尚未到自己畫室。先來訪沙步梨君。要問問他自己的畫。究竟評論何如。沙步梨道。你的畫還有什麼說的。只是我今天瞧你的容顏。頗有得意之色。你別是有什麼喜氣嗎。羅玉英道。沙步梨君。我却得了個意外的幸運。想不到先祖遺下寶物。現在却依然歸我所有了。沙步梨道。可賀。可賀。約有多少價值。羅玉英道。總在五十萬以上。現為柯遜老律師所保管。沙步梨道。值五十萬以上嗎。這真是個佳運。可不是我擅相人之術。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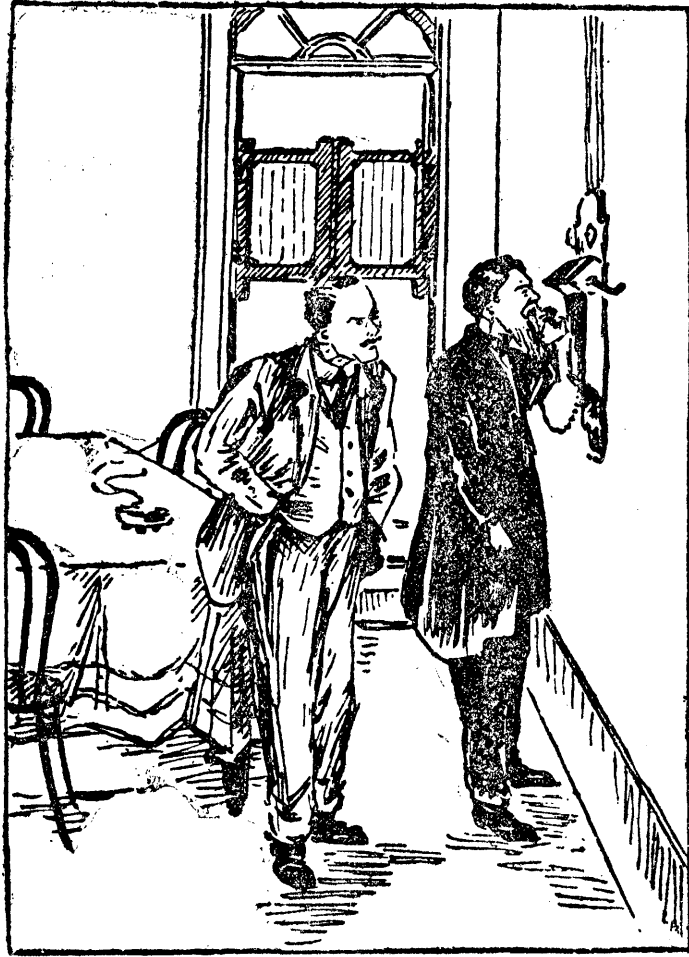
三 第

騰足下的容顏便知道了。羅玉英道：這還不算。是個可喜之事，還有可喜之事。我已和瓊林仙葩訂了婚約了。沙步梨跳起來，抱着羅玉英的身體，搖了幾搖，說是可喜，可喜，幸運，幸運。連你老友都歡喜了。羅玉英見沙步梨如此親切，也十分感激，又告訴我從今以後可以安心研究繪畫之事，不至再以生計問題分我的心了。沙步梨笑道：以後你倒不必靠着這畫了。羅玉英道：如何不必靠着這畫？這是我的本業。沙步梨道：我知道你的意思了。因為仙葩姑娘是個富豪，你不甘受這裙帶的榮華，所以自己愈加勉勵。如此瞧來，你的前途自然一帆風順，必定成個大家無疑。羅玉英道：你且瞧瞧我的畫去。那時羅玉英邀沙步梨同到他的畫室，把遮在畫幅上的白布除去。大家默視了半晌，沙步梨忽然說道：足下確定了是個畫家地位。羅玉英道：爲什麼呢？沙步梨道：必定是第一流大名。家羅玉英道：何以知之？沙步梨道：人家卽或不知我和你是自小同窗，怎麼不能知道不用說你的畫被他用江南田的名發表……羅玉英道：這事你如何知道不是個無面目的事嗎？沙步梨道：這是江南田無面目，你有什麼無面目？我雖知道，誰也不告訴人家。你可安心。倘然江南田所發表的畫，我瞧不出是你所畫，我還有批評家的資格嗎？羅玉英道：如此說，你的眼力頗高，慚愧我當日做了江南田的靈魂。如今悔之無及，不知他近來如何。沙步梨道：我聽得有人傳說，說現在江南田的筆法已經改變了。因爲外面學他畫的多，便是雜誌的體裁也變換了。我聽了，却只是暗好笑。他們兩人正在談論時，忽然進來了一個警官，却只向着他們兩人目灼灼而視，心中似決不定。那一個是沙步梨，那一個是羅玉英。見那沙步梨的狀貌沉鷺一些兒，他便立在沙步梨前道：足下是羅玉英先生嗎？這時他們兩人心中已非常驚愕，如何這個畫室中有警吏進來嗎？見



警。吏。問。他。他。便。說。道。我。不。是。羅。玉。英。問。他。怎。的。羅。玉。英。這。時。便。自。己。走。到。警。官。之。前。道。我。是。羅。玉。英。足。下。有。何。事。見。訪。警。官。道。羅。玉。英。先。生。有。件。事。要。請。教。你。請。足。下。跟。着。我。去。我。們。講。一。句。話。兒。羅。玉。英。此。時。正。摸。不。着。頭。腦。說。到。底。是。什。麼。一。件。事。兒。教。我。怎。麼。知。道。警。官。漸。漸。作。嚴。厲。之。色。道。難。道。足。下。不。去。嗎。羅。玉。英。道。我。此。時。尚。有。許。多。事。兒。要。料。理。警。官。冷。笑。道。怕。不。能。任。先。生。如。此。從。容。羅。玉。英。道。難。道。我。犯。了。什。麼。罪。竟。要。逮。捕。嗎。警。官。道。對。不。起。此。次。奉。着。長。官。之。命。有。逮。捕。狀。在。此。即。請。一。瞧。沙。步。梨。聽。了。也。未。免。一。驚。想。羅。玉。英。果。犯。了。什。麼。罪。却。如。此。火。急。的。把。他。逮。捕。這。事。却。怎。麼。辦。呢。他。正。思。量。着。只。見。那。警。官。已。帶。着。羅。玉。英。下。扶。梯。去。了。他。便。追。出。來。道。羅。玉。英。君。羅。玉。英。君。你。有。什。麼。要。囑。咐。我。的。嗎。其。時。羅。玉。英。早。出。了。門。已。有。馬。車。等。着。便。回。頭。道。沒。有。事。我。又。沒。有。什。麼。差。錯。的。事。停。刻。兒。就。回。來。了。可。憐。沙。步。梨。也。茫。然。不。知。道。究。竟。是。那。麼。一。回。兒。事。他。只。得。回。到。羅。玉。英。畫。室。依。然。將。畫。把。白。布。遮。好。再。把。門。鎖。起。來。到。了。樓。下。尋。了。房。主。人。與。了。些。小。費。託。他。特。別。注。意。這。裏。安。排。已。定。他。又。想。這。件。事。不。能。不。和。柯。遜。老。律。師。商。量。便。到。柯。遜。老。律。師。事。務。所。來。告。訴。他。剛。纔。之。事。老。律。師。聽。了。也。覺。得。出。於。意。外。只。皺。着。眉。頭。道。這。到。底。是。什。麼。緣。故。呢。那。時。老。律。師。便。打。一。個。電。話。向。警。察。署。詢。問。據。那。警。察。署。說。這。不。送。在。倫。敦。地。方。裁。判。所。連。我。們。也。不。知。道。老。律。師。聽。了。愈。加。驚。愕。說。這。倒。是。件。重。要。事。情。不。然。地。方。警。吏。逮。捕。的。人。那。有。不。送。到。地。方。裁。判。所。去。的。沙。步。梨。道。如。此。再。向。那。裏。去。問。呢。老。律。師。道。待。我。再。向。中。央。檢。事。局。去。一。問。罷。老。律。師。再。把。電。話。打。到。檢。事。局。去。那。知。這。主。幹。的。官。早。經。出。去。了。柯。遜。老。律。師。道。明。天。待。老。朽。親。自。到。檢。事。局。一。探。詢。罷。沙。步。梨。只。得。歸。家。到。了。明。天。又。到。柯。遜。事。務。所。來。只。見。老。律。師。面。有。慘。澹。之。色。他。說。羅。玉。英。君。的。事。兒。

委實重大非凡。沙步梨道羅玉英君到底是犯的什麼罪，令人納悶。老律師道說是在幾個禮拜以前威爾遜市和筆塚村兩處的登記所裏所有的登記簿上被人割裂去了一葉。認定是羅玉英所為。沙步梨



梨道也是個裝着假髻的男子嗎？老律師道那筆塚村的一方面却又不是了。他們還沒有知道直至村中一個律師接着我的信託他調查羅玉英的戶籍要查那原簿只見裏面有一葉就是記羅玉英戶籍

道爲甚的便說是他呢？老律師道檢事局先得了威爾遜市的報告說是某日在傍晚時候登記所正在最忙的時刻中忽有個男子到所翻閱原簿這人好像是裝的假髻後來書記們檢查原簿却見用最銳利的刃類割去了一葉便取了去及至追出去後早已形影不見這可不算是一件大事件便報告到檢事局到數日以後那筆塚村的登記所却起了同樣的事件沙步

的一葉也是用銳利的刃類已割去了。便即報告中央檢事局。檢事局決定兩處地方必是一個人所做的事。再向筆塚村調查。就疑心到羅玉英身上。沙步梨道怎麼便疑心他呢？老律師道：說是因為探聽不出他到那裏去了。怕的是畏罪潛逃。因此便缺席豫審。決定判他有罪。沙步梨道：阿呀！羅玉英已判定他有罪嗎？我想他何至於此？老律師道：據說以種種調查的結果。羅玉英却是最近來翻閱戶籍簿的一人。沙步梨道：羅玉英以後誰也沒有觸手到這戶籍簿嗎？老律師道：這那裏知道事經多日。他們也沒有覺察。只知道羅玉英去翻閱過所割去的。又關於羅玉英的一葉。而羅玉英又是個窮乏之人。忽然到這村中來。忽然又去了。不知所往。因此更疑他。沙步梨道：羅玉英何嘗不知所往？他不是明明有他的畫室在那裏嗎？老律師道：這話不差。但是他們當時却没有知道。所以那警察却先到我這裏來調查了。羅玉英受取先祖財產的事兒。又羅玉英的戶籍和威爾遜市的關係。又知道他的住址。往後警察便每日到他的畫室去。他却絕不回來。又不知他到那裏去了。有種種疑問。便猜他一定是改造戶籍。割裂燬滅的緣故了。而且威爾遜市和筆塚村犯着同一的事情。所割去的。又同是關於羅玉英戶籍的一葉。羅玉英之外。又沒有第二個可疑之人。我對於這事也頗竭盡心力。只是別無有力的反證。如何是好？沙步梨道：雖確信羅玉英是正直的人兒。決不做這等事。但是到此也愛莫能助。那時兩人商略定了。說不能不把這信息告訴瓊林仙葩。因請老律師發電說。羅玉英無端被捕。事甚重大。到了晚間。就得了仙葩姑娘的回電。說是即日到了京。到了明天。仙葩和柳笛孃。便到倫敦。立刻到柯遜老律師的事務所來。那時恰巧老律師不在事務所中。他和柳笛孃兩人。只得坐守着。等他回來。那仙葩姑娘四面一瞧。只見上面懸着一個

## 第

## 三

## 集

小小畫額仙葩便立起來走近細觀便呼笛姊姊這不是羅玉英君前天所說的畫嗎想就是這個咧笛孃道這狀貌確似這厮無疑仙葩道可不是嗎這厮是裝着假鬚來趁火車他在無意中却替他畫了這個照笛孃道這真是個巧畫仙葩道此番羅玉英不知爲了何事被捕待柯遜先生回來我們自然知道底細但是剛纔在火車中我不是和你講過的嗎羅玉英身上倘然有禍必定是這厮所陷害的看官們那仙葩和笛孃所說的這厮這厮不用說是江南田了此番羅玉英的被捕確爲江南田所陷害果不出瓊林仙葩所料可見得仙葩是個有膽有識的女郎停一回兒柯遜老律師就回來了說姑娘怎麼就上京了其實這事交給老夫辦就是咧仙葩道聽得羅玉英君被捕如何還能安居島中老先生可知我和羅玉英已訂了婚約咧柯遜道老夫還不會道賀這事羅玉英君已告訴沙步梨君沙步梨君剛纔在這裏說起不勝健賀之至仙葩道這不是道賀的時候請你告訴我羅玉英君怎麼樣了老律師道這事實出於不意仙葩道我可先有些兒影踪老先生我以爲羅玉英身上起什麼災難都是這厮在那裏作弄說着指那上面所懸的畫額老律師道這不能無端污衊人姑娘却何所見而云然呢仙葩道老先生還不信他是個惡人嗎他對於羅玉英此刻似仇敵一般我早已明白請你老人家告我詳細一切我就知道是他所做的事兒柯遜道請姑娘靜聽我言老律師就把羅玉英犯了嫌疑的話說了一遍仙葩聽柯遜老律師說完說道據此說來羅玉英定然是個無罪之人他那戶籍上既然是梅孃一脈傳下的子孫他應該得着這紅寶石何苦要消滅這個戶籍呢柯遜道姑娘這話不差羅玉英既是梅孃的子孫何必消滅這戶籍倘然他不是梅孃的子孫這就難免那個嫌疑了仙葩畧一躊躇道老先生不是也有疑

慮羅玉英之心嗎？只消問戶籍上是否梅孃一脈相傳，便可明白。柯遜道：「無奈這證明他言語的戶籍已經消滅了呢？」仙葩道：「難道除了戶籍就沒有第二個證據嗎？」現在遣一個急足趕到筆塚村，檢查羅玉英家的墳墓，那梅孃墓上必有墓誌碑碣之類，或者有什麼行述碑銘，記着梅孃是哥江脫利波的第二女兒也。未可知。老律師道：「不差，姑娘正想得細到……仙葩道：「但是什麼？」老律師道：「說來，姑娘不必憂慮，我自從得了檢事局這信息後，早發電報給筆塚村的同業，託他到梅孃的墓上檢查。只是墓碑已缺碎不全，且多磨滅，却依舊不得何種證據。」仙葩道：「阿呀，這如何好呢？」老先生待我面會了羅玉英君，再說罷。」老律師搖首道：「他是個重大的嫌疑犯，此刻不許有人會面，須待調查畢後，方可。」仙葩道：「調查畢要在何時？」老律師道：「這不能一定。」當羅玉英逮捕時候，老朽就去取保，無奈公庭不許，大概公判之前，還有許多調查。」仙葩聽了，不覺嬌軀震顫道：「阿呀，要待公判嗎？」這公判時候，有許多的傍聽人，瞧着這被告席上，我在活動影戲中，瞧見雖然那被告究竟有罪無罪，不曾分明。從獄中牽出，却已同囚徒無二了。此刻可不和活動影戲上一般嗎？」老律師道：「自然一樣。」仙葩道：「我誓必在未經公判以前，救出他來。」老先生可有什麼方法嗎？」老律師道：「只是非得訪緝着確實的罪人，他總脫不了這個嫌疑。」仙葩忽然立起來道：「要訪緝確實的罪人嗎？」定是這廝，定是這廝，說時把纖指指定了上懸的小小畫額。老律師道：「這幅畫是羅玉英君在筆塚村的車站上，給一個趁車人所描的小影，算不得法律上證據。」仙葩道：「怎麼算不得法律上證據？」這便是個極好絕有力的證據，定然是江南田裝着假鬚偷偷的到筆塚村，在戶籍簿上把這一葉割去了。無疑。」老律師道：「這是姑娘意想之詞，到底算不得個證據。」仙葩道：「老先生不放心，我們

## 第

## 三

## 集

可再有一個法兒。威爾遜市登記所裏的書記是瞧着這個裝假髯的人到他那裏去的。現在教他認一認這幅畫是那個人不是。可不就明白了嗎？老律師笑道：姑娘之言原是不差，只是天下同貌之人很多，而且他與江南田究竟不同。一個是有髯的，一個是無鬚的。到底不能備可爲證據的條件。江南田又自己說沒有到過威爾遜市和筆塚村，我們怎能說他一定到過仙葩道？江南田既沒有到過威爾遜市和筆塚村，羅玉英如何繪他的小影？不信，我便雇用幾個偵探訪查一訪查，他是個有名的人兒，出外旅行認得他的人很多，難道就沒一個人遇着我，拚着從倫敦至筆塚村把他那個繪畫沿鐵路車站一個一個兒問到問了站長，再問車使，又問賣票處和搬運夫，終要得他一個憑據。那時仙葩堅決之情，可掬一口咬定江南田所爲。老律師忽然也想起來了，笑着說：這事情真有些兒奇怪。姑娘說起了我記得曾有一天見過江南田，他在火車站上購那趁到威爾遜市的車票。那時我正在他背後分明瞧見了，只是在幾日之前，我却已忘掉了。又想了一想，道：總之在威爾遜市登記所書記瞧見之前，仙葩聽了喜得握着老律師的手，道：你老先生瞧罷，老天必定懲處惡人，眼見得江南田要送到裁判所去，換個羅玉英出來，咧，只是老律師雖然如此說，無奈他是個法律家，須要步步腳踏實地，方見證據確鑿，所以瓊林仙葩似火一般的熱說得確鑿，有據。老律師却似冷水一般的澆下，便道：雖然說他曾到威爾遜市去，然而到威爾遜市去的人也很多，怎麼就說他有犯罪的嫌疑？仙葩道：我却不管這種法律之談，我只知道江南田是哥江脫利波第三女兒蘭孃的子孫，要想奪那哥江脫利波第二女兒梅孃的子孫羅玉英的權利，纔到威爾遜市和筆塚村的登記所割取梅孃的戶籍來了。老律師道：姑娘怎麼知道這戶籍關係？仙葩道：

是羅玉英所說的老律師道。姑娘也知道江南田自己來取消這紅寶石。說他不應得此的嗎。仙葩也聽說過老律師道。他說自己非第二女兒之孫。委係第三女兒之孫。不能得這寶石。這個正直無私的心。誰也不欽佩他。只此一事。我倒不能不深信其人。

第二十章

看官們要知道這紅寶石一事。內中複雜非常。江南田去割取戶籍簿時。誰還知道這個紅寶石已成贗物。及至聽了饒楚芳之言。方纔知道。他却用個移花接木之計。自己去取消了。說不是哥江脫利波第二女兒的子孫。人家說他正直。再不疑他別事。可知正入了他的彀中。那老律師是個忠厚長者。怎麼不被他瞞過了。所以口口聲聲說他正直。又說他能自己來取消這寶石。非他所有。何致於再要割取戶籍簿呢。告訴誰也不信啊。仙葩道。老先生。你還要信江南田是個正直人嗎。這真是太忠厚了。我瞧他是世間第一個惡人。老律師道。我不管。是善人。惡人。我總就事實上論事。江南田既要割取人家的戶籍簿。他爲甚的。又把紅寶石聲明退還了他。爲的何事。却要如此一句話。却把個仙葩姑娘問住了。只是他終究不服氣。說老先生。信他是個正直人。不免有袒護之詞。無奈我終不服。我現在也不仰仗你法律家了。我自。有攻他之法。說着。便攜了柳笛孃之手。竟辭別老律師。柯遜也不敢留他。他說。老先生。倘要和我說話時。可打電話到吾靜芬姊家來。這兩三天中。我暫時耽擱在他那裏。說罷。自己去。老律師待仙葩去後。心想。仙葩和江南田有甚仇隙。爲什麼咬定是江南田所爲。那江南田確也有可疑之處。他到威爾遜市那一天。是我親身遇見。只是這也算不得犯罪證據。而仙葩却以爲絕無疑慮的了。現今的姑娘們也真是後生。

可○畏○轉○念○一○想○從○他○退○還○紅○寶○石○看○來○和○割○取○戶○籍○簿○一○事○兩○下○裏○總○碰○不○攏○來○但○是○江○南○田○既○無○可○疑○  
慮○難○道○真○個○是○羅○玉○英○所○爲○嗎○試○想○羅○玉○英○這○樣○的○人○又○豈○是○做○惡○事○的○可○見○羅○玉○英○亦○決○不○能○疑○他○然○  
而○不○是○江○南○田○必○是○羅○玉○英○二○者○必○有○一○於○是○把○個○老○律○師○如○墮○五○里○霧○中○去○了○且○說○仙○葩○姑○娘○出○了○柯○  
遜○事○務○所○時○光○已○經○下○午○六○點○鐘○了○他○喚○了○一○輛○馬○車○來○到○江○南○田○的○畫○室○中○來○在○馬○車○中○仙○葩○本○想○送○  
了○笛○孃○歸○家○然○後○再○去○可○是○柳○笛○孃○有○些○兒○不○放○心○說○你○單○身○去○見○他○有○些○兒○危○險○不○如○同○去○了○罷○今○天○  
這○仙○葩○姑○娘○真○可○謂○膽○大○包○身○他○說○要○揭○穿○江○南○田○種○種○劣○跡○却○一○毫○沒○有○確○實○的○證○據○不○過○憑○一○己○想○  
像○是○江○南○田○所○做○的○事○罷○了○他○想○到○羅○玉○英○是○我○萬○分○信○任○的○人○江○南○田○是○我○萬○分○不○信○任○的○人○兩○人○一○  
比○較○一○定○是○江○南○田○所○爲○而○如○今○却○移○禍○到○羅○玉○英○身○上○可○恨○不○可○恨○呢○一○刻○兒○已○到○了○江○南○田○家○裏○他○  
也○不○教○人○引○導○直○到○迴○廊○下○斧○劈○大○門○之○旁○却○見○已○換○了○一○個○新○門○心○中○不○覺○又○氣○又○笑○他○輕○輕○叩○了○兩○  
下○那○知○門○未○下○栓○一○推○卽○開○早○見○畫○室○中○羅○玉○英○畫○的○海○景○還○安○放○在○那○裏○他○便○呼○道○江○南○田○君○在○家○嗎○  
只○見○裏○面○走○出○一○個○人○來○却○正○是○楚○芳○楚○芳○見○了○仙○葩○笛○孃○兩○人○倒○覺○進○既○不○能○退○又○不○可○其○色○赧○赧○然○  
心○中○一○驚○慌○那○紅○雲○直○飛○上○頰○來○一○時○手○足○無○措○把○招○呼○也○都○忘○了○倒○是○仙○葩○走○近○楚○芳○之○前○喚○一○聲○饒○  
夫○人○江○南○田○君○在○家○嗎○忽○然○又○想○起○道○阿○呀○你○不○是○饒○夫○人○從○前○是○哄○我○的○想○這○姓○已○經○取○消○了○楚○芳○聽○  
得○這○話○自○覺○不○好○意○思○便○低○低○的○說○道○這○事○已○經○過○去○了○實○在○爲○親○屬○的○遺○言○所○妨○礙○請○姑○娘○不○必○  
罷○仙○葩○道○前○事○且○不○必○提○如○今○該○呼○你○什○麼○可○不○是○江○夫○人○嗎○楚○芳○道○正○是○仙○葩○道○如○此○江○夫○人○你○丈○夫○  
在○家○嗎○楚○芳○道○剛○纔○出○去○了○倘○然○有○什○麼○話○告○訴○我○轉○達○也○是○一○樣○仙○葩○道○這○話○非○面○談○不○可○只○得○在○此○



坐待他回來了。楚芳一瞧今天仙葩的神色，不對此來決非好事。心中先自捏着一把汗，便道：「他不知什麼時候纔歸來。」咧仙葩道：「遲早無妨，沒法兒只得等他一等了。」楚芳一向在仙葩那裏知道這位姑娘的



聲道：「江南田君，你可知道自己犯着大罪，還是裝做沒事人嗎？原來仙葩一想到那個清清白白的羅玉英，青天裏一個霹靂，被他們拘入獄中，呻吟鐵窗之下，真實的罪人倒逍遙法外，不由得教人不氣。」江南

脾氣他是說得到，便做得到。要是江南田一天不歸，他竟可守着在此一天沒奈何，只得招待他們坐下，誰知坐猶未定，只聽得門外一陣革履響聲，可不是江南田已經回來了嗎？江南田却不似楚芳見了他們，心中生怕一進門來，早滿面堆下笑來。道：「今日何幸，甚風兒吹得貴客到此。」仙葩暗想：「這位先生的面皮真似鐵甲十重，瞧他這個情狀，不禁氣上心來，他早冷笑一

田聽得仙葩的話見他來勢便不善也不能不心中捏着一把汗楚芳是剛纔的驚魂尙沒有大定如今聽得仙葩之言便覺滿面露出不安之色那江南田一會兒便又呵呵的笑道我道是貴客臨門原來是個瘋子險得很險得很怎麼沒有保護人的嗎這時柳笛孃胸中早已跳個不止仙葩却不慌不忙趨近江南田之前道我原是個瘋子但是今天瘋子却來邀你同往裁判所走遭江南田聽了心中一慌不免倒退了一步却還聳着肩膀笑道這是那裏說起的話呢口中說着把眼睛望着楚芳要教他幫助着他誰知楚芳兩手緊握眼睛望着空中早已驚呆在那裏江南田却仍強笑道哈哈要教我同往裁判所去嗎仙葩道是啊你自己不知道嗎你是在威爾遜市和筆塚村的登記所割取戶籍簿上的書葉的這一句話說出來宛似一枝箭直刺入江南田的心中那時再要笑也強笑不來只得說道原來你發的瘋狂還是個偵探瘋狂仙葩道此刻怎樣的惡罵也由着你我是爲着羅玉英而來的你自己所犯的罪名都塗在羅玉英身上你可知道羅玉英已被捕了嗎江南田道羅玉英被捕了嗎想也是咎由自取抱怨不得人家而且我更不解姑娘和羅玉英爲甚的格外親切這是什麼緣故仙葩道羅玉英是我的未婚夫你知道什麼江南田又冷笑道原來如此羅玉英犯罪入獄了所以你便出來做個女偵探仙葩道我便是個女偵探你的罪惡可先被我偵探着了他們兩人的說話旁側楚芳却聽得清楚他想當仙葩初來的當兒盛氣難犯的樣子我以爲我的事發覺了誰知不是我的事却是江南田的事又知道江南田却另有別種不正之行爲他却還瞞着我呢這時楚芳却來敷衍着仙葩道姑娘我想你不免弄差了你既沒有證據怎麼好委屈人呢仙葩道我怎能認差了人江南田君起初到老律師那裏去時原說這鱈魚

皮囊中的紅寶石是他所有紅寶石本該是哥江脫利波第二女的子孫領取楚芳道原是原是仙葩道無奈江南田君不是哥江脫利波第二女的子孫實在是第三女的子孫楚芳道這便差了江南田君不是第二女蘭孃的子孫嗎說着回轉頭來瞧那江南田只見江南田却默默無語仙葩道蘭孃便是第三女兒何嘗是第二女兒江南田君自己也知道却被柯遜老律師弄差了說他是第二女兒他一時利慾熏心想把第二女兒梅孃的戶籍簿所登的消燬了他就可冒認第二女兒的子孫了因此便偷往威爾遜市和筆塚村將兩地方登記所戶籍簿上關於梅孃的文字都割取了以爲是人不知鬼不覺的了仙葩說到那裏楚芳便想起江南田曾到過一個地方去旅行問他却不肯說可是有些兒意思呢不覺暗暗點頭却回頭向着江南田道怎麼你一聲兒不言語呢其實江南田聽得仙葩所言句句都是真實之語教他如何回答只得假裝做沒事人兒半向着楚芳半向着仙葩道他是個瘋子却和他辯什麼呢仙葩此時却也不發怒他還續言道你別支吾那時在你割取戶籍簿之前幾天羅玉英曾經見過這原簿他知道自己是哥江脫利波第二女兒梅孃之孫又曉得這鱈魚皮袋的事情應該由他受取所以特向柯遜老律師申明此事江南田聽到這裏粧做愛聽不聽的樣子口中噓氣作聲那楚芳却暗暗驚皇想再說下去紅寶石的事情要發現了那時仙葩又道如今忽然有割取戶籍簿一事把罪名歸到羅玉英身上試想羅玉英自己的戶籍便是他自己的證據極力的保護他也來不及豈肯自己去割裂毀滅了他呢這還不是你弄的狡猾是誰弄的江南田道安知不是羅玉英窮昏了心他只知道哥江脫利波的血族應得此紅寶石又怕自己的血族太遠消滅了戶籍以致弄巧成拙呢仙葩冷笑道世界上只有你

第

三

集

一個是天才其餘除非都是極笨的人這楚芳在傍聽了半晌禁不住向江南田問道原來你不是第二女。的子孫嗎你的祖母蘭孃不是哥江脫利波的第二女嗎江南田道我是最正直的不打誑語我那祖母確是哥江脫利波的第三女並不是第二女楚芳聽了心中一呆想他原來起初在冒取這紅寶石如此說來這割取戶籍簿可也有些兒影響怪道呢他聽得我盜賣了紅寶石怒得什麼似的恨不得把我一拳打死其實他裏面也有不可告人之處在內却還始終瞞着我這人却如此的可惡那時仙葩又道你如今承認你的祖母是第三女兒了你當初在柯遜老律師那裏不是又答應他是第二女兒嗎江南田道柯遜說我是哥江脫利波第二女兒之孫我想他是個法律家怎麼會得差的或者我自己記差也未可知及至歸家調查確是哥江脫利波第三女兒蘭孃的血脈我便正直的說明退還這紅寶石我這樣的舉動難道還有可議之處嗎楚芳聽了暗暗的忖量他當時從律師事務所回來不是便出去旅行的嗎旅行回來時還說我是個大富豪喜歡得了不得如今想來他全是詐僞我却以爲他是真的這時仙葩便道我現在和你也沒有什麼說了惟有向檢事局起訴便了江南田道你告我什麼仙葩道江南田君你別打量人不知道你裝了假鬚到威爾遜市的登記所去他們那裏的書記還想得出你的樣子後來追出來就不見了幸而你還光顧到筆塚村去做那同樣的勾當及至還來羅玉英在火車中恰巧見你的形狀給你畫了個小照這也算得一個天使神差的了如今這小照還掛在柯遜老律師事務所中我只請檢事喚取威爾遜市的書記教他把這畫認一認是他不是他便立刻分明了江南田心中喫驚口中却還說道果然如此姑娘却不免犯了誣告之罪仙葩道不妨還有一個證據是你到威爾遜市

的那一天柯遜老律師親見你買的票你可沒有抵賴之處了江南田聽了覺處處都被他指實再沒有可遁之處他便呵呵的一笑只這一笑中就笑出幾句遁詞來了大凡奸詐之人說話之前都作一種怪笑就在這笑中他心思却如風輪一般在那裏轉動他道假鬚也罷小照也罷任你們去說我却全不知道這事那天我也遇見了羅玉英他說什麼裝了假鬚子的人很像我又畫給我瞧我說便是像我究竟不是我我又沒裝假鬚子何必與他爭呢至於教威爾遜市的書記來認這小照更與我不相干涉果然是這小照上人你們只向小照上問去總之與我江南田無干仙葩姑娘你要三思我是一個手指也沒有觸及那鱈魚皮囊知道其中傳誤立刻聲明退還若說我想要這紅寶石時豈有如此嗎既不想這紅寶石何必去割取人家的戶籍自蹈於罪戾這個話兒告訴誰也不信別說是檢事咧仙葩想他說得却也中理無奈我如何信得過他呢此中必有別情只我不知道他是何種別情罷了便道我也曉得你的意思了你把第二女兒梅孃的戶籍割棄了教人家不知道梅孃的子孫何在自然終要移到第三女兒的子孫身上去那可不是安穩歸你所得了嗎江南田呵呵的笑道姑娘你又來了那紅寶石果然是個遺產這便第二女兒沒有子孫便傳到第三女兒的子孫身上如今柯遜老律師便口口聲聲不認爲法律上的遺產說姑娘可以自由贈與你愛給誰便給誰我也自知和姑娘的感情不大好還想姑娘給我嗎我又何必弄這蹊蹺呢仙葩被他這樣的一巧辯倒沒有言語可以駁回他江南田就把退還紅寶石一層表示他潔白無私之意然而他無論如何表白人家總不信他仙葩想他有許多劣跡都在我手掌之中難道被他輕輕幾句話便掩飾過去了嗎便道無論如何我總告到檢事之前萬不信你是個正直

之人就把從前一切事情迴想起來。可見你全出於詐僞。那楚芳明明是。你的未婚妻。爲甚的說他是寡。孀。却推薦到我這裏來做伴。娘後來又教他向我借那三萬五千圓周。你的急。江南田道什麼三萬五千。圓。我一概不知道。啊。他說這話時。楚芳在旁邊倒發了一回怔。却開口分辯不得。仙葩又續言道。這倒也。不必說了我。今日問你。你既是有妻的人。如何那天又向我求起婚來。這可不是一個大罪。你又偷了羅。玉英的畫。算你自己畫的。用你自己的名字發表。你冒人家的畫。還不算又盜柳笛孃的詩。算是你做的。載在雜誌。刻了詩集。這都是有的。嗎。江南田道。謊言。謊言。一派的謊言。你都要還我。個憑據來。仙葩道。證據嗎。我把你告到檢事局。自然能搜求個證據出來。仙葩說到那裏。轉身便出道。我到檢事局去。要是我。誣告了你。願甘受罪。否則我所說的種種。就要屈你的。駕到裁判所。一行說罷。仙葩攜了柳笛孃。便行。江南田還揚揚的裝做沒事人兒。楚芳早已慌了。手腳要想留住仙葩。說姑娘且慢慢走。姑娘且慢慢走。那裏留得住。仙葩早揚長自去了。

## 第二十一章

且說江南田見仙葩去了。兩眼望着空中。只是不語。楚芳道。如今怎麼個辦法。你打什麼主意。江南田道。我還有什麼主意。嗎。楚芳道。那瓊林仙葩的氣質。我是知道的。他是個說得到。做得到。強情的女孩兒。家他此去一定往訴檢事局。無疑。江南田道。哈。們三十六着。走着。走着。官們要知道。此刻江南田和楚芳已不成其爲夫婦。只好算他們二人合夥開了個公司。兩人共同在事務所裏辦事。他們所商量的。便是事務上必要的話兒。至於通例夫婦間親密的言語。却早已收拾起一句不提的了。但是發行雜誌的一

件事却全在楚芳的手中。從前的詩畫小說現在都改換了個面目。變了個通俗的向來讀『新藝術』的。雖然覺得無味斷絕的也不少。也添了許多新購讀的人。他本來把自己家裏做了個美術界的中心。因此便有許多美術家尋來。幸虧得江南田夫人應酬周到。倒也其門如市。凡是賣買出進他們都得一。個扣頭。雖然不像個家。擁百萬家產的人。要是沒有事。安穩穩也可度日子了。現在聽得仙葩要告到檢事局。他想起自己所做的事。其勢不能不走。楚芳道：爲甚逼得要逃走呢？江南田道：這是勢所必然。仙葩告到檢事局時。那檢事第一要檢查那紅寶石。一查紅寶石就顯出假的來了。他們就想起我起初承受這紅寶石了。何以忽然退還。顯見我是知道了的。豈不是有口難分嗎？楚芳道：如此便怎麼處呢？江南田道：我打定主意。暫時走開你。也想你的法子。楚芳道：你倒好。只顧着自己。江南田冷笑道：你自己想想。人家被你。也累得。穀了。生生。數十萬圓的紅寶石。被你偷來。盜賣了。楚芳道：我果然是行爲不正。當我。却全爲着你。你呢。是哥。江脫利波。第三女兒的。子孫。怎麼可以冒充第二女兒的。子孫。騙取那紅寶石呢。人家說有福同享有難同當。你今一個人打主意。却教我如何是好呢？江南田道：你的門路也多。得很。再不。然仍舊唱你的戲。當你的女優。去豈不是好。楚芳道：你說得好。太平話兒。我如今是嫁了紳士。是個紳士。夫人了。還能操舊日的生涯嗎？況且你犯罪。私逃人家。便問着我。我分明是個嫌疑犯。無疑。江南田道：呆鳥。我走了。你自然也走了。難道還黏在這裏等他嫌疑的處分。你便是不當女優。你的路子還多。你不還是個年少貌美的婦人嗎？楚芳道：你別胡說。我知道你沒有什麼好心思。我且問你。此刻你跑了。這旅費。却從何處出。江南田道：旅費嗎？前天的四萬圓裏頭不能支給嗎？楚芳道：這四萬圓是我的錢。我前天不。

過借給你代你整理會計現在仍用我的名義存在銀行裏你可不能自由支給江南田聽了發怒道這  
是什麼話兒那個錢分明是我的錢我的錢就有我的權利你那裏來的錢分明是盜賣那紅寶石所得  
來的我雖是哥江脫利波第三女兒的子孫到底是他一脈血統難道對於這百萬財寶分個幾萬就分  
不到嗎在你所得的便是盜竊的錢在我所得的便是正直的錢楚芳道你瞧我是不正當我瞧你也未  
必正當依我說誰也別抱怨誰這種無益的爭論也不用說他我們還是大家想個主意纔是江南田道  
我是想不出什麼主意楚芳道仙葩要是赴訴到檢事局却是告的你啊江南田道我只有走之一法楚  
芳冷笑着道你道一走就沒有事了嗎我想你今夜走明晚就被捕了就算你下船之處被你混過那船  
到岸上早有偵探候在那裏了你是個大名鼎鼎倫敦的天才便如此容易逃走的嗎江南田道我便變  
裝楚芳笑道好了你又裝假鬢了江南田握緊了拳頭却又發不出的怒氣楚芳道依我說要逃咱們倆  
一塊兒逃咱們終究是夫婦你雖厭我我倒還是這個樣子此後吾們二人的運命還擱在一處俗語說  
得好一人做不過兩人主我們商量個法子第一且緩那仙葩的起訴我們纔可以從長計議江南田道  
這事我也想過來但是我想用法子要威嚇他恐怕也不中用楚芳道無論用什麼法子只要是個緩兵  
之計便好但有幾天的猶豫我們便可預備先把種種物件賣掉了也可以資助旅費逃往外國江南田  
道這要想個方法教他不告到檢事局纔好楚芳道我自有了法子我們只要有幾天的工夫把各種繪畫  
和美術品賣去了像你這樣正直的人自然不願受那不正當的金像我是名譽已壞的了可不妨事江  
南田道我也未必算正直的人你不必講這話了你快想那緩兵之計楚芳道我想惟有用哀懇他的



法子那仙葩的性子是最豪爽的。凡是豪爽的人，見不得人家的眼淚。我便把這個眼淚去收服他。江南田道全仗你全仗你楚芳道第一。你兩處地方所割下來的紙，可曾燒掉了嗎？江南田道沒有還好好的。保存楚芳道這還好。辦江南田道燒了，可就沒有了。凡是這種東西，我終保存在那裏。這是我的癖性。楚芳道這很好待我。先和仙葩說去。要是到了無可如何的時候，我們就預備夜遁。今天晚上自然是不必預備的了。江南田道假令有一天兩天的猶豫，自然和我們有益。如此，我便託你辦了。不談江南田夫婦商量。且說仙葩從江南田家中出來，便到他從堂姊妹靜芬家來。他們早已給仙葩笛簾各備一室。仙葩到了自己室中，只是呆呆思想。想今天雖和江南田搶白一場，却還是了無端倪。他的退還紅寶石一事，雖然我們終不肯信他是個好意，但是究竟如何害到了羅玉英，却毫無憑據。仙葩想到那裏，便不禁兒有些膽怯。想明天早晨再到柯遜老律師那裏去和他商量，最好是同到檢事局。要是老律師不肯去時，我便一個人去也無妨礙。正在那裏思潮起落的當兒，只聽火爐架上的小金鐘噹噹的敲了十二下。仙葩姑娘正思就寢，忽聽門上閣閣的響了。兩下仙葩想這個時候到我這裏來，不是笛簾便是靜芬了。輕輕的答應道：請進來。只見推門而進的，不是別人，便是江南田的夫人楚芳仙葩。見了，倒怔了一怔，便立起來迎敵的態度，問道：「咦，你來做甚麼？」楚芳却不言語，回頭先把那房門關好了，再向仙葩深深下了一禮。說：「姑娘請勿詫怪，我還有許多話要請願於姑娘呢。」仙葩道：「你來做什麼？可不是給你丈夫做說客嗎？」說着，身體植立不動，一種嚴重的樣子，很覺凜不可犯。楚芳却放着哀懇的聲音道：「姑娘，請你暫息雷霆之怒，可憐見我到這半夜中造門請謁，實在無可如何。請你垂憐，則個說着便跪了下來。看官們要知道

楚芳是曾經爲舞臺上的人物他那舞臺上的排當不須學得要跪就跪哀懇的表情他是習慣了的無足爲奇可憐仙葩是個天真爛漫的女孩兒未經世故見他如此心就軟了便一把扶了他起來請他坐在椅子上便道你到底爲什麼事却深夜到此那楚芳却低



於羅玉英毫無一絲罪狀我知道這裏面確是江南田割取羅玉英的戶籍纔鬧成這事兒楚芳道姑娘娘你自爲救你丈夫出獄不顧我的丈夫要入獄嗎仙葩道這怨不得我你的丈夫本來是有罪的人至

請你直直遂遂的說楚芳道姑  
 己所受的苦便知道我的心了  
 仙葩道你的說話我不大明  
 娘以己之心度人之心想着自  
 的心和姑娘的心可是一樣姑  
 的人兒也要想援救他出來我  
 刻特來奉訪也爲着我那親愛  
 的人兒要想援救他出來我此  
 種種的心焦却爲着你那親愛  
 着頭說道姑娘我知道你此刻  
 的人兒

要是這事揭穿了。羅玉英果然脫罪。我的丈夫江南田却身爲罪囚。可不是件悲慘的事嗎。仙葩冷笑道。據你說。寧可教羅玉英頂了江南田的罪名。讓他逍遙自在。人家替他受罪。不成。楚芳道。世界上豈有此理。我的意思以爲有個法子。可以教羅玉英和江南田兩人都不妨礙。仙葩道。怎麼可以。兩人都不妨礙呢。楚芳聽了。仙葩這一問。因想這事可有幾分希望了。便道。姑娘我確有法子。可以使兩人都不妨礙。但是須得求姑娘允許。楚芳道。實告訴你。江南田那裏有件可以證明羅玉英無罪的證據。品只要這證據。品呈出來。羅玉英立刻可以放免。無罪。仙葩道。既然有這種證據。品剛纔的江南田爲甚如此的強硬。他還說。羅玉英窮昏了心。做的勾當這樣的刻薄。奚落人。楚芳道。這原是他的不該。請姑娘擔待些兒罷。他也是一時下不來臺。我在這裏請罪便了。現在只要想法子援救羅玉英。君出罪。想姑娘也決不定要和江南田過不去。他種種劣迹也都在姑娘手掌之中。姑娘不把他披露大衆。他也應該知感的了。現在但要他把那證據品呈出。檢事前。羅玉英立刻就沒有事。請姑娘也高擡貴手罷。仙葩道。這證據品到底是個什麼東西呢。楚芳道。就是威爾遜市和筆塚村戶籍簿上割取的兩葉書兒。仙葩道。嗶嗶。原來到底在江南田那裏呢。楚芳道。如今前事不必提了。其實是江南田割取不過原書兩葉。幸虧他還保存在那兒。仙葩道。這東西在那裏取來。我看楚芳道。這原書兩葉上載明羅玉英是梅孃之孫。而梅孃是哥江脫利波的第二女兒。要是檢事見了。便知道決非羅玉英所爲。可以把羅玉英立刻放免。仙葩道。原是楚芳道。這原書兩葉送往登記所裏。和原簿上割裂的縫口。適相膾合。實在是本物。並非假造。仙葩道。自然自然。楚芳道。這原書兩葉要是不呈出來。登記所的案子終究不消。羅玉英君不能出罪。仙葩道。不差。

所以。我。謝。謝。你。請。你。把。來。交。付。與。我。楚。芳。道。這。原。書。兩。葉。要。是。不。交。出。來。縱。使。羅。玉。英。君。得。着。律。師。辯。護。之。力。放。了。出。來。這。個。嫌。疑。總。洗。不。清。將。來。姑。娘。的。丈。夫。恐。怕。就。被。人。背。後。指。摘。連。姑。娘。名。譽。也。不。好。仙。葩。聽。得。焦。躁。正。要。發。言。楚。芳。又。接。着。說。道。這。原。書。兩。葉。我。想。賣。與。姑。娘。仙。葩。道。賣。與。我。嗎。要。多。少。價。值。楚。芳。道。這。個。代。價。不。要。現。金。只。要。姑。娘。答。應。我。一。句。話。仙。葩。道。是。什。麼。話。楚。芳。道。我。們。夫。婦。兩。人。所。做。的。惡。事。姑。娘。都。知。道。從。今。以。後。姑。娘。須。無。論。何。人。不。許。告。訴。他。人。一。字。姑。娘。能。守。這。個。條。約。嗎。仙。葩。道。我。無。必。要。之。處。向。來。不。說。人。家。的。歹。話。何。必。訂。什。麼。約。楚。芳。道。我。原。知。道。姑。娘。是。如。此。但。是。我。還。有。姑。娘。不。知。道。的。惡。事。姑。娘。以。後。發。現。了。也。不。能。責。備。我。我。纔。放。心。仙。葩。想。他。又。有。什。麼。事。呢。難。道。他。從。前。在。我。那。裏。的。時。候。還。有。甚。不。規。則。的。事。嗎。這。是。已。過。的。事。了。我。還。苛。求。他。則。甚。看。官。們。這。時。瓊。林。仙。葩。誰。也。還。想。得。到。他。和。紅。寶。石。有。極。大。的。關。係。呢。但。是。今。天。楚。芳。却。定。要。給。他。說。定。了。方。可。以。塞。他。之。口。所。以。諄。諄。的。向。仙。葩。要。約。定。不。許。披。露。他。惡。事。仙。葩。倒。有。些。兒。疑。心。說。你。有。什。麼。事。呢。要。是。我。不。答。應。你。你。便。如。何。楚。芳。道。我。那。時。就。在。今。夜。中。立。刻。帶。了。原。書。兩。葉。夫。婦。兩。人。惟。有。逃。遁。之。一。法。這。時。姑。娘。逼。迫。我。們。走。到。這。條。路。上。去。我。們。被。逼。無。法。只。可。惜。羅。玉。英。永。遠。不。能。洗。清。這。嫌。疑。咧。那。時。楚。芳。這。一。番。言。語。中。却。挾。有。威。嚇。之。意。要。是。仙。葩。細。細。的。辨。一。辨。也。可。以。知。道。他。已。在。路。窮。山。盡。了。必。不。肯。爲。他。所。挾。制。無。如。仙。葩。姑。娘。自。得。了。羅。玉。英。被。拘。的。信。方。寸。已。亂。只。要。能。出。他。的。罪。洗。白。他。的。清。名。別。的。都。不。管。了。楚。芳。早。就。料。到。仙。葩。是。個。容。易。對。付。的。人。所。以。想。出。這。個。法。子。停。了。會。兒。他。又。道。我。今。天。只。聽。姑。娘。的。命。令。了。要。是。姑。娘。不。答。應。的。話。我。立。刻。便。走。這。時。一。個。瓊。林。仙。葩。宛。如。握。在。楚。芳。手。掌。之。中。楚。芳。道。從。今。以。後。姑。娘。便。是。發。現。了。我的。

惡事雖明知是我也不能告訴人家。你能答應我嗎？仙葩道：「答應你楚芳拊着他自己胸道：如此我便安心了。就在今夜中我把這原書兩葉套上一個信封送與檢事長。我也不必署名。只要明天檢事長接得這證據自然對於羅玉英先生的嫌疑盡釋。立刻把他放免保釋。」仙葩道：「你今天可曾把原書兩葉帶來嗎？請給我一瞧。」楚芳道：「帶來帶來。只要姑娘一定堅守此約。設一個誓。我便取出來。」仙葩却有些兒不放心。說你寄這個給檢事長不署名究竟這犯人是誰？檢事長依然沒有明白。楚芳道：「姑娘你又來了。我和你都知道這事是江南田做的。但是要把他姓名報告到檢事長那裏。我也不用和你訂這個約了。請姑娘設個誓。我便把原書兩葉給你一瞧。」仙葩這時想萬一我不答應他逼他到無可如何。他也惟有逃走之一法。把這證據消滅了。縱使羅玉英就可出罪。一輩子的嫌疑終負在身上。也罷。這便是個投鼠忌器。我爲了羅玉英的前途。計他要我設誓。便設個誓罷。當時便被逼設誓。說以後就發見江南田夫婦的惡事也不告訴別人。那時楚芳以爲這事萬穩萬當的了。便道：「既然如此。我把證據物給姑娘瞧罷。那時楚芳取出原書兩葉送與仙葩看。果然羅玉英的外祖母是梅孃。便是哥江脫利波第二女兒。記得清清楚楚。這原書兩葉回復了。所有羅玉英身上的嫌疑盡行消釋。要是羅玉英割去了的。安有自己消滅自己權利之理？」這時楚芳便向仙葩道：「姑娘有紙墨筆告借一用。我就在這裏把那證據物寄於檢事長去。姑娘可和笛孃同來觀看。」楚芳便向仙葩書桌上一坐。颯颯的寫上一函道：

檢事長閣下。今以偶然之事情。此原書二葉落於一正直婦人之手。然此亦一無罪之人也。今將原件奉上。請向威爾遜市及筆塚村一核對。實絲毫不爽者也。

第

三

集

信上却不署寄信人是誰。那仙葩立在傍邊見他寫了這信十分疑訝，說道：「咦，奇了！你一向的筆跡不是這樣，如何這幾行字却很像我所寫的？」楚芳聽了一怔，暗想你還不知道，我是故意摹倣你的筆跡，不然怎麼賺得出你的紅寶石呢？口中却支吾道：「從前常和姑娘在一處，却漸漸和姑娘相似了。」說到那裏，忽然想起道：「姑娘我的筆跡和你相同，你也可以不告訴人家嗎？」仙葩道：「這樣的小事也在誓言之中嗎？」楚芳道：「不管他總之在別人前請姑娘永遠勿提及我名就是了。」仙葩道：「知道，我就不說便了。」那時大家出去，把信送往郵局。楚芳以爲這事辦得十分順手，也便興匆匆的回家去了。

## 第三十二章

却說楚芳回到家裏，江南田正在那裏繞室周行，還沒有睡。一見楚芳回來，便趕着問道：「怎麼樣了？怎麼樣了？」楚芳道：「這原書兩葉已經賣給仙葩的了。」江南田道：「賣了嗎？多少價值？」楚芳道：「總算也值百萬圓。」江南田道：「怎麼話？」楚芳道：「已和仙葩約定將來便是發現出這紅寶石是假的，他也不說出我們所爲。」這紅寶石從前你不是說值百萬圓嗎？現在這兩葉破碎之紙交換了那個紅寶石，這代價不是百萬圓嗎？」江南田道：「好好，你只了你自己家的事，把人置之腦後。」楚芳道：「你這話好不明白我的事了。自然你的事也了。只要大家無事，何分爾我？」江南田道：「我怕這紅寶石事不久就要發露，終是個不了之局。」楚芳道：「你放心罷，我所做的事就怕仙葩一人。只要仙葩不說破誰也沒有知道。現在我已把仙葩的口塞住了，還怕誰來？」江南田道：「我可不是說你專爲自了計嗎？和我的事情全沒計算。」楚芳道：「這人真糊塗，你自己所做的惡事將來敗露了，該得何種罪名？現在我輕輕的把戶籍上原書兩葉送還了，檢事局宛如人家。」

失物一般原物歸來了。便不大窮。究盜竊之人了。這可不是全沒你的事嗎？江南田不語。楚芳又道。此刻又和仙葩約定。不但我的事。便是你所做的惡事。也不許告人。可不是個安全的方法嗎？江南田道。你一開口。便『你所做的惡事』。『你所做的惡事』。好不觸耳難聽。大家都有不好說的話。偏你卸得乾淨。楚芳道。我的事。我已經自己辦妥了。只要仙葩不說。永遠不得敗露。只你的事。多却比不得我看官們。你想他們夫婦之間。互爭你的惡事。多你的惡事。少這還成一個家庭嗎？後來又漸漸講到那逃遁一層。瞧這局面。將來不能不走。不過在此刻。可以不必急急慢慢兒。想個安全的地方。楚芳也可以把家具該攜的攜。該賣的賣。預備下資金。纔可以高飛遠走。不談江南田夫婦商量逃走之計。且說仙葩這一晚。直至天明。方纔合眼。香夢沈酣。直至明日紅日當窗。十點鐘時。方纔起身。到了起居室中。見桌子上的新聞紙。已經送來。他取在手中一瞧。却見有幾行新聞。用紅鉛筆劃上一個道兒。這分明是笛嬈閱過後。做了個標識。教仙葩注意的意思。那仙葩一讀不禁歎的。量了朱顏那一段記事。便是講威爾遜市和筆塚村登記所中。被人各割去了戶籍簿一葉。那嫌疑犯喚做羅玉英。是一個無名的畫師。現已被拘。雖然寥寥的數語。簡單的報告。而仙葩見了。宛如自己的名譽上。受了一個大大的打擊。早把新聞紙扯作粉碎。他想了一回兒。便呼笛嬈說。笛妹。你告訴我哥哥。我不能住在這裏。立刻回到自己宅中去了。請他給我安排。安排。排笛嬈答應一聲。知道原來自從仙葩給柳本初開過試演會以後。倫敦一般演劇界中。便有柳本初其人。宛如把他引導到文藝界中去。仙葩這功勞却不小。如今他的腳本劇場中。就有了信用。仙葩回到島中去時。因倫敦邸宅中無人。請他居住。如今仙葩要搬還去。自然柳本初必須讓出仙葩。那時晨餐已畢。

便來尋柯遜老律師那時已在午後一點鐘的光景柯遜一見了仙葩便道本要來知會姑娘羅玉英君却由檢事局通知特許保釋了這真是出於意外之事仙葩暗暗想這是昨夜寄上原書兩葉的效能便道也好老律師道我已派事務員去迎接手續辦清了恐不久就同還來了仙葩那時却莊色道老先生待羅玉英一歸來時我們預備結婚的事了老律師却呆了一呆道怎麼如此急急仙葩道老先生你沒有見今天新聞紙上的紀事嗎分明說他是個犯罪人了所以我立刻要把結婚披露我要把他所許嫁之妻深信他不疑的態度表示人間柯遜諾諾了幾聲正要答言恰巧又有客來了一瞧他的名刺却就是來購紅寶石的珠寶商人看官們是早已知道了的其實老律師鐵箱中紅寶石都已變爲贗物但是一般人還似瞞在鼓中那仙葩今天見了新聞紙所載心中很覺苦痛當時便想到昨夜和楚芳訂這個約却是上他的當了要是沒有這約我難道不能聲辯這犯罪之事是江南田所做不是羅玉英所做的嗎如此說來我昨夜訂這個約實在是我太輕率太冒失了呢此刻老律師那裏這珠寶商人來了倒也把仙葩的心略慰一慰想無論如何羅玉英已保釋了我們兩人的結婚期也近了這紅寶石也可以成交了至恢復名譽之事君子終爲君子小人畢竟小人日後終有水落日出之日這時老律師便把名刺給仙葩瞧說這就爲紅寶石事而來前天已來過一次因爲他個人獨力不濟所以今天是借一個同業中人來的姑娘現在決定是賣去了仙葩道這東西是羅玉英的了但是我給他做主決計賣去老律師道不過此刻的事情又變異了不是羅玉英君又出了事嗎仙葩道可不是已經保釋了嗎老律師道這保釋却和放免不同而這項寶石又是他身上重要關係之品呢仙葩道不妨事有我呢老律師道



本來呢這紅寶石原是姑娘之所有物。姑娘要賣去了，便賣去了。本可隨你所欲，只是姑娘又說是羅玉英君的物了。這要聽羅玉英君的指揮了。究竟是姑娘之物，還是羅玉英君之物，仙葩道：「無論是羅玉英之物，我也做得一半主。」老先生不能聽我的話嗎？柯遜道：「我們法律家却不能如此通融。該是姑娘之物，聽姑娘的言語。」該是羅玉英之物，聽羅玉英君吩咐。仙葩道：「好在羅玉英也不久便來了。我們且請那珠寶商人見見東西，然後再約定日子成交。」便了。從前不是已經估過價的嗎？此刻他又怎麼說來？老律師道：「他說照目下時價，可值七十二萬圓。」仙葩道：「呀，如此的高價，老律師道：「聽說還要漲價。」咧。仙葩道：「我在這裏沒有妨礙嗎？」老律師道：「姑娘在此最好來得湊巧。那時便引進兩位珠寶商人來。那一位甲商人便是前天和老律師談過的人。老律師先向他介紹道：「這位女士便是我那紅寶石的委託主。今天也在這裏。是有多方便利之處。」那時甲乙二商人都向仙葩行個默禮，以表尊敬之意。那時甲商人先開言道：「這項寶石前天不是和老先生說過，我已組合同業數人，成此交易。但是我們同業中也頗有數家，很想收買此種寶石，以營業上的競爭。雖然前天和老先生說價值七十二萬圓，現在我們情願增價至七十五萬圓。要是人家有七十五萬圓以上的商人前來競買，我們可以放手請老先生可要儘一儘別家同業老律師暗想：「這倒也算個奇聞。他在我金庫之中睡了一禮拜，忽然七十二萬圓的東西又騰漲至七十五萬圓。一天漲五千圓，一小時漲二百圓。他向仙葩瞧了一瞧，想是很表同意的。便道：「老夫做事信了。這個人別無三心兩意。我最初就和貴商談判，決無再去問那別家競爭的人。你說七十五萬圓就是七十五萬圓了。何日可以成交？」珠寶商人道：「立刻可以成交。」老律師道：「今天太促請略緩數天罷。」甲商人道：

想。在。這。一。個。禮。拜。中。時。價。沒。有。什。麼。大。變。動。就。是。有。什。麼。變。動。我。們。今。天。說。定。了。七。十。五。萬。圓。總。以。一。言。為。定。那。時。乙。商。人。開。口。道。時。價。即。使。飛。騰。我。們。既。說。定。了。自。然。無。有。後。言。只。是。我。還。沒。有。賞。鑑。過。那。珍。品。但。瞧。過。吾。同。業。細。密。的。鑑。定。書。今。日。也。許。我。一。擴。眼。界。嗎。老。律。師。連。忙。答。應。道。可。以。使。得。立。時。在。他。事。務。



商。人。道。近。來。市。面。所。見。的。都。是。第。三。號。紅。那。第。二。號。紅。已。是。稀。有。了。第。一。號。紅。更。是。難。得。果。真。是。第。一。號。紅。又。有。如。許。之。多。真。個。教。市。面。上。一。時。發。個。熱。狂。兩。商。人。先。在。鑑。定。書。上。品。評。了。一。回。乙。商。人。把。鱈。魚。皮。袋。

室。中。開。了。金。庫。取。出。那。鱈。魚。皮。袋。來。恭。恭。敬。敬。的。送。到。兩。商。人。之。前。那。甲。商。人。又。很。自。得。意。將。自。己。所。做。的。鑑。定。書。鋪。在。桌。上。說。道。這。一。項。貨。物。都。是。錫。蘭。島。的。出。產。乙。商。人。道。要。是。真。個。是。錫。蘭。本。山。出。品。可。是。個。希。貴。之。物。他。的。紅。顏。色。真。個。特。別。有。如。火。燃。一。般。甲。商。人。道。可。不。是。嗎。這。是。在。前。世。紀。末。至。後。世。紀。初。之。第。一。號。紅。真。個。前。後。無。比。乙。

取在手○中○說○此○刻○要○賞○鑑○賞○鑑○這○奇○珍○了○他○隨○手○取○出○一○枚○不○覺○叫○了○一○聲○咦○又○取○一○握○安○在○那○鑑○定○書○上○不○覺○又○叫○了○一○聲○阿○呀○說○道○這○这○这○是○什○麼○緣○故○啊○那○第○一○回○鑑○定○過○的○這○位○甲○商○人○早○也○駭○得○面○如○土○色○兩○人○只○面○面○相○覷○不○發○一○語○柯○遜○道○你○們○做○什○麼○甲○商○人○道○奇○了○這○全○不○是○我○前○次○所○鑑○定○的○品○物○了○老○律○師○道○那○裏○有○此○事○甲○商○人○道○不○好○了○老○先○生○你○一○定○受○了○人○家○的○欺○騙○了○乙○商○人○也○道○這○裏○頭○定○然○有○蹊○蹺○的○事○兒○老○律○師○道○欺○騙○嗎○這○裏○頭○實○在○沒○有○欺○騙○的○空○隙○自○從○你○上○次○鑑○定○後○仍○舊○送○還○銀○行○裏○後○來○又○是○我○親○身○向○銀○行○中○取○出○安○置○在○金○庫○之○中○也○沒○有○給○人○家○瞧○過○而○且○我○又○不○離○此○室○除○了○我○之○外○從○來○也○沒○有○一○個○觸○手○過○怎○麼○會○變○了○呢○甲○商○人○道○這○是○瞞○不○過○我○們○的○眼○睛○全○然○不○是○原○物○了○老○律○師○道○我○想○何○至○於○差○呢○甲○商○人○道○我○們○也○不○能○欺○你○老○先○生○乙○商○人○微○蘊○着○怒○意○道○倘○然○不○信○可○以○另○請○個○專○門○鑑○定○家○我○們○做○這○營○業○的○人○豈○能○誑○言○咳○這○分○明○是○件○大○欺○騙○的○事○了○看○官○們○你○想○這○時○候○柯○遜○老○律○師○還○下○得○臺○嗎○早○已○逼○得○他○老○臉○通○紅○迴○想○自○己○保○管○這○紅○寶○石○十○分○謹○慎○何○至○於○出○了○岔○子○便○道○和○原○物○怎○麼○的○不○同○可○講○說○明○一○二○嗎○那○時○只○見○乙○商○人○在○衣○袋○中○掏○摸○什○麼○物○件○似○的○甲○商○人○也○用○那○沈○着○的○態○度○說○道○照○我○所○作○的○鑑○定○書○全○然○不○同○了○第○一○是○形○狀○第○二○是○大○小○第○三○是○數○目○均○不○能○符○合○柯○遜○老○律○師○想○這○到○底○是○鑑○定○書○差○的○呢○還○是○原○物○差○的○呢○便○道○此○刻○也○不○必○拘○定○那○鑑○定○書○了○這○賣○買○的○要○領○在○東○西○的○價○值○到○底○是○值○多○少○呢○老○夫○是○個○門○外○漢○却○也○不○和○你○爭○執○既○然○與○鑑○定○書○不○符○便○是○不○到○七○十○五○萬○圓○也○只○得○憑○你○吩○咐○了○甲○商○人○搖○首○道○這○有○什○麼○價○值○嗎○全○然○不○是○紅○寶○石○老○律○師○道○阿○呀○竟○不○是○紅○寶○石○嗎○那○時○老○律○師○如○何○肯○信○但○是○他○究○竟○不○過○一○個○法○律○家○至○於○鑑○定○寶○石○等○事○非

其所長只得問道不是紅寶石却是什麼甲商人道可憐全是贗造全是燒鍊出來的老律師道阿呀全是贗物嗎全是燒鍊出來的嗎甲商人道數年前已經出過亂子人家受過欺騙的了那時探衣囊的乙商人早取出火柴一盒說我們只一燒便分曉了柯遜道請燒請燒那乙商人便取了一個在手中將火柴擦上只見一陣吱吱的響紅寶石上便起了個泡一陣松香氣味直衝鼻觀再也沒有一毫疑慮可知道七十五萬圓的紅寶石全是贗造的東西你道世界上有火燒得溶的紅寶石嗎有發松香氣味的紅寶石嗎仙葩在旁邊瞧着早已想到怪道呢江南田退還不受這貴重之品呢便道我知道了所以江南田不要這紅寶石原來他們……說到那裏便想起和楚芳所訂的約已許他不把他的惡事告訴人家子細一想這事情不是楚芳所做的還是誰做的呢是他把那偽寶石換了真寶石去又恐怕我發露他的奸謀因此想法子和我訂這不告訴人的約我可不是墮入他的圈套之中上了他的大當了嗎我如今非但不能告訴別人并不能告訴柯遜老律師剖個曲直如何是好轉念一想不如此又怎麼得他原書二葉如何可以保釋羅玉英呢且既已當初設誓答應了他如何可以一旦破棄了呢只得隱忍着不言可是仙葩心中還有些兒明白猜得出其中緣故可憐一個老律師却如在夢中雖然聞了這松香紅寶石的氣味却還不能十分心服強辨道難道都是假貨嗎這裏頭也有幾個是真的甲商人道不瞞老先生說其中全是贗品實無一個真紅寶石這時老律師心中好生難過自己是個保管這寶物的人却出了這個亂子值價七十五萬圓的紅寶石却變了幾粒松香鍊成的東西到底是這麼時候被人盜了去的呢還是在我自己的金庫內盜去的呢還是在銀行的金庫裏掉換了的呢若是在自己金庫中被

人盜去實在沒有這個空隙。這紅寶石除了我外別無一人手指觸及。除非說是在銀行金庫中被人掉去。然而從銀行金庫中移轉到自己金庫中的時候，我怎麼不細加一檢點呢？所以到了今日，無論是銀行金庫中自己金庫中，全然是我一人的責任了。便是在銀行中，也是我經手實對。於仙葩負間接的責任。照例這七十五萬圓自應由我賠償。

### 第三十三章

這時那兩位珠寶商人也很受了損失，不想遇着這種事情，十分惱恨，却是見了這位老律師滿面現着悲痛之色，可憐他手足氣得冰冷，身體似篩糠一般，正在發抖，心中早已軟了，如何還發得出火來？兩人想交易不成，還在這裏做什麼？這時甲商人便向老律師道：「我們預備來承買這項寶石，到底是七十餘萬圓的大交易，一時聯合起來，也非常容易。現在既是貨色不是原物，我們的損害也不必說了，只得自認晦氣，我們也告退了。」便辭別老律師而去。老律師這時向仙葩道：「姑娘，這是我的過失，我該盡賠償的義務。想了一想，又道：但是七十五萬圓，我那有這力量盡一生之所有，還不到半數。如何是好？看官們要知道，道柯遜老律師一生正直，從來非義之財，弗取。辛辛苦苦勤勤儉儉，做了數十年的律師，積蓄所得，能有幾何？却受人欺騙，連聲其所有，也不穀賠償。只是這件事情，如何對得起仙葩呢？仙葩本來倒沒什麼的。今見柯遜老律師一個忠厚篤實的長者，却受了惡人的欺騙，這惡人我是知道的，不是江南田便是楚芳，恨不得要說出他們兩人來，以救老律師的苦痛。只是又礙於誓言，不得已想了個計較，却向老律師道：老先生，我願意買這假紅寶石。本來這紅寶石的價值是七十五萬圓呢。我今願出七十五萬圓買收。」

## 第

## 三

## 集

燒鍊的紅寶石柯遜道：「姑娘，這是什麼意思？」仙葩道：「這紅寶石是羅玉英之物了。我把七十五萬圓買受了。將款付於老先生。老先生再付於羅玉英，豈不就完事了嗎？」仙葩的意思想我如此一轉移在羅玉英，仍不喫虧而教老律師也不至於帶累他賠償在我自己，只算化了七十五萬圓在楚芳手中買回了原書兩葉，要教羅玉英無事出罪，可也值得呢。這個意見說出來，老律師自是歡喜，只是於理上說不過去。他道：「姑娘的盛意，令老朽心感萬狀，但是姑娘用七十五萬圓購這個假紅寶石，却是不行。」仙葩道：「怎麼不行？我用我自己的錢，願意購這項假紅寶石，有何不可？」老律師道：「不可。姑娘不是已經許嫁於羅玉英，君嗎？只是在結婚之前，無端在家產之中減少了七十五萬圓，將來起許多障礙，而且從法律上觀來，妻有妻之財產，夫有夫之財產，從實際上觀之，到底姑娘的七十五萬圓也埋在羅玉英君的損失之中。」仙葩道：「如此便怎麼好呢？」老律師道：「這個自然由我賠償姑娘，只是盡我一生所有，不足賠償，却便如何？」仙葩道：「我決不願意老先生賠償。」老律師道：「我當盡我的責任，不過要請你們寬其期限，實在我心有餘而力不足。我此刻不能不出而活動，說着有如瘋人一般，奔出室外。」仙葩要想留他也留他不住，正在這個當兒，恰巧那保釋羅玉英的事務員迎接了羅玉英一同回來了。仙葩見了，即上前握住他的手，羅玉英詫異道：「怎麼你也這裏？」是幾時到倫敦的？仙葩道：「我得着你拘留的信，立刻便來這裏了。」兩人就在老律師的事務室中談論一切。仙葩便將紅寶石的事告訴他，聽羅玉英自然面現失望之色，說怎麼竟是贗物嗎？仙葩道：「真個不知在什麼時候被人掉換了去，可憐。」柯遜老律師他承認是自己的過失，他說要賠償，此刻又不知道急急的向那裏去了。羅玉英道：「何必賠償？這是我的運氣不濟，所以剛要得此物時，自

已便就入獄待出獄時那物又變成贗品。仙葩道：這都是我的主意，差了。老祖宗見了，你不是就說哥江脫利波來了，教我。我把原物還君。我那時聽了老祖宗之言，把鱈魚皮袋中的紅寶石當時便授與你了。豈不簡捷偏偏？我沒想到此，只認定是哥江脫利波的子孫，以致今天一誤至此。這是我應該負賠償之義務。羅玉英道：你便果然賠償，可想我肯受嗎？仙葩道：受不受由你，但我想應負此責任。羅玉英道：我被拘留之中，却引起種種思想，就是那紅寶石賣去了，作種種準備，誰知到了如今，全成個空想。只是這財產一事，我倒不甚注意，想此事也不能問吾兩人愛情。我得姑娘爲伉儷，一切都不注意，所以這紅寶石之事，我們只算沒有這事，可不必談了。仙葩道：原是原是那紅寶石的事，暫時擱起，我們只商量結婚的事，便了。羅玉英道：只是我如今恐怕沒有和姑娘結婚的資格。仙葩道：怎麼說？羅玉英道：我如今依然是個貧民之身。仙葩道：我也願捨棄我的一切財產和你一樣，成個貧民身分，便了。當時兩人計議已定，同出老律師的事務室，按下不提。且說柯遜老律師從他家裏出去，便到銀行裏來，想我那裏決計無有差錯，除非是銀行做了手脚，那就不得而知了。他細細的向事務所盤問，纔知道這紅寶石曾經仙葩姑娘着人來取過一回。當時却有仙葩的來書，柯遜取來一瞧，確是仙葩的筆跡，誰也疑到是楚芳摹仿的呢？只是仙葩爲甚的忽然把那紅寶石取了回去，又送回來，又爲甚的剛纔不把這事告訴老夫？縱使起初取出時不言，到了如今發現了紅寶石已經被人掉換了去，那時怎麼還默然不語？這是個什麼來由？難道是仙葩自己掉換了嗎？再不然就在仙葩取出的當兒，被人掉換了嗎？因想這事我爲甚的不向仙葩問個明白，他爲甚要把這紅寶石取出去？他說出原因，因此事便有端緒。他想到這裏，却如飛的回到事

務所來早不見了。仙葩玉容只見假紅寶石散滿了一桌子。問他事務員却道：仙葩姑娘和剛纔保釋的那位羅玉英一同出去了。老律師正是急急要尋他，問他取出紅寶石的緣故，便各處打電話去問。誰知杳無蹤跡。直至明天早晨新聞紙送來，忽見登有一個廣告，却便是羅玉英與仙葩結婚的廣告。老律師不覺喫了一驚，說他是個纔保釋的人，如何當日便結起婚來？萬一裁判所裏再來傳呼，如何是好？也未免太魯莽了。誰知到了晚上，就得了仙葩的手書，說是結婚以後，新夫婦旅行度蜜月去了，愈加添上一驚。幸虧裁判所已經傳下諭來，把羅玉英全行放免。原來羅玉英和仙葩兩人出了事務室，便當日預備結婚之事，一切從極簡單之法，起初羅玉英不甚願意，後來仙葩反覆陳說，也便依了。兩人便到教會堂請教師，主婚出來，又到登記所納了登記費，法律上手續完備。然後擬一個廣告，送到報館，把他們二人結婚一事披露於世。新郎新婦立刻到歐洲大陸行那蜜月的旅行去了。這件事在羅玉英一方面，畧有些勉強，經不起仙葩主持，甚力對此嬌妻，只是羅玉英再沒有勇氣違拗他了。而且在這個結婚以前，羅玉英種種苦情都已嘗過，今日苦盡甘來，擁此玉人度這個甜蜜光陰，自然情願把一切苦情拋撇。腦後且過這新婚的旅行，到了大陸後，他們纔寄信給柯遜老律師，沙步梨柳木初兄妹，說是我們倉猝結婚，倉猝旅行，急欲脫離倫敦穢濁之空氣，未能面辭旅行日期，一時也未能預定，大有憤世負氣之語。老律師得了他們的信，也不去管他，只自己天天籌畫那要賠償他七十五萬圓之事，可憐他食不下咽，眠不貼席，宛如挑了一副重擔，又如胸口常有一件物壓緊了，透不過氣。他想第一要知道仙葩現在那裏，可以詳細問他從銀行中取出這紅寶石來，何用？第二再把江南田何以忽然退還這紅寶石的事細細一



想。難。道。他。是。果。然。知。道。的。嗎。如。此。說。來。真。不。出。仙。葩。所。料。呢。他。那。時。便。尋。到。江。南。田。家。裏。來。他。夫。人。楚。芳。出。迎。說。是。江。南。田。今。天。出。去。旅。行。去。了。還。來。與。否。一。時。却。未。能。定。老。律。師。想。江。南。田。雖。不。在。家。且。向。楚。芳。問。問。也。或。者。探。知。一。二。便。道。我。有。句。話。要。問。夫。人。也。聽。得。江。南。田。道。及。紅。寶。石。的。事。嗎。楚。芳。一。想。這。紅。寶。石。事。件。發。了。便。道。約。畧。也。聽。得。講。過。說。是。什。麼。血。統。上。關。係。應。得。這。紅。寶。石。後。來。又。弄。差。了。他。十。分。不。高。興。咧。老。律。師。道。他。也。說。過。這。紅。寶。石。是。誰。的。東。西。嗎。楚。芳。道。誰。的。東。西。我。却。不。知。老。先。生。定。然。知。道。老。律。師。道。只。怕。你。也。有。些。知。道。罷。難。道。你。在。瓊。林。仙。葩。那。裏。他。沒。有。提。起。這。紅。寶。石。一。事。嗎。楚。芳。道。噯。仙。葩。那。裏。啊。我。知。道。他。有。古。代。的。織。物。



金。銀。的。細。工。希。世。的。寶。石。却。是。很。多。柯。遜。道。還。有。那。特。別。的。紅。寶。石。咧。楚。芳。道。特。別。的。紅。寶。石。我。却。沒。有。知。道。老。律。師。道。你。可。曾。知。道。仙。葩。姑。娘。在。什。麼。時。候。曾。向。銀。行。裏。取。出。這。紅。寶。石。呢。老。律。師。只。這。一。問。楚。

第

三

第

芳便知道假紅寶石的事情已經發現了。仙葩果然能守自己的約，決不把我的事發露。便定了一定心。纔道紅寶石的事情我一些兒不知道。仙葩姑娘他自己到銀行裏取出各種包裹皮囊之類。從來不通。知我的老律師道：其中有一個鱷魚皮袋，你瞧見過沒有？楚芳道：老先生，你又來了。我向來不喜歡窺探人家秘密事的。我每見有許多人專喜探聽主人家的事，我却不然。稍有暇晷，寧可自己安息。所以姑娘當時取出了何種物件，我竟一點兒不知道。老律師道：難道仙葩自己到銀行裏去的嗎？楚芳道：大概如此。他却從來沒有使喚過我。老律師道：他或者寫了信，差人去取也未可知。楚芳道：或者如此。老律師問了半天，一些兒不會得着些端倪。原來他們是預備好的。那裏便被你探了口氣去。老律師只得出來到警察署去。向幾個老練的警察求他們有什麼意見。又向裁判所裏去。對於裁判官陳述事情。他自己呢，早已願擔賠償之責任。不過也要查查那紅寶石的原物，却賣向那一方面去了。大概這種盜賣寶石之人，總不敢在本國銷售。在歐洲大陸盜來的，便向美洲賣去。在英國盜來的，便向法國賣去。因此各國派有密探在那裏張着網捕這一班盜賣寶石的人。老律師出來了一天，竟一些兒不得要領。回到事務所，還在那裏呆呆思想。這時候已經黃昏了。却有一個人要請面會。遞進一個名條來，上寫着抱津老人四字。老律師想抱津老人是誰呢？從來也沒曾見過。這個名字好在當律師的人，無論什麼人都見便吩咐引他進來。及至進來時，確似在那裏見面過的。只是一時却說不出來。是個年逾六十歲的老人。老人恭恭敬敬的立在那裏，說道：久有一句話要稟明你老先生。一向不得機會。今天見那新聞紙上登載那羅玉英君的事兒，因想這個當兒不能不言了。老律師聽得說是羅玉英君的事，便側着耳朵靜聽。便道：

請教請教。先要問你。一向是在那裏的。老人道。在下從前受雇在江南田家。我却認得老先生。老先生不認得我了。老律師纔想起來道。是的是的。請坐了好講話。老人這時坐下來道。我先要請教老先生。譬如人家的秘密。却關係一人的名譽。我知道了。還是說好呢。還是不說的好。老律師道。無論如何。我是個律師。對於律師呢。不論什麼話。都可以講得。我決不洩露於第三者。老人道。向來凡是傭僕。每喜從門隙中竊聽主人家私事。我是並非從門縫中竊聽來的。是他家的門已破了。自然教人聽得的。老律師道。是誰家的門。老人道。便是那江南田家之門。他那門如何破的。也算是一樁奇聞。現在且不必說了。因為他那門破後。便在外面懸了一個幕裏面的講話。自然廊下聽得清清楚楚。柯遜道。怎樣的談話。老人道。他們時時講起假紅寶石的事兒。我並非有心要聽他。然而也被我聽得。老律師聽得假紅寶石四字。歛的直進了耳管。便道。假紅寶石嗎。假紅寶石便如何。老人道。起初江南田不知到何處鄉村去旅行了一趟。回來便誇自己是百萬家私的富翁。非常歡喜他夫人問他。怎麼得來的。他說是瓊林仙葩家的紅寶石。是他的東西了。柯遜聽了。非常熱心想這位老人。便是天賜的一個鑰匙。一切疑惑都要從這抱津老人身上解明了。那老人又續續的言道。誰知江南田告訴了他夫人。說是得了瓊林仙葩家紅寶石。那夫人楚芳非常喫驚。說道。完了。完了。那紅寶石是假的。怎麼值得百萬圓呢。老律師跳起來道。那楚芳就知道那紅寶石是假的。實在是不可思議。實在是不可思議。老人道。那時江南田也不信急急的問他。他纔說出來了。說是假造了瓊林仙葩姑娘的書信。從銀行裏騙出來。在鱷魚皮袋中把原物取出來。換了假貨。進去。仍舊送到銀行裏去。老律師瞪着眼睛。半晌纔開口道。阿呀呀。那封信是楚芳偽造的嗎。我只當是仙

葩的親筆。咧他騙取了這紅寶石作何處置呢。老人道：聽說這贓品由猶太人所介紹賣與外國來的。一個寶石商人只賣了四萬五千圓呢。老律師道：這價值七十五萬圓的紅寶石，只值得四萬五千圓，便輕輕售去，自然是外國來的大騙子。知道他來路不正，騙了他去，再也沒有回復之道了。但不知道他把這紅寶石送往那裏去了。老人道：聽得那楚芳說，他把這四萬五千圓用着幾分留下，四萬圓存在銀行，他把這存款支票簿給了江南田。江南田正在要用錢之際，如何不喜。因此江南田和楚芳結爲夫婦，就在這個當兒向新聞紙登出廣告，咧柯遜道：這是我知道的。原來在那個時候，紅寶石已經出去了。老人道：直到後來，江南田纔知道這支票簿上的四萬圓便是紅寶石的代價。江南田那時憤恨極了，什麼話都罵出來，只氣得哭泣不止。老律師道：原來如此。我倒見他來退還紅寶石的時，說他正直贊他是個好人。可知全被他所欺騙了。

## 第二十四章

看官們可知，這這位柯遜老律師，最是個忠厚長者。他除了實在已成事實之外，一向不疑惑他人。此刻仙葩又不在這裏，世界幾乎沒有人知道。江南田夫婦惡事的不想，偏有個抱津老人來發其覆。到了這個時候，想想老律師再不能不信。這時他呆了半晌，纔歎口氣道：原來真有此事。老人道：我言不誑。老律師道：你怎麼不早來告知老人道：若今天沒有瞧見新聞紙上登載羅玉英被捕一節，我還不敢說出來。咧老律師道：且慢。羅玉英究竟和這事有甚關係。老人道：羅玉英一向喫江南田的虧，但是江南田沒有羅玉英那裏會到如此聲譽。鵲起柯遜道：這又是什麼緣故。老人道：老先生有所不知。江南田的畫都是羅

玉英所畫他把羅玉英所畫的用着自己的名兒發表世間都算是他畫的老律師聽了直跳起來道：「嘎嘎原來都是羅玉英所畫的怪道呢人家都說江南田的畫和羅玉英的一模一樣呢可憐這位柯遜老律師一向都當人家是個正直人好似世上沒有惡人的誰知到了此刻自己先做了個被害中心人物積了數十年經驗的一個法律家却喫了個大虧自己多年得意號稱天才的大弟子却是個著名的騙子今聽了抱津老人的一席話再也不敢疑惑即此便信得在兩個登記所割取戶籍簿的必是江南田無疑當初他把一個嬌婦饒楚芳介紹到我這裏來囑我薦於仙葩便是他欺詐之目的我可不知道他們倆是夫婦後來秘密結婚及至宣布出來又說一時為親族的遺言所妨礙這分明是哄我把老頭子開頑笑咧今天柯遜老律師深謝抱津老人的好意那時也已夜深了留下他的住址老人自歸那時老律師便立刻起了忙頭先打電話到警察署檢事局預備到夜中捕獲江南田夫婦只是在捕獲之前柯遜老律師却是還想一見江南田夫婦探聽那紅寶石到底往那裏去了也要問問他為甚的坑害我一至於此可笑這氣質温厚的柯遜老律師此刻心中恨得什麼似的一刻兒工夫他那馬車便到了江南田家這時警察署早已派遣警吏數名徘徊街燈之下防備周密老律師踏上階沿傍邊一個警官向老律師相了一相說是柯遜先生嗎柯遜道正是我想在你們捕縛之前有句話問他所以特來一會警官道好好老先生儘管請便柯遜道諸位要留意別被他逃走了警官笑道老先生放心那裏有他逃走的道兒我們在這裏守着老先生出來便了那時老律師便把門叩了數下却裏面沒有回音再從重的叩幾下依然沒有聲息那警官在傍便遲疑道不要是已經逃走了嗎老律師道我想不至此嗎看官

## 第

## 三

## 集

們可知。昨天柯遜老律師來見楚芳時，原想探聽他一二。誰知自己沒有探聽得，却被人探聽了去。楚芳知道柯遜律師今日到此，分明是紅寶石的事情發現了。我們是在危急的地位，所以老律師一轉背，他就立刻準備逃走。把家具也都賣去，到警察來時，早已溜之大吉。那時警官也叩門，依然一無聲息。便道：一定是沒有人了。我們破門而入，罷那時便走過手下的。一人說道：不必早把側面的窗一扳，那窗立刻便開了。便有兩人縱身一躍而入，停了一刻兒，重門洞闢，只見裏面電燈通明，人已走得影響全無。所有器具也都空空如也。警官道：他們就早預備逃的了。那老律師還是個忠厚人，說道：恐怕夜來纔逃的。你瞧不是電燈還點着嗎？警官道：他多分是白晝把電燈開放的。到了晚上，怕鄰家瞧着，黑闇疑心裏面無人，咧這時警官便走到電話所在，道待我打個電話到警察署去。却見電話線已經割斷。那柯遜老律師此時滿面失望之容，說被他逃走了。一時怕不易捕獲，警官道：只好盡我們的力量趕緊通緝。便了這時柯遜老律師萬分懊惱，想這紅寶石再也沒有回復之道。盡我數十年來的積蓄，也不穀賠償他所失。想起來，惟有自盡之一法。但是柯遜也有妻有子，就算自盡了自己，便算自了。咧那對於妻子，他們是毫無責任。何苦被你所害呢？也有好多紳士，他除自己的財產之外，也有妻的財產。自己破產了，却用那妻的財產。可是這位柯遜先生，他是自小孤露，貧苦真是個立志傳中的人物。他也不曾仰慕娶了富家的姑娘，全爲了眞愛情，娶了個和自己一樣清苦人家的女郎。爲妻那裏有什麼妻之財產，便是當眞有什麼妻之財產。他此刻要賠償人家，也要取出來湊數。咧那時他悄悄的乘了馬車，回到事務所。他的家住在倫敦郊外，他也不回去。默默的坐在那裏，一聲兒不言語。他自言自語道：到此地位，還有什麼方

法我惟有一死塞責罷了。幸而我有手鎗在此。這便是我的歸結了。他那時便從抽屜中取出一枝手鎗。轉念一想，便是死了也依然是對不起人。那時候事務所的窗上漸漸顯出魚肚白色出來了。一夜未曾安眠，總想不出個好法子。且把手鎗依然安置在抽屜中。到了鐘鳴八下，便坐了馬車再到檢事局來。可憐這樣正直的老人，却遇這種困難的事，傍人也爲之扼腕。不言老律師心中愁悶，且說羅玉英和瓊林仙葩倉猝結婚，便出去度那蜜月。如今別無金錢困難問題了。只仙葩一封信到本國銀行裏，那一個地方不好匯了。來因此便樂而忘歸。可是和倫敦諸舊好常通音問。第一位是沙步梨君和羅玉英兩人，却似兄弟一般。第二是柳笛孃，第三是仙葩的阿姊靜芬。此外再有一位唐奇夫人，他的筆最是勤健。兩位新夫婦一路上寫景讀書到處遨遊。從法蘭西到意大利，德意志光陰迅疾不覺已過了三月。這個時候又是倫敦的交際節近了。羅玉英心中念念不忘的，這個月將開繪畫展覽會。他的陳列一切可是已委託了沙步梨了。只是總盼他那好消息來停了幾天，果然沙步梨有書來了。他說：「展覽會將開足下的古家庭圖已爲君陳列得，非常合度。今年江南田的繪畫沒有陳列人家，非常失望。恰巧有個新作家出來，自必一鳴驚人。」云云。他就暗暗說羅玉英的畫必受人家的大評判。羅玉英見了這封信，心中還不大滿足。過了幾天，唐奇夫人又有信給仙葩了。那時便引起羅玉英不覺歸心如箭。那唐奇夫人的信上寫道：

我擊愛之仙葩姑娘，慧鑒蜜月之遊樂乎。我今於歡喜之上更疊以歡喜者，望汝一雙璧人歸也。迴憶方汝輩登此結婚廣告，披露此事後，乃有爲姑娘惋惜者，則真燕雀不知鴻鵠者也。夫以姑娘知人之

明爲予所感佩焉。得對於已事。反如此草草。然而庸庸之目悠悠之口。亦奚怪其然耳。惟吾性愚直。則逢人輒爲姑娘辯解。余曰。汝曹勿喧競。試思瓊林仙葩爲何如人乎。非純潔高貴之女郎。歟。彼所適之人。而苟非道德品行才藝智識出衆之人。又烏足以當姑娘之目。仗老嫗一篇說法。果然頑石點頭者不少也。當姑娘初來倫敦時。卽爲社會交際之花。矧以待嫁之年。門第才品尤爲世冠。人輒豔羨爲誰家有福郎。所得及開試演會。爲此廢兵。紹介戲曲之天才。於世而瓊林仙葩之名。卽喧騰於社會。有紅妝女俠之稱。顧此時誰復知君已心許。



一。無。名。英。雄。羅。玉。英。君。耶。歸。來。乎。歸。來。乎。今。日。此。無。名。英。雄。者。已。一。鳴。驚人。社會之喧騰。正喧騰羅玉英君共賞此展覽會之古家庭畫爲世間之傑作也。



那唐奇夫人的寫信就同他說話一般滔滔不竭下面又道

展覽會初開之第一日我亦往觀無論畫家非畫家對於此古家庭畫皆低徊若不能去故此畫之在會場中得第一等之評判其成功可無疑義也此次江南田之出品會場絕跡彼名爲遨遊實已逃亡其妻楚芳聞亦偕亡據人傳言則警署中已對彼發捕縛之命令彼本有一畫亦不審由何處祕密買來預備陳列於展覽會中乃於出發之前將此畫急遽賣出風聞買主爲沙步梨君第沙步梨君初未道及此事也嗚呼仙葩姑娘我今見羅玉英之古家庭畫而始見姑娘之穉年玉貌何又與江南田之所謂畫中女郎同也我憶江南田以己所作之小說而以彼名發表則知江南田之畫必爲羅玉英所畫無疑脫江南田尚在倫敦必有許多辯護之言今江南田已遁其中當有種種情虛則正羅玉英君發展天才之時也

唐奇夫人的書信收束處還有數句他道

總之本年季節最高名之一人者羅玉英君也因此人人欲得一識面爲榮而羅玉英君之玉照各日報及各雜誌中均未登載倘賜以一枚當有多人作感謝之詞也君輩若不能即歸者乞先賜羅玉英君一玉照來

此外沙步梨也時時有信來報告一切不覺引動了瓊林仙葩的歸心還有件事也足以鼓仙葩之氣的却是從柳笛孃那裏也來一信說是他哥哥柳本初的戲曲已在有名的劇場興行成蹟非常之佳羅玉英這時可算得是個得意時代他那七十五萬圓的紅寶石被人騙去却毫不放在心上所心中懸懸的

## 第

## 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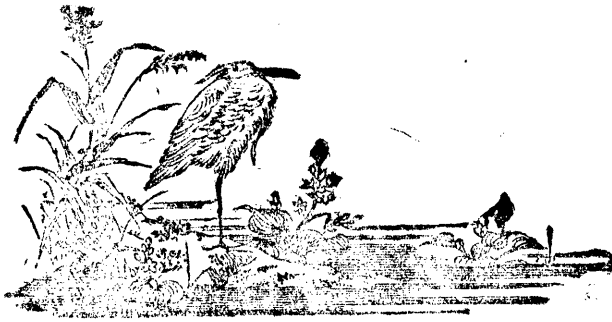
## 集

覺得自己不能自立都靠着愛妻仙葩似乎覺得無丈夫氣其實他何嘗不能自立不過爲境遇所掩他是個天才一切浮世之富貴那裏及得天才兩字現在惡運已去好運將來正是發展的時候不過他心中還有些疑惑自己果然有這個名譽沒有他到了巴黎自己先就試驗試驗畫一些兒小品東西投稿到藝術雜誌中去誰知一到明天巴黎的新聞記者和那雜誌的主任紛紛到他那裏請求照片請求面會各報上都登載大號字標其名曰『現時代英國之新進畫家』又稱他是『目下英國展覽會中震驚一時之名畫「古家庭」之作者』一時人家都來拜謁戶限爲穿那羅玉英不勝其煩便只得逃歸英國去了却說羅玉英和仙葩回到英國那時正在六月中倫敦地方最熱鬧的當兒各處展覽會茶會非常之盛此刻的羅玉英是社會上有名的人物了他們夫婦一舉一動新聞紙上的電報通信絡繹而來他們兩人却還是從先前離開此地時一般悄悄的回來然而却到處都有他們的照片披露兩人先到那仙葩原住的邸宅羅玉英覺得到那裏另有一種感想迴憶從前在這裏扯去江南田的銀行支票時恨不立刻離去此地而此刻便覺得事事愜心又覺得這屋子非常閎麗原來仙葩出來旅行中一路上時時有信給沙步梨一切都託沙步梨君代辦他的屋子也已經那營造公司把內部改建一切佈置他自己也早定了個腹藁把自己的起居室擴充了做個羅玉英畫室這個畫室總算是極講究的了此外另有一個美術品蒐集室把瓊林家歷代傳下的珍品都陳列在那裏其中有中古時代西班牙畫家的作品實在要算是個希世之珍就這一個美術室已把倫敦的人轟動了依着仙葩起初的思想原想把羅玉英的名兒壓倒了江南田的名兒就是了誰知到了如今羅玉英的地位比了江南田要優越十

倍此刻連江南田竟逃走了。僅有個羅玉英風動一時。這時仙葩見宅邸已經安置妥貼了。就要開結婚之宴會。不過他的請客却和尋常不同。他要擡高那羅玉英畫家的地位。所以他的請帖發出去。以美術家批評家以及愛好家和那文人墨客爲多。無論熟識不熟識一概都發他那請帖。似生了羽翼一般到處亂飛。把一個倫敦全社會的人一時波動。誰也不望得這一紙請帖。得着這請帖的人誰也沒有一個缺席。大家却說他們的夫婦一個兒是幾百年來相傳古寶物的舊家。一個兒是皇家美術展覽會嶄然露頭角。忽然引起藝術家名譽的大天才。這一對兒夫婦身入交際社會中。宛如天空中出了一顆大彗星。在這開宴會的幾天中。唐奇夫人瓊林靜芬柳家兄妹沙步梨君等自然格外的親熱繁忙。那時候日夜訪問之人不絕。只有柯遜老律師却音信杳然。那時柳本初的戲曲已興行於皇家劇場。自從在仙葩屋子裏試演以來。經第一流的評劇家鑑定爲近來的傑作。漸漸引動了興行主的心。那時柳本初立脚已定金錢上也沒有什麼不自由了。他那劇本興行的幾天。羅玉英新夫婦伴着柳家兄妹在那特別席上引起滿場的視線。宛如全身都放着毫光。又過了一天。老律師侵晨便來訪他們新夫婦了。只見他眼窪面青十分憔悴的樣子。却目光似含有一種喜慰之色。從他那大褂袋中取出一個鱈魚皮袋。其中紅寶石連那鑑定書交還羅玉英。說慚愧慚愧原物還君。老夫也可以卸這個責了。原來在數個月以前有個船從英國開往美利堅。這船中有個著名盜取寶石的大騙子。由各國偵探追隨在後面。至此方被捕獲。他行李中就有這一大批紅寶石。這時老律師已經秘密通知各國警署偵探這項紅寶石是個希世之寶。再把他鑑定書一核對。可以明白證明是柯遜老律師保管的東西了。只是江南田夫婦却杳無蹤

瓊島仙葩

跡。後。來。聽。說。到。了。澳。洲。又。犯。了。欺。詐。之。罪。竟。入。了。牢。獄。咧。



(下卷完)

社會小說

如

此

京華

上卷

教員講授之圭臬

學生自修之良師

# 姚氏古文辭類纂評註

再出版書  
重校訂正

姚氏古文辭類纂上起秦漢下迄方劉為卷七十四為類十  
三選輯最精自是佳本顧其中典實之奧僻字義之通假以  
及文派之異同文體之奇正均未揭出教師講授學子觀摩  
動多窒礙本局為便利起見一一詳加評註庶幾一目了然  
會心不遠於以收事半功倍之效或亦讀者所歡迎乎

全書十

六厚册

定價洋三元

內地郵費  
每部二角

上海各  
文華書局  
發行  
代售

社會小說  
如此京華上卷

葉小鳳

第一回 喬篡竊亂登祈年殿 挈綱領哀唱望江南

太平昌明之世。謳歌歸頌之元。一陽初泰之月。鐘鐃奏雅之日。中華民國遍地笙歌。紀念良辰。澈天歡喜。百萬方里。沒一處不綵麗燈明。四萬萬人民。沒一個不酒酣飯飽。吾大總統稱堯述舜。勤政愛民。特發了個與民同樂的大願。將京師禁地一律開放。百姓一個個歡天喜地。旌旗鼓樂。把一座周圍百里的首都。裝點得五光十色。晝暗宵明。那萬家爆竹。比庚子年的槍炮。還熱鬧百尺。鰲山比圓明園的劫火。還熾爛。真是御樓大舖。九天舞怖之時。仙仗玉京。萬里笙歌之會了。却說那天天壇爲遊人醫聚之地。說的唱的。跳的走的。各種頑意兒。都有一處處都是萬頭攢動。采聲不絕。獨有兩個憊懶漢。一個叫劉哈兒。一個叫馬回子。這兩個人。平日也各有各的事業。那馬回子是椎埋巨擘。劉哈兒是祛篋舊家。這日喝得醺醺的。在各處混了一回。覺得這紀念兩字。半明不白的。沒甚有趣。便惹上祈年殿來。那祈年殿前。玉檻蟠螭。銀階砌。棟遠山。拄笏近樹。垂紳當日。龍鱗映日。鳳翬拖雲。仙樂御香。百官侍從。正不知何等。適皇整肅。想不到今朝。竟被這兩個憊懶漢。嘻皮笑臉。躑躅而登。那殿門平常是鎖着的。這日也照例開放。劉哈兒等向殿外走了一遍。便大踏步進殿。見四面空空洞洞的中間。設了個神位。神位旁邊。排列着一個個的木籠。籠都囚着列祖列宗的神牌。一只巨大無外的寶座。座上結了個蛛網。一個蛛兒。踞在中間。大有楚重瞳取而代之的氣概。哈兒見四面無人。拾了根枯枝。將蛛網一捲。笑叱道。你也配蹲在這兒。那蛛兒各索爬

## 第

## 三

## 集

開哈兒便一躍登座笑向馬回子道屈你充個軍機大臣罷馬回子笑道吓你也瞧瞧自己的嘴臉配不配快滾下來把這位子給我罷劉哈兒道你要來覬覦非分麼看我一封丹詔驅逐你出京去馬回子笑着罵着將劉哈兒夾頸一拎道你要驅我出京我先逼你退位劉哈兒被回子一拎身子蹲不住便小雞般跌了下來馬回子一臀坐定道做皇帝不算時髦我來做個總統給你看看劉哈兒道吓殿還是殿寶座還是寶座總統罷皇帝罷憑你便了說沒有完遠遠有幾個人走來兩人便一縷烟走了那走來的人一個姓危名言是前門外元通庵側的一個教讀先生一個是元通庵道士兩人一步步上了崇階憑檻眺望了一回危先生嘆口氣道不圖天壇乃有今日道士道先生這句話是替天壇傷心還是替天壇快意呢危先生道傷心不敢快意何曾我只覺得凡百見聞動增感慨罷哩道士歎道清室自無存理只年來種種也把吾中華道德名教斲喪太甚了不要說別件就是我們隔壁那個當小子的如今不是簇新的部曹麼危先生道爛羊都尉牧豬將軍叔季仕途原多如此我們住在這北京也久了這一雙冷眼正不知看盡了多少升沉滿腹熱腸裝遍了多少齷齪還有甚麼希奇呢說完不覺一雙老淚止不住洩瀾起來兩人正黯然相對忽聽得遠遠的一陣絃索聲接着又是一陣喝采聲道士強笑道把不干己事傷心他甚麼橫豎你坐定了條冷板櫂我抱住了部玉皇經上不爲亂臣下不爲賊子無功無罪得過且過還管那些事做甚你不聽那廂歡聲動地一片太平麼我們也去樂一回莫被他們佔了便宜去說完拉了危先生便走危先生拭淚歎道國慶大典獨我來歡場揮涕那班時髦百姓見了不說是喪心病狂也便說是存心咀咒哩兩人下了祈年殿慢慢向人叢中走來見一處處人山人海呼笑雜作想擠也擠不上



去便出了天壇出門不上十步見一個小布篷兒篷外豎着根竹竿竿上挑着張白紙兒寫着故都新唱四個字再看篷底時一個蒼頭皓首的黃冠捧着支三絃兒低眉垂目的調着兩人覺得這黃冠倒很有



些意思便走將前去聽那他調了一回將三絃放下喝了口茶便低低的說了四句開詞出來

詞曰

玉泉山上白雲飛昆明湖邊  
鶯鶯啼惟有年年新燕子猶  
向達官梁上棲

這四句開詞原也憂深思遠不覺把兩人聽住了那黃冠歇了半晌接着便唱起他的正本來道

我一唱一唱一沈瀾妖火經

天流帝座金人墮淚下銅臺一夕六宮開  
我再唱一唱一沈瀾玉棟珠簾賓館起輓輿細馬貴人來丰采各非凡

我三唱一唱一洩瀾折矢刑牲成信誓彎弓盤馬故徘徊然到劫餘灰  
 我四唱一唱一洩瀾未嫁天孫工逋負半妝妃子好丰裁新樣鬪眉彎  
 我五唱一唱一洩瀾塞外狼煙紅似血實中人骨白於灰猶自舞瓊臺  
 我六唱一唱一洩瀾劉毅繞牀豪氣盡分司入座美人廻行樂洵多才  
 我七唱一唱一洩瀾吮啞計工如蟣蝨睚眦怨結誤蜂蠹寄語不如歸  
 我八唱一唱一洩瀾芻狗未聞加斧鉞銅駝會見臥蒿萊不盡爲君哀

危先生聽到這兒不覺入耳痛心再忍不住上前拱手問道尊唱含括近事憂心如焚不知共編了多少  
 偷能刊行數千部唱遍人間不是件功德麼那黃冠瞪瞪看了危先生一眼冷然道居士辛苦天地不燬  
 拙歌不了要教我刊行全部咳留得這雙老眼看得見千奇萬怪怕這三條絃上揮彈不盡哩危先生道  
 這曲中事實都是你老人家親見過來的麼黃冠如沒見的一般向天望了望道風雲詭幻炎涼不定天  
 心人事大畧可知雨快來了居士請便罷說完把竹竿拔了抱着三絃翩然竟去危先生發了回怔纔回  
 頭向道士歎道可知世上傷心人不止吾儕哩真是

借他一掬傷心淚 發我三年鑄鼎書

## 第二回 危教讀止規彈鋏客 劉僉事亂和閨情詩

却說危先生同道士離了天壇黯然歸來道士自回庵去危先生將到自己門首一個小丫頭直迎上來  
 道爺快家去罷姑老爺同姑奶奶都上京來了奶奶正急着找爺呢危先生聽了丫頭的話三脚併兩步

走到家裏只見院子裏堆了幾個箱籠他妹子喚珠姑奶奶的正立在在院子裏看着個帶來的老媽子搬動呢一見危先生帶笑帶說道哥你好自在啊妹子帶了你家妹夫老遠的來探望你倆哥嫂哥反跑了回頭又高聲喚道你舅子來哩成日價說親戚隔遠了不得會面今朝反裝着姐兒躲起來哩那妹夫戚少甫嘻嘻着臉走了過來耶舅相見自然有幾句寒暄話兒珠姑奶奶早先進了屋子嚷道嫂哥還來哩裏面應道姑奶奶你坐着歇一回罷那行李橫豎有他招呼阿桃安置呢危先生進了屋子聽得老妻鄭氏在隔壁把碗盞刀砧搬弄得鏗鏘介響走進走去喊賊喳喳的講了幾句便捧着支煙袋笑嘻嘻的出來將煙袋送給少甫纔各自落坐叙起契闊來危先生道妹夫在江南過活得好前兒寄信來說不久要到福建去我原不放心常說父母面上只有這個妹子這一去隔得愈遠了不想今日倒得上京來少甫正要說話珠姑奶奶搶着笑着說道老媽子浸沒鍋兒裏說也話長呢你妹夫前兒在江甯縣衙裏時倒也好後來你外甥女兒沒了鄭氏在隔壁聽了珠姑奶奶話接着道可不是麼玉一般的孩子怎便沒了親戚家隔了路銚也沒送包兒我說姑奶奶是自己人到不得便抱怨沒禮節兒要是別個不說不疼孩子便說是連親妹子都忘了呢珠姑奶奶笑道嫂子說笑話呢親兄親嫂面上那里就論到這些上頭來後來縣太爺調了你妹夫的飯碗是要人家送上門的世界那里有空飯碗擱着等人的呢高不就低不湊的閑了一年家計自然越發艱難了前兒你妹夫家姨丈有信從福建來說做了巡按司署的祕書了要四五十塊錢的勾當還容易位置我喜得甚麼似的催他快走誰知他一日挨一日的不到一月那姨丈又罣誤斥革了說時向少甫手中接過煙袋來吹了幾口接着說道哥你想開門七件事還是少

得衣着少得喫。喝天可憐。見千探萬聽的。曉得你妹夫的堂舅舅劉八爺。現在財政部裏當差。使手面也還有纜赤緊的投奔了。來一來尋個出路。二來瞧瞧哥嫂呢。危先生沉吟了。回道。至親聚首。原是件快事。只千里投奔。認堂舅舅做靠山。怕打錯了主意呢。少甫不住點頭。珠姑奶奶笑道。妹子原說讀書人是子。云詩曰。拘慣了的哥說。靠不住有門路。麼門路原要人去鑽的小秦王。登基還要打三年仗。世上有閒成飯喫。叫化兒也坐着不動了。正說着。鄭氏在裏邊喚阿桃。珠姑奶奶忙道。偏勞了嫂子了。左右是自己人。青菜白飯也行了。勞師動衆的家裏。又沒三鬟四婢的。你要甚麼。妹子來幫着罷。說完走了。進去一回。又札着雙油手兒出來。向危先生道。你妹夫是有些臨場怯。成日價紀念着哥。見了面。又啞了嘴巴了。又向着少甫道。我幫嫂子去你。也把江南事情給哥談。啊說着。又笑着進去了。危先生見少甫穿件半新舊的藍緞薄棉袍兒。方袖對襟。團花元緞掛兒。鬢髮半斑。風塵滿面。不覺歎息道。舉世渾濛。仕途尤穢。就令得志。殊非自好之士所宜。久居呢。少甫停了。會道。謀生事難。遂忘清白。明知得非樂土。怎奈失更牽愁。這自好兩字。索向飽暖而後。從頭懺悔。哩危先生怕他。不快將話岔開。講些京華故實。那阿桃早捧了盤出來。盤內盛着兩碟菜。并酒壺杯箸等。那江南帶來的老媽子。幫着打開了桌椅。郎舅兩人便對酌起來。鄭氏道。姑奶奶也喝一杯去罷。沒見過客人。厨下忙着主人。反坐着喫。喝的珠姑奶奶笑道。我們還算得是客麼。你妹夫這會得了事也罷。沒事時看要四個肩膀擔着兩口兒。喫着姑嫂一輩子呢。這幾句話說得。隔壁危先生同少甫都笑起來。鄭氏笑攆着他道。你給我出去坐。莫儘在這兒鬪頑。笑罷。說完。直把珠姑奶奶攆了出來。珠姑奶奶纔打橫坐了一面。喝酒。一面商量。明天去找劉八爺的事。珠姑奶奶道。這又

須哥替你妹夫一遭了。他是纔上京的丈二長和尚。那里摸頭。願去衙門上去找人。是不便的。還得向衙門問明白了他的住處。到他住處找去。纔便呢。危先生道：「這也不是費手脚的事。只那劉八爺官名職銜是應該先曉得的。珠姑奶奶正夾了塊雞。擱下。瞧着少甫道：「不是叫其甚麼嗎？」少甫道：「他官名原叫其光。只職銜却不很明白。多怕是箇僉事罷。」危先生聽是劉其光。不覺撫掌道：「不想妹丈竟望門投止。到這人少甫道：「舅兄認識麼？」危先生道：「人却不認識。只他是箇著名的寶貝。精圓透亮。財政部裏有數的幹員呢。珠姑奶奶瞧着少甫道：「可不是我那句話麼？」誰是天生的三頭六臂兒。左不過會自己打點罷了。少甫聽了微笑不語。危先生正色道：「一剎風華。吾儕自非所及。特到頭榮辱。却還各未可知呢。」說時。阿桃端上飯來。這一宵至親話故。自然有許多的瑣屑。從此戚少甫夫婦便暫住在危先生家裏。再說那劉其光。本來是前清時的江蘇候補從九。在巡警講習所讀了半年的書。居然成了箇警政人才。署了南區區官。口才也便給。幾句應酬文字。也還過得去。不上半年。便膺了上峯寵遇。後來巡警道壽州吉小香升調淮北鹽運。其光便加捐了個鹽大使。跟了小香去。小香留他充了個總文案。從此兩人竟成指臂。民國成立。小香一帆風順。竟做了財政總長。其光便由鹽大使資格不次超擢。變了僉事的薦任官。自謂外而廳長。內而司長。可探囊而得。不想小香不久罷去。欸段出都一人更易。全局盡翻。小香舊人被新總長粵東齊之章如掃落葉一般。一箇箇翻下。勛斗來。獨有其光。早就預備下。這着。懇着小香移交時。將他這僉事飯碗。向新總長殷勤托付。纔算沒事。只廳長司長的好夢。少不得暫且擱起了。那天是大總統特定的雙十節。各機關一律放假。那些部員如破籠而出的羣雀。一陣陣滿京城裏的叫噪跳躑。主事哩。科員哩。一輩小老

爺們資格淺荷包小不過青雲閣一茶至美齋一酒中利園一戲罷了僉事大老爺身分大了青雲閣至美齋嫌人跡叢雜不耐煩去的了其光的公館在手帕胡同是崇文門大街的中段交通最便利的地方所以那些預先約下的過節同着頑的朋友都在他家聚集他正在書房中等着手裏隨手拉着本新小說看見裏邊載着一首濃圈密點的閨情詩道娉婷袅娜更風流倚檻憑闌傍畫樓哀怨傷心愁緒裏郎離妾去覓封侯不覺笑道詩做到這個地位連我佐雜出身的也不由不贊賞哩說完提筆寫道讀閨情詩效作一絕詩曰放屁居然下氣通詞人墨客更詩翁無雙第一真難匹如此閨情嚇煞儂寫着自己看了一遍笑着將那部小說一丟忽聽得背後一人撫掌笑道好詩好詩只罵得人太刻薄仔細被那班大小說家逞窮勁較去你肉罷其光回頭一看是個華服少年穿了件銀灰三閃緞銀鼠袍兒玄色一斗珠的緞褂兒粉臉烏頭出落得非常華采只嫌裝點過分不免有些油頭少年的氣味其光却十二分的殷勤忙立起握手道失迎了怎一聲也不出的進來了說完把自己坐的那張椅挪上了半步那人讓也不讓便自坐了向書桌上翻了一回一册册書的撩過了便笑說道老劉你在部中得新聞麼劉其光是何等機警的忙道沒有啊少年笑道你預備着罷這一個月內怕有熱鬧戲瞧呢其光忙把椅子挪近了一步悄悄的問道可不是有些更動麼少年搖首道怕還不止更動其光急欲再問忽聽得一陣笑聲兩個人嚷進來道他倒好發明了這箇祕窟竟從沒說過一聲今天這東道是敲定他的了一路嚷一路闖進書房來猛見那坐着的少年忽然聲消氣息面紅過耳垂首鞠躬的立着真是

不衫不履翩然至竟使虬髯低首來

第三回 郭先生探歡場奇境 劉老爺演嫖界新規

却說那進來的兩人一個姓郭號鐵珊。加料製造的腦袋兒。却裝在個長不滿四尺的身體上。人因都呼他作郭矮子。是前門外瑞源祥的總管。瑞源祥原是京裏有數的錢號。同財政部很有些來往。矮子的手面本寬。又愛結交幾個官場人。便同劉其光混熟了。一個是湖南明保親見交政事堂存記的候補道尹王定侯。前清補過善化縣。光復後署過實業司長。是外省有數的幹員。兩人正笑着嚷着進來。忽然見了那少年。心中一驚。態度便登時局促起來。虧那少年不甚注意。翻笑問道。今天怎不約而同的都來了。兩人規規矩矩答應了幾個。是各自坐定。那少年同其光閑談了幾句。覺那兩人目地舌結。很不自在不覺暗暗好笑。莫惡作劇了也。給他們樂一天罷。便立起身子來笑向三人道。今天總有約罷。再多坐便煞了。諸君的風景了。三人連說沒有。那少年竟笑着走了。其光殷勤送出。見左右無人。低問部中到底有甚麼事。沒有。那少年笑道。改天講罷。這也不過是新傳出來的消息罷了。其光沒奈何也只得罷了。只心裏却非常的志志送去了。那少年轆轤般的轉着念頭。一步半步回到書房。只見郭王兩人像鼠子離了貓一般。在那高談放論起來。見其光進來。齊將拇指舉着笑問道。不想你竟結交了這遮奢朋友。他來做甚麼呢。其光也頗有得色。冷冷道。節上沒事來閑走走罷了。那里便有甚麼事。郭矮子嘖嘖不止。似窮措大見人尙主一般。眼看着其光大有涎垂一尺的光景。其光取出表來看着道。章子文沒回來麼。定侯道。他多半要敷衍那闊叔爺去呢。其光向矮子道。他不是已派了吉林中國銀行行長麼。多半又是他叔太爺招呼的啊。其光點頭道。此刻的仲鑿竟是極峯一人之交了。林翼謀寵眷雖隆。但小行不謹。勢炎太張。上頭

早知他是個跋扈將軍。只礙着利害關係。暫難棄置罷了。定侯道：仲馨原有件絕人本領。人家做祕書。總不免矜才弄博。將本意改頭換足。只他能平心靜氣。人家怎麼樣說他。怎麼樣寫不支不蔓。平正條達。絕非蕭嵩虛有其表。可比。有這樣制誥才。自然要極膺寵渥了。三人正議論着。忽一個人直笑進來道：你們好啊。甚麼蛆嚼不得。來嚼起吾家二叔來了。三人擡頭看時。却好就是那纔說的章子文。那章子文身材短小。似十四五歲人。只面目的蒼老。舉止的乖覺。竟是個積世老人。他也讀過幾年英文。依着叔父章仲馨的聲氣。便從北京中國銀行學習生。一躍而爲吉林行長。今日也是由其光預約下來的。那郭矮子是最性急的。一見子文。便嚷道：人齊了。走罷。其光道：到那兒去呢。京裏這些尋樂地。真頑得膩煩了。矮子拍手道：好麼。自己住在這花草薈萃的手帕胡同。祕藏着滿園春色。還來人前作假惺惺態呢。其光不覺一笑。原來那手帕胡同一帶。是京城裏著名的私倡窠巢。滿洲人的生計。本來極不堪的。不要說小家碧玉。都有在財神面前作肉身施捨。便是那些天潢貴胄。黃帶子紅帶子。哩護國將軍。鎮國將軍。哩窮得沒奈何了。也只得飾其妻女。飲糟亦醉。光復以後。私倡愈盛。儘有幾個銅雀歌姬。天寶宮女。來點綴這首善花光。只是他們行踪。既祕。接引。綦嚴。沒有極熟的人。做這事。提調。非特無從問津。并且危機遍地。像孫槃北里志所稱鐵葉銅盤的故事。不難搬演。所以在京裏的人。既把手帕胡同一帶。當做獵豔趣場。又把他看成臙脂虎穴呢。這日郭矮子逼着其光要去。定侯子文也慫恿着。由不得其光不允。只得向裏邊轉了轉。笑嘻嘻的走出來道：你們定要。做這事。我有約法三章。要你們用心。確守。矮子笑道：儘管說。便三百條也守得。其光道：第一條。不許問他們的姓名。居處。矮子聽了。躊躇道：陌陌生生的。不把這些話來敷衍大家。



裝啞子麼。其光道：我原說你不能依的。你要問他們，你便別去。矮子忙道：依你，依你。其光道：第二件不許問他們。生涯好壞。矮子道：這又是甚麼意思呢。其光笑道：你原是個蠢才。一樣是件賣買難道。你們西幫錢號有得行規。他們北京私窰，便有不得嫖例麼。定侯子文一齊大笑起來。矮子道：今天耍頑，沒奈何。儘你罵罷。且問第三條呢。其光道：他們同你說話時，你須看着我。我向你努嘴時，你要一聲也不言語。矮子笑道：這是我做。再進大觀園的劉老老哩。我可沒有這樣。其光冷笑道：你原是個聰明人。仔細被我撮弄了。不去罷。矮子着急道：我的劉太爺，你莫儘頑罷。我原是個蠢子。太爺可憐我，帶我走。一遭罷說得三人都笑了。其光問三人：有車來沒有。三人都說：有其光道：左右不過幾步路，我們散步着教他們把車放到華東飯店罷。說完，其光叫當差的分付趕車的去。四人却慢慢出了門，轉過胡同西口兒，一直向南。不一回，便到了華東飯店。這個飯店是京中著名的私倡機關。其光來過幾次。侍者一見便知是那話了。殷殷勤勤的領到個極精緻的屋子裏。子文也來過一兩次的。只有定侯同矮子沒來過。仔細看那屋子黑魃魃的，雖不甚爽亮，裏邊的陳設却非常華貴。其光指着架巨大的八音器，并一架刻銀屏風道：這是大內中物呢。庚子那年，兩宮走了，被日人偷了出來。這兒本是日人開的。玉魚金盃，流落人間。這種陳設品也合與天潢貴胄淪落爲倡一室輝映哩。定侯道：這種東西怕不止這兒有呢。我前兒在某書鋪見部原刻御批通鑑那書，連着天地頭，足有半只桌子大小。上鈴着乾隆宸翰御章，直是皇家鴻寶。色香都古的呢。矮子不懂那些話，連催着其光道：條子條子。其光正色道：你真個要見那話兒麼。那便不該到這兒來了。定侯子文瞧着矮子，只是笑。矮子急得跺脚道：你們到底是甚麼一回事。我真給你們懞死了。定侯

笑道。你。今。天。認。了。晦。氣。罷。我。早。聽。其。光。說。這。一。席。是。約。着。許。多。正。經。人。在。裏。頭。專。誠。過。節。的。這。偷。偷。摸。摸。的。勾。當。怕。要。攔。着。一。天。呢。矮。子。道。你。們。誑。我。呢。我。只。張。着。眼。看。便。了。說。完。自。燃。着。支。雪。茄。抽。他。的。煙。去。似。



沙。發。躺。着。去。了。那。知。頭。還。沒。着。實。簾。子。響。處。一。陣。香。風。吹。進。個。絕。色。麗。人。來。向。衆。人。呵。了。個。腰。笑。向。其。光。道。大。人。你。好。哇。矮。子。莫。明。其。妙。只。瞧。着。麗。人。發。怔。其。光。攜。着。麗。人。的。手。送。到。矮。子。身。邊。指。着。矮。子。笑。向。麗。人。道。這。是。有。名。的。山。西。驢。子。你。們。多。親。多。近。罷。說。時。把。那。麗。人。一。支。香。酥。膩。滑。的。玉。腕。強。納。在。矮。子。手。

已。察。破。衆。人。的。奸。計。氣。度。非。常。安。適。的。樣。子。其。光。暗。自。好。笑。一。捻。電。鈴。便。有。個。侍。者。進。來。其。光。含笑。問。道。請。的。客。怎。樣。了。那。侍。者。說。一。概。就。來。矮。子。聽。了。侍。者。的。話。覺。得。不。對。他。本。躺。在。張。沙。發。上。一。咯。碌。爬。將。起。來。道。怎。的。你。到。底。請。的。是。誰。啊。其。光。道。不。過。幾。個。同。寅。罷。了。這。一。句。話。把。矮。子。滿。懷。高。興。打。得。如。水。淋。冰。沃。沒。精。打。彩。的。道。由。你。罷。重。向。

中矮子心上一陣糊塗不知怎樣纔好忙立起身來道不敢當不敢當引得衆人鬨然大笑子文正端着盞茶端詳着麗人止不住一鬆手把茶盞都砸了矮子瞪着眼道又有甚麼好笑呢衆人越發笑起來直把個矮子笑得紫漲着面一句話也說不出來那麗人掙脫了手走到其光面前攜了其光的手一個個問了姓名問到矮子時矮子正要答應其光隱向他努了努嘴矮子便瞪着不言語了那麗人覺得矮子神情古怪笑問道這位爺給你們笑壞了矮子見其光沒努嘴忙答道沒笑壞啊我不過依着嫖律行事罷哩衆人又笑起來這一笑中又走進三個麗人來都是雲髮垂絲錦裙繚地雙眉抹黛香輔霏朱一個個問了尊姓大名由其光提調着介紹一人一個只把先來的那個攬在自己懷裏咕噥着笑着說着定俟子文在個中雖沒甚閱歷却也對付得來只矮子覺得一言一動總覺得有些生硬只是那嫖的字究竟比別種學問容易領會憑你郭矮子頭腦裏帶着幾分獸氣也還理會得況且明放其光等三人的模範在面前進步自越覺得快了不上一刻他居然也會講幾句俏皮話來正熱鬧着忽聽得隔壁怪聲突起把四人嚇了一跳真是

沉香亭畔無雙豔 未作人間落溷花

#### 第四回 春草玉關鐘傳名唱 名花綺席電達悲音

却說劉其光等四人正在華東飯店擁着妖姬說笑忽聽見隔壁有個廣東人在那里應吭高歌在下營說聽中國人讀詩的聲調約略可以代表各地的風俗節概譬如江蘇人他們讀詩時無論是黃河遠上月黑雁飛聲調中總帶着些金粉南朝的神韻若到了山陝一帶聽那些人讀詩無論是盧家少婦雲想

衣裳也總脫不了拔劍擊柱的氣概。所以古時季札觀樂識十五國盛衰實在是真有至理。不是空言欺人的。獨有廣東人的讀詩聲韻奇特比衆不同。那潮州一帶更來得鞦韆格不堪入耳。有許多潮州詩翁做出來的詩不要說上下平分別不出連平仄也時有錯誤。做既這樣讀就可想而知了。那天劉其光隔壁正有個廣東大名士在那里高吟他的佳作。王定侯原是個前清大挑知縣於此道有些懂得的。便側耳聽着用盡聰明纔聽出他兩句來。道玉關春草王嬌慕笠澤秋風。張翰家便有個人說道卓翁你這兩句雅贍清新真是第三唱的絕作了。那廣東名士笑道你那蝶荷化莊應悔夢花如顧影也銷魂把莊影兩字的蜂腰格也做絕了話沒有完忽聽得一人突然問道你們知道葉樸庵做詩鐘做了個亂子出來麼。一人道他是個敲鐘名手那里就鬧起亂子來。那人道就壞在這名手二字上呢。有一次鐘題是秦檜同蟋蟀那老人家便不假思索提筆寫了一聯道元帥精忠三字獄相臣經濟半閒堂衆人齊聲道慷慨悲憤自是佳作算甚麼亂子呢。那人笑道詩果然好只後傳到了東海相公耳邊去就有些不妥了。相公有天同着體己人說道葉某虧在我手裏偷遇了別人肯放他過去麼。又說道名士的筆鋒徒足自殺可知禰衡之死其罪不盡屬黃祖一人呢。你們想這亂子不是闖大了麼。一個人笑道自黃沅文北來倚着海內一人的文章資格把都中顯貴調侃得如程不識不值一錢。那些仰慕風華的才子都依樣畫眉的充起清狂玩世來照葉樸庵這般輕滑也須得個人來警戒警戒他呢。一人道樸庵現有七子之譽他同某公子行則聯袂坐則接席東海相公便真要做黃祖怕奈何不得這主知優渥的正平呢。定侯聽着心裏想這輩人大約就算是京裏的寓公名士哩。想覓個門隙瞧瞧是那里幾人忽覺得一人在肩上拍

了一下。鶯囀般的笑道。菜冷了。請你入席。莫去管人家的閒事罷。回頭看時。却是自己叫的那個胡姬。便笑着隨他到席上。見矮子滿面怒容。氣咩咩的。在那里舉着大杯。儘喝其光子文。都向着他笑。定侯明知又開了笑話了。笑道。郭先生。怎又不快起來。可是姐妹們。伏侍得不周到麼。衆又鬨然笑起來。正笑時。忽見一個當差的。喘噓的走了進來。向着定侯道。那里沒去尋過。不碰見劉二爺。還不知道在這兒呢。說完遞上個封件來。子文坐在定侯旁邊。留心看那封面上時。却標着急電兩事。便知定侯有事。呆着看他。只見定侯看着電報。登時眼眶中含了一包急淚。却強止着不落下來。沉吟了一回。把電信攥在袋裏。回頭向那當差的道。這電報是你經手譯的麼。當差的答應了個是字。定侯正色道。怕譯差了一兩字罷。當差的呆了一呆。却不敢說沒差。定侯喝聲去罷。說還沒完。便又接着說道。不許你亂講。知道麼。當差的摸不着頭腦。答應着自去了。定侯這時到底有些悲慘。其光問他時。他却歎了口氣道。不圖鴝別竟至鸞摧。我又聽鼓京華。不容即去這薄倖二字。自知難免哩。說完唏噓不已。矮子是個莽夫。接着笑道。死了個渾家。也值得這樣。定侯你轉瞬是個觀察。公怕女孩子死絕了。沒個來做觀察夫人麼。定侯瞅了矮子一眼。却不言語。其光子文忙岔話道。你又發瘋話了。一面却竭力撫慰着定侯。定侯總是不歡。辭着先走了。看官。你道定侯那封急電上。說死的是誰。定侯見了爲甚麼曉得譯差了字。那當差臨走的時候。又爲甚麼叫他。不許亂講。這幾句話。定有篇文章在裏頭。待在下慢慢的說來。定侯離了華東飯店。在路上也揮了幾滴淚。只沒哭出聲來。到了厲所。躺在牀上。反側了一夜。明日便有些懶懶的坐不起來。却分付當差的有人來訪時。只說夫人在原籍沒了。今天懶見客呢。當差答應着去了。定侯獨自躺着一回。捶着牀自己

## 第

## 三

## 集

叮嚀自己道。良心利祿孰重。孰輕。在這個關頭。要你自己斟酌。哩。一回。又撫着自己心口。搖首歎息。道。我還是早作歸計。免人唾罵。罷。正自言自語着。那當差的進來。道。財政部劉老爺。要見爺。說有要緊事。呢。定侯。沉吟了一回。披着衣服。趿了雙睡鞋。說請他進來。罷。當差的纔出去。半晌。劉其光。早含笑進來。冲着定侯。便是一揖。道。定翁。恭喜。宜關一缺。已由部中呈請。照准。明後日。便有明令了。定侯聽了。心中自是歡喜。只是面上。却仍悒悒。道。自接。昨。電。萬念。都。灰。總。長。獎。飾。固。當。報。稱。內。顧。悲。懷。又。難。解。釋。這。去。就。之。間。真。令。人。着。實。爲。難。哩。其。光。笑。道。你。是。個。達。人。怎。這。般。拘。泥。起。來。古。人。爲。了。國。事。在。父。母。面。上。尙。有。奪。情。視。事。的。變。通。何。況。是。夫。婦。我。勸。你。振。作。些。精。神。起。來。明。令。一。下。正。有。得。忙。呢。說。了。回。話。見。定。侯。總。是。無。精。打。彩。的。想。他。悼。亡。心。切。一。刻。勸。解。不。來。只。得。安。慰。了。幾。句。走。了。定。侯。在。房。內。低。頭。沉。思。背。着。手。踱。來。踱。去。足。有。一。二。百。遍。忽。然。將。腦。袋。一。拍。道。罷。了。既。得。了。這。機。會。也。顧。不。得。許。多。了。說。完。向。書。桌。上。寫。了。封。詳。詳。細。細。的。家。信。喚。進。那。當。差。來。着。實。說。了。幾。句。好。話。給。了。極。豐。的。路。費。叫。他。帶。着。信。連。夜。搭。車。還。南。去。了。當。差。的。去。後。定。侯。纔。將。天。大。的。心。事。放。下。認。真。打。點。起。宜。昌。關。監。督。的。事。務。來。到。了。明。日。果。然。公。府。發。表。命。令。道。據。財。政。部。呈。請。將。王。超。署。理。宜。昌。關。監。督。着。照。准。此。令。定。侯。見。了。命。令。自。然。非。常。歡。喜。一。面。將。財。政。部。幾。個。要。人。打。點。得。服。服。貼。貼。又。請。了。幾。次。客。劉。其。光。自。不。必。說。便。是。章。子。文。郭。矮。子。也。擾。了。他。一。次。少。不。得。各。人。也。要。錢。行。哩。送。路。菜。哩。忙。了。十。餘。天。纔。高。車。駟。馬。出。都。赴。任。去。了。自。古。政。府。所。在。的。地。點。原。不。異。官。吏。販。賣。的。場。所。試。睜。着。冷。眼。向。北。京。前。門。車。站。內。看。那。上。車。下。車。的。人。那。上。車。的。車。從。煊。赫。顧。盼。談。笑。裏。邊。總。帶。着。一。臉。旌。旗。此。去。如。入。寶。山。的。氣。概。那。下。車。的。望。門。投。止。有。如。飢。渴。總。帶。幾。分。蘇。子。入。秦。不。得。不。已。

的神情。這就可以略識政治界的結構哩。那王定侯懷着滿腹鬼胎。極天歡喜到了宜昌。却值秋季。旺汛不上三月。便把京裏一切使用。連華東飯店。叫條子的錢。都捺了還來不夠。還加上了一木一利的息錢。想道。這一百日中。擔驚受嚇。今日可趁早收帆了。那時在京裏。專足送信的。當差已仍舊隨侍左右。不知那裏。覓得了個電報舊稿。送給定侯。接了登時。蹣跚號慟。滿局中都說是監督丁憂了。真是已聞利市成三倍。忽報餘哀在百年。

第五回 簾掩蝦鬚曲廊小語 茗焙雀舌書舍怡賓

却說劉其光送了王定侯走後。心裏記掛着那天少年的話。便去拜訪過幾次。却總沒有見着。反被門房中人。吆喝了幾次。心裏想道。這算是甚麼話兒呢。橫豎部裏又不是我。姓劉一個人。便有變動。也不犯着一人忙着啊。從此却懶得去了。只是先天的廉恥。總敵不來。後天的利害。過不得三四天。心又頓下來了。脚又癢起來了。雖沒有齋戒沐浴。却少不得下氣低聲的。又去了。只見一帶粉一般白的崇垣。繚繞連續。足有半里許。長遙望着幾顆合抱不交的老榆陰下。現出個大門來。便聽得鞭聲一響。車已停在個高大華貴的門首。自己那當差的跳下車來。向車窗內問了聲。便一揮雙靴。向門內投帖請見。其光在車中。足足候了半點鐘。纔見一個俊俏華服的人。隨着自己當差出來。冷冷道。這就是劉先生麼。其光跨下車來。躬身說了個是字。那人瞧了一眼。回身說道。爺說請先生外書房坐呢。其光便鞠躬跟着進去。進了門。便是個大天井。兩邊水磨磚。鬪角砌就的迴廊。兩顆參天拔地。鬱如華蓋的槐樹。把滿院遮得陰沉沉的。過了天井。從西角門進去。却見崇階幾級。碧瓦雙鸞。一色福建油漆。十八扇的冰梅長窗。窗外一帶短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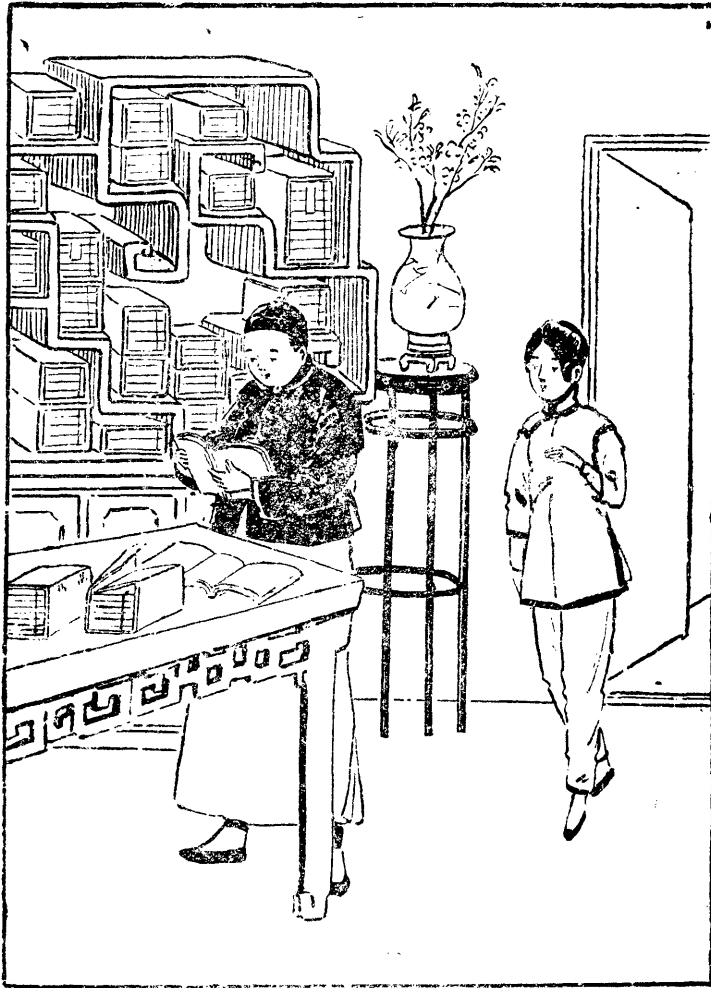
高不及三尺却是雪白礮石雕就的屋中鼎彝瓶罍精雅古朴那中間設着的供桌比平人家屋子還大中間懸着個匾額綠地金文寫着世恩堂三字繞過了迴廊向西一折便是個垂花門門內花光樹色一片清幽却從萬綠叢中露出一塵精舍那人引至門側另有個清俊僮兒接了出來那人向着他道兄弟這是財政部劉先生爺吩咐在這兒候着的呢童兒將其光瞧了一眼便道既爺吩咐着請裏邊坐罷說完引着其光進去見鴛眼鼠鬚案鏤青玉鸞牋鳳鼎壁鑿紅梨正中懸了個紫檀橫額用雜玉嵌着綠瘦紅肥之室六字覺得心聞古香神遊靈境禁不住暗暗贊歎僮兒送茶來笑道爺每日須四點鐘到外書房來時候還早多呢其光一壁答應着一壁向書案邊坐下見案上金縷玉鑿沒一件不是祇應天上難得人間的文玩便摩挲了一回隨手檢出本書來見書面上籤着催妝小稿四字下署着懺盒二字知是當日老太爺南遊海上的本事詩遺稿句香字豔七絕居多有一首道。

樓外笙歌樓上人投壺六博技如神連宵贏得鴛鴦佩燈底含羞語未真。

心裏想道此老風情不減年少怪不得他兒子是風流俊美的呢看了回詩還沒見主人出來正眼覷着一帶蝦鬚簾忽見簾外人影一閃接着格的一笑便有女子聲氣低罵道該死的又作怪了告訴爺去看不揭下你皮來一個小廝聲氣的也笑道好很心的妹子前兒誰給你買了手巾兒香水兒來過了河便罵起舟子來了要不是給我個甜兒看以後還給你腳跟着屁股的跑呢那女子啐了一聲道誰喜歡你這些呢前兒那香袋兒被二姨娘見了迫着問那兒來的我沒得回話只好扯謊說舅舅從蘇州來帶着這個送給我頑的不這樣說早兜不了走呢那小廝冷笑道甚麼大姨二姨的左不過是同我們一樣



罷了。烏鵲兒飛上梧桐樹，便自己算是鳳凰了。不要給我一各腦兒說出來看誰臊着皮呢。兩人原不防書房裏有人竊聽着，正在那里切切私語，忽聽遠遠一個人直走過來，蹣着脚低罵道：「你們講些甚麼，爺聽見了，還想有命麼？」說着向屋內指着兩人，嚇得不敢出聲，飛奔跑了。其光在窗內聽着暗暗納罕，却好



候了。這許久犯不着就走一面想一面翻着書，其實那里有心思看他一個半個的字兒，又一回聽得院子裏有脚步響，想是來了，忙立起身來，却見個十七八歲的丫鬟打着簾，問道：「劉老爺沒走罷？」爺說：「煩再

簾子一響，方纔的僮兒走了，進來面上兀是紅一塊白一塊的。其光明知爲那話兒，却只做不知，故意翻着那冊催妝小稿，贊一回歎一回的點頭低誦。那僮兒面上纔慢慢的勻淨了，却一聲不響的站着。其光有意沒意的問道：「你們爺呢？」快出來。僮兒笑道：「總差不多罷，你老不見鐘上，還沒到四點麼？」其光原已

集 三 第

候一刻兒就出來了。其光見那丫鬟穿着件淡墨色花緞的銀鼠襖子，淡墨色窄管三鑲褲子，拖着大根辮兒，俊俏甜淨，迥非凡態。便知道是貼身侍奉的，忙笑說道：「請回你家爺說罷。既專誠來得，那里就想走多候幾時，也不打緊，請他放心。」儘從容着罷。那丫鬟看了其光一眼，像是很喜歡的樣子，回頭向僮兒道：「爺叫你好好侍候着劉爺看茶看煙，有半點不是，叫你仔細着呢。」說完，將簾子一放，竟自去了。其光聽了這幾句話，把不耐煩三字早忘了一半。重將那書翻着，又好一回兒聽得院子裏有人帶笑說道：「候久了，其光知是少年，聲氣忙又立了起來，只見纔來的那丫鬟同着個衣飾一樣嫵媚無兩的丫鬟，兩面打着簾，那少年便不衫不履的踱了進來，笑向其光道：「勞駕了這幾天，怎沒來過啊？」其光心想：「誰沒來過，不過始終給門上的攆走罷了。」心自這樣想，嘴裏却那里說得出口來，只得說道：「多天沒請過安，心裏記念得什麼似的。」今天實在挨不住了，却又來擾了清興。少年如同沒聽見的一般，自向個安樂椅上坐下。兩個丫鬟便一個裝煙，一個捧茶，一個左一個右的站在少年身邊。少年笑指個椅向其光道：「老劉我們坐着談罷。」其光纔坐了一個丫鬟從僮兒手裏接過盞雀舌茶來，送在其光面前。其光忙道：「姐姐放着罷，怎又難爲了你起來。」少年隨便問了其光幾句，其光殷殷勤勤的答着，却漸漸到政界上的事情來。其光乘間問道：「你前天講的部裏有甚麼更動？」這句可不是嚇着我頑的麼？」公子笑道：「我早知你那里爲專誠請安來，你橫豎會聽得的。」就是其光笑道：「究竟是什麼樣的一回事？」少年沉吟了一回道：「你沒接過小香的信麼？」他那里總應有些確信啊？」其光聽了這話，便合意了一半。忙湊近一步笑問道：「可不是他要出來麼？」既這樣說，那更動的怕不止一部哩。」少年笑着罵道：「猾賊，偏是你乖覺，懂得這許多。」前天叫你

做。的。事。什。麼。樣。了。其。光。知。他。不。喜。歡。講。這。些。事。便。不。再。問。承。着。他。意。志。說。道。事。終。沒。有。不。成。的。道。理。只。論。早。遲。罷。哩。公。子。道。你。快。給。我。做。去。多。化。幾。個。錢。不。打。緊。只。限。一。個。月。裏。要。拿。到。這。東。西。呢。其。光。道。容。易。就。畧。貴。了。些。難。道。我。老。劉。這。些。也。孝。敬。不。起。麼。公。子。道。送。却。不。要。你。送。只。辦。得。須。要。周。密。些。不。然。有。點。風。聲。到。人。家。耳。邊。又。添。頭。添。足。的。說。得。似。什。麼。的。了。其。光。唯。唯。答。應。着。又。談。了。幾。句。別。的。話。便。歡。歡。喜。喜。辭。了。出。來。要。知。少。年。姓。甚。名。誰。托。劉。其。光。的。是。甚。麼。事。却。待。在。下。慢。慢。的。說。來。真。是。人。生。所。苦。不。知。足。又。向。權。門。請。謁。來。

### 第六回 萬里梯航人來南國 一幀織錦名遍京華

却說劉其光辭了少年。跳上車。吩咐到南粵試館去。那南粵試館在順治門外。是前清潮惠嘉三屬所建。這幾年來。因舉行知事考試。那班前清縣太爺。法政畢業生。梯航萬里。來京候考的。都把這試館做了稅。駕之地。一時便熱鬧起來。那第二進的西院。住了個應試人。姓謝。號應辰。是廣東法政專門學堂的畢業生。年約三十六七歲。是個精明強幹雅俗共賞的人物。他眼。看着。民。國。知。事。因。縣。治。歸。併。以。後。比。着。前。清。知。縣。體。制。較。崇。利。源。益。大。便。欣。然。襍。被。入。都。人。家。的。應。試。是。下。了。本。錢。來。的。只。有。他。心。裏。打。了。個。絕。妙。主。意。非。但。不。肯。先。下。本。錢。并。且。還。想。趁。此。做。些。買。賣。甚。麼。買。賣。呢。原。來。他。有。一。種。絕。等。的。本。領。凡。是。名。畫。師。真。蹟。只。要。他。一。經。摹。臨。便。與。真。本。無。異。他。有。個。聯。手。好。友。喚。胡。哲。卿。是。南。中。鐵。筆。名。手。兩。人。狼。狽。着。應。辰。摹。畫。了。贗。本。便。由。哲。卿。摹。刻。了。圖。章。印。上。然。後。薰。染。紙。色。裝。錦。書。籤。真。個。神。完。氣。足。不。走。一。絲。哲。卿。先。已。在。京。充。前。清。春。官。榮。陽。公。記。室。見。那。些。達。官。顯。宦。承。受。了。前。清。同。光。的。流。風。餘。韻。品。書。論。畫。囂。然。滿。都。却。

## 第

## 三

## 集

都是些掠面浮光全沒個正法眼藏不要說宋元以上真偽無從鑒別便是四王諸品也只有含糊猜測罷了因想可惜應辰沒來要有了他時這班以耳爲目的骨董家正不知要收受多少假貨呢却好政府舉行第一次知事考試想應辰是有應試資格的便寫了封信去把京裏書畫家的手眼笑罵到個淋漓盡致後面引着呂布向魏武語說道公爲大將得布爲之助天下不足平也應辰於意如何這幾句應辰接了這封信那有不願的便一面還信給哲卿一面竭畢生奇技預備好了幾種便橐載入京暫借試館西院住下好得考期尙遠由着哲卿引進着實識了幾個大人物哲卿居停榮陽公原也是翰苑出身只二十年來此調不彈已久若問他書畫時却免不得要拱手敬謝這天公事完了啣了支雪茄煙踱到哲卿書室來閒談只見哲卿正臨窗坐着面前案上橫了個手卷不消打開只看那玉軸古錦便知不是平常書畫賈手裏的東西哩哲卿一見榮陽公歡然立起身來榮陽公走到案旁拿着手卷看時見一條玉版題簽上寫着織錦圖遼陽寶氏簽八箇字笑道竹筠尙書的鑒別是不差的可惜後人無狀散佚的多了說完將卷子打開來有三尺多長的綾頭接着一張古絹黝然涵彩便覺得古香可接那絹上畫着蘇蕙織錦曲檻一桁秋窗半啓窗內露着半個美人蛾眉斂鳳髻低雲一彎玉腕支着香腮像在那里聽着甚麼大有佳人不至所思千里之態窗外一叢鳳仙含蕊初花有一只紡織娘伏在瓣下把窗外秋聲窗前愁思曲曲描盡下鈴着松雪畫章榮陽公見了已嘖嘖不止哲卿更從旁指點着道這畫朱若點脂綠如疊翠且不必論祇那衣摺色相便足徵宋大家畫無疑了榮陽點着頭再把卷子打開着見中印着萬幾宸翰之寶接着是管夫人書廻文全圖字是簪花墨留形馥下鈴小印只一角上略霉濕了些榮陽

公看了一回哲卿道。向下看罷。便一手接過來。將後幅打開。第一段是明季瞿式耜的跋。語榮陽公道。脂香粉豔的織錦圖。加上這鐵膽忠肝人的跋語。愈覺掩映生輝。只既是真蹟。怎竟沒元明賞鑒家的一章一字呢。哲卿笑道。怎的沒有這不是鈐山堂珍藏之章麼。這不是臣印士奇麼。其餘像紅豆山房等印章。朱篆斑斕不一。而足末後便是寶竹筠一跋。榮陽相國見了。自是贊歎不已。問這是新得的麼。哲卿笑道。不要說某是個窮書生。沒福得此哩。便是肯出一兩千金。怕畫主人也捨不得。便讓呢。說完把卷子捲好。却好閣人傳進個名片。說會師爺哲卿將名片一看。笑道。畫主人來了。榮陽公問是誰。哲卿將名片送過。道倒也是個風雅士。他也素仰明公德望的。左右沒事。請他來談罷。說完吩咐了個請字。不多一刻。便進來了一人。見榮陽公博衫廣袖。早知是位大僚。便搶一步揖道。這不是春官公麼。沒請過安呢。榮陽公見他行止言談大方。爽快。忙回了個揖。哲卿在旁笑道。這位便是常說的精鑒家。粵東謝應辰呢。因問應辰道。投考領卷的事都預備好了麼。應辰笑道。這不過是借個名兒來頑的。那里算甚麼事。榮陽公初聽了哲卿的話。心裏不覺呆了一呆。及聽了應辰的話。臉上平添了幾分喜色。笑問道。這樣說是將來的。一邑父母了。說完讓應辰坐下。應辰謙讓了再三。纔斜着身坐了。向着兩人道。微論樛櫟之材。不任匠斲。就令入彀。自知書生積習。半世未除。買膺民社。隕越正多。斷不敢輕於一出呢。榮陽公聽了這話。向應辰打諒一回。臉色愈加和悅。哲卿笑道。這明是撒謊了。既不想知事。做還來應甚麼考試呢。應辰歎道。這也怪不得你。不信。只我呢。強項半生。腳踪萬里。除却書畫一癖。自識世無樂事呢。說完大有天地茫茫。知己何在之概。榮陽公是個老實人。聽應辰說出這幾句話來。不覺正色道。政界非不可居。要看居者何人耳。

## 第

## 三

## 集

像閣下志趨便不宜因衆人醉濁獨以清醒自高哩。應辰肅然動容道：「大君子教，廼何嘗不是只山野鄙夫常懷硜硜，這也看用我者何如罷了？」哲卿笑道：「且擱着這些說話罷，你那織錦圖是那里得來的？我從沒見過這種精美確鑿的卷子。」應辰道：「東西呢？還不差，只現在的古書畫被俗販沾辱，得不值一錢了。我這卷子還是前歲在重慶得的那個賣畫的，當是假貨。吾許他五十金，他便欣然脫手了。你想明珠薏苡，世上那里還有是非真假呢？」哲卿道：「山膏之豚，厥性好罵，你論畫也罷了，却又挖苦起人來。」應辰不答，哲卿却向榮陽公道：「野人麤疏，動乖禮法。大君子且擔待些兒罷。」那知榮陽公非但不怪，反着實看得起。應辰竟同他兩人脫棄禮貌，長談了半日，還留着應辰喫了頓飯。這真是萬世難得的奇遇了。從這天以後，榮陽公時向他人說起織錦圖，是文敏伉儷真蹟。京裏有書畫癖的人，便以耳爲目的，說榮陽公所鑒定必無錯訛。那織錦圖三字，便聲譽習習，竟有些書畫販子打聽得應辰住在南粵試館，殷勤去運動。脫手的應辰，總半冷半熱的含糊着。隔了幾日，那些書畫販子知不是生意漸漸的也懶下來了，不想應辰不知爲了甚麼，竟投合了那位榮陽公，沒事常請他到公館去談天。有一天竟勸應辰不必住在試館，搬到公館去。這是常人所望而不得的。應辰却宛轉辭着道：「承寵招納，自無不可。只這次到京是奉母命，應知事試來的進場，與否雖不可必，但既以考試名義入京，一旦遷入崇衛，易貽口實，不如待過了場期，然後來依喬木好得。」菟絲既採，終是明公藥籠中物，正不必忙在一時呢。榮陽公聽了這種話，越發得意，竟替他竭力遊揚着。應辰感恩知遇，也十二分的修整聲譽，把考試知事四字丟在腦後，不上半月一個未來的縣太爺，竟變了首善的大清客。那些名公名士漸漸的與他周旋起來，只因這一來，却應出個豪

華仗性的人物來真是

翩然一隻雲間鶴 飛去飛來宰相衙

第七回 陌上牽帷客來不速 燈前弄影記到名詞

却說謝應辰因織錦一圖投合了顯貴心理居然做起權門清客來有一天在某公席上認識了前清首輔恩公的公子長鶴山那位長爺獨沒做過官靠着餘蔭那起居飲食是京裏獨一無二的并且早歲多識了幾個字會做了幾首詩不因不由的竟充起名士來他家裏有名的三多一多金錢二多姨太太三多半真半假的古書畫平日車馬煊赫與民國貴官往來實行那滿漢聯歡四字倒也聲譽習習很有幾個人供奉他那天席上遇見了謝應辰那卷織錦圖是應辰到處帶着的這次被長鶴山見了眼熱到十二分屈尊紆貴的同應辰講了回話便題起織錦圖來道這種絕品聽他流落人間不遇知己真可惜了兄弟最愛的是古書畫倘許歸置案前便合函紫檀燕名香馨香供之呢應辰明知機會來了却笑道美人名畫都是天壤尤物若把個美人儲向金谷蘭閨溫存體貼悅目銷魂的只一個人罷了原情立論究竟辜負了天地生才的初意倒不如生在蕁門圭竇長入曲院歌場雲鬢霧鬢玉貌花容沒一處不供人贊歎恣人賞鑒令天下有情無情人一齊說誰家女郎姿溫如玉命薄於花翻足酬造化團玉溫香的一片美意呢這次攜這卷織錦圖入京的本意原不過體文敏夫婦苦心造就俾巨眼人知天壤間有此一畫罷了鶴公既殷勤如此還請稍緩數戰待僕下京洛溯長江歷川漢攜他遍走海內多邀幾個名公賞鑒後再來奉贈罷鶴山是個豪貴倚着金錢勢力從沒被人駁回過今天却給應辰將美人雅喻輕描淡

## 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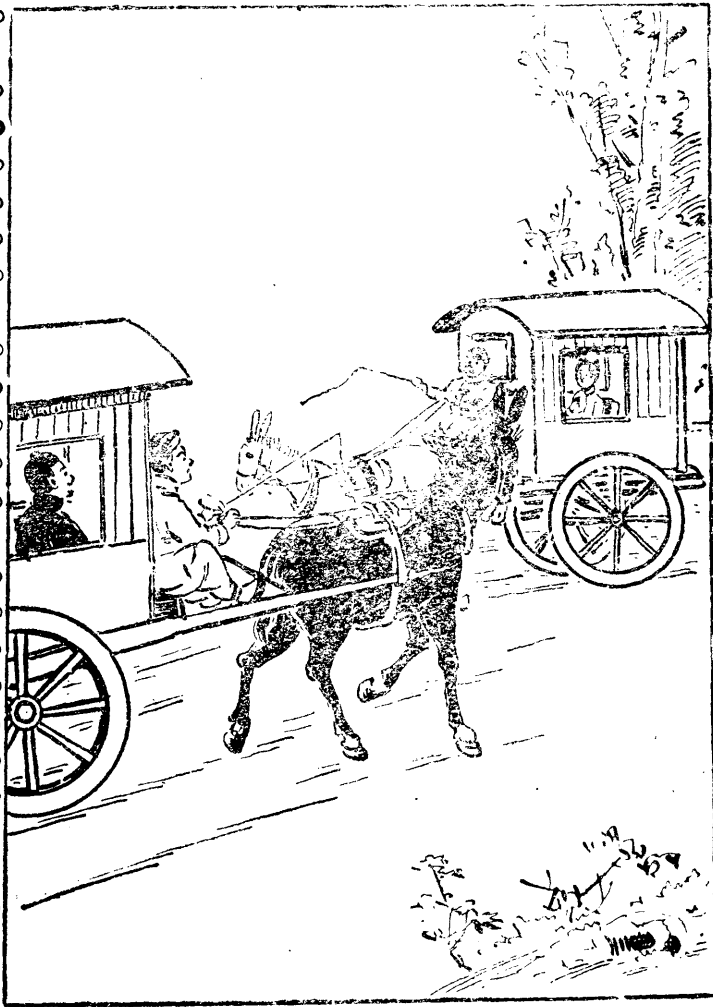
## 三

## 集

寫的。輒拒住了。不覺面上。一呆。只又礙着。平日是附庸風雅過來的。不便把金錢勢力施展。只得假裝着。贊歎道。名論不刊。佩服佩服。且俟尊駕重來時。再議罷。說時。將織錦圖摩挲一回。各自入席。却好那天。劉其光。因與某公有特別關係。陪坐末席。見鶴山與應辰的神景。明白了一半。那官場交際。原是鑽營的良機。乖巧的觸景。生情。無微不至。自然左右咸宜。看官不要笑。其光一個。那些飛黃騰達。一日三遷的。誰不似其光呢。入席以後。其光便着意應酬。應辰把應辰住址目的。探了個明明白白。到席闌客散時。便悄悄的。向鶴山道。你愛上着織錦圖麼。遲幾天得着想。還不致什麼呢。鶴山正不捨這圖。聽了。其光的說話。知他是個玲瓏幹練的人。便點頭笑道。好。歹。你替我設法罷。其光受了這關人的命令。非常快意。鶴山却不待席完。先自走了。出門上了馬車。轉了幾個灣。纔到觀音寺大街。那馬車本是京城裏獨一無二的。又華麗。又寬敞。到這條街上時。正在十點鐘。光景車馬闐咽的時候。却給迎面來的幾輛車擠住了。那車夫是倚勢橫衝直撞慣的。那里把他們放在心。舉着鞭沒頭沒面的。向對面趕車的抽上去。嘴裏還吆喝着。道。瞎了。眼珠的。那里不給你走。却偏走到這兒來。那知對面趕車的。見鞭子利害。身子一避。手便一鬆。轅下的馬。便直跳起來。車中啊。啣一聲。車簾起處。早露出個半身美人來。鶴山不見。猶可見了。時只見他半天風韻。一世明姿。恍惚是在那里見過的一般。那女子也春山擁笑。秋水傳歡的道。呀。就這一聲中。却回頭喚那趕車的道。快讓過一邊。罷。難道擠住了。便大家不走不成。鶴山止不住也。吩咐車夫道。快讓過一邊。罷。難道把人家擠住了。不准他走不成。那女子嫣然一笑。連兩個車夫都忍着笑。各把繮繩帶着牲口。拉了開來。女子的車。便得得過去。鶴山忽叫車夫兜轉車。跟着車夫。問到那里去。鶴山嘆道。你知道到那里。



去呢。只給我走。就是哩。車夫不覺忍着笑。一步一步的跟着女子的車兒。那女子見在那里跟上來了。本要到別處去的。却暗地叫趕車的回。去不多一刻。那車便停在個電光烟燦的門首。纔下得車。早見鶴山也翩然下車。向着笑道。虧有這一擠呢。女子橫眸一笑。低着頭急急走進去了。鶴山先擡頭看着電燈下



見雪白銅牌鏤着挹芳寄舍四字。端詳着道。怪不得珠圓玉潤。迥異凡庸。原是個名遍宣南的尤物呢。慚愧慚愧。我長鶴山也。算是走遍海內。閱人不少的了。却今夕纔見這佳人。一面想一面不應。不由的走了進去。門房中走出個人。吆喝道。找誰亂走亂闖的。這也算鶴山生平沒經受的事。到他嚇了一跳。他的車夫忙趕上將門上的人一指。道。你睜着賊眼。瞧罷。尿喂昏了似的。連個高低多不識了。說時。門內走出個年輕丫鬢來。向那人擠了個眼兒。那人纔一聲不敢出自還門房去了。丫鬢這纔笑向鶴山道。請裏邊坐罷。鶴山聽了這句話。如奉丹

## 第

## 三

## 集

詔忙吩咐車夫將車依着老例拉去原來鶴山的車裝潢華貴京裏沒個人不認識的每到花埠冶遊時怕人家見了不雅下車以後總拉到大柵欄某旅館門首好得北京窩子裏沒處不裝電話的臨走時向電筒中一呼就拉過來了這是鶴山顧惜聲名的地方不能不贊他一句尙知自好的閒話丟開再說他隨着丫鬢進去一路上都裝絕亮的電燈入了個月洞門見院子裏種着一株丹桂疊着數峯綠石一個礮石的藥臼畜着一泓清水養幾個修尾巨首的金魚兒白旁還擱着根藥杵映着一彎新月竟似陳宮月窟靠北一帶純白紗窗被室中電燈映得空明洞澈不染一塵纔走到塔畔覺窗內人影一恍却記起羽璫山人樓中有燈有影婷婷未通一語化爲春心四句來便遲着脚步咀嚼那四句的神味只聽得窗內微語道怎還沒進來呢接着又是個丫鬢打着簾子出來見了鶴山同領道的丫鬢笑道蘭姐姐娘可是叫你領着長爺在院子裏頑的麼領道的笑道爺自擱着脚步數竹竿兒難道好替他搬着走的麼看官鶴山橫豎在那里咀嚼龔氏四句且由他在窗外多立一刻待在下先把京師菊部及搨芬來歷表白一回那宣南菊部在前清同光時是極盛時代初有楊王朱梅後有蕙芬蘭韻那些人的色藝自是各擅勝場還有件事他們那些屋子都經都中幾個有名的清客收拾過來鼎彝書畫沒處不位置井然雅整無兩便是一簾一几一花一草也娟潔清幽足供品鑒所以那些達官大吏都把這種地方做遊宴勝地還加幾個名士點綴着說是某旦的墨蘭哩某旦的工筆山水哩某家的笙笛哩某家的圍棋哩把幾個歌郎鼓吹得玉琢金蟠鸞翔鳳噉風氣所沿遂成習慣李郎之車雲郎之硯一時極盛那女閩三百翻成了選色下乘蕙芬等老去接着便有瓊枝蕊兒翰香腕芬幾個一時競爽那翰香腕芬尤擅歌場絕色直

把尊前一曲奔走煞都下名公那時有個南方名士替翰香做了一歌其辭道

廣陵一片繁華土不重生男重生女碧玉何妨出小家黃金大半銷歌舞昔年我亦踏香塵十里紅樓遍  
訪春依然廿四橋頭路不見三千殿脚人蕃釐地媪真奇慧別產瓊花收問氣幻出秦青楊白華開成魏  
紫桃黃卉問姓紅樓舊世家問名雲上玉無瑕二分占盡司勛月一抹生成定子霞髻年便證明僮果未  
向茵飄先溷墮小史真如日在東詩人欲賦風懷左吹臺登罷又明湖佼好人人說子都縵嶺月明看控  
鶴高唐風氣爲縣駒京國從來盛游衍櫻桃萬樹櫻桃館百戲魚龍鏡檻開五陵鶯燕箏人滿賈郎初到  
未知名一曲登塲萬衆驚妃子能空六官色念奴解作九天聲一時觀者皆傾倒萬口同聲聽叫好壓倒  
豐臺芍藥花休言晉國靈芝草紅氍毹上湧華鬢此寶乾坤不敢慳大千秋色憑眉奪五萬春魂借體還  
紅梅閣唱西柳曲豔鬼來時萬燈綠落雁沈魚避笑顰女龍雌鳳傳歌哭香車寶馬帝城春都爲來看賈  
璧雲菊部諸郎空黯澹椒房七貴致殷勤從來一部婁羅歷歌舞酣時國將畢豈意羊車看璧人已悲鳳  
闕遷金狄移宮換羽亦傷神蕭瑟還爲去國人解珮多時留夏口履珠昨日到春申滬濱遍吸人間電賈  
郎一到開生面驚起鴛鴦卅六雙擲盡鷹蚨三百萬玉面金錢月萬元歌臺聲價試評論名高始信優伶  
貴俸薄誰求總統尊瑤光奪堦堪愁煞堆滿車中是羅帕花裏秦宮豈願生路旁衛玠還妨殺我友羅君  
曾告余賈郎內行有誰如梨眉老父長豐膳椎髻閨人砥儉梳丹青酷嗜還成癖竟日相依惟筆墨書罷  
常教茜袖烏客來忘却朱唇黑冶遊聞更卻親藩桃李冰霜孰敢干拂衣不顧沈沈者辭輦眞成望望然  
昨觀所畫羅君簾山水蕭疏得師法協律難逢漢武皇濡毫且擬張文達京師我見梅蘭芳嬌嫩眞如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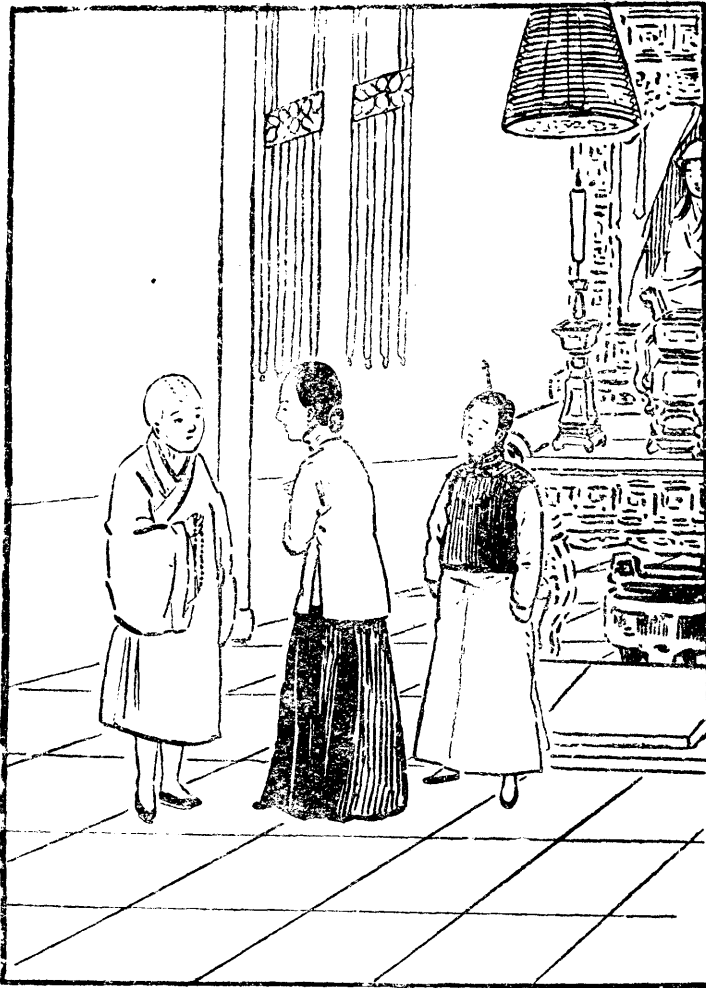
女郎珠喉宛轉繞梁曲。玉貌娉婷絕世妝。誰知豔質爭嬌寵。賈郎似蜀梅郎隴。尤物同銷萬古魂。天公不斷多情種。卅載春明感夢華。祇今霜鬢客天涯。還傾桑海千行淚。來寫優曇一朵花。讀這一歌就可曉得當日都中菊部的盛況了。不想陰陽互代。突然有個絕世女伶倚着名花。傾國把菊案全翻了過來。真是

巫雲楚水傳仙夢。噪遍當年菊部頭。

第八回 雨花庵佛前參妙諦 沈青兒江上識奇緣

却說江南揚州自隋煬來遊以後。素稱名郡。笙歌之盛。甲於天下。到清室乾嘉時。麟商估客。擊駟連平。山堂前玉鈎斜畔。紙醉金迷。蝶戀蜂癡。居然是選色廣場。溫柔故國。後來漕運海通。大勢東趨。便一天一天的寂寞起來。只是人事雖移。地靈猶在。六朝金粉的餘氣。磅礴積上。蒸爲綺霞。爲空彩。下凝爲名花。爲香草。發洩未了的。便一絲一息中。在人身出落些絕色女子來。北門外有個茅庵。喚做雨花庵。庵裏有個老尼。却也會念幾句阿彌陀佛。每日拜佛燒香。以外常到隔壁沈寡婦家說話。去那沈寡婦身邊。只有個女兒。叫青兒。那時還不過十二三歲。却已明眸皓齒。秀慧可悅。老尼到他家時。沈寡婦常愁窮話。苦的老尼笑拍着青兒道。有了這玉人在家。怕屋子裏不跑出銀子來麼。沈寡婦嘆道。左右是人家的。人罷了。皇帝是個沒屢子。的女不採妃不選的。終究嫁個經紀人罷了。那里就會發財呢。老尼笑道。阿彌陀佛。你要銀子。招着手來喚你。怕沒這般便宜事呢。虧你也是個揚州人。難道沒聽見揚州女郎十人九唱的俗語麼。你又不是孔孟家子孫。倒怕辱沒了祖宗。依我說。青姐兒也快成人了。模樣兒聰明兒。那一件比人

弱了趁早教上幾隻曲兒怕還有些出息呢沈寡婦心裏自歡喜嘴上却含笑說道我看你倒不像脩行念佛的師太竟是爲媒作保的乾娘呢人家好好的女子却教學起戲子來老尼也笑道我原要好勸着你你不願意教青兒學戲子也罷了又嘮嘮叨叨的何苦呢說完便回庵去了沈寡婦被老尼打動了這個念頭不上幾日竟積衣縮食的替青兒請了個烏師教起戲來青兒原是聰明不過的不到一年居然聲調琅琅學會了幾十齣京戲加着他長眉簇笑香輔緋朱偶上艷麗丰姿無匹沈青兒三字不知不覺的滿城傳說起來那時沈寡婦衣也有了食也有了樂得什麼似的道這是菩薩慈悲特地教隔壁老師太來點化的知恩不報枉爲人女兒快揀個日子到庵裏齋一日菩薩罷有一天母女兩個濃粧豔抹帶了一個小丫頭攜着香燭錠段歡天喜地的到庵裏來老尼接着笑道可不是前年說錯了今天打上門來麼沈寡婦不等說完忙道啊呀我的活佛活菩薩我家青兒靠了佛法唱得好戲賺得好錢兒磕頭還來不及呢回頭又喚青兒道女兒你還不快給活菩薩磕頭呢青兒笑嘻嘻的眞個上來磕頭老尼忙扯住道青姐兒這是你家祖宗的積福纔生下你這會唱戲的掙氣小輩來干我甚麼事呢快起來罷青兒便笑着起來了老尼一面扶着一面打量着見青兒穿着件白灰縐綢的長袍元色素緞一字襟的馬甲梳着條淪股大辮却向頂前分出一縷來把紅絨線縉着根一炷香的辮兒顫巍巍的攏着更覺得玉笑珠香非常冶麗不覺嘖嘖歎道越發出落得標緻了不是我說句不知是的話青姐兒依你的色藝僅充揚州人的眼福着實可惜呢說時一個龍鍾老佛婆捧了兩盃茶出來一見青兒不覺眼都花了把一杯茶送到老尼面前道太太用茶罷母女兩人不覺粲然老尼罵道你睜着眼睛罷誰是你的太太呢佛婆



纔知送差了。將茶移到沈寡婦面前。却咕囔着進去。道：「那里來這美人般的公子？怕是善才變的呢？」三人聽着，自是好笑。沈寡婦却聽了老尼的說話，三月裏薺菜又生了心，了問道：「活菩薩，你說青兒怎的？又可惜了呢？」老尼笑道：「我說出來時，怕你又要怪我，說是作媒作保的，還是不說罷？」寡婦忙陪笑道：「這是句什麼話呢？要怪你活菩薩時，今天也不來這兒啊？」老尼睜着青兒，似笑不笑的一手將青兒拉在懷裏，撫摩着道：「我也算見過陣仗的了。南朝普渡，北上泰山，北京上海，漢口廣州，那兒沒到過，却只沒見過姐兒般人才。要離了揚州啊，這些王孫公子們，怕魔着飯也沒思量喫呢。」寡婦聽了這句話，已樂了，却故意說道：「我不信這話呢。別的地方不要。」老尼道：「呸，虧你也活了什麼。」大年紀兒，連句蜀中無大將，廖化作先鋒的俗語都記不上了。那兒那里有甚麼美人，不過沒真個好的。

只好把將就過得去的。應個名兒罷了。那些大人先生們一雙眼睛都蓋着個牛掩眼般的玻璃兒。那里還辨得出好醜來。沈寡婦聽了這句話。心裏已有了個主意。却立起身來。道：「儘話忙了。還沒拜佛呢。老尼也起身道：佛是很慈悲的。你看祥光滿面的。敢也在那里望你娘兒們多賺幾個錢好重修佛面。再裏金裝呢。說完忙點燭焚香。吶吶喊喊的上了回供。寡婦便攜着青兒。至至誠誠的拜了。下去。只不知這位觀世音真個靈也不靈。受他們這禮兒不受。這却是件疑案。非向西天問個明白不能杜撰的了。寡婦母女喫了齋。在老尼面前許了個大大的愿心。又千恩萬謝的。還去這夜。沈寡婦竟一夜沒有睡覺。心裏只是五花八門的想不出個計較來。到明那青兒的烏師來了。沈寡婦把想離開揚州。大出風頭。自己沒定主張的話說給他聽了。那烏師是識幾個字的。便長篇大論的說道：「你是個婦人家。莫怪你不曉得。我們那個行業。比別人家不同。像押寶般也有個門路的。以前自然是去北京的好。那北京是官府關人最多的地方。不要說別的就有了個堂唱。那賞錢的銀子怕比拳頭還大呢。如今是民國了。那些關人溜的溜走的走都逃到上海去了。還有一班叫甚麼民黨老爺的。也像六月裏蚊蟲一般。都聚在上海。他們這種人聽說撒錢如篩糠一般的。在姑娘面上更是散漫。我瞧青姐兒也算色藝俱全的了。怕到那里不鳳凰般的捧起來麼。況且我也本要到上海去。那鬍兒園子裏弟兄師徒還不少。倒也有個照應呢。這幾句話聽得沈寡婦笑着合不攏嘴來。推着青兒道：「你聽見師父的話麼。合是運氣來了。三角六湊的都順手事呢。青兒却只是癡笑。那烏師講了一回。立起身來。道：「既這麼着。你們早打點着罷。我是不過十天要走的呢。說着走了。沈寡婦聽了。這位大諮議的議論。決定了主意。收拾定當。不上十日。母女兩人便隨着烏師到

## 第

## 三

## 集

上海直指望貴人青眼垂遍歌場。那知這時的上海正把伶黨問題鬧得沸反竟把青兒冷擱在一旁。初還有個園主來招呼進去。不上一月園主見青兒並不能號召看客。便借着包銀做名目。輒把青兒攆了出來。母女兩人好不掃興。依着沈寡婦意思。要重還揚州。却給青兒梗着道。興興頭頭的來了。如今煨竈貓般的。還去要給人笑死呢。橫豎是走碼頭的。了俗語說的好。此處不留人。自有留人處。倒不如拼個勝。敗到北京走遭。便不得意也。算是個上過臺盤的呢。沈寡婦聽了青兒的話。覺得倒也不差。嘆道。我的姑奶奶。橫豎靠你的運氣罷哩。你要到北京。我怎好駁還你。只路遠迢迢的趕上去。又沒親沒戚的。偷又像這兒一樣。又什麼樣呢。青兒笑道。我們是甚麼行業。還像做官般靠着熟人招呼的麼。不是女兒誇口。沒運氣罷了。要鼻子上沒碰着霉時。憑着這身子。還值得人着迷的哩。沈寡婦見青兒硬砌着。已意不好。不聽便也沒甚麼言語了。過了幾日。託那烏師掬了一筆借款。便搭着滬甯火車。離開上海。在南京住了一夜。過江搭津浦車北上。誰知時來運來。還沒到北京。在車上便遇了個識者。平種下了半生孽債。真是鈿車寶馬輕駝去。熨到溫馨一片心。

## 第九回 不顧而唾 嗔鶯叱燕 幽然神往 屑玉霏珠

却說青兒等上了車。揀個二等乾淨位置坐了。那時車已快開。青兒正憑着車窗向月臺上望着。忽見一窩蜂從頭等客室中擁出幾個人來。那先走的綺年玉貌。丰致非凡。揮霍談吐着大有目無餘子的氣概。後面送行的都是些大袍闊服。貴官模樣的人物。少年一路走着。一路看着車上。瞥見着青兒。止不住釘了幾眼。便踏上車來。青兒忙縮回車中。那少年已到了面前。故意的停了停。纔走過頭等車去了。那些送



行的一陣跟了過去。青兒想道：「咦，這是誰啊？正想着，却聽見後面頭等車中一陣笑聲，却喚人將自己身子一擠回頭看時，不覺倒抽了一口氣。原來擠着自己的已向緊靠自己的一個坐位上，將個牛腰般的皮夾一挪，朝着自己坐下了。只見他穿了件天青色的對襟褂子，却蓋着件湖色花緞窄袖細腰長袍子。三寸長的頂髮把油刷得光亮的，却四圍青青的，留着個纔翦辮的髮影兒。兩隻手東摸西索的，閒着雙眼珠兒，只嚼略着自己心裏兀自好笑。面上却不露出來，向着寡婦道：「時候差不多了。」寡婦正一口痰攔在喉嚨口，因要同女兒說話，不問前後左右撲的一吐，却好吐在那人件簇新的花緞袍子上。那人正看得着，魔忽見一口老黃夾膩厚痰，直奔向袍子來，要避也避不及，不覺勃然大怒道：「可惡的婆子，你連簇新時髦的公德兩字也不懂麼？」說完立起身來，氣咩咩的一疊連聲喚來前頭三等車中聽得幾個來。字早有個人，趲着雙破靴穿了件洋青布長衫，挨了進來。那人便越發高聲道：「反了，反了，越發沒個上下了。你還不替我大口價唾這婆子青兒見這行徑，料定最多是個八九品大員罷了。」一手按住寡婦一眼斜瞅着他，冷笑道：「算得罪了尊駕，也沒犯甚麼王法。左不過是同一樣買張二等票罷了，却呼么喝六的要沒人打攪，偌大坐位的頭等車，可不也裝客人的麼？這幾句話把那人說得紅漲着臉，一句話也回不上來。只把那喚來的人出氣厲聲叫他快取袍子換來，偏又不掙氣喚來的人，回道：「老爺敢忘了，就爲沒出客袍兒，纔向叫貨莊買了這件來。」那人不等他說完，把臉羞得緋紅，叱道：「蠢才，還不滾開去。」嘮叨些甚麼喚來的人自咕噥着去了。只引得青兒母女暗笑個不住。只見他自己扯了張報紙將痰抹了，自覺得有些煩惱，將皮包提着向別處另揀坐位去了。正這個當兒，汽笛嗚嗚的鳴了一聲，前面頭等車中送

行的一齊下車去了。接着便有個鬍子少年向青兒對面的空位坐下。那時車已漸漸開動。除却輪聲笛聲。漸漸的靜了下來。那鬍子少年從衣袋裏摸出冊水彩畫面的書來。看了一回。那沈寡婦是不開口不。過活的。便同青兒有搭沒搭的閒話。漸漸講到生意上的事來。青兒暗暗地將他衣角一牽。寡婦便不敢講了。却好那鬍子少年正丟了書。打量着母女兩邊。同苦岑寂。不知不覺的兜搭起來。青兒見那冊書反。攔着面上畫的一枝牡丹。着實紅豔可愛。便拿過來看了一回。翻開書面。瞥見第一張玻璃箋上印着個。武裝女子。青兒是讀過戲本來的。原也識得幾個字。見上頭寫着坤角小蘭芳。化裝小影。九個字止不住。仔細端詳了一回。附着寡婦耳朵說了句不知甚麼話。寡婦口快聽着笑道。你放心罷。橫豎總也有這一日。呢。青兒瞅着寡婦一眼。便把書攔下。假作看野景。憑窗不語了。那鬍子少年含笑沉吟了一回。却走過頭等車去了。不多一刻。管食車的來一一問了飯菜。青兒母女隨便要了幾樣。正喫着飯。那逆風一陣一陣。從車窗中送過頭等車中的笑聲來。青兒探首向外望時。早見前面窗中也有個人望着一關眼。便識是那許多人送上車來的。少年青兒不覺迴眸一笑。這一笑不打緊。那少年原噙着口勃蘭地在嘴裏平。白地受了這無上恩寵。禁不住衝口喝出一聲采來。那口酒便奪唇而出。如零珠碎玉一般。隨着風直濺。到青兒臉上。青兒不覺啊啞一聲。寡婦忙問怎的。青兒扯誑道。風塵眯了眼。哩。一面說。一面把巾子向兩。腮拭着他原本沒喫完飯。便將筷子呆呆的攔下。說不喫了。正這當兒。那鬍子忽走了過來。滿臉笑容道。姐兒受驚了麼。做居停說自己過來不便。特地叫某來陪罪呢。青兒心裏明白。却說不出口來。寡婦忙問。怎地鬍子笑着把前情說了。寡婦向青兒道。你不是說眯了眼麼。青兒只笑着不語。接着又有個當差模。

樣的人走過來問鬍子道。爺問虞先生講的客什麼樣了。鬍子笑着道。去回爺說罷。橫豎總會來的呢。說完向寡婦低低說了幾句喜得寡婦笑逐顏開道。只甚麼意思好來領賜呢。一面說一面替青兒掠了掠鬢髮。笑道。橫豎在車裏不怕人家笑話。青兒你跟着這位爺去走一遭罷。青兒心裏已明白了。一半便化願不願的向身邊摸出面牙鑲小鏡并一貼花粉紙來略勻了勻臉道。媽呢。寡婦笑道。爺又沒把恩典賞我。我去做甚麼呢。鬍子將寡婦輕輕一拍道。好嫂子。青兒這一去還怕冷淡了。你不成說完。逕自領着青兒走過車來。纔進車門。青兒仔細看時。覺得金漆爛然。那里是平常頭等車裝飾。只見一個小大菜間。四面窗上都垂着織錦窗帘。對面一架鏡屏。晶熒四射。把紫檀架鑲着。稱着滿間雕銀鏤玉的桌椅。不要說車中便是精室裏也沒這般陳設。不覺呆了一呆。却聽得笑語盈盈。尙在別室。便隨着鬍子走過大菜間。從鏡屏旁轉過去。却另是一間精室。酒浮碧筒。席掩銀屏的。正在那里歡飲。一見青兒都立起來。笑道。佳客來了。青兒雖是走過幾處的。到了這兒却有些含羞不進起來。禁不起那少年殷勤。出席攬着自己的纖腕。笑着陪罪道。冒昧得很了。這酒痕沒污着香輔罷。說完將他捧向個錦墊繡圍的椅上坐下。又親自送了杯酒過來。青兒兀自羞得擡不起頭來。好一回纔膽大了些。將席上看着見圍坐着五個人。都是神態華貴的人物。還有一半是豐頤長髯。居然達官模樣。心裏不住忐忑着。却又禁不起幾雙眼睛都射在自己身上。那里打發得開。虧得那鬍子比丑角還會說話。一陣風把他羞態按住了。鬍子又一替他通了姓名。纔知少年是長白長鶴山鬍子。是淮安虞仲甘。其餘一個白臉多髯。一個短小精悍。軍人裝束的。却一時記不清了。酒過三杯。青兒便活潑了許多。殷勤執壺而起。向席上一笑道。爺們既賞臉。喚了青兒

上來沒甚麼孝敬請大家乾一杯罷衆人如奉了懿旨一般都說甚麼叫賞臉說領賞還來不及呢說時一齊乾了酒壺到長鶴山面前青兒笑道爺可賞臉不賞呢鶴山故意道那有不乾的只一口氣直禁不起請你擔代些替喝半杯我再來乾罷青兒低頭一笑出不得聲仲甘早將鶴山杯子遞在青兒手中青兒羞喜不禁真個喝了半杯鶴山禁不住魂銷心死就青兒手中把杯酒乾了衆人一聲喝采把個青兒羞得伏在桌上擡不起頭來那知采聲未斷翩然又進來了個麗人真是

纔見洛妃乘霧至 又逢神女弄珠來

第十回 限字畫古人翻新令 尋消息孤鶴憶離鸞

却說鶴山就青兒手裏乾了杯酒衆纔喝得一聲采早喝出個麗人來只見他梳着一個燕尾墮馬髻穿一身窄袖長裙扶着個小丫頭似笑不笑的一聲也不出立在那里打量着青兒鶴山忙出席去攜這麗人過來攬在身旁坐下青兒正不知他是誰却不敢托大忙將坐位挪下了些却也奇怪本來席上是談笑風生的自這麗人出來了一個個都不敢喧嘩連那慣會說話的虞仲甘也如反舌一般的無聲起來只鶴山却同麗人搭訕着那麗人不堪答話却一手拉過青兒的手來笑問道可不是上北京去麼青兒道是的麗人嘖嘖道好個標緻模樣兒上北京做甚麼呢憑你青兒灑脫這句話却答不出來只是低頭不語鶴山笑向麗人道你也喝一杯罷巴巴的把人家問得腩腆得甚麼似的麗人微笑道我正鬱談呢你又來多嘴些甚麼說時攜着青兒的手笑道我們不犯着在這兒到裏邊自喫喝去自在說究竟立起身來由不得青兒不跟着姍姍的進去了仲甘見兩人進去忙把舌頭一伸悄悄指着鶴山只是笑鶴

山也只好笑着那軍人裝束的輕輕拍着桌笑道我如今服了南方美人了那操縱手段竟比束髮入軍的老將還利害鶴山聽了這話不覺有些訕訕的那白臉多髯的將脚踢着他一面說道我們行個令罷鬚子忙湊着道行甚麼令呢鶴山聽他們這樣說纔高興了些道我前天見一部筆記說古人姓名在十畫以內的爲數不多我們何不多想幾個出來呢軍人裝束的忙道不來不來那是坑了我了鶴山笑道酒令嚴如軍令不遵令的罰三聲狗叫軍人裝束的纔沒話了鶴山道只是把甚麼字飛觴呢仲甘道天緣湊合青字如何衆人齊聲稱好鶴山道如此我就起令了說時喝了杯酒道宋朝名相王旦是十畫以內的衆人賀了一杯鶴山的飛觴是踏青人去也數去正輪着軍人裝束的急道我原說不來的叫我從那里找起呢搔頭爬腮了一回道我就是王八罷仲甘正喝着口酒笑得直噴出來道你原來就是王八麼軍人裝束的道呸我的令是王八呢鶴山道不興不興王八那里是個人名快喝罰酒軍人裝束的挨不過令官命令只得乾了一杯却咕囔着道世上叫王八的正多呢長髯的道你快飛觴罷軍人裝束的想了一回道我只有一句可換不出了便飛觴道江南江北青山多仲甘笑道好好坐上四人却好輪到你自已快再過令軍人裝束的喝了杯酒道怎的第五青字是飛不得的麼仲甘道飛得飛得你飛一百次也不怪你鶴山笑道不要難爲他再飛過令罷軍人裝束的忽然又記起一句來道青字多着呢便得意洋洋的飛了句青山一髮是江南說這是花月痕上飛過的難道又錯了不成仲甘笑道不錯不錯飛得飛得快再喝一杯重飛過軍人裝束的急道第五個字是自己第一個字難道又是自己不成長髯道不是自己倒是別人麼軍人裝束的賭氣又喝了杯酒想了長久虧他又想出紅樓夢上的此日青州土

第

三

集

尙香來鶴山笑道。將就罷。該是仲甘接令呢。仲甘笑道。你喫了韋癡珠的虧。倒請買環來害我。虧我早想着了呢。我的令是士勾飛觴。是千秋事業。傳青史長髯的道。可不是輪到我了。我就說是比干罷。鶴山沉吟道。也還可用。只飛觴呢。長髯的道。古人白骨生青苔。仲甘接令。仲甘搖頭道。你這句衰颯得很。說時將令酒乾了。道你說得比干我也說得羊干哩。鶴山我飛這侍臣緩步歸。青瑣請你收令罷。鶴山道。方氏通雅稱介之推。姓王名光。我就把這個做令罷。正說時。那麗人又攜着青兒出來。見酒還沒罷。笑道。你們做甚呢。仲甘道。行箇令消酒罷了。麗人同鶴山說笑一回。又憑着車窗。看回野景。將青兒的手交給鶴山道。還你罷也。知你早等得不耐煩呢。鶴山真個把青兒的手握着。却把青兒弄得伸又不可縮。更不得羞得。一句話也說不出來。那麗人却自笑着還進去了。青兒又同鶴山衆人說笑了一回。也回到自己位置上。悄悄的向寡婦說了。聽得寡婦登時如登青雲。合不攏口的笑道。運氣的孩子。不知前世做了甚麼大功德。一上車便得了這彩兒。將來到京。這位長爺怕不是個天字第一號的大護法麼。那時津浦已開通。車不比起初到了徐州。濟南。要下車覓宿的。所以便利了許多。青兒自得長鶴山賞識。以後常在特別車中。殷勤湊趣兒。連沈寡婦也躡手躡腳的向長鶴山請過。一回安車行甚快。不到兩晝夜。早離天津不遠。鶴山料定車一到站。必有人來迎接。不便與青兒說話。便先叮嚀他道。你到了京裏。好歹先到府裏來。一次。我是不便常在外邊混的。待你搭定了班子。我再來看你罷。說完向身邊摸出隻打鑽金錢表來。遞在青兒手裏。道。這給你帶着。頑麼。青兒戀戀不捨的謝道。一到京自然先給爺請安去呢。說時。仲甘却立在旁邊。鶴山指着仲甘向青兒道。他是在胡同混慣。你有甚麼事。只找他去。總得便宜呢。說完。不知不覺舉

起青兒手來向自己嘴邊送青兒迷迷糊糊由他吻了吻那時汽笛屢鳴已到了天津老站鶴山怕有人來忙放了手道你也去收拾下車罷我們橫豎總會再見的呢青兒居然會雙眸凝淚似的辭了出來那時車已傍着月臺人聲上下嘈嘈雜雜的獨青兒動也不動伏在窗上直待幾輛華麗馬車將鶴山等簇擁去後纔歡然隨着寡婦將行李檢齊雇車離站自尋下處不提且說鶴山一回北京自有一番酬酢隔了幾日身心一閒便記起車中事來正預備去探個消息那知早有個人暗暗的窺出他破綻用着全力來防禦這一着看官你道那人是誰便是那車中攜着青兒出席的麗人那麗人的來歷在下也記不清楚只知是鶴山這次南遊歸來的成績品罷了他姓甚名誰不要說在下便是這位長爺怕也未必曉得從進了長府內外男女都喚他做綠筠夫人在下隨俗從衆也只得喚聲綠筠只因在下並不是長府的人那夫人兩字便斗膽捐除了却說綠筠在車中見了鶴山同青兒的行徑早知不懷好意別的事還罷了只這件事是女人的切膚之痛那里可以不管況且自由真理第一須不妨害人的自由鶴山若把這件事做將出來明明妨害着自己自然自己應該伸張權力來干涉起來只是一件事自己纔進長府對於一班男女僕役不啻新君纔立舊臣未去到處有些窒礙便只得不動聲色先將門禁整頓不准有青兒半點消息傳到門內以後再把別的事慢慢擺佈因此鶴山在府裏朝朝暮暮望着青兒一連十多天竟影子也沒進來過半個自己想難道他們到了天津遇了別個機緣竟搭了天津的班子麼可惡仲甘這輩人正各自忙着前程奉天的奉天湖北的湖北落花流水的去了要是他們在京裏時總得尋出個青兒來沉吟了幾日沒奈何只得差幾個二等清客去探訪着那些二等清客爺們得了這個風流差使

一聲得令便如圍場鷹犬直衝向前門一帶飛騰奔突爬搜剔刮把全掛子武藝拿出來忙了幾天都是低頭垂手而歸說要是天上去了不然沒覓不着的鶴山聽了默然不語想這是定在天津了這時綠筠已得了門上的祕密報告心裏早已明白只可惜鶴山沒向綠筠磕上幾個響頭請他尋去要是請他尋去不上兩點鐘就得把個明粧麗服的青兒攜回府來了真是

人間真有珊瑚網 會看西施含笑來

第十一回 論優伶奇情發妙語 鬪豔曲白首倚紅粧

却說青兒母女到了北京原也向鶴山府第請見過幾次只那些管門太爺們平日聲勢已是不小又受了新夫人的密令越發的凸着肚子努着眼珠比哼哈兩將還要兇上幾分青兒想原不應到門求見放着箇特命代表在京裏怎不去先找他來便連日去找仲甘去那知他已公幹出京去了兩番落空只得先打點起本分來虧得原有幾箇同業熟人在京幫着租了箇房子請個幫閒名士另取了挹芬的名字開張延納起來那時是南花鼎盛的時代只須門口有姑蘇兩個字便足轟動一時上半月險些把門戶都擠破了那時有個人也算是熱腸冷眼的問挹芬道你原是要唱戲來的餽氈一上京國蜚聲原是件極名雋的生涯怎變了面目做起這窩子生涯來青兒微笑道一時有一時的機會前兒的北京把窩子瞧得是下等人走動的地方如今光復了南方來的不是元勳便是偉人北京的眼光慌忙兜轉過來大家說道如今比不得從前了南方是交着運的不要說窩兒便是狗屎貓屁也有些香氣的呢那人道便依你這樣說他們既把南方人當做寶貝唱戲也好何必又跑到這窩子裏來呢挹芬又笑道戲子



是。產。在。北。京。的。窰。姐。是。出。產。南。方。的。現。在。北。京。人。心。理。不。把。同。戲。子。比。肩。的。官。吏。放。在。眼。裏。却。把。窰。姐。同。鄉。的。革。命。黨。擡。到。天。邊。我。又。爲。什。麼。定。要。守。着。舊。例。去。上。戲。園。呢。那。人。聽。了。不。覺。拍。手。大。笑。道。好。好。陪。你。不。出。竟。有。這。些。見。解。這。京。華。風。月。被。你。占。定。的。了。說。了。幾。句。起。身。走。了。挹。芬。方。送。他。出。房。忽。有。箇。人。從。牀。後。笑。將。出。來。道。如。何。今。天。可。信。了。老。夫。了。原。來。那。笑。將。出。來。的。不。是。別。箇。是。京。裏。著。名。的。破。靴。名。士。杜。丁。卯。挹。芬。回。頭。笑。罵。道。你。沒。先。講。過。怕。奴。便。講。不。出。幾。句。麼。丁。卯。笑。道。好。呢。我。好。意。教。了。你。這。句。話。借。他。口。舌。替。你。登。箇。奇。妙。無。比。的。廣。告。還。來。反。罵。我。呢。你。等。着。罷。看。我。杜。丁。卯。以。後。還。肯。多。嘴。呢。挹。芬。回。頭。笑。着。將。他。向。箇。洋。式。榻。上。一。推。自。己。向。妝。臺。支。頤。道。你。怎。說。這。是。箇。奇。妙。無。比。的。廣。告。呢。丁。卯。道。你。還。不。曉。得。他。是。箇。京。裏。出。名。的。花。叢。獸。子。平。日。仗。着。一。點。科。舉。資。格。常。有。人。請。他。應。箇。座。兒。他。要。不。見。姐。兒。罷。了。見。了。時。他。總。裝。出。付。憐。香。惜。玉。視。窰。姐。如。子。女。一。般。的。神。情。來。問。原。姓。哩。原。籍。哩。怎。樣。墮。落。哩。親。生。父。母。死。也。沒。有。哩。那。一。派。肉。麻。骨。繻。的。說。話。竟。像。刻。板。傳。單。一。般。不。問。是。誰。總。要。分。贈。一。張。的。有。識。得。他。脾。氣。的。裝。模。做。樣。的。說。了。幾。句。顧。念。恩。私。不。甘。淪。落。的。話。他。便。至。誠。慄。慄。的。逢。人。便。說。誰。是。污。泥。不。染。誰。是。淪。落。可。憐。在。他。不。過。借。這。幾。句。話。來。裝。箇。花。叢。宗。匠。知。己。傾。城。的。場。面。那。些。後。生。聽。他。這。樣。一。說。少。不。得。信。他。是。老。成。典。型。奔。走。恐。後。起。來。他。今。天。來。時。我。在。後。房。早。聽。見。了。所。以。特。地。招。你。進。來。教。了。這。番。話。他。這。一。去。包。管。替。你。裝。頭。鑲。尾。的。說。來。似。巨。眼。紅。拂。哩。丁。卯。這。一。席。話。說。得。挹。芬。非。常。感。激。不。知。不。覺。的。坐。向。丁。卯。身。側。道。這。樣。說。來。倒。是。錯。怪。了。你。哩。丁。卯。笑。道。既。知。是。錯。怪。了。我。還。不。與。我。陪。罪。挹。芬。笑。道。措。大。入。花。叢。有。何。大。欲。一。杯。濁。酒。便。夠。你。快。活。了。丁。卯。躍。起。道。你。原。是。箇。聰。明。人。快。叫。他。預。備。罷。挹。芬。見。他。揜。起。了。

## 第

## 三

## 集

六○七○寸○的○大○布○掛○袖○兒○擲○下○了○油○漬○污○着○的○帽○兒○長○眉○秀○目○比○輕○裘○窄○袖○的○時○下○少○年○却○俊○爽○了○許○多○便  
笑○着○叫○新○雇○的○丫○頭○拿○着○體○己○錢○去○酤○了○幾○壺○酒○幾○碟○菜○來○自○己○陪○着○他○小○飲○丁○卯○執○杯○笑○道○沈○挹○芬○也  
配○陪○杜○丁○卯○麼○幸○沒○人○撞○來○不○然○就○給○小○報○主○筆○做○資○料○去○了○挹○芬○聽○了○這○話○若○有○所○思○丁○卯○暗○暗○歎○息  
着○外○面○忽○然○送○進○張○條○子○來○丁○卯○向○挹○芬○手○中○一○看○笑○道○恭○喜○這○便○是○即○刻○一○席○話○的○影○響○哩○挹○芬○問○那  
叫○條○子○的○是○誰○丁○卯○笑○道○絕○妙○人○才○絕○輕○年○紀○包○管○稱○心○如○意○挹○芬○不○語○却○將○那○條○子○一○橫○一○豎○的○摺○疊  
着○丁○卯○道○你○不○趕○緊○去○麼○挹○芬○道○且○還○陪○你○一○回○兒○丁○卯○笑○道○我○倒○也○不○必○你○陪○只○這○些○人○的○脾○氣○見○一  
呼○便○到○是○不○歡○迎○的○定○要○望○得○他○眼○穿○等○得○他○口○渴○纔○給○他○見○這○麼○一○面○他○纔○肯○視○爲○至○寶○奉○若○神○明○呢  
說○完○立○起○身○來○笑○指○着○壁○上○懸○的○那○箇○鏡○屏○道○挹○芬○挹○芬○你○准○備○着○做○京○華○尤○物○罷○選○自○去○了○挹○芬○知○道  
丁○卯○熟○人○很○多○說○的○話○是○不○差○的○欣○然○到○了○那○里○只○見○席○上○圍○坐○着○的○全○是○幾○箇○鬚○眉○皓○然○的○人○物○那○里  
有○甚○麼○輕○年○妙○質○想○要○回○身○時○吃○他○們○走○下○個○人○來○撇○了○自○己○坐○在○箇○其○老○無○比○的○老○人○身○側○只○見○那○老  
人○穿○了○件○紫○醬○緞○的○袍○子○一○字○襟○的○玄○緞○馬○甲○戴○着○個○瓜○皮○帽○兒○帽○沿○上○却○鑲○了○貓○兒○眼○帽○正○蒼○顏○白○髮  
却○還○有○一○二○分○的○神○彩○一○手○執○着○支○雪○茄○一○手○攬○着○挹○芬○道○還○沒○修○謁○翻○難○了○一○雙○蓮○瓣○了○挹○芬○含○笑○不  
語○打○量○那○些○座○客○覺○得○北○京○人○物○究○竟○比○揚○州○鹽○商○清○貴○些○些○便○見○對○面○一○個○老○人○笑○指○着○叫○自○己○的○道  
這○位○是○帝○師○李○伯○純○從○沒○傾○倒○過○人○的○今○天○還○是○自○己○出○主○叫○的○條○子○呢○挹○芬○纔○知○是○箇○名○滿○全○國○的○才  
子○不○覺○黍○谷○春○回○瓠○犀○微○綻○的○笑○道○鄉○間○蒲○柳○那○里○夠○得○上○名○公○品○題○還○請○李○大○人○包○涵○着○罷○說○完○微○扭  
姣○軀○斜○貼○向○伯○純○肩○際○那○位○老○才○子○不○覺○把○老○花○眼○險○些○擠○了○個○沒○縫○一○手○取○過○挹○芬○手○裏○的○紈○扇○來○見

素絹還沒有題款，便隨手搖了幾搖，笑向挹芬道：「你拿着這個，不怕做班婕妤好麼？」挹芬原不懂這句話，却曉得總是句調謔，便含羞不語，微把溶溶眼波斜注着伯純。眾人見了，嘖嘖贊道：「秀外慧中，沈挹芬佳人哉！」正說時，挹芬的琴師來了，挹芬全神貫注，唱了段汾河灣，到那曲中妙處，將眼光不住的颺過去，直把



伯純做了當年平貴，伯純那里經過這些，自己也不知那裏來氣力，把挹芬那手握得緊緊的，只怔着發獃，直到挹芬唱完了，問他要唱甚麼，纔醒了過來，合座擊節道：「不料挹芬有此絕技，從今官南菊部要重翻舊案了。」正說着，忽然簾子一起，一個直笑進來，道：「這算得甚麼？你們還沒聽過他的絕唱呢。」眾人看時，却是杜丁卯忙起身讓坐，挹芬却是杜丁卯道：「我說你是個者納悶着道怎的，他也來了。」丁卯却笑向挹芬道：「我說的話如何？」伯純問是甚麼話，丁卯道：「我說你是個者年碩德最疼女孩子的呢。」挹芬一笑，衆人道：「丁卯，你說我們沒聽過沈娘絕唱，是那一齣呢？」丁卯笑指挹

## 第

## 三

## 集

芬道那齣他輕易沒爲人唱過說出來時這妮子要怪我多嘴呢說完眼看着伯純見伯純正怔怔地的聽着挹芬聽了丁卯的話早明白了一半却半嗔半喜的向丁卯道這杜爺今天可醉上來了自己來遲了沒趕上奴汾河灣却把這些話激李爺便是李爺真個激上了奴那里有甚麼絕唱呢說完將纖手摩挲着伯純肩上海道請大人賞鑒支崑曲罷伯純喜着還沒及答應丁卯把箸擊着桌道着着挹芬道偏不唱給你聽看你樂些甚麼說完回頭一笑就伯純面前的茶盞潤了潤喉唱道

〔山坡羊〕憶春宵棲遲鴛帳捱承漏沉酣佳釀

丁卯笑道沈挹芬不輸王美娘只問伯純先生何如當年秦小官呢挹芬向丁卯看了一眼接着唱道  
悄陽臺恩恩會難查巫山銘刻情和況

伯純道下該是小生唱了丁卯煩你充一宵秦種罷丁卯點頭笑向挹芬道你不要着急我是代李大人的呀挹芬一笑丁卯便唱道

〔五更轉〕擾情懷夜依卿傍啼痕點點青山上今朝堤畔萍逢洵是良緣天相

挹芬笑道你既先說明了奴且假認你是個秦種罷接着唱道

〔園林好〕感深恩山高水長痛微軀殘膏賸香

挹芬唱着這幾句含笑向着伯純丁卯將箸擊着桌沿道可惡可惡明對着秦小官却偷唱與李伯純這醋鉢是攢定的了衆人哄然大笑挹芬自潤了潤口唱道

〔江兒水〕恨入章臺骯髒昔日青青偏媿向東風飄颻

唱到這兒時聲韻便低了許多。

〔玉交枝〕門楣厮仿遇天涯雙雙故鄉蛟龍佇待風雲壯。

丁卯急接着道。

羞煞奴四海一空囊。

〔五供養〕自揣萍踪浪盪歎旅店羈縲晨昏執掌玉人空有意金屋向何方論十斛明珠豈易商量。唱完了笑指着伯純道落魄窮儒何來金屋我不過是代伯純先生唱着的真要量珠下聘還請伯純先生自己出場罷伯純歡然道真個讓老夫來獻醜罷衆人認是伯純要接下去唱都納罕靜聽那知伯純竟霍然立了起來真是

清歌檀板春明夜 頭白分司老尚狂

第十一回 李伯純詩貽沈挹芬 破落戶途窘書馱子

却說衆人正喝采着忽見伯純笑嘻嘻的立了起來自向靠壁桌上研濃了墨揀起支筆來竟向挹芬鬚扇上作起蠅頭小楷來衆人都隨着來看見他喜孜孜的一壁吟一壁寫不一時便成了七絕兩首擲筆而起笑向衆人道三十年老翰林輕易不敢作楷今日竟爲挹娘破例哩說完把扇遞給挹芬道隨便用着罷手腕生澁怕被人笑作老嫗綳兒呢衆人要向挹芬手中看時伯純遮着道這也值得看的挹芬自向扇上看了遍殷勤謝着走了那知這一出來便在車中同鶴山打了個照面料定不見罷了見時必不罷休便驅車先回似說是奴自慢慢行君便快快隨罷鶴山果然也是個聰明人一直跟將下來挹芬想

要。向。下。車。時。候。先。行。招。呼。又。想。這。是。海。上。下。等。倡。伎。的。行。徑。况。北。京。人。是。講。體。面。慣。的。這。一。來。分。明。是。攔。着。叫。人。不。進。這。門。了。便。頭。也。不。回。逕。自。進。去。一。面。却。差。個。丫。頭。出。來。接。引。鶴。山。隨。着。丫。頭。正。在。庭。中。咀。嚼。那。羽。琤。山。人。十。六。個。字。的。神。味。簾。子。一。動。挹。芬。早。迎。了。出。來。笑。攜。着。鶴。山。道。裏。邊。坐。罷。這。方。寸。庭。心。也。值。你。屹。立。呢。一。壁。說。一。壁。攜。着。鶴。山。入。室。坐。下。鶴。山。痴。痴。笑。道。你。好。我。鎮。日。價。望。着。你。你。倒。會。自。在。呢。挹。芬。道。誰。沒。來。拜。過。你。呢。第。一。次。門。上。說。出。去。了。第。二。次。說。又。出。去。了。第。三。次。說。你。病。着。呢。奴。急。得。什。麼。似。的。說。爺。既。病。了。奴。越。要。親。到。牀。前。請。安。門。上。的。道。是。夫。人。吩。咐。下。的。說。爺。的。病。都。被。外。邊。渾。帳。女。人。牽。引。起。的。無。論。是。誰。要。是。男。朋。友。還。有。個。商。量。是。女。子。時。一。概。不。見。呢。奴。哀。求。了。好。一。回。他。們。那。里。肯。依。只。得。罷。了。今。朝。爺。還。抱。怨。着。奴。呢。說。完。眼。波。溶。溶。竟。似。抱。着。滿。懷。幽。怨。一。般。鶴。山。明。知。是。那。位。新。寵。施。的。手。段。却。不。好。意。思。向。挹。芬。說。明。含。糊。道。這。都。是。那。班。混。帳。奴。才。懶。得。通。報。捏。造。着。謠。言。來。欺。侮。你。還。去。給。他。頓。結。實。板。子。看。再。敢。也。不。敢。一。面。說。一。面。擁。着。挹。芬。把。手。摩。挲。着。他。香。腮。道。向。那。里。多。喝。了。幾。杯。了。頰。上。烘。得。紅。紅。的。挹。芬。笑。着。不。語。却。將。手。捻。着。鶴。山。拇。指。兒。看。帶。着。的。班。指。鶴。山。瞥。見。挹。芬。身。側。橫。着。把。紈。扇。便。拾。來。看。道。是。誰。替。你。寫。的。啊。一。壁。說。一。壁。將。扇。上。題。着。的。兩。首。詩。讀。道。

仙奏雲璈記十洲九天珠玉落歌喉春明門外花如錦誰數當年菊部頭  
脫棄人間脂粉氣時於清俊見芳姿旗亭應有雙鬟識唱遍黃河遠上詞

沉吟道好詩好詩是誰做的呢接看見詩後寫着人海釣鰲客五字驚道這是李伯純替你題的麼挹芬道纔在席上寫的呢鶴山笑道不想這老子婆婆興復不淺今日竟替你題起紈扇來挹芬本不曉得伯

純是個甚麼名公便趁口問道這位老人倒還精神圓滿很體面姊妹們的你也見過麼鶴山笑道什麼沒有見過論名分我還得稱他聲太世伯呢挹芬道這樣說還是你祖太爺的相知哩說時止不住格格一笑鶴山道好我便叫你祖太爺如何挹芬笑道不敢當鶴山同他談了許久纔套車還去從此挹芬家中平添了一老一少的闊客轉輾援引挹芬的三間精舍竟做了冠蓋淵藪聲華自然鼎盛起來那知不多幾日便生出個大笑話來却說八大胡同一帶有個著名的破落窮漢烏大掛子沒家沒室終日在門外私賭窩兒做個伸手將軍生性混沌沒錢撩了却只睜出雙烏溜溜的毛眼向人叢中亂撞撞出些事來被警察拉進廳去關了幾日他倒落得了安居飽食有時撩得幾個大錢在腰包裏又愛喝着白乾說幾句大話兒却總給人駁回個干淨他自知說糟了也會捲旗息鼓而去到明天再說因此人又叫他烏鬼話兒一天從賭窩裏出來一手摸着自己的胳膊纏着眉頭七橫八豎的撞到金魚胡同西口關面來了輛膠車向東跑得飛快烏大掛子走路是從沒把眼放在前面過的拉車的要避也不及碰的一聲撞個正着大掛子總算墊了個底拉車的雙脚一跛却好伏在他身上兩人正掙扎着那位坐車的正蹺着腿脚着煙昂頭顧盼的得意着忽然車子一顛身子向外直撲到兩人身上兩人纔掙扎得起被他一撲便連一連二的倒了過路的人都立着拍手笑烏大掛子覺得背上重得很拼命的一掀坐車的同拉車的咯碌碌從他背上滾下來了他爬了起來一聲都不言只睜出兩個烏眼珠釘住兩人兩人爬了起來也對着烏大掛子看三個人一聲也不言語衆人見了越發好笑三個人發了回楞大家開口了坐車的跳上車子道走罷烏大掛子一把抓住他道早得很呢還撞回兒頑罷坐車的將他一捧那知

大掛子動也沒動。一動反揪住了他胸臆。道：「我們茶篷中去講罷。」說着拉了便走。坐車的嚇得面如土色。却一手畫着圈。道：「豈有此理？豈有此理？你這人真是我夫子所謂好勇鬪狠者矣。不屑教誨者矣。路人見是個書獃子。被憊懶漢纏住了。越發好笑。坐車的愈生氣起來。搖頭簸腦道：「鄉鄰有鬪者。披髮纓冠而往救之。汝等見而不救。反竊笑於其旁。如秦人之視越人。肥瘠者是亦可謂妄人焉矣。是亦可謂妄人焉矣。說沒有完。被烏大掛子拉着脚不點地的走了。再說挹芬家裏有一個打雜的。喚做劉狗兒。是揚州世襲的。龜奴在北京。窩子裏混了幾年。出名的是搗鬼夥計。挹芬的母沈寡婦。起初貪他是在北京混慣的。又是一個親同鄉。到處有個招呼。便招呼了他進來。做個夥計。那知狗兒有一種天生的本領。無論是誰。只要不是男人。他總能無老無少。無美無醜。拍得他骨酥肉麻。沈寡婦原還是個四十左右的人。又不是甚麼大家命婦。見狗兒說話知趣。不知不覺的被他勾搭上了。經不起狗兒竭力報稱了。半月竟打得火也似的熱起來。起初從夥計不次遷擢的。升了帳房。又從帳房得了個異常勞績。竟又賞了個記名內用的頭銜。狗兒職分一天大似一天。事情便一天少似一天。除晚上依例籤了個名外。終日在外邊鬼混。人見他充了挹芬的未來。掌班便都十二分的奉承他。也有求他薦個幫閒的。也有托他出個名兒。組織些龜界聯合事業的那。拜把子喫扁食種種活動。更不必說了。那天他喫了飯沒事。見沈寡婦已歇了中覺。便悄悄換了身玄緞高領窄襟叉襠直管的衫褲。三鑲密行的快靴。斜戴了頂毡笠兒。挺胸凸肚的出了院子。慢慢從前門大街逛過來。却好見烏大掛子把那書獃子拉到茶篷內去了。真是

茫茫人鬼難分別。不數當年鼎鑄來。



第十三回 煊赫頭銜龜能人語 殷勤晉接兔解客嘲

却說狗兒全裝披掛了，瞞着沈寡婦得意非凡的，出了窰兒，一路過觀音寺，一帶見了銀樓，便心中計劃着道：金鐲一對，金戒子兩只，不算什麼，問這老婆子要去，怕不照數的給我，見了衣店，心中計劃着道：銀狐袍兒，草上霜掛兒，不算什麼，不算什麼，還來問老婆子要去，怕他不照數的給我，一路雲裏霧裏般的，一個計劃着，早出了街口，向南信步走來，只見一個茶棚前，擁住了許多人在那大聲價笑，狗兒橫豎閒着，撥開衆人，想挨進去看時，忽聽得一個人嘶聲喚着道：狗君子，狗志士，狗先生，夫子有言曰：水盂浮尸，公不察其如命，何狗兒雖聽不清說的甚麼，那狗字是自己的尊篆，那有不關心的理，况這聲音又是很熟的，便探首進去看時，不覺一聲奇怪，那人早沒命的撲上來，帶哭帶指着個憊懶漢，說道是亦妄人而已矣，予方憑軾而觀，辱於泥塗，彼危而不持，顛而不扶，反綏之使來，非事之以珠玉，不得免也，救人如不及，先生其許之乎？說沒有完，引得圍着看的哄然大笑，那憊懶漢見了狗兒，也不敢猖獗，放了那人，靜悄悄的立在一邊，原來大掛子書，馱子厮扭入篷之際，正狗兒排衆探首之時，打量着那書馱子時，不覺心中一動，想遮莫是表兄，席終南便睜眼向着烏大掛子道：你又作怪呢？烏大掛子不敢倔強，嘻着臉道：窮得慌了，鬪着這馱子頑罷了，狗兒冷笑道：且教你認識這馱子，說時攜着那位終南的手，道：表兄不是來應知事試的麼？他日得了宛平縣缺時，先處治這厮罷了，啊，烏大掛子聽着慌了，礙着衆人，又不敢跪下來，狗兒向身邊摸出張一吊錢的票子來，向烏大掛子一擲道：還不走你的路，平日一吊兩吊的，周濟了，多少可不喂了，貓倒知恩報恩些，看官這話裏的貓字，原不見得妥當，只出在狗兒嘴裏，却礙着佳名自

不得。不。以。貓。狗。呢。閒。話。慢。表。且。說。烏。大。掛。子。得。了。一。吊。錢。的。票。子。那。里。還。有。工。夫。去。聽。狗。兒。的。話。是。罵。是。贊。早。一。溜。煙。走。了。狗。兒。引。終。南。出。了。茶。棚。到。青。雲。閣。樓。上。泡。了。碗。茶。坐。定。了。纔。悄。悄。的。道。表。兄。你。怎。不。顧。些。我。的。顏。面。兒。在。人。叢。中。直。呼。起。小。名。兒。來。你。兄。弟。現。在。靠。着。全。身。本。領。掙。到。比。嫖。客。差。得。一。級。了。走。出。門。時。誰。不。撥。臀。放。屁。的。喚。你。兄。弟。聲。老。哥。你。却。狗。哩。狗。哩。的。亂。叫。起。來。終。南。道。君。子。也。志。士。也。特。別。改。良。之。尊。稱。也。這。句。話。沒。說。完。狗。兒。早。止。住。他。道。不。要。掉。文。罷。我。肉。也。麻。起。來。哩。終。南。纔。竭。力。打。疊。起。土。語。來。道。比。嫖。客。差。一。級。麼。怎。便。就。算。闊。呢。狗。兒。道。你。不。曉。我。那。里。的。嫖。客。多。是。些。特。任。大。員。比。他。差。一。級。不。是。個。簡。任。官。麼。怕。還。不。止。中。大。



夫。呢。終。南。笑。道。依。你。這。樣。說。不。是。充。了。個。窩。子。相。幫。麼。狗。兒。正。色。道。我。原。說。你。到。底。是。纔。進。京。的。一。些。也。不。懂。却。愛。充。內。行。兒。我。這。身。分。那。里。肯。去。做。這。下。流。生。活。去。只。因。生。性。喫。情。挨。不。過。那。班。大。老。們。請。求。暫。

擔任個花叢招待罷了。那里便算是相幫。只你怎無緣無故的進京考起知事來呢。終南忸怩着道說也。慚愧我是在外省當了一年甚麼法政學生。總算有了知事的資格。特來應知事的呢。狗兒道那也算不得甚麼。慚愧不能像我接近貴顯到底也是個命官來來。我們喝了杯到下處去喝酒罷。終南本來沒什麼事。况又承他解了圍。殷殷勤勤的邀着自然應了。只一個是方袖長袍。一個是高領叉袴。一起走着。很有些礙眼呢。好在兩個人倒也不計較。這些走了一程。狗兒道裏邊坐罷。終南向門上打量了一回。不覺一楞。隨笑道。這是甚麼地方呢。狗兒笑道。你問他做甚麼。橫豎進去就知道了。狗兒便隨着進了二門。見攔頭迎出個婦人來。手裏托了支烟袋。覷着狗兒冷笑道。你倒還來了。可知違着我眼睛。便會搗鬼哩。說時瞥見了那方袖長掛的席終南。忙問這位爺是誰。啊。快女兒屋子裏坐罷。狗兒你怎不引爺進去。狗兒笑道。莫忙罷。這是我家表兄呢。那老婆子便不言語了。狗兒却引着終南相見道。這是我們挹姑娘的親娘。左右是自己人行個常禮罷。終南不知所以的作了個揖。沈寡婦少不得也將身子彎了彎。自招呼着別事去。狗兒領終南進了個屋子來。終南見那屋子却在二門的左角裏。頭擱着張涼牀。壁上滿懸着月份牌。并胡琴絃索等當窗一只桌子。一順倒也有三張椅子。狗兒便讓終南坐了自己陪笑道。表兄且在這兒坐一回。我出去便來呢。終南原也有些納悶。却又只得應了。等狗兒去了。向那桌上翻弄着。見都是些泥版的劇本。甚麼劉鴻聲的斬黃袍哩。譚叫天的空城計哩。五花八門也不曉得個中的好歹。最後翻出了本帳簿也似的來。開首第一條便是某王爺的堂差。接着某總長哩。某督辦哩。都是些了不得的。關人不覺一遍遍儘出神的看着。想瞧不出這一間斗大屋子。倒有這國務院的籤名簿呢。起初心裏原

有些不自在。想託辭走開。到此不覺那尊臀竟似鐵澆在椅上的一般。再也立不起來。只靜悄悄的聽着門外車聲馬聲。請安聲笑語聲。一刻熱鬧似一刻。伏首向壁縫中望時。只見一個個錦衣華服向內走着。那位表弟狗兒穿了件大青布袍子。顛頭簸腦的在那里引接挺胸凸肚的站了一院子。風迴雲抱。熒赫萬端。把自己禁得氣也不敢大呵。半口伸着舌頭悄悄的縮還頭來。一會外面的電燈明如雪月。自己屋裏却仍黑魃魃的。望狗兒時。影踪也沒有自思。不料今日竟被表弟輾禁了半天。正想時。一個人直闖進來。喚狗兒呢。終南也沒看清楚。突然道。我也在這裡等久了。請你同他說一句說我要走哩。誰知那人啐的一聲。唾了口沫。轉身便走了。終南心裏一怔。想我也是個老爺。只沒考取指省罷了。不是尼姑和尚見了就要唾沫啊。又等了一會。纔見有個小厮攜着盞洋燈走了進來。向自己看了一看。把洋燈擱在檯上。道。掌班說今天是魏督辦的酒局。正忙不下來。請你老人家好歹候着罷。終南看那小厮時。禿頭長袍。眉彎眼媚。說話含笑不笑的。着實有些可愛。便顛頭簸腦的應了。又問他叫甚麼名字。當甚麼職事。每月有多少出息。小厮笑道。我那里有甚麼職事。就替掌班的倒痰盂。揩煙袋罷哩。一個月的出息。看和酒多少。多時也不過拆三四十元的小帳罷了。終南驚道。什麼有這許多。我考了個三等分發。做縣佐。就補了缺。也沒你倒痰盂的出息呢。小厮聽他說得不倫不類。知道是個馱子。沒趣的便笑着道。我替爺去催着掌班的罷。說完竟是去了。只聽那裏一片煩絲哀竹的歌聲。并夾着些庖鳳烹龍的香味。不覺肚裏空落落。的有些飢餓上來。仍不見狗兒影踪。愈候愈久。愈餓愈急。愈急愈不見狗兒。到來一個人只在斗大的屋子中亂轉。又隔了半日。忽聽得裏邊一陣笑聲。接着傳呼。伺候外邊答應一聲。門外馬嘶車動。

龜兒。鼈兒。一齊站着燈火照耀。從裏邊簇擁出一窩蜂的貴客來。忙向壁縫中張着見一人人過去了。門外輪蹄輾動。一時星散。不覺又雄心勃然道。他日得志我席終南。也要葫蘆依樣呢。正癡想着。接着裏面喚將出來道。姑娘出去哩。把轎燈打着。罷終南聽了。整頓全神的重復張着一回人面。未來香風先到。衣裙繚繚的一個俏侍。扶出個絕色麗人來。真是雨涵菡萏。洛川神女之姿。烟潤芙蓉。月窟姮娥之色。不覺獸氣勃發。不住將手指畫着圈道。若非羣玉山頭兒。曾向瑤臺月下逢。不知不覺放浪形骸的出聲朗吟。起來正發着獸。忽聽得背後拍的一聲響。不覺大驚。正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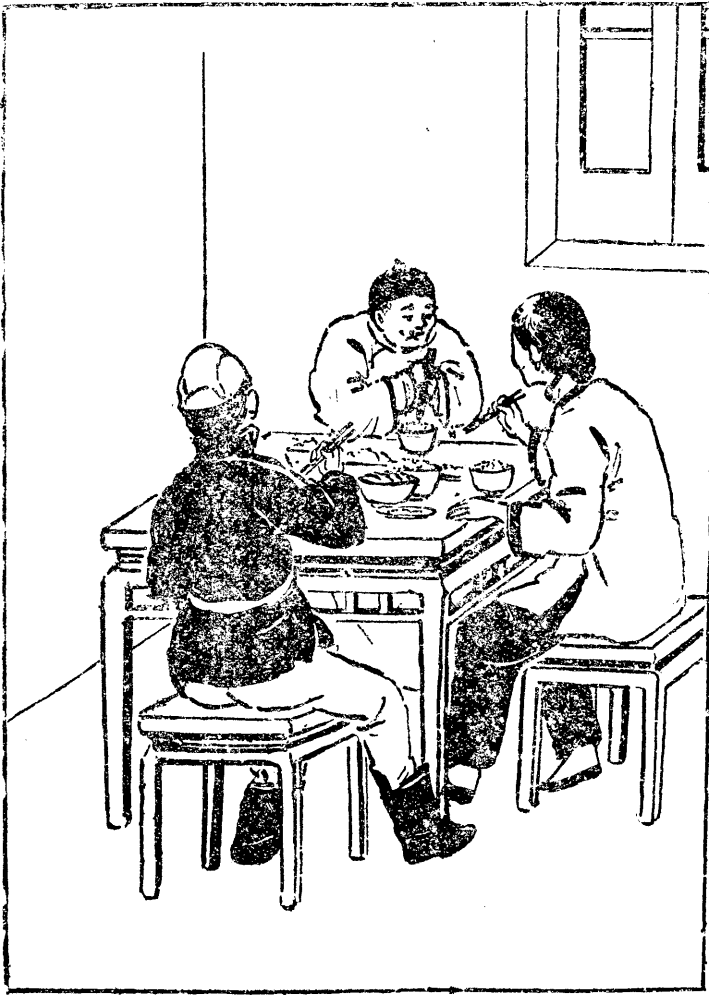
磨磚。避逅。成平視。銷盡劉郎一段魂。

第十四回 中人十家貴官一擲 掌班推食知事登天

却說終南正風魔着咏。那若非羣玉山頭兒。曾向瑤臺月下逢。那兩句忽聽得背後拍的一聲響。忙回過頭來。見正是狗兒滿頭流汗的道。好累墜。整忙了半天呼茶喚酒的說完。將那件大青布袍兒向牀上一攢。坐着只是喘。卽刻的小廝早端上盆熱水來。把香皂抹着手巾。送過一把來。狗兒一面揩著。一面問姑娘上了車。沒有小廝道。早上車呢。又問他媽呢。小廝道。正折并着殘菜。喚燙酒呢。狗兒纔回頭向終南道。勞你候久了。再候一刻。便有酒喝呢。說着便向小廝附耳說了幾句。小廝笑着自去了。狗兒正色向終南道。表兄。我替你在這兒想。現在別樣事都改了。共和了。只賣官買官四字。還是照從前一樣。你這次帶了多少錢來做使用呢。終南道。有。我已預備着在這兒說完。從靴掖子裏摸出個皮包來。狗兒不覺一呆。想誰說他是個書獃子。看他這一來。便着實不獃呢。一壁想。一壁看。終南從皮包裏一張張檢出來。花花

綠綠的把狗兒看得眼都花了。歡歡喜喜檢起來看時，誰知都是些一元兩元的打折軍用鈔票，滿堆了半臺，還不到一百張，不覺大笑道：「這是帶來坐皮車兒用的麼？」終南毅然道：「足足的二百元，還是偷手摸腳在光復時攢下來的。」我這前程全恃着這幾張紙呢。」狗兒道：「你這全份家私還不夠今天上房的么？」九一對呢，勸你把這知事兩字打疊起來罷。」終南愕然道：「這已是民間十年柴米哩，怎還說不夠么？」九一對呢，狗兒笑道：「不說你也不曉得，前天財政部的何大人三條牌九賠了二十餘萬元，就今天魏督辦是愛文賭的一個莊還輸了三萬多兩，這是不夠么？」九一對麼京裏的事情，眼闊手闊，又全靠財神招呼，你這區區百元不要說要謀知事，不禁大人們一嚇，便是我那小廝也未必喜歡你的孝敬呢。」終南聽了，黯然而變色，幾乎把一眶功名熱淚都急了出來，慘然道：「這便怎樣呢？」難道忍着羞還去麼？也給人笑話啊。」狗兒沉吟了一回，笑道：「你真個只想做知縣時，我却有個計較，只到了任時，你須認做個傀儡。」終南迴愁作笑道：「你莫是鬪着我頑罷？」一個爲民父母的知事那里便由你做主？你不過是個說到這里自知說差把下半句咽住了。」狗兒笑道：「我不過是個烏龜罷，同你說句亮話，我這烏龜可比候試知事強多哩。你不信時，我們丟開手罷了。」終南先前看見那帳簿上的名字，原也知道此龜非尋常小龜，乃京中特別之龜，又見他這時的氣概早已帖耳搖尾的，笑道：「你信我，我把甚麼都交給你說時。」小廝跨進屋子來，向狗兒努嘴兒，狗兒笑道：「你既信我，便隨着我走罷。」說完把終南領了出來，過了個院子，電燈雪亮，香草續紛一陣，陣蘭麝餘香，微風送到狗兒低低向終南道：「我今天領你到神仙洞窟哩。」一壁說，一壁將左屋的輦簾一揭，全屋的陳設便飛舞到終南眼前，只見錦屏檀榻，繡幕華燈，恍惚似瓊樓玉宇，中間陳着張

紫檀大案滿列着七盃八碟纔進來見的那個沈寡婦踞坐在中央像在那等甚麼似的瞥見了兩人似笑不笑的道你們也來坐罷狗兒在終南身上連曳了幾曳衣襟終南也算福至心靈忙向上恭恭敬敬的作了個揖道還沒向嫂子正式請過安呢倒承嫂子賞起飯來沈寡婦是最愛趨承的心裏便樂了却



替嫂子裝煙袋還不配呢沈寡婦越發樂了道就這樣識趣纔是配做老爺呢三人一杯兩杯喝了幾杯終南原餓慌了又眼對着珍饈羅列把不得提着碗直倒下肚子去却礙着關係知事老爺體面只得硬

罵道誰是你的嫂子也混叫着快替我坐着喫罷終南纔恭恭敬敬的坐了見桌上放的雖是些殘肴儘有許多認不出名目的東西想怪不得人說充了三

## 第

## 三

## 集

把饑涎咽他們兩人却有量儘喝狗兒又不住的替寡婦斟着寡婦喝上興來不覺口澁目餽的向着狗兒醜態畢露狗兒向他附耳說了幾句寡婦揚起手來拍的一聲正打在狗兒頰上笑罵道猴兒我早知你最會弄古怪的呢把木梢教我抗着你却向別人買情狗兒掩着頰只噙着嘴不語却一眼瞅着終南終南知道爲着自己的事立起來替寡婦滿斟着一杯酒道嫂子打得該我原說這件事成時冤有頭恩有主我總感戴着大慈大悲救苦救難的女菩薩呢沈寡婦聽了這句話早已軟化了一半笑道論事呢不要說一個菡豆般的知事就是大幾倍的也只消我家姑娘一語只老爺將來被人識破了說這是沈挹芬裹脚帶上拖來的也有些不便啊終南笑道嫂子說那里話來嫂子是個菩薩挹芬姑娘是個下凡的仙子靠菩薩仙子帶挈着體面也體面不過來那里還有甚麼不便呢沈寡婦笑道我曉得你們串同了來弄我的呢狗兒嘻道要弄你也用不到串同了人啊寡婦臉上不覺也紅了一紅終南道誰還敢來作弄嫂子呢狗兒不覺很很的把終南瞅了一眼終南忙改口道嫂子要不擔承了這事我那里敢勉強着只被不明白事情的人知道了說平日何等的威風到頭連一個知事也包辦不來可知是個沒擔當的這句話却有些聽不上來啊沈寡婦被他們兩個人一疊一疊的挑撥着不覺軟洋洋的道我也強不過你們且由着你們要什麼樣就什麼樣罷兩人齊聲道這纔是聰明熱心的呢正說着外面一陣風的脚聲說姑娘還來了把終南嚇得坐也不是立也不是狗兒暗暗將寡婦衣衿一牽先自溜出去了接着簾子一起挹芬珊珊進來終南忙立起身來倒把挹芬嚇了一跳寡婦忙指着終南向挹芬道這位也是個老爺只資格差些罷哩終南接着便是三揖囁嚅道草莽下士得觀仙姿正同嫂子在這裡說姑娘是



人○中○鸞○鳳○呢○挹○芬○聽○他○說○得○不○倫○不○類○的○先○已○有○些○好○笑○又○見○那○一○片○足○恭○跼○促○的○神○氣○更○覺○得○不○耐○煩○起○來○便○推○着○更○衣○到○別○屋○去○了○寡○婦○埋○怨○他○道○你○怎○發○了○昏○似○的○既○承○認○是○個○老○爺○却○又○酸○頭○酸○腦○的○喚○起○我○嫂○子○來○終○南○爽○然○道○我○見○了○神○仙○般○的○姑○娘○心○上○虛○飄○飄○的○那○里○還○有○甚○麼○主○意○嫂○子○你○恕○我○則○個○罷○說○完○千○恩○萬○謝○的○走○了○出○來○還○到○狗○兒○屋○子○門○首○見○門○半○掩○着○裏○邊○不○住○有○人○格○格○笑○着○便○將○門○一○推○踏○進○去○時○見○那○小○廝○紅○漲○着○臉○在○那○里○替○狗○兒○疊○被○呢○狗○兒○忙○立○起○來○道○什○麼○樣○了○終○南○笑○道○全○仗○着○你○呢○狗○兒○道○事○情○呢○沒○有○不○成○的○只○你○得○了○意○可○別○忘○記○了○幫○襯○的○纔○是○哩○如○今○時○也○不○早○了○你○也○回○廐○去○罷○終○南○歡○歡○喜○喜○的○回○了○廐○所○隔○了○一○個○多○月○不○知○是○真○個○考○取○的○還○是○仗○着○狗○兒○的○力○量○居○然○得○了○個○乙○等○臨○到○省○的○那○天○恭○恭○敬○敬○去○拜○辭○那○挹○芬○寡○婦○都○說○是○不○敢○當○見○着○狗○兒○就○是○哩○臨○行○時○狗○兒○便○把○個○紅○摺○子○遞○給○了○他○還○來○看○時○見○開○着○一○大○批○花○名○花○花○綠○綠○大○約○除○了○那○撞○翻○車○兒○的○烏○大○掛○子○以○外○狗○兒○平○日○所○招○呼○的○賭○場○幫○閒○窩○子○打○雜○十○七○八○都○在○這○摺○兒○上○了○正○是○別○開○一○代○登○賢○路○ 曼○衍○魚○龍○入○仕○來○

第十五回 珠絡雲裳盟成信誓 眠香喬醋唱遍新聲

却○說○鶴○山○從○挹○芬○家○回○去○滿○心○溫○磨○着○挹○芬○想○自○己○也○算○是○個○獵○豔○霸○王○走○遍○東○西○南○北○珊○瑚○網○內○沒○漏○過○半○個○不○料○被○一○個○新○選○姬○人○私○用○關○防○平○白○地○把○個○吳○苑○西○施○落○在○八○大○胡○同○被○別○人○消○受○想○到○這○里○恨○不○得○把○新○姬○斥○逐○又○想○這○次○南○下○原○犯○着○名○教○設○法○走○避○的○偷○把○這○件○事○做○出○來○萬○一○開○將○出○去○偷○是○個○鄉○村○小○民○到○也○沒○甚○麼○只○自○己○托○若○先○人○福○蔭○有○了○不○得○的○希○望○的○犯○不○着○因○一○個○女○子○犧○牲○了○畢○生○

命運倒不如着意敷衍着令他感激恩私至誠圖報我便好於中取事正想着車已到了門首燈火侍從的接了進去這一夜的溫存婉變總算鶴山生平難得的手段了一到明日便囑付婢僕把那牀頭新夜叉依着專制時代贊拜不名的體制把上兩字抹去加了個禿頭夫人的懿號從此合府都再拜頌揚的依着的改了尊稱誰知那位夫人從十一二歲束髮爲倡到這時已十餘年的登壇老將那一件事沒閱歷過那里不知鶴山的心事明知鶴山故意推舉不出本心依別個沒經緯的却早發作起來了他却逆來順受做成個感激涕零的樣子在鶴山面前算不清不知發了幾回誓言說既承恩倖敢不永侍巾櫛惟命是從倘背斯言有如天日鶴山聽了這種言語歡喜得了不得暗想憑你七伶八俐今日也入彀了便放心托膽注意着挹芬真是鶼鶼成盟春水映並頭之瑞鴛鴦諧約千秋訂連理之緣挹芬那幾日也滿懷熨貼自命轉瞬是個貴人了一夕鶴山醺然歸來纔到得簾外早有個丫鬟在簾外候着道夫人良宵獨酌正等公子來湊個合歡小宴呢鶴山欣然走進房去見絳燭高烧繡帷低壓夫人珠絡垂纓雲裳貼地的迎將上來端端正正的萬福了接着另是個丫鬟抱着猩紅絨毯從後房笑將出來道壽母替壽公拜壽哩說完將毯子鋪開夫人柳腰欵擺的向公子拜將下去鶴山慌忙扶起道怎的怎的丫鬟掩口笑道公子也應替夫人拜壽哩鶴山方纔明白今天是夫人的生日便向夫人作了個揖道荒唐得很你的佳誕也記不來了來來我要替夫人斟酒上壽呢夫人那里肯受命丫鬟撤去紅毯殷殷勤勤把酥融香軟的玉手奉了只翡翠紅豔激的酒杯替公子安了席自己打橫陪着公子眼對着嬌姬不覺與致勃勃喚取大杯滿斟着敬夫人夫人是在海上鬪酒場上百戰過來的那裏怕這大杯却含笑道饒了侍妾罷

說時故作硬挨着的一口口咽了下去燈下美人再添着一星半星酒色覺得綠倦紅酣越是嬌豔公子不覺叩杯曼歌道園桃紅似繡豔覆文君酒屏開金孔雀圍春晝滌了金爐點着噴香獸這當鑪紅袖誰最溫柔拉與相如消受夫人歎道妾何敢望文君公子好醫消渴只白頭一咏還乞公子憐取呢鶴山自



手巾攔着凝淚道得君一言無異信誓只妾這怯虛心事到死不泯公子你能憐取今夕讖除一切麼鶴山對着這玉容憔悴慘不成春那里還顧念別事正色道卿苟有命無不婉從夫人舉杯道公子此言天

實鑒之。倘無疑悔。請飲此酒。說完自己一口飲了。半杯留半杯遞到公子面前。鶴山只得一飲而盡。把杯覆了。笑道：「卿如今可放心了？」夫人不語。只把秋波向丫鬟一溜。丫鬟是早受了密囑的。把紅毯一展。夫人便直跪下來道：「既承憐念。請從今夕起。與沈挹分斬絕前情。說時將紙筆送了上來。鶴山愕然不答。面色漸漸的變起來。夫人知道這是與挹芬鬪戰的最後五分鐘了。便整頓全神。霍的從衣襟內抽出件東西來。含淚道：「妾原醉了。怪不得衝犯公子。只這一跪是關着尊府命運的。願留意着罷。說完將那件東西向桌邊一擱。自立起身來。裝着嬌酣不勝的扶着了。丫鬟進去。鶴山注視那東西。時不覺愕然。把面色漸漸的還了過來。將夫人拉回席上陪笑道：「一個窰姐算得甚麼也。值得動真氣。夫人既不歡喜。他便同他絕了。這算得甚呢？」說完舉起筆來向紙上寫着兩句道：

侯門我本深如海。從此蕭娘是路人。

寫完擲筆笑道：「如今可顧全了我家運命了。」夫人笑道：「癡郎。妾原說是你是銀樣蠟槍頭。不禁一嚇的呢。」說完將紙折疊了起來。套了個信封。囑丫鬟立刻叫當差的送到挹芬家去。倘挹芬家有人問時。不許多說話。交了信便走了。丫鬟笑着自己去。鶴山道：「不送去也罷。難道我既說了絕迹。會改悔的麼？」夫人笑道：「不叫人送去。敢公子要自己送去呢？」說時又回嗔作喜道：「惟其愛之心切。所以防之益周。公子且恕妾一時無狀。擔待些兒罷。」鶴山默然不語。夫人却興致百倍。硬迫着鶴山撇着笛。自己將酒潤了潤喉。道：「久不理歌節。拍生澁。今天是妾的生日。沒甚麼敬公子。把舊時熟曲爲個壽禮罷。」便慢慢嬌喉唱起金雀雀記的「香醋來到那江頭。金桂一支便笑盈盈凝注着。鶴山道：「休得要喬粧行徑。我眼前不耐聽金雀雀。他年婚姻訂得。」

聽雙姓挽紅絲牽定盟我與你死侶交頸同枝共並只合契求相應共享安寧你傍枝爲何覓小星鶴山聽道這里早把一肚子不開懷丟向雲外嘻皮笑臉的效着潘岳聲口道夫人下官那里有此事夫人接着唱道你言清濁行鶴山笑道並無濁行夫人唱道虧心短行鶴山道有甚短行夫人半嗔半喜唱道你還要語惺惺鶴山道何曾曉舌夫人笑道這題詩絕句是誰寄雀解雙飛却怎生鶴山撫掌道移他舊曲當我新詞這一齣絕妙生旦戲恨不眞個登場做給怕老婆的看當個模範哩夫人到此心滿意足便也一笑收科這一夜鶴山少不得有些心裏懊惱只一想天大的把柄抓在夫人手中也只得曲意爲歡在夫人自然是大功已成要放出些手段來給鶴山個酥甜香軟的溫存呢看官這從袖裏抽出來東西是甚麼物件有這殺敵制勝頃刻的能力呢且待在下慢慢講來真是

果然牀笫如疆場 一紙賢於十萬師

(上卷終)

近世美人觀

美人之手以纖纖稱十指春葱乃為美觀故麻姑之爪恆有留至數寸者今則無此風矣指爪必加以修翦十指光光令人有搔不着癢處之歎

近日時尙衣袖以短為貴僅及臂彎肌膚雪白者一雙玉臂殊令人起肉感之美而肌膚黝黑者亦效作時世之裝束則身毒之娘子亦攘臂起矣

齒本以白為貴從來狀美人之齒者必曰瓠犀編貝自以人工鑲牙之法盛行而櫻唇啓處輒粲粲見黃金之色人以為美觀我以為俗相

秋星

偵探小說

覆

車

中華書局廣告

# 古今文綜

發售預約

華裝四十册

定價 本連史十四元  
洋連史十七元  
預約 本連史七元  
洋連史五元

出版期 本書陰歷二月底出版 預約 二月十五截止

本書注重實

用不分駢散

取參伍錯綜

之義故名爲

古今文綜五

大特色詳列

於下

一 選錄之博

本書選錄上自三代下至近世既不分駢散亦不囿宗派鉤深索隱無

美不盡得此一編而前此纂錄文鈔文錄等種種選本可以盡廢 二 類別之確 自

來選文之法或畧辨體裁或高談義法故讀者不能得綜貫之知識與比較之作用本書別爲

六部十二類更析子目確定統系綜貫比較爲有選本以來所未嘗發明之巨著 三 格

式之備 本書選錄注重實用以部統編以編統章每章之中符記明晰眉目粲然所選

之文又復無格不收無式不備臨文之士有須考鏡者一索即得尤爲便利 四 評點之

精 本書每章每目有簡要綴辭辨其源委述其體要復精加圈點抉摘菁華示以義法俾

參考者取之逢源自修者能自得師凡屬學子不可不讀 五 校訂之善 近世坊

刻之選本或因陳襲故或倉卒編纂亟於營業不究內容魯魚亥豕觸目皆是貽誤學子爲患

滋大本書選錄之際廣羅各書參較異同求古求是十易其稿實爲現今第一之善本

本書 類目 繁多 不及 備載 印有 樣本 函索 即寄



偵探小說 覆車

天笑 毅漢 同譯

第一章

摩託車公司一助手之童子髮如束草徐徐來客之問曰我恐我力未能修理君車吾來此學業甫兩星期於車中機件多未諳熟客微笑答曰穉子我亦度爾不能爲此顧吾車中之電池忽失常度故不能自行繕理爾主人何往者童子曰非至夜不歸蓋石壁之地斗出一意外事凡梅爾斯頓人幾空巷往觀矣曰意外事耶究爲何事童子答曰今晨有人發見吾公司中之一車顛覆於石壁之下又謂駕此車之人已溺於水蓋其地方有大池瀕此石壁也

童子言已又似有所悟曰君或可步行至其處一晤吾主人距此祇一里君遇彼或可偕之同歸也駕車之客笑曰穉子爾大智足儕好勃生吾當聽從爾言吾車急待修理車機損乃大類截吾之贖石壁何在曰先生可循自此入城之路以行經墓場後卽轉而向右此道識之至易當不致迷誤吾至欲伴君偕往第主人曾囑我毋離此不能爲君伴矣來客微笑頷之逕出如童言而行

梅爾斯頓處萬山環繞之中此時晨曦方上挾曉風俱來已而客已過墓所之圍牆遂轉入一小徑半途遇兩警察客就而問之曰吾聞是間出一意外事信有之乎警察答曰信也彼等已將得巨網至行將撈諸池中矣客與警察乃偕行歷時十五分已抵石壁石壁險絕下望如削可三十尺始至底且瀆臨一巨池也一車覆於壁下觀者圍集車覆之處正當池畔池巨而深水味寒此時已有志願之好事者撒網四撈客與二警察據石壁觀之客謂一警察曰以君意度之何由至此警察手指竹籬破口籬外卽大道螻

艇沒於遠山中。曰石壁之下爲一石灰坑。晝間有人作工。於是且有貨車往來自大道。至此沿斜坡而下。則此摩托車者必駛行於夜中。沿貨車之轍而馳。至壁巔乃一躍而下。

客聞言似有領會。又似對於此事興味甚濃者。乃越沙土之地。至竹籬破隙之際。細驗車轍。見有新轍。自其處入成兩平行線。經沙土直上壁崖而突然斷於石壁峭立之處。更下望則車正顛覆。其處衆方圍觀也。乃謂警察曰。是人駕車必駛之極速。試觀地上車轍更爲顯然。顧是處崎嶇不平。駕車者寧有不知其車已出正道之外。警察曰。誠如君言。此一疑問也。語次舉目視客。似深詫客之才智過人者。而此奇妙之客復曰。彼既知之。乃竟不用制動機。君輩觀之。此非橡皮輪所嵌之鋼齒耶。深印地上。跡至明顯。若彼果施用制動機。則輪之轉動可以立止。惟向前之惰力一時不能止。車尙向前馳。則地上必有受輪齒磨擦之痕。今但有其旋轉時所印之跡。而無磨擦之痕。則可知彼亦未用制動機也。

警察自搔其鬚。端刺出之。頷曰。君言至有價值。或宜與檢察官一語。客莞爾曰。我乃不自知。此亦足值與檢察官語否。雖然。吾尙須至石灰坑下一審覆車也。石壁之彼面有斜徑。作鋸齒狀。而下趨人自此下。可安穩無虞。少頃。此身衣汽車服之異客已廁身人叢中。見有一人已卸外衣。俯伏察驗汽車。愀然蹙眉。一人謂之曰。柏拉德君若不施以絞盤及起重之鐵幹。恐終不能爲力也。柏拉德回視聳肩曰。車創重矣。卽有絞盤鐵幹。恐檢驗亦無用耳。此爲吾公司中出賃至佳之車。而今竟破碎無完相。惡哉。吾運也。

言此。覺有一手在己肩。急回顧。見一人衣汽車之服。立於己側。其人曰。君即密司忒柏拉德歟。曰。先生。賤子卽是也。曰。我適自爾公司中來。吾車尙在爾車塲中。蓋吾車電池忽失常度。吾覓君爲修理也。而公司

中學徒告我謂君在此我即徒步臨屍遇君於此曰嗟乎先生吾今無暇分身爲君修理電池矣曰無妨吾非亟亟第此顛覆地上者亦君公司中車之一乎曰然吾乃逢此否運曰何由致此尙有他變否曰吾等猶未確知其究竟然我意終非佳兆吾所能知者乃昨晚六時許有紳士來吾車場僱賃此車紳士之名曰馬克士稅弗爾彼去後已暝色四合矣

客指黑水之池曰君意彼已葬身是中耶柏拉德頷首徐答曰正恐其如是顧彼何至於此乃令人莫解馬克士稅弗爾爲此間之人居此七年矣曰君之汽車當已保險曰是誠有之然將不得其賠償足價約言之皆我惡運有以致此稅弗爾先生本自有一良好之摩托車而昨夜乃向我僱賃非我惡運而何客見柏拉德懊喪之狀幾欲失笑已乃四顧謂柏拉德曰君亦思反轉此車而一究其致險之由否是時觀者大集續續而來皆相繼自鋸齒狀之斜坡而下客與柏拉德攀輪欲反其車好事者皆前而爲之助移時此龐然巨物遂仍正其方向車之前輪已碎放氣管亦毀其內部則幸有車蓋及風屏爲之保障尙無大損指導之輪猶無恙客忽謂柏拉德曰異哉子不見此物乎言時手指運動速度之表柏拉德視之見表正指極速之度乃曰此誠異事也客曰渠若來自梅爾斯頓必須登山經崎嶇之路胡爲竟駛之至極迅彼固善駕汽車者耶曰然彼駕車之技至精似不當有此失

客嘿然如有深思自人叢中出池畔稍遠處忽發大呼之聲於是衆人之目光悉移向此見兩警察方力曳一巨網出水中網中一黑而巨之物柏拉德見之失聲驚呼以手掩目觀者亦多作是狀蓋網中之物固赫然一屍也柏拉德喘且言曰是矣此即稅弗爾君之屍無疑吾能識其衣履也時觀者均寂然甚有

怖極而奔逸者。二警察曳網至近車之處。昇屍出。置於一雙輪病車上。下其蓋。檢察官向柏拉德招手。客亦隨與俱前。檢察官曰。此屍當為稅弗爾無疑。言已。掀車蓋。於是此黑而多髯之面。復露。面之上部。受巨創。顱骨已碎。皮肉模糊。已不可辨識。衣極厚之呢衣。其指上戴一印形之指環。柏拉德見之。即曰。果無誤矣。我并能識其指環也。檢察官復下車。蓋領首命車去。已乃謂柏拉德曰。柏拉德君。君將何以了此。吾今且歸。明日尚有審訊之事。君宜早來也。



方病車登石壁時。勢頗難行。久之始達。檢察行時。覺有人在其側視之。則汽車服之客也。客曰。此事良足怖人。檢察官曰。信也。

惟稅弗爾君平日蹤跡詭怪。則此事似亦無甚足異。日聞彼為是間舊家。信否。曰。然。且彼有一巨屋。曰梅爾斯頓邸者。君可於此間見之。言時。遙指對面斜坡。見列樹叢中有白色巨邸。巍然聳峙。曰。是為村中巨

產之一顧稅弗爾君則似頗不以爲意誠如我頃者之言稅弗爾君性頗奇特也客無語二人嘿然前行  
 可三四分鐘病車遠在二人之前行動時磷磷然聲至慘切似告行客謂是有陳死人在客曰此事吾  
 所以爲疑怪之點者乃彼人既熟諳此鄉道路何竟有此失曰此必一時失其記憶遂有此誤顧石灰坑  
 雖棄置有年實爲稅弗爾氏所有客曰稅弗爾嗜酒否檢察官搖首笑曰否渠惡酒如仇雖然已死之人  
 吾何敢確定其何如第以我所知則彼未嘗擲一辦尼以付酒家君曷爲問此客轉其首凝視檢察官檢  
 察官已知其意客之目光青藍如鋼雖極和厚而精光至銳客曰車毀竹籬之處距石灰坑尙有二十碼  
 之遙車行雖極速顧突籬而出時當知戒備而止之檢察官高呼曰天乎此說良不謬也已忽自憶身爲  
 法官遂立正其色曰吾雖未深察此中詳細而君所言者一一脗合吾意客曰自竹籬至石壁之緣其地  
 斜起車雖開至極速之度而其行動必較平地爲緩若稅弗爾君但一撥其制動機車可立止而彼竟任  
 車馳往不加制止可異孰甚輪上嵌有鋼齒吾觀地上鋼齒之跡因以知其未用制動機也檢察官暗中  
 頗驚服此客之神明日君言緻密大合於理敢請貴客之姓名客即探手囊中出一名刺檢察官見之立  
 現歡容蓋其名刺爲偵探勃雷克也乃曰勃雷克君無怪君乃能見人所不能見吾久仰大名今日始得  
 瞻丰采何幸如之勃雷克遂與之引手爲禮檢察官遂不復拘束縱意高談勃雷克曰吾甚欲得知馬克  
 士稅弗爾君生平事跡蓋此案中有至足資我研究而令我注意者曰吾等可作私人之談論稅弗爾君  
 交游極鮮亦無違法之事獨此老爲人嗜財如命吝嗇可鄙彼受此遺產可十二年自有此產後曾不加  
 以治理閉門幽居如遁世之人人語我謂彼一歲之中但見客兩次以此兩次見客至非得已之事言次

轉視勃雷克曰君或未嘗聞稅弗爾氏所藏之寶石乎此鄉之人幾無人不知之者其值良鉅凡承嗣此家之人必傳此物與其承襲者以故藏守極嚴吾知稅弗爾每歲之兩次見客乃延召其姪特萊至邸示以寶石無恙蓋此爲故家規範其姪特萊卽後日承襲其產之人也勃雷克曰此事亦至有興味而此案乃亦奇秘不可思議稅弗爾君曷爲而自捐其生檢察官大張其目曰君竟謂彼爲自戕乎曰以情理測之固顯然爲自殺脫有十餘齡之穉子稍諳駕車者亦必不致有此失誤而謂此嫻於駕御之稅弗爾竟盲然聽其車入險以身殉之非自殺而何時二人已漸進村外須臾抵汽車公司矣勃雷克卽止立曰吾車在此中吾當入而自修其電池蓋主人無暇吾但假其器具一用可也檢察官急伸一手握勃雷克之臂曰勃雷克君乎若君不責我之非禮則我甚願君今夜留此君嘗以新見解置吾腦中並能解釋吾之疑慮吾獨信君之議論也吾固知君事集或無暇然我素悉君未嘗却警署人之請吾願君少留此間須待審訊事畢而後去必與此案有益審訊之事將於明日行之吾知足下留此當能爲吾輩助也勃雷克笑聳其肩在檢察官視之似彼不願留其實勃雷克得遇此機乃出意外渠方賦閒無事凡偵探家無事時輒覺身心俱癢遂乘汽車出倫敦正如餓獅之四覓其果腹物顧竟無所得廢然而歸歸途其汽車之電池忽毀今於無意中忽遇此一顯身手之好機會何幸如之檢察官未知其旨也復懇切曰但遲留至明日耳君若不願爲案中見證亦無不可惟吾欲君以尊意告之豪納醫士卽驗屍官也吾等亦能勿宣佈此事勃雷克曰君亦識稅弗爾之戚族否曰嘻有之我今晨已電告特萊彼當能於審詢之前至此君若俯允吾請我當能於喬奇旅舍賃一精良之室而君汽車之電池亦能於明日午後修竣柏拉德事事

皆能從吾命。吾但囑以一言，彼將終夜爲君作工，不輟。勃雷克審檢察官意甚懇懇，遂亦不却。是日下午三時，乃發電告丁格，謂因事沮留於梅爾斯頓，須遲至明日晚間方能歸倫敦。丁格者一活潑之少年，勃雷克之助手也。電既發，安坐旅舍中。茶膳甫已，旅館之侍女歎其門，謂檢察官求見勃雷克，囑令延入。移時，檢察官已至室中，隨其後者爲一頎長而黑髮之少年。此少年自入室而行，至桌前，時勃雷克覺其足微跛。檢察官曰：勃雷克君是卽特萊君也。彼適來自倫敦，吾意君或欲與之談乎。特萊卽出一手曰：勃雷克君大名久仰，吾深自慶，幸能與君論交也。語時談吐溫雅且安靜，無張皇意。檢察官曰：君告我之言，我已一一語之。特萊君渠亦深以爲是。勃雷克曰：此特我個人管見，未可據以爲實。且見解亦甚簡易，但撮取其概畧耳。特萊就坐，勃雷克見其左足伸直如僵，特萊見勃雷克注視已足，已知其意，曰：吾於三年前嘗作波羅之戲，不幸而傷吾踝，卽此次戰爭亦因是得免軍籍。然茲事於我至爲不樂，蓋我昔日之良朋摯友均赴前敵，而獨我則鬱鬱不能同往疆場，株守國中，如婦人老叟，人生憾事莫此爲甚矣。檢察官曰：吾梅爾斯頓之有特萊君，誠一鄉之榮蓋。彼在昔日乃英國一善騎之士也。特萊曰：吾在梅爾斯頓，中亦頗異於常人。檢察官笑曰：人言均如是，果其言有一半可信，則君之於梅爾斯頓，信爲異於常人矣。少年復曰：勃雷克君，吾請以私事相告。吾叔馬克士稅弗爾，至不愜意於吾，見惡殊甚。吾百思莫得其解，或因我爲其從子故。爾除每年規定之二次接見外，竟不容向吾鼻於梅爾斯頓。邱之門，勃雷克曰：每年二次之接見，卽因檢查寶石事乎。曰：然語已默然者移時，已乃俯身曰：吾忽憶得去歲春間有一異事，時在正月，吾循常例至邱中，見寶石已預陳於一旁，水晶瑩耀，目寶光射人，洵珍品也。其值當在五六萬

鏘之間。吾既審視吾叔。卽取而藏於壁內之保險箱中。旋復與吾作長篇之談論。曰：所作何言。尙能憶否。特萊聳肩曰：嘻。是亦普通之詞耳。吾猶憶渠謂此次乃吾得見寶石最後之一次。時吾亦不屬意其言。蓋叔父性暴。此種語言不足爲異。然至今思之。則大似其將死之讖也。勃雷克徐徐曰：然彼此次中夜以汽車出行。究爲何事。君曾至其邸否。曰：尙未。正擬晤檢察官龔生君。後卽往。而龔君挈我至此。以是尙未往。言已起立。注視勃雷克曰：君若能爲我伴。同至梅爾斯頓邸者。我當感君。吾於此邸不甚稔熟。正如君耳。吾雖屢至彼中。然曾未一周。歷屋內龔生曰：特萊君令叔將屋中窗牖盡加閉闔。人入其中。如在墟墓。至足怖人。屋中惟一僕。卽老丹夫西姆孫也。特萊曰：此亦無足怪。蓋其產業每歲能得子金五六百鎊。僅敷歲中支出。殊不能過事奢華耳。稅弗爾氏之遺產中。惟彼寶石爲可貴。而寶石又爲家傳之寶。永永不許售去。吾以是良爲吾叔憂。

三人乘車共出途中。過一屋。見一人適自門內出。向車中人招手。特萊卽呼曰：嘻。醫士容我爲君介紹。勃雷克君。此卽豪納醫士也。時車已止。驗屍官遂與偵探爲禮。已復問特萊曰：至邸中耶。曰：然。豪納曰：此事誠慘。第吾百索不解稅。弗爾君何竟至迷途。想彼於此間地理。彼蓋無一寸不熟者。特萊轉視勃雷克。意似求其答。此一問而勃雷克則安然自若。不作一辭。特萊遂答曰：事誠奇異。出人意外。第昏夜之中。亦往往能使人迷誤。豪納曰：近來吾常見君季父一年之前。渠嘗來省我。求我爲其檢驗體魄。并以人壽保險公司之檢驗證書屬我。爲之填寫。爾時其體魄健全。無微不至。今忽遽斯變。昔者吾檢驗其體。今者吾檢驗其屍矣。悲夫。特萊揚眉曰：吾季父殆已保有壽險耶。我今第一次聞之矣。豪納笑曰：彼固吝嗇。殊不



類爲後人預計之人也。又良久。三人始與驗屍官別。車行事。特萊嘿不發一語。久之方謂勃雷克曰。頃者豪納君之言洵爲一奇特之消息。此吾夢想所不及者。吾季父竟保壽險以其性情而言。惟知利己。雖螻蟻亦不願加以恩惠。然則其保壽險之事胡爲乎來哉。車行二小時。已至梅爾斯頓邸。天垂暮矣。屋中聞車聲。麟遂出而啓扉。啟扉之人衣服均藍色。惟已破敝不完。厥狀如老巫。勃雷克掖特萊而行。特萊曰。丹夫若頗佳否。老僕鵠立於旁。喃喃然應之。肅二人入室。中有石油燈光黯綠如燐火。反影及壁上。益覺陰慘。森然。丹夫聲如裂瓦。言曰。渠輩語我謂已覓得主人時。燈光雖暗而丹夫枯敗之面色。因此燈相形益醜。特萊曰。然且已死矣。丹夫忽露詫異色。曰。死耶。異哉。吾常自念主人乃永不死滅之人。蓋其自視生命重逾千鈞。調攝得宜。保衛備至。何竟遽死。語時前導入書齋。齋中亦燃有燈。火爐中微光。燦燦。丹夫曰。少主今夜將下宿。是問否。特萊搖首曰。否。吾當仍返梅爾斯頓村中書齋。似爲全屋中至安適之地。二人徧搜之。特萊試旋保險箱之門。鈕不得啓。丹夫尙未離此室。見之搖首曰。主人常加扁鑰於此。其鑰不知藏置何所。惟知律師樊呂先生另有一鑰耳。特萊曰。吾已電告非勒先生。想明日當能抵此矣。二人搜尋久之。始得重要之物一件於書桌之抽屜中。蓋人壽保險之證書。乃爲英國東方保險公司所發。至於其數之巨。則不禁使特萊臆氣而伸其脣。呼曰。嘻。一萬鎊。天平是鉅數也。吾知此公司聞其死耗。必大不樂。勃雷克君乎。君意我宜以其死耗告之公司否。勃雷克搖手曰。否。此事待非勒先生爲之可也。爾季父遺囑當在渠處。凡一切事。彼自能料理耳。邸中更無他事。仍同出登車。既至大路。特萊坐稍近勃雷克。曰。君意云何。勃雷克沉思久之。始曰。吾當默思一過。明日始能決意者。明日律師來後。吾能稍得頭緒。言已。

集 三 第

復回顧彼巨厦見四圍樹木深沉中若蘊有不可思議之秘密自念此難題頗費索解發此奇難題目之人其聰明智慧似較勝於己第身爲偵探難有百險當前亦當直前勇往必將疑團一一剖破使真相畢露安可以其難而畏意不前乎事之愈難者則意味益深永且勃雷克者素負時望苟一退避則前此令名不將一落千丈乎特萊滋恐勃雷克之迅去乃曰吾意君或不能遲滯於此然我至願君能久留於此案中多不可解處非明察如君者將無以了之勃雷克聞此殊不動容安然笑曰吾友毋須慮此吾生平未遇怪詭如此案者其強力之吸引我一如磁石之攝鐵案之外形無一非令人生疑之分子合而成之則一大疑案也言至此拊特萊之臂曰稅弗爾君其聽吾言我此際已如蠅之附蜜不能自脫君若見允我當爲之澈底而探源也特萊急曰是奚不可固所願也今此機會已爲君有且亦深慶能以此機會予君須與車已止於旅舍之前旅舍主人謂食室飯陳矣行經長廊時勃雷克行於前特萊後之勃雷克方欲旋門鈕忽聞有微呼之聲自內出急推之啟入視之見餐室之隅一侍女方爲一獾男子所窘男子身長體巨惟輕佻無堅實狀侍女掙持求釋怒呼曰惡奴乃敢非禮趣釋我時男子方俯首面向女子意欲強親其吻勃雷克疾前以兩手握男子之肩一撼而脫侍女得釋氣喘不定意頗詫救星何自來勃雷克厲聲謂男子曰趣離此女子去言時猶握其肩未釋男子擺脫之咆哮曰若何敢以手觸我我偶得此機會耳侍女姿首頗佳怒極面赤叱曰爾乃下等動物吾當驅爾出此旅舍言已急趨而出勃雷克夷然觀此不識之男子男子就特萊已據之桌坐移時旅舍主人入謂男子曰若宜出吾旅舍之門趣行趣行勿得遲疑男子起立怒吼曰吾至此命膳吾未御膳何得驅我出主人曰吾此間不能爲爾供膳脫不即

行。者。吾。將。命。警。察。驅。爾。金。嘉。邁。克。吾。識。爾。吾。旅。舍。中。不。能。容。如。爾。之。人。也。金。嘉。邁。克。怒。皆。橫。裂。幾。欲。手。刃。  
 主。人。徐。徐。起。立。忽。探。手。囊。中。握。金。幣。盈。掬。出。狂。怒。曰。如。我。之。人。亦。能。揮。霍。如。若。輩。浪。子。吾。今。已。暴。富。環。繞。  
 吾。身。者。皆。財。寶。願。爾。可。愛。之。店。主。先。生。勿。忘。之。主。人。驟。見。金。光。張。目。瞪。視。曰。此。數。乃。較。三。日。前。與。爾。伴。同。  
 來。時。所。有。者。爲。多。然。無。論。爾。爲。富。爲。貧。我。決。不。能。招。待。爾。去。休。去。休。言。已。立。門。側。以。待。金。嘉。邁。克。蹣。跚。出。  
 主。人。卽。趨。至。勃。雷。克。桌。前。謝。罪。目。特。萊。曰。稅。弗。爾。君。敝。店。出。此。事。至。屬。不。恭。僕。心。至。歉。時。金。嘉。邁。克。尙。立。  
 門。外。至。是。乃。反。身。向。室。內。趣。前。兩。三。武。作。低。聲。冷。笑。注。視。特。萊。勃。雷。克。亦。凝。視。金。嘉。邁。克。不。瞬。見。彼。兩。目。  
 滿。含。恨。毒。得。意。之。色。笑。曰。嘻。君。卽。稅。弗。爾。君。歟。嗟。夫。此。事。興。味。正。復。不。淺。也。言。已。體。搖。搖。不。定。一。望。而。知。  
 爲。大。醉。髮。髻。不。修。蓬。蓬。繞。頰。立。燈。光。下。乃。成。一。幅。怪。絕。之。畫。圖。所。服。之。衣。雖。新。而。潔。惟。與。其。瘦。峭。之。體。絕。  
 不。相。稱。因。知。此。衣。必。非。定。製。者。襯。領。及。領。帶。皆。新。潔。有。此。數。事。足。徵。渠。果。富。有。資。財。已。復。作。啞。聲。曰。行。矣。  
 稅。弗。爾。君。今。夜。相。逢。誠。樂。事。也。言。已。大。笑。而。出。闔。門。砰。然。作。巨。聲。特。萊。夷。然。自。如。微。笑。謂。店。主。曰。此。君。似。  
 深。屬。意。於。我。彼。果。爲。誰。店。主。猶。帶。怒。容。曰。咄。彼。僮。奴。不。知。所。自。來。惟。憶。三。日。前。彼。嘗。與。一。襪。襪。賤。惡。之。人。  
 至。吾。屋。側。門。乞。一。飽。吾。意。檢。察。官。龔。生。君。知。彼。二。人。或。多。於。我。梅。爾。斯。頓。實。爲。游。手。乞。兒。薈。萃。之。所。也。勃。  
 雷。克。曰。若。彼。果。爲。乞。兒。則。邇。來。必。大。有。所。獲。店。主。曰。然。渠。囊。中。所。有。者。似。在。十。四。五。鎊。左。右。然。以。我。度。之。  
 其。來。處。必。不。正。吾。第。一。日。見。彼。時。卽。不。喜。其。狀。驅。之。不。去。必。稱。其。願。乃。已。是。爲。吾。輩。逆。旅。主。人。困。難。處。無。  
 論。若。何。品。格。之。人。不。能。不。納。之。也。語。次。鞠。躬。而。退。少。頃。侍。女。已。將。夜。膳。至。盈。盈。秋。水。向。勃。雷。克。願。盼。生。姿。  
 似。有。無。限。感。激。之。情。皆。露。於。此。一。瞥。中。曰。先。生。真。仁。慈。長。者。拯。我。出。於。窘。迫。之。中。須。知。吾。一。見。彼。僮。卽。生。

## 第

## 三

## 集

惴。恐。此。喬。奇。旅。館。往。來。多。無。賴。漢。今。日。非。先。生。者。將。受。困。於。彼。儉。矣。食。畢。啜。咖。啡。時。特。萊。復。言。邁。克。事。曰。彼。人。似。作。謔。我。狀。爲。意。甚。得。吾。竟。勿。得。其。解。勃。雷。克。方。仰。倚。椅。上。徐。徐。吞。吐。其。紙。菸。之。烟。若。有。深。思。聞。特。萊。言。答。曰。吾。此。際。尙。不。能。憑。虛。揣。度。然。邁。克。形。跡。可。疑。宜。監。守。之。君。試。思。之。彼。旣。非。此。地。居。民。徵。之。店。主。之。言。則。謂。彼。至。此。甫。三。日。而。一。見。君。卽。能。識。之。且。加。以。嘲。謔。彼。曷。爲。而。有。此。乎。曰。此。亦。我。所。不。能。解。吾。自。信。生。平。未。一。見。此。人。且。吾。亦。不。常。至。梅。爾。斯。頓。彼。何。由。識。我。曰。今。可。暫。置。勿。論。彼。當。有。復。出。見。之。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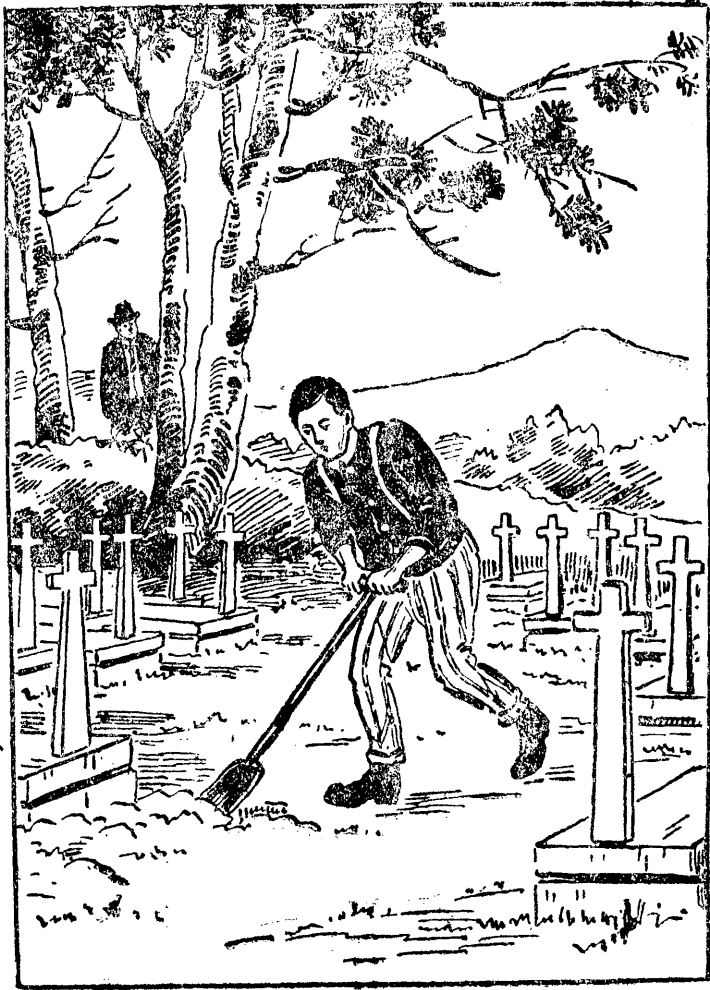
## 第二章

是。日。樊。呂。律。師。來。特。萊。稅。弗。爾。爲。二。人。介。紹。曰。密。司。脫。樊。呂。又。曰。密。司。脫。勃。雷。克。於。是。律。師。樊。呂。遂。與。名。震。全。國。之。偵。探。家。勃。雷。克。握。手。行。初。相。見。禮。相。見。之。地。乃。梅。爾。斯。頓。邸。也。特。萊。服。輕。薄。之。絨。衣。律。師。曰。行。葬。禮。之。日。吾。適。以。要。公。不。克。至。於。心。至。歉。事。事。皆。已。妥。了。耶。特。萊。曰。然。皆。安。靜。無。他。變。曰。死。者。信。爲。君。季。父。無。疑。否。曰。無。訛。也。是。時。距。馬。克。士。之。屍。發。見。之。日。已。一。星。期。審。詢。及。葬。事。均。於。是。數。日。中。辦。妥。勃。雷。克。均。與。焉。其。墓。卽。在。距。梅。爾。斯。頓。不。遠。處。之。墓。地。中。一。白。色。之。十。字。架。植。於。其。上。特。萊。曰。樊。呂。先。生。君。之。函。使。吾。不。解。頗。不。能。明。其。語。意。所。謂。邦。納。佛。勒。子。爵。者。爲。誰。曰。吾。亦。素。不。識。其。人。吾。之。知。彼。乃。在。一。年。前。爾。季。父。向。我。道。之。渠。游。於。羅。馬。者。數。數。其。所。以。至。羅。馬。之。故。乃。省。此。意。大。利。之。子。爵。也。以。吾。所。知。此。子。爵。乃。一。年。事。極。老。之。叟。其。年。齒。乃。在。而。季。父。之。上。且。有。癱。瘓。之。疾。爾。季。父。似。與。此。人。交。甚。摯。也。特。萊。頷。首。曰。吾。意。料。亦。如。是。樊。呂。本。攜。一。小。行。囊。至。是。乃。顧。勃。雷。克。曰。吾。將。讀。死。者。遺。囑。矣。特。萊。曰。善。勃。雷。克。君。我。所。深。信。君。但。直。言。無。妨。言。已。起。離。書。桌。樊。呂。卽。就。書。桌。之。椅。坐。言。曰。此。事。需。時。不。甚。久。六。月。之。前。君。從。父。曾。至。

吾許另立一新遺囑。此本習有之事。遺囑所言僅簡單寥寥數語。畧謂以其所有種種產業悉數遺贈其友人。邦納佛勒子爵語已展遺囑讀之。其中雜以纍纍之法律語。遺囑所言悉爲死者之意。謂其所有動產與不動產及建於梅爾斯頓邸旁之小舍舍旁之地畝以及其他死者私人所有之物悉以贈彼友人。邦納佛勒子爵自言此乃友情重之故。於法於理均無所悖也。遺囑讀竟。特萊笑曰。吾甚願一晤此意大利之子爵。蓋渠獨能得吾叔氏之特遇。必宜使我一見。樊呂曰。吾已函致白利蘇旅館。并得其電覆。邦納佛勒子爵已啓程來英。倫自謂體質荏弱不能亟亟。迨至然星期六當能抵此矣。又曰。吾已將得保險箱之鑰。來尙有他鑰已蹤跡得之。未曰。未意者當其遇難之際。已自囊中墜出耳。我意或可毋須澗池而覓丹夫。謂彼常以此鑰挈置身畔。故我有此理想也。樊呂曰。君言正合吾意。我猶憶馬克士君恒以鋼練係之。想吾記憶力或不致謬也。特萊至書桌前啓一抽屜。自抽屜中取鋼練出。置樊呂前。練係他鑰數具。獨保險箱之鑰則無有矣。特萊曰。此乃自吾叔屍身衣囊中覓出者。中有兩環已毀。鑰必因此而失。律師曰。果爾則保險之箱當尙未經人啟。特萊笑向勃雷克曰。此惟勃雷克君能證之以火漆封鑰眼亦爲勃雷克君之意。今火漆印固絲毫未動也。樊呂遂至保險箱前。箱嵌入壁中。門與壁齊。樊呂就而細驗。火漆封印已乃笑謂勃雷克曰。君意大佳。火漆印尙如故。卽此可證尙未經人啓動也。語次探囊出小刀刮去火漆。勃雷克與特萊亦趣近其前共視之。樊呂以鑰入鑰眼。旋轉之。已乃更易一較小者旋之。如前狀。門乃啟。啟時聲響俱無。特萊急俯身前視。勃雷克聞有釋然之吁聲。自其口出。言曰。固在是也。保險箱巨而中多小格。大似鴿房。下層則平廣。中央空無他物。有革製之小匣數具堆積。其間樊呂俯身取之。置桌

上復取頂際之一匣，捺其簧蓋，關燿燿耀眼之寶石一環，亦同時出現，更取餘匣一一啟之，陳列案上，大似倫敦最巨之珠寶肆之陳列所，珠光寶氣，令人目爲之眩。樊呂以遺囑中之珠寶條目與桌上者相對核，則固毫釐未損也。樊呂謂特萊曰：君意已無他否？曰：無他也。此寶物，我均能識之，蓋我見之非一次矣。樊呂笑曰：君承受此家珍，當必不甚樂。曰：吾深恨之，顧又不能破除，吾家成例，叔與我，但因此物而相晤，今已成陳跡，我心亦良慰。律師曰：今子當繼承爾叔而繼承爾者，應爲里恩納里恩納爲特萊之中表承嗣家珍之人也。特萊曰：吾與里恩納相見無多，第此又無妨，彼以何時來均我所歡迎。此種贅物，擾人滋甚，深願能早去之。勃雷克曰：胡不存貯銀行中？樊呂搖首曰：數年前，吾已述及之，顧其家族之成例如是，勿得更易也。特萊曰：今可仍返之箱中，對之令人不慄。樊呂乃返珍寶於箱中，以鑰授特萊曰：君宜更製同式之鑰予我。特萊納鑰囊中曰：善。下午五時，樊呂仍以車返倫敦，勃雷克與之俱。車出梅爾斯頓，勃雷克俯而前，囑御車者以數語，蓋樊呂律師欲一省馬克士被難之地，而勃雷克則爲之嚮導也。至石灰坑時，天將暮矣，勃雷克爲樊呂指示車轍竹籬時，暮色已深，樊呂惕然曰：寂哉！此地乃如鬼墟人之至此而迷離失踪者，亦意中事耳。言已，仍返車中，勃雷克隨之至車旁，樊呂曰：君爲我導我，殊感謝，惟君果不須乘吾車歸梅爾斯頓耶？曰：可弗須爲道，非遙步行可耳。樊呂立於車級，遲疑有頃，言曰：吾尙未問君對於此案之見解，我爲律師，甚不宜干預此事，惟保險公司嘗遣人造我詢及馬克士君死狀，彼等似有未能滿意者，吾本不敢多詢，第此事有使吾狐疑，莫釋者，故求有以解釋之。勃雷克曰：君詣城中，將何爲？曰：吾惟待邦納佛勒子爵之至，子爵之事，既了，則將與保險公司相抗，蓋彼等借端意將不願賠償保險金，保

險金之數雖巨。又何能違法。勿償者。勃雷克曰。君意彼等。或將堅抗否。曰。此非吾所知。然吾但願其可了。即了。言至此。忽握勃雷克臂曰。吾若以君名語彼等。事或易了。且彼輩當深喜。僱君為之助。君且思之。數



此人體曲而四肢不强。是人既入穴。取一小包。出更以鏟。鏟土填穴。平之。如故事畢。少止。拭額際汗。探手入衣囊中。摸索良久。出一菸管。已復聞擊擦火柴之聲。方火光一閃。勃雷克親其貌。至清了髮焦作薑黃

矣。言已。車行。勃雷克亦循原道。徐步返。已至一處。巨樹數株。狀若小林。其敏銳之耳。忽聞有微聲。以鏟觸石之聲也。聲來自左方。遂披叢灌雜草。而前。沿樹有一溝。涸矣。鏟聲復作。勃雷克靜聽久之。始髣髴見一人影於樹叢暗影中。奮鏟力作。匆遽若狂。勃雷克蹲伏溝中。窺之。可三四分鐘。即棄鏟。弗用。又踞於地。蛇行入其所掘之土穴。勃雷克見

第

三

集

色頰陷而頷尖厥狀類狼是人爲誰固金嘉邁克也勃雷克駭然伏身益低金嘉邁克既燃其菸斗復拾取小包及鏟穿林而行勃雷克亦俯伏溝中隨之行至林外少止見邁克循斜坡而下當其前者乃墓地之短垣也是時月光慘淡下照墓碣壘壘宛如排列死骸枯骨金嘉邁克趨行甚疾一手鐵鏟一手小包勃雷克靜伏潛窺見邁克至短牆下先擲小包及鐵鏟至垣內已復攀登而過遂隱於垣內不可見勃雷克既見此疾趨牆外靜聽少頃一無所聞起立舉首出牆頭向外張望初亦無所見須臾始見邁克行於叢叢墳碣中至一極巨白色之十字架前而止勃雷克自念曰是爲馬克士稅弗爾之墓也時又見邁克以小包置十字架下廻首四矚若防人之窺其隱者已乃卸衣取鏟勃雷克見此狀心大動忽觸一念曰彼其盜墳者耶待邁克未覺時縱身一跳而入自此碑以達彼碑漸行漸近與邁克相距可十餘碼邁克方以鏟去墓上土動作敏迅已又置鏟於地至十字架下舉小包安置所掘穴中狀至慎重勃雷克思曰包中果何物也邁克既置包入穴復以土覆之捺以鏟使平服無痕事畢踞於墳前合兩手喃喃然若有所祈禱勃雷克以相去甚遠故不得辨其言然其狀態誠懇似祈禱也繼乃起立披衣取鐵鏟循來路返勃雷克隱伏碑後邁克過之而未覺仍踰垣出勃雷克乃起至馬克士稅弗爾墳前得邁克埋物之處以手去其土已而覺有物如布觸手指即曳之出仍以土填穴此數尺黃土於數十分時之間乃受人作開鑿工程者再矣勃雷克挾小包於臂下從故道出繞小徑歸喬奇旅館至旅館時亦由側門入避人目也此時特萊已入居梅爾斯頓邸獨勃雷克則仍處逆旅中耳既入臥室嚴扁室門置泥土滿附之小包於桌上細審之外層乃普通包裹之外皮遂解其結展之中有厚棉布之小衣破敝已不堪用又有色澤殘



落之剪絨上衣如獵者服一百結之裏衣一已碎之呢冠一紅色污點之手帕此手帕亦作小裏形勃雷克解此手帕之裏時不覺目爲之瞪蓋包中所有乃土製菸斗一具土色本白久用變爲黑更有橢圓之小白鐵匣一此種匣乃航海或游行之人用以貯菸者也匣中尙餘黑色菸屑數縷勃雷克見此頗不能深信其爲金嘉邁克之物若其果屬金嘉邁克所棄而不用者則奚必埋之土中且何必埋之馬克士之墳前當無是理也於是復取白鐵之匣詳加審察見其上層鏤有人名鏤此名者其手似顫動蓋字跡之筆畫殊不工整此名已經摩擦幾滅惟持之近光照以極精之顯微鏡則字畫了了其名曰一岱薩克司一乃知此小包中物必極有關係仍爲之包裹如故自囊中出菸斗燃吸之徘徊室中至一小時許背其兩手蹙眉深思頻頻視桌上小包頭顱中機械固已運轉不已徧索其腦中小胞亦毫無端緒自問曰是人何爲而自苦若是是爲其智術者耶抑心有所恐怖耶頃者勃雷克檢察小包中之衣時知服此衣之人較金嘉邁克爲短體之胖碩亦勝過之因是益可知小包必非邁克物已又自問曰彼埋此小包者果何意乎天乎此案乃使我迷惑而終勿得其解也嗚呼以上種種殊大使勃雷克迷惑昏淆第一事令勃雷克所不能解者乃樊呂律師宣讀馬克士之遺囑第二事則其家珍之無恙蓋勃雷克聞特萊述去年其叔之言曰一此乃爾最後得見此物者也一心中惴惴竊思此物殆已不翼而飛詎料竟安然無恙驗屍官之檢驗死者屍身法至平庸獨勃雷克則頗不能解其何以能證明此屍即爲馬克士驗屍時願爲證明屍身即馬克士者頗多甚有發誓以實之者其中更有一人則謂彼於是夜見馬克士乘拍拉德處賃得之車駛向石灰坑處去渠見之時天色已暮云云勃雷克思曰若保險箱中珍寶果失去者則吾

所○思○當○可○無○謬○然○其○物○固○依○然○在○也○思○至○此○歛○坐○椅○上○復○思○曰○尙○有○一○人○乃○吾○所○深○欲○一○見○即○邦○納○佛○勒○子○爵○也○馬○克○士○之○死○惟○於○彼○一○人○有○利○耳○次○日○清○晨○乘○其○自○備○之○汽○車○詣○梅○爾○斯○頓○邸○與○特○萊○言○別○勃○雷○克○言○曰○吾○今○日○得○我○助○手○丁○格○之○函○當○歸○城○中○彼○意○我○乃○棄○置○渠○於○不○顧○也○特○萊○曰○然○則○君○雖○去○亦○勿○棄○置○我○於○不○顧○吾○輩○之○意○想○今○悉○成○空○方○吾○見○保○險○箱○中○安○然○存○在○時○不○禁○爲○之○稱○異○然○以○君○之○才○智○技○能○當○不○難○溯○源○澈○底○惟○願○君○毋○撒○手○不○問○可○耳○勃○雷○克○笑○曰○君○勿○須○因○此○而○愁○悶○吾○此○時○即○膠○黏○於○梅○爾○斯○頓○亦○無○所○得○故○暫○去○即○來○爲○佳○特○萊○笑○曰○吾○不○久○亦○將○詣○倫○敦○吾○適○得○接○吾○中○表○里○恩○納○來○函○彼○與○其○姊○維○娜○現○處○倫○敦○囑○吾○往○省○之○吾○於○數○載○前○嘗○與○維○娜○相○遇○其○美○好○實○可○稱○絕○代○實○言○之○吾○心○志○已○微○爲○所○動○爾○時○吾○一○貧○如○洗○環○堵○蕭○然○何○敢○望○得○美○人○爲○家○室○勃○雷○克○笑○曰○然○則○無○論○何○如○君○宜○向○城○中○一○行○梅○爾○斯○頓○邸○中○須○一○年○少○之○女○主○爲○之○主○持○家○務○也○勃○雷○克○既○別○特○萊○即○乘○車○返○英○倫○車○迅○而○輕○捷○瞬○息○已○達○是○夜○約○七○時○許○其○助○手○丁○格○正○坐○於○書○室○之○火○爐○前○聞○足○音○蹙○然○丁○格○辨○此○足○音○至○審○即○一○躍○而○起○勃○雷○克○入○丁○格○伸○其○兩○手○疾○趨○而○前○若○孺○子○之○見○其○母○二○人○相○見○時○情○至○篤○擊○丁○格○以○其○穉○年○之○笑○臉○向○勃○雷○克○勃○雷○克○見○之○亦○笑○丁○格○曰○先○生○梅○爾○斯○頓○之○案○似○膠○黏○先○生○不○能○離○彼○矣○已○復○迴○指○書○桌○曰○觀○之○函○牘○不○已○如○山○耶○君○若○讀○之○非○一○星○期○日○不○可○勃○雷○克○視○之○而○搖○首○曰○吾○今○夜○不○復○理○此○吾○去○後○有○他○事○故○否○曰○無○多○事○故○惟○今○日○嘗○有○一○人○來○求○見○留○名○刺○於○此○言○已○趨○至○桌○前○取○一○象○牙○之○盆○勃○雷○克○讀○名○刺○曰○米○抵○烏○士○但○脫○英○國○東○西○方○保○險○公○司○總○經○理○名○刺○之○背○以○鉛○筆○作○簡○句○謂○請○勃○雷○克○一○回○英○倫○卽○以○電○話○相○告○勃○雷○克○曰○今○夜○以○電○話○告○彼○爲○時○已○晚○當○俟○諸○明○日○丁○格○曰○彼○欲○見○先○生○之○心○甚○切○吾○意○彼○必○有○

要事相託。第此人向我視時，似視我爲穉子，不足任事。我殊不喜之時，忽聞他室有鳴鳴聲。丁格曰：「噫，我幾忘之。是乃貝特羅也。吾留之於此，以爲吾伴者也。」言已，出室外，少頃，引一絕巨之獵犬，至貝特羅。一見勃雷克，卽搖尾而前，以其軟鼻納勃雷克手中。勃雷克拊其首曰：「老叟，我知爾邇來必甚安適。貝特羅本非與其兩主人同居，蓋居停女主人深惡犬，而丁格則常欲與犬同處。今以勃雷克他適，乃引犬爲伴也。」此時爲之請於勃雷克曰：「主人吾意，今夜容其留此。明晨我當挈之去。」曰：「可。」同時居停主婦入報夜膳已備。勃雷克更衣澣手，正坐於食桌前。電話之鈴聲大震，其助手曰：「容我聽之可也。」乃出，已卽遣返。謂勃雷克曰：「此乃樊呂君欲與先生語，彼堅不肯告吾以何事。」勃雷克起，出至書室中，取受話筒聽之。聞律師之聲曰：「是爲勃雷克君否？」曰：「然。」曰：「吾今有事相告，吾頃接一電報來自多華子爵，邦納佛勒所發者也。彼已至多華。明日下午將造吾事務所，言少止，似遲疑有所思。復曰：勃雷克君，如得暇，可否請於明日下午屈臨吾事務所。吾於此案尙多狐疑，甚欲得明智如君者助我。能允吾此請否？」曰：「可。」我意明日當有暇也。勃雷克欲告樊呂律師以米抵烏士見訪之事，言已至舌端，忽復咽之。自計且待明晨見此經理後，始與樊呂言之未晚也。樊呂曰：「甚佳。君能於明日下午二時半來，則我當掃徑相待。意者君能與我午膳耶？」曰：「否。此恐不能如命。兩時半，晉謁可也。」勃雷克返至食桌時，丁格目之，言曰：「吾意君在梅爾斯頓，乃爲休暇計乎？」勃雷克笑曰：「亦盡非。休暇我至梅爾斯頓，本非有所事，但嗅得氣息欲覓事耳。後竟得一案。此案之變幻離奇，實爲吾所未經。丁格曰：「能容我一窺其奧否？」曰：「可。」吾意君亦能爲我助此案。歧流橫出，杖幹四分吾一人，一身亦不能分身踪跡。我當爲爾擇其一。支此支爲何？此時殊未可決，須俟明日也。」丁格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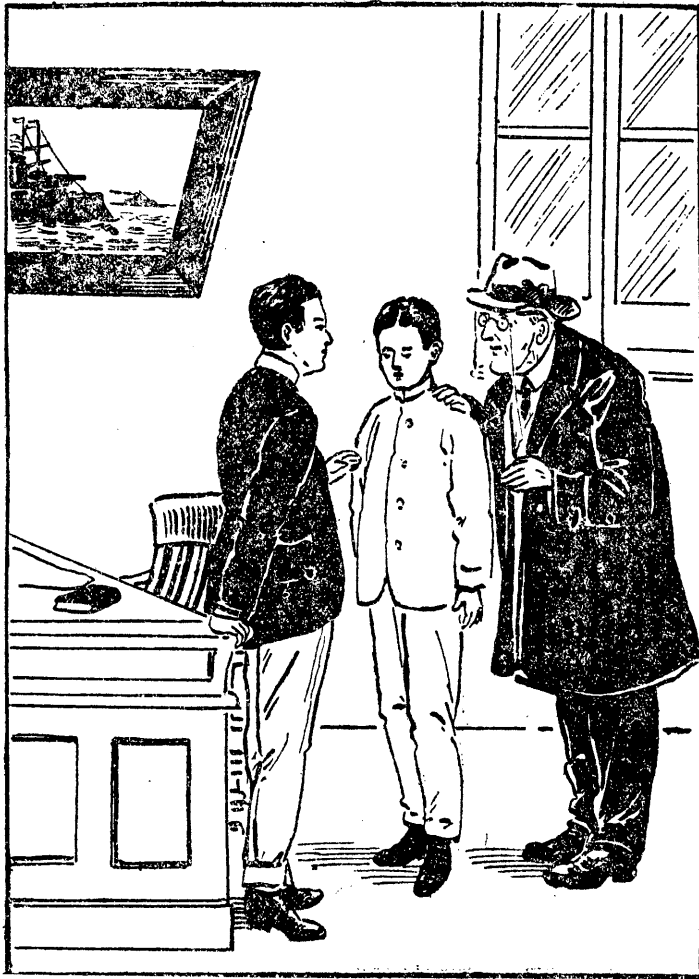
貝特羅亦能共任此事乎曰茲尙難言第我知若貝特羅不與爾偕爾必不樂我但爲彼物色一相宜之職司可也嗟乎丁格貝特羅殆爲爾情人乎何與彼相親若弟兄形影不相離也

## 第二章

米抵烏士但脫曰勃雷克君賠償之事吾早已知無可挽回第吾公司將因此而受大損米抵烏士者目光嚴銳髮色純黑時方安坐椅中其前置文件如小山即以數紙示勃雷克蓋均涉於馬克士之事者也勃雷克曰以我思之亦知公司必大受損失馬克士稅弗爾所付之保險金尙未滿一年也曰正因其如是渠所付者祇此淺淺試思彼保險之金爲數良巨惟吾等曾細察其體質則強健逾常人我等初不欲以此事擾君特吾等嘗遣人至梅爾斯頓其人謂足下頗屬意此事故吾等敢以是相挽我輩知君屬意此事而不請君見助則一極良好之機會詎非坐失乎勃雷克曰君意乃欲命我將此事一一剖解融化之乎米抵烏士曰然此乃吾輩私擬之意君必不因事無左證遂無從着手依其表面而言則事似非謬吾公司宜負賠償之責蓋驗屍官之報告謂此人確因不測而斃命則又證實死者確爲馬克士此案已決更無分寸地可容吾輩厠足與爭今所賴者或有能手將其第二主動之端緒引出耳否則將待其嗣子領取此巨金言已視桌上之紙又曰意者其嗣即所謂特萊稅弗爾君者乎曰然此即其嗣子第貴公司之償金恐非其人矣曰何也勃雷克曰當律師樊呂君宣讀遺囑時吾亦與聞其遺囑中乃將其私人所有之遺產悉數與一羅馬之子爵曰邦納佛勒者此子爵當爲馬克士之好友米抵烏士曰嘻信有是哉我於馬克士君死耗而外一無所知曰馬克士君之死耗殆樊呂律師告君者歟曰然曰然則此事

可以毋須久待。昨夜樊呂君嘗以電話見告。謂子爵邦納佛勒已自多華電告彼。今日午後當可抵英倫。米抵烏士呼曰。天乎。君得暇一見此人否。勃雷克笑曰。吾已預備晤之。樊呂律師亦以是相邀也。米抵烏士稱許曰。樊呂律師幹才也。吾公司正因此律師之故。若樊呂君向吾公司索取償金者。吾等殊無策可。以拒之。勃雷克曰。君言良愜。吾意且樊呂律師亦滋欲先得審悉是案之真相。而後向君索取保險償金也。米抵烏士曰。凡吾公司之執事者。皆欲我聘君偵察此案。至於費用。則一如君意。言次取一支票簿。掀其一葉曰。吾欲聘君之心。已決。已預書一五十鎊之紙。以爲下聘之資。保險公司之此舉。實大足使勃雷克悅服。今勃雷克既受保險公司及特萊兩面之僱。自可竭盡智能。以從事於此案。乃微笑取支票摺疊之。言曰。但脫君僕之於此案。屬意至深。即非貴公司僱我。我亦將從事於偵索。但脫曰。然則君謂此中乃有一案件耶。勃雷克默然者良久。答曰。信然。案中疑竇至多。我覺頗多費解處也。曰。君意殆謂遇險之事。有可疑之點歟。曰。然且馬克士之行爲。品性亦大足使吾注意。此人既有此種品性。則我必不至疑其爲自殺。蓋此人惟知有己。能爲一己利者。則爲之。若欲其沾惠他人。殊一毫不拔。何致自殺。而以償金惠及他人。但脫曰。我意亦與君同。檢察官龔生君頗疑其爲自戕。而我質言於君前。我不之信也。勃雷克曰。即使事理近是。而馬克士決非其人。是日下午二時半。有馬車自林肯旅館至樊呂律師處。一人自車中出。面白無鬚。狀似痿痺。扶第二人下。以名刺授外事務所之書記。書記取名刺入。有頃復出。向來客鞠躬曰。樊呂君謂可於此時面客。於是客復倚其僕而行。入內事務所。樊呂坐於一書桌前。窗前另有一桌。爲光線所不及。則勃雷克在焉。樊呂見衣厚服之客。入即曰。子爵邦納佛勒願公佳。盍就坐。從者遂扶持其主。

人就一極深之椅。僕背之。客即安坐。其中面色若羊皮紙。戴翦絨之冠。低覆及眉。架一避煙目鏡。頰上有傷癥。甚長。作強音曰。謝君。謝君老邁如余。而作此長途跋涉。良覺困頓也。言時舉震顛之手。去其冠。冠去



攜得馬克士稅弗爾前昔予我之函件來。君或喜一觀之乎。言次向從者領首。從者方蠹立其椅後。至是乃以一。小册上其主。客自册中出數紙。授樊呂。中有數函。復有旅館付價券等物。樊呂曰。君與稅弗爾君

乃見頂。苟鬢際無雪白之數縷者。則此老已如牛山之濯濯矣。其語音乃操不規則之英語。已又曰。吾聞此惡耗。乃大為怪異。吾不見老友殆已一年餘矣。而渠今乃竟死乎。爾時勃雷克竭其目力。凝睇此客。勃雷克嘗游於羅馬。深諳其風俗人情。見客之言談舉止。洵似意大利之貴族。凡其黃色之肌膚。光圓之前額。聲薄而音強之語調。皆足徵其為意大利人。無訛。老叟曰。吾

爲舊友乎。曰：然。識彼於五、六年前。以我觀之。彼實一可異之人。吾與之交誼甚密也。邦納佛勒言時甚遲緩。似欲擇言而後發。細察此子爵之英語。亦無他病。惟語音太強。捲舌過甚耳。樊呂曰：邦納佛勒子爵。吾將以好消息相告。吾委託之主人。以其遺產贈君。其遺產乃鴉鳴屋……子爵曰：誠然。誠然。吾嘗聞馬克士言。彼有一小屋。在此華麗之英國。樊呂曰：彼以鴉鳴屋及其私人所有之財產贈君。去年渠曾在保險公司保有壽險。今此款亦爲君得其數。乃萬鎊也。子爵有驚訝色。曰：雖然。茲事實乃非理想。馬克士當有親屬也。曰：然。此時梅爾斯頓邸之主人。已爲特萊稅弗爾死者之姪也。子爵曰：照貴國法律。則此特萊君者。宜承襲其遺產。歟。樊呂曰：若依常例。自當如是。惟故者私人所有之產業。則可任其自由。彼旣以財產贈君。則在法律上。亦無忤子爵伸兩臂已。又任其墜置椅上。曰：然。則吾當勿取其財。或取其小屋足矣。馬士克常邀我來。英我亦深躓其意。吾今但取其鴉鳴屋。而不受其財。此事於理非正乎。樊呂返坐椅中。靜觀子爵之面。勃雷克久坐。亦時時微伸腰。肢子爵微笑曰：君以其事爲詫。耶。律師曰：非也。然亦不能無奇。君或爲富人。歟。曰：吾非富人。然我雅不欲取他人所當有之財。言時。以一手置桌上。俯而前曰：君可函告特萊稅弗爾。君謂我不喜財。惟願得其小屋。語次。作勢招從者。從者遂助其起立。客鞠躬曰：吾此時暫居於瑪爾君諸事處理得妥。時請即示我。我將至彼小屋。吾深欲久居於英倫也。別矣。言已。遂出室中。二人目送之。車聲去遠。律師乃起立。至窗前曰：噫嘻。我其惜乎。勃雷克視樊呂而微笑。樊呂自窗外望。至車不見。乃返身問勃雷克曰：偵探先生。今復何言矣。勃雷克自高橈上躍下。至窗前曰：若非至忠厚。則必屬至狡獪。君亦能預卜以後之事。當何如者。樊呂搖首曰：吾無所知也。曰：然。則我可爲君告我之識。

特萊君雖未久。然已深知其人。耿介子爵所請者。彼必拒之。曰：君意爾耶？曰：無疑義。特萊及其從父。感情極惡。若我言不謬。則敢決此少年必不觸及一法。丁也。小錢樊呂沉思此說久之。領首曰：吾深信君言。然特萊卽不受子爵之忠厚。固亦未可讓也。子爵未一面特萊。故未知其性情。何若勃雷克迴身視窗外。深思良久。自言曰：彼等乃未嘗晤面耶？果如君言耶？噫！此卽其問題矣。勃雷克母須更遲留於樊呂之事務所。中至四時。已歸貝克街。自出樊呂之事務所後。嘗造訪於但脫。以意大利子爵之事告之。但脫急曰：樊呂君之意。將謂此事無誤否？曰：然。由表面觀之。似無他策。但脫愀然曰：然則吾等惟束手待其來索。此萬鎊耶？曰：似之。然君此時雖損失。終有平反之日。但脫欲勃雷克更有所言。顧勃雷克則靜穆若無事。且安慰之。歸寓時。靜坐吸菸。可一點鐘。此時勃雷克自覺此案有如白璧一方。渾璞無絲毫痕跡。可尋。雖然勃雷克非卽此便能滿意也。又經數小時。始自信心中。已將此案之原質分析。今所應爲之第一事。乃先擇案中至重要而當監守之人。且靜觀此案後此之動作爲何如。

#### 第四章

時丁格有一短簡。上呈其主者。簡中言曰：「有急。君能速來梅爾斯頓耶？否？特萊稅弗爾上。」勃雷克讀已。方暗自思量。所謂「有急」者。何指？丁格曰：此函於晨間。先生外出後。來爾時。距子爵邦納佛勒抵倫之日。已兩星期矣。勃雷克於梅爾斯頓之案。一無所獲。米抵烏士常以函來索取消息。顧勃雷克實無以應也。丁格又問曰：先生行乎？若亟欲知其主人之意。勃雷克莞爾而笑曰：然。子亦可與我偕行。未了之事。可於車中了之。曰：能更容一客否？勃雷克笑呼曰：噫！吾幾忘之子殆欲攜貝特羅同往耶？二人舉動至敏。



捷不及數分鐘。行裝整矣。至下午四時。已至梅爾斯頓。勃雷克先以汽車寄存於柏拉德之車場中。而後至喬奇旅館賃兩室。入旅館之廣廳。時有人起立迎之。且舉其跛足而前。蓋勃雷克已以電報預告。特萊故特萊先至旅館恭候也。見勃雷克至。笑曰。勃雷克君。殆欲賃室於此耶。果爾。則容我告君。可以勿須也。君應我邀而來。在禮。吾宜執東道之誼。矧吾乃深願君能與我同居於邸中也。勃雷克曰。僕不敢以是奉擾。曰。噫。是安得云。擾且里恩納與維娜兄妹二人。皆居停。吾許猶有空屋多椽。足爲嘉賓容膝。勃雷克曰。感君盛意招待。然吾此來。非一人。尙有吾助手。丁格及一犬。特萊曰。多多益善。賤舍有空室。纍纍如蜂房也。勃雷克不更辭。遂與特萊同至車場。丁格與貝特羅方。俟於彼。乃共乘車詣邸。特萊坐於勃雷克之側。丁格及貝特羅則在司機之後。座已而見。石垣一帶。蜿蜒作白色。則梅爾斯頓邸之地界也。特萊攀勃雷克之肩。伸手向右。指見路之右。有精屋一所。曰。此鴉鳴屋。已得新主人居處其中矣。勃雷克遂畧止車之速度。審視此屋。屋殊精美。可喜。復有小園。廣可一畝。以籬範之。有一面之籬。與梅爾斯頓邸之短垣相接。勃雷克曰。此屋距君良近也。曰。然。鴉鳴屋之基地。本爲一逆旅主人所有。然此事距今遠矣。逆旅主人售之於一建築師。吾叔即自建築師購地之一小部。即今之鴉鳴屋也。卸去其舊建之房舍。而建此新居。勃雷克曰。君常見彼子爵否。特萊曰。天乎。君言何謂子爵。自詣此後。曾未有一人見之。然以我所知者。則此子爵恒於園中消遣。其光陰。渠癱不便於步。乃甚於跛者也。曰。彼所請於君者。吾乃未得聞其結果。君受之歟。抑拒之也。特萊大笑曰。君意我能受之耶。勃雷克曰。我意君必不受也。曰。信然。我烏能受之。吾素不善。吾從父。想彼亦至不喜我。特子爵之請。以吾叔之財歸我。亦屬一片至誠。我則婉却之時。汽車已過。

鴉鳴屋而入梅爾斯頓邸之鐵門。特萊曰：邸內停車之場，可容三輛。君今可駛此車入彼。丁格與貝特羅下車。餘二人則駕車入車場中。事畢而入廣廳。時乃見一至悅目之象。彼血獵之犬，貝特羅高坐堂皇於



曰：否否。吾見君乃大不類。吾意想中之偵探，之可怖。又拊犬曰：即如此美麗之犬，噫是安得名。犬直溫順如小狸。奴丁格先生又告我以此犬之異能。勃雷克曰：貝特羅常助吾成事。無論若何，我不能捨棄之也。

一巨椅一豔色照人之女郎。方撫犬體，以一臂環犬頸，狀甚親暱。笑問特萊曰：此非母鴨乎？特萊曰：雄物也。以我意言，則彼直一靜穆之老丐。勃雷克君容我為君紹介。此為密司維娜脫勒。歲勃雷克遂與女郎握手。女郎曰：吾久震先生大名。聞先生今日將來，是間不知先生乃作何狀。驚怖欲絕。蓋儂意奇士如先生，必有猛厲之貌，足以駭人者。勃雷克失笑曰：至今猶駭怖耶。

賓主共入書室。見丁格與里恩納方在此間。里恩納身軀不健全。年將二十。觀其狀。似與丁格大相傾慕。紹介既已。鈴聲忽鳴。特萊曰。餐矣。吾居此間。規例悉循其舊。惟吾家故例。僕從甚多。我則鰥魚獨處。毋須一呼百諾也。言時。回視適與維娜四目相遇。維娜面微紅。已乃頷首稱許。其言特萊又曰。以事理而言。我鰥居當不久。此秘事惟里恩納知之。而我則甚欲告君。維娜姑娘與我不久。且行婚禮矣。勃雷克賀之。特萊導勃雷克及丁格至臥室。更衣。第二次鈴鳴。二人乃出至餐室。餐畢。特萊頷首謂里恩納曰。里恩納。子可以吾等所苦者告之。勃雷克君矣。里恩納乃轉謂勃雷克曰。語不必冗。蓋至簡短之事也。兩日之前。吾得一函。函乃以打字機所印。無住址。亦非來自郵局。乃投於吾寓舍門首。之受信箱中者也。君或喜一見之否。勃雷克視之。則一平常之信箋。其文曰。「足下勿忘本月二十六日爲展覽珍寶之期。足下乃承嗣之人也。吾今以此函警君。至期珍寶當已不翼而飛。汝之表弟非可信者也。」里恩納曰。吾初以爲是不過一戲謔之事耳。故頗不加之意。以之示維娜。維娜之意。則與我相反。我乃告之。特萊特萊遂邀君解決之。特萊曰。此事良不足異。然其中有不能不令人駭詫者。則除我與里恩納及樊呂律師外。無有一人知此月之二十六日。乃吾展示珍寶於里恩納之期。此村中人稔知吾家此例者。固不鮮。然作此函之人。知此之特確切。且能知里恩納及二十六日。詎非大奇。吾以是不能不爲之惑。自上次展示後。距今已六月矣。勃雷克曰。今日爲二十五日。若其言不謬。則珍寶此際當已非復在此。里恩納大笑曰。妄哉。珍寶詎能不脛而走者。方君未抵此之前。二小時。吾等深恐不幸而中其言。我與特萊二人同往啓其漆封視之。此物固赫然在也。乃復封以火漆。加以印。勃雷克曰。此即君自以爲官樣之檢驗乎。里恩納笑曰。雖非官樣。然

以我視之則已近是我甚不欲更因此妖物而擾擾勃雷克無語久之始曰若我爲君則以官樣之舉動將此物取出箱外別置他所至明日更視其無恙否特萊曰然則君殆視此二十六日之期爲甚重耶曰視此期爲重者非我乃寓書之人耳里恩納曰觀勃雷克君之意殆欲更啓此妖物之箱也噫此妖物者何值如許周張於是復改而言他餐畢同至客室維娜奏琴唱歌以娛賓主十時維娜歸息三人入書室中勃雷克則身心俱勿得息慢步室中頻頻止立以指叩壁又除去壁間之畫圖察驗圖後之壁行時默計步武已而言曰此間之壁甚厚信乎特萊曰然勃雷克忽止立於保險箱之前曰此處之外有他室否特萊曰無之此壁厚可五六尺君可於窗中見之而此壁乃屋之右翼也此書室及樓上之室乃二三十年前加築於此屋之側者保險箱門縫有極巨之赤色火漆一片封之上蓋稅弗爾氏之印爐簷之鐘鳴十一下特萊欠伸有倦態言曰吾不知君等感覺若何我則倦欲死宜以此時歸寢矣里恩納曰我亦云然勃雷克隨二人出至第一層樓與二人道晚安里恩納歸臥室中更衣及半聞有剝啄聲卽囑曰入門啓勃雷克入里恩納見勃雷克尙未卸其衣履語里恩納曰特萊體質非健吾不欲苦之若君今夜果高枕而眠我竊以爲非宜脫勒歲君我需君助也里恩納不解曰君言何指須我助君者何事曰此蓋我一種好奇之心思耳吾意吾二人可同至書室中書室中亦非不安適者里恩納兩目忽焉灼然有光曰何也意者君疑今夜將有盜賊來耶曰彼寓書與君者之人其言或出於戲顧吾輩當一觀究竟未宜置之不顧須知此事固良險也然君若體倦思眠則不來亦復何礙里恩納方披其長衣曰否否我殊不倦更五分時二人已同坐書室中椅深而巨坐之良適爐火熊熊一室生暖二人背爐坐爐與保險箱爲正對

面箱之左則入室之門也。勃雷克低聲與里恩納語。里恩納亦靜聽之。蓋勃雷克所言。乃其前者之冒險事。雖已成過去之陳迹。而談者娓娓。聽者津津。室中除此喁喁細語外。了無所聞。俄而忽有極輕之拍聲。入於二人之耳。里恩納聽覺最靈。神經爲之大震。斜起其身。曰：是爲何聲乎？勃雷克笑曰：嘻！毋恐。君若啓門視之。當見一毛茸茸之老蠢物。不能成寐。欲來爲吾輩作伴耳。君第啓其門。可。里恩納起立啓扉。貝特羅搖其巨尾而入。二人畧移所坐之椅。使爐前餘一空。地犬即踞其中。轉瞬間。爐簷之鐘已鳴三下。貝特羅睡時。本以其鼻埋諸兩前足之間。已忽微舉其首。里恩納亦將入睡。鄉見犬狀。睡魔驟退。見勃雷克亦方俯身而聽。爐中火將燼。惟燈火尙搖搖作黯光。里恩納曰：究竟爲何？勃雷克曰：吾不之知。我意貝特羅當有所聞也。二人寂坐傾聽。則惟聞鐘機的的。貝特羅仍仰其巨首耳。頻動。里恩納曰：貝特羅必有所聞。天乎！時貝特羅忽起立往來室中。若極不安久之。止立於保險箱之門。次嗅之良久。始歸。其臥處。里恩納拊其腹笑。詈曰：老蠢物無故擾人。我爲爾駭矣。勃雷克頻蹙其眉曰：吾不解其何故。蓋貝特羅之爲是狀。殆非常見也。里恩納曰：此老物或以食不消化。遂致不能安睡乎？勃雷克起立旋燈光。畧高啓室門。探視大廳。則黑寂如墟。墓貝特羅方安臥。時忽又舉其首作鳴。嗚之低聲短吠。一吠即已。里恩納自椅中躍起。呼曰：噫！犬乎！將使吾神經不寧。若究爲何事者？勃雷克闔扉返視。見里恩納神色懼怖。即曰：貝特羅必有所不安。否則狗瞳中覩鬼物耳。里恩納聞勃雷克言鬼物駭然。返顧曰：君此言誠奇。然我之虛驚於此。亦已足。勃雷克曰：天將曉矣。吾輩可洞燭一切。吾爲子調咖啡。子進咖啡後。精神當可振作。至六時半。丁格當來。此輪換守衛至時。吾等往醒。特萊也。里恩納曰：咖啡誠何補於我？勃雷克曰：君詎不納吾之好意耶。

至六時。勃雷克至廚中治咖啡。六時半見丁格至樓上拾級蹣跚而下。行時且欠伸揉目。勃雷克謂里恩納及丁格曰。此時吾可往醒特萊矣。丁格一人守此似嫌未足。有特萊爲之伴似較妥善也。言已卽往叩其門。特萊善醒。聞叩門聲卽起。坐勃雷克入。特萊駭然曰。勃雷克果有何魔事。曰無他事。吾與脫勒歲通宵未眠。坐守於書室中。特萊已至床下曰。爾輩乃爲此特異事。然胡不預告我。曰不告君亦何礙。吾輩亦但欲守之耳。今丁格已在書室。瓜代我二人。君或喜與之作伴。而完此功課乎。特萊立允。須臾乃易衣而出。同入書室中。見丁格與里恩納方對坐啜咖啡。特萊亦入座共飲。勃雷克起立曰。君若於此時啓封一視珍物。則可省却無數煩勞。蓋今日已爲二十六日也。里恩納曰。特萊子但聽勃雷克君多慮之言。不大可笑。耶。今可往取鑰匙啓之。則此事可了。丁格視其主之面。知勃雷克之意。然亦嘿不敢言。特萊已取得鑰匙。至里恩納以削筆之小刀刮去火漆。特萊以鑰匙之重門大關。勃雷克在三人之後。高擎一石油燈。燈光直射箱中。特萊愕然凝目。呼曰。天乎。彼物果去矣。

## 第五章

時則里恩納亦失聲呼曰。已不翼而飛。耶。言已擠至特萊之旁。若不自信。其目然。特萊言固無誤。箱之中部已空無所有矣。里恩納幾欲探身入箱中。蓋箱巨而里恩納體小。足容之而有餘。顧乃爲勃雷克所阻。勃雷克按其肩曰。毋遽。猝宜自持。此時不可入也。勃雷克言時。聲容均極鎮定。而數人之心深爲所感。特萊與里恩納退立於旁。勃雷克持燈。踞地上。照其內部。箱之他部有鴿房。格中有紙件。而此紙件則未嘗稍移。絲毫箱之後部。有抽屜數具。勃雷克亦頗審慎。之顧終無所得。特萊注視勃雷克所爲。則見其細察。

箱內之一隅置燈於箱底。又出小刀挑取一物。已而得之。則持近燈光。特萊曰：勃雷克何物也？曰：男子之指甲。一小片。其脫下當不甚久。勃雷克又詳察箱內。絕無指紋之印。乃取燈起立。置之桌上。領首謂特萊曰：若我爲爾。則我此時當仍封鑰之。特萊如言以顫動之手掩箱門已而的然一聲。箱已自鑰。里恩納曰：此事究竟何理由。令人如墜五里霧中。勃雷克曰：無他。吾輩受人計弄耳。昨夜往取珍寶者。當卽爲計弄吾輩之人。里恩納呼曰：天乎。然則君早已有所疑及乎。勃雷克曰：此但爲我一己方面之測度。尙未足深信。脫我果早深信。其有此則必無此時之結果矣。時特萊面色暗淒。勃雷克領首向之曰：老友。勿必因此細故。遂作深憂。我敢信。脫勒歲君必不責君之失。里恩納亟曰：誠如是。此事何可責彼。特萊乎。爾其勿以此事置諸腦中可也。言已趨至特萊前。伸其手。特萊握之曰：雖然。我仍當受子之責。里恩納曰：蠢人而猶作是言耶。吾與勃雷克君終夜守此。卽昨日下午。爾置珍寶於箱中而封鎖時。我亦俱在此事。何可責爾。勃雷克顧視室中人曰：我之理想亦正如此。吾甚欲爲特萊君作無罪之保證。故吾邀君與我終夜守之。如是則君可決不有疑特萊之心矣。特萊聲微顫曰：勃雷克君乎。君之思慮亦何周密也。勃雷克曰：此蓋有理由也。作書告里恩納君之人。必早已預知此事。吾輩數人均爲彼狡賊之傀儡。今吾等天職在速圖報復。覓得之所以傀儡吾人之理。言已就桌上取指甲之小片。指甲頗薄。其表面乃曾經加以修刮者。似爲一愛精潔之人也。勃雷克指示指甲之斷口曰：君等但觀此。卽可知其斷脫不久。特萊曰：然則此指甲何得在箱中。此時已非神權時代。荒誕之言人將不之信。方爾與里恩納守此時。誰能隱身而入。意爾二人或未必離此室也。言時睨目凝視。以一手按眉間。若欲力挖其腦思而出之者。寂然者有頃。里恩納

答曰。天乎。吾已憶之。昨夜。貝特羅……勃雷克曰。然。吾亦思及此。我輩。乃不及一犬。里恩納曰。誠然。昨夜此犬不安之時。必正在彼人。祛篋之際。君猶憶渠趨赴鐵箱之旁。而嗅之以鼻。否。里恩納正言至此。聞鈴



君輩。數人均無善狀。果何事者。豈君等。果一夜未嘗眠耶。諸人均笑。以自揜。正於是時。食事已進。借談笑以揮去之。餐畢。勃雷克與特萊先諸人而出。更衣盥漱畢。後二人復同歸書室中。至窗前。勃雷克曰。吾頗

聲鳴。勃雷克環視諸人曰。諸君乎。吾輩此時宜赴早餐。願暫緘其口。毋以語之密司吐勒。歲也。已而維娜入書室。與眾同出。赴餐席中。惟維娜未知是中隱秘談笑。甚歡。其餘諸人。則頗沉默。寡語。維娜覺之。問曰。君輩果何為而作是狀。里恩納尤甚於衆。人似終宵不寐也。里恩納聞言。良覺不安。面赤微暎。勃雷克曰。維娜誠如爾言。昨夜吾睡頗不安。維娜又視特萊及丁格曰。噫。



欲一視後院。何如能由此窗出否？特萊曰：是斷無不可之理。言已，啓法蘭西式之窗，出至廊下。勃雷克左向而行，直抵牆角。後院之草地坦直而長，其中界畫以花畦橫掠而過，直達一垣而止。有石級引至一高臺。特萊曰：此建築乃吾季父之意，似頗佳美也。勃雷克依牆角轉而行，暗誌其步武之數目。又顧視花畦，花畦長可三四十碼，與草徑相交成十字形。其彼端則有巨叢之石南樹，石南樹後有八角形之小屋。勃雷克轉而行，至一牆前，曰：此當爲書室之後壁矣。信乎！曰：然。曰：我固料其爲是也。言已，踰草徑，循花畦而行。特萊亦隨其後。久之，行抵八角式之小屋。勃雷克曰：此中貯存何物？特萊曰：我亦不能確知。意者當爲栽花器物及園具、蔬果之圃，卽在是。直至彼處，界牆而止也。勃雷克至小屋之前，試其扉一觸而闢，門啓時，絕無音響。勃雷克徐徐曰：君之園丁當爲一極慎之人，渠於此門之蝶鏢塗以油，既可免其銹，復可啓閉。無聲言時，指門之蝶鏢，則見其上方有新塗之油，所塗甚多，下垂成滴，懸於鏢下。特萊曰：吾嘗於二三日前一至園中，園中荒寂入之，良覺無歡。乃入小屋，壁上有小窗，二室中光線卽賴於此。屋之四周排列木架，其上則空盆破皿，其一隅有種豆之竿，無算倚立壁間。其他一隅則有鏟鋤等事。屋中心空，無所有。修整既潔，惟有泥土鋪其上，似爲新鋪者。勃雷克指此問曰：吾意園丁當曾撒種子於盆，故泥土狼籍乎？特萊曰：或爲如是，吾不忍苦是人一任其己意爲之。此人頗謹，愿能勤於事也。勃雷克曰：以君意卜之，彼今晨嘗作工否？曰：我信其必嘗爲之，曰：甚佳。吾願君爲我覓得其人，叩以昨夜是否未栓此扉，能允我否？特萊乃舉其跛足而行，旣出屋外，勃雷克之形態忽大變，急趨至門，次闔之，取一豆竿以之叩地板，其聲拍拍久之，全室叩徧似了，無所得。忽見倚豆竿之一隅，不禁聳肩若有所悟，自語曰：固當然也。我何蠢蠢。

至其前。舉竿盡移去之。復以手中之竿叩其地。音有異。其下似空洞。而無物。踞於地。以掌掃去泥土。張其如炬之目。斗見有暗門之縫。門在地板。製造甚巧。形非四方。乃依木紋而成者也。勃雷克尋索少頃。已得啓之之法。舉之則見其蝶。蝶連繫壁間。下望乃一空洞之穴。暗黑無所見。土氣直昇而入鼻官。忽聞戶外有足音。急闔其門。起立取豆竿。仍置其上。視之一仍其舊。事甫已。特萊已入。後隨一短胖之人。衣圍裙。執一翦葉之大翦。特萊曰。勃雷克君。此爲滑刺。吾導彼來面君也。滑刺以手觸額。爲禮。特萊曰。滑刺自言。未至此地。蝶銹之油當亦非彼所塗者也。滑刺曰。先生。吾常以器具自隨。不恆棄置於此。吾以器具自隨者。便於取攜也。且吾亦尙未有暇作播種之事。此地悽寂如鬼景。吾殊無心修理栽種。惟時時去其枯枝。敗葉耳。滑刺言時若深恐。此偵探以極惡之罪加己。故竭力自辨。勃雷克笑曰。滑刺若所言者。已滿吾意。吾因見門上蝶銹油。故慶特萊君得一良園師。滑刺意頗得曰。此蝶銹之油。吾常塗之人多知。我爲此事。獨此次則非我所爲也。已而滑刺別二人而行。二人旋亦出。方勃雷克自小屋出時。覺有銀色光芒射其。自然一瞥。卽逝。此種光芒當爲陽光照於白鐵上。反映所致。是時太陽高懸。天半。勃雷克靜待少頃。復見此光。已知其所自來。頗露不安之色。曰。稅弗爾。且聽吾言。然勿轉爾首。有人方監視吾等也。吾能於此處見一破風三角形之紅色屋頂。窗中有。人方瞰視吾等。因有光芒由彼窗中射出。以我意揣之。光芒當發自一望遠鏡。言已。挽特萊之臂。徐步偕行於草徑。曰。君且勿轉而視其處。吾等至彼石南樹叢時。我當暫離君。往取雙管遠鏡。君可於樹叢內。僞爲摘取枯枝。稅弗爾曰。君言果無誤也。少頃。已至石南樹叢。勃雷克矯作示特萊以枯枝所在。已乃自歸。特萊則攀枯折朽。四五分時後。勃雷克返。狀甚滿意。特萊曰。君所

見者當爲鴉鳴屋數里以內固別無他屋也自吾園內目力所可及者亦惟此屋勃雷克曰吾欲復歸小屋我意如此二人遂同行勃雷克更流目一睨彼遠屋之頂此屋頂窗內之人能見人之出入於八角之小屋無疑勃雷克獨入小屋中取花翦二出而以其一授特萊曰此特爲掩目之計然不可不爲之吾頃者以雙管望遠鏡視之見窗內果有人方守視吾等苟非陽光反射其遠鏡之玻璃而耀吾目者吾亦不之覺特萊曰顧彼守此小屋果何爲者勃雷克遂以翦翦此枯枝密葉又時俯而拾取此翦下之枝葉特萊亦效法其所爲勃雷克曰稍待吾當爲君解釋其理吾因此而得解釋我心中之一疑問吾固疑其爲此也作藝可半小時即返屋中勃雷克取遠鏡窺之曰可矣窗已闖人已不在彼當以爲吾等之至小屋不過平常之事初不介意下午飯後勃雷克與維娜及諸人於園中爲擊球之戲特萊與里恩納均詫之意謂彼胡不事所事而虛耗此寶貴光陰於游戲殊不知勃雷克固別有命意茶後勃雷克謂欲詣梅爾斯頓之幻燈影戲場特萊聞此不能更耐問曰勃雷克爾所爲果何魔事今者珍寶已失我正處窘苦之中而君則束手無策但知擊球觀劇勃雷克注視特萊以一手加其肩曰老友毋躁我等作事宜於萬分黑暗中爲之今彼人方竭力監察是屋吾儕宜示以坦然無事之狀且使彼以爲吾輩於珍寶之失去尙未發覺特萊歎曰噫然則君誠智者顧我自覺有如繫百鎊之重鉛於項際而行路今旣知君旨矣當依命六時半屋中人均乘汽車同出勃雷克自爲御者車過鴉鳴屋時急流目一望見第一層樓有廊邦納佛勒子爵坐一椅中垂首讀書車過時亦不一舉其首勃雷克莞爾笑曰此君母乃太媚學勿論書中有若何興味於寂靜中聞汽車過有不舉首一矚者耶好奇乃人情之常而此君獨反乎人情非矯飾而

何梅爾斯頓之影戲場。頗能娛情悅性。至劇畢將歸時。維娜頗怏怏不樂。其狀大似穉子。八時已抵家。勃雷克急問特萊曰。吾等卽此就食。而不更衣可也。特萊立允所請。食畢。維娜入客室。丁格隨之。丁格對於維娜似有所傾倒。然以維娜觀之。則良不得其故。今夜丁格之爲維娜伴者。乃勃雷克所囑。蓋如此。則餘三人可以自由。丁格自思曰。噫。吾主命吾留此。彼將何爲耶。雖然。我得留此。亦大佳事。丁格者好事之少年也。凡其主有所爲。均欲與共。此時乃未知其主方在暗門之上。將入虎穴。而探虎子。使丁格知此。則其欲試之心。將躍躍大動。而不能自制矣。勃雷克之入小屋也。攜一長繩。及一燈。旣入屋後。輕揜其門窗。燃燈以長繩垂之。入暗道中。俯視之。言曰。可矣。甫六尺餘深。吾當先下。特萊君隨我。里恩納君則宜在此。以待吾等之歸。言已。卽探身而下。及地。高舉燈。里恩納助特萊下。其處爲一狹而長之地道。可容一人往來。其頂砌以磚。建築固甚精巧者。勃雷克執燈居前爲導。特萊隨其後。見勃雷克手中執一羅盤。特萊曰。此物攜來何用。言時。聲音縈繞甬道中。勃雷克曰。吾恃此以定吾等所行之方向。蓋此甬道之方向。非依花畦而成者也。言時。心中默計步數。至七十五步。隧道卽絕。勃雷克曰。此乃屋界之基也。吾數之七十五步。此數卽五十碼。特萊曰。誠然。吾等所能至者。似止於此矣。曰。此言吾未敢深信。甬道絕處。以塞門。德土及石子等物。混合而成。爲之障。勃雷克察驗良久。始發其秘。蓋兩旁有兩磚。可以移動。移動之時。混土之壁。徐徐外關。細察之。壁之內部。乃堅鋼所成者也。壁之關。乃自上向外倒下。至與地平。乃持燈相將入內。特萊忽呼曰。天乎。吾已知吾等何在此。蓋酒窖中之一部也。窖室之中。有木架三。其上爲酒罈。羅陳如排齒。罈之頂。蛛絲若織。顧酒香猶未散。中人欲醉。特萊曰。吾知此間爲酒窖之一。彼處尙有一窖。我自來此屋。

後尚無暇時。詳審之。勃雷克曰。即君詳審之。當亦不得洞見。幽秘蓋鋼壁。未下時。隧道之兩磚。與常者無異。即按捺至一星期。亦不得效果。在窖之側。即甬道所在之面。有別室數間。而兩室中貯酒桶甚多。然甬道口之一室。則空無所有。勃雷克以燈授特萊。已則徧察窖中。已而及空室。特萊倚立一巨箱。觀勃雷克所爲。頗奇其舉動之怪異。而神速迥不類一尋常之人。勃雷克踞地板上。燈光如小環搖搖不定。已忽自囊中出一象牙小尺。量度室中地上之微印。問曰。特萊君若所御之靴大小。何如。少年笑曰。吾足頗巨。當在九寸之間。勃雷克曰。此處乃有七寸靴之印。特萊曰。天乎。欲舉步前視之。勃雷克舉手止之。曰。止。勿前。容吾一覓。尙有他印否。特萊注視室中良久。忽呼曰。勃雷克。且聽吾言。曰。何言。曰。此室適當書室保險箱之下。君見信否。時勃雷克已入室中。即笑曰。吾友爾之聰明誠不可及。信如子言。此處果在保險箱之下。書室之大小尺寸。與此窖若出一轍。而保險箱則必在此室中無疑。言已寂然。繼又聞其呼曰。稅弗爾。趣來。特萊急入。見勃雷克高舉手中燈光。乃注射於室之一面。則見壁際有人造石塊。直徑可九寸。嵌入壁間。已爲勃雷克移去。石塊之內爲一空穴。穴內有小鐵輪。勃雷克問曰。子亦知此輪何來。特萊聳肩曰。是未能盡悉。或爲水管及煤氣之機輪。亦未可知。第我非特未嘗一用。且亦不審此屋之中。乃有斯物。勃雷克置燈近穴口。第見機輪與一四方之鐵條相連。鐵條則與一有齒之鐵桿相制。勃雷克呼曰。高擊爾燈。特萊覺勃雷克之語音若甚得意。已乃以健腕旋轉小輪。鐵條齒桿均徐徐移動。甫兩轉。特萊呼曰。噫。觀之。室頂下陷。將及吾等矣。勃雷克視之。果如所言。穹形之室頂於小輪轉動時。逐漸下沈。良久。將及二人之頂。勃雷克曳特萊之臂。與出室外。曰。高舉若手中之燈。特萊遵其言。忽又愕然驚呼。蓋在室頂之上有

## 第

## 三

## 集

鐵柱擎持保險箱之蓋與之同。下室頂下。洗者乃依螺旋紋之鐵桿轉動而下。與螺旋釘入木之理同。理極簡單而法固甚精巧。非熟於器機之事者莫能爲。勃雷克曰：所謂秘密不可思議之事。今已瞭如指掌。君當知此珍寶何由而失矣。特萊口噤不能言。但張目癡視保險箱之底。勃雷克又曰：此法甚巧。吾經驗雖多。然未嘗見有此等事。稅弗爾乎爲此者。必非朝夕之工矣。特萊曰：爲此者。惟有一人。此人卽吾從父也。渠蟄居室中者。有年有所作。爲均隨其意之所欲言已。二人注視有頃。特萊忽有得色。言曰：且更有一事。足爲左證。吾從父恆以足小誇於人。嗟夫。勃雷克吾觀此。乃大足啓吾疑竇。以我意卜之。吾從父殆未死也。勃雷克啞然而笑曰：吾固未嘗信其果死也。直告君爾。乃爲一極巧之智計。所愚吾等。得探悉其中一二。亦屬意料所不及。又指屋頂言曰：作此者。其人之狡獪。實非常人所可及。吾等今欲跡之。相去尙甚遠。言次。又入小室中。旋轉鐵輪。屋頂亦上昇如故。勃雷克又曰：君但觀之。如此重巨之物。上下乃毫無聲息。可知其平日必常澤以油。已而屋頂已達其原在之處。勃雷克取燈照之。盡其精銳之目力。乃不能見有相合之紋迹。特萊曰：吾知吾從父之心。思必終日轉動於機械中也。渠於屋中自設一小工場。此機械之門亦必其手築。勃雷克舉圓塊之人造石。闔其穴門。指石塊之緣。示特萊見其處有小塊已碎。曰：吾亦因見此方。知此中有暗穴。此必爲彼人闔之之時。觸動而碎者。吾見碎下之小塊在地上。因而得之。又與特萊同出。窺外闔其鋼製之壁。曰：吾等勿須更遲留。是問此中奧秘已盡了。了。特萊曰：我第覺如處夢中。君必智力絕人者。此事至重。非力巨者莫舉。勃雷克搖首曰：驟視之似極重。實則亦頗平易。我之理想。自見蝶銹之油而生。雖然。君機師之從父。謂其非智巧也可乎。二人仍依甬道而出。登小屋時。見里恩納方。

靜待見二人揚其目曰君等遇何事爲狀大似揭去覆盆矣特萊曰然吾等已揭一未經人揭之覆盆日  
後子當可探首一窺謝勃雷克之大力失去珍寶之事已非復秘案矣又以所發見者一一語之里恩  
納遂出小屋向邸中行特萊自花畦石級下時回顧勃雷克笑曰吾常竊訝此花畦奚爲橫此草徑而過  
今始知其故其設備可云周密蓋隧道之上既有花畦則將無人履行其上可免下陷之虞更可避人之  
察知其爲空洞時已行抵階臺上勃雷克止立曰稅弗爾若以此狀往見密司吐勒歲殊非所宜應先歸  
爾室更衣浴面也特萊曰君亦將至客室否曰否吾尙未得暇須勾當小事也曰君將爲何事勃雷克搖  
首曰此乃一人獨爲之事將往一探鴉鳴屋耳以吾意預卜之當無所得然不得因意想之故乃棄之勿  
問但往一試也里恩納殊未解其旨問曰奚事往探鴉鳴屋勃雷克聳肩作啞音答曰鴉鳴屋者乃一極  
精美絕妙之勝跡故欲往一探之里恩納卽自窗入內特萊急握勃雷克之臂曰吾老友乎吾不敢有所  
詔於君然君之往彼中也有所戒備否勃雷克置一手於特萊之肩按之曰君意大善我能自爲防衛毋  
爲我慮特萊曰吾但予君以至於夜半之暇若夜半不歸我將自來覓君勃雷克曰否君勿爲此若我於  
十二時不返則遣丁格來相迎渠與我常共事能審辨我之所爲曰然則我將何如勃雷克曰果丁格與  
我皆不歸則願君毋以此事喧傳於外且我二人隱去事猶小者若君與吾等俱則事且大異已又曰吾  
儕今方與一極智巧之腦作戰着着皆宜防範嚴密君爲此屋之主里恩納兄妹則爲客是二者皆不能  
猝然隱去使人詫爲異聞我則爲君僱用之一偵探耳忽隱忽見乃偵探天職本分固當如此君勿爲我  
愁且勿以身輕於一試今吾等所當爲之事乃取稅弗爾族之珍寶歸盜珍寶之人殆尙未知君已發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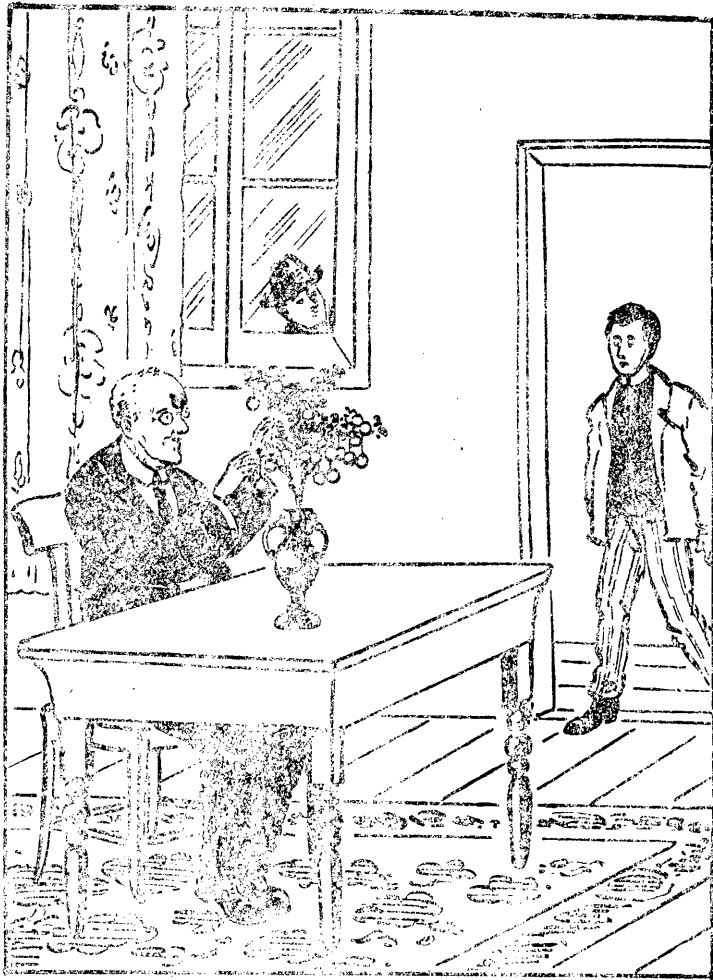
其失去吾所持以爲基礎者。卽在此。若明日君已失蹤。則我知鴉鳴屋中之人亦將隨之以隱。特萊恍然如悟。吁氣曰。天乎。吾似已解君意。君謂子爵。邦納。佛勒。卽吾……勃雷克舉手止之曰。我意子爵乃一宜受監守之人。耳。慎之。慎之。勿洩我言。違我言者。事且立敗。

## 第六章

勃雷克喃喃自語曰。此亦一大趣事哉。作此語時。方踞於一乾涸之溝之中。沿溝之上。爲一極厚之籬。一百碼外。則鴉鳴屋之巨垣也。勃雷克注意之點。卽在此垣之一部。蓋見有人首出垣上。四顧若有所矚。又聞革靴觸垣。橐然有聲。勃雷克本伏行溝中。聞聲而止。踞於溝中。默然不動。聲息以覘其異。又見垣外不遠處。有小樹叢。隱約有人影。伏匿其中。樹叢中之人。每半小時出二次。出時。輒至垣際。向園內窺。勃雷克自念。注意此屋者。乃不止我一人。彼所跡者。果何人耶。抑何物耶。其爲與我同道耶。否則梁上君子耶。彼所抱者。是何目的。金錢主義耶。摘奸發伏耶。幽期密約耶。嘻。我終必得其究竟已。而見樹叢中人復出。攀垣而登。首及肩。已高出垣外。繼又力引垣與胸齊。舉其足跨垣而進。少選。已入牆垣之內矣。此人既入。勃雷克急自溝中出。踰厚籬。經蕪草泥濘之地。亦至垣下。念曰。汝能入此。則我何爲不能。乃至頃者。彼人所從入之處。仰視有頃。聳身一躍。兩手亦攀垣而登。向園內窺視。良久。是夜雖無月色。而星光燦然。隱約可以辨物。鴉鳴屋中黯黑若漆。惟第一層樓窗有光外射。光力甚強。其影斜落地上。作金黃色。勃雷克伺久之。見有身長而瘦之人。行經光影之下。復隱不復見。勃雷克自語曰。善可毋虞矣。言已。踰垣躍下。足輕捷。踐於花畦。絕無聲息。見所立處。有小徑。徑引至屋。遂傍草伏行。而前恐爲燈影所照。則右繞而進。見屋之



第一層樓有廊。其下支以巨柱。又有木梯在廊下。可以自屋外。窺升而上。梯足乃石級。兩層忽見瘦長之人。拾級而登。勃雷克隱叢樹後。窺之。見彼人既達第一層樓。躡足行廊中。既近有光之窗。踞而進。至窗下。



窗闌。金嘉入室內。勃雷克亦自隱處出。疾趨至廊下。登梯而上。將及窗。亦踞而進。畧舉其首。高出窗櫺。窗雖已闔。而隙際有光漏出。勃雷克自隙窺之。室中景象一一可觀。似為一小書室。蓋室中有架。陳列書卷。

即止。齊胸以上之黑影。歷歷可觀。察其狀。似欲一窺室內。而先伏處。此安全之地位者。可二三。分時。徐徐起立。燈光照之。雖未見其陽面之容。而陰面之狀。已瞭若觀火。勃雷克自覺此人之狀。似曾相識。思索少頃。忽得之。思曰。若我所思無誤。則爾必為金嘉邁克無疑。此時勃雷克見金嘉邁克。上次塚地之事。亦一一湧現胸中。已聞有微聲。呀然。則金嘉方啟鄰室之窗也。少選。

無數室之左有火爐。爐畔有深而巨之椅子。爵邦納佛勒坐其中。去椅不遠有小桌。桌上之物勃雷克一時不能辨之。久之忽啞然笑曰。噫。是殆聖誕節裝點之樹枝也。子爵乃於此時作此樹枝。果何意歟。又視彼翠綠悅目之小樹。懸金色輝煌之小球。無數此種聖誕節樹枝。乃於聖誕之時。用以娛悅小兒者也。邦納佛勒手中執一小球。已乃繫諸樹枝之上。纏縛甚牢。其纏縛裝置時。極形審慎。桌上又有鐵線一捲。子爵卽截取此鐵線。而纏小球於枝上者也。時室中景象至怪特不可思議。勃雷克自思曰。彼所爲者。人見之安得謂爲犯法之事。嗟夫。知之者。惟有天耶。正思之時。見子爵猝爾躍起。向室左顧視。勃雷克本不能見室之他面。惟觀子爵之狀。則大異。安靜自若之容。盡失兩脣緊闔而眉深蹙。若有非常之事。變恐怖不勝之狀。同時有門鈕轉動之聲。入於勃雷克之耳。已而金嘉邁克已行及桌旁。勃雷克起立自念。我當乘此機一聽。彼輩所言爲何事矣。遂行至鄰室之窗前。見窗猶洞開。躡足悄步於地衣上。室內有門與書室通方半啓。門之側有巨而式樸之櫥。匿櫥側。其處與書室之門至近。聞金嘉之言曰。實告爾此事。非善。吾將發爾之覆也。勃雷克伸首自門縫窺之。見彼長身之無賴漢。植立爐火之前。分兩脛至極廣。傲視子爵。揚揚有得色。子爵已歸坐。垂首喪氣。答曰。吾友爾竟醉矣。若果何由得入此。且爾爲誰乎。幸速語我。否者吾立命警吏。至以夤夜闖入人家居室之罪治爾。言時容色鎮定。而勃雷克則已見其手顫不止。金嘉大笑曰。噫。汝母作態欺人。吾費盡數日之力。始跡得爾。雖然。爾非蠢人。當弗至於自困。言時凝視子爵之目。曰。爾已去若之眼鏡矣。吾固能識汝者。何苦隱諱。須知吾嘗助爾者。烏知吾不能更助爾。果欲得我將來之助。當宜收買人心。不宜樹怨敵來乎。吾輩男子。但作男子之交涉。爾固非意大利之子爵也。爾亦願吾揭

破以君爲誰。否子爵色大變。急揮手曰。否否。爾勿多言。金嘉大笑。坐椅中曰。善哉。然則君亦非不解事者。此事於我本無與。爾果願作意大利之子爵者。原無不可。願爾我兩人嘗合力作事。奚爲不繼續也。子爵曰。若何由知之。金嘉曰。此故事甚修。言之匪易。有足供吾解渴者乎。子爵舉手示之。金嘉卽向室之一方。行勃雷克視線。乃不得見。已又見其邁返。手持酒盞。言曰。飲此祝吾輩。幸運子爵色似忿然。怒蹙其雙眉。俯身畧前。向右矚視。勃雷克隨其目光觀之。見爐旁倚一重而巨之拐杖。顧子爵與火爐相去頗遠。欲攬取此杖。良非易易。遂移椅近之。問曰。若何由得知之。金嘉曰。實告爾。此事乃使我遲疑不解。吾至不明者。乃君何爲如是。隱匿避人。子爵曰。吾等且暫置此。勿論。金嘉曰。吾自念宜少留於此。審詢時。我亦嘗蒞堂。嗟夫。此事之詭秘。乃我前此所未經見也。言時似甚樂。置酒盞爐簷上。已又取之子爵。亦乘此時移椅。更近曰。盍續爾言。金嘉曰。吾遲留於梅爾斯頓者。多日。此間之人不盡識我。我亦未能盡審此中之人情風土。第此亦非爲異事。一日我於報章上觀怪異之新聞。一則謂素爲人所尊敬之勛爵馬克士稅弗爾。已死。其遺囑至足。令人稱異。乃將其私人所有之財產遺之一友。友爲一意大利人云云。金嘉言至此。回視子爵曰。願以我意觀之。其怪異則尤甚。蓋馬克士稅弗爾者。吾恆見其人。一自私自利之徒耳。何由有此好友。卽有好友。亦何至以其財產悉遺之。故其友來此。鴉鳴屋時。吾卽時偵察。吾嘗見爾於園中。二次。乃復恍然。子爵曰。信有是耶。然則昨夜亦見我也。否。言時轉眸一瞥。桌上之小樹狀若不勝愛護。又似飢者見食時狀。金嘉作深沈之聲答曰。昨夜吾嘗見爾也。子爵曰。然則爾遂躡吾耶。曰。然語已。又磔磔笑曰。吾見此所謂癱瘓不能行路之子爵者。竟疾步如飛。經田隴。越藩籬。躍廣溝。雖善於體育之運動家亦

不過如是吾尾之幾不能及子爵曰是亦大趣事更引一杯乎金嘉乃持杯而行子爵乘金嘉不見復移其椅與拐杖相去極近伸手即可得之金嘉復持杯酒而前子爵曰吾輩可互一認識究爲何人言時其外國之聲調盡變直一完全之英人又語曰子見我至梅爾斯頓耶吾在邸內園中行時爾嘗尾我否金嘉曰未也何必尾爾入內且爾之入少頃卽出我之耐性非不善也子爵曰方我歸時爾何在金嘉曰彼時耶吾距爾至近伸手即可觸爾然我猶不忍爲之防駭爾也見爾持一物若視此物爲寶貴異常者爾時椅中之子爵乃大露猙獰之色目中似有火光如鉞鋒猶強笑曰吾友爾所見者良確切無誤然爾猶能知我所持者爲何物否金嘉作冷笑曰吾昨夜亦嘗自疑而今日則已窮源見底吾嘗與人言及稅弗爾氏著名之珍寶也言次至子爵前俯視其面有凌侮意曰果爾則吾得見陽光矣我知此物所值必不貲爾之所以終日勞勞詭計百出者不過因此珠寶今已得之所願償矣子爵曰邸中尙未有失竊之消息宣佈子何由知之金嘉曰渠輩未知其物已失耳吾料渠等必尙未知蓋吾終日俟於警署之外絕不見報案者之來以是知渠輩尙未發覺然覺與不覺初不與吾事吾但知此珍物已去落汝手中耳子爵曰此卽爾來此之故耶曰然答時貪慾之色見於面曰欲子以杯羹分我人告我謂此珍物至少可值二萬以子所知者告我實值幾何且若或未忘我之助乎非我者事奚得成苟不得爾之酬則吾所爲者事直大愚言時奮揮一臂狀如演劇又曰嗟夫彼實爲吾友我自問將何以對之我與渠同行數載此事決不能忘彼等以爾之姓名而葬之而我乃助爾成其詭計實告爾吾見爾以巨石擊死者之面時幾欲撲殺爾也子爵曰雖然子所爲者固有代價曰然吾固知之然彼乃吾友也爾亦知我以後何作及於夜

中我即至其墓地以其舊日之衣服菸匣葬諸土中彼死矣雖以他人之姓名而葬亦何碍於死者彼代爾而死若非彼者爾能晏然安居若此耶故據理而論爾所有者我亦宜有蓋吾伴既死爾宜爲吾伴吾伴所有宜平分於我子爵曰爾之所欲者當得何種代價曰半也子爵聞言顏色大惡若金嘉見之當知警備顧其時金嘉適回首取爐簷之杯子爵一躍而起攫取拐杖迅若閃電同時作怒吼高舉拐杖作猛擊之勢金嘉回首適見之駭愕出不意欲躍而避然已不可及堅巨之杖已中其首則張兩臂狂呼而仆子爵棄拐杖視金嘉而言曰儉奴乃太不解事我本宜早日了爾吾不了爾則爾將盡奪吾之所有乃止天乎此乃自作孽也言次四顧室中已乃顧視聖誕之小樹舉而置諸室隅之杯架并鑰架門繼乃至爐之彼面按一鈴鈕即聞有鈴聲震繼聞上層樓啟門聲足音橐然勃雷克深恐爲來者所覩急隱櫥後同時有人自梯而下入書室勃雷克聞有駭呼聲已而聞子爵聲子爵操意大利語固勃雷克所深諳者也勃雷克默立聽之聞有極重之足音及急促之呼吸聲自隙際窺之見子爵方與其僕昇金嘉遺克之體出至勃雷克所藏之室又自窗出勃雷克待其去遠不見躡足至窗前觀二人將何作則見二人至梯口拾級而下初擬尾隨其後忽又思我胡不乘此時隙入書室中一窺其異再偵視彼二人未晚也思決即返入書室見室隅之杯架頃者子爵加鑰之部尙未去其鑰啓之自囊中出小刀割取聖誕節樹所繫之小球一顆球墜掌上復闔架門鑰之一如舊狀躡步出廊外靜聽少頃聞二人踏草而行之聲已亦至樓下伏徑旁草內匍匐而前聞以鑰啓鑄鎖聲及掩門聲少選又聞擦火柴聲見二人燃一燭在一小屋之下屋似爲貯藏雜具者子爵高舉燭火過頂其僕以巨繩束金嘉之踝及腕已又以一物納諸其口縛以

手帕少選。金嘉似已回復。其知覺頻舉槌狀之首。怒目視彼執燭之人。子爵作啞聲笑滅燭。火與其僕同出屋外。其僕則鑰屋門。勃雷克急匿樹叢內。待之。二人返時。行經勃雷克。幾與之相觸。顧勃雷克屏息不動。而二人卒亦無覺。勃雷克俟二人行後。循樹影沿牆行。自覺此來之效果。乃出乎意料之外。殊幸事也。行抵垣下。覓得一裂綻。可以留足。蓋垣頗高且闊。又築於斜坡之上。踰垣出入頗非易事。勃雷克每一舉一動。必極詳慎。使勿發聲。未至垣頂時。自囊中出小球。銜於齒間。以防墜出。或損碎。既抵牆巔。止而畧息。并眺視牆外形勢。觀其亦有裂綻。可以容足否。是時薰籟俱寂。中忽聞有蹙然足音。起於下。繼又覺有兩手力拽己之足。力甚強。不可脫。急吐口中。小球於牆外。球甫及地。勃雷克已爲牆下人所引而下。二人力持之急。揮一足一人爲所蹴。仆於牆。尚有第二人。方以手扼勃雷克喉。勃雷克捉其腕。力振之。亦仆聞仆於牆者。作極簡速之意。大利語似囑其僕。言己力持而起。與勃雷克相持。二人均仆於地。第子爵居上。而勃雷克居下。且子爵又以如鐵之臂力。抱勃雷克之腰。二人旋轉如輪。以勃雷克之齊力而言。足敵尋常。二三人而有餘。顧子爵力如猛虎。且頃者又爲其扼咽。良久。子爵得隙。舉拳力擊勃雷克之面部。勃雷克幾於暈昏。昏憊中見子爵探手囊中。出一短而醜之手槍。勃雷克雖勇至此。亦不知所爲。知敵已占上風。非己力所能勝。且其兇暴殘酷。尤易致人之命。故寂然不動。任其所爲。子爵以槍擬勃雷克之顛。其僕以一膝踞於勃雷克肩。上見勃雷克寂然不動。語其主曰。吾主可以毋虞矣。此人已了。子爵俯而視之。氣息咻咻。觸及勃雷克之面。勃雷克不動如故。蓋若一移動。則性命危於呼吸。問子爵知勃雷克已暈昏。意乃釋。納手槍於囊。起立。作意大利語囑其僕。勃雷克即覺有人舉之。起昇之而行。已而至屋前。即擲諸地上。

子爵仍執槍於手。勃雷克聞啓門聲。自念彼輩。後此將何以處我。於是其敏活之腦。思大動。爾時其兩臂展伸於兩旁。在子爵視之。似未嘗一動。實不知勃雷克方暗運其如鐵之指於軟土之地上。書其名之第一字母S B二字也。甫書畢。僕已自屋中出。復舉之起。入屋中。至一穴口。子爵笑釋其手。勃雷克遂如巨石墜井。少頃至底。則一煤堆也。復自煤堆之巔旋轉而下。頭顱與石塊煤塊相觸。雖未至額破血流。而神經則已大受創痛。知覺失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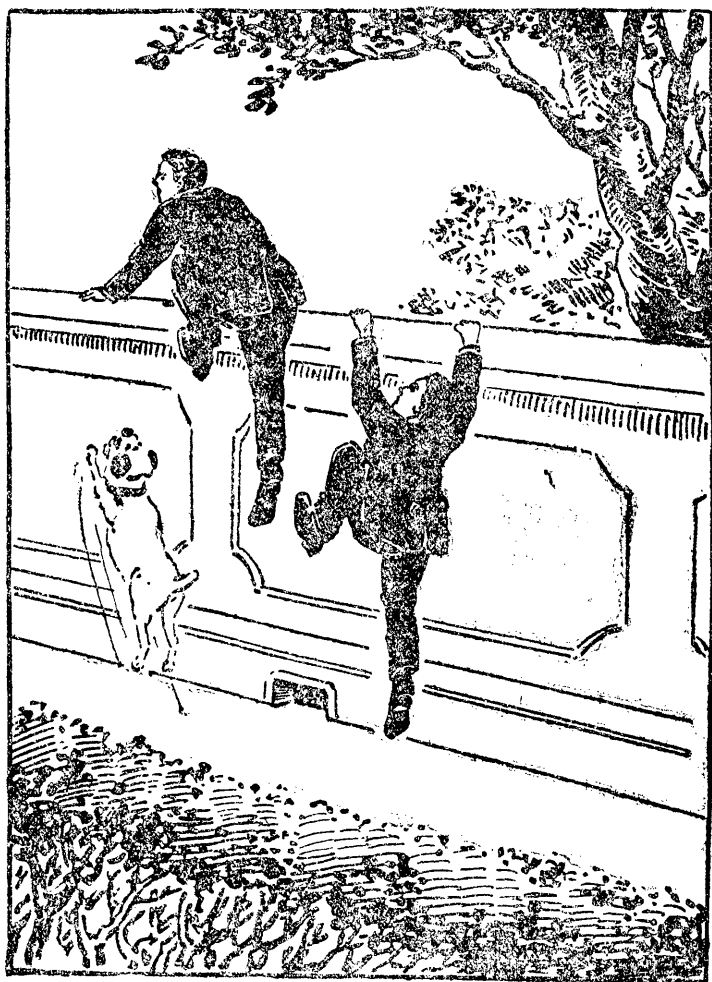
## 第七章

時則維娜張如櫻之吻。視其兄作遲惑不解狀。曰若輩之狀似煩懣。欲死究爲曷故。里恩納與特萊相顧無語。少選。里恩納起立曰。維娜已夜午矣。盍歸睡乎。維娜曰。我意汝等方待密司忒勃雷克歸也。里恩納曰。信然。吾等果待其歸。然彼或不歸亦未足爲異也。維娜曰。君謂彼第出而散步耳。何至終夜不歸。曰然。彼今散步村中。彼或遲留村中而不歸。亦難預料。里恩納本非善於機變者。語時則大露困狀。維娜益疑顧視二人曰。君輩究爲何事。吾知此事內容必蘊藏秘密。我觀君輩之怪狀。有如妖巫也。時則趨至軟榻前坐。特萊之側曰。若亦不我告耶。特萊者自頂至踵均愛此女郎如神聖。維娜有命實不忍違之。乃微睨里恩納。里恩納遲疑有頃。聳肩曰。特萊吾友。此事恐不能永秘。彼終當知之。告渠無妨也。維娜卽攙言曰。吾言驗矣。吾固知是中必含有秘密。今益欲知之矣。特萊遂語之曰。吾愛昨夜有怪客來吾屋。而吾族之珍寶亦隨與俱去。維娜駭然躍起曰。噫。隨與俱去。耶言已轉其明眸視二人。不已。里恩納夷然曰。果已不翼飛矣。今夕密司忒勃雷克之外出者。亦卽因此彼去。欲分析此秘密之元素也。二人又告以窖內秘密。

之事維娜亦覺茲事模糊不可捉摸久之始言曰然則君輩實不宜任其子身獨往爲事滋險也爾時丁格亦在座本緘口不言靜聽諸人之語至是乃起言曰密司吐勒歲勿怪稅弗爾君我能知吾主人性情彼欲獨行則無一人能沮之丁格言時爐簷之時鐘已鳴十二下室中三男子皆如聞警同時起立維娜呼曰嗟夫十二時矣而猶未返君輩宜往一覓之乎特萊曰吾輩未計及此聞君言如開茅塞吾輩宜往覓彼也又語丁格曰子意云何丁格如餓狼獲食立允之蓋是夕丁格蟄居室中良鬱鬱不樂既聞出發之命乃奮拳透掌振刷精神曰吾輩但往一探彼果作何狀我乃不憂吾主或陷於險蓋吾主素謹慎決無險惡之虞第我輩終宜往一視耳維娜曰君輩將何從下手此時暝黑不可見物矧鴉鳴屋又爲一極大之院落丁格立趨至門首呼曰貝特羅呼已聞有犬自樓上直奔而下須臾卽見以深巨之目探入室中丁格曰此君當能爲我輩覓得主人又拊犬首曰老友能之否貝特羅仰首視丁格其意若曰以主人故當出死力丁格與維娜均笑維娜曰丁格君吾信此犬能諳君言今夕之事賴彼乃勝於賴人且吾敢信彼之目光實銳於我里恩納曰維娜爾當勿往維娜曰奈何屏我爾輩悉外出而獨留我於此我能堪耶維娜之作是言乃出諸人意表里恩納與特萊相顧不知所措而明敏之丁格乃爲之畫策而決此難題曰若吾主已入鴉鳴屋而爲惡人所窘者則吾輩宜召警察爲之助當令一人乘汽車至梅爾斯頓鎮喚召之里恩納曰特萊此事宜任爾維娜可偕爾俱往特萊知此着乃爲維娜計遂亦不辭維娜曰甚善此意良佳吾雖女流必弗能袖手坐視他人之成敗吾能與君同行則尤屬佳事特萊聞維娜願與已同行私以爲幸蓋以汽車至鎮中較安於步行田野且時在深夜荏弱女子何能堪之里恩納曰善可往御



一較暖之外衣。吾儕待君於廣廳中。勿遲遲也。維娜乃起而登樓。下時見丁格及其兄皆御重衣而待。丁格以革紐繫於犬領。少選特萊亦已易衣而來。維娜向丁格領首曰。吾且觀君輩之去。我欲一觀貝特羅作何狀也。諸人乃同去廊中。丁格引犬距諸人少遠。俯而拊犬首。語之曰。我欲覓吾主。盍往爲我覓之。若在平常。獵狗使其覓物時。當先令嗅知其味。獨貝特羅與勃雷克相習已久。知其臭味甚稔。故丁格不以物使先嗅之。里恩納低呼謂特萊曰。異哉。子不憶勃雷克君出時。乃先登彼石級。復轉而左乎。今此犬亦如是。彼似能卜過去也。爾時犬以鼻嗅地沿廊而行。已忽得勃雷克之臭味。乃由草徑趨向牆次。丁格曰。吐勒。君可以同來矣。彼方如有所得。我等可隨之。特萊亦曰。子可去矣。維娜與我亦將行。里恩納遂行。特萊與維娜亦啓機待發。東勞西燕一爲新交之好友。一爲未婚之嘉耦。而宗旨則一也。丁格與里恩納行邸外一堤岸時。見汽車燈光兩線如張巨眼閃耀道中。而去。里恩納曰。貝特羅轉向彼矣。嗟夫。今夜所事乃急如星火。令人終生不能忘也。已又笑曰。丁格若固習於爲此者。而我則破題兒第一遭耳。丁格曰。脫無破題兒第一遭。誰則有第二次者。今日之新試驗。卽明日之經驗也。里恩納曰。此犬其神乎。似此迅如流電。我輩何從追隨及之。丁格力挽犬之領紐。始得少緩。而犬則深欲縱步疾馳。丁格知夜黑不可見物。若縱犬自去。勢必相失。已而至於溝上之籬畔。卽勃雷克隱伏之處也。又由籬而入。至垣下。忽舉其巨首。又回顧四嗅。丁格曰。老友。吾知爾意矣。爾謂彼已越此而入乎。噫。我等將以何策入此垣。里恩納曰。無論如何。我輩必犯萬難以入之。君且先據其巔。我更爲君設法。送入此狗。貝特羅體巨。量重。垣高而峭。舉而送之。良非易易。然力之所至。有何難事。丁格乃先登垣頂。分兩足跨坐其上。里恩納竭力舉犬。丁格



俯而受之。引其領。擲之於垣內。丁格亦幾隨之。俱墜。里恩納亦登垣頂。與丁格相繼躍下。二人與犬皆止。立少息。里恩納低語曰。我頃方越垣。已覺慄慄。不可自制。我心殊餒。已而犬復行。二人遂隨之。俱進。顧此時。貝特羅似大失其能力。蓋彼躊躇園中甚久。不知所向。實則此非貝特羅之罪。蓋頃者。勃雷克往來園中者三四次。故犬一時不能辨其正途。丁格低聲曰。吾等躊躇此間。徒耗時光耳。而貝特羅則似昏迷。失其知覺。奈何。何久之。犬又直前。止於一處。以鼻嗅地上之草。此時已近鴉鳴屋。丁格雖力曳其領。犬仍兀然不動。蓋此處即彼主僕二人釋置勃雷克之地也。丁格曰。老友胡為不前。貝特羅仰視丁格。嗚嗚然。頻振其尾。繼乃伏臥地上。意若謂吾事已了。里恩納呼曰。天乎。彼倦思眠矣。丁格自囊中出一手電燈。一按觸電之鈕。光照犬臥之處。成圓形之白光。顧無所覩。光亦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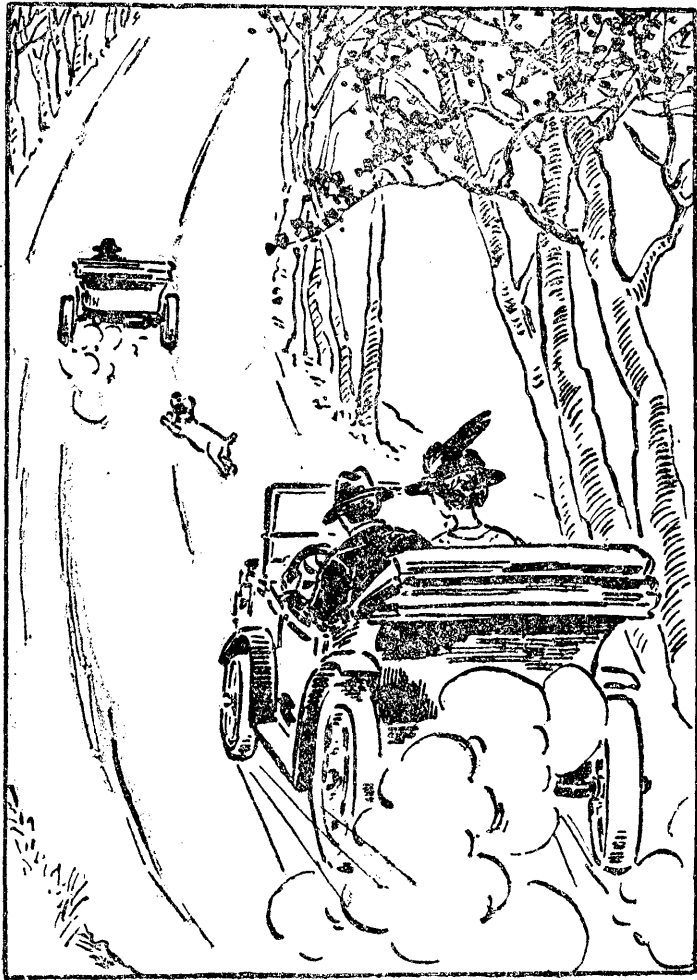
搖不定已而照至一處。丁格微呼曰：「吁！貝特羅固無誤也。試觀此爲何物耶？里恩納就視之，則地上顯然有S B二字。丁格曰：是必吾主人故爲此者。且此處有足印凌亂甚多也。且此足印非盡爲吾主者。丁格隨足跡行至鐵門之前而止。里恩納隨之。丁格察鐵門見已下鑰，拊里恩納之臂曰：「我深信吾主必在此。中若彼非受窘者，必不至以手劃地書姓名以示吾等。里恩納曰：君將何以爲計？言未畢，左首門忽啓，火光外射。貝特羅鳴鳴欲吠。丁格急伏於地，撫犬首曰：「貝特羅，勿聲。二人匍匐至牆下，見門內有一人出。左右顧視，反闔其門，留微隙，轉向右徐步行徑，上迎二人所在處而來。丁格忽生一念，輕語告里恩納曰：「吾將尾躡。是人彼何往？我雖未之知，然尾之未始無益也。不久當返。子留此守。貝特羅可也。里恩納曰：善。丁格遂循牆而行，漸隱於冥黑深沈中，隨彼人而進。及屋之正面，彼卽右轉詣一方形之黑影，黑影者門也。是人既入內，須臾卽聞有汽車機聲，發又少頃，見車徐徐自門內出，既出而止。車中人下闔屋門，復登車駛之出大門外而止。又自車中出返，鴉鳴屋啟，屋門入廳中。丁格見廳中有微光搖搖，又有行囊二具，氈毯無數，子爵之僕攜之至車中，其用意固不問自知也。丁格自語曰：「彼等竟思遁耶？已而僕過返，此次乃不入屋內，但倚門前以待。丁格踞於叢樹之中，與屋門相去數碼耳。可五六分鐘後，忽有手槍聲，砰然發倚立門首之僕，駭然急入。同時丁格亦一躍而起，僕行抵廳中時，丁格已踏其門檻。丁格行時本寂無聲，息顧入廳中時，乃因地蓆滑，失足幾顛。僕人聞聲回顧，不覺駭呼急躍至傘架，抽一手杖高舉之，擬擊丁格之顛。顧丁格身手矯捷，實非彼人所及。杖下時，丁格已直抵其前，杖落於丁格之肩，蓋彼之遇此類險事者已非止一次。因力握其人之腕，振之急，彼人痛極而呼，杖亦墜地。此蓋日本虬亟祖拳術之一法而

丁格所嫻熟者也。更一回轉，卽撲是人於地。已亦隨之同顛。以一臂力挾其胸，按之於地。於是其人不能更動分寸。顧猶欲撐拒。二人乃旋轉於地。椅桌倒亂。器物家具墮地。時聲乃益巨。如有千軍萬馬短兵相接於空谷中。丁格年少力強，猶能持久不疲。自念必能制此敵。蓋非勁也。惟其敵雖非強而狠，乃如狼二人相挾而旋轉地上者。良久敵得釋，一躍而起。丁格亦躍起追之。二人復相持。同仆一門。上門受推擊而啓。二人遂入一暗室中。丁格喘且言曰：「吾友無用也。爾卽走避。至於地角天涯，我必堅纏爾。身爾若能離我而去者，我亦不復自信矣。」語畢復壓其敵於下。丁格覺此室之家具甚多。當二人相持時，聞器物倒覆墮地之聲不絕。久之，彼人之首忽觸於火爐，創甚不能復作戰。至此戰事方得已。丁格自囊中出手鐐鎗之繼，聞有聲起自外間。丁格駭然出手電燈，照得門之所在。復納燈於懷，至門次摸索得門鈕，啓之而出。聞有足音奔向己，尙未及備，已見一重衣之人影躍而出。繼以槍聲砰然。丁格覺槍彈擦鬃際而過。急退入室中。子爵見敵退飛奔出屋外，直詣園之正門。凡此種種之動作，不過一刹那間事。此刹那間，丁格所見者，僅彼人之面。蓋槍發時槍口有火光，光照彼人之面，則明明爲意大利子爵邦納佛勒也。丁格已中彈，匍伏地上，血濡濡循頰而下。自言曰：「天乎！彼終遁出吾等之羅網矣。正思念間，又聞有聲自外間至。已而有二人入。先行者忽止俯察，丁格喏曰：「嗟夫！此丁格君也。彼儉殆已死之乎？」丁格察語者之音，知爲里恩納。蓋丁格自別里恩納而獨行後，里恩納頗不易制。貝特羅此犬屢欲隨其主人俱往。里恩納力挽之。始已里恩納嘗至小屋鐵門之前，視之犬躍跳欲前。里恩納回首挽犬時，覺有光自鐵門中出一閃而沒。惟不知來自門內之何許。久之始知此小屋內有圓穴地穴去門不遠。光卽自此中出者也。細察其門則

連鎖之鐵條已脫微撼之即應手而落其鎖亦脫乃輕推鐵門以寸進寸良久得見其內部穴下有高積之煤堆更就煤堆之下視之不禁駭然坐於煤堆之下者乃一衣外衣之人在其前相去可三四碼有一椅一人縛諸椅中里恩納視察少頃辨其爲勃雷克煤堆下之人微動里恩納見其持手槍又有一小油燈置於一平大之煤塊上穴中光線胥賴乎此持手槍者方有所言里恩納初不能辨之乃漸移漸前覺有重物橫擦己身急回首見貝特羅因力挽其領低語曰勿聲犬似悉其意亦匍匐門側而行既畧近止而觀之持手槍者忽舉手作勢似有所言里恩納覺其聲音甚稔其言曰密司忒血獵爾尙有四分鐘之殘喘可延汝知之否僅四分鐘也勃雷克不動亦不語惟里恩納審其目光則似全無懼怯意握手槍者又言曰君固聰明人奇智乃無人所能及爾所探得者已不可謂不多矣吾將離此鴉鳴屋我之離此實以子故顧我未去之前當目覩爾舌僵不能語里恩納探手囊中不禁愕然自齧其脣蓋里恩納之出實未備有利器然則惟有目覩彼人殺勃雷克無法以解之歟無情之光陰隨流而去握手槍之人又言曰時已將屆車且待發於門我必行矣言已高舉手中槍里恩納不知所措撫犬體覺其肌肉堅強如鐵握手槍者又言曰數至十吾彈發矣一：二：三：方數至是里恩納覺有物自身旁疾竄而過尙未知爲何物貝特羅已一躍而前犬能通靈且極機警既至穴口以前足伏於煤堆之頂作勢而待又聞四：五：六：之數至是犬遂如脫弩之矢疾飛而下若爲人類必不能疾行於煤堆自上而下獨此犬履之如夷將及地疾躍作人立直撲持槍者迅如閃電槍聲亦砰然發彈中其對面之壁里恩納大樂歡呼亦疾趨而下時邦納佛勒子爵已仆於勃雷克所坐之椅上椅亦覆勃雷克至此乃掙持欲脫里恩納方自上

而下煤屑飛揚。呼曰：勃雷克無恙也。子爵聞人聲急起立。四顧見里恩納舉槍更發。槍彈距里恩納而飛。越者僅數寸。中小油燈燈滅。窖內乃黑不辨物。子爵邦納佛勒非不善於射擊者。然神志昏亂中不能準的。此時乃覺犬之足音隨已。後回身舉足亂蹴。然冥黑之中彼何能有所見。且貝特羅躍跳敏捷。活更非舉足可蹴。其足着地時。貝特羅之足忽爲所踐。大痛退後。邦納佛勒卽乘隙啓窖門。拾級而上。里恩納正摸索得勃雷克之椅。急探囊出小刀。斷其束縛之繩。二人亦不暇握手相慶。一瞬息間卽亦趨窖門追而上。門已闔。不得出。勃雷克於地上拾得巨煤塊。呼曰：君輩盍少退避。言已舉煤塊力擊窖門一擊而鎖脫。乃出拾級而上。級盡則屋中大廳之後也。出廳見丁格臥地上。血泊中。勃雷克掖之起。丁格創且憊。倚其王人之肩。以自持。勃雷克問曰：吾友若何遇也。丁格喘曰：邦納佛勒此儉欲遁矣。速追之。丁格言甫畢。貝特羅已飛奔而出。同時聞有氣車機聲。軋軋丁格呼曰：此卽邦納佛勒也。其車已早備於外。吾主趣追之母使漏網。舍我於此。毋慮也。言已脫離。勃雷克而退。勃雷克與里恩納遂同出。見汽車已飛行道上。里恩納握勃雷克之臂。呼曰：天乎。盍觀此犬時。貝特羅已躍至車上。撲御者邦納佛勒。舉雙手禦之。車乃左右欹斜。犬與人相持。可一百碼已。而邦納佛勒忽擲犬於地。似作大笑狀。車行遂疾如流。矢貝特羅猶鼓勇直追。顧車行至。迅里恩納遙呼曰：貝特羅追之不可及也。盍止言時。二人亦狂奔隨其後。忽見有白光兩線自後疾馳。瞬息卽至。卽聞特萊之聲。呼曰：勃雷克爾耶里恩納曰：謝天之賜。君輩來何巧。耶言已亦不更言。卽登車。勃雷克繼之。車中傍特萊而坐者爲維娜。餘二人則坐於後座。勃雷克語特萊曰：邦納佛勒在吾等之前。盍盡爾車之速力追之。特萊乃運機疾馳。忽於車燈光中見貝特羅力竭而徐行於道旁。里恩

納呼曰。可憐哉。貝特羅爾德矣。可少休憩於此。吾輩不久當歸也。車中人均寂無一語。已而登一長坡。直造其頂。時前車相距不遠。迴光之燈可以及之。見邦納佛勒。屢回首視後車。特萊切齒。無論彼之車爲何式。若能勝吾托爾寶。脫者我當自啖其顛。車中速度針愈昇愈高。直至六十度。而其馳行仍寂然。不聞有聲。二車相距漸近。僅二百碼。邦納佛勒以一手運機。一手持槍。反顧而擊。但聞砰砰然。連發三槍。特萊駭然呼曰。維娜俯爾身。慎防槍彈。維娜嫣然而笑。夷靜自若。曰。特萊母爲我慮。我不懼也。特萊深恐所愛爲槍彈中傷。因畧減車之速度。車行稍緩。而與前車相距復遠矣。



里恩納恨恨自思曰。是皆因吾妹也。天乎。吾願彼今夜不與特萊偕來。蓋彼之在車中。大足減特萊之銳氣。吾等將永勿能獲彼獠矣。可半里許。至一相交之道口。邦納佛勒之車轉而向右。彼登一斜坡。特萊之

車所載較重登坡時極緩特萊高呼曰勃雷克子識此道否勃雷克曰識之蓋此道實通至石灰坑者也既至斜坡之頂見邦納佛勒之車疾行如故後車燈光至強前車遂無所遁其形此時特萊已易其初旨思但追隨前車之後距離稍遠以防危險追之不息則彼終有休止之時雖走徧英倫亦非所計如此則法至安全而無險特萊之蓄此意實因維娜故也又行二里將及石灰坑矣上下斜坡穿森林經砂地爲途至險阻而多曲折邦納佛勒竭其畢生之力終不能自脫於險後車之燈光如張炬目竟無遁形邦納佛勒或因此而大失望特萊忽疾聲銳呼曰勃雷克若注意及之勃雷克及里恩納皆起立前望見前車已行抵破籬之處破籬者卽前此嘗有覆車慘事之地也邦納佛勒復回轉其身面爲燈光所照色白如紙作聲狂呼如飢獅嘯於谷已乃力轉方向之輪不意車乃衝籬而出直至石壁之崖墜坑中聲震耳鼓雜以隆隆之聲白光一閃則汽罐爆而機燬矣後車至籬側而止維娜以手自掩其面呼曰怖哉怖哉勃雷克與里恩納均躍至車下勃雷克謂特萊曰子宜留此吾輩少去卽來言已與里恩納同出籬外至壁巔取小道而下勃雷克攜有手電燈以故雖行於險巖道上乃無躓蹶之患既至坑下見車燬於地且火焰熊熊里恩納四顧曰彼人何在也勃雷克繞車巡視無所得已乃於水畔得之體已僵如木石半身浸水中里恩納回首他顧寂立可五六分時覺有人撫其肩視之勃雷克也勃雷克言曰吾輩事畢矣更無可以爲力者宜返矣里恩納曰此所謂邦納佛勒子爵者果卽馬克士稅弗爾乎曰然必無疑義勃雷克與車中人復返鴉鳴屋見屋之門首停一游行馬車汽車至時屋中人聞聲出則檢察官龔生亦至與勃雷克握手言歡龔生曰吾輩之來似已遲首領雖似已遁然尙有二人在吾等監守力中也勃雷克曰爲



之。首。領。者。已。死。矣。言。已。與。檢。察。官。及。里。恩。納。同。入。屋。中。見。廳。內。椅。中。坐。二。人。一。爲。金。嘉。邁。克。更。有。一。人。髮。亂。而。狀。狼。狽。蓋。卽。馬。克。士。同。謀。之。僕。也。勃。雷。克。指。金。嘉。邁。克。曰。君。於。何。處。獲。此。檢。察。官。曰。得。諸。園。中。一。小。屋。內。彼。竭。力。自。辯。爲。無。與。此。中。事。者。然。我。思。必。得。其。無。罪。之。實。據。始。可。釋。之。勃。雷。克。至。樓。上。之。書。室。諸。人。隨。之。檢。察。官。曰。勃。雷。克。君。今。或。可。以。此。中。底。蘊。見。告。乎。勃。雷。克。遂。告。以。追。逐。馬。克。士。之。事。及。其。終。局。言。畢。衆。咸。默。然。已。而。檢。察。官。曰。然。君。曷。爲。而。必。追。逐。邦。納。佛。勒。彼。所。犯。者。果。何。罪。勃。雷。克。曰。邦。納。佛。勒。者。僞。名。也。實。則。絕。無。所。謂。邦。納。佛。勒。其。人。彼。自。稱。爲。邦。納。佛。勒。者。非。他。卽。馬。克。士。稅。弗。爾。耳。檢。察。官。愕。然。曰。君。言。信。耶。勃。雷。克。曰。可。無。半。絲。疑。義。吾。於。其。懷。中。得。一。日。記。吾。一。見。此。日。記。疑。惑。盡。釋。言。次。出。日。記。言。曰。此。物。容。後。了。之。今。先。宜。於。樓。下。之。二。人。中。探。取。此。中。眞。相。檢。察。官。曰。君。欲。詢。其。僕。耶。曰。否。其。僕。所。能。知。者。不。過。一。部。分。吾。欲。一。詢。金。嘉。邁。克。也。檢。察。官。立。趨。至。門。次。向。樓。下。而。呼。須。臾。警。兵。已。押。金。嘉。邁。克。至。金。嘉。邁。克。狀。殊。憤。憤。厲。聲。曰。若。輩。呼。我。何。爲。實。告。爾。我。之。於。此。事。本。非。有。關。係。者。爾。輩。乃。誤。拘。良。民。也。勃。雷。克。曰。吾。友。聽。取。吾。言。我。之。喚。爾。至。此。乃。予。爾。以。機。會。自。解。於。罪。若。爾。能。告。我。等。以。眞。情。則。一。極。重。之。罪。名。可。免。曰。罪。名。耶。是。何。罪。名。曰。謀。殺。也。金。嘉。邁。克。幾。死。已。復。安。靜。如。常。笑。曰。謀。殺。耶。謬。哉。我。固。未。嘗。有。謀。殺。之。舉。勃。雷。克。曰。子。曾。聞。有。岱。薩。克。司。其。人。否。金。嘉。邁。克。慄。然。前。俯。其。身。曰。若。知。之。則。何。如。勃。雷。克。曰。吾。知。彼。爲。爾。之。友。或。爾。之。伴。今。何。在。矣。曰。吾。未。能。知。也。彼。自。別。我。他。去。勃。雷。克。不。言。自。囊。中。探。取。一。小。鐵。匣。此。鐵。匣。卽。勃。雷。克。見。金。嘉。埋。諸。墓。內。者。也。金。嘉。見。此。張。兩。目。如。盆。勃。雷。克。曰。子。識。此。否。金。嘉。搖。首。曰。不。識。也。勃。雷。克。曰。爾。固。識。之。者。岱。薩。克。司。之。物。也。金。嘉。以。舌。自。潤。其。脣。曰。識。之。便。如。何。勃。雷。克。曰。吾。見。爾。於。梅。爾。斯。頓。墓。地。以。衣。服。一。束。及。

## 第

## 三

## 集

此小匣埋諸墓下。金嘉駭然曰：爾見我耶？然則要領已盡爲子得，吾無可諱。然我敢誓言：我所爲者固非有罪也。言次，額汗如珠，狀至皇駭。蓋謀殺者乃至惡之名詞，而其結局則爲償命。勃雷克曰：可以爾之事盡告吾等，或可解釋爾罪。金嘉曰：善。其事乃如此。吾伴病病極危，其病時我與彼方遊行無業，乃至梅爾斯頓邸。吾叩其門，欲少乞錢或食，以助吾友之長途。邸中主人馬克士稅弗爾出，吾等乞留宿一宵。俾岱薩克司得以少事安息。馬克士不容吾輩入屋內，惟命吾等止園內一小草舍中。旣入舍後，可一小時而吾友岱薩克司病亟而死。馬克士見吾伴死，乃與我相約作一事。吾友與馬克士狀貌逼肖，髯黑色，體長亦如之。我初猶不知彼所欲爲者何事，繼乃見其以己衣衣吾死友，又往賃一汽車，至彼縱車穿籬而墮於石壁下。又擲吾友於水中。吾言無半字虛，敢誓之於天也。時諸人均寂然而聽。金嘉言時狀極擊切，若惟恐他人之不見信。旣畢，其詞勃雷克問以數語，乃領首謂之曰：善。爾可至外間少待，吾等尙須爲爾書供狀。爾可畫押於其下。如此，則爾事已畢矣。金嘉出，勃雷克起立言曰：諸君乎？馬克士之慘死案已解釋詳盡，而所餘者僅有一事。特萊曰：君謂此珍寶耶？曰：然。又指室隅之一櫥，謂里恩納曰：子可啓此櫥。里恩納啓之，見有一聖誕節小樹，及取而置之桌上。勃雷克曰：馬克士固極智者，彼自念一得此珍寶後，卽遠引高飛脫離此地，而珍寶爲非常之物，若攜之而行，良多不便。彼意蓋欲至意大利，吾於其日記知之。其中有船票二紙，顧其行囊勢必爲驗稅者所檢查，遂出異策，彼以珍寶藏諸小球之中，以小球繫此小樹之上。人見之固不知此中蘊有如許奇珍也。言已，取小刀割一小球剖之內，實以棉絮藏於棉絮之中者。赫然寶石一枚，稅弗爾氏家傳之物也。乃曰：特萊君，今此樹者卽君之產。然此中尙缺其一，此一球爲吾

所竊吾初乃不知其中爲何物銜之口內力嚙之覺其中有物甚堅始知其用意方吾口銜小球踰垣欲出時彼二人乃來捕我我卽吐之於垣外君可於垣外得之特萊笑呼曰勃雷克君誠智囊也

(完)



曉香室豔詩

懊儂曲

夢曉

曲○瓊○微○憂○聲○丁○東○隔○簾○花○發○櫻○桃○紅○游○絲○落○絮○白○日○靜○吟○魂○一○縷○隨○春○風○  
 春○風○曳○逗○吟○魂○去○吹○墮○瓊○樓○最○深○處○屢○窗○細○鏤○玉○連○環○獸○戶○牢○鉤○金○屈○戌○  
 六○銖○衣○薄○天○風○寒○有○人○愁○倚○紅○闌○干○帶○露○折○花○招○紫○鳳○鋤○烟○種○藥○呼○青○鸞○  
 碧○桐○麗○巖○飄○香○砌○黛○痕○低○蹙○雙○蛾○細○一○曲○無○愁○果○有○愁○背○人○偷○搵○珍○珠○淚○  
 淚○痕○化○作○斷○腸○花○六○曲○屏○風○鎮○日○遮○欲○倩○銀○鷓○傳○信○息○絳○河○一○角○卽○天○涯○  
 天○涯○盡○是○消○魂○路○脈○脈○相○思○向○誰○訴○褪○粉○生○憐○啾○啾○疑○調○羹○莫○辦○鷓○鴒○妬○  
 不○住○秦○樓○住○鄂○舟○珊○仙○骨○幾○生○修○修○成○清○瘦○梅○花○影○冷○月○孤○山○獨○自○愁○  
 孤○山○月○冷○天○將○曉○元○鶴○衝○烟○赴○瑤○島○密○緘○花○葉○寄○朝○雲○上○元○祕○字○蠅○頭○小○  
 手○拓○冰○紈○貌○玉○容○迷○離○撲○朔○總○難○工○祇○應○打○疊○花○辰○葉○樂○府○新○詞○譜○懊○儂○儂○

社會小說

嫁

奩

恨

# 習字之好模範

本局搜羅海內最新西法精印與原本絲毫無異足為習字模範下列各帖尤為習字者所必備初高中等小學師範學生無不適用

顏真卿楷書雙鶴銘帖	顏魯公楷書習字帖	歐陽詢楷書九成宮帖	歐陽詢楷書皇甫君碑帖	褚遂良楷書公孫傳贊帖	柳公權楷書玄秘塔帖	蘇軾楷書醉翁亭記帖	黃山谷楷書幽蘭賦帖	趙孟頫楷書壽春堂記帖	趙孟頫楷書觀音殿記帖	趙孟頫楷書充國頌帖	趙孟頫楷書福神觀記帖	趙孟頫楷書習字帖	董其昌書勤政殿勵學箴帖	姚孟起楷書塲塔銘帖	黃自元楷書臨九成宮帖	黃自元楷書臨陶墓表帖	黃自元楷書臨皇甫君碑帖	黃自元臨華林園集詩帖	王仁堪楷書習字帖	何紹基楷書習字帖	何紹基楷書習字帖	成親王楷書歸去來辭賦帖	成親王楷書竹枝詞帖	曾國藩楷書竹遊記帖	張文襄楷書習字帖	陸潤庠楷書習字帖	
冊六分	冊二分	冊一角	冊一角	冊一角	冊一角	冊一角	冊一角	冊一角	冊一角	冊一角	冊一角	冊一角	冊一角	冊一角	冊一角	冊一角	冊一角	冊一角	冊一角	冊一角	冊一角	冊一角	冊一角	冊一角	冊一角	冊一角	冊一角

鍾可大小楷靈飛經帖	祝枝山小楷習字帖	董其昌小楷習字帖	馮開學小楷臨書譜帖	劉春霖小楷大聖教序帖	劉石庵小楷習字帖	以上小楷	王羲之行書斷碑帖	黃山谷行書習字帖	米南宮行書天馬賦帖	董其昌行書神道碑帖	劉石庵行書習字帖	鄭板橋行書漁家樂帖	以上行書	蘇東坡草書滿江紅詞帖	岳武穆草書習字帖	米南宮草書十七帖	趙松雪真草千字文帖	文衡山草書習字帖	董其昌草書習字帖	以上草書	周興嗣隸書千字文帖	錢梅溪隸書習字帖	陶濟宣隸書龍藏寺碑帖	金冬心隸書畫小記帖	以上隸書
冊九分	冊五分	冊一角	冊一角	冊一角	冊一角		冊一角	冊一角	冊一角	冊一角	冊一角	冊一角		冊一角	冊一角	冊一角	冊一角	冊一角	冊一角	冊一角	冊一角	冊一角	冊一角	冊一角	

上海文華書局發行 各省海文書局代售



小說會 嫁侯恨

法國莫巴桑 Edmond About 原著

王述勤 全譯  
廖旭人

第一章



卜宅於巴黎聖道米尼街。夫人素不喜閱報紙。此日却留心翻閱諸報章。顧非為徵聘工程司之故而為。是殷殷其意。蓋欲為女公子尋一快婿也。夫人性質容顏。雖已易其青春之舊。而風度娟好。猶如翩翩麗。

嫁侯恨

人大抵婦人年事達四五十。則姿色殊無可觀。若夫人者。亦世所罕覩矣。夫人頎然玉立。雖爲半卸之花。而見者仍視爲新發之蓓蕾。眼波流動。髣髴花信。年華黑髮如雲。齒全膚澤。面部無纖悉皺痕。絕未知爲半老徐娘者。夜妝時雪腕香肩。猶足以起婦人之媚嫉。兩足爲重體所壓。微欠輕靈。而一雙柔荑。御以珠翠。尙足以交映光輝。夫人風貌既不減於年華。性復溫藹可愛。蓋外觀與內蘊皆含有春穠氣象。櫻口常開。時舉皓手授人。爲禮長日怡然。心中若毫無牽罣。蓋天性然也。人以夫人性溫而色常霽。遇人一處和平。皆心焉羨之。夫人曰。吾生而安樂已往之事。如霧散烟消。不可摸捉。計余身所苦者。僅有數句鐘。余早已沈諸腦海。今日之境。已如碧空雲淨。將來且長。此晴明處。此身世尙苦苦自尋煩惱。非狂則癡。外史氏曰。甚矣天下無完人以俾奴華夫人品格之高。心地之明。尙不免有缺點。其缺點雖非有大節可議。而不知己墜身溷園之中矣。天下男子往往不度己力。好爲奢大之望。不意此病乃中於夫人。余甚惜此奢望二字。無以他易。致務虛榮者。甚至引之爲終身憾事。夫人之志迥異尋常。旣不在一生溫飽。尤非以榮譽爲求。其廠中年入子金。可十五萬佛郎。已邀國家之獎勵。但夫人縱無非分之想。然非先叙其少時歷史。閱者當不能默測其所望之爲何也。夫人產於聖齊曼街中之巴克里。聖齊曼街常爲文學家司達爾夫人所喜。至比之爲全歐諸之冠。夫人父曰洛泌諾。爲平民之家。業小商販。而暗中獲利無算。洛泌諾與其同時之諸貴族周旋至親。因得時承此輩賜顧。其商號曰邦沙魯意。洛泌諾治商至得術。非顧客自償其逋者。洛泌諾絕不過問。夫洛泌諾商而不得還逋。且晚不立見其歇業乎。不知洛泌諾取償於還帳之家者。乃倍蓰於他負。則以償者代出諸所負。而有餘矣。洛泌諾在諸貴族光顧之中。旣有時爲人所負。有時



亦遂不能不負人矣。久之洛泌諾環顧諸閥閱之家。乃貌焉如無物。當其在商肆中也。洛泌諾儼然一謙君子。迨歸寓則倨傲自高。常對妻女鄙夷貴族。醉則高言曰。余固甚悅世爵之家。但無論如何。吾乃不願以女嫁於若輩。惟其女主見。與洛泌諾乃大相忤。女既羨慕貴人。而尤醉心於侯爵。夫人生賦性於天。各有所嗜。而此女乃篤嗜侯爵貴人。斯亦奇矣。女生長富家。視高車駟馬。長日往來。一如村豎牧童。習見飛燕。故享受華侈。凡宮室衣服車馬僕從之奉。爲尋常女子所豔羨而不可得者。女皆恣享之無遺。女年近織素。聞王公大人。名則如雷。震耳十五歲。視聖齊曼街諸貴族。如神聖不可侵犯。意以貴族誕生。不偶非人類。所可比及。笄之年。第一思想。卽欲幸入貴族之家。使其平日僅能窺見門牆。望貴人不敢仰視者。一旦得與貴人同堂。並坐聆其音吐。勝於讀有趣味之小說書籍萬萬也。女思貴家門閱雖高。要非不可攀越。使一日得偶公侯伯諸爵爺者。寧非堂堂一爵夫人。顧公伯爵爲新承爵號者多。惟侯爵資歷最深。且乏冒襲。故女獨心慕之。以女之風貌品格論之。固不難立償厥志。但傍母深居。何緣與貴族接其形影。父時介女面律師及銀行業中人。女絕不愜意。迨一八二九之年。一日清晨。晨妝甫罷。女對鏡自憐。覺年逾花信。而羅敷尙未有夫。長此以往。豈不拋撇一己之青春。遂決意許亞郎吉廠主莫勒君之求婚。莫勒者。謹愿人也。女愛之亦如其愛意中之侯爵夫君。不幸翌年莫勒舉一女。六閱月莫勒病逝。時爲一八三〇年三十一號。正法蘭西革命紛起之秋。全國騷動。女以國亂時危。幾於無淚哭夫。益以遺產膠轕未清。及保存鐵廠之故。令女留亞郎吉不去者數稔。迄一八三二年。女父母病霍亂。數日相繼亡。女聞耗奔巴黎治喪。並以父遺業售人。買宅於聖道米尼街。宅左居普樂伯爵。右藍斯上將。女攜乳下雌雛入居新宅。

竊慶其得所以宅勢既佳復能與兩望族浹比爲鄰宅中器物精良視鄰右貴家所置者爲美花屋寬敞逾恆車良而馬駿出入奉給過人屋繚垣低鄰人笑語喧譁時時入耳女聞而長歎甚恨不能廁身其間一日侵晨園丁繫一鸚鵡白女女色喜知鸚鵡爲上將家物雖喙利時欲嚙其指亦不之顧親攜鸚鵡歸上將到門司事者接禽致謝旋掉頭入越數日普樂伯爵家兒女戲球落女家女得球欲躬自攜趨恐遇前窘則伏案作書措詞莊重而寓以風趣之詞許久書就發後得報書書爲家塾女師筆語氣輕率少感謝意女忿然曰豈司命者祇許吾鬱鬱久居二十七號房而左右二宅不令越雷池半步乎女所識聖齊曼街諸貴族悉爲亡父債家父素不索債諸貴族遇女亦因之不薄但女僅能於早間謁貴族（貴族接待均在午後）晚則悵悵無所之而卸妝寂處矣一日鐵廠司賬人因事來函促女往女住巴黎久終無一鑰可啓聖齊曼街貴族之門聽其升堂入室不意此次言歸鑰卒爲所覓得亞郎吉中有克波雷侯爵者騎隊中第二隊軍官也貧倚俸爲資年四十日圖口腹事嗜酒霑醉無虛日其使酒難近與負債纍纍遠近莫不耳其名女聞爲侯爵躍然起曰吾願不旣酬乎相與出入者二閱月侯爵辭軍人職挈此莫勒寡婦入禮拜堂結婚按法男女結婚應宣布婚事侯爵遂於亞郎吉市政廳聖道迷尼街及兵營中各貼一告白侯爵之出產証書上載千七百八十四年時爲法蘭西暴制時代書但記俾奴華名氏而不書爵號別有一紙則書俾奴華者卽克波雷侯爵也侯爵夫人旣成禮大置酒會鄉中遠近諸富豪車馬盈門極一時之盛顧夫人更欲一往巴黎遊諸貴族以復疇昔見蔑之恨侯爵梗夫人議曰亞郎吉酒冽而食物烹飪尤佳且便出獵樂土也之巴黎胡爲巴黎之聖齊曼街於余猶美洲之遠隔親戚故舊無一存其中

者夫人驚曰以侯爵貴人乃不認聖齊曼街居戶寯非咄咄怪事雖然是猶不足以苦夫人也侯爵長日沈酒醉鄉喜出而怒入性凶暴不讓於人常與夫人爲忤勃谿事時有所聞夫人怒之至以嫁侯爲不主意不如勿爲爵夫人不意此念果見諸實事也日者克波雷以過飲病眩目簾跳動據椅側坐以手自撚其鬚夫人侍立恭謹進以茶忽一蒼頭入報有克波雷伯爵者求見克波雷沈病中聞言躍起夫人質之曰君昨不云此間寡親故乎何來一家人克波雷曰予知爲誰姑進而視之可頃之一少年翩翩入年可二十歲克波雷貌焉小之少年身中材狀貌荏弱似爲未成丁之人二目四顧有愜快態一見夫人雙顴立絳話音和輒歷歷類婦人聲設非層際作褐色者望之幾疑爲易服之婦人少年面克波雷曰先生與鄙人縱非有舊今日請以家庭之事爲先生談惟余語當非一二言所能了誠恐夫人不耐煩夫人曰先生過矣先生旣爲同族人侯爵夫人自應與聞其家事少年曰夫人以余爲同族余滋不審其眞僞但夫人旣不厭詳聞先生亦默許則茲事眞相頃刻立辦克波雷木然如癡不審二人作何語少年謂克波雷曰先生余克波雷伯爵之冢子也聖齊曼街諸貴族無不識余家於聖道迷尼街夫人歡呼曰佳哉吾亦家於聖道迷尼少年微頷之卽仍續其言曰吾自高曾祖父以迄余身皆嫡派單傳爵襲向無旁支之子乃日者閱報悉有克波雷侯爵娶親事滋可怪也克波雷拭目伸首曰余乃無結婚之自由權乎少年曰否否寒舍固有家譜及承襲爵號之證書君果爲克波雷氏血脉者余寯不樂聞但先生當有一紙之憑證克波雷曰故帑何足憑嚙不知余爲侯爵者少年曰君言誠是此事無須多據但請先生以出產證書見示足矣克波雷曰余出產證書爲千七百九十四年物書固僅載余名俾奴華也少年佯平其氣曰雖

然。余。甚。願。君。之。果。爲。族。中。人。但。先。生。是。否。生。於。克。波。雷。乎。克。波。雷。連。應。曰。唯。唯。克。波。雷。也。君。所。謂。克。波。雷。者。果。爲。何。所。少。年。曰。克。波。雷。在。巴。黎。赴。地。中。海。路。綫。中。距。的。存。三。里。克。波。雷。叱。曰。余。不。耐。贅。辨。克。波。雷。家。所。有。之。不。動。產。皆。以。亂。後。售。盡。絮。絮。胡。爲。少。年。曰。先。生。言。乃。捕。風。捉。影。克。波。雷。家。田。產。別。業。初。擬。鬻。人。嗣。以。不。得。買。主。魯。意。十。八。陛。下。仍。舉。以。還。吾。之。先。君。克。波。雷。怒。極。霍。然。狂。跳。張。目。握。拳。向。少。年。曰。小。豎。子。吾。稱。侯。爵。四。十。年。孰。敢。奪。吾。號。者。請。飽。老。拳。少。年。忿。不。可。遏。欲。以。武。力。爭。視。克。波。雷。夫。人。仰。臥。巨。椅。已。昏。惘。無。覺。卽。亦。立。止。厲。聲。對。克。波。雷。曰。先。生。天。主。之。判。斷。今。日。縱。非。其。時。果。茲。事。關。係。僅。在。余。身。則。此。時。甚。願。以。先。生。辦。法。立。了。茲。事。顧。余。爲。代。表。父。兄。而。來。殊。不。敢。出。以。孟。浪。余。歸。將。鳴。之。官。請。其。判。輸。言。罷。向。自。命。爲。侯。爵。夫。人。者。鞠。躬。登。車。逕。去。克。波。雷。欲。追。留。之。少。年。已。杳。不。可。見。矣。夫。人。既。醒。大。歎。望。雖。克。波。雷。餘。怒。未。息。亦。不。爲。之。捧。茶。顧。二。人。此。際。乃。無。關。於。茶。之。問。題。夫。人。曉。曉。質。問。克。波。雷。必。欲。知。侯。爵。夫。人。之。稱。是。否。真。確。克。波。雷。既。忿。且。厭。揮。拳。狙。擊。之。夫。人。所。謂。生。來。苦。境。僅。數。句。鐘。者。蓋。指。此。也。兩。家。克。波。雷。訟。於。官。俾。奴。華。則。告。其。律。師。謂。稱。克。波。雷。侯。爵。已。非。一。日。然。不。足。爲。理。由。俾。奴。華。曲。應。賠。償。訟。費。且。自。此。俾。奴。華。不。得。以。克。波。雷。署。名。仍。稱。俾。奴。華。俾。奴。華。大。怒。立。草。一。書。厲。年。少。伯。爵。痛。詈。不。留。餘。地。下。署。俾。奴。華。啓。閱。者。至。此。當。曉。然。於。此。書。一。發。兩。家。結。局。必。出。於。決。鬪。下。禮。拜。日。侵。晨。俾。奴。華。中。仇。家。創。舁。歸。夫。人。奔。至。俾。奴。華。視。夫。人。曰。恕。我。別。矣。語。已。息。絕。如。此。醜。事。奇。聞。在。鄉。間。傳。播。較。都。會。更。捷。於。影。響。一。時。知。者。爭。欲。一。見。僞。夫。人。爲。快。而。夫。人。長。日。以。淚。洗。面。外。事。一。不。之。聞。顧。夫。人。非。哭。夫。自。哭。也。以。俾。奴。華。無。行。當。夫。人。新。嫁。時。已。悔。遇。人。之。不。淑。至。是。益。望。絕。心。灰。後。顧。茫。茫。思。及。聖。齊。曼。街。之。地。則。若。置。身。冥。獄。中。盼。望。天。國。終。

無路可攀。一日為夏曉。夫人搵淚花間。見小女尋母來。夫人牽女衣。數親其小頰。心緒起落如潮。既而諦觀女容。意殊滿足。女曰。攄詩年四齡有半。而風度不凡。已有貴婦人體格。美目脩眉。非俗豔之比。夫人思



所見巴黎女娃。具女姿者蓋寡。女去。夫人收淚自語曰。吾腦海曷為沈晦。吾有此掌上珠。前途寧無可着想者。但須持以堅力。俟門赫赫。必有攀附之一日。吾身已再醮。孰更委禽。果以吾女壻。俟爵則半生經驗。或可取償。吾固儼然真侯爵夫人之真母矣。吾女赴約會。吾必與俱。女與貴人跳舞。吾則袖手觀旁。若非法律家定一新律。謂人母不能

隨女出遊者。吾事決無不集。夫人自是他無所圖。刻意為女備為侯爵夫人。地女華妝炫服。類兒戲之小傀儡。夫人日授以大家舉止。遇人輒彬彬有禮。且為之延師授課焉。但惜攄詩非生於巴克里廬中。耳不聞車馬喧闐之聲。惟鳥語鶯言為所習聽。目所觀者多工人。而未嘗見制服之婦女。其味然於夫人所訓。

授之貴族禮數。一若夫人當日之昧然於亡父。不增侯爵之嚴誠。大抵童穉性情。陶鑄於耳目所濡染者。多成就於訓誨者。少彼之前後左右。無一非其師資。故其習於街談巷議。與夫村夫牧豎之行爲。較之感化於父兄師友之指導也。爲尤速。俾奴華夫人。雖苦心提撕其女。而女之志嚮。乃與之大背。日好與村中女娃爭鬪。鬪則滾身沙上。新衣被塵。喜逐犬。擊其尾而奔。每聞母雞祝祝聲。則必躍取其新下之卵。村人見女。僉謂此誠其外父洛泌諾與其父莫勒二人之眞血脈也。夫人日見女於尊貴自高之道。一無所曉。且不知力求襍飾。蠹然憂之。因時伺女旁。意但能得女有驕容傲態者。則庶幾矣。不意女性長厚。與人輒開誠無所隱匿。無論人之白皙如牛乳。販鰲黑如其廠中工人。罔不殷殷加愛。稍長。性畧更而於母所希冀。爲侯爵夫人地者。乃不能萬一。女至是所喜者。爲園囿。爲場圃。爲雞栖豚柵。下至於烹調之事。無一不留心。果實收成。與其調製。必躬親其事。如此察察細務。而家僮僕媪。乃不以爲妨己。而愛敬有加者。以此等人。尙知中饋主持。與洒掃應對之方。爲婦人天職。而此等學問。必研究於爲人女子之日然。夫人意則不若是也。夫人教女以貴家風範。而結局乃令女沾沾於瑣屑事。其實造就尙未爲無功。女師督責綦嚴。日諄諄以侯爵夫人爲策勵。然女以懾夫人威稜。轉逢師怒。夫人日詈女曰。汝無所知無所能。而爲人女子。幸居我膝下耳。女聞之以爲身旣恃母而生。母訓雖良。顧與其勉強而無成。無寧一任吾之自然爲快。故亦處之怡然。而夫人日夜急入聖齊。曼貴族團中。女能稍稍就範者。未及笄嫁矣。惟女年逾豈蔻。天真爛漫。雖童時已過。而穉氣猶存。蓋村娃解事。常視城女爲遲。如野芳俗豔。次人園藥而開也。女年十六。狀稍稍類成人。肌瘦。色微絳。畧舍村野氣。而俗塵淨然。望之若古時德國刻工所製之美人。一日夫人匆匆

治行事。謂女曰。吾且往巴黎。爲而覓封侯夫婿。女敬諾。絕不之忤。以少時。夫人立意嫁女侯門。此言已溢其耳鼓。惟懸懸於心。而未曾語人者。尙有一事。蓋女昔者嘗翻閱小本書於母友家。見書上繪一羸瘦老人。御魯意第十五時衣。短褲。鞵上加金環。佩劍雞翹。衣服光耀。下署爲某侯爵寫真。女自見此圖。深印腦海。意天下侯爵外表。必盡如斯人。及聞母將擇侯而婿。私心以爲果爾。則成禮時。必不免於失聲而笑。不意女防攝侯爵之心。尙未少殺。而母已毅然首塗。爲擇東牀之選矣。夫人於亡父債家諸貴族。交游仍未疏。就中尤親厚者。爲宿沙克男爵。夫人之謁男爵。不必以時。罔弗承其款待。男爵亦時時過夫人。以七十歲之老人。出入媼雌家。殊無嫌於瓜李也。一日男爵飯夫人廡。將罷。夫人正容問曰。君亦嘗爲人家眷屬。作月下老人乎。男爵曰。茲事有公司居之。執柯說合。未嘗任也。夫人曰。願君能爲二友服勞乎。男爵曰。使夫人爲吾二友中之一。則茲事當力肩之。夫人曰。君乃恰應所求。吾識有一女。年十六。美而慧。其求學不在教會學堂。而陶淑於家庭之教育。真天女也。但吾奚爲有隱於君前。女。吾兒也。嫁奩第一。爲此宅餘。但以吾所能憶者言之。有四百畝之園林。有大鍊廠。銷路極暢。低年子金有十五萬佛郎。中提五萬佛郎。爲吾養贍費。此外尙有他項進款。一生喫着不盡矣。綜言之。住宅也。園林也。十萬佛郎之子金也。男爵曰。甚善。夫人曰。少待。吾請直言。吾女固非侯不婿。婿家財產與其年事。均非所計。惟才貌兩須無瑕。而尤宜注意者。侯爵必真。而無僞親屬。必豪侈。悉與聖齊。曼街貴族。有交誼時。可過從。且許攜妻並母偕行。母得拒絕。君交游廣。獨無素識。侯家可以冰人。自任俾侯得良妻。並十萬佛郎之年額乎。男爵曰。二吾不敢必。一侯爵何足尋。君女果心許者。則立偶。余所愛如生子之某侯。此人視君所希者。似有過之。夫人曰。稿乎。

男爵曰。是人年僅二十有八。夫人曰。此細節。可勿論。男爵曰。翩翩美男子也。夫人意得曰。佳哉。男爵曰。其智能過人。夫人曰。夫婦之間。可無需智能二字。男爵曰。學問優美。爲博藝大學校生徒。夫人曰。諾。男爵曰。此外尙有專門之學。足爲君鑄廠。句。夫人曰。良佳。但家產如何。男爵曰。此節。滋合君所徵求之格。侯已破產。家無擔石之餘。卒業後。所以與軍界脫離關係者。因句。夫人復攙言曰。無傷。男爵曰。日者。吾見彼人窮窘。急欲覓一噉飯地。夫人曰。設偶吾女。何止噉飯。但果爲世閥否。男爵曰。渠家尊貴。乃同諸沙爾曼皇族。渠祖在封建時代。幾王盎特。阿夫人曰。其親串戚。腕若何。男爵曰。遍聖齊曼街。無不交其親故者。夫人曰。侯爵名傳乎。男爵曰。等諸亨利王第四。其人非他。卽烏得僞侯爵。君諒早聞之。夫人曰。烏得僞。烏得僞。似曾相識者。此名良不惡。使鑄之雲石額。吾門則吾家不居然爲烏得僞侯第乎。但侯倫不嫌下嫁否。男爵笑曰。大家閨秀。偶於平民。致失其赫赫姓氏。斯之謂下嫁。若男子委禽。眞名固在。奚降格之足云。侯爵號加實堂。向不以門第求人。吾去此卽備過訪。至遲以明日還報。夫人曰。吾友。明晚能否挽之來餐。抑渠誠有家譜。及爲憑證之故紙乎。男爵曰。固也。夫人曰。可煩其攜來否。男爵曰。是太唐突。容圖之後。當爲君詳析別矣。相見以詰朝。男爵出。徑詣聖班努華街三十四號宅。宅之主人自居平屋。以樓房僦與學徒。男爵登第二層樓。欸關。侯爵便服出迎。與男爵執手爲禮。男爵以此來係爲友人作媒妁。特上下諦察其人。果見美如冠玉。爲美好之丈夫。修幹適中。手足完好。望而知爲世家子。自遠祖以來。未嘗躬執勞役。圓顙而高額。黑髮被頂。藍睛濃眉。目光旣柔且斂。隆準廣頰。口巨齒齊。美鬚四繞。恰露絳脣。面微紅。畧近玫瑰色。其健碩耐勞之狀。溢於儀表。男爵意獻此美。旣於妙齡女子。必無不願託終身。但加實堂貌固魁梧而色。



殊鬱鬱似滿懷。結轆而聚精。會神以發明。所未解之事。諦觀之。知爲未發達之製造。家加實堂既進其老友時。適用中國墨繪省料鑄鍊爐之圖。草稿狼籍。重重互壓。其名目居上而可見者。有鍊鋼新法。有鑄鍊爐之新構造。有礦內常遇之危險。及其防閑之方。有氣管之製造。有工廠燃料正當之作用。一巨案廣占全屋之半。雖屋中陳設。有一短榻。數椅。一名人小銅像。及紅色窗幕之下。垂均爲案上諸物所掩。若漠然無足引人視線。男爵謂加實堂曰。孺子。別來一旬日矣。君事如何。加實堂曰。消息殊佳。余前登廣告於報中。有舊同學在下羅盎管轄礦務。見告悉余名。爲言於總理。聘余年三千佛郎。以五月一號爲始。此時余囊中所餘之百佛郎。適開始出兌。罄則無以爲繼。五日後。擬先行歸家。但卜羅盎者。良非樂土。多雨。年約十閱月。君知余素愛晴明。赴彼非吾願也。惟此去可續求學問之進境。理想所至。可期實行。得此試驗場。此身不爲小就前途。良可希也。男爵曰。吾來殊不恰當。本擬爲君圖他局。不意已有成約。加實堂曰。吾尙未裁答。更有何席。但言之。男爵曰。君計求偶乎。加實堂曰。承君照拂。良佳。但吾未了事件。多如蝟毛。一娶則妨礙百出。男爵大笑曰。君年已屆三十。尙孤子如戒律之僧。今有人爲覓一美慧之妻。此何如機遇。願乃以嚴詞拒絕乎。加實堂色少變。立即改容曰。感君高誼。但余未有寬閑時光。享受室家之樂。况娶後。擔負叢生。恐難於遍應。男爵曰。言義務則毫無。此女喪父已十五年。母擁產巨萬。爲人高尚。有大志。不好苛禮。約余。晚邀君飲。其家加實堂曰。感謝厚意。卜羅盎已牢記。余心不能脫離。男爵曰。異哉。君也。君果許婚。則聖道迷尼街。大住宅。四百畝園。十萬佛郎之子金。一一應載。諸婚約。君能以卜羅盎易此數者乎。加實堂曰。余操業爲工。舍工廠。則如絕空氣。十萬佛郎。縱可動人。然試問。魚不得水。君能以十萬佛郎之錢。

## 第

## 三

## 集

活之乎。男爵曰：君言可止矣。余今以便道來此。姑爲君一商。茲尙須他往。但君未行前，乞以預告。男爵既辭去，將出門，復轉身謂加實堂曰：君知此十萬佛郎之子金，乃來自大鍊廠乎？加實堂愕然立挽。男爵入，迫問曰：果來自鍊廠乎？余娶之，君所云明晚岳家之約，是否需余過君偕行？男爵曰：無庸。君但之。卜羅崙加實堂曰：老友勿爾。男爵曰：如君言可。

## 第一章

男爵既行，加實堂展臥圓椅，閉目沈思。久之，案上繪料垂乾矣。而加實堂仍自計曰：平民之婦，果何因而願嫁女於余？以十萬佛郎爲匱資，此事若在尋常少年，可不思而立許。俟婚後，自編箇中緣由，以爲解釋。惟加實堂長厚君子，毫無自負心，與未來侯爵夫人之質直不修邊幅者，同出一轍。故爲是躊躇滿志。加實堂思至此，意岳家必喜有學工人，又必素耳。余名謂余能發明新製造也。余於聖齊曼街貴族中，幾於無人不識面，亦向無不正當之行爲。其以此之故乎？否則以母女二人經理一大鍊廠，不足稱爲主人翁。因欲得一男子爲之經紀，於勢纔便抑，或以廠中虧累之故，或業務進行之遲滯，果爾。余以一身力任艱難，綽有餘裕。况余家曾自製寶劍技術，流傳淵源已遠乎。頃之趣進圖案前，續理未了之圖式，翌晨出步於呂桑布花園。午餐後，在厲大檢各報。加實堂思曰：人生幸不數娶，娶則妨及業務矣。晚五句鐘，加實堂從容易妝，備與新親相見。六句半鐘，過男爵許。心中極盼其老友能以岳家所以求婚之故告之。男爵知加實堂最深，故作一篇謔言，以相調弄。二人將至聖道迷尼街，見工人鬻聚，攀梯仰量人家門楣。男爵謂加實堂曰：君知此輩奚忙者？蓋額毋得僞侯爵第也。加實堂曰：是誠笑柄。君往往好作雅謔。男爵曰：不

信請命余素識之工頭下。男爵問曰：「工幾時竣？」工頭曰：「一閱月。」男爵曰：「汝向於此等事，一旬日了之。」工頭曰：「毋得僞侯家名號多，不易鐫刻。」男爵謂加實堂曰：「君信乎？」加實堂曰：「奇哉事也。余乃昏然如入夢境。」



各執己意，以求所聞，幾至爭持不下。而旁觀之老男爵，但計俯首大嚼，漠若無聞。俾奴華夫人既不知加實堂允婚之故，乃注意於鍊廠。加實堂亦不計夫人乃慕其侯爵，因自思曰：「夫人所以不喜談鍊廠事者，非不欲以富族炫人，即恐男爵聞而生厭。」夫人意侯爵屢談廠務，或欲舉吾所知也。孰知余之識聖齊曼

爵曰：「彼美此時，想亦頑夢於亞郎吉林間。」侯君為之一醒。加實堂曰：「女乃不在斯乎？」男爵曰：「君誠急欲一面，可為預告。」談時二人已為俾奴華夫人肅入。夫人知侯爵加實堂已許婚，特備精饌名酒相款。既相見，登席酒數巡。岳家與新婿娓娓長談。婿家屢以亞郎吉為問。岳家則頻叩以聖齊曼街貴族事。加實堂畧答數言，復紆折道及鍊廠。雙方

## 第

## 三

## 集

街與識。鍊廠同其澈透。良久。加實堂忽不言。廠事。夫人乃遍詢以所欲聞。夫人於亡父諸債家。歷歷記之。不爽。誠欲探悉。加實堂於諸貴家。能否一一爲之介紹。既知加實堂果廣交豪貴。新知舊好。指不勝屈。則嘿嘿得意。悉記無遺。若猶恐腦海不足容其所記事。將欲執筆紀諸壁間也。席終。衆悉入花園。仰望明星。有爛。夜景清幽。夫人謂加實堂曰。君知普樂伯爵家乎。加實堂曰。知之。論齒伯爵爲伯叔行。夫人喜出望外。又指曰。西家藍斯上將。若亦貴戚屬。尤妙不可言。加實堂曰。非也。吾亡兄爲上將。夫人假子。夫人且答。且思。意使上將司事。胖人果仍在者。吾當藉婿家權力。遣之。得此佳婿。真如獲庫藏也。此際。加實堂設欲踰牆過上將家。爲不速之客。以驚上將。夫人則俾奴華夫人必欣然立尾。其後。男爵老不耐久談。起而告去。夫人已爲二人備車。到門。男爵登車。謂加實堂曰。余既醉且飽。君奈何。但君年少。不多食亦佳。君視岳家何如。加實堂曰。一渾渾噩噩之婦人也。自不諳鍊廠事。亦不窮詰直哉人也。男爵曰。甚善。但渠頃與余握別時。已示悅君意。如是。君可求婚。加實堂曰。不太驟乎。男爵曰。驟曷足嫌。小說所云求婚之事。較君唐突者多。加實堂曰。余永感之下。無所請命。婚事固可自裁。然卒嫌其驟。男爵曰。君以爲驟。遲數日亦佳。惟君命是聽。至出產證書。及家譜之屬。當攜交余手。加實堂曰。物俱在。應用奚證。恣君所取。車到男爵廐門外。少停。加實堂下車。以步歸。猛力自省。驗今日之事。是否在於夢中。越日。男爵詣加實堂家。取諸證物。付之俾奴華夫人。夫人此次驗視證書。格外加意。並延考古學校卒業生。兼國家藏書樓副理。爲之逐一檢查。窺以顯微鏡。辨字迹。有無僞造。既信。男爵遂請加實堂求婚焉。俾奴華夫人既許婚。計女行禮之地。果在巴黎乎。抑仍假亞郎吉小教堂爲所乎。於巴黎聖馬大甘禮拜堂。則聖齊曼諸貴族。必羣來申賀。固極。

一時盛事。若在亞郎吉。則吾前與僞侯爵定情之醜史。不滌自清。既決計在亞郎吉。俟禮成。再入巴黎。於是立作書。厲車廠主人云。五月五號。吾離巴黎。爲女了婚事。吾去後。爲我重修車軒。加斷毋得僞侯號。茲將式樣附覽。此外尙須別備一車。宜高且美。飾以貴族應用之品。因馭者與僕人均着制服。車色更宜審慎。爲之夫人。思將來。介己入貴族社會中。惟女是恃。不覺舉平日苛繩其女之心。一洗都盡。慈愛之念。不覺油然而生。遂伏案作書。寄女。書曰。吾最愛最可寶貴之女。據詩覽。吾已爲汝覓所盼望而未得之夫。爾不日將爲母得僞侯爵夫人矣。吾爲汝後來佳耦計。特於稠人廣衆中。精選得之。此人爲世家子。年輕美丰姿。而有學。與貴族多結交。吾最愛之女。吾母女二人。既相依爲命。汝之幸福。卽吾之幸福。不久。汝可來巴黎。與幽闥之亞郎吉相離。汝之在亞郎吉。直如鶴立雞羣。果到巴黎。巴黎諸貴族。且悉欵汝。而吾卽與汝俱。此何如榮名樂事也。爲人母者。得日見躬親。此等事。寧非世界大奇觀乎。夫人此時樂極。覺身輕如燕。趾高若不履地。顏色澤美。似在十年以前見者。亦若夫人之身。喜氣四繞。時而舞蹈。時而歌泣。逢人輒怦怦。心動若欲告以中心。無限歡樂。貴人車過。必卽而爲禮。其遇加實堂。禮意優渥。加實堂久不承人。欺接。敬重亦逾恆。日與夫人出入。跬步不去。所至地。必攜夫人偕。雖夫人雅不欲道。鍊廠中事。加實堂亦不生慍。夫人赴亞郎吉之前二日。加實堂助夫人治行。幾於形影不離。於大亨貨肆。購一玫瑰色木匣。中割數方。加實堂出肆。問夫人曰。購此奚用。夫人曰。爲吾兒新婚贈品之花筐。加實堂雖貧。此時却露自高之色。曰。茲事宜屬我。夫人曰。侯爵爾過矣。君爲據詩夫子。君欲貽以品物。恣君所欲。惟須候成禮後。方可自由行動。此時尙宜讓我爲之。吾意男子以重物。賄贈未娶之妻。滋不中禮防。君其勿笑。吾之拘迂。今

## 第

## 三

## 集

日日備新婚物品。一月後。君欲何求。助君置之可也。夫人膠執已見。峻拒加實堂。辭曲而情婉。令加實堂唯唯。無以爲辦。加實堂三日前。曾欲以重利向資本家假款。備贈物需。未成議。至是遂一聽夫人出入貨肆。廣購絲布珠寶之屬。而不及於鑽石。以夫人家儲此多。無庸出貲而置也。夫人於五月五號。別加實堂。約以下月十二號相見。並許身詣市政廳及教堂。報告婚事。令加實堂自備新婚衣服。夫人於行李匆匆時。竟將加實堂家諸證書。悉挈入箱篋中。攜之赴野。攄詩見母歸。大異常態。意巴黎風氣。果大佳。乃能化人如是之速。夫人素無恢度。今乃於攄詩一言一動。悉覺如意。視攄詩若天使。臨凡攄詩出話。重如黃金。價值夫人愛女情摯。日夜相依。謂女曰。女所之地。吾地也。舍死別不復相離。攄詩亦自是始敢向母開誠。知天下侯爵未嘗無年少貌俊之人。而不盡御服如圖中所繪者。夫人歸亞郎吉之次日。有女友梅利野夫人者來謁。道其女拾菱將與巴黎糖廠主人仇台結婚。頗喜女所字之得人也。俾奴華聞之欣然。告其女友曰。吾女固已字母得僞侯爵矣。二人喜極。相持以自慶。梅利野夫人既去。攄詩自喜曰。拾菱者。吾兒時良伴也。異日到巴黎。彼此可時。時過從無慮。岑寂幸事也。夫人曰。吾兒汝過拾菱。以寶馬香車炫耀道上。若拾菱謁汝者。則又當別論。人各有等級之差。不容自貶於社會上。果公爵夫人下臨汝第。同時必不可與糖廠之婦握手爲禮。顧汝亦無庸戚戚爲汝。但以晨見拾菱可也。攄詩曰。巴黎何地。而束縛如此。吾寧寂居村中。時時可聽欸容。夫人正色曰。出嫁從夫。母多言。亞郎吉村大備結婚。閭巷盡聞其事。以梅利野夫人自其女定聘後。四出謁人。道女得佳婿。同時並及攄詩嫁侯事。每過一家。輒述其出俾奴華家後胸中所編造之言曰。夫人素承關切。吾不能不以女子字人奉告。但吾女雖福薄。非若攄詩之嫁某侯。然

吾婿爲長厚之實業家。仇台年三十巴黎第一富戶也。梅利野夫人馬駿車迅。連日以消息外喧。村中貴族大爲攄詩惋惜。謂俾奴華夫人將復蹈前轍以僞爵爲女。夫夫人聞之。夷不爲動。出侯爵諸證物示男爵夏鳥夫人。請其鑒定。肅然曰。蒙夫人惠降。僅一二面。而夫人學養有素。已足信吾。且夫人於貴族門第知之尤詳。老身前此不幸爲盜貴族之名者。所弄其歷史。當爲夫人聞及。茲吾女已與母得僞侯爵議婚。侯家證物悉入余手。吾爲鑒前車。故此時大類驚弓之鳥。步步防閑。請夫人爲我審定其眞僞。俾免異日節外生枝。俾奴華夫人此篇請託詞旨委婉而得體。令夏鳥夫人躍然起好奇之心。且喜身受重託。驩悅之情。露於眉宇。是日卽大置酒。高會諸貴族。酒酣出母得僞侯家證紙。陳列座上。請諸貴族協力研究。俾奴華夫人所求於夏鳥夫人者。其目的蓋在此也。此時證紙上若特發一種尊貴之香。使諸貴族一近鼻端。立起而信之。卽素與俾奴華夫人積不相能者。亦皆反仇爲友。而夏鳥夫人主持指導。其中若演說場之主。席與音樂隊之領袖者。夫人離席興曰。俾奴華夫人自是可以貼然自慰。吾亦爲汝慶佳運。若汝者可謂完全之婦人也。羣中有人曰。俾奴華無恥小人。使當日之事。早爲吾輩聞知者。必力爲夫人指示。第三人曰。俾奴華夫人滿望廁身貴族。志望甚高。是亦烏可浪謔。且在富人明眼中。視吾貴族如許。尊重則吾輩身價應居何級乎。衆乃紛紛起而論議。一人曰。俾奴華夫人非蠢婦也。一人曰。風貌亦佳。不知操何術。能於色衰之年。還其美貌。一人曰。其女眞安琪兒（神女之意）也。一人曰。久未見其人。今忽忽者。已許字乎。一人曰。此後女爲吾同儕。惟其學優。始有今日。顧非其母早備爲侯爵夫人地。亦安得此。一人曰。此侯爵大未可量異日。必爲吾村貴族增其光彩。一人曰。聞其家富有資產。必好客可知。一人曰。其岳婿兩

## 第

## 三

## 集

家既多燕客。我輩從茲可常圖聚會。自夏鳥夫人延客之次。日起俾奴華夫人家。嘉賓滿座。應接不暇。皆十二年來與夫人未通慶弔之人。五月十二號。加實堂侯爵自巴黎來。到時適赴晚餐。侯爵之在巴黎。已貸得一千佛郎。以二百佛郎爲息。行篋既備。遂別老友宿沙克男爵。趁車往南詩。由南詩而狄爾斯。易馬赴亞郎吉。果道佳者。一句鐘可至。將至。覺左向有機軸轉動聲。知爲工廠。侯爵聞而漠然。以滿念懸懸於攄詩。雖平日最喜之事。不足搖其心也。侯爵與攄詩向無一面緣。而兩心相印。脈脈通情。若天作良緣。不期而巧合者。一晤立露愛情。片言立成良友。大抵少與少聚。美與美居。同類相投。故一見如舊也。二人相顧默然。愁狀可掬。侯爵天懷浩蕩。一如攄詩。而磊落光明。顯然外露。若夏日紅輪灼灼於晴天之上。天下不正愛情。往往瀕於險巇。而獨有夫妻情好。爲天地陰陽之道。其驩愛相處。大類游行花徑。芳榮辛麗。左右逢源也。俾奴華夫人以二人伉儷甚諧。喜其得計。許二人自由野遊。二人初識面之數日。但各抒情愫。已而攄詩漸漸引侯爵評賞園亭。一日午餐後。二人以騎行赴野。歸時已在晚餐之後。越日遂入鐵廠。加實堂初喜此廠。以攄詩未與偕。仍力持不踐其地。及見攄詩意頗重工作。備悉廠中工人名字。以亭亭玉立之身。履烟塵之地。而不以爲污。尤覺喜出望外。加實堂年富好炫其能。入廠歷視諸工事。見工人輒察問之。且以所知授廠首。學問經驗。均爲攄詩所心悅。尤默然意愜。及歸。俾奴華夫人見二人身被灰塵。而顏色怡然。自若曰。福哉。二少年也。何地均足以娛情。二人樂而忘倦。直入園中。岩石之下。暢談未來計畫。如何用力以圖福。如何寧居寂處以葆愛情。若禽鳥巢於山深林密中。自食其力。而無一言及巴黎。無一言及聖齊曼貴族及世界虛榮事。攄詩不知世界舍亞郎吉外。尚有所謂樂事。加實堂至是亦忘之一日。



侵晨。俾奴華夫人以本夕婚書當簽字事告女。及加實堂定六月一號行禮。以前一日在市政廳結婚。天下歡樂之事不能不先以憂勞簽約之日。夫人治酒饌。遍延村中名貴。齊集喜筵。加實堂及攄詩皆冠草冠。出遊園囿。以待嘉賓。雪衣翩颺。與玫瑰色外衣相輝映。益覺斌媚可入。道經鐵廠近處。加實堂爲廠中管事所挽。此人禮加實堂意至殷。敦求加實堂指教。三人既入廠。廠工皆起而爲有趣味之試驗。直至廠鐘鳴四下。攄詩始退。整晚妝。謂加實堂曰。君尙有時間。可少滯。觀驗法之終局。加實堂留歷審諸工作。見獵心喜。則亦起而躬親。灰塵染手不顧也。五句鐘。加實堂去。袖污而手垢。適來客一羣。聯袂出其塗。有知爲加實堂者。呼其名而止之。此人爲知爾斯鹽廠工師。加實堂同校友也。校中諸同學。素重聯絡。如村居貴族。時時過從。故隨地可相遇。加實堂聞友聲。立趨而持之。引手外向。防垢觸友身也。羣中之貴夫人。皆愕詫遙顧。謂以侯爵之尊。下與鹽廠工師行禮。至於親切若此。其行徑乃類市井小人。迨見加實堂更新衣。最合時製。迥非下流社會所得妄僭其儀式者。而疑念爲之立消。在禮席間坐位。加實堂宜居俾奴華夫人及男爵夏鳥夫人之間。不意客方就座。夏鳥夫人驟有首疾。不能如席。於是去夫人杯盤。而加實堂適得與知爾斯之工師鄰坐。其位次居衆賓之中心。衆賓凝目集視。加實堂冀得假以詞色。就中尤以貴族代表之議員爲最。厥狀乃大類殿陛之上。鶴班列序。北面而候。王言者然。加實堂此時滿懷。祇有兩種思想。糾纏不能去目。所注者。攄詩耳。所聞者。工師之談吐耳。已而客中思以時政相關事。勾引加實堂意。於是縱談。現在政體極力排擠之。而太息痛恨於舊政之淪亡。庸腐頑固。聞之令人鼻笑。此種論說。若古昔時代之侯爵前。或尙有效果。而對於今日之加實堂。聲能入其耳鼓。而言不能進其腦筋。方四座無

語。加實堂問工師曰。君廠有地中鐵道之鐵軌。時價若何。工師曰。在法國一千基羅鐵軌。合三百六十佛郎。若按英國噸。十五基羅有羨。運費在內。每噸在十一鎊十先零。及十二鎊五先零之間。加實堂曰。余意用省煤爐所製者。爐圖前已奉覽。則貨色既佳。價比英金爲賤。每噸二百佛郎。或尙不及。工師曰。君仍精勤研究。一如前此乎。加實堂曰。否。殆有過之。君廠近尙出險事乎。工師曰。屢矣。加實堂曰。余已發明一防險新法。此法在余所轄之聖德狄挨煤廠。行已三年。未生一意外事。遲日當爲君詳言之。座中貴家諸命婦。聆主客鬯談。廠務皆傾耳以聽。俾奴華夫人。意悵甚。幾欲蹴加實堂之足。禁其勿嘵嘵作鄙賤語。有子爵卜加坨者。且慇懃加實堂意。問加實堂曰。侯爵有礦產在魯華府乎。加實堂曰。無之。余在彼充監工職。俾奴華夫人聞之。邑邑不樂。度衆賓已饜所嘗。卽離席興。客至廣廳。彼此私相耳語。起而竊議侯爵貴人。謂奈何躬親工事。至於不避汗垢。且與工人持抱。爲禮製機。而鬻賤價之鐵軌。充煤廠工頭。客中有少數寬厚之人。於衆難交集。中力爲加實堂辯護。曰。魯意王第十六曾自製鎖。亨利第三尙爲內侍之雍髮師。難者曰。兩王特以游藝爲玩好耳。然天下安有深入洞穴。以執鐵鑿煤爲消遣事乎。駁者曰。余父避亂於柏林時。曾以製造火柴爲業。俾奴華夫人奮然切齒自語曰。諸君但恣言之。吾當有術令君等信吾婿爲真侯君等。今日光蒞不啻降格相從。俾奴華之名。已沉腦海。吾仇復矣。一禮拜後。吾且治裝之巴黎。迨余跡再見於亞郎吉時。恐卽諸君中年事最少之人。亦應幡幡其髮。至於加實堂侯爵一抗爽率直人也。但使僑居旅店。與名公貴胄共其晨夕。則妄念之病。必且立愈。將署約時。夫人出加實堂新婚贈品花籃。陳於衆前。衆見籃中物品。目眩神迷。讚頌之詞。又復紛紛盈耳。使加實堂懵然無以爲報。意於成禮次日。語

據詩以凡此璀璨光華者。皆非感己之惠。方管理私產員。檢閱簿冊時。衆皆張目迫視。顧非欲識據詩。奩具。奩具早已了了。於人乃爭欲一觀。侯爵采邑及邸第之數也。不謂衆測乃大迷誤。蓋母得僞家無長物。特襲一侯爵號耳。簽約之翌日。加實堂與據詩新歡方濃。但覺時光之似箭。五月三十一號。加實堂與據詩行禮於市政廳。廳長手民法一篇。誦至婦人出嫁。從夫一語。加實堂及據詩同聲應諾。絕無疑慮之意。俾奴華夫人聞而心愜。以眼色逗據詩。意平時訓迪之言。至此得其左證。及歸。夫人欣然在據詩前。謂加實堂曰。吾婿君今在法律上爲吾婿家。遲明卽以君首季應得子金相奉。加實堂曰。母請勿亟。吾奚需而求此款。復顧據詩曰。錢者余最末之顧慮也。夫人曰。君勿蔑視此阿堵物。數日後。君且赴巴黎需錢。必夥。加實堂曰。赴巴黎乎。何爲者。夫人曰。僑居耳。君在巴黎親串戚。必多。至彼可時時把握。今冬及後此時。光亦得於巴黎結合交際團體。加實堂曰。夫人。余決計不住巴黎。巴黎氣候非佳。婦人在彼者。多染病。居家於巴黎。但綿之三世瓜瓞盡矣。須知巴黎之爲地。設非各省人民爭移居其中。若癡狂然者。每百年成爲沙漠之場矣。夫人曰。正防其成爲沙漠。故我輩宜趣前往。加實堂顧謂據詩曰。女公子何無片言見告。據詩低眉不答。且身侍母側。手足如被羈縲。夫人昂然曰。茲事爲理之當然。胡煩預告。吾女爲母得僞侯爵夫人。非居聖齊曼街者。曩矣。據詩吾言當否。據詩低聲勉答一諾。顧此諾遠。不如在市政廳時所答之諾。爲直捷不疑也。加實堂曰。居聖齊曼街乎。居聖齊曼街乎。據詩爾殆以聖齊曼街爲萊蓬方丈。欲一探其奇乎。讀者想不知加實堂果有何種祕密。而痛恨聖齊曼街若是之深也。加實堂復曰。女公子知聖齊曼街之真相乎。女子之居是街者。類多矯飾寡情趣。若烘焙之果實。真味無存。妙齡婦人。醉心襍飾。祇知

有華侈而已。髮蒼蒼之老嫗。既鮮十七世紀時端嚴之度。復不若魯意十五時人之善作雅謔。衰朽之翁。日耽耽於擣菹之戲。少者佚遊晏樂。日以馳馬試劍之言藉爲談助。男子中年應治生業而立身根本。都無把握。長日戚戚於不足煩之事。以煦煦之仁子子之義。盡惑庸衆而博其歡心。攄詩此卽聖齊曼街中之景象也。不必親見。以目其真相。盡於斯矣。爾今宅樹木陰陰之中。比鄰左右。無非愛爾之人。吾之崇拜爾至矣。爾更有多金可資以圖幸福。若居巴黎。令爾軀體不適。則樂地盡愁城矣。况夫家庭樂事。盛夏則煮茗以消閒。隆冬則圍爐而笑語。目前有伉儷倡隨之歡。將來兒女成行。笑啼皆可以娛樂。凡此種種。皆美好之光陰。爾乃欲一擲盡之。而靳靳於虛幻之榮華。果胡爲者。以逸易勞。以樂易苦。吾不任其咎也。女公子必欲居聖齊曼街者。吾亦不爲前導。俾奴華夫人聆加實堂長篇駁語。狀如孩童疊骨牌。爲坊表。瞠目視其磚石零落倒塌。不可收拾。夫人鼓力爲勇。僅得訥訥出一語曰。攄詩汝其作答。攄詩伸手向加實堂。迴視其母曰。出嫁從夫。加實堂擁攄詩於懷。以吻親之無數。夫人自此長日畫策。令其臧獲輩協力籌商。俾挽加實堂於巴黎。越日成禮。竟夫人乃攜加實堂隅坐。而問之曰。爾不聽吾母女僑居巴黎。此意是否爲爾最終之計畫。加實堂曰。夫人尙不聞攄詩柔婉之答辭乎。夫人曰。若我必堅持茲策者。奈何。吾今年四十有二矣。而精勤以圖入聖齊曼街社會中者三十年。於茲徒以羨慕揚名於大家門內。甚至嫁身僞侯。爲所毆辱。進而言之。吾所以嫁女於君者。非涎君才豔君貌。以君有赫赫之名。足爲啟發貴家門戶之鑰耳。須知天下安有無故以十萬金之產餉汝。任汝消磨歲月於工廠中乎。加實堂曰。夫人恕我論吾清白名字。以二千萬佛郎博之。不爲貴也。但夫人既絲毫不我予。此節可置之勿論。鐵廠園地。攄詩應得

之產也。至吾二人所奉夫人子金。半爲鐵廠母金之利息。半爲住屋賃金。吾所有者。盡爲攄詩分內物耳。彼我夫婦。不難善爲調停。夫人厲聲曰。汝之得攄詩。與攄詩之得汝。皆來自吾。汝阻梗吾生。幸福負心甚矣。



堂福命於無窮。夜二點鐘。男女賓星散。加實堂夫婦尙佇立門次。夫人以此會自女壻二人而開場。亦當由二人而結局。時夫人眉蹙。額上若蒙雲霧。驟不可開撥。卽請許爲女作一刻鐘之話。引女入樓下洞房。加實堂上第二層樓。振刷身上被塵。及下至梯次。斗聞門外車聲磷磷。去甚疾。怪之。入視洞房空闕無人。

第

三

集

轉至夫人臥內。窗戶洞開。屋中洞無所有。惟履舄交錯。舞衣三數。及他衣禪之屬。雜寘氍毹上。加實堂掣鈴。無應者。出至更衣室。家僮沙克迎面來。狀至倉皇。加實堂牽沙克衣。問曰。頃余是否。聞車聲乎。沙克曰。然。若先生不聞者。殆爲聾聵。加實堂曰。客散已空。更殘漏盡中。誰出者。沙克曰。出者爲夫人及女公子。攜男女僕各一人。加實堂曰。怪哉。夫人女公子。出不余告。獨不有以遺余乎。沙克曰。先生勿怒。夫人固留一書。加實堂曰。安在。沙克曰。在奴子帽中。加實堂曰。取來。蠢奴。沙克曰。防其遺失。故夾入帽底。加實堂展書。借燈光讀之。書曰。

侯爵鑿竊惟愛情與財產二者能奪君出戀戀不捨之亞耶吉老身已挈君妻挾君產前赴巴黎卽請來取。

## 第二章

加實堂閱書竟。搓而納之衣囊。返身顧沙克。沙克以手循帽簷。旋轉不已。加實堂曰。侯爵夫人絕無留語告爾乎。沙克曰。無之。夫人乃並不少假奴子以顏色。加實堂曰。此間有捷徑。可通知爾斯否。沙克曰。有加實堂曰。路遙乎。沙克曰。一刻鐘可到。加實堂曰。爲我備二馬。余助若治鞍。果吾馬先車抵知爾斯者。若當得一魯意之獎賞。半點鐘許。沙克着馭者衣。侯爵仍御禮服。至知爾斯車站。沙克喚醒馬槽之小廝。問夜間有賃馬者否。小廝答以宵來至今。未有僱馬之客。加實堂謂沙克曰。吾許爾以二十佛郎。爾受之。沙克作恇怯狀。曰。每魯意不值二十四佛郎乎。加實堂曰。鈍驢久跌價矣。沙克曰。此價格乃聞之。吾神當吾祖時。兩魯意零四十蘇可易五十佛郎。加實堂不之答。其聽官全屬之亞耶吉一方。沙克嗷嗷自語曰。奈何。

以如此燦燦金錢。乃落價。若是之低。加實堂曰。聽之。若不聞車聲乎。沙克曰。無之。何厄運若斯。加實堂曰。子奚言。沙克曰。吾云不意金錢低至二十佛郎。加實堂曰。更予爾一魯意可耳。絮絮胡爲者。沙克立止。而齒間尙自語曰。脫魯意仍有二十四佛郎之價值。則此二魯意並吾主婦所惠之四十錢。恰足以兌五十佛郎。奈時境日非誠如吾祖所云者。加實堂跨馬久候。至一句鐘不下。度去車或遭意外事。沙克慰之曰。先生。或者二夫人之去。不取道知爾斯。亦未可卜。加實堂曰。我等當前馳。沙克曰。勿須。二夫人行在二句鐘之前。加實堂曰。然則引我由正路歸。抵家。屋中情狀。一如加實堂未去之時。惟缺一車兩馬。此時但聞不合拍之歌聲。夾入琴絃。呀啞雜唱。蓋工人及村夫輩。慶祝攄詩婚事。餘興未闌。尙跳舞於曠野中也。加實堂此際第一思想。卽欲禁沙克勿在亞郎吉洩其追躡兩夫人事。顧欲禁之。舍遣沙克赴巴黎。無以絕口。加實堂計決。謂沙克曰。子可趁南司車。至南司以舟入巴黎。尋母得僞侯邸。在聖道迷尼街五十七號。見俾奴華夫人。告以二日後余且前往。車費在此。速將去。沙克受資。忸怩問侯爵曰。脫奴子。徒步赴巴黎者。此資。是否仍屬之奴子。加實堂怒不可遏。舉蠻鞭一踢。立令沙克離亞郎吉而近巴黎。加實堂憊甚。登樓橫臥榻上。顧非求睡。欲於靜中探索此日之遭。何以出人意料也。夫攄詩於加實堂情好方生之際。儻然遠颺。實令加實堂求故不得。然其設謀蓄意。必非取決於俄頃之間。此亦至明顯可見者。果爾。則攄詩一句鐘前。與加實堂喁喁私語。若不勝情愫之纏綿者。及其出纖纖素手於稠人廣衆中。與加實堂相把握。此情此狀。皆出虛僞而素行至此。亦不可信矣。但使攄詩不垂眷於加實堂。胡爲許嫁。可與否。均一言耳。奚難易言。可而言否。且其母既許女潛逃。必甚慙。慮攄詩之策。加實堂思及晨來與俾奴華夫人忤辯。

第

三

集

知夫人必甚憤己。因此快其報復之心。但貪妄如夫人。安能不終日之間。力迴其愛女之志嚮。且據詩。卽落漠無情。獨無一言。隻字留別夫君。思及此。不禁納手衣囊。出俾奴華夫人書閱之。迨見君妻。君財四字。此四字爲其前次所未經留意者。加實堂恍然曰。然則夫人之去。果爲財產關頭乎。或者夫人以余貧窶。欲令余反己自思。反復翻讀。益怒夫人以妻財爲要挾。果貼然前往。是屈身於一婦人及區區之財產。豈丈夫事。遂決意非得據詩來書者。必不降志赴巴黎。不意加實堂自定是策。而晉接往來之事。因而綿綿不絕。蓋侯爵夫人新嫁而遠遁。消息外喧。疾於流電。人情好奇。凡加實堂結婚觀禮之人。及與跳舞會者。咸爭來謁見。加實堂一禮拜中。賓朋雲集。門限幾穿。加實堂一欸接絕。不生煩厭。惟若輩好奇之人。始以爲異事。故咸來問訊。且欲覩新郎寤狀。至於何極。迨見加實堂雍容如故。則反增疑怪之心。加實堂對來客曰。前二禮拜。岳氏爲有要幹。在勢宜挈女偕行。惟不欲以女子嫁人大事。延宕佳期。且爲鐵廠需人。亦欲得確實可靠之人。爲之照料一切。故必於婚事告竣之後。前往巴黎。況花燭之夕。衆賓方殷。殷戾止。聿觀嘉禮。尤不便遽以遠行事。與大家辭別也。客中有謂加實堂曰。君燕爾之初。而鸞鳳遽爾分飛。滋堪引憾。加實堂曰。數日之間。余岳婿母子夫婦立慶團圓矣。加實堂者。有口辨士也。身蒙重恥。乃能以言語折衝。不特令來客疑團盡釋。且甚欽佩其人。此齣奇劇。其結果乃有二。一爲旬日之間。加實堂驟得與百五十人之朋衆。日益親密。一則此百餘人皆信加實堂之言爲眞。茲請以此輩所謂眞事者。爲諸君言之。據詩自邇日跳舞會散後。心中驚喜無定。旣隨其母入密室。甫進門。夫人立褫據詩外衣。衣以便服。以蠻鞞易其所着綉履。據詩尙不解易服之何因而。夫人且張皇告之曰。吾好女兒。加實堂已諾吾。請我等。



可趣往巴黎。攬詩曰：已諾乎？侯爵胡再不言。夫人曰：而夫如此抑制，汝當微覺於中。顧使汝曉然於巴黎繁華之象，想汝亦必恨恨於不獲一遊也。攬詩曰：否？吾母。夫人曰：汝必見惋惜。吾之知汝，視汝自知。尤明語時，微聞門外剝啄聲。夫人怪曰：誰款關者？舍人泌挨爾進曰：夫人，車備矣。夫人掣女衣推之出戶曰：趣行趣行。設爲衆賓聞知，必紛紛來叙別。攬詩曰：叙別亦大佳事。夫人力推女登車，已亦續上。攬詩驚問曰：加實堂何往？夫人問泌挨爾曰：侯爵安在？泌挨爾已銜夫人密命，立應之曰：侯爵正檢行篋，請夫人以一二分鐘遲之。攬詩怪甚，立撼車軼右窗，窗乃嚴扃，不得闢。而攬詩又以左窗近母處，不敢側越而過。乃呼其僕媪曰：于舒梨，視侯爵胡爲？于舒梨之事夫人垂十五年，亦不敢忤夫人意旨。復命曰：夫人請母苦候。侯爵以行篋革帶絕，囑先行。後且續至。時泌挨爾立車軼外，俾奴華夫人命曰：至知爾斯勿停，直抵沫伊威車一發軔，風馳電掣而去。以新婚之良夕，而新婦遠颺，事跡可謂奇離極矣。夫人洋洋灑灑，如獲勝利。意此行真掣女入聖齊曼街，但身倦首疾，隅坐閉目。若恐此時優樂之懷，爲女所擾。攬詩亦不顧夜深露寒，屢屢探首窗外，逃聽風聲。車抵沫伊威，夫人立揭其掩蓋。攬詩之黑幕，坦然謂之曰：攬詩母苦苦探望而夫。而夫當在聖齊曼晤汝。攬詩至是霍然，知墜母計。顧畏母甚，祇灑淚自悲耳。夫人曰：而夫執拗不通，不許汝投身上流社會。吾爲汝，故特與之抗撓。果而夫愛汝者，不過二十四點鐘。將前來覓汝，是安足悲。吾若母也。汝事吾了了於胸。吾引汝至巴黎，所以脫黑暗之亞郎吉也。攬詩掩面大哭曰：兒薄命人也。夫人曰：爾復何怨爾愛侯爵而嫁之爾爲堂堂正正之侯爵夫人矣。尙何求乎？攬詩曰：如此奚以名嫁不嫁兒尙得。以面侯爵。攬詩偵望加實堂，每見車塵馬足，輒疑爲侯爵追已而來。沿途之中，母女二人一喜一

第

三

集

憂心緒。乃判如冰炭。攄詩念居巴黎。而無加實堂。共度時光。則繁盛之區。立成絕漠。況聖齊曼街。人烟稀少。尤如邊外之邊。至巴黎之第二日。攄詩開窗見沙克。立奔下樓。以爲侯爵必已前至。迨沙克語以侯爵不日且來。並云前日侯爵策騎追踪事。攄詩至悅其愛已。時夫人尙沈沈於夢中也。沙克且謂侯爵夫人曰。侯爵尙負奴子八佛郎未趙。攄詩曰。此間二十佛郎。爾將去。沙克曰。奴子乃不敢決言負。以日者蒙侯爵獎。以兩魯意一魯意向。值二十四佛郎。茲乃低至二十佛郎。是侯爵予我兩佛郎。而奴子已得八佛郎之虧折。故云不敢受。攄詩曰。姑留之。爾休矣。沙克既去。攄詩入花園採擷嘉英。簇簇插置臥內。以迎侯爵之降臨。沙克行時。執錢自思。謂六十二佛郎之數。於余甚佳。但聞之吾祖。此數非佳兆。今欲集成百佛郎。尙短若干。攄詩居巴黎一禮拜。侯爵足音渺然。夫人亦隱抱不安。攄詩於母前。不露愁容。惟燈前月下。珠淚暗彈耳。攄詩日無所事事。夫人日夜挈之同車。奔遊於外。惟尙乏傅粉特服之馭者。以定製之大馬車未成也。車所至地。爲桑厄里西。爲戲園。爲林園。皆貴家巨族。士女如雲之地。夫人於攄詩每出。必令行貴族禮儀。攄詩雅不好浪遊。雖爲夫人所邀引。而興致蕭然。每屆歸途。輒盼此行。到寓侯爵。或已倚門遲之。俾奴華夫人。知侯爵怒已。視女爲先。但夫人生長富家。亦非能忍氣下人者。卽亦憤然曰。侯爵。我耶。我顧且將辱彼吾女。卽未字彼人。始亦何所不有。所闕者赫赫之名。及侯家之印證耳。今者吾車既已鐫刻侯號矣。吾女既爲母得僞侯爵夫人矣。豪門名裔。任我何之。但欲去當於何爲始。此問題頗難解決。安能強吾女於素不相識之人。欸關聲報曰。吾母得僞侯爵夫人也。請來延候。雖然吾得之矣。吾將先造吾父債家諸貴族。此等人從前欸待一俗賈之女兒。儘可不拘苛禮。顧今以侯爵夫人之母。下蒞彼家。必恭肅。

逾於恆日。於是夫人首謁宿沙克男爵。繼乃歷訪諸債家。惟不攜攄詩俱。夫人之言曰。侯門高峻。仰企爲難。烏用絮絮告之小兒女。以吾一人往可也。當其晤男爵時。則曰。男爵。吾奈何以兒女事狂人。男爵初不料夫人遽出是言。曰。夫人以狂人爲婿。亦知其性情高尚。爲吾輩所罕覩乎。夫人曰。嗟。吾天主。君知吾婿結婚。僅一來復。卽拋撇其聘妻乎。遂無隱舉往事。罄告男爵。聽時莞爾而笑。夫人語竟。男爵曰。君言滋合理。惟君實偕女公子來此。侯爵奚從蒙棄妻之名。夫人大聲曰。天下男子聽女人遠逸不來。追躡此與棄何異。男爵曰。此着無關要。素幸巴黎爲通都。非天涯地角之比。君盍挈女公子前就侯爵。使其重圓好事。是亦夫人天職。女公子與侯爵情款綿綿。恨相見之晚。在理不應以天緣已合之人。使之分張兩地。且夫人目矚二人燕好之狀。必隱慙於中。果俯從吾策者。不十月間。夫人將以抱孫喜信飛報余家矣。夫人戟指向遠處。嘿然作態。其意殆將謂男爵曰。是萬萬不能也。男爵顧而言曰。但夫人意將何居。夫人曰。男爵能否爲吾盡職。以表吾兩人之誼。男爵曰。爾我交情。向無微玷。此節毋庸煩言。夫人曰。先生誼薄雲天。吾沒齒不忘矣。此日若能爲老身臂助。使後此不息息仰求於母。得僞侯爵。則感且不朽。男爵曰。鄙意女公子主見。定不以爲然。夫人曰。爾我談言。良非爲吾女而發端。且在理亦應先爲父母地。而後計及兒女。抑吾所求於天。所仰於人者。非有艱巨難爲之事。一進身聖齊曼街。足耳人之款。吾亦無需繁文縟節。但許攄詩登門。可已。攄詩今資望已及。惟乏先容之人。此事君能峻卻不爲力耶。男爵曰。萬萬不能。第一着事屬婦人。非男爵所能越俎。次則鄙人雅不欲以此之故。延滯侯爵夫婦歡情。次則余雖勉任其難。究歸無效。君女品位。旣已非卑。自無往而不可。凡侯爵所往來之家。如吾輩者。女公子均可造門晉謁。但夫人試

思使鄙人介紹女公子而揚言於衆曰衆夫人先生等既無不加敬禮於母得僞侯爵若者爲親族若者爲姻婭若者爲舊好新知請許我爲夫人導者以夫人不與侯爵共度時光也此言是否中程請夫人斷之且夫人當思此時與夫人言者乃年逾古稀閱世已深之老叟於人情物態洞察無遺須知青春女子不得所天有何樂趣而爲之母者左右提挈置其夫於不顧是奚足動社會之歡迎夫人誠非厠身貴家不可者計惟退籌完全之策使侯爵引君來巴黎夫人舉動已傷岳婿感情故侯爵堅不來此必遲滯此間者誠恐悠悠之期不知何時



得盼侯爵迹兆夫人趣以言旋亞耶吉爲上策先哲云人當就山山不就人男爵反復啓沃立詞甚佳而不足少動夫人之意夫人於是午歷詣債家諸家盡悉女公子嫁侯顧無人求與女公子把晤者其於侯爵之爲人則盛美其品學兼優恨不過從晨夕且問侯爵今歲是否來此度冬夫人於所過貴家輒浼以

所求男爵之事。卒皆嚴拒。無路可通。顧雖如此。夫人仍堅凝。不自餒誓。必以定力圖之。以心中尚欲展最後之一籌也。夫人諸債家中。有馬黎西伯爵夫人者。負逋最多。此媼年鬢垂六十。而嗜欲百出。性貪饕。嗜博而揮霍。俾奴華夫人。以此媼疵累多端。吾策之售。當在是人身。上方夫人四出謁客之時。其女公子攄詩正閉戶草寄夫書。書云、

加實堂君近何作。以何時來。君曾許尾我悠悠。匪旬不識。何以能舍妾獨居。猶憶往者在亞郎吉之日。同遊共話。跬步不離。嗟夫。天主妾在巴黎度日如年。妾母時向妾反抗於君。妾每聞君名。則心血潮湧。餘言未暇審也。母謂君已拋妾不顧。而妾則畧弗之信。當亦君所逆料。妾自顧此日顏色。視君當日長跼妾前。以示親愛之時。曷嘗有衰。即以年事而論。增長亦殊有限。妾與君繫屬。誼爲伉儷。尙未作最後永訣之言。自信此後。或能造福於君。度君之爲人。必非類若輩。讀書方開第一葉。即掩卷置之也。自君別後。青閨孤寂。慰藉無人。有時思君。至於無可自排。幾疑妾身非君之屬。回憶禮教堂結禱之夕。及跳舞會中。情景忽都如夢幻。所可信爲眞者。君吻之親。妾耳妾生來承人親吻者。屢顧能出以親切之情。宛焉入妾心坎者。君一人已。凡事物之屬於君者。妾視之都非世界上所得有如君之呼。攄詩二字。其聲音亦清越。逾恆令妾聞之。視一部天樂爲尤雅妙也。吾親愛之加實堂君。胡爲不在吾側。邇日承君親抱。甚願以此報君。誠以既奉箕帚。即以此禮還君。當非醜事。妾長日非君。萬愁奔湊。其苦狀。諒非君所能描摹。每件母散遊。則廻旋引領。冀晤君於途次。自入巴黎。風物都已過眼。所闕者。君夕禱必呼君名。晨興則尋君影。如此禱祝。君尙棄妾如遺乎。或者以妾不告而去。因而芥蒂於懷。不知茲事。良

難歸獄於妾。妾乃爲母劫而潛逃也。方妾行時。意君必追踪而至。母及臧獲輩。均云君且續來。迨知受誑。始放聲號哭。自是以來。無日不以淚洗面。所能忍悲而收淚者。半懾母威。半防君驟至。不忍以淚眼令君看也。君勿怒妾寓書之遲。君前不云一、二日來乎。大抵候剋日。且至之人。望眼恢張。轉忘情於函促。妾自今以往。將長此以書催君。俟君來始止。妾無諸姑伯叔及朋輩寄跡外間。向未搦管作牋。寓人爲君故。不得不出塗鴉之字。與俚鄙之文。貢之左右。望君憐其搜索枯腸。至爲苦惱。勿待其筆乾墨涸。始肯惠來也。請君速速勾當。勿以鐵廠爲戀。蓋以爾我二人。至於分張異地。則萬事都已至。君與妾母相忤處。妾力任爲居間。平亭此事。必令君愜意而後已。使君厭棄巴黎。與妾同意。則去處儘可自由。若君不果來。則何以爲妾地。妾未嘗不思乘母外出。潛逸就君。顧以孤身弱質。長途僕僕。其何以堪。果君非妾前往。萬不肯屈降。妾亦可勉強首塗。以男僕沙克自衛。但思及此。似聞有人告曰。以君愛妾。可勿煩苦候哀求。但伸妾兩腕迎君可耳。

俾奴華夫人歸。沙克適持書付郵。夫人問攄詩曰。汝今日獨處。能不鬱悶乎。攄詩曰否。

#### 第四章

發書後三日。母女二人。皆家居而異處。惟盼望之心。則判然不同。一則冀加實堂得書。而果來。一則翹待諸債家能設法贊助。其謀夫人長日坐客廳門次。二目矐然。冀有來客詣門回候。攄詩則徙倚園中樹陰之下。俯首沈思。無非計及後來之局。夫人之意。謂已身處豐華。但肯揮霍。結客良無難事。果有人交驩於我。必舉寓中所有。悉以示人。思及此。情迫不及待。遂憤然曰。異哉。吾極願以珍饈名酒。掛人齒頰。乃許久。

不得先施之人。廳事簇簇圍盆花。鮮麗炫目。女主人日御禮衣候客。至夕勿禡。舍人沙克亦時蒞更衣室。習貴家蒼頭伺賓之儀。凡讀吾書者。見夫人枉費勞力。而功績毫無。皆必爲之中傷。債家無一登夫人之門者。以積習已深。微特堅持不還金。不施禮主義。且並回候之儀。亦靳不之予。方夫人隱簾陰下。嗷嗷自語。恨人情冷暖。不尙恩義。正痛詈中。忽聞院內車聲。麟麟。心怦然動。躍起言曰。自吾遷喬到此。爲第一次來車。地上輪痕。可留爲雪泥鴻爪之念。車既停。一少年下車。視之殊非債家。乃帛黎伯爵來謁也。客入更衣房。夫人流目一瞬。視廳事中陳列。是否整齊。旋即自顧衫履。釵環。能否中式。夫人者。素長於語妙也。而此時尙預備對客之言。居久之。客仍遲遲未入。夫人焦急不耐。曰。沙克真鈍奴。胡爲滯客於外。不爲啟關。此時設非虞勿遽之容。見譏於客者。夫人必奔迎之久。之門闌然關。一人前立視之。非他沙克也。夫人促沙克曰。速肅入。沙克曰。肅誰。夫人曰。伯爵耳。沙克曰。彼人卽伯爵乎。已出於庭外矣。夫人趨視之。客已攀車不顧矣。夫人揮手示沙克曰。曷尾之。伯爵與若作何語。沙克曰。彼人良佳。略無驕倨之色。必其來自村中。故昧昧來訪。侯爵。奴子已告以侯爵未來。夫人曰。蠢哉。若曷不告以侯爵夫人。固在寓乎。沙克曰。言之矣。彼人似未及聞。夫人曰。盍高聲重言之。沙克曰。彼人問侯爵以何時至。夫人曰。若奚答。沙克曰。奴子答以侯爵殊無意來。此奴子以彼人狀貌和靄。類謙謙君子。且並夫人與女公子潛逸事蹟。亦一一告之。夫人盛怒。狂叱曰。蠢奴速去。吾負汝若干。趣言之。沙克曰。不知。夫人曰。汝月得傭資多少。沙克曰。九佛郎。夫人幸勿見斥。奴子向未干犯罪愆。言時淚落如綆。夫人曰。未付資以何時始。沙克曰。兩月矣。夫人果。擲奴子於門外。奴子途窮矣。夫人曰。來。此間十八佛郎。趣將去。以外尙有二十佛郎。若可持此爲覓主資斧。沙

克執金於手。審視其數。長蹠哀鳴曰。乞夫人寬假。奴子自顧無他。素乏過舉。夫人曰。沙克汝知愚騃之失。視罹罪尤爲可悲乎。沙克曰。何謂也。夫人曰。天下惟魯鈍之人無可感化。語罷。力揮沙克於外。廻身倚園椅。沙克既出。此時設有人潛尾其後者。尙能聞其失意之言。歷歷自數曰。六十二佛。郎加八。爲七十佛。郎加十。爲八十。再益以二十。儼成百數。但吾既殺母。雞此後胡由得卵。攄詩知沙克免役去。無敢叩夫人以故。是日母女二人。一憂一怒。餐時均無言。適舍人以書至。書寓侯爵夫人。攄詩驟呼曰。加實堂來書乎。信面郵票。係蓋巴西區郵局之印。爲梅利亞之女拾菱。嫁與仇台者。寓書於女友攄詩。與之問好也。

（吾親愛之友。攄詩芳盼。妹自成婚後。未蒙一寄書。不知近作何狀。亦不知寄踪果在何方。是以同時並草兩書。一寄鄉間。一寄巴黎。想二者必有一得也。別後吾之歷史。極爲簡單。歡樂二字。可以苞含盡之。設欲更知底細者。希惠臨吾家自可了。或告我棲身何所。妹當趨談。吾意除母得僞侯爵外。吾夫羅伯。當爲世界最完全之男子。且妹素耳侯爵高名。或不吝使吾一見也。不知何時得與君握手爲樂。彼此爲十六年之密友。萬千衷曲待君傾吐。惟婚後裝飾種種。迥異曩時。晤面時或不相識。迴憶三星期以前。吾尙依依老母膝下。卽君半月以前。亦爲閨中待字之女。今竟爲侯爵夫人矣。態度得無因而大變乎。設君現在巴黎。明日務請見枉。若在鄉間。何時屈降。亦聽君之便。吾甚盼君不爲濁俗所拘。以侯爵夫人之體制。相過從。俾彼此隨時均得把晤。吾居巴黎城東。自認爲人間未有之佳宅。恐一見邸第。後君當以井蛙笑我也。紙短情長。極欲面罄一切。臨穎不勝盼祝之至。拾菱襖衽。寓巴西低樂路十六號。）攄詩閱書竟。謂夫人曰。可愛哉拾菱也。遲明兒擬過訪。與作竟日之遊。母無需兒服侍否。夫人曰。無需。吾亦欲外出訪友。



據詩曰。所訪者爲誰。夫人曰。其人汝弗之識。乃伯爵夫人馬黎西也。夫人與馬黎西夫人相隔已十餘年。而最後之希圖。且歸宿於是婦。惟馬黎西夫人身世。至是已大異從前。舉責多。爲索逋者。喧擾不堪。乃至聾聵其耳。顧夫人雖聾聵。果與語者。誠有愜意之譚。則亦不辭引耳以聽。且老眼無花。尤能健飯。一見俾奴華夫人。卽認爲債主。接待之一如常人。不拘拘作齷齪狀。曰。吾兒曉來佳乎。老身未嘗嚴其門。禁胡久不來。今日又爲索債而至乎。夫人曰。吁。伯爵夫人。吾向不以有因而晉候。馬夫人曰。吾兒相格。乃逼肖而父。而父勒泌。諾誠長厚君子也。俾夫人曰。承夫人過獎矣。馬夫人曰。似老身貧薄。竟有登門索逋之人乎。吾女嫁夸莫加侯爵。未及一年。老身爲贅壻。故大費奩資。實則馬黎西姑娘之嫁。並未得一文之奩具。俾夫人曰。吾女亦嬾於母得僞侯爵矣。馬夫人曰。夫人得快婿乎。其人奚名。俾夫人握兩手至唇際。作嚙筭狀。從而呼曰。母得僞侯爵。馬夫人曰。良佳。吾聆之矣。但母得僞姓。有真僞之別。真者已不數觀。俾夫人曰。吾婿乃真侯。馬夫人曰。夫人知之稔乎。其人爲富族否。俾夫人曰。其貧乃如洗。馬夫人曰。是逾佳。僞侯常擁巨產。其買宅置田。並姓名亦購得之。其鼻如何。俾夫人曰。誰。馬夫人曰。言君婿。俾夫人曰。其鼻乃隆準者。馬夫人曰。吾以此爲夫人賀。僞侯之鼻平扁。常類盃盤之底。俾夫人曰。卽從博藝學校卒業者。馬夫人曰。吾識之。其人微有癩態。誠真侯也。但君爲精明之婦。彼胡爲冒犯不韙。繫援君家。俾夫人至是亦聾其耳。僞爲無聞。馬夫人復曰。老身謂侯爵何以顛預。若是竟婿於女。公子。子女公子多貲乎。俾夫人曰。有十萬佛郎之奩資。吾輩村人。近日尙因緣舊習。嫁女必厚其奩。馬夫人曰。無論如何。茲事不能不惑。吾聽老身以母得僞高雅君子。胡爲出此荒僉行爲。顧使其人在是。老身亦不指摘其瑕疵。爾我二人不妨竊議其

第

三

集

後。羅。斯。爾。來。何。爲。房。媼。曰。爲。聖。魯。意。商。肆。之。管。事。者。來。馬。夫。人。曰。吾。那。管。許。事。長。日。啾。啾。聒。耳。無。非。奸。商。俗。賈。之。煩。言。令。人。難。耐。吾。兒。而。父。善。人。也。吾。意。此。侯。且。見。蔑。於。人。大。名。屬。彼。好。歹。任。其。自。爲。孰。面。折。之。者。但。以。眞。正。的。確。毋。得。僞。而。屈。已。於。句。羅。斯。更。來。胡。爲。曰。馬。舒。先。生。來。馬。夫。人。曰。謂。吾。已。外。出。竟。日。始。歸。吾。將。作。野。遊。未。見。酒。商。如。此。追。呼。者。今。時。債。主。視。乞。兒。尤。醜。百。計。驅。遣。而。轉。瞬。復。來。吾。兒。吾。益。信。天。下。可。稱。爲。聖。者。惟。而。父。而。女。風。貌。佳。乎。俾。夫。人。曰。遲。日。可。挈。吾。女。於。午。後。晉。謁。夫。人。以。吾。壻。此。時。尙。在。鄉。間。也。男。爵。夫。人。曰。請。攜。女。公。子。於。晨。間。見。枉。但。不。越。午。自。當。在。寓。候。臨。時。房。媼。復。至。夫。人。曰。奈。何。詎。尙。有。人。求。見。乎。今。日。何。日。胡。爲。索。責。者。整。隊。而。來。房。媼。曰。其。人。爲。布。昂。先。生。夫。人。曰。謂。吾。適。施。針。未。能。見。客。媼。曰。頃。已。告。以。夫。人。外。出。但。先。生。云。渠。一。禮。拜。中。已。五。扣。柴。扉。若。仍。却。之。者。渠。再。不。來。責。事。當。倩。律。師。了。之。夫。人。曰。進。之。俟。吾。面。道。一。切。復。顧。俾。夫。人。曰。吾。兒。恕。我。我。輩。爲。酬。酢。中。人。不。能。不。爾。爾。但。念。及。而。父。誠。世。界。俠。義。之。流。也。俾。夫。人。既。出。登。車。喃喃。訾。男。爵。夫。人。曰。汝。爲。我。之。債。家。操。縱。由。我。汝。負。責。而。我。擁。資。但。擲。五。百。魯。意。餉。汝。者。何。慮。汝。不。開。門。揖。我。乎。蓋。夫。人。經。男。爵。夫。人。冷。遇。且。屢。屢。以。侯。爵。不。應。下。偶。於。攄。詩。爲。言。已。忍。怒。於。中。故。一。出。戶。卽。痛。訾。而。思。復。此。仇。但。爲。薰。心。貴。族。之。故。雖。一。時。怒。嗔。仍。強。自。抑。制。而。圖。得。一。達。其。目的。此。時。攄。詩。在。其。女。友。家。爲。時。已。久。攄。詩。自。晨。八。句。鐘。出。寓。車。行。可。一。時。許。至。低。樂。里。街。最。完。美。之。宅。是。日。天。朗。氣。清。此。家。樓。閣。園。亭。晃。漾。於。日。光。之。下。如。入。畫。圖。園。內。黃。英。盛。發。簇。簇。如。堆。金。草。場。圍。以。玫。瑰。似。紅。色。瑪。瑙。嵌。於。金。錶。之。緣。仰。望。荆。花。垂。垂。臨。風。送。馥。赤。嘴。小。禽。盤。枝。上。下。其。聲。啁。啾。薜。荔。藤。蘿。蒙。墉。而。繞。壁。在。花。卉。交。柯。接。葉。中。露。出。紅。磚。之。屋。間。以。齒。齒。白。石。使。此。屋。類。開。靨。迎。人。者。侯。爵。夫。人。對。此。清。幽。景。物。

不禁神馳於亞郎吉之風光。而其視聖德迷尼街。真一錢之不值矣。夫人方在小園花陰搖曳之中。凝思涉想。隱隱見有人作家常服御。佇立林中。急奔赴之。則拾菱也。讀者諸君。見戲園演倭海斯及泌拉忒相見之時乎。無論演是劇者。爲何等名角。均無能描摹二人於盡致。蓋人類交情。爲一種天然性所黏合。二人情意之深淺。亦非他人所能體會。入微若徒作歡然握手之態。或抱持而親吻以狀其愛慕之情。均不足以稱逼肖。故攄詩與拾菱把晤時之狀。卽作者亦不能摹寫萬一。惟待閱者自會其神耳。拾菱狀短而體肥。額廣鼻高。時時露其犄犀之齒。啼笑無心。一日之間。顏色數十變。而皆有綽約可憐之姿。幸是書之作。並無必需於拾菱之姿。色以之渲染。行間而拾菱之所以能傾動其夫之膜拜及見者艷慕之心。非作者所能言。其故其人舍顏色明麗。與其兩頰渦暈。足以動人外。他無足稱爲麗姝者。蓋其官骸修短處。節節均有可取。然合而觀之。則分配爲不甚停勻。若攄詩體態。則與拾菱迥不相侔。俗諺云。貌異者交深信。哉言也。攄詩頎頎玉立。視拾菱爲高。而肥碩遜之。吾書前已敘及攄詩爲晚發之花。讀者可恍然於其柔姿弱質。輕瘦如飛燕之身。有名畫家哥倫者。曾繪神女跳舞之圖。舞女互掣其手作圓圈。若以攄詩屢入其中。衣薄身輕。則圍中必能綽有餘地。容其加入。其飄飄若仙之態。可想而知耳。攄詩是日冠素冠。衣粉霞之衣。拾菱則草冠而寬衣。見攄詩曰。吾友光臨。不啻從天而降。二人且言且相親吻。拾菱曰。吾魂夢思君。君以何時至巴黎者。攄詩曰。以結婚之次日來。拾菱曰。別來已十五日。爲時非暫也。攄詩曰。極想趨譚惜。早不悉君住處。拾菱曰。吾亦同然。但君相。吾舉止。是否類大家夫人。此後當無人以姑娘稱我者。攄詩曰。確君態度。視前爲端肅。拾菱曰。君勿詞費。徒令人捧腹無地。但君之舉動。何以仍舊不改。請仍爲姑娘。

道晨安。攄詩曰：勿作爾許笑謔。君之女僕來矣。拾菱曰：君憶曩日爾我共飯時，嘗以夫人名稱爲調笑乎。邇時余謂君曰：君但飯勿擾。飯畢且以夫人呼君。攄詩曰：事隔未久尙牢記，不忘拾菱笑曰：姑娘，吾引君



竟。忿奔而去。攄詩追尾之。卒居拾菱之先。拾菱到門，出鑰啟扇，謂攄詩曰：此間爲吾輩退閒之所，來此則見疏籬花卉，獻媚於前。吾與吾夫聚首，其間必在晨興之際，逐日皆然。以我輩蚤起，類破曉之禽，且固守在亞耶吉時之習慣，不任變遷。吾夫有一嗜癖，不知其得自何時。吾每當曉夢初回，睡眠朦朧中，常見吾

入園，但勿擷我羣芳類兒時狀。拾菱既出，且談且採玫瑰，簇然盈東而盈西，人影遂繞花後而去。攄詩此時心緒鬱結，良不欲隨拾菱偕遊。因遙呼拾菱曰：請恕我勿詣君之芳園。拾菱曰：君勿以園屬吾，不知此園乃公人所賞玩，惟屋後小圃爲吾夫及吾行樂之地，能許第三人入遊者，舍君莫屬。園門在望，我二人曷向之而趨。視誰先者，拾菱言

夫欹枕函側。注視吾容。君來此處。昔經屋主人手造。結構一小林。巒疊石成巖。蹲獸噴水。嗣爲吾夫撤去三分之一。以疏空氣而通陽光。更以薜荔蒙牆。置淨几圓椅其側。其處處布置。用意最精。可兼稱爲建築。種植二家。吾夫真多能者。攄詩。君可席草而坐。但余胡爲忘之。君着新衣。防垢。非若吾逐日御此。隨地可安。請再前行。攄詩曰。少作勾留林下。逍遙滋適也。拾菱曰。暫去何妨。少頃再來。此作餐。先相余宅。繼且引君面吾夫。渠此時尙在廠中。論其狀貌。殊美好也。向者爾我互作雅謔。彼此均有夢想之夫。吾意固欲事一褐色郎。君豐鬚而濃眉者。而吾夫乃絕不類。此其軀幹脩偉。不越於吾父。髮作栗色。美髯鬚軟潤如細絲。攄詩使吾今日果遇夢想之夫。望之轉覺生畏。蓋吾夫柔腸俠骨。不時且搵淚如縻。昨夕側坐吾旁。商畧家事。吾縱論教育兒童之方。吾夫任吾娓娓暢發。掩面低頭。吾說既竟。則起而抱余。含情無語。而淚痕已滴滴落余頰矣。天下女子。能得丈夫眼淚。此何如奇珍也。卽吾母愛余。尙不易得此。然吾夫之對待男子。又絕覺高傲而莊嚴。儼然人望而畏之。聞客歲吾廠工人爲遣一監工之故。同盟罷工。事爲吾夫所聞。遂於五六十人。嚮聚反抗之中。嚴詞指斥。一往直前。卒令工人當場解散。蓋此間舍吾一人外。無不懾吾夫威稜者。試思吾得此佳郎。甯不足爲驕人之具乎。夫以數十人服從於吾夫命令之下。而吾夫又極愛重余。則數十人者。不啻歸余管領矣。攄詩不意女子嫁人。其美妙有如此者。成婚之前一日。夫婦尙判爲兩越宿。則合兩人爲一心矣。自此凡百皆公共物。融二人神魂。併而爲一如。連理枝。如比翼鳥。未死永不分。張拾菱滔滔未已。二人已抵臥內。因問攄詩此間倘愜君意否。吾夫爲余屋中支配顏色。如選余衣。以余髮爲深紫。因擇蔚藍之色。以藻飾茲屋。究之屋色以何者爲宜。與吾輩講求襖飾無異。君髮紫而睛黧。

屋中設色。似以粉霞爲佳。攄詩心有所繫。良久報曰。然拾菱曰。君言何簡率。類英人。顧吾今日。欸君儀節。亦坦白無尙客套。設非君者。此椅當不易占坐。吾枕衾均歸自理。無需他人。惟吾夫畧作臂助耳。攄詩沈嘿不語。但審視拾菱榻上。見錦衾繡褥。中置長枕一雙。不覺心緒潮湧。正在無可忍耐之際。忽門外來一少年。一見攄詩。立肅容爲禮。其人蓋拾菱之夫。仇台也。拾菱趨抱其夫。意至親密。卽呼其夫曰。仇台。此吾友。攄詩也。拾菱爲攄詩介紹者。卽此簡單一言而已。仇台與攄詩。欸接數語。絕不拘主客之禮。觀此可知。其熟聞攄詩於拾菱之口者。已非一日。故能一見如舊也。仇台既坐。拾菱指謂攄詩曰。君視吾夫。美乎。仇台。汝額汗如瀋。適從何來。不勞慙否。語未已。立躍取手巾爲仇台揮汗。仇台欲阻之。不及。仇台者。城居之人也。以其妻於人前。不應率直如此。屢以眼色止其行動。而拾菱則謂之曰。勿傷吾友。攄詩亦新婚僅十五日者。與吾將有同情。日午餐備。主客均出詣園中。餐設於樹陰之下。四繞芳籬。飯時不以侍者服役。但主客互相料理耳。二女友慣居村間。不似巴黎人俗氣。但飲水少許。拾菱出仇台所備之香醪。開懷暢飲。仇台淹博有學。性復伉直。攄詩見而器重之。而拾菱之心。則直欲罄其夫所長之事。掬以示人。因浼仇台奏歌。仇台勉從其意。爲奏古歌一闋。歌聲發越。直令林鳥怡情。亦爲之嚶嚶高鳴。若相唱和。歌罷。拾菱更欲聞攄詩之歌。攄詩以意大利歌報之。旣歇。主人復開譚。攄詩一一勉答之。而心中固蘊蓄無數愁情也。拾菱言酣。問攄詩曰。惜侯爵今日不來。果來者。則兩對夫妻。尙有一番比較。二句鐘時。仇台別客入廠。主客二人。仍賡續譚心。拾菱言時。滔滔不竭。旣不留攄詩作答之餘地。亦不自知其言之長。大抵天下女子之言。與顯微鏡有同一之作用。其摹寫人愁懷樂事。纖芥無遺。攄詩引耳長聽。有時竟不解拾菱之言。蓋

此時攄詩之心。大類舟人被颶風。揭至美島之上。山川城郭。舉目皆可娛情。但茫不識其方。語晚餐時。拾菱言猶未已。攄詩但靜聽而已。拾菱發論曰。人生以能得早子爲佳。攄詩計及此否。人壽幾何。雙棲雙宿之光陰。不過二三十年。而銷歇一舉子。則愛之如掌珠。至瞑目而後已。吾素不知天主爲何物。然爲將來兒女。必從其手中。而得故吾。亦膜拜而嘿禱之。攄詩生男生女。君何所重乎。攄詩曰。吾尙未計及此。拾菱曰。須早圖之。此事尙誰託者。吾爲求子故。所夕禱告上蒼。攄詩忍淚許久。至是更無能自持。則眼紅鼻酸。涕泗滂沱。而出。拾菱大驚曰。攄詩哭乎。吾言誠觸君愁緒乎。攄詩放聲哭曰。吾成婚之夕。爲母迫至此間。至今未能一面吾夫。拾菱變色曰。自成禮至今乎。胡再不言。吾以君爲新娘子。孰知君乃依然太璞之無瑕也。攄詩簡語爲述顛末。拾菱曰。何不寓書于侯爵。攄詩曰。書發矣。曰。以何日。攄詩曰。四日于茲矣。拾菱曰。若然。君可勿悲。今夕侯爵當可前來。夕餐時。席間陳設精美。餐堂光線亦佳。夕暉透入窗紗。與杯中物相輝映。燦燦作光。仇台視拾菱言語之間。多所恍惚。其狀與午時不符。心疑之夜。十句鐘。攄詩告別。主人送至車前。拾菱急問馭者曰。侯爵來否。馭者曰。來矣。攄詩聞之歡呼。擁拾菱肩上。仇台問故。拾菱曰。無他。

### 第五章

加實堂得攄詩書。權躍如獲異寶。以吻親之數四。閱後滿志躊躇。去就莫決。旣而思卽去巴黎。亦爲吾妻之故。不得謂爲蒙羞。且與攄詩分離十五日。日夜神馳。縈諸夢寐。遂決計前往。與岳氏一決雌雄。而力保自身之幸福。旣至巴黎。車甫停。俾奴華之侍者。卽欣然入報曰。夫人侯爵蒞止矣。夫人此時尙不知侯爵之來。乃得力於攄詩之尺素。以爲侯爵果落其轂中也。則揚揚得意。曰。是胡足懼。吾固以爲其必來也。故

## 第

## 三

## 集

早已翹足候之。侍者曰：夫人果候侯爵。奴子殊不之知。奴子意在此十五日中，夫人幾無日不惴惴於侯爵之無蹤。今來而歡迎之，固意中事也。夫人曰：去任爾役，勿多言。侍者曰：侯爵是否寓吾家，須爲取其襪被否？夫人叱曰：不寓此且焉。往速取侯爵行篋來。侍者曰：取來當置之何所？夫人曰：非置侯爵。夫人臥內且置何所？天下焉有夫婦而析居者？加實堂旣入，面目被塵，狀殊勞頓。其第一着之眼光，卽閃閃四覓。攬詩夫人此時一若頓生靈警者，問曰：君尋攬詩乎？攬詩飯於友家，時已非早。一句鐘內，當可言旋。吾婿旣惠臨，前事吾悉。汝恕請爲我行親吻禮。加實堂曰：吾所欲吐之言，夫人竟先我而發。甚盼岳母前恠爲此一親而洗滌淨盡也。夫人曰：余何過？吾婿此日自知廻護，惠然肯來，已足證余之不開罪於子。以汝年華能伏處村野中，與木石鹿豕相出入乎？君前此一味盲從，今日有人爲開一線光明，宜何如感謝之？此間安樂天下，舍巴黎外尙何足以圖人類之生存？加實堂曰：夫人恕我，吾到巴黎，非爲棲止計。夫人曰：非圖棲止，詎欲瘞骨此間乎？加實堂曰：吾不能鬱鬱久居此，且生病。吾爲攜攬詩而來，且欲晉謁當道。夫人曰：君乃欲揭吾女於亞耶吉乎？加實堂曰：然，茲事且期以剋日。夫人曰：吾女已脫身窳鄉，君尙欲引之重往乎？加實堂曰：吾意似非去亞耶吉不可。夫人曰：君挈攬詩歸，果仗法律上之能力乎？抑以君篤愛村居之故，能令兩巡士強捕攬詩而行乎？加實堂曰：此事若要求於法廷，吾寧退處於無權力之地位。但以愛情二字已足使攬詩亟亟於余。從夫人曰：然則攬詩愛情果繫於君身乎？抑僅屬於亞耶吉？加實堂曰：二者兼有之。夫人曰：信乎？加實堂曰：確信無疑。夫人曰：余拭目俟之。但君所謂晉謁當道者，其人爲誰？乃能榮邀光降，使君之重是人至與吾女等量乎？加實堂曰：夫人勿涉胡想。此行乃不足與夫人偕。夫人曰：



此人果居何等之禮勢。加實堂曰：其人爲內務部總長。夫人曰：謁總長誠佳。但君許告我故否。加實堂曰：可。因余欲於自治會中占一位置。俾圖我鐵廠之利。會內現缺一席。吾將求諸總長。乞其許充。夫人曰：君廁身是會。將來必與各政黨爭鬧意見。加實堂曰：否。君不問吾政見。則絕非反對政府者。矧我輩財產家。國家政策之進行。罔非爲吾儕圖利計。何反抗之有。夫人曰：君出言乃顛顏。若此。君稱我輩財產家。一若生來已席巨貲者。加實堂曰：胡云。非是。余自遠祖以來。繼繼繩繩者。已垂九百載。夫人試歷數故家。其年代有逾於寒舍否。夫人曰：若爾我互爭言語字句之間。恐言之終朝。亦無歸宿之處。君聽之。君固極望村居者。但吾廠自十五以還。雖我身未得列席於自治會中。而業務進行毫無阻滯。今君屬意於自治員。吾意不如託我輩交好中。求其選舉。此輩爲數既夥。且勢厚而多金。必能爲助。今此節暫且勿論。君視我度量何如。今日屈駕至斯。是余身已操優勝。乃能使君下臨也。加實堂曰：是亦吾慮耳。夫人曰：然。君生而爲土豪。遂成深根固蒂。積習難移。雖然。君爲余喉。至巴黎已居失敗之地。而余身滋不欲多上人。請從此構和。君其簽字否。加實堂曰：夫人果不爲之已甚者。吾立署諾。夫人曰：如君言。但君想慕亞耶。吉歎行道之遲遲。且復不能拋撇。攄詩而孑然獨處。此亦情理之至。可原。吾將還君攄詩。俾時時伴君入廠。加實堂曰：吾所求者止於是矣。請雙方合簽。夫人曰：少待。在吾之方面。吾愛巴黎。如君之愛鐵廠。吾愛聖齊曼街。如君之愛攄詩。若余身一日不得進於貴家者。則直同行尸之老嫗。此間一切周備。君肯爲吾及攄詩導者。引見所識豪家。俾得踐履人間福地之寸土。其事於君直毫無費力耳。加實堂曰：茲事於吾爲勉強。於夫人無益。聖齊曼街有余之宿仇。萬難踐足其地。夫人固有權力。令余不念舊惡。而

## 第

## 三

## 集

消滅怨懟之情。但夫人能忍使攄詩前途爲吾所誤乎。吾意使攄詩脫出巴黎以樸素淡泊之風留其將來幸福。天主誠假我以年者。我輩尙有三四十年光陰相與歡聚於尺五之天弓三之地。以鞠育男女而了吾願。此種安樂已足。爰攄詩之夙心。渠曾爲我道及也。繁華侈富之區不能邀攄詩一睽。其目光窻接野屋之篝燈而不願垂顧於華堂。朱厦中燈燭輝煌之影。窻側耳以聽風林之聲。與吾溫貼之語而厭聞塵世之囂嘩。蓋此日攄詩不改兒時之態。其畏巴黎也。望望焉去之。若浼夫人曰。君奚以知之。加實堂曰。知之稔矣。但過此六閱月則不可測其用情。以天下婦女之心不難以一場跳舞反覆盡變其本來。蓋十分鐘之簸動能令其覆雨翻雲。若大地之震。夫人曰。君信其然乎。雖然攄詩屬君。君自能指揮如意。若夫我君誠固執已見者。則請休此和議。逕遞哀的美當書。君但引吾進聖齊曼街交好之三五家。嚙敢橫阻者。加實堂曰。去而無攄詩乎。夫人此着可無庸議。夫貴族之識夫人亦猶其識夫人之尊父。夫人嗜性外間早已熟聞。宿沙克男爵曾寓吾書。謂聖齊曼街中羣以夫人爲笑柄。其言必非無根。論者謂夫人散巨萬金錢。僅僅鬻得一樂利用一侯爵夫人爲導線。以游身社會爲榮。使吾今日介紹夫人。明日議其後者。將屈指計吾二人進謁之次數。以一次估值若干錢矣。人言可畏。夫人其何以堪。夫人年事非少。寧尙醉心於此種之浮囂。余誠不敏。無能爲夫人前驅。遲明擬挈攄詩歸亞郎吉。當虛車廂一席。以奉夫人。而盡婿家之誼。吾言止於是耳。俾奴華夫人憤不可言。幾欲突進而抉此婿家之眼睛。顧猶力忍而言曰。吾婿長途僕僕。理宜少眠。吾乃不應於行人下車。伊始卽以瑣屑相煩。待君清夢醒迴。當易進商一切。君請息此圓椅少候。容余拼擋之。夫人一笑而出。風馳電掣。奔入攄詩屋中。猛執女侍于舒梨之腕。時于舒梨正

縫紉輓枕也。夫人厲聲曰：汝尙事此何爲？于舒梨曰：夫人曷故？夫人曰：汝其癩乎？何絕不余聽？姑舍是。此間行李縱橫，爲我一移出，豈有以男子物事溷寘我兒女臥房中乎？于舒梨曰：夫人恕我，但句夫人曰：胡足云。但去之去之。汝聽命者，將蒙恩覆于舒梨曰：去將何寘？夫人曰：棄之街巷，或庭除間耳。旣而曰：否。移入吾房。于舒梨曰：夫人以房讓侯爵乎？則夫人將下榻於何所？夫人曰：卽此侯爵夫人之房也。吾與侯爵夫人偕此室處，奚足駭聽？豈天下爲慈母者，不得與愛女共臥起乎？夫人旣委女侍以役，則私自念曰：侯爵此來，乃爲尋釁，吾亦無計開其歡顏，但無論如何，此願總期必償。馬黎西夫人將爲余臂助，俾荒儉廠工，知不得彼力，而吾事仍無不集之慮，但慎防吾女爲所眩惑，設被劫而颺者，大局壞矣。時侍者泌愛爾欺爾，據詩踴躍闖入，俾奴華夫人已遲於廳事，蓋恐女歸不得，首先迎面，則二少年初見，必有先入之言，據詩趨抱，夫懷視之，乃母也。夫人神色不變，而溫柔之意，特較昔日爲濃。曰：吾最愛之女兒，汝歸乎？汝一去竟日，令余心搖搖如懸旌，吾女亦知世界僅有爲母愛子之心，爲無微不至。汝今日胡以爲娛，不勞憊否？吾婿視之，據詩近來悉易舊態矣。以君伏處村間，重彼悒鬱，吾女不能鬱鬱久居，當聽往外間遊散，領畧繁華歌舞之場，彼一接君容，顏色絳縞時變，難言之隱，蘊蓄於中。侯爵以君爲人論之，吾幾幾不汝識。君以亞郎吉空氣佳，而聞者殊難加以附和之語。君此日神宇視二月前初見之時，遜其光彩多矣。總之君遠道而來，卽健者不能無憊，幸謀一信宿，當可清甯，余已爲君下榻於此矣。加實堂踧踖言曰：夫人句夫人曰：岳婿之間，何拘苛禮爲人母者，得爲兒輩犧牲一切，何幸如之。吾睡於軍用牀，滋稱安適。且近據詩之側，可資翼護。此時宜就枕，請與而婦道晚安，並親其手。汝二人此次殊非良覲，吾已微窺之。加

實堂與攄詩固知此局無異設阱而竟不免於墜落圈中凡少年人入世未深於此等誑人之言卽明知其妄而羞澀不敢說破轉甘於低首被欺二人聞夫人言癡焉如木雞膽力盡喪若恐一抗夫人惡意則爲寡恥之人者加實堂立意欲鼓勇抗議卒無敢發亦不敢喚起攄詩反抗之情蓋男子膽力縱爲人類所稱雄而一處愛情之地則畏縮不前之狀或甚於女子但有第三者在前已足使其舌結口臧盡失其情趣故夫人計畫若非加實堂之帖服及其女之自愛必不足以奏膚功其防密術工卒令相歡相悅同席同廝之兩少年可望而不可卽且步步窘苦加實堂而攪亂攄詩心志日必託故使攄詩外出而強加實留長日依隨如鈎連環鎖不少間離卽加實堂外遊亦依依伺於女側自其外狀觀之幾疑其愛女情深不忍割掌上明珠爲他人所寶貴故爲是懇懇不知夫人初意誠不外使加實堂畧受好事之折磨以罰其固執之咎迨一嘗試覺二人順受無忤遂以爲最終之結局加實堂必心迴意轉曲從所求也不意加實堂雖獨抱衾裯有妻而鰥而處之夷然祇以密函私投攄詩以通情愫攄詩亦時時作書報之遂定謀潛逸夫二人定婚爲法律宗教所許可而以夫人防伺之嚴轉使二人情好相投竟類男女兩學生私涉曖昧之事不特彼此愛情緣此愈益堅凝且別生一種不可思議之風趣二人昕夕行禮常受夫人監臨而不知暗地通械已非一日夫人盼望加實堂曲從其請久久無功則復變計浼馬黎西夫人爲之設法夫人之女事夸莫加侯爵將於成婚週年紀念日設跳舞會於花園俾奴華夫人由其女之縫匠得此消息並聞全城貴族亦將同赴盛會以時至六月二十二日城中無開是會者乃機緣巧合二十一日十一時適爲加實堂晉謁內務總長之期不能不舍攄詩而出俾奴華夫人遂乘機出謁馬黎西夫人既見

即卒問曰。夫人舊帳。近八千佛郎矣。馬黎西夫人遲遲報曰。似也。夫人曰。吾來非索逋。亦非介意於夫人。馬黎西夫人曰。果爾滋佳。夫人曰。吾並不需錢。且使能酬吾願者。不特甘棄前貲。即更擲少許金錢。亦非



所惜。吾意欲挈女入聖齊曼街貴族中。此事再不可緩。明日夸莫加侯爵夫人開會。夫人爲其母氏。義不容却。倘能惠我以兩請帖乎。馬黎西夫人聞之。二日弩視圓椅上。微露笑容。狀若開礦人探得金塊者。喟然嘆曰。嗟夫。吾兒老身。衰朽殘年。言不足重。吾女自吾女耳。老身胡能干預其事。且彼亦惟聽命於其夫爾。識夸莫加先生否。俾奴華夫

人曰。使吾識夸莫加者。尙何須。句馬黎西夫人曰。此言良確。雖然。吾即有干於夸莫加。其結果亦僅有一却耳。羣巴黎婦人。無若老身之不幸者。老身於人世。毫無宿憾。而債主爭來。迫脅使我避債。無臺吾婿。長日奔波於外。見面已難。即如前日之事。有何艱巨。不過句彼少許金錢。以還聖魯意之逋耳。而彼乃悍然

第

三

集

弗願謂紀念日將至。費且不貲。囊空莫能應。天下自而父外。以吾視之。皆敗喪廉恥之人也。老身滿懷鬱悒。告訴無人。汝獨何心。願向窮子如老身者。道及歌舞場中事乎。後顧茫茫。必無良好之收局。老身行且被控區區動產。亦且拍賣殆盡。言已淚落如注。既而復言曰。吾兒恕我老身處此窘鄉。尙何心於接待。惟於汝則殊願見耳。老身面汝。輒追憶及而父勒泌諾果。而父尙在人世者。句汝後此能再一來。尙可重伸衷曲。苟非所難。當盡棉力。俾奴華夫人見馬夫人搵淚。則出素巾於懷。愀然自語曰。哭果足以集事。則何妨共同一哭。爲快且爵夫人尙不惜撒其淚痕。吾更何所吝惜。有頃乃高聲曰。夫人須買勇自抑。若夫人者。復何傷心之有。夫人負聖魯意之逋。爲數繁乎。伯爵夫人曰。無多。千五百佛郎耳。俾奴華夫人曰。數固無多。惟舉責總屬損己。伯爵夫人曰。然吾名爲馬黎西伯爵夫人。又夸莫加侯爵夫人之母。於聖齊曼街中占頭等之位。級凡有燕饗。必廁身其間。而實則無以應。千五百佛郎之宿負。吾兒行再相見。汝哭益以增吾怛怛。請聽我自苦。甚不願波及於汝也。俾奴華夫人曰。夫人能否聽我前往聖魯意。吾且爲夫人立了茲事。馬黎西夫人曰。母雖然。汝去亦佳。此等人均汝後輩。得汝斡旋其中。視老身爲差勝。且汝與此輩居同等社會。同類不至相殘也。人世如汝輩者。卽爲福人。凡物汝以百佛郎得之者。至我輩則騰及十倍。汝誠往聖魯意者。料汝必能以空囊移此債款。則千五百佛郎之數。老身爲負汝矣。俾奴華夫人曰。且吾爲夫人服務。未嘗不可望其獲償。馬黎西夫人曰。固也。凡吾所能。罔不悉應。但汝毋庸禁諸債主勿來相擾。以汝雖熱誠。而吾究奚所得。人知余債。既償則諸未償者。又當一一對付之。嗟夫。吾兒余債山積。不可以指數也。夫人曰。若干馬黎西夫人曰。若干。老身記性全亡。亦不之省。帳單在此。汝自視之。此爲小飯。

店之帳。老身不過曾在肆中喫湯餅數次。及呼來之山雞半打。已索我五百佛郎之值。若而輩者。直以我等爲魚肉。夫人曰。吾可以數語了之。馬黎西夫人曰。汝屬其反。已自思。當生慚愧。且告以老身雅不欲再耳其名。夫人曰。請姑少安。馬黎西夫人曰。此爲馬蘇主人之帳。一單尋常酒之債耳。夫人曰。是區區耳。請示我以單。馬黎西夫人曰。千佛郎。夫人呼曰。怪哉。夫人尋常之物。乃不可蔑視。若此。馬黎西夫人曰。此爲最謹愿之人。所開之發貨單。吾意得汝與此人接洽。帳可清也。其人爲氈匠。曾爲余刷新傢具。彼固要素千佛郎。果善爲調停者。付以少許可耳。夫人曰。容圖之。遂取帳單四紙。徐徐摺疊。曰。日已亭午。吾當出爲夫人料理茲事。但夫人此時惡緒已消。夸莫加侯爵之約。夫人獨不願逞三寸舌鋒。善爲關說乎。馬黎西夫人曰。諾。老身不吝前往。但吾心緒尙未清寧。遂啟屨出一束紙。曰。使汝寓目。方知吾苦正未有艾也。夫人思曰。奇哉。數且達六千佛郎矣。洵爲購買聖齊曼街入場券之高價。但馬黎西夫人得嘗所嗜之味。饒吻已開。不亟止之。則路佛之大貨肆。與著衣勒海之大花園。且將一一浼我購置矣。遂置手上帳單於案頭。顫聲言曰。夫人不準情酌理。吾恐夫人之憂憤。將無以救藥矣。馬黎西夫人曰。否否。吾意必有一日可出窻鄉。汝誠助我買勇。使吾有恃無恐者。一句鐘後。吾且詣女。但少需御衣之時耳。毋得僞侯爵之請柬。舉手可致。汝但與女公子偕行。無須二柬。以吾不欲以俾奴華名氏。溷入其中。致汚此煌煌盛會也。余爲汝拚擋。汝卽以此時攜單赴各商店。准三句鐘來收據。請柬爾我互換。其事正類兩國公使之互校全權者。然夸莫加侯爵既見岳氏進門。則蹙然皺眉。以馬黎西夫人窘迫之狀。形於顏色。使人一接其面。與接見到期之票。前來取欺者。同一難當。迨知此次來意。乃與金錢無涉。卽亦釋然迎之。且笑授以請柬一方。

殊不知其值乃非細數。蓋侯爵自一年以來。此可謂其第四次爲馬黎西夫人還逋矣。俾奴華夫人既辭馬氏出色然而喜。類船舶抵岸時。歡躍欲飛之水手。既造諸債家。一一理欸。毫無磋商之難。蓋至是始悉馬黎西夫人所嘖嘖稱羨之氈匠。卽素稱豪暴之卜尼窩。八日前已登門強索所逋者。達三句鐘。馬黎西夫人畢納收據於囊。俾奴華氏則持其寶貴之請柬。忿奔而歸。但不置之衣囊內。頻頻把玩不置。意愜如也。既而自言曰。是爲余入籍證書也。從此吾其爲聖齊曼街之公民乎。但祝自後勿見崇於病魔。可耳。正凝想間。忽憶攄詩自十一句鐘來。獨居廬內。侯爵雖出而謁客。此時必已早返。不知與攄詩作幾許密談。此種防攝之心。偷在昨日固能令夫人驟發狂易。恨不插翅飛歸。而此際獨淡焉。若無足屬意者。蓋既得聖齊曼街請柬。則直以一生幸福從此發端。願滿則量宏。不覺對世界一般人都如同氣同胞。一視無外。卽素恨之加實堂亦無足與忤。所謂醉人無仇敵也。甫下車。瞥見庭除之下。立其日前遺逐之沙克。夫人呼之曰。沙克。但來勿怖。爾過吾已悉宥矣。汝是否仍欲服役於吾。沙克曰。敬謝夫人。侯爵已爲奴子介入某商店。夫人曰。侯爵薦汝乎。沙克曰。然。吾後此月得五十佛郎。夫人曰。吾爲爾慶。汝來卽爲此乎。沙克曰。否。否。爲夫人賚二書。夫人曰。速將來。沙克曰。少須。書在帽陰。二書均在。是其書一爲加實堂。一爲攄詩。加實堂之書曰。岳母賜鑒。竊惟以慈母愛女之心。能奪夫人出戀戀不捨之巴黎。茲已偕攄詩前歸亞耶吉。請夫人來此圖聚。夫人閱書畢。問沙克曰。疇付汝書。沙克不待其言之竟。已飄然遠引。其狀大類乘風之鳥。一去無踪。夫人急折攄詩書。凡三紙。悉懇寬宥之詞。其最後一語。則云。出嫁從夫而已。外史氏曰。人之無良。吾亦不煩呶責。但夫人讀二書。竟於女兒之拋棄媚家之愚弄。與此後身世之孤單。毫不着意。但



悻悻於新購之請。來其名義爲母得僞。非姓俾奴華者所得。頂冒則夸莫加。厲中之跳舞會。彼當無能。執爲入塲之憑矣。嗟夫人情。避淡而趨炎。好動而惡靜。乃至以骨肉之愛。終生之局。不能奪其一時。歆羨勢利之心。甚矣私欲之蔽人也。

第六章

母得僞侯爵。自以法律上應享之權利。及篤愛攄詩之情。此時自母須慮及岳氏之控訴。故既挈攄詩遠去。但恣爲情愛之旅行。昕夕散遊。俯仰風物。每遇山川名勝。則必少作勾留。如賞鑒家之入圖畫室者然。遲遲其行。庶凡百景物。得以遍觀盡識。下車徒步。則攜手偕行。盤迴林薄之中。因之屢入迷津。久久乃再登康莊大道。攄詩以侯爵夫人風範。舉止端嚴。路人見之。莫不拱肅。所過舊遊途徑。向與母氏以二十四句鐘。畢覽無餘者。茲則盤桓三星期。尙有所未鑿。二人之歸亞郎吉。使村中如逢盛節會。凡識攄詩者。莫不歡迎膜拜之。如神明。卽至黃髮村翁。與廠中名匠。亦紛紛爭來問訊。謂攄詩去村雖未久。而村人想望情殷。恍惚已有數歲。攄詩兒時朋輩。亦先後來問安。狀至羸鄙。攄詩視此輩人。實有文野之判。然一一抱持之。以示親摯。其彬彬禮意。誠非聖齊曼街之爵夫人所能出也。村人之去者病者。攄詩聞之。亦不勝其惓惓。蓋攄詩此日之得意言。旋全城之老少婦孺。若悉被其餘榮焉者。亦佳話也。攄詩既與村中人道念。遂偕加實堂議。自此杜門謝客。但求燕婉之樂。大抵年少之人。其性質常類美洲野人。旋拾佳果而啖之。旋斫其根株。絕不留將來餘地。惟加實堂則異。是生平既知節儉。含蓄爲美德。迨有室家。則津津以求家庭之樂事。意蓋以夫婦情好。使終朝。喁喁則數日之間。可罄衷曲。過此非再述前言。則須籟無語。世界。

男女新婚。常慮甜蜜韶光。逝如流水。若非於旦夕之際。享盡豔福。則花好月圓。此期正無窮極。加實堂賦性爽達。滿望一生幸福。能與壽命同終。其所操之道。卽隨事與。據詩偕任。而時時引起其興趣耳。故每有繪事。或試驗化學。輒邀據詩近覽。使長見聞。酬酢應對之事。亦倩據詩爲之。且攜之詣夏鳥男爵夫人談。常同據詩並草一書。約仇台夫婦於休息日到家。凡此皆二人安居樂業。優游自得之時光也。讀者幾疑加實堂此時百事遂心。將忘却俾奴華夫人。而置之不聞不問。不知加實堂雖克敦伉儷。其樂趣已有餘。無需夫人之臨蒞。而亦嘗口述數封書。命據詩涉筆草之。懇夫人來家度日。究之女子字人其愛母。不外以書函懇其惠蒞。此不特無以慰母心。轉足以增其悲憤。夫人蓋謂吾所求於汝者。僅僅浼汝作我先容區區之事。尙復却之。不顧雖作爾許情慄。無以蓋前愆也。故旣得女書。日惟責女弄己。嗷嗷罵不絕口。其所能寬縱而無詈之者。卽執夸莫加請柬玩視之時也。大凡腦筋虛弱之人。心有所怨艾。則病怔忡。夫人銜女及婿。且尤及世界之人。卽往昔所視爲天堂之聖齊曼街。亦恨之刺骨。齟齬憤懣。如對大仇。以爲貴族中人。直有意羣起而困我。而爲之主動者。則吾婿加實堂也。然夫人所以不毅然對貴族人作斷絕之詞者。則以不甘降服於彼輩。尙欲隱忍。暫屈人下。使他日或得與若輩通慶弔。則誓必污辱之以甘心。顧夫人雖橫梗此意。此心而未嘗圖進行之策。其於馬黎西夫人及他負債諸家。均無意於索逋。所常相通殷勤者。祇宿沙克男爵一人耳。然非敢有求於男爵。而爲是周旋也。徒束手以冀僥倖之來。男爵待夫人固極殷渥。顧亦力窮無以爲助。男爵此時年已七十五。生平亢爽不羈。年少好浪遊。恣情無度。揮霍金錢。無少吝色。其風流歷史。至爲聖齊曼街者。舊輩所引爲龜鑑。惟其晏安佚樂。致忽忽數十年。不圖室家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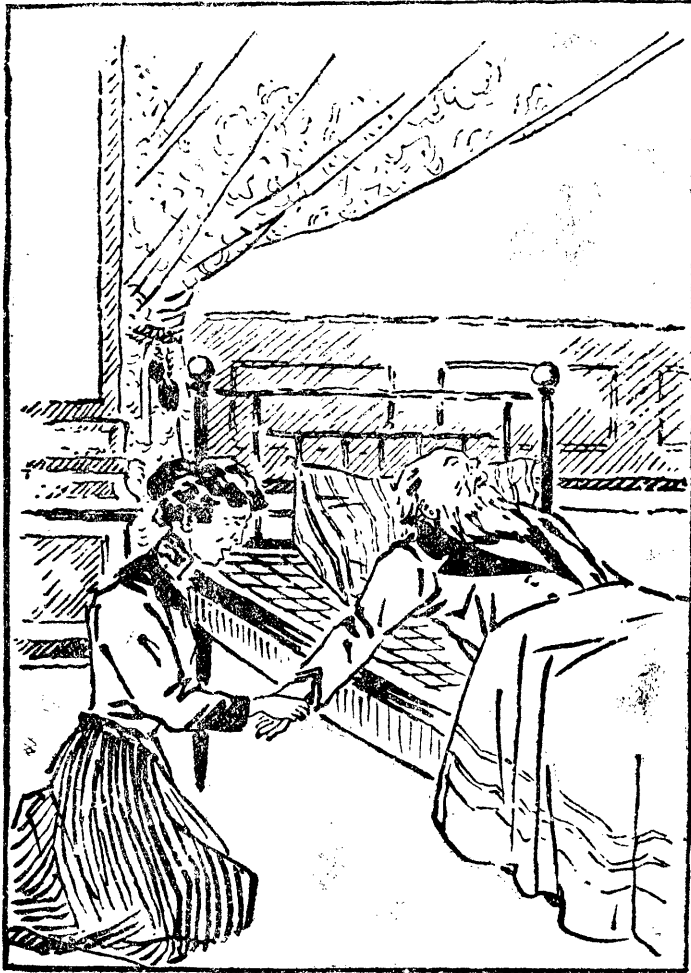
計。迨。兩。鬢。成。霜。始。子。然。有。身。世。之。感。覺。暮。景。至。蕭。條。也。居。第。四。層。樓。上。一。僕。一。媪。相。與。服。伺。左。右。顧。常。奔。走。外。間。厭。作。甯。居。每。餐。後。輒。整。理。衣。飾。毀。之。者。甚。謂。其。塗。脂。飾。容。然。諦。視。之。無。能。辨。也。妝。罷。則。四。出。詣。人。人。亦。多。歡。迎。之。以。故。晚。饜。未。嘗。家。食。其。接。物。一。處。仁。恕。尤。難。者。婦。人。無。老。少。皆。施。以。親。愛。之。意。此。則。少。年。人。所。萬。萬。不。能。及。者。男。爵。處。世。三。十。年。所。扶。助。於。人。不。尠。故。此。日。社。會。一。般。人。視。之。如。國。家。所。養。之。老。卒。敬。禮。有。加。是。皆。其。少。時。種。植。爾。許。善。因。故。桑。榆。垂。暮。之。年。尙。能。長。日。接。人。毫。不。爲。世。所。厭。棄。亦。至。難。事。也。男。爵。不。事。生。產。但。自。一。八。四。五。之。年。見。者。已。覺。其。頹。唐。之。態。其。聆。人。談。吐。忽。忽。若。不。甚。屬。意。精。神。豐。采。漸。已。衰。萎。最。可。懼。者。神。思。恍。惚。少。坐。輒。成。寐。一。夕。飯。於。夸。莫。加。家。既。飯。就。榻。假。寐。馬。黎。西。夫。人。者。男。爵。少。時。之。情。婦。也。見。男。爵。昏。然。睡。去。感。而。言。曰。俗。云。人。生。壯。而。老。老。而。善。睡。善。睡。者。去。窀。穸。不。遠。矣。一。八。四。六。年。四。月。男。爵。中。塗。病。暈。設。非。其。時。有。巡。士。爲。之。扶。掖。者。跌。於。道。周。矣。自。是。之。後。男。爵。始。悔。出。門。無。車。其。謁。人。也。人。無。不。樂。款。之。者。但。迎。之。使。來。則。絕。無。之。事。耳。俾。奴。華。夫。人。之。遇。男。爵。禮。至。殷。渥。男。爵。每。過。其。廬。夫。人。輒。先。命。車。往。迎。去。亦。必。以。車。送。之。車。中。且。置。軟。枕。顧。夫。人。雖。遇。男。爵。特。厚。實。亦。不。足。怪。以。他。人。處。此。不。外。爲。敦。朋。友。之。誼。而。夫。人。之。於。男。爵。則。有。無。窮。希。望。存。焉。禮。因。人。而。施。意。有。所。屬。不。覺。其。行。之。過。當。夫。人。既。失。之。於。攄。詩。尙。望。能。收。之。於。男。爵。故。奉。承。供。億。禮。貌。不。敢。少。衰。也。且。夫。人。居。心。苦。而。用。意。深。蓋。以。貴。族。諸。家。果。肯。降。心。就。我。者。我。未。嘗。不。能。以。待。男。爵。者。待。之。而。不。然。者。是。自。外。也。自。外。則。置。而。不。理。於。禮。非。褻。此。夫。人。所。以。特。尊。男。爵。以。快。其。仇。復。一。切。之。心。也。男。爵。蒙。夫。人。優。遇。心。滋。感。激。以。爲。夫。人。果。出。於。敬。禮。之。至。誠。也。諺。云。返。老。還。童。老。人。性。情。亦。赤。類。子。苟。有。人。愛。護。之。者。則。無。不。傾。心。相。向。依。之。若。父。母。然。巴。黎。每。當。

盛夏之日。豪右之家。多外出作避暑遊。故男爵此時亦清閑無所事事。幾於無日不飯於夫人家。夫人之饗男爵。殺核精美。悉投男爵以所嗜。男爵食故遲。夫人亦徐徐引箸。以示其有意奉陪者。男爵喜陳釀。夫人則常飲以家藏良醞。席垂撤。輒憤憤吐其鬱邑之氣。以陳訴於男爵前。男爵明知此種狂妄之鳴。實爲胡思奢想所致。而長日聒耳。亦不免爲之代抱不平。久之。夫人每訴而泣。男爵亦不覺惻然出涕。報之。蓋自攄詩夫婦離。夫人三閱月而來。男爵無日不陪夫人膳。自覺忽忽度日。心境殊佳。不外少費憐憫之心。以酬夫人雅意耳。一夕爲九月下浣。男爵謂夫人曰。吾老朽無能。自比爲一敗氈。用久而澤。花紋模糊。條露其實質。不足以炫世而耀人也。願雖如此。老夫於吾友所祈夕禱求之事。尙能勉効棉力。吾友果有意爲男爵夫人否。非敢令夫人貶己。嫁人特爲夫人計。謹以爵姓見贈耳。以夫人風貌年華。固不應事人如老悖者。然老夫誠不敢靳其所有。不以奉之夫人也。且吾似有先見之明知。來日無多。所見憎於夫人者。爲時亦甚暫。若不見棄。此事尙以迅行爲佳。老夫所交頗廣。乘此風燭餘年。尙能爲夫人嚮導。一切俾異日能以故交遺愛。而得聖齊曼街人之歡迎也。迨老骨入窀穸後。夫人仍可襲吾爵號。擇一快意之夫。以酬夙願。狂悖之言。誠不足採。請夫人以兩星期中。決之。或逕商之。女公子及貴婿。使彼輩有所憚。而惟夫人之命是聽。亦未可知。但無論如何。夫人素願果償。老夫雖死亦甘之。如飴也。不意此種計畫。雖出夫人意表。而去取亦滋易。男爵既去之一句鐘。夫人即毅然定計曰。吾非矢口不再嫁人者乎。又非指誓天日。必廁身聖齊曼街而後已乎。然吾即再事男爵。何至如前此嫁侯之不幸。竟罹拳擊之苦乎。吾枉費攄詩。資絕無所獲。一嫁男爵。無慮不悉數珠。還一舉而兩善備。何憚而不爲之。俾奴華夫人既草報書。

寓男爵翌晨。卽亦不告其女若婿。逕起而設備婚事焉。天下多少有情人。而如夫人之薰心熱望。以求援繫者。蓋不可得。以夫人之嫁。乃嫁於爵。號而非嫁人也。男爵是日。適抱微恙。夫人聞之。益不敢緩其婚事。往來奔走。爲狀至忙。若其身有彩鳳雙飛之翼。竟日翱翔。而不覺其倦者。蓋卽當日爲女攄詩。治婚時。不若是之興高彩烈也。男爵臥病不出。夫人雖爲婚約故。往返於邑署及禮拜堂間。而尙能劃出時刻。存問其未來之夫婿。且爲之詣醫焉。婚期訂十月十五日。其前一日。男爵病稍間。但腦部仍覺沉重。醫云。當施鍼。夫人立禁其勿聲。翌日。施鍼。男爵獲全愈。未來之佳耦。遂同席作餐。千八百四十六年之十月中。天氣和霽。恍在九月上浣之間。得此佳日。直令氣候反常。而月分表反不足據。此時爲收成葡萄之秋。法國及洛海納二城。均忙於茲事。俾奴華夫人。以預備爲男爵夫人故。亦長日奔忙。其女若婿。則攜二三友人。賞玩風物。仇台夫婦。亦抽其煩瑣。以三星期之久。寄居亞郎吉梅利亞夫人。極意留之。八日。始許前往鐵廠小住。蓋以懷身四月之婦人。其母若夫。均未敢少拂所欲也。兩家交情。縝密。男子日結伴行獵。婦人則聚商。鑿規襪襪之物。羅伯直稱侯爵夫人。曰。攄詩。加實堂對仇台夫人。則以拾菱呼之。俾奴華夫人。與男爵結婚之辰。卽加實堂侯爵得丈失產之日。不覺業已到期。而加實堂夫婦四人。尙在夢中。是日黎明。卽起。同趁一小車出遊。時也。宿露未乾。晶瑩照草際。黃葉滿地。白雲在天。紅頰之禽。狎人無攝。盤枝而尾。車行原上。鶴鶴搖尾。逐馬蹄而來。撲朔小兔。時時戡兩耳。避人疾走。如電掣。婦人破曉出行。兩頰爲晨風所襲。嫣然照人。蓋秋天氣。候介炎夏。隆冬之間。清爽之氣。時撲眉宇。故盛夏。暑困人。嚴霜。殺物。均非良時。惟天氣清之日。能堅凝人之精神。鞏固人之軀體。使行樂者。百倍其興趣也。四人車行許久。逸興。過飛。畧無倦

遊之態。遂相將下車。攄詩爲諸人領袖。引同伴至橡湖之畔。湖上水藻紛披。鮮綠可愛。仇台夫人席綳草之上。少息遊踪。其夫悉出車上小筐中糗糲。俟爵燕火作餐。攄詩蹀躞供薪葉。迨羅伯切乾餹。既竟乃出其烹調之手。爲作羹湯。時衆已飢腸轆轤。臨席乃大嚼。此在城人固笑爲貪饕。而在村居則尙以爲雅韻也。食時商風陣陣。落橡子於杯中。鏗然作聲。衆狂笑幾翻破杯盤。羣以橡樹有靈。故意作此玩弄也。餐畢委食餘于僕御。時將亭午矣。二婦趣小徑前行。邁步逢林薄。聽其夫留滯於梅利亞葡萄塲之間。則見殘葉滿林。映日逾赤。樹根虬曲。迴抱地面如乳。下壯兒力掣母懷。而上土氣微漬。雙雙印村人履痕。有二童眈眈視村人。筐檣大垂。饒涎其目中。若語曰。美哉此溫羹。與冷乳也。擷果之婦且作且歌。主人對而意得。若曰。爾口忙於嚼。若歌則不遑於嚼。吾果矣。加實堂與羅伯登一小邱。見二婦近收成人厨次。大起紛辯。至爲可駭。仇台夫人曰。汝癩發乎。此湯至酸。非美味也。攄詩曰。但分我杯羹可耳。夫人曰。若非甫進午饌者乎。攄詩曰。吾但羨此羹。夫人曰。若誠飢者。歸車可也。攄詩曰。否。吾所需者羹。請乞以飲我。否。且將行竊。吾羨此欲死。夫人曰。淚耶。是非細故矣。向以爲貪吻。僅我一人。孰知其不然。進之進之。攄詩既進羹。夫人竊駭爲二人之量。所不能盡者。彼乃以一人兼之。何耶。於是夫人攜攄詩。隅坐絮絮作長談。最後乃決詣醫求教。加實堂步至二婦許。曰。吾來阻君談興矣。仇台夫人曰。毋。我輩話布帛之事。爲商量製嬰兒之衣耳。加實堂曰。是何足議。夫人曰。我輩滋有所防。加實堂曰。何者。夫人曰。防不僅一家添丁耳。加實堂以健碩之人。聞此亦懾。覺腿力大喪。擬登車詣醫。攄詩曰。是何如美事也。果今日醫生斷爲確實者。明日吾書到母旁矣。是日晨十句鐘。俾奴華夫人登油壁車。造男爵廐。既入。未攀樓前。偷眼見男爵冠纓及所佩。

徽章等物。心怦怦動。以為今日其酬吾願矣。雖以新婦詣夫。大背常俗。而夫人不顧也。身輕步捷。直上第四層樓。按鈴。遇二媪迎面而來。涕泗交集。言曰。男爵於宵來暴卒矣。夫人一痛幾絕。其狀類德黎馬克小



說中之加里白梭。聞其所歡余力士之遠去者。夫人欲觀男爵死狀。則直趨其牀下。執其僵手。既而木然如癡。悲極眼枯。轉不得淚。男爵之老蒼頭。知主人所交情婦至詳。見夫人哀毀之狀。歎諸婦於男爵之愛情。唯夫人為獨擊。夫人既為男爵治殮殮事。且謂老蒼頭曰。吾為男爵孀婦。此事已證諸天主。男爵債務悉余償之。於是着墨素。送殮出

郊。羣聖齊曼街之人。均為男爵執紼。夫人迴首望花車。靈馬充斥道。周哭時更長。歎曰。人生不幸。至吾已極。若非然者。此一千人。不皆吾家跳舞會之儔侶乎。歸寓。正悲憤間。接其女據詩來書。書曰。此為第六次之函。迄未得隻字之報。而此次則敢信其必有成功也。女兒今日請舉親愛吾母之心。與吾母負氣兒等

第 三 集

昕夕不安之處。及慈暉遠隔。致兒等圍爐而語。不溫觸物。則淚盈睫。凡此種種。真情皆前所已述。而不蒙吾母之垂鑒者。茲均一筆抹煞。但舉其最足制勝之端。以迴吾母志嚮。請垂聆之。吾母果來。則兒當有以奉母。蓋甯馨兒是也。兒此時不必曲繪所嘗樂境。上告高堂。特請吾母來親見。而親嘗之。則尤爲有味也。兒攄詩寄夫人。讀竟。呼曰。舉一雄乎。果舉雌者奈何。言罷。趣烟突前。對菱花自照。私計曰。余年四十有二。再十六稔者。吾女且命其雌入世。然吾女若婿皆不願越亞郎吉半步。則爲吾外孫之嚮導者。非余而何。未來之外孫。吾已加愛。吾年卽五十有八。未衰也。此十六年間。吾決能自衛。不至如若輩龍鍾。倏焉就木。其去亞郎吉佳。時房媪于舒梨入曰。夫人外間弔唁者來。夫人曰。擿去之。誰則議吾後者。男爵不屬於吾。無謂之悲傷不足苦我也。媪曰。但句夫人自謂。夫人叱曰。爾與主婦言不得云。但吾姑息爾。過十五月于茲。爾殆以吾需汝一生乎。汝友泌愛爾。事事自尊。皆步汝後塵也。汝執役頗不稱職。最甚者。卽汝二人蔑視侯爵夫人一事。今汝勿謂言出余口。致興謗議。蓋不欲厲目於汝二人者。實吾女也。余今返亞郎吉矣。媪曰。知之。我輩平日服從命令。故被今日之譴。夫人既解二人役。二日後到亞郎吉。歡樂莫可言喻。往事既不談。復百端駁斥。攻毀亞郎吉之人。其對攄詩加實堂。悉承己過。遂爲母子如初。夫人曰。吾兒在此誠佳。勿萌見異思遷之志。加實堂嘖嘖稱道此間。毫無溢美。以其地氣候咸宜。俗尙純美。休養生息之鄉也。汝輩兒女愈多。愈增吾樂。無論生女若干。其嫁奩悉吾任之。攄詩汝其依吾言爲之。至於巴黎溷濁之地。尤宜熟知。溷跡彼中。徒增煩惱。設余非爲孫。曹作入世指南者。此後誓不涉足其地。自後七月。攄詩舉一男。按教堂禮節。奉仇台夫人爲乾娘。以生男非俾奴華夫人所願聞也。其意曰。吾待其舉女已。後十年



攄詩連產七男。體仍健旺。亦不減其丰神。櫻桃年年結實。豈足損其斌姿乎。加實堂生來祇有兩願。一擲光陰以近攄詩。一以餘時研治學問。其鐵廠發達。一如家庭之振興。工業日進。而取價日低。使每噸鐵條價格自三百六十佛郎。跌至二百八十五。且望其落至二百。以應昔日之矢願。加實堂人尤健壯。望之不信。其爲三十之人。蓋時光愛惜福人。而不催其老邁。有如是者。而俾奴華夫人。至是已手足重繭。肢體羸瘦。性躁急。不能容人。亦不能自容。其最後之希望。更成子虛。攄詩七子。日事嬉戲。沙塵被身。頑健不易馴服。蓋卽他日以好奇之故。欲一覩夫人所視爲天國之聖。齊曼街亦必不願藉夫人之引導。而毅然自行。而夫人亦自是不能踐足於一生嚮慕之土矣。

(完)

## 梨園雜記

嫁候恨

賈壁雲以舊時歌舞擗場到滬後始少演新劇如獨占之花魁百寶箱之  
 杜十娘均體貼入微描摩盡致是真能現女人身而說法者而十娘投水一  
 幕嗚咽沉痛聲淚俱下尤足令人酸鼻吾友彥通居士嘗賦浣溪沙二闋以  
 贈之其詞曰（相見平生意已多絳花紅淚護清歌故留情志折消磨銀  
 楫三竿人似玉青山兩剪水如螺一聲歸去奈愁何）壁滿花濃又一時東  
 風連夜妬橫枝卻憑辛苦自矜持夢斷西樓長作伴恨填香海悔來遲三  
 生應自懺情癡）哀感頑豔固可高揖小山俯視飲水特不知他人眼淚底  
 事千卿耳

（阿巖）

迦  
龕  
筆  
記

上海英界甯波路中旺街共和編譯局發行

(縮本) 康南海文鈔合刻

二十四册  
定價三元

南海先生爲新學開山名滿天下所著之政論教說一以保存國粹爲心惜散見於各書報而無彙爲一集者任公先生前曾有飲冰室文集之刊出版以來行銷數萬但至乙巳爲止學者憾之先生近來經驗愈多學識愈富所發議論皆爲救國良謨如政治各種極難解決之問題無不獨運精心發抒良策以爲國民之指導而定立國之方針實爲國民不可不急讀者本局有見於是爰將南海先生之文分論說序跋奏議擬案書牘祭文著述遊記詩等門彙爲一集將任公先生近五年來之文分通論政治法律財政外交鐵路生計雜論文苑附錄等門且與南海先生之文鈔合刊可稱合璧海內崇拜二先生之學問經濟者祈速購之

(丙四十三)

上海棋盤街文書局各省中華書局各省大書坊經售

# 迦龍筆記

## 紀吳總兵杰軼事

光緒甲申中法構釁。海疆戒嚴。浙之鎮海爲浙洋要塞。關係至巨。巡撫提督於時咸移節來鎮。寧波備不虞。時歙縣吳吉人軍門杰方充鎮海礮臺礮卒。一日方輪值守臺。望見敵艦大至。竟不待臺官命。撥機發礮。五敵船中礮沈者一敵。大震驚中國。大有人在。遂蒼黃遁去。臺官聞聲駭甚。查爲吳所爲。怒其不奉令擅開火。舊日軍中謂發礮曰開火。立趣左右縛斬之。以肅軍令。方謹譟間。撫軍某公亦聞聲出視。問狀。既悉奇其績。爲言於臺官曰。違令固當斬殺。敵宜厚賞。功罪相償。可貸其死。胡爲論斬。乃親解其縛。謂吳曰。汝亦太鹵莽矣。吳瞋目大呼曰。敵至不殺。焉用將爲。某今願以違令死國。憲不甘繫頸。見敵果如大帥言。必從容以全臺拱。手讓敵始不鹵莽。耶。撫軍壯其言。不以爲忤。笑曰。此壯士也。明日飛電奏捷。鋪張揚厲。靡所不至。悉歸功於指揮之諸帥。而吳則僅獲獎千總。候補而已。終中法之役。浙雖與閩相毘。連鎮海不爲馬江之續者。吳之一礮力也。此事四明父老類能言之。惜近人箸作多闕。然不載。余懼其久而就湮。爰亟爲表章之。如左。他年清史中似不可負此愛國壯士也。家大人宰鎮海時。與吳極相契。時吳爲臺官。相愛有逾季昆。每日暮。吳輒策馬過談。酒酣耳熱。拍案撫掌。述甲申殺敵事。恆虎虎生氣。余嘗侍座。未晉接雄談。聞之極諗愧。無壯筆以寫此壯事。滋悵悵耳。或云法帥孤拔之。死卽創於鎮海之礮。世傳孤拔殞於澎湖列島間者。非也。究不知孰是。未敢臆斷。姑志於此。以闕疑。

自甲申後。吳卽遞遷爲臺官。最後得簡定海鎮總兵。歷任疆吏。驚其名。咸禮重之。吳守臺四十年。築塞增

械惶惶如不可終日嘗歎曰孰謂中國不能戰以吾所知者招寶山之礮臺卽一健者其自信之勇類如此宣統初朝廷方謀興海軍旨以貝勒載洵來浙勘軍港其時將擬經營象山港也吳久歷定海舟山間浙洋形勢瞭若指掌因屬幕客草海軍十二策指陳利弊繪圖粘說周密無似將獻之載洵乞轉奏挾策往謁洵三謁不見吳詫謂門者曰余以官事來非有所干盍不爲達門者笑曰江上老兵汝尙不知王府例耶因向索門包二百金吳憤然曰老夫報國五十年今白鬚盈尺矣不忍復仰小閹色笑趣左右廼馬抵家嘔血盈升未幾竟不起嗚乎此持戟之士所以有仰天而長歎者歟

吳每歎國家招兵易退兵難解甲而欲歸無田者胡以爲生必悍者跳梁謹者凍餒而後已心恆憫之乃延工藝家如銅工木工錫工等技師居營中使部卒於操練之暇習爲工藝人精一藝而已待退伍後咸能各就所業以治生吳嘗掀髯曰此吾爲同袍諸昆弟籌備之穩固養老年金也

吳治軍恩威並施不少假借其內兄某爲營弁犯法姦人婦爲吳所執立命論斬夫人跪求吳不顧也治海盜尤嚴嘗獲盜魁取竹管就盜目以掌拍管盜目應手入管中曰盲人姑貸汝死汝歸可告而醜類母再爲惡也其疾惡如仇有如此吳官不過總兵而甬人深德之咸尊之爲吳大將軍云

紀陸將軍榮廷軼事

今廣西將軍耀武上將軍陸榮廷氏負膂力精鎗法初隸蘇元春部下元春未之奇也一日法蘭西安南總督來遊桂元春宴之時元春方官廣西提督嗜阿片以頹廢聞法督殊輕之酒半醺法督推席起曰某有末技敢貢之提督前用佐清歡隨取席上盛開茶花一枝付侍者銜口中以花朵露額上遠立百碼外

法督舉鎗擊之彈煙消處侍者不少動唯額上花已片片墜肩上若紅雨然元春方稱其技不置詎法督隨手以鎗付元春莞爾曰提督盍一試之元春受鎗皇惑不知所措時有某統領立其側（姓名忘之矣）夷然曰是易耳吾營守備卽能之乃呼榮廷至以鎗轉畀之榮廷命侍者更遠立數十武所銜花更取其小於前者舉鎗一射亦適中花的雖落英繽紛殘枝猶銜侍者脣際也於是法督乃大驚歎以爲未弁且如此諸將可知遂不敢以輕元春者輕桂軍而榮廷之名亦自是大著

粵西多山而險峻悍盜伏焉官軍不能制往往轉爲盜所窘盜益不畏官軍就中唯獨畏榮廷故陸每被命出剿盜盜聞鎗聲卽能辨爲陸咸相顧咋舌曰噫陸大哥來矣遂都棄械就縛其威望有如此今陸雖貴爲上將軍總綰軍符而粵西婦孺知有陸將軍者轉不若知有陸大哥者之多也

### 紀陸蘭清統領軼事

陸蘭清本爲粵東巨盜後就撫乃棄盜而官今爲廣東某路統領聲勢極赫奕吾友某君宦粵久嘗與陸共事殊相得陸嘗自述其爲盜時事云渠每值荒年或青黃不接時知奸商必囤米營利致米價奇昂渠必酌中定一價格爲露布警告米商使遵所定價發售毋得妄增毫末違令者治如法所謂法者無他火其廬殺其人耳米商憚其言出法隨莫不奉令唯謹雖朝旨省令效力未逮其肅貧家細民以是深感其德比戶歎曰吾儕不飢死皆陸蘭清賜也轉不以其爲盜而賊之時岑西林督粵捕蘭清甚急一日蘭清方困病某山破寺中左右侍者僅三人緹騎已及山下蘭清不知也鄉人轉相告曰蘭清惠我厚吾儕烏忍視其就縛一呼而集者數十人以繩床臥蘭清輪替肩之奔竄以去竟免於難嗟乎民之所愛惟德與

義固不問其盜與官也。

### 紀貝勒載洵赴浙勘軍港軼事

宣統初嗣位醇王載灃監國諸親貴瞰灃懦弱競起索所欲灃不能制宛委將順之而已就中以洵濤爲尤恣唯假輿復海軍名周歷列國軺車一發輒糜帑數十萬吾友某君嘗參浙撫增韞幕爲余述洵貝勒赴浙考察軍港事甚悉奢侈驕昏已堪咋舌泚筆記之亦勝朝軼聞也。

載洵僅爲郡王銜之多羅貝勒耳抵浙卽逕號洵王到杭時不加冠帶衣黑鐵線衫坐紫緞輿中儂薄類蕩子駐節西湖劉氏水竹居居爲粵賈劉問芻別墅浙當道先商借之者洵所居一室陳設瓌麗窮極奢侈雖氈氍壁衣皆以藍緞繡白團龍（其時國服未除故用素者）櫺牖之屬更遍瀝西洋香水芳馨奇烈類歐西曲院洵至後巡撫等恭請聖安畢洵卽高坐室中巡撫率司道諸官進手版跪於簾外洵晏坐若弗覩也羣官禮退洵卽傳餐食前方丈珍羞羅列洵悉屏弗御獨狂啖西湖宋嫂魚（即醋溜魚）頃刻罄八簋洵卽推席起掩臥矣撫軍等方屏息侍簾底竟擯不見明日羣官復詣前請安小閣曰王爺已凌晨駕瓜皮艇子出游矣撫軍等相顧大驚脫有不測罪何以堪遂分乘小舟往覓支湖溟港遍尋不值方張皇問湖墅來電話云使節已棄艇易馬度萬松嶺至江干行乘火車還滬趣從者戒行李云於是撫軍等匆匆至江干薄暮時洵遂翩然去矣始終與撫軍無一語道及政事也其荒誕有如此洵從者七十人尤驕蹇居劉莊以蚊故索羅帳銀鉤甚急勢洵洵不能已顧急切安得七十餘具於是太守某乃飛騎入城持撫軍名刺向各官署內眷假用以應急需一時金屋香閨搜索都罄僅乃如額詎明



日洵去從者悉捲而攜去杭州府乃一一重製新者相償綜計洵在杭不及三日而供張開支至七千餘金報銷達部准作正開支焉時掌度支者爲載澤亦親貴少年也

載洵乘艦至象山勘軍港時陸上有老民百餘年都在九十以外拈香長跪岸側欲一覘皇叔以寄愛君之心洵始終蜷伏艦上欵皮黃嬾不願出撫軍增韞亦力勸登陸稍撫慰以饜衆望洵不理焉嗣撫軍遣人告耆老詭云王病不能興爾曹忠靈王還朝當爲白之宸聽耆老無已遂怏怏于以去昔乾隆南巡每值父老遮道迎鑾輒優禮有加故能於無形收拾人心嗟乎洵一紈袴子耳烏足以語此未逾年清鼎遂革此中消息詎非無因哉

### 紀楊文敬軼事

泗州楊文敬公士驥生平嗜戲劇若命督北洋時尤愛女伶王克琴嘗招入署演劇酒酣文敬顧幕客歎曰諸公志之生子當如□□娶妻當如王克琴一時歎爲雋語

文敬極好色顧夫人奇妒納一妾夫人禁不予通文敬恆以是鬱鬱嘗與幕僚共飯羣僚皆盛姬妾而文敬獨否嘗歎曰我媿不如也幕客某觀察將置簾室文敬知之於吉日特下札增妾兩差明日觀察來謝文敬笑曰昨日具不腆聊以備金屋中不時需耳又聞人欲納姬而力有未逮者文敬每資助之不少吝曰我願天下有情人都成了眷屬其調侃往往類如此己酉春撰自挽一聯云平生好讀游俠傳到死不聞羅綺香未幾卽病中風薨其弟杏城侍郎卽命人繕而懸之靈石淒然曰此阿兄恨事也

己酉四月文敬生日召京津名伶集督署演劇時小叫天方臥病家居文敬遣人以巨金促之至文敬親

點李陵碑、洪洋洞、兩劇識者心惡爲不祥。未踰月果薨，亦真。若有先識者，然南皮張文襄喜喫蜜餞，其簽押房中羅置極夥，文敬獨喜啖鹿茸。案頭恆置鹿茸末一甌，信手撮食。若啖肉鬆者，然說者謂文敬之中風鹿茸亦與有殊勳。以鹿茸爲性太熱，故病革時西醫雖以冰梟相加，亦不能退熱也。

## 津沽賸語

晚清政治銳意維新，直省中以北洋新政稱最，而度支紊濫，吏治龐雜，亦稱最。此無可諱言者。姑舉一二事，已堪舌擣北洋之支應。賑撫糧餉諸局皆督轅外府制府有所需，但以矮箋草（照發若干萬）數字於角端，鈐一私印以之授某局，局遂遵照，莫或延此龍蛇飛舞之字箋。外局謂之爲（內條）支應諸局，惟見條發款款何所需，不敢問也。他日報銷上部時，則併入他項中開支，謂之爲（融銷）歷任相傳，不以爲怪。故綜財綱諸局事者，率爲制府親信，職是故也。

掛名差使亦以北洋爲最夥。楊文敬督直時，萬流奔進，尤稱冗濫。時洋務局會辦多至二十八員，賑撫局會辦多至三十六時，人有天罡列宿之目。其他可想見（督轅文案掛名者亦達二十餘）。憶某觀察乞文敬有以位置文敬顰蹙曰：人才濟濟矣。汝試言何局可再增觀察曰：賑撫局不妨再添派文敬軒渠曰：汝欲化天罡爲地煞耶？一時傳爲笑談。

## 紀項城軼事

南通某公爲余言：今大總統袁公初隸吳武壯麾下，武壯未之奇，以故人子檄其爲營務處一掛名差使。

耳。一日武壯營卒某當街調辱婦女項城適策馬過之觀狀既晰叱從者縛斬之歸而普白武壯曰某兵犯軍令已就地執法斬之矣武壯曰甚善由是奇其膽常語某公曰今而後知袁某為非常人也

紀某公軼事

汴中某君言其鄉人某公幼即慷慨有大志從諸昆季就塾中讀時不喜為八比文曰是咕嗶腐儒事耳學之何為就風簷中討生活造其極一狀元耳何貴之有暇輒招諸昆季習為官中文告初僮撰擬咨札稟批繼而旁及章奏某公尤喜自為上行下文字一日且自擬上諭偶為其叔見雖痛呵之而益奇其人焉

詞史

辛亥之變至甲寅四月東海出山政事堂闢為一小結束吾友雙紅豆齋主有甲寅初夏書感浪淘沙詞四闋即詠其事諷刺時局以委宛出之詞而史矣不僅調侃煞人嗟乎融傷時之淚鑄頑豔之詞亦千古詞人可憐境界也茲錄其詞於下其一云風雨不關情花絮飄零杜鵑啼血總無聲道是一場春夢好祇欠分明 軟語記叮嚀鏡約釵盟料來都是假惺惺何苦珍珠緘密字憐我憐卿其二云換了舊羅裳理罷殘妝安排線篋並鍼箱閒是閒非都擱過祇繡鴛鴦 深院落花香蝶亂蠶狂侍兒千萬莫迴腸人定不來春已去著甚思量其三云身價舊兼金蕉萃而今墮驪欲拾幾沈吟癡絕黃鸝三請語忍俊難禁綺夢費追尋樓閣重臨眼前新綠漸成陰祇恐天涯真蕩子未解傷心其四云苦苦盼佳期開過茶蘼畫堂深鎖繡幰垂寄語銜泥新燕子別處雙棲 最解繫相思風裏楊枝病來羞與鬪腰支鈔罷秘辛書一

卷不自情癡

紀李襲侯劾端方事

庚戌冬。孝欽梓宮奉安。直督端方就陵樹作電杆。縱人向隆裕太后照象。復乘輿冲越神道。肅毅侯李國杰劾其大不敬。部議革職。得旨報可。一時朝野大震。以李素以紈袴聞。胡有此霹靂手段。或云端以事忤慶王奕劻。授意出此。或云端玩世不恭。移任北洋後。益驕蹇。喜謾罵。每於廣座中痛詆李文忠。襲侯銜之。故出此。或云襲侯外舅御史楊崇伊居蘇時。以違警細故。端方奏請革職。今出此聊以相報。云其實皆非也。如臬有冒某者。官農工商部郎中。曠放有名士氣。以能文稱。與李極相得。時李方為商部左丞。與冒同恭送梓宮上陵。目擊端驕倨狀。微太息曰。疆臣而縱恣至此。竟莫敢問。大臣風骨亦太消沈矣。李曰。汝果為吾草奏疏。吾必劾之。特恐汝未敢下筆耳。冒曰。公果劾之。吾必為擬奏稿。李曰。可。汝趣為之。明日冒疏成。持以示李。李曰。何如。李無語。匆匆懷之歸京。竟上奏。端竟以是革職。朝旨下日。李笑顧冒曰。何如。冒亦點首報之時。余方在都。故所聞較確也。

紀端方死事之慘

辛亥。變起端午。橋方統兵入川。軍次資州。不進。竟倒戈戕之。先是。端微聞軍有變志。乃悉取裳衣百筭。一分散諸軍。欲借緡袍之贈。以為他日相見地步。詎人心一去。不可收拾。衆軍協謀。既定一日。竟牽端於某廟中。三軍刀劍森然。嚴陣以待。若臨大敵。端既至。大驚。稽首若崩。厥角云。乞赦一死。惟諸軍之命。是從。穀棘淒厲。慘不忍觀。時統帶某惻然憫之。大呼曰。端方今悔罪矣。殺之否。同袍趣決之。語未既。三軍擊鎗。

高。謹。曰。殺。某。管。帶。知。未。可。挽。救。不。敢。違。衆。以。取。旤。乃。抽。所。佩。指。揮。刀。砍。之。刀。鈍。不。能。深。入。凡。十。三。刀。始。授。首。勝。清。結。局。大。臣。中。死。事。之。慘。未。有。過。於。端。者。端。死。後。人。搜。其。遺。篋。有。名。刺。巨。束。曰。陶。端。方。蓋。端。嘗。自。云。先。世。爲。漢。人。陶。姓。辛。亥。之。變。擬。歸。漢。而。排。滿。名。刺。預。製。以。備。用。亦。當。年。撰。愛。國。歌。之。故。智。也。嗟。乎。以。術。自。全。有。時。而。窮。滋。可。閔。也。此。事。聞。之。蜀。中。友。人。或。不。訛。謬。

### 紀十刹海荷花

京。師。地。安。門。外。有。巨。塘。曰。十。刹。海。中。植。荷。花。滋。夥。居。人。不。知。護。惜。荷。日。以。苑。南。皮。張。文。襄。公。晚。歲。入。樞。府。愛。其。地。幽。靜。遂。卜。居。焉。更。召。匠。疏。塘。補。蓮。禁。民。摧。毀。故。花。時。甚。盛。余。於。戊。巳。之。交。每。散。值。恆。招。邀。朋。儔。觴。詠。於。此。文。襄。薨。後。采。蓮。禁。弛。翠。蓋。紅。衣。匪。復。舊。時。嫵。娜。矣。文。襄。弟。子。某。君。有。一。詩。云。荷。花。香。遍。十。刹。海。絕。勝。西。湖。六。月。中。一。自。尙。書。天。上。去。花。開。不。作。十。分。紅。令。人。低。徊。不。能。已。今。昔。之。感。或。云。此。詩。卽。梁。節。菴。作。也。

### 紀納蘭軼詞

成。容。若。侍。衛。納。蘭。詞。以。錢。塘。許。邁。孫。先。生。榆。園。叢。刻。本。爲。最。後。而。獨。精。藝。林。咸。推。爲。納。蘭。詞。善。本。吾。友。京。兆。謝。佛。慧。綺。年。嗜。詞。篤。愛。納。蘭。與。吾。有。同。好。頃。馳。書。相。告。謂。近。讀。粵。雅。堂。所。刊。飲。水。集。中。有。滿。江。紅。菩。薩。鬢。兩。闋。爲。許。本。所。遺。殷。勤。寫。示。意。至。可。感。漫。筆。記。之。亦。詞。林。之。吉。光。片。羽。也。滿。江。紅。爲。曹。子。題。棟。亭。云。藉。甚。平。陽。羨。奕。葉。流。傳。芳。譽。君。不。見。山。龍。補。袞。昔。時。蘭。署。飲。罷。石。頭。城。下。水。移。來。燕。子。磯。邊。樹。倩。一。莖。黃。棟。作。三。槐。趨。庭。處。延。夕。月。承。晨。露。看。手。澤。深。餘。慕。更。鳳。尾。才。思。登。高。能。賦。入。夢。憑。將。圖。繪。寫。留。題。合。

遺紗籠護正綠陰青子盼鳥衣來非暮菩薩鬘（過張見陽君）云車塵馬跡紛如織羨君築處真幽僻  
柿葉一林紅蕭蕭四面風 功名應看鏡明月秋何影安得此山間與君高臥閒

紀陸鳳石太傅軼事

元和陸太傅潤庠少時遊玄妙觀一跛道人立牆隅談相陸曰相我何如跛道人笑曰汝一亡國宰相耳  
聞者大詫羣以道人爲譎語遂哄然散去俄頃跛道人亦不見孰知陸大魁後果循資滌晉協揆入閣後  
未幾清鼎遂革跛道人之言非無因矣

辛亥以後陸卽自號爲固叟一意授宣統讀不與新朝朝貴相往還項城與陸昔比肩清陞時極相得國  
變後陸雖居京師始終未與項城謀一面亦勝朝遺老中鳳毛麟角者矣

乙卯八月十一日陸薨於家其家人傳述陸啟手足時殊無病初九仍照常入清宮因與世續商量移宮  
事不禁痛哭比還家卽微覺不適展衾臥夢中時作嗚咽聲一睡兩晝夜十一日始興就案索紙筆撰  
遺摺初尙完整屬稿未及半顧家人曰我此時死亦云有福者矣其語絕沈痛此後遂擲筆語亦漸糝糊  
失次未幾遂薨始終固無病也

李諱

合肥李文忠公之封翁諱文安道光戊戌進士也文忠督北洋時凡僚屬上稟牘皆敬避安字改作綏字  
初僮於恭請鈞安易作鈞綏浸假文牘中凡用安字者悉易以其他字樣文忠督北洋垂三十年直省官  
幕久而習與性成迨袁項城楊文敬開府時尤相沿不用安字蓋已成一種特別習慣矣（按李氏親族

中往來緘札至今仍避安字不用或云文忠之謹孝於此可見云

### 紀徐寶山軼事

徐寶山初爲鹽梟橫行江表號徐老虎劉忠誠督兩江時招撫爲武弁光復時擁兵駐揚州日以電報張聲氣於天下於是遂儼然號偉人矣徐生平不識字揚州有貧士某撰一聯云由來名士皆耽酒從古英雄不讀書獻之徐大喜立贈二百金亦豪舉也

徐性暴躁吐辭麤獷聽者往往不能堪喜怒尤靡常偶發怒人輒不敢進嘗曰徐寶山生平不畏人但畏吾母吾妾吾師爺耳畏吾母者孝之也畏吾妾者愛之也畏吾師爺者敬之也（按師爺者吳次臬也）徐天性甚孝晚年奉母尤謹事無巨細得徐母一言罔不立解每值其父忌日徐輒秉香跽庭前長號竟日臬而若此亦真不可多得者矣

由瓜洲入揚州之河道水勢極淼瀚兩岸隄工久傾圮每際水盛民田往往淪爲澤國徐駐軍揚州時曾發宏願力任獨出巨資築長隄命人采石江南逮石至興築未幾而徐遽爲彈殫工事遂輟巨石初猶鱗次臥隄畔今漸不知去向矣人亡政息爲之慨然

徐死後部曲及揚人爲建祠於廣渠門外更造銅象以爲百世馨香計事甚盛也顧徐之銅象有不同於歐美一般銅象者蓋以木爲質以銅爲表非範銅鑄象也或曰此（木的銅象）云胡克久得母與臬報功之旨相儗或曰徐寶山之銅象固應如是耳

（完）

策

三

集

浣溪紗

為蕙勤題照 集花間

幾庵

蘭沐初休曲檻前。腰如細柳臉如蓮。玉柔花醉只思眠。  
慙倚銀屏低雪。歷此時模樣不禁憐。此時心在阿誰邊。

前調

幾庵

調婉珍集花間句

半踢長裾宛約行。凌波羅襪勢輕輕。晚簾疎處見分明。  
促坐王孫公子。醉也知心許恐無成。教人爭不恨無情。

餘

詩



漁樵閒話

# 中華書局新出小說

## 言情小說 戀海之惡波瀾

第一冊 定價二角

此書叙一鬻技女郎。色藝雙絕。見者傾倒。甚至極醜怪之獸王。極迂拙之詩魔。極粗莽之牧師。極浮薄之士官。無不爭致情愛。而女守神人之言。貞潔自矢。情節離奇。不可捉摸。其敘獸王等情事。繪影繪聲。令人發笑。文筆亦復雅潔。洵為近日小說中不可多得之作。

## 偵探小說 紀克麥再生案

全一冊 三角五分

書中所叙紀克麥之狠毒陰鷲。幾非人類所有。名探勒慈甫。屢瀕於險。各探佐均為所殺。甚至愛妻亦喪於其手。卒由勒氏費盡機宜。并設詭計。使賊黨內鬩。始克弋獲。叙事如抽蕉剝繭。妙緒環生。誠偵探小說中之宏著也。

(中91)

# 上海明文書局發行

## 教育小說 穡者傳

全書一冊 價洋五角

是書敘述農家之樂趣園藝之生活林泉之風景家庭之教育意旨纏綿趣味雋永譯筆婉轉有致讀之令人淡其奔逐囂塵之俗見拓其高尚優美之襟懷誠能有裨人心世道所述栽培植物之法悉合學理尤能增進農業智識

## 文學小說 炭畫

全書一冊 價洋二角五分

此為波蘭著名小說家罕理克原著丹麥評論家勃蘭氏曾贊美之謂其人才情美富為文樸樸而深刻炭畫一篇尤為上乘篇中所叙為羊頭郵事郵長之貪賄書記之舞文教士之迷信紳士之煊赫農民之蠻蠢農婦之誠篤點綴以名士美人一一插寫如生譯筆莊諧並用簡潔名貴通峭處如讀周秦諸子唐小說墮乎後矣何論今茲

## 恨海春秋

全書一冊 價洋三角五分

此叙一女子與一教習默訂婚約忽為宵人破壞另嫁一人賴其繼母苦心設計構成離婚之局兩人仍如宿願不意紅顏薄命結褵未幾產厄而亡某閨秀亦傾倒該教習者重續鸞膠歡諧魚水宵人屢肆詭謀卒歸失敗其中情節之曲折文筆之典雅非近時小說家塗附一派所能夢見

(丙小四十)

# 漁樵閑話

吳穎函

常熟言可樵尚焜。官福建閩縣。著有雨翠山房詩集。可樵爲余姨丈子純先生之尊翁。苦雨謠云。老天殺人不用刀。接連十日雨滔滔。千畦變作一片白。新秧倒水連根漂。家無宿稻再撒種。溪漲何止添三篙。東家婦女赤足咒。敗秧收拾論擔挑。西家小兒不解事。堦前喜得魚蝦撈。民愚不識調變理。但謂天聽何其高。祈晴不晴雨復雨。其咎未必非吾曹。可憐催征吏已到。官家租賦焉能逃。乞言願緩須臾死。小民久已無脂膏。嗚呼。小民久已無脂膏。又拆橋歎云。過橋卽拆橋。橋斷水迢迢。欲去不可渡。欲來不可招。可憐往來者。千于心空焦。計窮問水濱。但見石磷岫。水聲如訴君莫瞋。古往今來所見眞。拆橋多是過橋人。家穀人祭酒。與先大父甲午同年。道經鴛湖。必詩酒歡娛。留連旬日。祭酒贈先大父一聯。客位正須懸榻下。主人自愛小塘幽。

明季張姓逸其名。人呼爲張公子。出遊不知所歸。題城門詩云。大地誰非客。居家那是家。有情風與月。隨我到天涯。

同治初。湖南有捕僧一事。情節奇。余作巧弄曲。并序。湖南某年。裁十五。早定匹偶。時方海內騷然。襍被出門。投軍營。戰有功。膺保奏。家鄉久不通問。外舅家以年遠不歸。將女另擇良家子。業已于歸有日。而某適於前數日攜貲抵里。舅慮將女從前聘。如後聘何。日既夕。且列酒肴饌某。待醉後睡去。計將刃之。女覺。潛出以告某。某素武健。挈女遁。舅尙謂酣眠。欲舉事。而門戶已啓。失某所在。女亦杳然。急呼東西鄰。聲言女被騙走。約衆追趕。數里外有女之姑母家。疑逸者到彼投足。于是衆人徑往。叩門無應者。急叩之。復不應。

## 第

## 三

## 集

遂撞門入。直闢內室。見姑擁被臥櫃上。不肯下。僉議某與女必匿櫃中。掖姑下。將櫃擡至家。啟櫃視之。則有一僧在焉。體已冰矣。蓋追女之夜。正其姑留僧伴宿也。爰製曲以紀其事云。栽花偏栽連理枝。種樹難種女貞樹。花兮樹兮惱殺人。幻出奇聞由錯鑄。誰家有子氣凌雲。不屑雌伏隨鷄羣。奪蠶爭先思出塞。棄繻弗顧羨終軍。男兒事業覓封侯。陌頭楊柳色如油。貧居恰有糟糠聘。立志毋爲巾幗羞。出門萬里關山月。隴雲鄉樹望中沒。雁叫秋風鮮帛纏。魚來春水無書發。年復一年不相見。白髮婦翁意中變。深怕星蛾顰綠眉。別遣冰人牽紅線。紅線牽來愛少年。臨風玉樹態翩翩。剛占合巹同牢日。欲賦天桃穠李篇。無端壯士徑還鄉。鴛牒分明字幾行。本來早結同心蒂。原是當初坦腹郎。於彼於此身難決。何去何從向誰說。心田驀地起風波。刺郎今夜刀如雪。陰謀轉被女兒知。欲說不說魂飛馳。偷離匹鳥鸞重駕。且效多魚貂漏師。潛啟深閨到郎處。郎聞密語心匆遽。桑中之喜自今宵。扶肩挨背從卿去。老翁起看鬼脫逃。老婦泣語鶯離巢。急呼鄰里告以故。長幼雜沓擊譏譏。猶言男女私淫奔。父母何顏可訴冤。祇念追豚還入荳。直同逐鹿到前村。前村本有姑母住。門戶孀居獨縞素。妄擬負蛩依此居。漫言窮鳥別無路。不意奇中又有奇。菩薩聞之欲低眉。那視橫陳如嚼蠟。柏舟同夢有披緇。門外騰聲敲逾迫。門內匿蹤急何擇。度厄惟求佛有靈。藏羞正苦策難畫。老僧投櫃當慈航。嫠婦據櫃讓空牀。一輩人來搜牝牡。亦不明言索某某。但遮門左與門西。繞到庭前復庭後。來者自尋嬌小雛。居者疑捕野雄狐。彼此含糊成巧弄。倉皇詰問總支吾。人言此櫃中有人。不然睡者應起身。將姑掖下擡櫃去。待到還家自見真。此時天曙鷄聲唱。衆人啟櫃神逾旺。道是雙棲鸚鵡籠。那知老秃葫蘆樣。面面相看各驚疑。胡爲幻人竟若斯。始憐別鶴離鸞引。早失冰

小

清玉潔。姿轉憶。郎君有用才。細君相對使開顏。誰言佛法無邊者。火坑爭奈將身捨。吁嗟乎。空空色。色。眼前多。孽海滔滔。萬丈波。死生離合。當場事。一個未亡人。奈何。

吳尚憲字小荷。番禺荷屋中丞之女。葉芭田太守之室也。著有寫韻樓稿。憶秦娥云。清和節。搓朱成碧。春風歇。春風歇。暗香飄墮。燕啼鶯咽。隔窗留戀心如結。離懷欲訴憑誰說。憑誰說。綠陰無賴。昨宵新月。又

滿江紅云。一晌清涼。西風起。吹來簾幙。恰又是。蟲鳴四壁。虛澄小閣。怪底秋聲偏著耳。牕前淡月還同昨。

歎年來。何處寄愁心。腰如削。鄉夢遠。渾難托。琴書案。全拋却。但消磨。羈旅。壯懷牢。落百歲。韶華彈指耳。

鴻回燕去。空飄泊。問襟期。原不讓男兒。天生錯。乙巳冬行抵長沙。回憶壬辰歲。先嚴撫楚。平定武崗。猺匪

竭盡心力。迄今十餘年矣。花境重來。口碑載道。而往事低徊。曷勝悲慨。調寄滿江紅云。夢斷天涯。重又抵

瀟湘。旅次增余感。豐碑手跡。先人舊治。仗劍滿酬平虜願。拂衣早作歸田計。有士民。德政尙相傳。功非易

纔轉眼。韶華逝。塵世夢。渾如戲。望嶽峯。秀色景同人。異。痛背椿顏。三載渺。傷心十四年前事。剩羅巾。徒

染淚。千行。悲歌起。又病中蝶戀花云。雲髻鬢鬆。釵欲墜。日過紗窗。猶自慊慊睡。一綫情思常似醉。身慵半

擁紅鴛被。臉際銷魂。眉鎖翠。無語沈吟。總是多情淚。一縷尖風侵繡袂。鏡兒偏曉人憔悴。丙午秋到京

省。母憶幼時。隨侍先嚴。自京赴陝。忽忽念七年矣。追思往事。不勝蓼莪之感。調寄鳳凰臺。上憶吹簫云。萬

里崎嶇。重來帝闕。繁華舊數神京。看秋高氣爽。新月微明。夢繞慈闈幾度。平安字。鴻雁難憑。今日裏。牽衣

膝下。好慰離情。還驚。長安昔別。尙丫髻雙垂。兩鬢披纓。憶韶華。電影南北行程。隨侍閩黔湘浙。嗟薄命

凋謝。椿庭。今昔感風光。依舊淚點淋零。

觀

大

說

## 第

## 三

## 集

番禺陳蘭甫京卿憶秦娥云。關山路。詞人千里還相遇。還相遇。檀槽銀燭。滿樓香霧。夜深催挂蒲帆去。明朝惜別知何處。知何處。紅梅驛畔。冷煙殘雨。又齊天樂云。倦遊萬里江湖客。孤篷又眠秋雨。碧暈搖燈。涼聲落枕。鄉夢更無尋處。幽蛩不語。正濕葦荒蘆。亂垂煙渚。一夜蕭蕭。惱人最是繞堤樹。清吟此時更苦。漸寒生半臂。秋意如許。古驛疎更。危灘暗溜。併作天涯離緒。歸期又誤。悵嶺路模糊。亂雲無數。鏡裏明朝。定添霜幾縷。又舟中聞笛調寄望漢月云。日暮碧雲千里。柳外孤篷纔繫。一聲長笛是誰家。定在小紅樓裏。夜深蓮漏轉。愁聽得乍低還起。知他何事暗銷魂。吹到月斜人睡。

會稽陶卿田文鼎著有真意齋詩鈔。有替比卯詩序云。比卯者。州縣官以事命役而限其期。逾期則杖而再限之。名曰比卯。役不勝杖。以錢倩人代受。曰替比卯。某明府宰大邑。沒後其子不能自立。卽於其縣而替比焉。余聞而悲之。仿香山秦中吟之意。賦此一篇。爲牧民者芻蕘之獻。詩云。縣門昨夜呼比卯。替杖有人圖一飽。公庭一杖杖幾錢。得錢之人方年少。年少意氣無窮已。借問少年胡若此。旁人欲語先長吁。是固當年貴公子。先人百里縮銀黃。遠道移家入縣堂。使君自詡真能吏。愛子人誇小鳳凰。公子何所居。綺窗畫壁開精廬。公子何所食。何曾萬錢供一擲。公子何所衣。師蠻結帶生光輝。公子何所遊。秦箏趙瑟居倡樓。使君昔日刑人地。此日人刑公子替。可憐行杖白頭人。猶是當年案前隸。爲牧令三復此詩。洵可爲當頭棒喝。

咸豐己未科浙江鄉試全椒薛慰農時雨。秋闈分校得二老生。王泰東年八十三。周叙倫年六十四。慰農作二老行云。人皆種桃李。我獨植松柏。桃李逢春始作花。松柏經冬轉蒼碧。暗中摸索苦不知。捉得迷藏

驚叫絕。一逾馬援據鞍年。一如梁灝登科日。堂上星使各大笑。道我掄才有老癖。棘闈既撤榜花開。濟濟諸生爭典謁。亦有瓊林瑤樹姿。意態軒昂神秀發。是時周生適先至。衣冠古樸趨踰拙。自負龍頭屬老成。領袖師門無忤色。須臾王生徐徐來。頭鬢鬚眉皆是雪。扶杖再拜勉成禮。拱手退居弟子列。周生一見神悚然。敬向王生展門闕。王生亦引周生年。謂與次男同歲月。我時並坐作劇談。大聲如雷防耳塞。周生秋賦始戊寅。我適懸弧十月節。師未出世弟應舉。無怪孫山屢顛越。恨我年少不登第。我早衡文爾早達。周生掀髯發微笑。諧語似怪先生譎。王生誕降更遙遙。屈指乾隆正中葉。黃卷青燈八十年。一衿早已周花甲。家落子死無立錐。誤擊副車中轉熱。我聞不忍作諧語。敬老憐貧贈金帛。藝林傳播各稱快。恩榜最宜擢黃髮。况有文章中試官。梨棗煌煌名不滅。人生富貴若草露。五福終推壽第一。先生不受束脩羊。要爾私傳延壽訣。

會稽章大來太顯云。諸葛忠武侯。自比管樂。都不解其意。卽管勝於樂。况武侯耶。一日讌息柯亭。與張豈石論此事。張曰。此武侯寄託。非謙也。管仲有尊王之志。而樂毅爲燕報讐。武侯之心。千載乃想見之。

山陰余某善媚。徐吉甫惡之。一日以命示吉甫。吉甫曰。子今無大咎。入夏恐病。問何以驗之。吉甫曰。驗之孟子。曾子曰。膺肩諂笑病於夏。

李易安詞。尋尋覓覓。冷冷清清。淒淒慘慘戚戚。連下十四疊字。則出奇勝格。眞匪夷所思矣。然余曾見滿庭芳一闕。俱用疊字。詞云。去去來來。孤孤另另。淒淒冷冷。清清。年年歲歲。苦苦營營。日日時時刻刻。心心念念。念卿卿。昏昏睡睡。殘殘夢。夢影影盈盈。春春春寂寂。山山水水。疊疊層層。對雙雙對對。燕燕鶯鶯。

鶯。處處愁悶悶。行行住住行行。懨懨病中中酒。酒醒醒惺惺。

全椒薛慰農觀察。偕劉省三爵帥。周海舫軍門。韻珊織雲兩女史。游焦山自然庵。題一聯云。鶴去難迴。留片石孤雲。共參因果。我來何幸。有英雄兒女。同看江山。天然妙句。不假思索而得。

仁和葉華春字蘭伯。道光甲辰進士。官貴州施秉知縣。初蘭伯爲文。心靈手敏。從學者衆。金雲卿觀察肇洛。少游其門。迄於入泮。始就他學。後雲卿翔步木天。蘭伯尙滯春官。公車資斧。進退趨趨。雲卿肅然曰。先生之學則富矣。先生之文非時也。盍留京師重學時文乎。蘭伯韙其言。而同人無敢師之者。不得已就雲卿。盡棄其學而學焉。果於甲辰捷禮闈。蘭伯願終身執弟子禮。雲卿敬謝之而已。接鉢傳衣。豈其間亦有輪迴之果耶。

王堂燮。字也農。餘杭人。道光乙未舉人。官麗水教諭。初入鄉闈時。夢父有章先生告曰。汝中必三場皆雨。庶乎可矣。某科初二場皆大雨。至十五日始晴。迨榜發。知卷已取中十一名。填榜時。旋因小疵被黜。至乙未果三場皆雨。榜發仍中十一名。豈科名果有定數耶。又官麗水亦奇。

京師正陽門奉祀關聖。極著威靈。錢塘張惕齋興仁。道光辛丑庶常。於散館前求一籤云。常把他人比。自己管須日後勝。今朝以爲可留館也。及改刑部主事。始悟常把他人。蓋庶常屬他人。刑部爲比部。屬諸己也。編檢七品。而主事六品。勝今朝亦驗矣。

都中慶樂園楹聯云。大千秋色在眉頭。看遍翠暖珠香。重游瞻部。十萬春華如夢裏。記得丁歌甲舞。曾醉崑崙。相傳爲吳梅村祭酒作。芬芳悱惻。感均頑豔矣。或云朱竹垞檢討作。



沈豐垣。號柳亭。仁和諸生。工詞。嘗卜居東城。填一萼紅云。近城隅。有千竿修竹。正好結吾廬。試蓄水成池。沮泥作圃。添栽幾種嘉蔬。將怪石圍成曲徑。映藥闌深處。獨蕭疏。蓮子生花。蜂兒釀蜜。快意何如。最喜繁喧迥絕。交情冷落。細閱圖書。幾陣風來。一番雨過。苔痕綠遍階除。此際長容高臥。更何勞惆悵憶黃虞。睡起閒消茗盃。自許清臞。其幽曠之致。略可想見。

錢塘洪範。字模庵。預製藏器。鏤以梅花。自題云。萋萋芳草徧天涯。無計留春枉自嗟。至死難忘風雅習。桐棺三尺刻梅花。華亭朱吉士大韶。性好藏書。訪得吳門有宋槧。袁宏後漢紀。係陸放翁須溪謝疊山手評。飾以古錦玉籤。遂以美婢易之。婢臨行題詩於壁云。無端割愛出深閨。猶勝前人換馬時。他日相逢莫惆悵。春風吹盡道旁枝。吉士見詩。惋惜。未幾捐館。載靜志齋詩話。

王丹麓。年過四十。婦鄒氏戲語曰。同學少年皆不賤。奈何夫子獨長貧。丹麓曰。貧者上天所設。以爲學者之清俸。義難獨享。願以共卿。婦晒曰。君意良厚。但不知何日俸滿耳。聞者絕倒。錢塘黃薌泉士珣歲暮詩云。天留清俸養餘年。不使荒蕪到硯田。料理索逋人去後。梅花勸我擘吟箋。

錢塘許文恪公。乃普。督學江西。歲試上饒。取羅飛熊冠邑庠。年八十九矣。贈以詩云。巍然領袖得華顛。芹藻香中壓少年。立志喜君垂老後。策名在我未生前。青衿被體兒孫笑。白髮求知道路憐。從此干雲酬晚遇。老人星燭大羅天。

李藹如。江蘇銅山人。係敏達公後裔。有傾城色。負豪俠氣。知詩書。精劍術。好飲酒。愛古玩。咸豐朝。遭寇亂。隨母避居山左。墮入青樓。轉徙烟臺。自視頗高。遇大腹賈。蔑如也。貌莊。寡言笑。雖豔如桃李。而冷若冰霜。

## 第

## 三

## 集

蘇州洪文卿者。其父賣酒爲業。遭髮逆之難。亦偕母避居山左。適同鄉潘葦如。觀察登萊青。延文卿爲記室。至烟臺。文卿愛狹邪遊。遇藹如。彼此一見傾心。各訴流離顛沛。聲淚俱下。藹如母女憐其才。解囊資助其母者。屢矣。未幾文卿舉於鄉。明年藹如屢促其應禮部試。文卿每以無資對。藹如湊集四百金。囑文卿之友轉交。蓋其母未悉也。數日後。藹如與文卿遇諸途。藹如面責其非。試期已迫。逗遛不去。是何居心。答曰。慨助重金。未曾收到。已爲友人乾沒遠遁。於是藹如憤甚。將衣服首飾。質銀二百。促其就道。在藹如始終成全者。欲其努力。一發飲羽。臨行時立盟刺臂。對天祝告曰。生我者父母。成我者藹如也。斷不作負心人。去後。藹如覓屋另居。杜門謝客。靜盼佳音。忽聞捷報傳來。藹如母女喜形於色。復接文卿來函。稱藹如賢妹夫人粧次。稱其母曰岳母。益堅信其對天祝告之不誣也。藹如赴各廟許愿。果能大魁天下。敬謹祀謝。以答神庥。後文卿居然大魁。報至烟臺。文武各員。咸來道賀。藹如廐處。車馬擁塞。驚訝四鄰。藹如又赴各廟酬神演戲。諸色人等。均以狀元夫人呼之。較之畢秋帆。尙書之李桂官。更有甚焉。素與藹如母女善者。莫不咄咄豔羨。或不善者。忌嫉之心生焉。豈料文卿二月之久。音信杳然。藹如疑信參半。不寐者累夕。特遣蒼頭赴都。並將平日文卿所心愛玉器古玩。聊以相贈。文卿置之不覆。蒼頭回訴各情。藹如同母入京。直抵江蘇會館。由值年吳君。引至懶眠衚衕水月禪林下榻。訪文卿始終。匿不見面。藹如赴都察院控告。大吏礙難判斷。婉言相勸。派人調處。時藹如族兄名芬。字香谷者。科第起家。曾任浙江知縣。赴部引見。適逢其事。當路囑其排解。文卿已有悔心。而藹如匪石難轉。毅然不允。曰。其情可惡。其理難容。豺狼心性。烏能載福。昔李桂官。非婦人身。畢尙書之重情。至老不衰。傳爲佳話。當日見其焚香告天時。斷不作負心。

人。今竟作負心人矣。尙何言哉。文卿贈以川資。藹如揮之於地。隨母旋烟臺。平日之不善者。冷語譏刺。一日母女遂閉閣投繯而死。嗚呼。冤矣。

陸璣。字次山。仁和廩生。官四川漢州知州。授徒講學。則稱經生。出門投刺。則當遊客。佩劍從軍。則廁謀士。賣畫買山。則充隱侶。性情豪放。不可一世。於金沙港。關帝祠壁。圖山水。醉墨雄恣。有氣吞溟嶽之槩。題詩云。一甌逸氣向空噴。化作西湖壁上雲。袖裏烟霞亂飛出。千秋抹殺李將軍。曾將造化拜吾師。泣鬼驚神筆一枝。寄語山靈勤護惜。不逢奇士莫題詩。其豪放類如此。

項規章。一名紉。字屏山。號規卿。錢塘人。同邑許文恪繼室。夫人善畫。文恪值上書房時。上以外邦貢紙四張。命繪花卉。夫人業畫三幅。適外客至。走匿幔中。客去而空紙已被污。文恪懼護。而夫人就污紙作皴石。倚敗竹數竿。進呈轉蒙褒賞。曹蠅王牴。未能專美於前。卽此可見六法之入神矣。題梧桐落葉便面詩云。容易秋風感客心。蕭蕭木葉下疏林。從今一任泥塗辱。忘却炎天借綠陰。題畫云。愛寫生綃沒骨花。要摹神韻謝鉛華。笑儂題款還停筆。腕底先防作字斜。著有翰墨和鳴館集。

貴州提督花連布。帥籐甲軍。征青谿苗。所向無敵。旣而孤騎深入。陣亡於落花坡。蓋地讖也。舒鐵雲。孝廉。弔以詩曰。鼻端出火耳生風。難向扶桑挂此弓。橫草功名千古事。落花消息萬山中。水聲嗚咽流殘雪。土語函胡唱斷虹。正是杜鵑啼遍處。春光九十太匆匆。

古來詠昭君怨多矣。惟王獻一絕云。莫怨工人醜畫身。莫嫌聖主強和親。當時若不單于嫁。祇是宮中一舞人。詠馬嵬事者多矣。惟鄭畋題云。元宗回馬楊妃死。雲雨難忘日月新。終是聖朝天子事。景陽宮井又

何人妙在說正經話。

吳鵬號南池居士。如臯人。官漢陽倅。題盆鞠晚開詩云。文圃書林許託根。西風吹瘦老羹盆。未霑雨露花難放。差喜栽培葉尙存。采采良辰虛掃徑。遲遲佳會待移尊。知他晚節須開遍。一樣秋英插帽繁。以豁達之才。踟於下僚。亦可悲已。

吳縣張映山居士。題墨竹畫帳云。渭川千畝任棲鸞。莫作尋常草木看。寫向牀前知有意。好憑清夢報平安。春日雨過閒望云。池塘連日雨霏霏。柳葉青青桑葉肥。天下未知何事急。白雲如馬逐空飛。此種白描筆墨。視撫拾陳腐者。不值一錢。

錢塘陳曼生鴻壽詩。不事苦吟。自然朗暢。往返天台不得入山云。不曾真箇入天台。嬾甚劉郎空去來。一飯胡麻重有約。桃花湏爲我遲開。元旦云。索逋聲斷心初淨。投刺人來迹又忙。錄其一斑。可知全豹矣。唐溪詩話。載吳興陸蒙老詠蟬云。綠陰深處汝行藏。風露從來是稻粱。莫倚高枝縱繁響。也應回首顧螿螂。近閱曹古香詠蠶云。柔桑食盡綠陰無。箇箇纔成囊繭蟲。十日身投湯火裏。不須回首笑蜘蛛。二詩絕相類。

元張司令。富而好禮。慕楊鐵崖往迎之。鐵崖以其不知書。弗應。張乃延鮑恂爲師。受業焉。後迎鐵崖乃往。以妓芙蓉奉酒。酒名金盤露。鐵崖信口云。芙蓉掌上金盤露。妓應聲曰。楊柳樓頭鐵笛風。蓋鐵崖號鐵笛道人。撫掌笑曰。妓能文。其主可知。

廣東花埭芳村。有小蓬仙館。咸豐間。葉制軍名琛之父東鄉所建。以祀王子晉。當門一額曰。縱嶺仙踪。按

唐武后寵張昌宗。妄傳昌宗爲王子晉後身。特敕封王子曰昇太子。自書碑記。後人已笑其謬。乃東鄉思以媚仙。獨營香火。迨敵臨城下。禁不發兵。猶扶乩以決休咎。卒至城陷。名琛被囚海外。辱莫大焉。庸臣悞國。凡有血氣者。莫不痛恨。蕭伯瑤過仙館。有句云。神仙不管紅羊劫。誰見吹笙控鶴來。卽有感於此也。江蘇候補知府查燕緒。爲德清俞蔭甫弟子。乙酉科發解後。隨使日本。遞保今職。需次吳垣。戊戌春。爲子娶婦。卽平湖朱竹石觀察之女。不料賀喜盈門之際。燕緒之妻遽爾逝世。未幾其子亦卒。蔭甫輓一聯云。干戈擾攘中。黃浦催妝。最憐鵝翼雙飛。海外共看妻島月。病榻彌留際。青廬迎婦。誰料鳳雛同去。閨中空牘。女貞花。弔者閱之。咸爲惻然。

馬瑞清鳳北。爲吾浙海寧人。少負大志。才質明敏。賦哀江南云。燒丹煉汞盡成虛。不見長生海上徐。蝴蝶老來花裏死。風流應笑沈尙書。白足禪師道念灰。朝雲暮雨楚襄臺。感甄賦後羞名教。可惜人懷八斗才。道光戊子科鄉試。有安徽拔貢生某。素擅文名。鄰號一少年。初次入場。兩人住居。僅隔數十里。少年數世業。富甲一郡。彼此聚譚。一豔其富。一欽其才。遂謀代倩。約定潤筆銀四百兩。中式酬銀二千兩。貢生雖精於文理。而運思頗遲。恐不能完卷。因令少年代作。彼此互換。二三場均越號相就。出闈後。卽付銀四百兩。迨揭曉未售。而貢生已列高魁矣。造物之巧。竟至如此。

近時江建霞太史標。官湖南學院。按臨寶慶。時東安令投文。誤江爲姜。太史作詩答之云。東海蘭陵舊胄。高水工美女。各分曹。敝鄰曾共童顏郭。貴縣何疑金魏陶。湏向漢臯尋伴侶。莫從渭水訪耆髦。釣竿不比生花筆。寄語東安令記牢。工整熨貼。風趣相同。

德清俞蔭甫編修。道光庚戌進士。覆試詩起句云。花落春猶在。曾滌生侍郎。亟賞之。咸豐朝督學河南。因試題割裂聖經。爲言官所劾。喬居蘇州。顏其室曰春在堂。特請曾公書之。偶閱瑜伽。口有遠觀山有色。近聽水無聲。春去花還在。人來鳥不驚。句始知其出處也。

陳六笙。廣西貴縣人。官浙江杭嘉湖道。忤上官。以知府降補。同治甲戌。奉諱歸里。道經羊城。適余自閩至粵。晤於太平煙濳之柳堂。同李子虎。廣文。雇艇遊杏林莊。酒闌。蒙賜摺扇。書五律三章。詩云。舊雨喜相見。清談玉塵揮。天倫一室樂。時事十年非。月憶西湖好。塵驚東海飛。江湖人漸老。珍重晚晴暉。忍輟麻衣泣。來遊東海東。秋風入柔舫。明月壓孤篷。集蓼苦如此。浮萍踪又同。浩歌三歎息。髀肉困英雄。十載湖山夢。煙雲變幻中。詩心渺流水。歸思付秋風。鬚髮忽驚老。妻孥將笑窮。終南有捷徑。我是信天翁。筆力豪贍。氣格老成。入子美之室。非斯人而誰能乎。

同治壬戌。合肥李中丞駐軍滬城。軍餉支絀。欲捐及娼寮。已有成議。一日行轅門首懸一聯云。大中丞愛財若命。小婦人爲國捐軀。遂作罷論。

余在陝西時。曾見紳士贈左相國一聯云。文章西漢兩司馬。經濟南陽一臥龍。相國喜形於色。

明遭甲申之變。南都立弘光爲帝。當是時。議阮大鍼爲兵部尚書。舉朝爭之。南都人書一聯於司馬堂云。闖賊無門。匹馬橫行天下。元兇有耳。一人濁亂中原。爾時弊政。難以枚舉。又西江月詞云。有福自然輪着。無錢不用安排。滿街都督沒人擡。徧地職方無賴。此是成何世界。多才不若多財。門前懸掛虎頭牌。大小官兒出賣。

道光丙午六月。泉唐戴醇士先生。忽夢江樓送別詩云。風雨暮縱橫。孤帆江上行。不知人怨否。長笛有哀聲。醒後惡之。越五日而長女之耗至。明年次女亦歿。始悟笛者兩個也。

浙江嶺縣。民情强悍。同治初知縣陳雲生仲麟。四川人。縣試時自恃舉人。遂不閱四書。出題汝爲君子儒。無爲小人儒。衆童罷考。奪門而出。於是學官廩生。出爲排解。散卷在外。遷就了事。後福建林廉叔惠臻。署理。又非科第。人所輕視。試期將近。幕友家丁。託詞遠避。開考之日。不動聲色。命題非禮勿視四句。未冠里仁爲美。題目出後。衆童寂然。復出二題。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五場考畢。竟無喧譁之聲。夫氣化之轉移。人心之趨向。在乎人之能爲耳。

乾隆庚子科。四川解元寇賚言。字誨庵。渠縣人。辛丑成進士。入翰林。先是寇赴學院錄遺。被擯窘甚。赴各衙門遞稟求轉送。亦不准。徘徊道路。適遇提督桂秀巖夫人。赴廟進香。寇疑爲當道大員。乃向前攀輿。從者呵叱不放。夫人詢問。從者以實告。求轉送學院收錄。夫人允其所請。回署白提督。將寇名送學院。遂准入場。正考官汾陽曹受之錫齡。副考官長洲趙滄雲。揭曉竟中元。夫人聞之甚喜。曰。此我門生也。寇以師生禮見。鞠躬入至階。見夫人立堂中。兩旁侍婢。花圍翠繞。綠毡鋪地。寇不敢仰視。鋪毡再拜。夫人命坐。待奶子茶。畧問家世。並賞花紅表禮荷包。秀巖亦有所賜。一時傳爲美譚。

江蘇候補縣丞朱璜。浙江寧波人。出身微賤。巧於鑽營。聶仲芳觀察夫人。赴城隍廟行香。朱璜暗囑其妻。赴廟伺候。屈膝接見。夫人不勝詫異。乃自稱朱璜之妻。蘇隱居士戲成一絕云。傳聞命婦去燒香。暗使嬌妻赴廟堂。相見深深低首拜。自稱夫婿是朱璜。一時傳爲笑柄。

譚蒼云。項王嗜啞叱咤。當是粗豪男子。而眷戀虞姬。臨亡不舍。蘇子卿吞氈鬻雪。視死如歸。而娶胡婦生子。漢壽亭侯忠肝義膽。可對天日。而啓曹公求秦宜祿妻。曹又疑而自取之。趙閱道爲鐵面御史。乃悅一營妓。令老兵召之。范文正守鄱陽。屬一小妓。既去。乃以詩寄魏介而取之。至彭祖七百餘歲。卒以取小妻妖淫敗道。自隕其命。北山道者。修行千年。爲悅密雲令之女。竟被擒戮。五戒禪師。戒行精苦。悅妓紅蓮。竟入輪迴。上元夫人。下降封陟。陟守志不顧。至於再三。紫素元君。就嵩山任生。任終不顧。迨任病卒。相遇尤不能忘情。情之於人甚矣哉。

袁翔甫大令。在倫敦博物院中。見二巨鐘。皆中朝故物。一爲康熙四十四年。廣州某廟所鑄。一爲道光十九年。寧波某廟所鑄。橫陳衆器間。以供人品。隴摩挲既久。感慨係之。詩云。瞥眼頓心驚。明明故物呈。摩挲應有淚。寂寞竟無聲。在昔醒塵夢。而今聽品評。偶然一捫拭。隱作不平鳴。以尋常詠物詩目之。淺矣。

陶文毅公主講澧州時。題聯云。臺接囊螢。車武子方稱學者。池臨洗墨。范希文何等秀才。

道光庚子。侍郎文孔修。編修胡林翼。典試江南。因水災九月考試。十月揭曉。江蘇多中一人。安徽少中一人。有聯云。何以文爲。三月病魔空偃蹇。伊于胡底。兩江界限不分明。爲言官登白簡。

紹興陶某。習申韓學未就。流寓保陽。好狹斜游。李小梅者。老妓也。有女甚美。陶出入其家。久之。李以女妻陶。爲贅壻。李習於倚門。陶恥之。嚴加防範。李惡陶。方陶贅李時。貸某幕友之子錢百千。以聘李。私令其索償。陶無以應。訴於令。令徇某幕友之請。逮陶而繫之。李母女既以計去陶。遂不復置念矣。陶處異鄉。無親族。顧囚首與諸罪犯伍。北地苦寒。陶無御寒衣。至歲暮飢凍殆斃。始保釋出。越二日竟死。夫陶不自愛重。



與若輩爲匹耦。其取死固無足道。獨異某幕友因其子之故。乃爲李用。令又因某幕友之故。亦爲李用。陷人於死。以快娼鵠之心。烏知冤冤相報。至何時已乎。

宋時浙西泲水。田野流離可念。震澤小寺壁間一詩云。民力久已竭。天胡不見憐。三年兩遭水。十室九無煙。田沒官徵賦。家貧子賣錢。秋風江上路。忽見渡江船。真不減聶夷中也。

同治癸亥。合肥李中丞。督兵抵滬。駐紮城南。掘塹爲營。於土中得一銅鏡。圍徑尺。背銘云。壽比廣成子。貴如郭令公。得者懷之入市。向骨董家求售。皆以爲鏡非秦晉。却之。夫鏡不足貴。惟銘適符相國勳業。奇矣。一物之微。豈偶然耶。

睦州詹姓者。先世故望族。曾補學官弟子。中年忽棄去。爲人擔水。人皆呼詹先生。計壽喬廣文曾見之年六十餘矣。問其名。笑不答。乃知荷蕢沮溺之流。未始無人也。廣文詩云。先生先生。何不執筆而賦凌雲作廟堂之器。又何不執卷而開絳帳坐師尊之位。胡爲乎勞其筋骨。而覓蠅頭之利。視青衿如敝屣。著短禪以掉臂。兩錢一擔水。山齋日日至。問其名。笑不答。怡然自樂無他事。殆看破世態之炎涼。名場之成敗。自食其力有餘味。青山片石一釣竿。先生想亦得此意。

沈歸愚宗伯金陵懷古第一首。與曹能始作雷同。而音節氣味。遠遜曹作。曹詩云。江東列郡領丹陽。鼎足三分此一方。總爲石城成虎踞。不知巫峽下龍驤。雲深寢廟千秋冷。月照籬門幾夜長。年少風流能顧曲。行人猶自說周郎。沈詩云。石頭如虎踞巖疆。鼎足三分此一方。但恃江流橫鐵索。不知名將下龍驤。紫髯空自爭荆楚。青蓋旋看入洛陽。太息雄圖消歇盡。霸才終古憶周郎。

桃源驛題壁詩云。仗劍從戎四十年。封侯無路且歸田。芭蕉夜雨梧桐露。注到孫吳第幾篇。未題作者姓名。亦非凡之才。

測字起於宋時。謂之相字。金元氏好問續夷堅志。古無相字。見於宋末。能知休咎。考宋何氏蘧春渚紀聞。謝石潤夫成都人。宣和間至京師。以相字言人禍福。莫不奇中。名聞九重。葉氏紹翁四朝聞見錄。亦云楊王沂中間游郊外。遇相字者。咸豐戊午。浙江衢州被圍。余自江西督兵赴援。在天寧寺遇一相字。拈一儲字問軍情。判曰。左看韓信。右看諸葛。行軍大勝。後半月竟解圍。復見一人問妻病。拈一恙字。判云。恩斷義絕。萬無生理。又一人拈一靈字。問功名。判曰。品級已成。定在巫山雲雨中得來。詢之。乃外舅爲之。納粟得官。其驗如神。

(完)

光緒宮詞

玻璃版畫冊目錄

徐熙百花圖長卷	一套	一元	黃端木孝子尋親圖	一本	一元八角	華新羅寫景山水冊	一本	一元四角
曹大家女箴冊	一本	三元	黃尊古山水冊	一套	六角	馬江香女士花鳥冊	一本	一元
李龍眠白描九歌	一套	八角	黃尊古仿古山水冊	一套	八角	馬江香女士	一本	九角
趙仲穆行楷題辭	一本	三角	高澹游山水冊	一套	六角	花鳥草蟲冊	一本	一元二角
閻仲彬惠山石隱圖	一本	一元四角	王圓照仿古山水冊	一本	八角	黃瘦瓢人物冊	一本	一元二角
沈石田靈隱山圖卷	一本	五角	王圓照仿古山水冊	一本	九角	黃瘦瓢人物花卉山水	一本	三元二角
沈石田移竹圖	一本	八角	王圓照仿古山水冊	一套	八角	羅兩峯鬼趣圖	一本	一元
文徵明瀟湘八景冊	一本	二元	王圓照仿古山水冊	一本	二元四角	蔣鏡琴地支十二屬圖	一本	一元
仇文合璧趙飛	一本	四元	王石谷山水冊	一本	一元四角	邊壽民魚雁花卉圖	一本	一元
燕外傳全冊	二本	一元五角	王石谷山水冊	一套	八角	邊壽民蘆雁冊	一本	一元
仇文合璧西廂記全冊	一本	三元	王石谷山水冊	一本	一元四角	黃小松山水冊	一本	八角
董文敏秋興八景冊	一本	一元	王麓臺山水冊	一本	一元	戴文節銷寒畫課冊	一套	八角
董西爽花鳥草蟲冊	一本	二元四角	王麓臺仿古山水冊	一本	八角	戴文節仿古山水冊	一本	一元二角
藍田叔仿古山水冊	一本	一元	梅瞿山黃山聖蹟圖冊	一本	一元八角	翁小梅花鳥草蟲冊	一本	一元
石濤畫東坡時序詩冊	一本	八角	梅瞿山黃山聖蹟圖冊	一本	一元八角	王小梅人物冊	一本	一元二角
石濤和尚花果冊	一本	一元二角	蔣南沙花鳥草蟲	一本	一元六角	費曉樓仕女冊	一本	一元
龔半千山水冊	一本	一元	馬扶臧花鳥草蟲冊	一本	一元二角	南湖詩意冊	一本	二元
呂半隱山水冊	一本	一元						

右 ●橫式冊二十種 山水風景冊十一 山水花卉合冊一 花果蟲鳥冊五 人物仕女冊二 動物屬冊一 ●縱式冊十二種 山水風景冊九 花鳥冊二 人物冊一 放大冊三種 ●山水風景冊一 花卉冊一 仕女冊一 ●文仇合璧冊二種 人物仕女 另冊十一種

(丙小三十二)

# 光緒宮詞

幾菴饌

空負雄奇絕世才。淒涼風雨住瀛臺。誰知廿載幽棲恨。都爲尋常脫輻來。

悔逸齋筆乘云、醴泉宋子鈍侍御曾聞之一內務府某旂員謂孝欽之不悅德宗實起於壬辰之夏。一曰德宗與隆裕皇后小事相爭。上忽盛怒。詬后甚厲。后不能堪。迺詣孝欽前泣訴其事。孝欽遽大怒。語左右曰。上吾所援立。乃忘恩至此耶。后吾親姪。詬后是不翅詬吾也。是何能容。因以溫語慰后。自是上每請安入宮。孝欽未嘗與交一言。如是者數月。兩宮嫌隙遂成。后雖悔之。然無及矣。

按德宗天姿英敏。秉性雄奇。戊戌變政。銳意維新。徒以未能出之審慎。致爲羣小所扼。迹其所爲。固一大有爲之君也。迨孝欽復出訓政。竟幽帝於三海瀛臺中。遂令一代英明。鬱抑蕉萃。賁恨以歿。事之傷心。寧逾於是耶。

朔風一夜玉壺凝。欲踏凌橋苦未能。瀛海曉寒黃屋冷。官家掩涕聽樵冰。

陽湖惲毓鼎崇陵傳信錄云。孝欽遷上於瀛臺。三面皆水。隆冬冰堅結。傳聞上嘗攜小閣踏冰出。爲門者所阻。於是有傳匠鑿冰之舉。

身世何因比禪陵。偶翻稗史恨難勝。君王別有愴懷事。不是尋常感廢興。

崇陵傳信錄云。上常至一太監屋。凡有書視之。三國演義也。閱數行擲去。長歎曰。朕並不如漢獻帝也。別鵠離鸞怨。若何宮牆。其奈似銀河一年兩度。嵩呼日當作天孫七夕過。

秋蒂菴筆記云。自戊戌後。孝欽防閑德宗。綦嚴。至禁隆裕后與帝同居處。帝所御寢殿。雖距后宫甚邇。孝欽迺築一牆於其間。以斷其交通。使帝后往還。非經孝欽殿不能達。故平日帝后僅得相見於孝欽前而已。不容私謁。作片刻談也。一年中。唯帝后萬壽日。孝欽特許后至帝宮。同席一餐。然是日孝欽臨時必別遣兩親信。宮眷往帝宮。陽日照料。實則監察。餐畢后退。宮眷始詣孝欽前覆命。孝欽必更詳詢。帝后席間作何語言甚悉。其嚴酷有如此者。此事見德菱郡主清宮二年記。彼時德菱即曾奉孝欽命詣帝宮監察之一人也。

李家小妹獨承恩。步步蓮花入午門。可惜君王非漢武。未能真箇解銷魂。

咸陽李瑞岳春冰室野乘云。內監李蓮英有一妹。國色也。辛卯壬辰間。年甫逾笄。尙未適人。李數繩其美於孝欽。遂召入內侍起居。李妹固慧黠。善伺人意。孝欽寵之甚。呼爲大姑娘。每日上食時。惟李妹及繆素筠女士侍后左右。同案而食。皇后及諸妃嬪。皆立侍於旁。一日某福晉入宮候起居。福晉於孝欽爲姊妹。入宮相見。未嘗賜坐。是日請安畢。忽賜坐。福晉驚悚。逡巡不敢卽坐。孝欽微哂曰。吾所以賜坐者。豈爲爾乎。爾不坐。大姑娘不敢坐。彼漢裝纖足。那能耐久立乎。福晉憤甚。而不敢言。歸卽發病。蓮英之進其妹。本欲效李延年故事。而不悟德宗非漁色之主。所圖竟不遂。蓮英之綦德宗。此亦其一原因也。內務府司員某。年少貌美。孝欽遂爲李妹指婚焉。當時武進屠敬山太史寄有宮詞云。媼隨阿監入深宮。與別宮人總不同。太母上頭宣賜坐。不教侍立繡屏風。亦咏此事也。

按順治初年。孝莊皇后諭。有以纏足女子入宮者。斬。此旨舊懸神武門。歷聖相承。未敢或越。孝欽平日

又素以謹守祖宗陳法爲美德。李妹事以蓮英故。竟弁髦祖訓弗顧。說者於此多微詞焉。宮車晚出。太忽。忽同道堂前月影濛。三五內人私對話。媵彈清淚哭東宮。

王无生述菴祕錄云。光緒庚寅冬。孝欽病。御醫診無效。詔直省督撫進良醫。直督李鴻章、江督劉坤一、鄂督李瀚章皆有進。故事。兩宮坐朝。東西位南向。孝欽既病數月。孝貞后獨視朝。辛巳春三月十日晨。召見軍機。其時王大臣之在樞府者。爲恭親王奕訢、大學士左宗棠、尙書王文韶、協辦大學士李鴻藻等。御容和怡無疾色。但兩頰微赤。軍機退。午後四時。內廷忽傳孝貞崩。命樞府諸臣速進。向例帝后疾。傳御醫。先詔軍機。悉其事。醫方藥劑。悉由軍機檢視。時去退值五小時。宮廷暴變。諸大臣皆驚。抵宮。見孝貞已小殮。孝欽坐矮凳。言東后向無病。日來未見動靜。何忽暴變至此。諸臣仰慰頓首。出議喪事。曩時后妃薨。卽傳戚屬內入瞻視。後小殮。歷朝以爲常。孝貞薨。椒房無預其事者。衆歎爲翺聞。文宗崩御熱河。末命時特賜孝貞。孝欽兩后玉璽。曰。同道堂印。兩宮訓政。凡行在所頒諭旨。皆鈐此印於牘尾。兩太后在宮中分居東西。卽以東宮太后。西宮太后別之。宮中則呼東佛爺。西佛爺。

又按崇陵傳信錄云。光緒辛巳三月十一日。孝貞皇后崩。時慈禧病甚劇。慈安固健康無恙。凶信出。百官皆以爲西聖也。旣而知爲東后。乃大驚詫。相傳兩太后一日聽政之暇。偶話咸豐末舊事。慈安忽語慈禧曰。我有一事。久思爲妹言之。今請妹觀一物。在篋中取卷紙出。乃顯廟手勅也。略謂葉赫氏祖制。不得備椒房。今旣生皇子。異日母以子貴。自不能不尊爲太后。惟朕實不能深信其人。此後如能安分守己。則已。否則汝可出此詔。命廷臣傳遺命除之。慈安持示慈禧。且笑曰。吾姊妹相處久。無閒言。何必

留此詔乎。立取火焚之。慈禧面發赤。雖申謝。意怏怏不自得。旋辭去。十一日。慈安閒立庭中。倚缸玩金魚。西宮太監持盒至。跪陳曰。外舍進克食。（滿洲語牛奶餅之類。）西佛爺食之甚美。不肯獨用。特分呈東佛爺。慈安甚喜。啓盒拈一餅。對使者嘗之。以示感意。旋即傳太醫。謂東后驟痰厥。醫未入宮。而鳳馭上昇矣。慈安沈默寡言笑。守家法。知大體。同治初。戡定海內大計。慈安主於上。恭忠親王、文相國、翊贊於下。以成中興之功。慈禧素嚴憚之。辛巳後。土木游宴之風始盛。（或傳咸豐時大學士肅順、曾密疏請文宗行鈎弋故事。故孝欽聽政。首除肅順。而撫拾跋扈罪狀。以成其獄。）云云。因錄之。並存其說。彈罷薰風。更水仙上方。新賜白牙錢。繡衣壤子誰家肉。撥亂崑崙碧玉絃。

說元室逃聞云。辛巳壬午間。孝欽病初起。思聽琴。徵海內善琴者入內供奉。吳中某琴士爲天下第一。手蘇撫卽以應詔。至都。操縵安絃。慈意大愜。寵遇日隆。時節賞賜。與南齊諸詞臣埒。惟每日味爽卽趨入值。孝欽方臥未起。卽於臥室外安置琴几。坐待詔旨。有時終日輟響。有時曉夢甫醒。卽令奏技。故終日不敢離琴几側。稍以爲苦。然戀賞犒之豐。亦不思歸也。一日晨起。甫入內。后正熟睡。憊外侍者皆屏息不敢作聲。俄兩豎一嫗奉一兒自外至。兒年可三四齡。儀表甚偉。冠服絕都麗。兒見琴悅之。數以手撫弄。琴士止之。兒弗顧。又以指撥琴絃。鏗然作大聲。琴士憤。批其頰以掌。兒被批。則大哭。豎及嫗皆駭絕。面無人色。叱琴士曰。爾何等蟲蟻。知此是何人。而敢冒犯。幸佛爺睡未醒。否者。爾尙有首耶。琴士大懼。股栗不能止。亟稱疾出宮。抵廐所。泄瀉十數日。幾死。疾稍痊。忽忽乞假南歸。久之。詔下蘇撫。詢其人疾愈否。則以病故報。琴士遂終身不敢出里門。訖不知小兒爲何如人也。



老去宣仁倦蚤朝。安排靈沼慰無聊。朝來有旨疏三海。隔斷金鰲玉竦橋。

說元室述聞云、德宗以光緒十五年大昏。孝欽即於次年撤簾。其撤簾也。非果欲歸政於上。特欲借頤養之名。以遂其盤樂佚遊之志。故雖撤簾。而專政猶如故。既乃議修西苑。爲歸政後所居。西苑者在禁城西華門外。有中南北三海。亦以三海名。同治前。僅中南兩海爲禁御。而北海卽爲通衢。任車馬往來。所謂金鰲玉竦橋是也。至是乃圈入禁中。而皇城西面之交通爲之阻絕。光緒十四年。西苑工竣。乃定以次年正月爲上行大昏禮。卽以是時歸政而遷居焉。

爲取公錢飾後宮。當時曾罷兩司農。奈何折戟沈沙。恨付與頤和萬壽峰。

說元室述聞云、孝欽旣遷三海後。猶以西苑在城中。山水之趣。不及郊野。於是又有重修圓明園之議。其後以圓明園荒蕪已久。水道阻塞。不如萬壽山、昆明湖、水面廣闊。施工較易。乃輟圓明園工。而修萬壽山。且錫名爲頤和園。是時朝邑閩文介敬銘。以大學士筦戶部事。爬羅梳剔。歲得羨餘百餘萬。八年以來。幾盈千萬矣。文介意儲此款。不它用。累千五百萬者。卽可修築京漢間鐵路。或補助海軍。旣而苑工起。內務經費驟增數百萬。每咨取時。文介輒力拒之。孝欽固知部中儲有此款。一意提用。而文介一日在位。必不得行其意也。於是眷文介驟衰。文介知無可爲。竟移疾去。文介去。而戶部儲款。數月間罄矣。後文介薨。孝欽猶未忘前憾。遺疏上。僅贈太子少保銜。輔臣恩數。乃僅得正二品。二百六十年間。一人而已。

湯用彬新說往云、丁酉冬。值孝欽萬壽。某日孝欽有旨交戶部。提款百萬。爲搭排雲殿彩棚之需。時常

熟翁叔平相國同龢掌戶部。持不可。內務府某大臣。獨希后旨。遽撥百萬予之。后意怒甚。次日召見內府大臣。尙申申詈常熟不已。次年常熟果削職歸。或謂常熟去官。爲剛毅所齟齬。及康有爲戊戌案所牽累。事誠有之。然其遠因。實在於此。

甲午中日之戰。黃海一役。海軍盡殲。無復少留。海軍衙門。以一無所事。旋亦罷輟。其時各省協助之海軍經費。仍循例奏進。不少短絀。顧孝欽無志於會稽之恥。乃悉取以充頤和園建築之資。故能輪奐一新。窮迷房阿房之盛也。

新製鱘鱧靖海氛。天津橋外陣如雲。懿親不及貂璫貴。故遣朝恩作監軍。

說元室述聞云。北洋海軍旣成。孝欽命醇親王親往校閱。醇王知其任甚重。又攝於孝欽威。頗自危。乃奏請以李蓮英自隨。蓋不翅自請監軍也。蓮英至天津。聲勢奕赫。幾出醇王上。天津煙臺。旅順。供張治具。兩人皆平等。靡所軒輊。糜款至百餘萬。於是丁汝昌。衛汝貴。葉志超。衛汝成。趙桂林。龔照璣。諸將皆奉厚贄。拜蓮英門下。稱受業。蓮英敵國之富。實以此役爲之基礎。諸將旣樹輿援。目中遂不知有主帥。甲午朝鮮之役。李文忠有所指揮。諸將無奉令者。遂以大敗。文忠憤懣欲死。而無如何也。其原因皆以蓮英閱邊一役啓之。

萍鄉文廷式知過軒隨錄云。太監李雙喜。隨醇王視師天津。余與志伯愚銳商。欲得人言之。伯愚未覓人。而自作書與其姊夫謨貝子云。君何不以口舌爭之。挽回體制不少。謨貝子以伯愚原書示醇王。王云。此我自誤。我自請之。今時不能爭也。余遂作書勸盛祭酒。言之。祭酒曰。余書云所事創聞。豈譎語。

耶。余後問之周蒼生。鬱詒妹夫蒼生云。伊殆知之。然此事太后本意。故未敢爭也。當太后命醇邸攜行時。王不甚願。奏謂此李太監係三品頂戴。職分較大。似不便。太后曰。可令以六品頂戴隨行也。旋晤李仲約學士文田。亦謂此說爲然。然則醇王對謨貝子之言。乃不可言而自引爲過也。此事亦大可慮矣。

博得瓊妃母后驢。羊頭不惜勅高官。棲霞老衲鴻都客。悔輦黃金換豸冠。

春冰室野乘云。珍妃與瑾妃。爲同母姊妹。瑾性醇謹。而珍則機敏。故上獨眷之。隆裕雖位中宮。然恆不爲上所禮。孝欽以惡上故。遇兩妃殊苛。孝欽自歸政後。益務聚斂。賣官鬻爵。日不暇給。二妃旣寢失慈眷。宮中用度頗不足。內侍乃有以效法太后之策進者。瑾妃頗畏謹。率不敢用其言。珍妃侍上寵。輒偶一爲之。魯伯陽之放江海關道。卽由某內侍納賦而得之者。先是滬道聶緝槩之升江蘇臬司也。次日樞臣入見。袖海關道記名單以進。請上簡員補授。上閱之。無一言。忽出白紙條寸許。署魯伯陽三字。蹙額授樞臣。你詳查其履歷籍貫。諸臣奉旨退至軍機處。徧檢各項道府存記名單。並無其人。卽持以覆命。上猶欲召吏戶兩部堂官。查詢其出處。諸臣徐悟其故。乃頓首曰。上果知此人可用。卽逕行簡放可也。必欲確查出處。恐吏戶兩部亦無籍可稽耳。上凝思良久。乃太息而授之。孝欽亦微聞其事。顧已所爲。乃千百於此。亦不敢嚴於責人也。越數月。又有四川鹽茶道玉銘事。玉銘者。都下木商。籍隸內務府。夤緣得包攬醇賢親王廟工。侵蝕巨萬。且勾結醇邸內監。竊重器十餘事。直亦數十萬。上微聞之。而玉銘倚李蓮英爲奧援。上無如何也。銘旣獲巨資。忽動宦興。遂棄商而官。捐道員。候選於吏部。更因李闡

## 第

## 三

## 集

報效三十萬金。充頤和園經費。孝欽大喜。遂語上。授以四川鹽茶道。及翌日謝恩。呈遞膳牌。叙履歷。上閱之。始憶及醇邸事。既召見。上詢爾向在何署當差。銘對曰。奴才向在口口。（二字爲木廠字號）上不解。又問之。則曰。皇上不知口口乎。口口者。西城第一大木廠也。奴才向充管事。上哂曰。然則木廠掌櫃耳。木廠生意甚好。何忽棄而作官。對曰。因聞四川鹽茶道之出息。比木廠更多數倍耳。上是時已怒甚。猶隱忍未發。復問爾能國語乎。曰。不能。能書漢字乎。囁嚅良久。始對曰。能。上乃以紙筆擲地。令一太監引之出。於乾清宮階上。默寫履歷。待至良久。始覆命。繳卷。僅有奴才玉銘某旗人數字。字大如茶杯。而脫落顛倒。不可辨識。甚者。卽玉銘兩字。亦復訛奪不能成書。上震怒。立逐之出。命以同知降補。孝欽聞其事。益忿。曰。汝能用魯伯陽。吾乃不能用一玉銘乎。自是兩宮益交惡。孝欽更日伺二妃過失。李監輩讒間愈肆矣。其後玉銘竊寶器事。旋爲某御史所劾。奏上。命革職拿問。乃披髮爲僧。隨入西山某寺。魯伯陽抵江南時。劉忠誠坤一方督兩江。知其所由來。固靳之。終不令到任。旋劾其才力不及。恐誤交涉。奉旨開缺。魯於此缺。先後運動費耗去七十餘萬。竟未得一日履任。因憤而入山。著道士服。不復出矣。時人謂之一僧一道也。

僖仔蟬鬢雀釵低掩抑。慵妝鳳閣西。苦恨禁門金作鑰。未容常貢橐駝臍。

臨桂况周頤眉廬叢話云。德宗瑾妃。志伯愚都護之女弟也。一日志府庖丁。自製籠餅。（原注云。唐人呼餛首爲籠餅。見朝野僉載。及倦遊雜記。又吳下呼腦臍。見正字通。膳讀若詐。）饋進宮中。德宗食而甘之。謂瑾妃曰。汝家自製點心。乃若是精美乎。胡不常川進奉也。不知宮門守監。異常需索。卽如此次。

進呈籠餅得達內廷。所費逾百金矣。（原注云：舊制自嬪妃以次。家人無進見之例。唯於每歲謁陵隨行時。其家人賄通總管太監。約定處所。守候道旁。車過暫停。道達契闊。或饋遺品物。有痛哭流涕者。瑾妃外家得隨時饋進食品。以地位較崇。猶爲逾格殊榮矣。）

按正字通云：饅開首者曰橐駝臍。

其奈難迴太姒歡。宮啓不爲貴妃寬。文羅袴上桃花血。謫向長門未忍看。

說元室逃聞云：甲午十月。孝欽六旬萬壽。豫撫裕寬入都祝嘏。覬謀升蜀督。先謀之李闈。所索奢。未能滿其欲。裕故與二妃母家爲近姍。乃罄金獻之珍妃。俾伺便言之上前。未及行。而事爲李蓮英所偵知。憾裕之舍己而之珍也。遂舉以告孝欽。孝欽果大怒。立召珍妃至。親詢之。妃直自承不諱。且曰：上行下效。佛爺不開端於前。孰敢爲此乎。孝欽忿甚。乃命褫其衣。杖之百。禁中杖人所用。迺以全竹爲之。通其節。而實以鉛。妃受杖未及半。已血流殷地。上不忍。因跽請賜帛。諸先朝嬪妃亦環跽乞恩。乃釋之。而與瑾妃並降爲貴人。時甲午十一月事也。至次年十月。侍郎長麟。汪鳴鑾得罪革職。始復二妃封位。永巷思量百事哀。阿兄淪謫戍邊臺。萍鄉流落湖湘去。孤負當年問字來。

舟車醒睡錄云：珍妃既獲譴。孝欽翌日復怒謫其兄志銳於烏里雅蘇臺。一時凡因緣珍妃進者。悉竄逐殆盡。當時都門竹枝詞有云：一自雙妃失寵來。伯愚烏里雅蘇臺。冰山已倒冰蛆散。閒煞西江李木齋。伯愚蓋志銳字。木齋則李盛鐸也。

初珍妃未入宮時。常受學萍鄉文廷式。廷式博聞彊記。頗負時譽。以光緒庚寅第二人及第。甲午大考。

翰詹妃薦廷式才可大用上親擢第一。至是亦以妃故。侏儣南歸。淪落江干。卒宛轉蕉萃以死。攬衣長跼。淚如麻。此恨綿綿。未有涯。南內傷心誰第一。胭脂井上斷腸花。

說元室述聞云。庚子拳匪禍作。七月二十一日黎明。諸國聯軍陷京師。孝欽及帝后瑾妃等。倉皇西狩。已出宮矣。忽憶及珍妃。因遣人促之至。妃則長跼攬帝衣。痛哭失聲。請隨行。孝欽固深銜妃。至是怒甚。遂飭內監總管崔某。力牽珍妃去。用氈裹推諸井中。且下石焉。而後去。至翌年辛丑。迴鑾始出其尸而殮焉。此事都下人人能言之。一時勝流。多爲詩詞以志哀悼。而曾重伯太史之落葉詞。尤爲哀豔。未嘗爲孝欽少諱。或有謂妃於孝欽出宮後。追隨不及。始自投井者。妄也。

如臬冒廣生小三吾亭隨筆云。庚子秋。聯軍入都城。兩宮倉猝西狩。珍妃死於井。不獲從焉。當時下石實出崔王兩宮監之手。上素謹默。然於皇太后前。無多言語。及病。乃力請去崔王二人。皇太后問故。上俛首久之。曰。見其人。使心作惡耳。皇太后憐之。遂逐崔出。此戊申秋事也。

罡風吹徹玉蘭寒。誰上黃牋請聖安。綸閣有人微歎息。白頭劉表在江南。

天徒吁齋童語云。光緒二十四年。口月。德取膠州灣。俄取旅順大連灣。英取威海衛。於是主事康有爲。供職舉人梁啓超。以計偕均來京。大學士翁同龢。侍郎張蔭桓。始以康有爲等變法自彊之說進。上躓之。口日擢主事劉光第。中書楊銳。林旭。知府譚嗣同。爲京卿。入值辦事。參與新政。口日下詔求直言。口日廢八股試帖。改試策論。設立學堂。於是新政以次推行矣。口日南洋大臣兩江總督劉坤一。抗疏言新政煩急。輿情不順。請分別緩行。有旨切責之。湖廣總督張之洞。疏贊新政。並保薦人才錢恂。鄭孝胥。

等。上嘉納。孝胥以同知特授道員。口日主事王照。上書言事。禮部不爲奏。照劾之。有旨褫尙書以下許應駸等六人職。擢王照以京堂候補。又賞給梁啓超某官。管譯書事。以康有爲管某處書局事。口日朝局變。上諭召北洋大臣直隸總督榮祿。入爲軍機大臣。於是上忽有疾。皇太后三次垂簾聽政。密旨拿問康有爲。梁啓超均走免。逮治劉光第等。並御史楊深秀。太學康廣仁。均棄市。復入股。罷行諸新政。凡前言新政者革職。或永不叙用。均凜凜恐懼。爲祿位自保之策矣。張之洞作勸學篇。端方作愛國歌。騰之朝。口月口日。上稱疾居瀛臺。將預立端郡王載漪之子溥儀爲大阿哥。內外大小臣工均畏噤無異議。於是南洋大臣兩江總督劉坤一。單銜電奏恭請皇上聖安。軍機大臣擬批答曰。朕安。卿比來安否。朕甚念也。於是皇太后及左右始知大臣中尙有人於是皇帝藉之以自固。於是坤一丰采隱然爲天下重矣。

柴栗窰頤和園紀遊云。頤樂殿前一大戲臺。臺高三層。登頂西望。玉蘭堂卽在目焉。詢爲德宗景皇帝寢殿。令人觀之。生感。

鴛鴦祕鎖縷金箱。珍重鸞牋御墨香。日暮持將朱邸去。憑他傳語說淒涼。

黃遠生清室軼聞云。德宗旣爲孝欽幽禁。不得與臣工交語。其近支王公亦無敢私謁者。上迺久瘖思語。曾祕置一小箱於南書房中。祕與其弟醇親王書。令彼此以緘札往還。通信鑰匙。則上與醇王各執其一。外人不得開之。其書中所言。大抵皆外間瑣屑事。但假此筆談而已。此事後亦爲孝欽所偵悉。怒而禁之。自是以後。上益抑鬱。苦遂逾甚。

指點西山淚不勝帝王身世百無憑黃門未識傷心事同病相憐景泰陵

悔逸齋筆乘云方兩宮之蹕西安也。孝欽遇德宗頗有加禮起居衣食亦稍稍得自由及還京一切復如其初。上每侍孝欽居頤和園終日蟄處一小室枯寂無俚每書空咄咄一日因雪後登樓延眺忽見西山麓有廢寺一所寺旁一古墳松柏數株樵采半已心空草深徑沒畊者往往侵及墓側乃指問內侍謂何家墓道奈何荒蕪至此內侍對曰此明景泰皇帝陵寢也上默然不語者久之有頃忽泣下哀不可止內侍亟扶掖以下明日上召一親信內監至側於篋中出銀二百兩付之命速往景帝陵修治墓道增植松柏且稍葺寺屋招僧住寺中俾主香火歲時祭掃禁樵采畊牧毋得侵及墓域堅囑曰勿令太后知也內監臨請曰奴輩但知此係景泰陵但不知景泰究竟是明代第幾朝皇帝保護前代陵寢自係禮部專責何必皇上自發內帑又不令太后得知敢請其故上泣然曰無他同病相憐已耳汝輩視此陵寢不必認爲明景帝之陵卽視爲朕躬亦無不可語未畢涕下沾頤矣按德宗大行後廷臣恭擬尊諡竟以景字爲請其有意耶其無意耶（又按光緒宣統兩朝年號廷臣殆不無微意於其間蓋明謂新帝所承者道光之緒宣宗之統而置文宗於不顧矣不意以孝欽之明察而見不及此使在雍乾間者殆矣）

小三吾亭隨筆云上每歲奉太后駐蹕頤和園嘗望見明景泰帝陵以問左右左右以景泰對命南書房中翰林輯景泰帝事畧進呈上覽畢淒然曰我異日卽景泰也因出錢命內監於景泰陵補種松樹繚垣殿瓦亦畧修葺曰毋令皇太后知之知之則言汝輩自種功德可耳（明十三陵皆在昌平州唯



景泰帝陵在西山。及上崩。羣臣擬尊諡。大學士張之洞擬諡曰景。而廟號曰德宗。學部侍郎寶熙曰。廷臣謂廟號當稱孝宗也。張曰。此有難言之隱。卒從張議。而先帝諡法。竟與景泰同一景字。尤奇。此與梅逸齋筆乘所記微有不同。因竝錄之。

卍字簪輕蝶粉妍。一生愛好是天然。椒房阿監簪花手。鬢影承恩四十年。

慈谿柴紫芳紅冰閣雜記云。慈禧后妙齡時。頗事裝飾。香粉取素粉和珠屑。豔色均之。名嬌蝶粉。卽世所謂宮粉是也。宮簪翡翠之深綠。爲世所罕有。二端各鑲赤金卍字七箇。名曰卍字簪。宮粉既塗。翠簪畢插。后必取鏡顧照數四。又后喜戴花。而必命李蓮英簪之。若李不在。他人簪之。后終日不安。若有所失。亦天意也。

德菱郡主清宮二年記云。太后性如幼女。苟太監所爲。有不如意者。必嗷嗷不休。盥面時。有香水十餘事。外又有香皂。洗面後。復以軟巾擦之。敷以花製之蜜油。繼復傅以澹紅香粉。太后梳洗畢。顧余曰。以余之老。而梳洗精細。若是。爾見之。得無非笑。雖然。余性喜修飾。且喜他人之修飾也。余見少女之修飾美者。余心滋悅。蓋以是誠足令人年少耳。

曾飲琉璃漿。夜合羹。老年綠髮尙盈盈。江山未抵雲鬢重。不許鸞梳落一莖。

崇陵傳信錄云。孝欽年七十餘。望之如四十許人。髮無一莖白者。聞同治年間。李閣蓮英曾以大何首烏獻於孝欽。蒸製不如法。融化類肉糜。併汁啜之。相傳千年何首烏。九蒸九曬。服之能延年。

清宮二年記云。太后年雖高。其髮既美且長。柔如天鵝絨。黑如鴉羽。太監分其髮爲兩股。置於耳後。編

之成辦。乃挽一髻於頂上。既挽成。以兩長針貫其中。後乃盪面。

又云。往昔為太后櫛髮之太監。一日忽病。於是又命一人來。為太后佐助。太后乃命余等監察之。毋使之落一髮也。蓋落其一髮者。卒不能稍有所容忍。而此太監又不若向之櫛髮者之黠。彼恆有術以藏之。使之不見。此則惶懼不知所措。而太后又於鏡中窺得之。乃詢其曾落髮未。渠以實對。太后大怒。命易其人。太監悚懼無似。不禁大哭。太后命其立離室中。且謂將有以懲治之。朝罷。乃舉其事以告李蓮英。李誠狠毒人也。當謂太后曰。何不於其時撲殺之。太后命李以其人來。於宮中加之刑焉。

按何首烏一名夜合。見經史類證。

歲歲元宵樂未央。海陵舊闕憶琳琅。春寒蘭殿霰金雪。點入宮嬪額角黃。

紅冰閣雜記云。慈禧太后幸李蓮英。凡太后所欲。李無不極意承歡。元宵取金屑二升。臨高撒之。飄飄可觀。謂之金屑滿天飛。屑墮宮人頭額。謂之金花點額。凡受點者。皆賜食有差。然不欲光緒帝知。亦私為之而已。

按類書載。金海陵宮殿之飾。徧傳黃金。而後間以五采。金屑飛空如落雪。與此事絕相類。李闈所為。亦有所本耶。

獨有先生坐賜茶。大家辭對總清華。愛他鸞鳳鴛鴦手。見宣和畫譜題徧銀宮鋪殿花。見見志

眉廬叢話云。繆嘉蕙字素筠。雲南人。善篆隸書。尤工畫。歸於陳蚤孀。光緒十五年五月四日。奉特宣入儲秀宮。供奉繪事。庚子西幸。隨駕至長安。仍居宮中。太后幾暇。輒召入寢宮。賜坐地上。問論古今。內監

皆稱爲繆先生。嘉蕙隨駕至秦。有姪留滯北都。姪婦年二十餘。嘉蕙攜以自隨。居於太后寢宮東偏小室中。終日不得出戶。嘉蕙參承禁闈。入陪清讌。出侍宸遊。垂二十餘年。國變後。不聞消息矣。有供奉畫稿。武進屠寄爲之叙。

范琅放牧畫圖蒼珍重慈恩出上方儲秀宮寒人寂寂摩挲南宋舊斜陽

無錫王尊農題識云。宋道士范子珉斜陽放牧圖。內廷珍本。光緒中葉。昆明繆素筠女士。以善畫受知孝欽。獲賞此卷。今歸項城二公子袁豹岑君。克文。後跋自署寒雲廬者。是也。原圖有純廟題辭。睿廟鑒賞章。帙甚長。爲牛二十餘。姿態生動。各極其妙。誠希世之寶矣。因題三絕云。上林花鳥黯消魂。禁本摩挲有淚痕。閒煞白頭女。供奉可能重與話。開元臘水殘山劫。後看中興兩字笑黃冠。（原注云。樓鑰詩。中興道士以牛鳴。畫圖嫵媚分明甚。箇是鄭家黑牡丹。帕首金籠總不如。軼沙淺草狎樵漁。只應一笛斜陽外。倒臥烏犍讀漢書。

沈沈蓮漏冷昭陽十五宮娥怨夜長未敢輕題紅葉字媵盤金線繡鴛鴦

佩茱室筆乘云。清廷之遷宮婢也。有限制。下等旗人莫得與。宮婢入大內。由後戟門進。達某處。諸女相接。如貫珠。侍立人齊。內監捧牌入宮門。告皇帝親覽焉。駕至。帝循視良久。某中選。某不中選。畧省其姓名籍貫。父母名氏。籍册爲之紀。以去。入宮後。除配各宮外。置永巷中。巷十室。室十人。一內監領之。內監權甚大。婢與有連。則相待稍紓。所居屋漏牆圯。靡過問者。唯太醫院醫官。能見之。此外雖親屬。莫得見也。其家有贖贈。必由各門監進。一物非二十金不可。故宮婢能生活者。賴女紅以自存。不需家人資助。

所用材料針線。悉由巷監代購。購價必豐。製成由巷監代售。售價必賤。內監亦於此擴生計焉。（北京所售宮繡各物卽此）每餐置飯木筯。鹹鷄鴨肉二片。佐之臭腐。多不中食。還之下餐復進。宮婢姿色多消滅。唯衣由內務府進。綢緞佳好。四時更新。爲勝事耳。平時不能見帝。賜環以二十五齡爲度。帝后得用。仍留宮承侍十年。蓋三十五齡矣。適人則妻坐右而夫坐左。死並葬。亦妻柩右而夫柩左。宮婢之利益如此。

錢唐式谿居士清宮詞云。分例無多日賜緡。何如乞巧問針神。宮奴攜向前門賣。刺繡盤龍一色新。原注云。先朝嬪妃退居別宮者。每月分例銀至薄。不足自給。往往作針黹。令內監鬻於市肆。

兩宮回鑾記

上海文書局發行

玻璃版精印楷帖百種

全購百種送贈木箱一隻

楷帖四十種

(仁和王子) 書冊  
展所藏本

十五元

- 宋拓晉唐小楷八種(明晉府藏本)
- 宋拓真絳帖一種(明唐憲王子三城王藏本)
- 宋拓大觀帖一種(明華亭沈氏藏本)
- 宋拓羣玉堂帖二種(南海吳氏筠清館藏本)
- 宋拓西樓蘇帖一種(南海吳氏筠清館藏本)
- 宋拓小楷三種(明太倉王元美藏本)
- 宋拓南城未斷本顏帖一種(南海葉氏藏本)
- 宋拓星鳳樓十種(元鄧文原藏本)
- 宋拓臨江戲魚堂帖四種(元和顧氏藏本)
- 以上三十六種皆原石宋拓本
- 額上本原石黃庭經
- 玉枕本原石蘭亭序
- 以上四種皆原石初拓本
- 綠玉本初拓洛神賦
- 停雲館初拓宣示表
- 續楷帖三十種(霍丘裴氏) 書冊  
(和王氏藏本) 一匣
- 宋拓晉唐行楷十種(南海孔氏嶽雪樓藏本)
- 宋拓黃庭經一種(元趙文敏松雪齋藏本)
- 宋拓晉唐楷帖十七種(明吳縣袁僉事藏本)
- 宋拓黃庭經一種(明八大山人朱奩藏本)
- 仙壇記一種(休寧汪氏試硯齋藏本)
- 再續楷帖二十種(四川李氏) 書冊  
(裴氏等所藏本) 一匣
- 宋拓越州石氏帖十一種(何義門舊藏本)
- 宋拓唐石玉枕本蘭亭序(宋游丞相舊藏本)
- 宋拓秘閣本黃庭經(明文休承舊藏本)
- 宋拓黃庭經(明沈問脚舊藏本)
- 宋拓黃庭經(吳荷屋藏本)
- 宋拓仙壇記三種(道州何氏藏本)
- 宋拓越州石氏帖七種(明徐子攢舊藏本)
- 宋拓薦季直表(明韓宗伯舊藏本)
- 宋拓黃庭經(明唐襄文藏本)
- 宋拓樂毅論(明唐襄文藏本)
- 宋拓西樓蘇帖二種(吳荷屋藏本)

十七元

十元

石版精印碑帖目錄

初拓曹全碑(端齋藏) 未斷本

- 唐拓九成宮醴泉銘(端齋藏) 未斷本
- 宋拓顏書李元靖碑(臨川李氏) 未斷本
- 趙文敏書福神觀記碑
- 宋拓越州楷帖十一種
- 筠清館法帖(南海吳氏) 屋刻本
- 趙文敏書仇公墓碑真蹟
- 文衡山書離騷真蹟
- 文衡山自書詩稿(附文壽) 承小楷
- 王覺斯詩冊真蹟
- 金冬心書畫小記真蹟
- 王良常楷書論書牘語
- 王夢樓自書快雨堂詩稿
- 伊墨卿書恨賦真蹟
- 何子貞書前後赤壁賦
- 何子貞臨麓山寺碑
- 鄧石如隸書張子西銘
- 張廉卿書李剛介碑
- 張廉卿書箴言
- 張遜先隸書漢碑範(八) 卷
- 張文襄書翰墨寶
- 名人尺牘墨寶初集清朝
- 名人尺牘墨寶二集清朝
- 名人尺牘墨寶三集明朝
- 名人尺牘外集一(翁覃溪與) 李春湖
- 名人尺牘外集二(翁覃溪與) 李春湖
- 名人尺牘外集三(翁叔平與) 譚文卿

一本 四角

一本 五角

四本 一元六角

一本 六角

一本 一元五角

六本 三元

一本 一元

一本 五角

一本 三角

一本 三角五分

一本 三角

一本 三角

一本 三角

一本 三角

一本 三角

一本 三角

一本 三角

一本 三角

一本 三角

一本 三角

一本 三角

六本 一元六角

(丙小十)

各省中華書局代售

## 兩宮回鑾記

無慘子纂述

清庚子之役。伯父等適宦遊在北。備聞瑣屑。時在家報中述及。比偶檢故書。獲兩宮回鑾時種種。頗堪解頤。緣復考當日報紙之所載。取隨時聞見之所得。編次月日。箸爲是篇。開元宮人譚天寶間事。想亦衆之所樂聞也。

八月二十四日。兩宮自西安行在啟鑾。陝撫升允護蹕。至臨潼縣駐蹕。駕出南門。秦中紳民在城外跪送。呈貢傘。經太后飭收。各賞銀牌。蹕路經行處。均搭有木棚。以紅緞爲帳。中懸鏗綵。民間鋪家亦概張紅燈。纍若貫珠。茶尖之臺。同鋪紅緞。上設糖果乾點。五色陸離。頗可觀玩。鑾駕之前。有馬隊開導。驅逐閑人。一路旂幟槍刀。十分炫耀。次爲各宮監。次爲御前衛。穿黃馬褂。騎駿馬。狀至糾桓。俱按轡徐行。次御輿數乘。中貯章奏等一切要件。又次御前頂馬隊。以時諭令百姓跪伏道左。皇帝之轎。以十六人舁之。二十人扶之。另有黃輿三。其衣皆繡龍黃緞。鑲以珠寶。皇帝衣黃龍長袍。端坐輿中。向前直視。不少移。太后輿在後。亦衣黃緞龍袍。太后面長色白。兩頰高聳。目光閃閃有神。左右顧盼。不若皇帝之端莊。皇后輿又在後。皇后傅脂粉過多。反掩真面目。見夾道之人。匍匐塵埃中。惻然有不安色。皇后之後。迺爲瑾妃大阿哥。俱簾障下垂。莫得而見。最後爲王公貝勒大學士等。隨扈之人。共載大車十數輛。另有隨扈王公大臣三十餘人。侍衛三十二人。太監三百餘人。軍機章京三十餘人。先分三班啟行。頭班至陝州。二班至鞏縣。三班至開封。到汴以後。照常辦事。因兩宮到時。尙須駐蹕多日。故太后又於啟鑾先。派親信宮娥四名。至京督管內廷糞除灑掃事宜。隨扈太監頭班百餘人。由崔太監率領。最先啟行。

二十五日。兩宮自臨潼縣啟駕。至零口駐蹕。臨潼零口及新豐尖站。屋舍草率。供應疏畧。侍從官員。甚或枵腹。太后知之。震怒。命將臨潼縣知縣夏某。立即處斬。幸皇帝一再懇求。始從寬。交部嚴加議處。夏係湖北江夏舉人。後電致家中云。某辦差極豐。奈前站需索騷擾。將所備之物。先已劫掠一空。以致後到扈從人員。枵腹無食。某亦不及趕辦云。

二十六日。兩宮自零口啟蹕。至華陰縣駐蹕。華陰縣辦差者。盛備禮儀。凡太后所心喜者。靡不羅致。太后大悅。傳旨嘉獎。太后又諭西安官吏。行宮內一切陳設。不准移動。按西安行宮。陝撫以三十萬金建成。窮極靡麗。爲太后所喜。故去後。仍望保存之。且以和議未妥。前去或不能安。尙欲退居之。故諄諄以保護爲囑。

二十七日。兩宮自華陰縣啟蹕。至華州駐蹕。傳諭停蹕一日。初。京師各部院日行公事。自翠華西幸後。皆將摺件。逕寄行在。今鑾駕已行。廷旨迺著各部院及各疆吏。凡尋常奏章。一概暫緩遞送。要緊者。探明蹕駐何地。然後封寄。

二十九日。兩宮自華州啟駕。詣玉泉佞佛。會大雨。不復進。仍回華州駐蹕。自兩宮啟蹕以來。車騎殊形擁擠。甚至乘輿已到。尙復填塞道途。太后惡之。特諭御前大臣。飭侍衛認真彈壓。用昭嚴肅。並著松壽夏毓秀等。加派兵勇。分起押送車輛。不准壅滯。

九月初一日。兩宮再自華州啟蹕。至潼關廳駐蹕。傳旨因蹕路泥濘。停駕三日。豫撫松壽迎駕至此。兩宮召見。優禮有加。隨扈王公那彥圖僕從。共太監搶劫鋪墊什物。潼關廳同知趙乃普。向前理阻。竟被網



縛毆辱。事聞於太后。諭那彥圖交理藩院議處。滋事各犯。交升允嚴訊懲辦。蹕路所經。皆有電局。因諭京省電奏。皆送潼關轉送。

初五日。兩宮自潼關廳啟駕。抵河南閩鄉縣。駐蹕閩第鎮。是日天氣晴爽。涼意襲襟。兩宮沿途觀覽。頗適。太監百餘人滋事。要索過山禮。過山禮者。過一縣。取一分禮也。由前站大臣。竭力彈壓。始得平安。

初六日。兩宮自閩第鎮啟蹕。至閩鄉縣城駐蹕。兩宮決定至定州後。乘坐火車至豐臺。再由永定門城根。乘轎入城。惟永定門已被兵火平毀。一時難以修復。且西偏牆口折裂。故特飭工部趕先堵合。工部又知照內務府。趕辦綵綢。以便於車站搭蓋茶點處小坐。便兩宮到時憩息。

初七日。兩宮自閩城啟蹕。御餐於楊家灣。至靈寶縣駐蹕。奏事處奉太后面諭。停蹕一日。靈寶縣知縣承備皇差。最爲豐富。在豫省稱第一。工部電奏。內廷要宮自七月初四起修理。午門至大清門石路木倉。皆已工竣。太廟社壇。不日告竟。

初九日。兩宮自靈寶縣啟駕。至澗池縣觀音堂駐蹕。傳諭停蹕一日。兩宮電飭慶王至開封迎接。李鴻章至正定迎接。有太監某。李蓮英之徒。仗勢招搖。凡有臣工請見者。勒索苞苴。否則任意呵斥。視大臣如牛馬。皇帝知之。諭靈寶縣知縣嚴拿懲辦。

十一日。兩宮自觀音堂啟蹕。至澗池縣城駐蹕。汴梁大水。行宮基址盡沒。電桿漂失無存。蹕路低處。亦極泥濘。兩宮特派繼昌增崇吳永。前往查勘。催促豫省大吏。趕緊興修。

十二日。兩宮自澗池縣啟駕。至龍門鎮駐蹕。傳旨停蹕一日。兩宮至汴。鄰省大員各派員赴界迎接。江

南委潘司恩。藝棠。江西委知府毓昌。浙江委道臺吳峙青。俱分起攜帶貢品。先後至豫。鄂督張之洞。亦奏請賞假兩月。至豫接駕。其貢品中。有書籍數種。專備乙覽。如太平御覽。太平寰宇記等。兼取文字之吉祥也。

十四日。兩宮自龍門鎮啓蹕。至新安縣駐蹕。吏部侍郎張英麟奏。請崇儉德。略謂兩宮在西安行在。支銷甚爲節儉。他日回都之後。願仍照此例。事事撙節。不可奢華。以爲萬民表率。太后見之。大怒。立命嚴譴。經軍機大臣再三懇求。始命張先行回京。無庸隨扈。而不復遷秩。

十五日。兩宮自新安縣啓蹕。至洛陽縣駐蹕。兩宮召見東河總督錫良。并諭軍機大臣傳旨隨扈。辦差各人員。駕至河南府城後。停駕三日。

十六日。兩宮自洛陽縣啓蹕。至河南府城停蹕。自西安至此。共計程七百九十里。河南府知府文悌。不願兩宮返京。奏請卽建都汴梁。并謂如不蒙俞允。當效吳可讀尸諫故事。送至虎牢關後。便行自盡。文悌又上條陳六首。爲廣建儲。二融滿漢。三量出入。四杜倖進。五設牧廠。六一兵操。太后均不之從。然文悌雅善趨承意旨。一切供奉。靡不精美。太后因大悅。臨行。帶去燒烤厨子二名。兩宮到城之第三日。復詣關林龍江香山等寺行香。後以途中勞頓。命再展期一日。在城駐蹕。

二十一日。兩宮自河南府城啓蹕。至偃師縣駐蹕。時回鑾大差頭站。已入直隸境。內有內監百餘人。一路滋擾。迫令各鋪家遷居。借作若輩公館。辦差委員。畏之如虎。太后聞之。再申禁令。然此輩聲勢洪大。殊無畏懼。反致委員每多記過。

二十二日。兩宮自偃師縣啓蹕。至鞏縣駐蹕。河南府知府文悌。親送鑾輅至此。太后感其誠。卽命隨扈。然此皆李蓮英之力。文嘗送李銀一萬兩。故李輒爲之。在太后前道地。內監謂太后將升文爲道員。然文意雅不欲。其志在副都統也。文又嘗用宮門費七千餘兩。後兩宮至開封時。竟增至萬餘兩。

二十三日。兩宮自鞏縣啓駕。至汜水縣駐蹕。奏事處傳旨停駕三日。太后每早須進燕菜一碗。故一路辦皇差者。多是以供奉。惟每碗須用宮門費二百金。方博得太監一句好言。謂是地方官孝敬老佛爺者。汜水縣知縣惜費。因屢與太監衝突。

二十七日。兩宮自汜水縣啓蹕。至滎陽縣駐蹕。侍衛海鴻昌駕前驅車。與升允迎駕之馬陡撞。升允堅詰姓名不得。遂加鞭責。世鐸等卽按殿辱侍衛罪奏。升允奉旨據實復奏。諭交部察議。太后復傳諭西安官吏。須將行宮妥爲看守。各殿陳設。不得擅自移動。晚接李鴻章溢逝電耗。兩宮震悼。李遺摺力保袁世凱。胡燏棻。盛宣懷。

二十八日。兩宮自滎陽啓蹕。至鄭州駐蹕。軍機大臣傳旨。二十九三十兩日停蹕。升允護蹕至此。兩宮命速回陝撫本任。辦理賑務。升允奏陝賑有藩司辦理。臣當送至開封。太后許之。

十月初一日。兩宮自鄭州啓駕。至中牟縣駐蹕。太后電諭慶王曉夜星馳。赴開封迎駕。以便垂詢都中近事。又諭鑾輅到京時。着在京各官。照巡幸回都禮節迎接。京師官場。迺議定百官均在永定門內天橋石路兩旁。分列跪迎。文東武西。後隨皇帝之輿。入正陽門。大清門。天安門。端午門。太和門。乾清門。至乾清宮。太后皇后則由東安門北池子。進神武門。至慈寧宮。

## 第

## 三

## 集

初二日。兩宮自中牟縣啓蹕。至開封駐鑾。開封行宮。豫撫奉懿旨。以四十萬金築成。其基址頗大。拆去街道數條。民屋千餘家。各殿堦石。一律以水磨青石及白石兩種爲之。殿內石柱數株。皆雕刻螭鳳。所有磚瓦。亦特建御窰燒成。故質料均極精美。其間陳設之富麗。更無待言。太后大喜。太后之回鑾。本勉從諸大臣力請。原有俟到開封再定行止之說。此時李鴻章薨。恐大局有變。益不敢遽進。而顧此離宮。又雅有此間樂之意。遂傳諭鑾駕姑止開封。啓程之日。容後確定。慶王亦於是日起到。太后卽召見。頗加眷寵。實則因榮祿密奏。稱慶已聯絡外人。頗有異志。故特召赴行在。以察其心也。初十日。太后壽辰。皇帝率扈從大臣。在行宮便殿慶賀。太后賜松壽福字一方。蟒袍一襲。其司道至首府縣。及宮門聽差八員。賞大小紅綢各一卷。辦差人員一百四十餘名。各賞銀四兩。連兵丁等。實賞去銀數萬兩。此款太后特命汴藩延某。在司庫提出十萬金充之。各省萬壽禮物。都先後送至。皖撫王之春。獻物最多。在疆吏中首屈一指。中有金鋼鑽穿花棹裙一掛。厥值頗不資。東撫袁世凱所獻。則皆皮貨。提督宋毓秀進白銀水碗一桌。共重三千兩。及金佛兩尊。已革陝州知州黃璟。進珍珠一顆。徑八分。約值萬金。又有名人所繪百壽圖。極爲精緻。稱海內第一神品。太后甚喜。卒遂賞復原官。于蔭霖進如意等物。內監阻之。謂無缺人員。不得呈此。實以宮門費不足之故。蓋黃璟之宮門費。實有五千金也。十一日。兩宮召見王文韶。派爲議和全權大臣。繼李鴻章之缺。着卽於十五日啓程。並命袁世凱繼李爲署北洋大臣。直隸總督。十九日。太后廢大阿哥。初。大阿哥在西安行在。頻作狎邪遊。又屢忤太后旨。太后故已不懌。嘗摘去紅絨冠。至是。慶王稱中外對於大阿哥。意都不愜。太后迺決意棄之。改封僑公。卽命禮親王帶出。大阿哥時穿藍袍。天青灰鼠褂。腰束黃帶。

冠上已換寶石頂。兩目哭泣紅腫。太后初意交撫豫派員護送。先行入京。但阿哥尚依依。不忍先發。太后亦惻然。因命俟鑾駕啓行後首途。免致途中擁擠。大阿哥行李共載車十五輛。廢時。太后又賞衣十襲。銀三千兩。二十三日。太后聖躬忽稍不豫。鑾輅本定是日繼續前進。至是迺改。至十一月初四日。二十九日。兩宮召見梁鼎芬。太后垂詢時政。不厭詳細。梁口奏新政施行法九條。皇帝領首稱善。即面諭榮祿。次第舉辦。十一月初二日。兩宮召見豫撫松壽。太后盛稱其辦差之善。按松壽承辦皇差。故極豐厚。行宮中奏事處用紅緞鋪墊五堂。太后寶座寬三尺。兩旁長二尺六寸。高二尺四寸。以黃緞爲套。不繡花。坐墊用綿裝就。甚厚。並有小方長靠枕兩具。舉極溫柔。太后用之。頗以爲適。至宮內所用水。均用白布濾淨。松壽所備磁器尤多。計御用磁器二十餘桌。次細磁器一百餘桌。平常磁器一千餘桌。茶碗帽筒燕菜碗點心碗等。共四百餘桶。松壽又頗包庇太監。凡太監爭索車馬費。苟有滋擾。必歸咎辦差委員。及支應局總辦。太監因益恣橫。有陝州會興鎮釐局委員黃太守。偶以細故。竟被太監痛打。又有一太監。至某洋貨鋪。強購物件。店夥謂不夠本。堅不肯售。太監大怒。遂將店中物件。悉行擊毀。松壽概置不問。初三日。兩宮諭各省迎鑾人員。着各回原省。各部院堂司。除有緊要隨扈差使者外。其餘均俟啓鑾後。七八日。分起回京。太后復密諭豫藩。所有行宮中陳設。一概不准撤移。新種花木。須加意栽培。汴中紳民。又呈請奏留聖駕。在汴度冬。並請將洛陽長安。改設爲陪都。慶王囑都察院不爲代奏。故此呈卒未上聞。

十一月初四日。兩宮自開封啓鑾。至新店駐蹕。是晨。天光晴霽。和暖無風。萬民之仰覲者。男女夾道。肅肅雍雍。醇王率神機營爲導。豫撫坐騎護駕。皇帝之輦在前。離太后之輦約半里許。皇帝仍端坐不動。容

## 第

## 三

## 集

貌嚴厲。然神氣似甚愉快。太后則俯仰顧盼。丰采不凡。太后頭上。時戴牡丹唐花一朵。兩指夾香煙一支。煙嘴爲玳瑁品。皇帝輦前。有萬民傘四柄。兩繡天子萬年。兩繡天恩浩蕩。更有方鞞馬褂。首頂托盤者。盤中置一爐。爐內焚香。氤氳四達。午時。渡柳園岸。登御舟。卽進膳。舟都龍形。綵繪鮮明。炫人眼目。宮人皆信河神。故當鑾駕至柳園岸時。先由皇后皇妃。慎重致詞。然後下舟。李蓮英尤畏之。故河中極爲惶悚。謹恪。但維時一波不揚。須臾卽安抵北岸。兩宮王公等行李甚多。致車輛數少。車價大增。竟至每日每輛行價銀三兩。停價一兩二錢。而當兩宮到汴時。車戶爭先。幾誤大事。松壽迺特以北路長車事宜。專委南汝光道朱壽鏞辦理。飭通都大邑四十處。各代僱大車百輛。按路之遠近。限期齊集。又雇駝騾三百頭。爲之備。太后知之。又大喜。

初五日。兩宮自新店啓蹕。至延津停鑾。是日天氣寒冷殊甚。皇帝受感冒。微有不豫。因命暫停駕一日。詎前站未知。已經啓行。致班次甚爲錯落。越日始得相連。太后又命趕辦黃窰綢貂褂一件。爲皇帝服用。松壽承旨。卽於晚上進呈。用銀三百五十兩。

初七日。兩宮自延津縣啓鑾。至衛輝府駐蹕。提督宋慶招前在汴中所部十二營。今日開餉。宋卽請陛見。乞許帶隊扈從。太后以其忠誠。許之。內廷御用紅粉香稻。產自海甸玉泉山六郎莊。共計田三百餘頃。歸奉宸苑管轄。專派佃戶耕種。每年應納之米。限秋冬二季呈繳。今回鑾已近。故特諭飭內務府。轉飭佃目劉松泉。先呈貢米二百石。爲上用之糧。

初八日。兩宮自衛輝啓蹕。至淇縣駐蹕。兩宮雖早起不用膳。然每日午餐晚餐。宮內外已須酒席一千

八百餘桌。有家人三百名。方敷酬應。扶持淇縣知縣某咨。事事節省。某友知難爲好。遂闔署辭去。該縣獨辦皇差。因極跋扈。大遭太后之怒斥。

初九日。兩宮自淇縣啓駕。至湯陰縣宜溝驛駐蹕。電旨諭江督劉坤一。趕鑄一兩銀銀十萬枚。速解都中。爲回鑾後賞賚軍民之用。按太后沿途賞錫兵勇銀兩。極闊綽。祇在豫省賞扈駕各營者。已不下數萬。而以柴鎮之兵爲最。

初十日。兩宮自宜溝驛啓鑾。至彰德府駐蹕。奏事處口傳諭旨。十一日駐蹕一天。十二日併站在豐樂鎮午膳。在磁州停鑾。太后又命松壽卽扈駕回京。欲簡署爲軍機大臣。所遺豫撫一缺。由河督錫良兼署。十二日。兩宮自彰德府啓蹕。至直隸磁州駐蹕。自開封至此。共計程四百里左右。其間蹕路。每隔二十里。築黃亭一座。便兩宮茶點憩息。此豫省承辦皇差之特點。又汴中之辦理大差者。均備行宮五大間。上房之中間。安設寶座。東裏間卽爲召見處。靠窗置一炕。炕設黃緞枕墊。東裏套間。乃太后寢處。炕牀上先鋪席氈。再鋪黃緞褥。不用帳幔。皇帝寢宮同。召見處。地下設軍機毯數十。寢宮窗牖。都用蛋青紡綢爲幔。門簾則用黃緞爲心。青緞爲鑲邊。中有夾板。鏡則玻璃明角並用。大門至上房。門柱窗戶。皆用硃漆。或紅油。御轎每乘用轎夫四十名。辦差者各給小衫褂一套。宮女等皆用轎車。辦差者通常爲備大車一千輛。夫役二百名。駝騾一百頭。總之處處周到。故太后常盛稱之。

十三日。兩宮自磁州啓駕。至邯鄲縣駐蹕。兩宮自西安啓鑾。一路屢經火警。直隸皇差局。因諭令保定府縣。傳集省城各處水龍會。每會挑選壯夫一百名。各帶救火器具。至此。俟兩宮行時。沿途隨同保護。

十四日。兩宮自邯鄲縣啓鑾。至永年縣臨洛關駐蹕。兩宮此次回鑾。原許萬民觀覽。並不將輿幟下落。惟是時朔風勢勁。黃沙飛揚。太后迺命自後將轎簾垂落。以避風塵。是日。兩宮又召見張勳等。太后嘉張忠勇。特賞勇字銜。

十五日。兩宮自臨洛關啓蹕。至邢臺縣駐蹕。諭旨着工部。將內廷工程趕緊修復。至頤和園等處。由太后回京後指定興修。三海等地。儘從緩修。工部又以儀鸞殿被焚之後。荆榛瓦礫。一望荒涼。殊恐太后見之傷心。故議同時興築。尅日告成。

十六日。兩宮自邢臺縣啓駕。至順德府駐蹕。袁世凱岑春萱等。均接駕至此。直隸界內。蹕路所經。多有窮苦老人。匍匐道左。皇后因屢以銀牌賜之。順德城中辦差者。初設公館二百餘處。然扈從人員多。竟不足用。因卒又佔舖戶民屋不少。

十八日。兩宮自內邱縣啟鑾。至栢鄉縣駐蹕。皇帝以太后蒙塵日久。亟需滋補。查白朮一品。爲補劑中要藥。出浙江於潛山。因特電諭浙撫。速卽采辦數斤解京。以資上用。太后又以各處迎駕官員益多。故電諭正定府。加封公館二百八十處。俾免擁擠。

十九日。兩宮自栢鄉縣啓駕。至趙州駐蹕。太后特派親信宮娥數名。至京查閱內廷陳設各物。並點查寧壽宮應用之物。及當日出京時所藏緊要珍玩。則幸一切皆尙完全。祇少玉碗一隻。又大內陳飾。已由倖臣添置西洋器具甚多。並用西式煤爐及煖牀野鴨絨墊等物。所用東洋字畫摺漆屏風。凡百餘。寢宮之外庭心中。栽有異種蠟梅天竹。三海中預備拖牀十餘張。以備行冰之用。宮娥據實報知太后。太后大



悅。

二十日。兩宮自趙州啓鑾。至欒城縣駐蹕。在京各國公使。照會政府。謂兩宮在正定所坐火車。及扈從王公大臣所需車輛。即可由各公使備送。惟須預示確期。以便來迎。兩宮命欽派辦理御路工程景澧。速飭南營將校等。立將天橋南北一帶蹕路。修墊平坦。以便在京文武官員。可以跪迎。一面遣派扈駕親軍。各持器械。至保定接駕。

二十一日。兩宮自欒城縣啟蹕。至正定府駐鑾。奏事處傳旨。二十二二十三兩日。停鑾在城。恭王偕同各王宗室。乘車至此迎鑾。正定皇差。亦極講究。城中所備行宮。正殿五間。中爲太后寢室。東偏爲皇帝所居。再東一室。及西偏二室。爲后妃等所居。召見處在正殿前。共兩間。居中設太后寶座。東置皇帝寶座。前有龍桌一。上設玉如意一柄。蘋果百合各一盤。下鋪洋絨毯。桌椅均以黃緞爲罩。繡有龍形。行宮前門前掛有五色綢。門戶皆硃紅漆。上描金花。執事人皆穿號衣。紅心白邊。上有大差夫役事樣。共四百名。御廚在西偏門。御馬廠在舊軍營。御前他坦處在馬隊營。寧壽宮大他車馬在行宮東。南書房他坦在行宮南。其餘王公大臣寓居。俱在左右。其黏有某大人公館紅條者。共二百餘處。官廚房二十四處。官錢店七處。大差局三處。其總辦均以道員充之。車馬廠共五十六處。皆四面圍以草席。其他騾草麩料。大米白米白麪等。亦各有專廠。有委委員司之。自磁州至此。共計行程四百七十六里。自此抵京。俱御火車。共六百三十里。

二十四日。兩宮自正定府啓駕。御火車。至保定府駐鑾。奏事處口傳諭旨。停蹕三日。保定一切供應。亦

小 說 大 觀

頗優厚。車站前有彩棚一座。深廣八十一間。外掛五色綢之繡球。及各色花綢。均以黃緞爲飾。地鋪西藏絨毯。是爲兩宮茶尖之地。御路兩旁。徧置紅簕。盛以清水。上有紅燈。兩邊舖戶民宅。均掛紅綢紅燈。各差棚寫天子萬年等字樣。是日。兩宮儀衛。亦極嚴肅。前有黃轎十乘。或藏栗主。或置章奏。後有紅旂四十柄。黃傘一柄。騎馬穿黃馬褂者八人。未穿黃馬褂者十餘人。袁直督之兵。站立兩旁。鑾輿以八人擡之。以八人牽之。次爲太后慈駕。儀仗與皇帝同。又次爲皇后。又後有綠轎數乘。直督身佩洋刀。長三尺許。只穿長袍。無大褂。亦無馬褂。迎駕人員中。有一道士。年已百餘歲。當鑾輅抵行宮時。卽跪。手獻掛麪十封。由皇后親手接之。至火車上供應。則都由盛宣懷報効。計用花車四輛。一皇帝所用。一太后所用。一皇后所坐。一妃嬪所坐。又備王公大臣坐車二百輛。太后車中有西式鐵牀一。每膳用乾濕果十九品。四小碗。四大碗。一品鍋。茶碗皆花團龍。係在景德鎮定造者。上有小臣盛宣懷恭呈七字。一路至京膳食。則均由宗顯堂楊家膳房承辦。共用廚役一百三十餘人。扈從王公大臣人員吏役。按站概給兩餐。

二十八日。兩宮自保定府啟鑾。御火車。午刻抵馬家堡。下換坐御輿入宮。是日朔風野大。塵沙交迷。殆午後始止。馬家堡車站。佈置煥然。頗爲氣概。車站旁有英奧兩國馬兵站班。中國官員。則上自親王督撫。下至道員。約二千名。都排列預紮蘆席棚下。兩宮下車。卽分跪於地。太后坐定後。便傳英國站長孚利及司機馬芬至。由皇帝慰勞之。曰。今日初次乘車。深愜朕意。皆卿等佈置妥善之力。二人皆鞠躬稱謝。兩宮迺登御輿。以馬隊爲前導。各官亦乘馬相隨。一切儀仗。特爲華美。計黃緞九鳳曲柄傘一。青黃赤白黑五色緞九鳳直柄傘一。黃緞寶箝花直柄傘四。紅方蓋二。龍鳳旂八。素色雲繡繪金龍鳳二。黃紅緞龍鳳扇。

各四。黃紅緞雉尾扇。各四。金節兩對。自馬家堡至紫禁城。共十二里。均打掃潔淨。上敷黃沙。兵士跪夾道旁。舉鎗致敬。皇帝沿途留心觀覽。太后與后。則皆藏轎簾之中。至前門。皇帝卽降輿。入關廟拈香。時西人都在城牆上瞭望。約有數百名。相距不過四十尺。謁廟畢。乃入前門。至觀音庵門首。太后降輿。經兩官扶掖而入。庵中僧人等。亦各捧祭器相隨。五分鐘後。太后出立庵門首。舉目仰望。見城上有德公使暨各參贊。及美國護兵統領夫婦。與乎其他各國公使夫人等。卽舉手作揖。各西人皆答之以禮。太后行前數步。復深作一揖。然後登輿。遂直入大內。太后在輿中。頻嗚咽而哭。翌日。羣臣入見叩安。太后復泣云。去歲之亂。皆因我誤聽人言。以致上危宗社。下害生靈。至於棄卻汝等而走。非我本意也。我本欲與城俱存亡。不知何以出西直門。又不知何以至某村某家。比村婦獻粥。無簪代以膏梁桿。一長一短。蠅集甌邊。不欲食。腹枵難忍。勉食數口。心氣稍定。始悟汝等已陷危城。欲令汝等知我所在。而苦無片紙。只得用草紙畧寫數語。抵西安。接汝等章奏。不及平時修整。知倉卒措辦之難。亦猶夫我也。言罷。大放哭聲。殿上殿下。同聲爲之一痛。悲止。又曰。我與汝等皆從憂患中更生。不容須臾忘也。此次歸來。要勵精圖治。但我精力已衰。須汝等相助爲理。當興者興。當革者革。破除一切情面。勿狃於往日之積習。而圖目前之苟安。戒之戒之。又云。去年禍端。累及汝等。聞居此不歸者。十室九空。此皆莊剛之罪也。忽有某御史率爾對曰。剛毅爲國死。也算得大清忠臣。太后默然良久。又曰。我年近古稀。精神大不及曩日。滿擬與中外臣工參酌應行事宜。俟政務稍見就緒。便退處深宮。聽皇帝自爲之矣。某御史又率爾對曰。太后還得辛苦。多幫皇上幾年忙。太后不答。卽退朝。又明日。兩宮迺賞賜扈從官員兵士。

(完)

第

三

集

野

獲

前○清○帝○胤○之○出○於○海○寧○陳○氏○也○人○多○能○言○之○矣○顧○事○甚○詭○秘○當○時○文○綱○又○甚○密○終○不○能○詳○其○有○無○究○竟○也○近○讀○原○本○紅○樓○夢○六○十○三○回○寶○玉○之○言○曰○（幸○得○俗○們○有○福○生○在○當○今○之○世○大○舜○之○正○裔○聖○虞○之○功○德○仁○孝）○云○云○考○虞○闕○父○爲○周○陶○正○受○封○於○陳○以○備○三○恪○見○於○左○傳○是○作○者○之○意○已○分○明○道○破○矣○無○怪○乎○是○書○之○曾○經○禁○燬○而○近○日○坊○本○刪○却○此○段○也○然○神○明○之○後○世○以○爲○實○屬○高○宗○并○舉○其○屢○次○南○巡○以○證○之○不○知○巡○幸○海○塘○特○踵○聖○祖○之○故○事○耳○世○宗○之○子○凡○十○餘○人○何○必○效○魏○明○帝○之○舉○况○高○宗○之○母○李○氏○雍○正○元○年○冊○立○爲○齊○妃○尤○有○左○證○意○者○呂○巖○之○事○始○出○于○順○治○康○熙○之○際○乎○當○日○清○室○入○中○國○未○久○其○骨○肉○肘○腋○之○間○尤○多○隱○患○倉○卒○定○計○應○變○非○常○其○事○難○言○而○其○理○可○信○也○（世○祖○之○逝○傳○聞○異○辭○他○日○當○考○正○之）○又○雍○正○時○大○學○士○高○其○位○兄○弟○亦○系○出○海○寧○陳○氏○後○入○滿○洲○其○故○則○不○可○知○矣○

（一乘）

自  
殺  
日  
記



# 自殺日記

瘦 鷓 紫 鷓 合 譯

夜深人靜萬籟俱寂。尖風入窗。剪殘燭光。作黯碧搖晃。莫定此燭光中。似有無數鬼影憧憧。往來伴吾。孤寂之身。桌上時計之針。纔指二時四十五分。最初之曙光。一線隱約。挾雲幕外。透由窗隙中。潛入。顧吾心坎中。洞黑如漆。初無一絲光明也。

比來予不審何由夜中輒勿能成眠。醫者雖以種種催眠之藥進。吾亦均無効。每夕假寐一二時。便爾驚醒。輾轉牀第。殊無聊賴。一時悲思橫集。排之不去。嘆身世之飄零。慨家國之多故。舉目無親。誰與爲歡。而人世間悲怛拂逆之事。復與吾爲緣。萃吾一身。予悲極則唯有啜泣。眼淚浪浪。往往濕透枕函。累月積日。雪色之枕函。遂亦變爲黃色。嗚呼。此生已矣。生既不能見。重於世死後。尙有何人憐惜。一息既絕。卽與秋草同腐。闐寂無聞。漫漫長夜。渺渺予懷。四顧蒼茫。悽惻欲死。萬寂中。惟聞此桌上多情之時計。作戚戚之聲。如相慰藉。今後予卽一貧如洗。亦不忍負此多情多義之時計。此身苟生存世間。一日者卽以此時計爲予之伴侶。爲予之知音可也。

予頃對鏡。則見予之容顏已過。非往時。雙頰內陷。顴骨嶄然。外聳。潘鬢成絲。日漸衰落。對之益觸予感。曩者予至愛此鏡。特出重價購歸。然予不特愛鏡。亦愛己翩翩之影也。今予已憔悴至此。雅不欲自見其影。轉動予悲而益吾中心之痛。則此鏡又何必瓦全與予同度。此無謂之光陰哉。

予今草此日記。亦不暇計及文字之工拙。但求思想得以自由。發吾腦扁。傾吾所思於紙上。復借筋肉之力。以構成此文字之形。不致令讀者瞠目不識於願足矣。後之人或有得予日記者。讀予文。不當爲予悲。

爲予恫當爲予賀爲予抱樂觀以吾得脫此煩惱之世界以去實天下莫大喜事也讀吾書者後此每值  
 花晨月夕無所事事或與細君弄比霞娜於海紅簾底爲吾垂死之日記奏一雅曲則塚中枯骨亦感



且不朽魂而有靈當曲踊距躍  
 以和以謝

每自念彼造物者之造予直已鑄成大錯孤僻如吾何地可以相容嘗聞宗教家言所以有白晝者因有  
 黑夜也所以有醒覺者因有睡眠也今予既不能睡眠則醒覺與睡眠白晝與黑夜彼此尙復何別造物  
 者之性生此煩惱之世界一身如寄尙何樂與人角逐往古來今人之生於地球上者不下幾  
 千萬億獨予乃在此幾千萬億人之外落落寡儔不與衆合予  
 今夕予苦不成眠因草此記願  
 今勿能再記矣思緒既枯方寸  
 如麻且以腕力弱書不成字今  
 弗能再記矣噫十月三日記  
 今予尙何言哉天既賦吾以孤  
 僻之性生此煩惱之世界一身  
 如寄尙何樂與人角逐往古來  
 今人之生於地球上者不下幾  
 千萬億獨予乃在此幾千萬億  
 人之外落落寡儔不與衆合予



者既奪予睡眠於先勢將復奪予生命於後然予亦滋願速死俾可了却精神上無限之痛苦也雖然予尚不欲即死一人必疑及其他今一息尚存不容不有以自明願欲自明則舍此三寸毛錐一幅蠻箋外其將焉託今而後予手或能仍爲予所利用當即借以記吾歷年所經腐心怵骨之事以告天下。

吾人生斯世孰無一死特遲早異耳死固無足懼與其若彼窮年累月轉輾牀第而又一息奄奄不能即死者毋寧以速死爲得所難堪者不過死前之十分鐘試以窮年累月之痛苦與十分鐘之痛苦兩兩相較孰幸孰不幸則雖不敏如予亦寧受此十分鐘之痛苦也

居恒予常凭窗遠眺見僕僕於道途間者咸爲謀個人之生活上焉者則爲名韁利鎖所束縛不能解脫予嘗因之有感焉一旦地殼變遷別成世界地陷入海或海涸成地古人所謂滄海桑田者非徒託空言已也爾時彼碌碌衆生亦仍同歸於盡則今又底事作爾許忙哉

予纔入世即萌死志厥後予死之思想即亦與年俱進自今日始予即將準備實行此思想矣

死！死！死之一字予初不知作何解予之視死猶如歸去嘗聞人云生者處明死者處暗故世人均以處明爲樂而予獨不然覺廁身塵世間除此擾擾攘攘外無復他事偃天踏地何樂之有設能脫蕘人實殊有佳趣意彼重泉之下必別有天地足以資吾暢遊且前死者莫止千百個中不無磊落英多之人大可結爲良友身既處暗觀光明處自至了了吾且撐此兩眼觀彼世上衆生馳騁上下爭逐塵場不啻身入劇場觀活動之影戲也 十月七日記

## 第

## 三

## 集

予生而不幸。屢遭大故。折骨裂膚。寘逾斯恫。卽今捉筆述之。尙覺迴腸蕩氣。弗能自己。予生纔六齡。慈母卽見背。十歲喪兄。十四歲喪姊。幼而無母。已屬大苦。而彼蒼蒼者。似猶以爲未足。更奪吾阿父。以去時。則吾年甫十六耳。嗚呼！一身骨肉。竟盡於十六年中。予從此遂爲無父無母無兄無姊之兒。夜夜孤檠。獨對形影。相吊滿腔哀思。無可告語。彼造物之虐。吾何若是之酷哉！

予生平所遇十九。皆不如意事。而鏤心刻骨。畢生弗能忘者。則莫如予姊之死也。予今一念予姊。淚已泫而下。予姊之死。爲予家一大秘密事。爾時予父揚言於外。但謂病心臟癩痺而死。人咸深信。弗疑卽戚。鄰朋輩亦皆信之。初無一人洞悉予姊致死之由。予今欲揭破此秘密。心殊不忍。若仍守此秘密。勢且隨予長埋黃土。不復表暴於人間。無已。則惟有縷記于吾日記之中。俾後之知予姊者。讀之。得知予姊之慘死。而爲之彈數行。惋惜不平之淚。則死者爲不死矣。

當予十四歲時。予姊芳齡纔二十。有一是年春。以阿父官中同僚之紹介。適富家子弟萊德密蘭氏。姊戀家心切。雅不欲出。爲人婦。阿父實堅執成之。以是姊心滋鬱鬱。每潛匿暗陬。吞聲飲泣。維時予尙不甚解。事何謂。結婚初。不了了。惟見衣着飾物。羅列於前。均侈麗無倫。默念凡此粲粲者。悉爲吾阿姊之物。阿姊在理。當樂今獨鬱伊自苦何耶。

無何予姊遂出閣矣。嗣隨夫婿往蘇格蘭。僦居於一小村之中。姊夙愛予。臨行乃依依不忍。遽別以淚眼。望予哽咽不能成語。十年來。息息相依。何嘗有一日間詎後。此天各一方。竟不能見。阿姊一面音容。渺渺如在天上。至是予始知男女婚媾。實天下不祥事也。阿姊去後。可半載。初無消息。又兩月餘。阿父始得一

長。函。上。言。思。親。下。言。念。弟。中。則。歷。歷。道。其。所。苦。字。裏。如。含。眼。淚。且。謂。良。人。不。良。無。所。事。事。日。以。遊。蕩。爲。生。涯。且。夫。婦。間。亦。如。障。重。幕。漠。然。無。復。愛。情。今。已。一。去。十。日。未。見。歸。來。閨。中。有。婦。乃。棄。置。於。不。顧。而。彼。之。父。母。且。復。責。兒。謂。兒。實。驅。逐。彼。子。間。彼。三。人。之。愛。情。兒。既。不。容。於。夫。家。則。唯。有。大。歸。云。云。阿。父。得。書。置。之。不。答。而。阿。姊。竟。蹣。蹣。歸。來。矣。

予。姊。初。歸。之。四。五。日。頗。受。阿。父。之。譴。責。一。日。夜。半。予。已。歸。寢。微。聞。阿。父。呵。斥。聲。阿。姊。啜。泣。聲。隱。隱。送。入。吾。室。阿。姊。泣。且。言。曰。弟。年。尚。幼。兒。當。善。視。之。兒。歸。似。無。損。於。阿。父。正。所。以。助。阿。父。阿。父。何。責。兒。之。甚。設。阿。母。在。者。或。憐。兒。也。阿。父。聞。言。默。然。

予。姊。歸。後。每。晨。必。送。予。上。學。暮。則。倚。門。盼。予。歸。治。家。之。暇。復。攜。予。遊。曠。野。教。吾。勉。吾。既。周。且。至。謂。弟。當。努力。毋。辱。阿。母。於。地。下。入。晚。必。來。予。寢。室。談。古。來。豪。傑。成。功。之。軼。事。以。作。予。氣。或。則。話。蘇。格。蘭。之。地。土。風。俗。廣。予。見。聞。予。每。聞。姊。語。彌。覺。津津。有。味。坐。是。予。必。夜。夜。泥。姊。爲。吾。講。述。燈。影。燁。燁。中。相。對。於。碧。紗。窗。前。即。吾。姊。弟。極。樂。之。時。凡。此。諸。事。雖。成。陳。迹。然。我。一。日。不。死。則。一。日。弗。能。或。忘。追。溯。前。塵。宛。然。在。目。卽。今。捉。筆。書。此。亦。淒。然。欲。絕。矣。

流。光。如。矢。予。姊。歸。寧。忽。忽。二。閱。月。矣。其。夫。婿。第。萊。德。密。蘭。忽。來。迫。予。姊。歸。阿。父。命。姊。束。裝。隨。行。姊。泣。然。言。不。願。往。阿。父。怒。而。姊。仍。云。不。往。意。至。堅。決。密。蘭。始。悻。悻。行。父。益。怒。曰。汝。既。弗。願。往。吾。且。麾。汝。出。不。復。許。爾。淹。留。於。此。姊。無。語。但。作。無。聲。之。泣。旋。卽。瞥。然。入。寢。室。去。久。久。弗。出。予。初。不。知。予。姊。果。何。所。事。也。

平。日。每。值。黃。昏。予。姊。必。來。予。室。夜。話。明。燈。如。雪。每。映。吾。二。人。之。影。於。壁。上。兩。閱。月。來。雙。影。未。嘗。或。單。臨。去。

時則輒發其溫藹之聲謂予曰阿弟可安眠矣願阿弟今宵得好夢然後自歸其室而予亦遂寢此殆已成一種習慣歷久弗變是晚予兀坐桌前遲姊良久而姊猶弗至斗室寂寂殊無以遣此黃昏獨對燈影悶損至於萬狀遲之又久長夜已闌而姊仍杳然不至予至以為異念阿姊夜夜必至詎今夕乃爽約耶然姊愛予甚片刻弗見輒復懸懸今夕之久久弗至必有不得已事因趨至姊室視彼作何狀則姊已弗見但見衣櫥箱篋多所更動孩提好多事立往告阿父阿父凝思至再若有所悟遂飭人四出追姊凡戚腕友朋處靡不畢至粟六通宵卒無朕兆翌日阿父即詣警察署白事警察署長與阿父頗友善允為効勞迨第五日斗得利物浦警署來電謂令媛已代截留即日遣人送回阿父得電後忽喜忽戚又屢屢蹙蹙為狀似不寧予時見其枯坐安樂椅上搔其白首仰天作微噫也

予姊之出也以舟行擬至曼乞斯德入修道院顧以隻身獨行人多注目一日悲從中來鬱鬱不欲生立登甲板意將蹈海以死適為船員察知未果由是一舉一動都受舟人之監督舟抵曼乞斯德船長即密告警署警長立以警察至此時予姊不得不自白曰予生平抱獨身主義不願結婚而家庭專制一以強迫成之今以不容於夫家復不容於母家天下之大竟無薄命人廁身之地此來本擬入修道院既念生趣都泯不如一死因欲蹈海以了此生語至此聲隨淚下聞者靡不為之動容咸力勸予姊歸警長旋即飭人沿途護送歸家阿姊身甫入門即抱予而泣哽咽不能成聲時予以校中年假故日在家予平昔落落寡合絕少友朋當此年假期中竟如鳥之在籠未嘗一出家門終日唯依依於阿姊之側童時天真未鑿不知不識見姊泣則伴之泣有時默然相對亦往往以淚洗面也

一日午後。姊來。予室默坐。可一時許。雙蛾蹙黛。含悲無語。尋忽出一紫綢之裹。授予曰。弟愛吾。願爲吾藏之。吾二人從茲別矣。予大駭曰。阿姊是何謂也。予姊不予應。面已慘白如死。血花絲絲自口鼻中飛濺而出。染襟袖都紅。予駭極。幾於癲作。亟以姊裹納入抽屜。狂奔至阿父許。白姊狀。即逕出延醫。詎醫又他適。洎醫至。暮色已合。晚風掠窗前之幌。瑟瑟作聲。似有死神潛踪而入。予於燈光慘淡中。見姊兩手緊握。僵臥弗動。血涎尙汨汨出滿。濺衾枕如繡。紅花萬朵。予以手撫其身。已冰冷如鐵。慟極則蹣跚而號。復狂呼阿姊呼之。再四而阿姊終不一應。回顧阿父老淚亦縱橫如雨。仰天呼曰。我過矣。我過矣。殺我女矣。呼既又歎。歎弗置。

嗣經醫士察驗尸身。知爲二時前實進毒藥。藥發遂死。是晚阿父與警察長密商良久。謂阿姊服毒之顛末。不可滿布於世。因密倩醫院作病狀報告。僞爲患心臟痲痺病而死者。迄今十餘春秋。人徒知予姊以病死。初無一人知其慘死。予姊死之翌日。予即以姊授予之包裹。持至阿父許。啓而視之。則爲姊十日前所作長篇之遺書。阿父讀書鬱鬱不自適。即嚴加封固。藏入書簡篋中。不爲他人所窺。阿父意予幼不之識。故亦不避。迨阿父死後。予整理家事。即出此遺書。讀之。覺行間字裏。都沁入絲絲血淚。讀之。令人心惻。讀後。則什襲藏之。他處用爲吾畢生之紀念品。而阿姊傷心之史。由是益深。鐫腦蒂永。永不能磨滅矣。關於予姊之死。事綦多。千頭萬緒。記述爲難。上列者不過十之一二。且予姊死時。予年事尙少。不能一一記憶。即記憶者。亦不忍縷述。益增吾痛。即今紀此一二。予心已寸寸碎矣。嗚呼。予負予姊多矣。予無母之兒也。得姊之撫育。誘掖。乃弗覺無母之苦。姊之愛我。無微不至。予今已知。

感而阿姊已不我待。方寸間雖未嘗一日忘姊，而十餘年來無所樹立，弗能爲姊表揚報姊於萬一。耿耿此心，如何能已？嗟夫！嗟夫！予負姊矣。噫！是何聲耶？聲聲自隔岸來，殆阿姊喚予之聲耶？側耳靜聽，則爲人家無賴之晨鷄，報人以曉。至嗟夫殘燈已爇，吾姑擱筆。予又將舍此盈眶痛淚過一日矣。十月十四日記。

醫者以予神經衰弱，力勸予卜居海濱。日夕吸清新之空氣，於病體不無小補。天高氣爽，則宜出遊。送夕陽迎素月，浴山谷之溫泉，吹高原之清風，早眠夙興，弗涉煩惱，則神經自然強健。嗟乎！予貧士也，寧有此心力也耶？

予今所居者邱陵間一小樓耳。燕陋自不待言。然衣食住三者已不足縈吾心。曲高堂大廈，匪吾思存。文繡膏粱，匪吾思存。一旦撒手入地，尙何有耶？彼居高堂，被文繡，饜膏粱者，自別有其人，亦別有其福。縱使予得之精神上，仍不能愉快耳。

予嘗倚窗遠眺，見彼西方水平線上之一抹夕陽，冉冉入海，彌望大地，萬物頓闐寂，無生氣。吾人常見日出於東而沒於西，出也沒也，循環不已。翌晨自東海起，則大地萬物又欣欣然有向榮之狀。然吾人終不覺地球之自轉，彼地學家之所謂地球繞日而行者，初未一見。唯日見日之繞地球，此又何說也？向日之處爲陽，背日之處爲陰。則地球之上半爲陽時，下半必爲陰；下半爲陽時，上半必爲陰。互相易位，上下無分而幽明則一也。又如彼航海家之周遊地球者，向東海去，由西海歸，身歷千萬里，畢竟仍還原處。可知極東卽西，極西卽東，東西初無別也。人之於世亦然。安知予今所處者非死耶？安知予今所謂死者非生

耶。生。卽。是。死。死。卽。是。生。生。死。死。初。無。別。也。  
 吾。嘗。見。夕。陽。散。彩。時。流。霞。橫。抹。天。半。作。玫。瑰。嬌。紅。之。色。居。未。久。而。日。匿。霞。退。暝。色。徐。合。仰。矚。天。空。似。籠。灰。色。之。面。幕。又。未。久。而。此。灰。色。之。面。幕。已。去。似。覆。一。黑。色。之。棺。套。俄。而。入。黃。昏。時。矣。有。時。則。碧。空。無。塵。皓。月。千。里。有。時。則。陰。雲。四。幕。風。雨。如。晦。造。物。變。化。之。術。可。謂。神。矣。吾。人。之。境。遇。亦。然。如。行。長。路。于。而。前。一。遇。荆。榛。廢。然。而。返。每。有。高。車。駟。馬。頤。指。氣。使。者。曾。幾。何。時。而。日。暮。途。窮。曳。尾。泥。塗。矣。是。以。吾。人。一。生。之。窮。通。富。貴。正。如。晝。寢。一。夢。爲。候。至。暫。窮。極。則。富。富。極。則。窮。富。不。足。爲。榮。窮。亦。不。足。爲。恥。以。予。視。之。都。如。雲。煙。過。眼。耳。

抑。予。又。有。進。者。萬。物。生。長。於。地。球。全。恃。太。陽。之。薄。昭。地。球。本。無。能。之。物。質。也。一。旦。太。陽。失。其。溫。去。其。光。則。地。球。亦。必。如。月。球。之。闕。無。生。氣。窮。年。似。在。黑。夜。大。地。如。死。海。水。都。冰。山。原。失。色。草。木。凋。落。飛。禽。走。獸。亦。且。消。聲。滅。跡。人。裸。蟲。也。裸。蟲。其。能。免。乎。彼。之。蠶。蠶。於。物。質。文。明。者。至。是。尙。有。何。術。亦。惟。有。同。眠。於。此。大。棺。槨。中。而。已。故。吾。人。生。之。第。一。日。亦。卽。死。之。第。一。日。彼。司。生。之。神。纔。去。司。死。之。神。已。來。後。此。數。十。年。中。死。固。無。一。日。離。吾。也。迨。數。十。年。後。卽。亦。挾。吾。俱。去。予。生。二。十。餘。年。與。死。神。相。知。已。深。而。死。與。予。之。情。誼。亦。切。予。今。生。趣。已。盡。且。掉。臂。從。之。遊。矣。

予。書。至。此。長。夜。已。闌。目。與。手。乞。憐。於。予。曰。倦。矣。予。遂。投。筆。起。與。吾。日。記。作。小。別。十。月。二。十。一。日。記。  
 予。今。晚。又。不。能。眠。矣。遙。聞。海。濱。濤。聲。奔。騰。澎湃。似。有。千。軍。萬。馬。馳。突。其。間。將。與。此。大。地。背。城。一。戰。爲。勢。乃。猛。驚。無。倫。玻。璃。窗。外。落。葉。如。潮。月。色。暗。淡。似。籠。薄。霧。輕。颺。掠。窗。過。一。若。有。人。嘆。喟。嗟。夫。此。銷。魂。時。候。也。

第

三

集

今夕不審何由又憶及亡姊此斷腸事兜上心頭益覺惻惻欲死偶一仰首則見窗紗微動作細波紋色慘白殆類亡姊死顏因復念予姊死時爲狀至慘兩手緊握鼻際現青色纔一凝思而阿姊已亭亭曼立吾前雙波含愁依稀猶如生時顧欲趨前卽之而阿姊已杳但聞窗外似有人頻呼阿弟聲幽咽而長嗟乎此阿姊之聲也胡爲乎來哉予與阿姊不見已十餘年矣死者不可復生今夕胡能相見殆夢耶抑予亦死耶心方竊異而一時屋角有聲牀前有影都爲吾阿姊之聲阿姊之影似以予中夜淒清孤寂無伴冥冥中特來相慰也噫十月二十七日記

予昨返故鄉往家中一行榻有青苔門無綠樹翹首四顧無一非傷心斷腸之景屋中闕寂無聲直同死域先入阿父書室則書桌上積塵盈寸墨壺已久涸無復餘瀝偶閱阿父日記及家計簿知其生前尙負人二千餘鎊今阿父溘逝則此二千餘鎊之遺債卽爲予所擔負以予一介寒士安從得此鉅資償人嗟夫此二千餘鎊之巨債長此爲予擔負矣然阿父去世已七八載彼債主初未一來吾家殆亦洞知予之窘困故不爲此推井下石之舉乎果爾彼債主洵仁者予當深感之然而清夜捫心亦彌深慚怍阿父弗能償已負債主予不肖又置先人遺債於弗顧則予亦重負債主今者死志已定點金乏術恐將長此負人矣奈何

予之生纔二十四年耳在他人視之必以爲大好青年值此干將出匣正宜得意今胡頽喪至是竟欲以一死自了然予非好死實以萬種傷心相煎太急乃使予不得不死一死卽所以祛吾痛苦也予大學畢業生也在理已能出其所學謀一生活厠身社會亦不愧爲觥觥男子顧予則初無此志人間



何世寧能容予故予平生亦抱獨身主義雅不欲比肩有人爲吾牽罣男女之情予豈弗知特以浮生寡歡抑抑無復生氣時覺彼司死之神徘徊吾側吾或一死殊可脫然無累雖臨哭無人幽魂亦至安適居恒予時見人家青春嫠婦玄裳緇衣哀其所天啼痕兩袖何嘗少乾而地下長眠人未必能聞徒使後死者抱恨終天有紅顏薄命之慨然而此亦一時僞相初不足憑墓上之宿草未滋而小姑居處又有郎矣世事皆空而男女之愛情尤空舉世悠悠何足繫戀予今已擺脫一切無所希望有之卽死耳 十一月十八日記

夜色沈沈天地如死予自玻璃窗中外窺則見一丸冷月獨行天半亦若予之孤寂其面上則似爲愁人淚痕所翳黯淡無色窗外樹影變變搖曳於冷月光中作牧師祈禱之狀予今夕又不能成眠賴有斯記足以消此長夜予因卽利用此不能成眠之時以續吾歷歷傷心不可卒讀之日記

予近數日間研究人性之問題念世上生物之汲汲於生殖其意旨果安在子生子孫又生孫如波相續未嘗中絕生殖如許繁衍世界雖大亦且有人滿之患而最後之收局則皆同歸於無死者歸也人之處世猶游子寓逆旅必有言歸之日勿論其爲貧爲富爲貴爲賤終必乘化歸盡一去此世界獨怪彼孳孳不息奔走謀食者何事作爾許忙也吾知彼造物之主亦且笑吾人之空自碌碌而吾人初不自覺是猶蟻蟲之僕僕長途啣一粉屑吾人方竊笑於側而蟻乃弗省彼此實同一可哂也

嘗聞亞當夏娃爲吾人最初之父母或問孰爲亞當夏娃之父母則曰上帝上帝以塵埃造之然則彼塵埃者卽爲吾人祖先塵埃既能造吾人則吾人亦塵埃耳塵埃者天地間之廢物也吾人之軀殼亦正無

## 第

## 三

## 集

異於廢物彼嘔者奚必日事膏沐被以錦繡爲此廢物彭光悠悠數十年後此軀殼卒歸泥土仍爲塵埃回顧此數十年中耗幾許心力幾許精神經之營之者悉付諸流水斜陽歸於烏有粟六一生彌覺無謂吾知彼重泉之下正有無數幽魂方自嘔其生前之愚幸予靈府洞明及早覺悟不再服從此廢物之指揮末日一至長笑歸去羣鬼見予必且欽予智慧乃能不爲塵網所縛早自回頭也殘月欲落東方漸白天將明矣十一月二十日記

予今夕又不能成眠予姊之芳魂重來伴予繚繞左右依戀弗去予今一念及姊而當日慘死之情形已憬然赴目舊事填膺言之淒梗嗟乎世間不幸人或不止一吾然未有不幸如吾者星月影燦碧空如洗在人以爲良宵在予則陡增悲思耳嗟乎予其已矣生爲無告之人死作含怨之鬼姊而有靈曷卽助予之靈魂與予之軀殼戰劃然脫去還吾自由卽後此飄泊空中無所歸著然較之生而埋首於愁恨中爲幸多矣予把筆至是雙眸中無限痛淚已奪眶而出錯落紙上紙爲之濕予筆遂亦不能復下枯坐無聊悲愴益滋惟有仍入臥牀出吾十數年來萬重之新愁舊恨一一咀嚼歌之泣之以消磨此寂寂長夜之好資料也十一月二十二日記

今夕天寒甚萬家鴛瓦上都鋪以濃白之新霜予既苦寂益以苦寒然際此窮愁倥傯尙有何人款關過從問吾寒溫卽至靈芝銷紫鵝血爲紅吾已形銷影滅不復存於世界平昔雖不無一二知吾之人亦孰能爲吾下數滴眼淚發一聲嘆喟耶已矣哉予今可以死矣外不能有所建立爲家國光內不能修先人餘業爲逝者慰是實國家之游惰民亦宗族之不肖子昂藏七尺一無所用尙有何面目廁身於世界寧

以死爲得亡姊遺書中不云乎一何妨一死譬如不生一寥寥八字實深可玩味阿姊詔我我卽死矣然死必先病今予雖有病未必卽死且予又不願以病死呻吟牀第孰則能耐求死之道非水火縊毒四者不可水死必蹈海設有舟過救吾起則徒自尋苦惱卒不得死火死勢必縱火顧屋非吾屋且將殃及鄰居吾心又何忍縊死則爲時過久毒死則又懼死時如亡姊之慘近雖有爆裂彈者可以粉身而碎骨一死殊覺直截痛快特一爆輒數十尺卽不貽禍他人亦爲法律所不容凡此諸者皆無當焉今欲擇致死之速而不受痛苦不禍他人者則莫手槍若惟此手槍能導予以入素所不識之死路予感手鎗予愛手槍予且與手槍訂生死之交矣 十二月四日記

夜二時許手槍已準備彈丸亦納入奈槍體係鐵質冰手不堪執加以天氣凜冽十指已僵似不服從予之命令予死本一瞬間可耳顧手指俱木深恐不能命中要道徒自苦而卒不死又胡爲乎來故忍死須臾以俟他日今雖不卽死而去死亦邇矣一棺附身萬事都已人呼吾爲狂人可呼吾爲無賴子可呼吾爲愚人亦可然吾方寸如鏡初非漫無意識之流吾行吾素有死而已

予視此手槍製配絕精意用之必靈驗可以導予見吾父母見吾兄姊槍聲作時卽爲吾一家骨肉團圓之候吾死樂也噫今則天又曉矣 十二月八日記

予今將實行吾十數年來之決心矣手槍已在吾手死神已磨厲以須倘恍中似見阿姊亭亭而來攜吾偕行吾與阿姊闊別久矣上天下地末由一見今而後即能永永聚首無復判袂之日且阿父阿母同處一堂仍還吾兒時天倫之樂天下樂事孰過於此乎

予厭此塵世已非一日。今將永與此塵世告別矣。嗟乎。春蠶到死。餘絲不盡。蠟炬成灰。殘淚尙流。草草此記。填不平。長恨之窟。見之者。或且加吾以腹誹。然予亦弗能復顧。悲風號空。冷月已死。予可以行矣。尙何言哉。尙何言哉。

予覺胸中作惡欲嘔吐。

予死前之十分鐘初無痛苦。

予眼前若翳黑幕。

予來矣。

予欲眠。

(附原跋) 自殺者之日記告終矣。未署月日者。卽實行自殺之日也。亦卽彼人最後之日記也。臨末以鉛筆書最後之一節。字巨可二寸許。筆跡既潦草。又雜以淚痕血痕。令人益不能辨識。作者把筆時。正不知傷心至於何極矣。

此日記爲自殺者之友人自稱無名者。投贈予與自殺者。初無一面之緣。殊不審其爲何許人也。惟觀稿本。可決其爲自殺者之遺物。無疑。永夜無俚。出而讀之。覺其中字字均含淚痕。語語俱帶哭聲。大好青春。竟以一死自了。亦可傷已。

(完)

# 新刊紹介

## 筆記小説大觀第二輯

全八十冊價洋八元

### 棗林雜俎

明談孺木著

此書爲明末鹽官談遷所著卷凡六曰智仁聖義中和大綱十八子目一千三百有奇都數十萬言上自朝章逸典下至妖異叢綴無不畢具尤於有明一代陰陽消長賢佞取舍三致意焉蓋當鼎革之際銅駝荆棘燕子春燈隱痛之深非一日矣作者抱良史才其爲當時張陽城高膠州二公所賞者豈徒此區區小品哉然卽以小品論亦足以饜飫後學於無涯書名棗林雜

俎蓋從其避兵之地以名之云

### 湧幢小品

明朱國楨著

湧幢小品三十二卷作者爲有明虬庵朱國楨氏海內學子及收藏家無不知有其書蓋筆記中傳作也湧幢爲虬庵讀書齋名深慕洪容齋隨筆爰擷取古今之奇聞逸事一一筆之於書自叙有云非經史非禪玄亦非諧稗然至今讀之何在非經史非禪玄也諧稗云乎哉篇末以小匡終之尤爲虬庵一生用世之心所流露孔子云亦也爲之小孰能爲之大讀斯書者可以興矣

### 舌華錄

明曹蓋之著

此從經史諸子百家取語不取事分慧名豪狂傲冷諧諛清韻俊諷譏憤辯穎澆

悽十八類妙語紛披俯拾卽是試誦一過

何患不舌本生蓮也

### 虞初新志

清張山來著

張山來以虞初志蒐采未廣爰輯虞初新志二十卷事奇而覈文雋而工大半時賢名作今教科書中多采取之亦足見此書之價值矣

### 虞初續志

清鄭醒愚著

鄭澍若醒愚以張山來虞初新志之外尙有美不勝收之數爰取清代各名家文集醫說部等書彙錄其尤雅者都爲十二卷顏曰虞初續志其事其文皆可以咤風雲鏘金石助塵談而備輜軒與新志可稱駢斬

### 南溟楮語

清蔣超伯著

此爲江都蔣超伯先生所輯乃平日隨筆

綴錄不名一門共分八卷博采旁撫多人  
問未見之書而經籍志乘諸子百家逸文  
闕史之疑寶靡不研究詳審證佐精確洵  
是讀書有得之作

堅瓠集

清褚稼軒著

是集上自古今人物之蹟下迄里巷瑣屑  
之辭兼收博採宏纖畢舉十集之外繼以  
續中廣集補集秘集餘集而於宋明之遺  
事滿清之軼聞尤為蒐羅賅備足補正史  
所未及非徒以解頤益智適意陶性已也

笑笑錄

清獨逸窩退士編

此為吳下獨逸窩退士輯共分六帙而上  
探諸古籍下而采及近聞凡夫齊聲聳之  
滑稽漢載郎之諧謔以及打油釘鉸歇語  
度詞凡足以資嗶噱無不悉入網羅裘集

腋以方珍金披涉而始見洵推能事寔成  
大觀試當兩夕燈窗茶餘飯罷一編快展  
萬慮俱消尤足令人笑口狂開心花怒放  
是誠消遣之佳書也

漫游記畧

清王勝時著

漫游 略四卷雲間王勝時著一名瓠園  
集歷紀越閩燕淮齊魯粵楚之遊凡其山  
川城郭風土物產靡不綉及之文章亦  
與景物相稱樹骨於兩溪擷采於晉宋信  
乎遊紀中之上乘矣

蟲鳴漫錄

清采蘅子纂

是書為茂苑采蘅子所纂隨見聞而錄之  
大都為近二十年事文筆寓莊於諧若懲  
若勸耐人於言外尋味亦筆記中之上乘  
也

淞南夢影錄

清曉香留夢

室王編

此為黃協塤著協塤字式權晚香留夢室  
主其別字也書中所載大抵滬濱俗尚泊  
北里中事他若名園勝蹟海外眩人寓公  
名作閩秀新詞間亦載及原序謂權輿于  
海陬冶遊錄殆不誣也

聞見異辭

清許秋垞撰

是書為海昌許秋垞所撰見見聞聞奇奇  
怪怪隨筆纂錄不落尋常蹊徑所特異者  
每篇皆綴七言絕一首撮其大旨包括無  
遺神在個中音餘絃外倘亦所謂頰上添  
毫栩栩欲活者耶亦筆記小說中別開生  
面之作

■此中人語

清程趾祥著

此中人語卷帙凡六作者為程趾祥氏紀述清光緒初軼事勸懲互用間及詩詞多涉美人香艸之遺好鳥嬉春寒暄烟露不是過也篇中最奇特者為記吳又村曾觀瑤池仙客一事殆亦有託而言耶

■鷓鴣漁話

清葉調生著

鷓鴣漁話六卷為宋葉石林先生之裔孫調生所著考證精密詞氣和平自經史羣籍碑版詩畫以及昔賢之清微亮節鄉國之軼事遺聞靡不搜討極精其餽遺後學良非淺鮮未可以尋常筆記視之也

■吹網錄

清葉調生著

前清古吳葉君調生沈涵古籍別有心得

新刊紹介

反覆披覈事隱而得其證思窮而通其指使後之閱者脫然披解躍然笑舞是編命名之意假借佛印語曰學者漁獵文字語言正如吹網欲滿非愚即狂以為好論文字者作當頭棒喝視蔡氏鐵圍山叢談等書有過之無不及也

■浪蹟叢譚

清梁章鉅撰

斯集繼歸田瑣記而作述掌故論詩文評書畫講尊生紀舊遊蓋自蘇藩解組賃廡維揚日事鉛槧文字漸臻老境而識力所至較瑣記為恢廓博聞廣見舍此編莫屬矣

■清嘉錄

清顧鐵卿撰

歲時節物之所陳市井好尚之所趨以及

街談巷議農諺山謠莫不各有所祖顧君鐵卿吳人也積數十年之耳聞目見自歲首以訖歲終吳趨風俗按候羅列以攷證都十二卷取陸士衡吳趨行語以名之可與王元美之蘇志備遺並傳

■春在堂隨筆

清俞曲園撰

德清曲園太史曾有花落春常在句為湘鄉相國所鑒賞退閒後築曲園即以春在名其堂著餘隨筆更以此名編中考訂經史旁及內典藝術博奕莫不摘隱顯微發人未發之奧賸以小浮梅閒話一卷溯稗官野史所自始原原本本俱有來歷尤見典博

■千百年眼

明張和仲纂

三

是書爲有明張和仲著上自羲軒下迄明代凡經史百家二氏之言及稗官小說家乘野語罔不搜羅殆盡洞燭無遺蘇長公詩觀書眼如月豈佔俾小儒鼠目寸光死于句下者所可比擬嗜古之士苟奉斯書而把讀之則千百年事得此千百年眼以嚮導之又何至扣槃捫燭哉

香祖筆記

清王漁洋纂

是書爲王漁洋所輯香祖乃其軒名凡十二卷或議論史事得失或闡發名物源流或抗談時事或旁及軼聞率皆精而不腐簡而不浮彼嚮壁虛造泛濫爲豪者視此有霄壤之別

繪圖真本金瓶梅

明王元美著

此與列禁書之俗本全異係揚州馬氏小玲瓏山館藏本秀水王仲瞿有考證四則其妻金雪門有註簡首有蔣劍人序以西門慶影射東樓一生貪欲淫侈元美目擊記載極爲詳盡按諸正野各史事事皆可指實口誅筆伐勸善懲惡於是乎在得此而後知俗本之僞託洵無價值之可言矣向列禁書以俗本之多穢語耳今駟雅微妙乃爾斯見元美之本來面目矣此轉從吳興藏書家借抄付印以供同好（是書已在印刷中）

上海存古齋發行

各大書坊經售

繡像真本野叟曝言

清夏聲撰

此爲江陰夏先生所撰先生滿懷經濟鬱鬱不得舒盡以其所學洩之於此書講道學闡老佛言詩言醫言兵言算無一非有原有本洋洋灑灑成此一部大文通篇大旨以素臣自命直接素王之統前無古而後無今不知怪力亂神之語既悖尼山之教而大言炎炎河漢無極入後蘊緒繚多收束無法頗有不能自掩其病處然就小說而言五花八門光怪陸離詹詹小儒望而咋舌信爲人間第一奇書

上海存古齋發行

各大書坊經售





# 本 社 通 告

## 徵求小說規例

一 本社徵求小說稿不限價格無論譯著如有佳稿一經錄取酬資從豐

一 無論長篇短篇原稿均可奉還惟外埠來稿須掛號郵寄本埠須交明本社得有收條為憑否則遺失不擔責任

一 凡譯稿須將東西文原本一併交下

一 筆記雜文之類亦均歡迎相當酬資惟另星瑣碎者謝絕

一 其餘一切照本局讓與著作物章程辦理

## 募集照相片規例

一 美人 乞註姓名及何處人氏并有他種

### 技藝軼事

一 風景 乞註名勝及何地有無古跡之類

一 風俗 乞誌事狀及何處風俗

一 古書畫及歐洲名畫 乞誌年代及畫家何人

凡此項照相片一經登出當有酬贈如該照片聲明仍須見還者亦可照辦

# The Grand Magazine.

## 不 許 轉 載

中華民國四年十二月一日初版發行  
編 輯 人 吳 門 包 天  
發 行 人 沈 芝 盤  
印 刷 所 俞 蘭 路  
印 刷 所 文 甘 肅 街  
發 行 所 文 明 棋 盤 街  
發 行 所 上 海 棋 盤 街  
發 行 所 中 華 棋 盤 街  
發 行 所 北 京 棋 盤 街  
發 行 所 雲 南 棋 盤 街  
發 行 所 中 國 棋 盤 街  
發 行 所 溫 州 棋 盤 街

## 定價表

## 費須先惠

廣告價目表				郵 費		冊 數		定 價	
普通	上等	特等	等第	外 國	日 本	一 冊	一 冊	一 冊	一 冊
之四分	半面	一面	地位	三角二分	一角五分	六角四分	一元二角八分	一元	二元
十二元	十八元	二十元	一期	六角四分	三角	一元二角八分	二元	二元	二元
十二元	十八元	二十元	半年	六角四分	三角	一元二角八分	二元	二元	二元
十二元	十八元	二十元	全年	六角四分	三角	一元二角八分	二元	二元	二元

特等(底頁外面)上等(封底面裏頁正文前及圖書前圖書中)其餘為普通

# 春聲

第一集出版

主撰  
任雲間 姚鶴雛 先生

葉中洽 陳倦鶴 趙若狂 胡寄塵 諸君  
暨近時著名小說家 林畏廬 包天笑 天虛

我生 周瘦鵑 貢少芹 諸君等各有撰著美  
具難并得未曾有

旨針砭社會語有關係深淺得中  
雅俗共賞

容(畫圖) 名書古畫孤本真蹟選作插圖活色

生香令人神往(名篇) 葉小鳳 周瘦鵑之短篇情

文兼茂麗 樂子王尊農之筆劃睡咳皆馨其餘名篇

不可殫述(門類) 共分短篇長篇劇本傳奇筆記

叢譚詩詞題序餘錄等十餘門

品式  
印刷精良裝訂小本攜帶最便

值 月出一集計十五萬言都二百面左  
右定價五角預定全年特價五元半年特  
價二元七角郵費每册五分

發行所 上海文明書局 各省中華書局